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六八冊目次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二）（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註 元興文署刻本 〇〇一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二）

（宋）司馬光撰　（元）胡三省音註

元興文署刻本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六 起强圉協洽，盡上章涒灘，凡十四年。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郡國志：南郡在雒陽南一千五百里。蠻即緣沔諸山蠻也。杜佑曰：時上□郡潳山蠻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沔中蠻是也。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九月辛未，以陳留王況為大司徒。賢曰[illegible]肅姓[illegible]一音 冬十月丙申，以太僕張純為大司空。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反。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范書曰：長沙武陵蠻名渠帥曰精夫，槃瓠之後也。遣劉尚發兵萬餘人泝沅水入武谿擊之。賢曰：沅水出牂柯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湖入江。武谿在今辰州盧谿縣西百八十里，即五谿之一也。沅音元。尚輕敵深入，蠻乘險邀之，尚一軍悉沒。初，匈奴單于輿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為左賢王，谷蠡音鹿黎。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為右薁鞬日逐王，薁音郁。鞬居言翻。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呼韓邪單于約其諸子以次相傳，單于輿殺其弟知牙師而立其子，亂呼韓邪之約，而比則烏珠留之長子也。比自謂若父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為單于，何待至輿而始傳子也。師古曰：谷音鹿，蠡盧奚翻。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匈奴諸王歲正月會單于庭。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監古銜翻。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郡國志：西河郡在雒陽北千二百里。守式又翻。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匈奴諸王每歲五月會龍城祠。南匈奴傳曰：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南匈奴傳：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為六角。漸當作斬，傳寫誤加水旁耳。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是歲，鬲侯朱祐卒。范書朱祐傳：二十四年卒。祐為人質直，尚儒學，為將多受降，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樂音洛。多以此怨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赦天下。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

敵扞禦北虜事下公卿下遐嫁翻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
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
五官中郎將掌五官郎杜佑曰漢制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屬左右署獨以為宜
如孝宣故事受之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黃龍間令東扞鮮卑北
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時邊郡皆創殘有南匈奴為扞蔽則可以完復
矣帝從之 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賢曰臨沅縣名屬武陵郡故城在
今朗州武陵縣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
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illegible]
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
翁賢曰矍鑠勇貌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
餘人征五溪酈道元註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西溪潕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
謂五溪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樠作朗潕作武賢曰五溪在今辰州界援謂友人杜
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索盡也愔於今翻索昔各翻常恐不得
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
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賢曰長者家兒謂權要子
弟等介介猶耿耿也余謂調和也援固已慮耿舒之難與共事梁松竇固之讒言矣惡烏路翻冬
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
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賢曰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
南宮曰匈奴飢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
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徼古弔翻貊莫百翻太
守祭肜招降之降戶江翻肜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
偏何使招致異種駱驛款塞種章勇翻駱驛相繼也款叩也至也肜曰
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
擊匈奴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
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
並入朝貢朝直遙翻肜為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故
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 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
莫者左賢王之名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
獲之北單于震怖怖普布翻郤地千餘里北部薁鞬骨都
侯與右骨都侯率眾三萬餘人歸南單于三月南單
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復扶又翻監古銜翻遣侍子
修舊約舊約宣帝舊約 戊申晦日有食之 馬援軍至臨
鄉水經註武陵郡沅南縣建武中所置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為名縣治故城昔馬援討臨鄉所築
也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
將梁松來候之虎賁中郎將掌虎賁郎賁音奔獨拜牀下援不答松
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梁松字伯孫尚帝女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
夫為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柰何獨不
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
子嚴敦並喜譏議賢曰喜許吏翻通輕俠援前在交阯還書

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好呼到翻下同妄是非政灋賢曰謗議刺時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惡烏路翻行下孟翻下同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樂音洛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賢曰鶩鴨也鶩莫卜翻毛晃曰舒鳧俗謂之鴨可畜而不能高飛者曰鶩野生而高飛者曰鳧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龍姓述名賢曰山都縣名屬南陽郡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長知兩翻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百官志越騎校尉屬有司馬秩千石皆京兆人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群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敗補邁翻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為零陵太守賢曰零陵今永州守式又翻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賢曰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宋白曰岳州巴陵縣漢地理志下雋縣屬長沙郡在今鄂州蒲圻縣界即此地按水經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灃水資水沅水合東流注之則宋說為是賢說誤雋字兖翻有兩道可入

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水經註夷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接壺頭山下水際有馬援停軍處賢曰壺頭山在今辰州沅陵東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賢曰充縣名屬武陵郡充呂容翻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搤持也咽音煙喉嚨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上時掌翻下同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中竹仲翻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為于偽翻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曰好畤縣屬扶風畤音止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眾怫鬱行死師古曰怫鬱不樂也怫符弗翻怫鬱氣蘊積而不得舒也行死謂行將疫死也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賢曰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也賈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監古銜翻會援卒松因是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郡國志新息侯國屬汝南郡應劭曰古息國其後東徙加新字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濕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實能輕身勝障氣障與瘴同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文犀犀之有文彩者

帝益怒援妻孥惶懼孥音奴子也不敢以喪還舊塋藁葬
城西賢曰藁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藁范書馬援傳作城西說文曰塋墓地廣雅曰塋域葬地也
賓客故人莫敢弔會不敢弔及會葬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
詣闕請罪索昔各翻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
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上時掌翻下同前雲陽令扶風朱
勃雲陽縣屬左馮翊有秦雲陽宮鉤弋夫人葬雲陽昭帝為起雲陵邑後為縣詣闕上書
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援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
險難難乃旦翻觸冒萬死經營隴冀謂征隗囂時也謀如涌泉勢
如轉規規圓也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鉏先零飛矢貫
脛零音憐建武十一年援擊破先零羌飛矢貫脛脛形定翻出征交阯與妻子生
訣征交阯事見上卷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間復南討復扶又翻立陷臨鄉師
已有業業緒也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
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
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樂音洛惟援得
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謂討烏桓南度江海觸冒害
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
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
慄怖普布翻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為于偽翻臣竊傷
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
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事見十卷高帝三年間古莧翻豈復

疑以錢穀間哉復扶又翻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
以厭海內之望下遐嫁翻厭一葉翻帝意稍解初勃年十二能
誦詩書常候援兄況辭言嫺雅賢曰嫺音閑嫺雅猶言沈靜也余謂嫺習也屈原傳嫺於辭令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
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卒子恤翻稟給也賢曰稟受也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
宰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全俸賢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及援
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
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謁
者南陽宗均監援軍宗均列傳作宋均趙明誠金石錄有漢司空宗俱碑按後漢宋均傳均族子意意孫俱靈帝時為司空余嘗得宗資墓前碑龜膊上刻字因以後漢帝紀及姓苑姓纂諸書參考以謂自均以下其姓皆作宗而列傳轉寫為宋誤也後得此碑益知前言之不繆援既卒
軍士疫死者太半蠻亦飢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
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
莫敢應降戶江翻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
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竟讀曰境乃
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調徒弔翻命种奉詔書
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
共斬其大帥而降帥所類翻於是均入賊營散其眾遣歸
本郡為置長吏而還為于偽翻還從宣翻又如字羣蠻遂平均未

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受命而出，未復命，則不當先過家。今使過家上冢，所以寵榮之。上時掌翻

是歲，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內屬。考異曰帝紀今春既著烏桓來朝，歲末又紀是歲烏桓朝貢內屬，蓋始獨大人來朝，後乃率種族內屬耳詔封烏桓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帥所類翻長知兩翻使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種章勇翻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偵丑鄭翻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掠居人。掾俞絹翻黠下八翻好呼到翻復扶又翻但委主降掾吏，賢曰[illegible]時辨置也降戶江翻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西都置護烏桓校尉，至王莽時烏桓叛，校尉由是罷。闞駰十三州志曰護烏桓校尉秩比二千石，武帝置以護內附烏桓，既而并於匈奴中郎將。余謂匈奴中郎將亦此時方置，未知并於匈奴中郎將果何時也。校戶教翻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賢曰甯城縣名，前書甯作寧，寧甯兩字通也。杜佑曰甯城在嬀川郡懷戎縣西北，俗名西吐捲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質音致

二十六年正月，詔增百官奉。百官志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奉音扶用翻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舊秩。

初作壽陵。賢曰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蓋取久長之義也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謂赤眉入長安，唯霸陵不掘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賢曰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使停水而已。陂音普何翻，池音徒何翻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迭興謂易姓而王者

詔遣中郎將段彬、彬悲巾翻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地理志五原西部都尉治田辟，師古曰辟讀曰壁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賢曰雲中郡名，在今勝州北。宋白曰漢雲中故城在勝州東北四十里，榆林縣界，趙武侯所築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

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韓氏骨都侯、當于骨都侯、呼衍骨都侯、郎氏骨都侯、栗籍骨都侯，凡五。薁音郁，鞬居言翻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爲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更工衡翻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

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璽綬，南匈奴傳黃金璽，盭緺綬。賢曰盭音戾，草名，以戾草染綬，因以爲名，別漢諸侯王制，作綠色緺

紫青色音爪罩斯氏翻綬音受車馬金帛甲兵什器賢曰古之師行二五爲什食器之類必供之故曰什物什具今人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糒音備糗也令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弛刑者弛刑徒也說文弓解曰弛此謂解其罪而輸作者處昌呂翻考異曰帝紀今年春使段郴賜璽綬置使匈奴中郎將據匈奴傳賜璽綬在秋其置中郎將亦未知決在何時或者今春置之至是更爲之約束制度耳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賜單于及閼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歲以爲常閼音煙氏音支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前此避匈奴內徙者今皆遣歸本土遣謁者分將弛刑補治城郭將即亮翻下同治直之翻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丘墟埽地更爲工乃悔前徙之徙民見上卷十五年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復扶又翻因使段郴王郁留西河擁護之使匈奴中郎將自是亦屯西河美稷括地志曰汾州隰城縣有漢美稷鄉即漢美稷縣也隰城漢之茲氏縣也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

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偵丑鄭翻賢曰邏音力賀翻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鈔楚交翻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薁於六翻鞬居言翻非敢犯漢民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玉況薨　五月丁丑詔司徒司空並去大名去羌呂翻改大司馬爲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即日罷以太僕趙憙爲太尉大司農馮勤爲司徒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自北地以東南部分居塞內北使不敢至塞下故詣武威求和賢曰武威郡姑臧城在今涼州姑臧縣西北故臧城是也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復扶又翻下同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朗陵侯國屬汝南郡水經註揚虛縣屬平原漯水逕其東商河發源於此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稽音啓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縣讀曰懸下同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左傳曰大福不再來謝偃曰時難得而易失易以豉翻墮讀曰隳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將即亮翻縣讀曰懸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發

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illegible]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illegible]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illegible]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illegible]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上問趙熹以久長之計熹請遣諸王就國冬上始遣魯王興齊王石就國[illegible]

是歲帝舅壽張恭侯樊宏薨[illegible]宏為人謙柔畏慎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illegible]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illegible]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illegible]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illegible]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illegible]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鍾虡之樂[illegible]擬於乘輿[illegible]

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

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為游俠[illegible]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illegible]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illegible]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illegible]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illegible]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illegible]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illegible]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

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
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
曰馬將軍誠神人也 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
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 上大
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
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 博
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
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
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
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
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
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北匈奴遣
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
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荅之宜（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
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
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
其數則反為輕欺（數術數也言入其術中也） 今北單于見南單于
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 又遠驅牛馬與
漢合市 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
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

愈數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
禮無不荅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
荅之辭令必有適
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
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
甚高為單于嘉之 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
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
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
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事並見前書）
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
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
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
聽 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 欲修和親故拒
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
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
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
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
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
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
鞬韇丸一

四發遺單于（[illegible]）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illegible]）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劒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竽管三十六簧[illegible]）願復裁賜（[illegible]）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春二月車駕東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論語記孔子之言）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賢曰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illegible]勒石凡千八百餘[illegible]說文序[illegible]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illegible]）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群臣不敢復言（復扶又切）甲子上幸魯濟南（[illegible]）

閏月癸丑還宮　有星孛于紫宮（[illegible]）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焉爲中山王　五月大水　秋七月丁酉上行幸魯　冬十一月丁酉還宮　膠東剛侯賈復薨（諡法[illegible]曰剛[illegible]在三十一年今從袁紀）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illegible]）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illegible]）故復少方面之勳（[illegible]）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癸酉晦日有食之　蝗

京兆掾第五倫（倫之先齊諸田[illegible]故以次第爲氏[illegible]）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能下（賢曰[illegible]將謂[illegible]）安能動萬乘乎（乘[illegible]）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後舉孝廉補淮陽王醫工長（百官志王國有禮樂長衛士長醫工長[illegible]知兩[illegible]樂長主樂人[illegible]宮中婢使祠祀長主祠祀皆比四百石[illegible]）

中元元年（[illegible]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元爲中元[illegible]觀之所刻乃是雖別爲中元[illegible]有漢蜀郡太守何君[illegible]建武中元二年六月[illegible]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illegible]云改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東[illegible]傳[illegible]中元二年[illegible]建武中元[illegible]紀志俱出[illegible]史[illegible]學者失於[illegible]）

[illegible]得會見。[illegible]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復，扶又翻。帝謂倫曰：聞卿為吏篣婦公，篣，音彭。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illegible]飯，扶晚翻。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illegible]實不敢妄過人食。衆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語耳。帝大笑。以倫為扶夷長，賢曰：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長，知兩翻。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會，古外翻。守，式又翻。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風俗通曰：岱，始也。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索，[illegible]讖，楚譖翻。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復，扶又翻。史記集註曰：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上乃許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元封故事，封禪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旁，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上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松等爭以為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必五色。舊制用石，各依方色也。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群神皆從，從，才用翻。[illegible]用樂如南郊。事畢，至食時，天子御輦登山，日中後到山上，郭璞注山海經曰：[illegible]更衣。[illegible]更，工衡翻。晡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璽，斯氏翻。訖，太常命騶騎二千餘人騶，側鳩翻；騎，奇寄翻。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覆，敷救翻。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天子再拜，群臣稱萬歲，乃復道下，[illegible]夜半後上乃到山下，百官明旦乃訖。甲午，禪祭地於梁陰，[illegible]以高后配，山川群神從，從，才用翻。[illegible]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三月，戊辰，司空張純薨。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宮；己卯，赦天下，改元。考異曰：續漢志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illegible]上行幸長安；五月，乙丑，還宮。六月，辛卯，以太僕馮魴為司空。魴，符方翻。乙未，司徒馮勤薨。京師醴泉湧出，[illegible]又有赤草生於水崖，賢曰：赤草，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郡國頻上甘露。群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賢曰：太史，史官之長也。撰，雛免翻。帝不納。帝自謙無德，每郡國所

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秋，郡國三蝗。冬，十月，辛未，以司隸校尉東萊李訢為司徒。[illegible]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illegible]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illegible]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illegible]宣布圖讖於天下。[illegible]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illegible]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illegible]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illegible]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illegible]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illegible]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illegible]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illegible]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illegible]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illegible]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illegible]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illegible]道病卒。[illegible]范曄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傅會文致，最差貴顯；[illegible]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南單于比死，弟左賢王莫立，為丘浮尤鞮單于。[illegible]帝遣使齎璽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綵，[illegible]是後遂以為常。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illegible]數引公卿、郎、將[illegible]講論經理，夜分乃寐。[illegible]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illegible]「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illegible]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

揣時度力，（量音良。度，徒洛翻。）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宮者，省禁中也。）與百僚無別。（別，彼列翻。）熹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諸王國各有邸。）唯得朝晡入臨。（臨，力鴆翻。臨，哭也。）整禮儀，嚴門衛，（漢官儀曰：殿門每門皆使司馬一人守門，比千石，皆號司馬殿門。）內外肅然。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山陽王荊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況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被，皮義翻。）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世祖起於舂陵白水鄉。長，知兩翻。）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故副主，謂嘗為太子也。長，知兩翻。）當為秋霜，毋為檻羊。（賢曰：秋霜肅殺，檻羊受制於人。）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彊得書惶怖，（怖，普故翻。）即執其使，（使，疏吏翻。）封書上之。（上，時掌翻。）明帝以荊母弟，（帝及荊皆陰后所生。）祕其事，遣荊出止河南宮。（宮在河南縣。）

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於原陵。（帝王紀：原陵在臨平亭東南，去雒陽十五里。水經注：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東陵河比。）

夏四月丙辰，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

（帝謙言年尚少，思慮輕淺，故須賢以輔弼。輔弼，賴倚也。左右，助也。左右音佐佑。）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蒼艱辭，帝不許。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賢曰：四府掾史皆無員，今特置以寵之也。）蒼嘗薦西曹掾齊國吳良，（百官志：西曹主府史署用，掾秩比四百石。）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復，扶又翻。）今以良為議郎。」

初，燒當羌滇良擊破先零羌，奪居其地。（羌無弋爰劍玄孫研，研至豪健，羌中號其種為研種。研十二世孫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號。滇良，燒當之玄孫也。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而先零、卑湳並皆強大，數侵之。）滇良子滇吾立，附落轉盛。秋，滇吾與弟滇岸（零音憐。）率眾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敗，補邁翻。賢曰：允街縣屬金城郡。允音鉛，街音皆。）於是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賢曰：允吾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允音鉛，吾音牙。杜佑曰：允吾故城在今一名蘭州昌松縣。）鴻軍敗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四萬人討之。（監，古銜翻。）是歲，南單于莫死，弟汗立，為伊伐於慮鞮單于。（鞮，丁奚翻。）

顯宗孝明皇帝上（初名陽，後改名莊。伏侯古今注曰：莊之字曰嚴。謚法：照臨四方曰明。光武第四子也。）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已與以字通）朝於原陵，如元會儀。（朝陵如元會儀，事死如事生也。）乘輿拜神坐，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上，時掌反。下同。）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夏五月，高密侯鄧禹薨。（元侯。謚法：行義說民曰元，主義行德曰元。禹以中興元功，特以為謚。）東海恭王彊病，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駱驛不絕。（駱驛，往來不絕也。）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戊寅，彊薨。臨終上書謝恩，言：「身天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願還東海郡。天下新罹大憂，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并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津門，雒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贈送以殊禮。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及京師親戚皆會葬。帝追惟彊深執謙儉，（惟，思也。）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斂，力驗反。）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漢官儀曰：將作大匠，秦官，景帝改為將作，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工，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

秋七月，馬武等擊燒當羌，大破之，餘皆降散。

山陽王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冀天下有變。帝聞之，徙封荊廣陵王，遣之國。（廣陵，郡，故城在今揚州江都縣東北。）

遼東太守祭肜使偏何討赤山烏桓，（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烏桓，本東胡也。）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讋，（讋，懼也。音之涉反。）西自武威，東盡玄菟，（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姑臧縣西北。玄菟郡，在遼東北四千里。）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東平王蒼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光武建武二年，立南郊於雒陽城南七里；中元元年，立北郊於雒陽城北四里。今定其冠冕車服制度也。）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記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天子舞八佾，八八六十四人也。）

好畤侯耿弇薨。（畤音止。謚法：[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宗，尊也。尊祀之以配上帝。）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玉佩以行事。（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諸侯王冠遠遊，三公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

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七其緌各如其綬色玄衣纁裳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以下故謂之冕輿服志曰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公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佩白玉司馬彪志曰周公祀文王玄冕大夫服玉佩晉志曰玉佩天子白玉公侯玄玉大夫水蒼玉世子瑜玉人各有禮漢承秦舉六服之後復有所以為制自漢至今服章變古二百餘年未能有以立言人地明帝乃始修之

禮畢，登靈臺，望雲物。春秋左氏傳曰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杜預曰至氣色災變也事祭妖祥逆為之備前書天文志曰晷正月旦日至食為麥食至日跌為稷跌至餔為黍餔至下餔為菽下餔至日入為麻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赦天下。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儀禮曰大射之禮王將祭射宮擇士以助祭也張虎侯熊侯豹侯其制若今之射的也冬十月壬子，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更工衡反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紵直呂翻說文曰紵枲屬績紵以為布文美故之服也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又曰仲春之月養國老授之以玉杖長尺端以鳩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乘繩證翻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

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道讀曰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饋食也醬食之主故躬之而饋之執爵而酳，酳音胤又士覲翻祝鯁在前，祝饐在後。鯁哽也饐噎也恐其食不下故置祝於前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續漢志曰三老五更皆以年老更事致仕者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三老者知天地人之事者也五更者知五行更代之事者也又曰三公設几九卿正履者象三星布明象天下以高布也皆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前書音義曰三老五更皆取有德行高年者為之正東面西階賓也三老賓主之義也今禮其祝鯁祝饐也饐音懿說文曰飯窒也其老食多皆其前後有祝以安其端也杖以玉為飾端以鳩為之實者也

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說謂講說也諸儒執經問難於前，難乃旦翻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云圜橋門也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李躬紀傳不載字籍明帝紀詔言三老李躬年耆學明而下獨封桓榮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門生受業者也上親自執業，執業執經也諸生或避位發難，發難乃旦翻上

謙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復扶又翻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賢曰首陽山在今偃師縣西北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為侍中上以中山王焉郭太后少子太后尤愛之故獨留京師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騎賢曰漢官王家

宮騎余豫馬傳持賜以光寵騎河入使兵等射騁側光翻恩寵尤厚獨得往來京師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數所角翻下同恩寵俱渥甲子上行幸長安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過式其墓進幸河東癸卯還宮十二月護羌校尉竇林坐欺罔及臧罪下獄死時滇吾羌叛滇岸來降林奏以滇岸為大豪後滇吾復降林又奏其為第一豪帝怪其一種兩豪以詰林林窮驗知之發而免林官涼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獄死林者融之從兄子也從才用翻於是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賢曰一公大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衛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也余據融傳融子穆尚內黃公主穆子勳尚東海王彊女沘陽公主友子固尚光武女涅陽公主自祖及孫官

府邸第相望京邑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及林誅帝數下詔切責融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是歲初迎氣於五郊續漢書曰迎氣五郊之兆四方之兆各依其位中央之兆在未壇皆三尺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服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服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服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服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新陽侯陰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驕妬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公主光武女賢曰酈縣屬南陽郡酈音歷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為醢僮尸逐侯鞮單于賢曰醢火亥翻

三年春二月甲寅太尉趙熹司徒李訢免丙辰以左馮翊郭丹為司徒己未以南陽太守虞延為太尉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炟為太子賢曰炟音當達翻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悴秦醉翻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賢曰纖介猶細微也間古莧翻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

修　得進見　約若數所寵引　月體寵

輒加隆遇。乃至口不敢言。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后所居之長秋宮。帝未有所

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冠古玩翻。即其人也。后既

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賢曰大練，大帛也。杜預注

左傳曰大帛厚繒。好呼到翻。衣於既翻。

裙不加緣，緣俞絹翻。朔望諸姬主朝

請，朝直遙翻。望見后袍衣疏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

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群臣奏事有難平者，平，決也。難平者，難決

之事也。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

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帝思

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

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

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

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

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雲臺功臣之次，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

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銚期、耿純、臧宮、馬武為一列，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

任光、李忠、萬脩、邳彤、劉植、王常、李通、竇融、卓茂為一列，次序不與[illegible]。鐔音覃，又音尋。祭，側介翻。

蓋古盍翻。銚音遙。

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與讀曰預。夏四

月辛酉，封皇子建為千乘王，羨為廣平王。郡國志：高帝以西平

昌置千乘郡，在雒陽東千五百二十里。地理志：武帝

紀和帝永元七年置為平千國，宣帝五鳳二年復為廣平國。

劉昫志：光武建武十三年省廣平國，以其縣屬鉅鹿

郡。賢曰：廣平縣故城在今洺州永年縣北。千乘今青

州縣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乘，繩證翻。

晉天文志：大陵八星在胃北，又北九星曰天船，一曰舟星，所以濟不通也。天漢西南行，絡大陵、天船、卷舌

而南行。孛，蒲沒翻。

六月丁卯，有星孛於天船北。是時天旱，尚書僕射鍾

離意，會稽人。外翻。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

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邪？營，營造也。女謁盛

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為犧，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

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

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策詔者，書詔於策也。又

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

時澍雨。說文曰：澍，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澍音注。意薦全椒長劉平。全椒縣屬九江郡。賢曰：今滁州縣。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

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行，下孟翻。獄無繫

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帝性褊察，

好以耳目隱發為明，賢曰：隱，謂私也。察人之私以為明，而不知其為褊也。好，呼到翻。發之。公卿大臣數被詆毀，數，所角翻。近臣尚書以下

至見提曳。提，謂如捉挈也。曳，牽也。提，音大計翻。曳，以制翻。讀如字。常以事怒郎藥崧，藥姓，崧名。以杖撞之，撞，直江翻。崧

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

侯皇皇，記曲禮之文。鄭玄曰：皆行容止之貌也。皇皇讀如往往。未聞人君自

起權寵，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爭讀曰諍）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上疏曰：陛下敬畏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職，（治職之治，直吏翻）而以苛刻為俗，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爾雅曰：雍雍，和也）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篇名，燕羣臣嘉賓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又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時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

秋，八月，戊辰，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illegible]）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illegible]）魯哀禍大，天不降譴。（[illegible]）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冬，十月，甲子，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illegible]）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illegible]）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illegible]）敕行部去襜帷，（[illegible]）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戊辰，還自章陵。是歲，京師及郡國七大水。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窴、大宛、媯塞王國，（[illegible]）使其將守之。于窴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為王。賢率諸國兵數萬擊之，大為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illegible]）于窴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為王。廣德使其弟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
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千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七 起重光作噩盡旃蒙大淵獻凡十五年

顯宗孝明皇帝下

永平四年春，帝近出觀覽城第，城，雒陽城；第，宅也。已有甲乙之次，故曰第。欲遂校獵河內；河內郡在雒陽東北二百二十里。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秋九月戊寅，千乘哀王建薨，無子，國除。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免。魴音房。以河南尹沛國范遷為司徒，太僕伏恭為司空。恭，湛之兄子也。陵鄉侯梁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松父統，爵為陵鄉侯。縣讀曰懸，懸下同。初，上為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眾以通經知名，知名者，有名於時，人皆知之也。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請之，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儲，副也。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眾不染於辭。于寘王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誘莎車王賢，殺之，寘，徒賢翻；莎，素禾翻。并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寘，廣德請降。匈奴立賢質子不居徵為莎車王，質音致。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illegible]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illegible]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上，時掌翻。

五年春二月，蒼罷歸藩，東平國在雒陽東六百七十二里。帝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百官志：[illegible]軍長史一人，秩千石；[illegible]掾屬二十九人，[illegible]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illegible]掾史員四十人。王國太傅秩二千石，中大夫比六百石，郎二百石。掾，俞絹翻。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冬十月，上行幸鄴；是月，還宮。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是歲，發遣邊民在內郡者，賜裝錢人二萬。賜錢為裝也。安豐戴侯竇融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長子穆尚內黃公主，內黃縣屬魏郡。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以女妻之。六安國屬廬江郡。賢曰：今之廬州。按前漢以六安為王國，後漢以六安為侯國，屬廬江郡。賢以唐之廬州為漢之廬江郡可也，若漢之六安國，實在唐壽州界。地理志：壽州安豐縣，漢六安國故城在縣南，此為可據。此後章帝元和二年，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却可以用賢註。妻，七細翻。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盡免穆等官，諸竇

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竇氏扶風平陵人）獨留融京師融尋薨後數歲穆等復坐事與子勳宣皆下獄死（復扶又翻下遐稼翻）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雒陽

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獻之（據本紀王雒山在廬江郡）夏四月甲子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三公象鼎足承君故云然此蓋易緯之辭）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見四十二卷光武建武七年上時掌翻）而閒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省悉景翻）示不為諂子蚩也（蚩笑也）冬十月上行幸魯十二月還幸陽城（陽城縣屬潁川郡）壬午還宮 是歲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蘇立為丘除車林鞮單于（鞮丁奚翻下同）數月復死（復扶又翻下同）單于適之弟長立為湖邪尸逐侯鞮單于

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后（西京諸后皆從帝謚惟惡后許哀后不以壽終而別追謚之從帝謚不又加一字自陰后諱同漢世皇后皆因帝謚為稱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賢曰謚法秉德遵業曰烈）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數所角翻）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 以東海相宗均為尚書令初均為九江太守（九江郡在雒陽東一千五百里）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閑督郵府內屬縣無事（郡有五部督郵監屬縣閑之府內者恐以司察為功能擾屬縣遣以多事故也）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賢曰檻為機以捕獸穽謂穿地陷之）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張設也設為機穽以伺鳥獸曰張[illegible]）非憂恤之本也（[illegible]所謂[illegible]我是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去羌呂翻）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復扶又翻）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姦也（喜許記翻）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謾莫官翻又莫連翻）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八年春正月己卯司徒范遷薨 三月辛卯以太尉虞延為司徒衛尉趙熹行太尉事 越騎司馬鄭眾使北匈奴（越騎校尉司馬一人秩千石）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自誓（自誓以死不為單于屈也）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匈奴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也又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皆匈奴國中

名族宗與單于婚姻家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伺相吏翻使疏吏翻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賢曰昭帝拜范明友為度遼將軍至此復置焉曼柏縣在今勝州銀城縣界秋郡國十四大水冬十月北宮成丙子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漢宮帝王國有內史令如太守秩二千石紈之諸也師古曰紈素也縑并絲繒也相息亮翻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齋側皆翻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塞悉則翻饌雛戀翻又雛皖翻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以歸於無為長丈六尺黃金色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而圖其形象焉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國譯云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梵云沙門那或曰息惡譯云勤行又云善覺魏收曰漢武帝遣霍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王金人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聞之未之信也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項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群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之還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好呼到翻壬寅晦日有食之既既盡也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上時掌翻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黠下八翻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人主能切己省察然後能為是言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鈔楚交翻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眾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要一遙翻欲以離南單于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賢曰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今欲堅其心使之專附匈奴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信音申若復遣之虜

必自謂得謀〔得謀猶言得計復扶又翻下同〕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賢曰駁議謂亂雜下歸漢駁北角翻〕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動搖謂欲出塞北去烏桓本附匈奴漢置校尉護之不得與匈奴交通離心謂其心不親附漢而貳於匈奴也〕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為于偽翻下同〕單于恚恨遣兵圍臣〔恚於避翻〕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前書匈奴傳曰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氈諸延翻〕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為軍司馬〔漢制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當召衆為軍司馬使與馬廖擊車師〕

九年夏四月甲辰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杜佑曰後漢十二州部司隸治河南今洛陽豫治譙今亳州兗治昌邑今金鄉縣徐治郯今臨淮郡下邳縣青治臨淄今青州冀治高邑今趙郡高邑縣幽治薊今幽州并治晉陽今太原府涼治隴今天水郡隴城縣荊治漢壽今武陵郡龍陽縣揚治歷陽今歷陽郡益治雒今蜀郡雒縣交治廣信今蒼梧郡蒼梧縣漢官千石六百石墨綬二采青紺綬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比墨綬長〕

〔[illegible]大夫令以下[illegible]〕是歲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書大有年〕賜皇子恭號曰靈壽王黨號曰重熹王〔賢曰取其美名也〕未有國邑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賢曰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余據東平王蒼傳選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意四姓小侯亦猶是也〕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廣[illegible]〕

荊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相息亮翻〕荊惶恐自繫獄帝加恩不考極其事詔不得臣屬吏民唯食租如故〔恐其復謀不軌故不得臣使吏民惟食租之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荊又使巫祭祀祝詛〔祝職救翻詛莊助翻〕詔長水校尉樊鯈等雜治其獄〔雜治謂以他官參雜治之〕事竟奏請誅荊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鯈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賢曰春秋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為弒逆之事也〕臣等以荊屬託母弟〔帝與荊皆出於陰后〕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賢曰專謂不請也〕帝歎息善之鯈宏之子也

十年春二月，廣陵思王荊自殺，諡法追悔前過曰思國除。夏四月戊子，赦天下。閏月甲午，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賢曰校學也户教翻雅樂註見上奏鹿鳴，帝自奏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鄭玄註周禮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子鄭衆云有六孔世本曰暴辛公作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有八孔孔穎達曰土曰壎竹曰篪周禮小師職壎塤古今字異耳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又云大篪謂之沂李巡曰大篪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鄭司農小師注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為作謬矣[illegible]還幸南頓。冬十二月甲午，還宮。

初，陵陽侯丁綝卒，陵陽縣屬丹陽郡綝丑林翻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逃去。衰倉回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東海郡在雒陽東一千五百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賢曰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季札吳王壽夢之季子也諸兄欲讓以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讓[illegible]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聵與輒爭國公羊傳曰[illegible]不立輒[illegible]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家事辭王事[illegible]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

[illegible]帝紀上徵鴻為侍中。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樂音洛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采菽詩小雅之章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毛詩註云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illegible]云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illegible]則羊豕之芼從可知矣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樂音洛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要讀曰腰[illegible]十圍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十二年春，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哀牢夷者九隆種也居牢山絕域荒外山川阻深未嘗通中國[illegible]去雒陽七千里[illegible]姚州哀牢國地[illegible]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illegible]有金沙洗取融為金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蘭倉，為它人。」為于偽翻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浚儀縣屬陳留郡被皮義翻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恆興他役，不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

水者。樂浪在雒陽東北五千里帢力登翻洗悉薦翻樂浪音洛狼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謁者屬光祿勳王吳以謁者而將作故謂之將作謁者賢曰汴渠即莨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過汴以東積石為隄亦號金隄成帝陽嘉中所作也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郭璞註云蓋旋流也更工衡翻無復潰漏之患。復扶又翻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萬萬曰億秋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罷。乙未，大司農牟融為司空。風俗通牟子國祝融之後後因氏焉是歲，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比毗至翻稔而甚翻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河汴決壞隄決壞賢曰汴水東侵而與河合今隄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舊迹也辛巳，帝行幸滎陽，巡行河渠。行下孟翻遂度河，登太行，幸上黨。行戶剛翻壬寅，還宮。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姓譜燕召公之後為秦所滅子孫以國為氏燕於賢翻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下遐嫁翻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賢曰今宣州縣賜湯沐邑五百戶。賢曰湯沐者取其賦稅以供湯沐之具也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許太后英母

許氏上時掌翻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先悉薦翻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十四年春三月甲戌，延自殺。以太常周澤行司徒事，頃之，復為太常。考異曰澤傳云十二年按十二年不闕司徒當是虞延免後即拜表至閻澤行司徒事歸故云數月夏四月丁巳，以鉅鹿太守南陽邢穆為司徒。鉅鹿在雒陽北一千一百里邢本周公之後為衛所滅子孫以國為氏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為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治直之翻下同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初，樊鯈弟鮪鯈直留翻鮪于軌翻

為其子賞求楚王英女，為于偽翻鯈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五侯謂宏封長羅侯丹射陽侯宏兄子尋玄鄉侯從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賢曰宏為特進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鯈已卒，上追念鯈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吳郡在雒陽東三千二百里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掾俞絹翻諸吏不勝掠治，勝音升掠音亮治直之翻死者太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門下掾亦郡門下總錄衆事功曹史主選署功勞五毒四肢及身備

(爰從雷也或云天雷及以刃及鐵鑊為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
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
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
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
為度(度徒洛翻斷丁管翻)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
身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
鄧鯉曲成侯劉建(耿純弟宿封隧鄉侯建其嗣也朗陵侯臧宮之子也[illegible]鄧鯉[illegible]曲成侯[illegible]劉建[illegible])
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
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
心傷其冤(寒[illegible]考異曰范書作寒朗[illegible]與袁紀合今從之余按姓譜有寒姓以為寒浞之後又曰周武王子寒侯之後)試以建
等物色獨問忠平(物色謂形貌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倉各翻[illegible])
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
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
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不道[illegible])故
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
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
之(捶止橤翻)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其
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三府太尉司徒司

空也)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汙烏故翻)上
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
罪人訟冤(為于偽翻下同)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
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
故(大故事也妖於驕翻)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出謂出其罪入謂入其罪也)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
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
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幸[illegible])及其歸舍
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
者(牾五故翻)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
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賢曰錄之言慮也[illegible]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之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翻而近俗[illegible]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理出
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
帝言之(間古莧翻為于偽翻)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彷徨[illegible]釋[illegible])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
郡太守(任城縣屬東平國[illegible])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獄
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上時掌翻)府丞掾史皆叩頭
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
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別彼列翻)帝感悟
即許之得出者四百餘家　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荊

子元壽為廣陵侯食六縣（篤兄弟之恩也）又封竇融孫嘉為安豐侯（念功臣之世也）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說文曰杅飲器音于方言曰盂謂之盂）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埽（灑所賣翻埽悉報翻又並如字）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漢律曰擅議宗廟者棄市）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上東巡癸亥耕于下邳（下邳縣本屬東海郡建年以臨淮郡為下邳國下邳屬焉在雒陽東一千四百里）三月至魯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孔子宅在闕里講堂講教之堂魯共王壞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即此）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大梁（浚儀縣本大梁）夏四月庚子還宮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王（樂成本臨[illegible]郡帝更名在雒陽[illegible]二千里）衍為下邳王暢為汝南王昞為常山王長為濟陰王（濟子禮翻）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數縣於制不亦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乙巳赦天下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百官志謁者僕射秩比千石為謁者臺率主謁古者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爾雅曰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太僕祭肜虎賁中郎將馬廖（廖音[illegible]）下博侯劉張（張齊王縯之孫）好時侯耿忠等共議之（時音止）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援于元翻）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居延武帝置屬張掖郡賢曰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北）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復扶又翻）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易以豉翻）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釁作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西河舊事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去蒲類海百里之內）得伊吾（賢曰伊吾盧地本匈奴後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城是也又曰伊吾故城在今西州晉昌縣北）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斷丁管翻）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復扶又翻折而設翻）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眾上從之十二月以秉為駙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為秉副（二都尉皆武帝置奉車都尉掌乘輿車駙馬都尉掌天子之副馬師古曰駙副也一曰近也疾也）耿忠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秉國之子忠弇之子廖援之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遣肜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高闕在朔方北）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賢曰案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即其地也余按

西南夷傳冉駹夷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徙門翻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賢曰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山今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作漫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賢曰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盧城耿秉秦彭擊匈林王匈林恐當作句林武時匈奴當遣王治盧芳句古侯翻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河水上賢曰匈河水去令居千里[illegible]虜皆奔走無所獲祭肜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為涿邪山[illegible]不見虜而還肜與吳棠坐逗留畏懦下獄免考異曰袁紀棠皆作常今從范書肜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稱尺證翻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illegible]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肜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嗟嘆良久烏桓鮮卑每朝賀京師常過肜冢拜謁仰天號泣遼東吏民為立祠四時奉祭

焉肜為遼東太守威信行於烏桓鮮卑冢知隴翻為于偽翻竇固獨有功加位特進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為副貳使下[illegible]超行到鄯善鄯上扇翻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懈古隘翻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侍胡鄯善所遣侍從者[illegible]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殄徒典翻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初夜甲夜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呼火故翻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

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又如字恂大驚既而色動意欲分超功而不能自會故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掾俞絹翻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復扶又翻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質音致上時掌翻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窴下使疏吏翻復扶又翻

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窴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累力瑞翻是時于窴王廣德雄張南道賢曰雄張猶熾盛也張竹亮翻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監古銜翻超既至于窴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賢曰續漢書騧馬黑喙廣德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

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降戶江翻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王莽天鳳三年焉耆擊殺王駿西域遂與漢絕至是五十八年耳此言六十五載自始建國元年數之謂莽篡漢超鬼之子也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婿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下遐嫁翻詛莊助翻五月癸丑弇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戊午晦日有食之六月丙寅以大司農西河王敏爲司徒有司奏請誅淮陽王延上以延罪薄於楚王英秋七月

徙延爲阜陵王食二縣賢曰阜陵縣屬九江郡故城在今滁州全椒縣南是歲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賢曰謂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三端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多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復扶又翻范丹之孫也十七年春正月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

其日降甘露於陵樹考異曰帝紀云甘露降甘陵皇后紀云詔原陵甘露降於陵樹然則實降原陵也帝紀誤以原為甘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奩鏡匣也奩音廉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沈約曰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秦上陵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北海敬王睦薨睦北海靖王興之子睦少好學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下同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考異曰中大夫王國官也使京師奉璧賀正月朝直遙翻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樂音洛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吁況于翻

註音書曰吁疑怪之聲余按吁歎也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趣七喻翻行下孟翻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好呼到翻乃為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時樂切當王法憲嚴故睦慮及此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三月癸丑以汝南太守鮑昱為司徒昱永之子也益州刺史梁國朱輔益州部漢中巴郡廣漢蜀郡犍為牂柯越巂益州永昌郡益州刺史治廣漢郡雒縣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汶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也汶山即岷山晉書音讀曰岷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種章勇翻白狼王唐菆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菆側鳩翻又祖丸翻輔使犍

為郡掾由恭譯而獻之犍居言翻掾俞絹翻犍為郡在洛陽西二千七十里夷言不與中國通譯而後曉其言古謂之象胥寄狄鞮譯也奉使者當知夷言或曰楚王孫由子之後初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龜茲音丘慈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為疏勒王范史疏勒國去洛陽萬三百里班超從間道至疏勒間古莧翻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降戶江翻下同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種章勇翻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考異曰袁紀云求索故王近屬得兄子榆勒立之更名忠續漢書云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忠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考異曰西都賦既左右之在中朝室百僚之位蕭曹丙魏謀謨乎其上賢曰朝堂左右也壽者人之所欲故卑下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被皮義翻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

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冬十一月遣奉車都
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
擊西域賢曰昆侖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illegible]
尋于此山有石室王母臺又云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
[illegible]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為符信傳皆合之以[illegible]
張晏曰傳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illegible]傳合兵萬
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
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車師前王居交河城
後王居務塗谷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
秉以為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
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眾軍不得
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
帽抱馬足降帽音冒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
車師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
己校尉宣帝置都護元帝置戊己校尉自王莽之亂西域與中國絕不復置今復置之
以陳睦為都護睦考異曰袁紀作陳睦今從范書司馬耿恭為戊校
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賢曰金蒲城車師後王庭今庭州蒲昌縣城是也[illegible]
金蒲城車師後王所治務塗谷[illegible]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
前王部柳中城賢曰柳中今西州縣考異曰袁紀作柳中今從范書屯各置

數百人恭況之孫也耿況以上谷歸光武子孫多著功名
十八年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北單于遣
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蠡盧奚翻恭遣司馬將兵
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
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
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沸傅音附語牛倨翻中竹仲翻
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
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夏六月己未
有星孛於太微晉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十二諸侯府也孛蒲內翻耿恭以
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國也
也據西域傳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後部[illegible]
後來攻[illegible]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
水吏士渴乏至笮馬糞汁而飲之賢曰笮謂壓笮也音側百翻
身自率士挽籠挽音晚籠力董翻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illegible]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
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八
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
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賢曰禮藏主於廟既不起寢廟故藏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更易也衣工衡翻下同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

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女紅夫也，適駙馬都尉韓光。為，于偽翻。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史記：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宿，音秀。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陰陽書曰：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復，扶又翻。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樂，音洛。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太子即位，年十八。尊皇后曰皇太后。明帝初崩，馬氏兄弟爭欲入宮，北宮衛士令楊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人莫敢輕進。東都南、北宮皆有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各掌其宮衛士。漢官曰：北宮員吏七十二人，衛士四百七十一人。朱爵司馬主南掖門，員吏四人，衛士百二十四人。東明司馬主東門，員吏十二人，衛士百八十人。朔平司馬主北門，員吏五人，衛士百一十七人。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吏為封棨傳；其有官位者，令御者言其官。胡廣曰：符用木，長二寸，以鐵印以符之。棨，康禮翻。諸馬乃共譖仁於章帝，言其峻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為什邡令。什邡縣屬廣漢郡。帝封雍齒為什方侯。邡，讀曰方。

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帝紀曰：顯節陵，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冬，十月，丁未，赦天下。詔以行太尉事節鄉侯熹為太傅，司空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尚書雖置，任猶重。自是之後，錄尚書事者始於此。賢曰：錄，謂總領之也。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霍光以大將軍領尚書事，王鳳以大司馬領尚書事，錄尚書事者，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錄尚書事。自此以後，東京每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錄者，總錄之職也。沈約曰：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錄尚書事。

十一月，戊戌，以蜀郡太守第五倫為司空。倫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續漢志：蜀郡在雒陽西三千一百里。第，音弟。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復，扶又翻。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眾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鎧，可亥翻。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白屋，李賢注：爾雅五狄有白屋。妻以女子。」妻，七細翻。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難，乃旦翻。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將，即亮翻。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

(謂羅及茶也力盡猶言盡力也)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幟昌志翻)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考異曰耿秉傳云…彭…今從帝紀)與謁者王蒙皇甫援(姓譜宋有皇甫充石宋之公族也漢初有皇甫鸞自魯徙茂陵改父為甫余按詩周已有皇父卿士)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鄯上扇翻)甲辰晦日有食之

太后兄弟虎賁中郎廖及黃門郎防光(百官志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右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將即亮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趣七喻翻)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洪範之言)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謂陰后不為宗親求位也)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謂梁松竇穆等也)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復扶又翻斷丁管翻)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為于偽翻)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戴盆何以望天)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遣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遺于季翻)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是歲京師及兗豫徐州大旱(賢曰兗州部陳留東郡東平泰山濟北山陽濟陰等郡國豫州部潁川汝南二郡梁沛陳魯等國徐州部東海琅邪彭城廣陵下邳等郡國兗州蓋以沇水為名又兗之為言端也信也端言陽氣端故其氣纖殺也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為名)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注

漢紀三十八 起柔兆困敦，盡閼逢涒灘，凡九年。

肅宗孝章皇帝上 諱炟，顯宗第五子，母賈貴人。以馬后母養爲嗣，即位。諡法：溫克令儀曰章。伏侯古今注：炟之字曰著。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兗、豫、徐三州稟贍饑民。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消復者，消去災異而復其常。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爲汝南太守，典治楚事，賢曰：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引者在汝南，昱時爲郡，故治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校書郎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漢蘭臺藏書之室也，當時文學之士使讎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劉向、揚雄是也。東都於蘭臺置令史典校秘書，以郎居其任，名謂之校書郎。終獻蘭臺，拜校書郎。省，悉景翻。帝下其章，下，遐稼翻。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爲：「孝子無改父之道，引論語孔子之言。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疏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事見秦紀。復，扶又翻。卒，子恤翻。故孝元棄珠厓之郡，事見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年。光武絕西域之國，事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二十二年。不以介鱗易我衣裳。賢曰：介，甲也。鱗，鱗也。衣裳謂中國也。揚雄法言曰：珠厓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舍，讀曰捨。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伊吾見上卷永平十六年。樓蘭，即鄯善也。其兵蓋謂班超所將吏士也。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

丙寅，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須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近，其靳翻。尚書沛國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左傳蔡大夫聲子之言。往者斷獄嚴明，斷，丁亂翻。下同。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群僚，弘崇晏晏，賢曰：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塞晏晏。數，所角翻。而有司未悉奉承，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筹格酷烈之痛，賢曰：筹，即榜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執憲者煩

其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為政猶
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 賢曰新序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懽悅 陛下宜隆先王之
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生 箠止蘂翻 全廣至
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酒泉太
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 賢曰前書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城在今西州交河縣 斬首三千八
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 降戶江翻
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恭軍吏范羌
時在軍中 先是恭遣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因隨王蒙軍出塞 固請迎恭諸將
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
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遙
呼曰 呼火故翻 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 校戶教翻 城中皆
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
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
隨路死沒 沒莫勃翻 三月至玉門 賢曰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 [illegible] 酒泉郡又有玉門縣 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
[illegible]
槁中郎將鄭眾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 眾字仲師以軍司馬使匈奴 [illegible]
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
數萬之眾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

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 卒子恤翻 不為大漢
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 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恭至雒陽拜騎都
尉詔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 二官明帝永平十七年置 徵還班
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
我 使疏吏翻下同 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
因以刀自剄 前書疏勒國官有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 [illegible] 龜茲音丘慈
超還至于窴王侯以下皆號泣 號戶刀翻 曰依漢使
如父母誠不可去 去羌呂翻 互抱超馬腳不得行超亦欲
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
頭連兵 前書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東至疏勒 超捕斬反者
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甲寅山陽東平
地震 東平王蒼上便宜三事 上時掌翻 帝報書曰間吏
民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
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恢然意解 恢苦回翻解戶買翻 思惟嘉謀以
次奉行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
縣邑 為于偽翻 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
行深覩始終之分 行下孟翻分扶問翻 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 事見四十四卷光武建武二十六年
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
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
始自彊秦 秦始皇葬驪山徙三萬家以為驪邑漢因之至元帝乃止 古者

丘壟且不欲其著明賢曰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杜預註左傳曰郛郭也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虞舜孝於親故以為言追祖禰之深思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使疏吏翻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秋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晉天文志參十星一曰天市又名三星亦為天市又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史記曰房為天駟東北十二星曰旗中四星曰天市孛蒲內翻初益州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奉珍內附貊莫百翻長知兩翻明帝為之置永昌郡明帝永平十二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嶲唐領不韋嶲唐比蘇楪榆邪龍雲南六縣十二年哀牢內屬置哀牢博南二縣合為永昌郡為于偽翻以純為太守純在官十年而卒守式又翻卒子恤翻後人不能撫循夷人九月哀牢王類牢殺守令反攻博南阜陵王延數數所角翻懷怨望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魴音房上不忍誅冬十一月貶延為阜陵侯食一縣不得與吏民通延徙王阜陵事見上卷明帝永平十六年北匈奴皐林溫禺犢王將眾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與邊郡及烏桓共擊破之皐林溫禺犢王本居涿邪山永平十六年祭彤等北伐將眾遠去今復還是歲南部大饑詔稟給之

胡說

二年春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其地伊吾盧置屯兵事見上卷永平十六年復扶又翻永昌越嶲益州三郡兵及昆明夷鹵承等擊哀牢王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嶲音髓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楚獄見上卷明帝永平十四年淮陽獄即阜陵王延徙封時也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賢曰漢制外戚以恩澤封侯故曰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要一遙翻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事見二十七卷成帝建始元年塞悉則翻不聞澍雨之應澍音注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鮮息淺翻覆芳目翻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事見上卷永平十五年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蘧伯玉之敬也[illegible]興也省中禁中也御者左右侍人也蘧伯玉衛賢大夫蘧求於翻新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新陽侯就也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蔡州眞陽縣西南原鹿貞侯勇猛誠信原鹿侯識也原鹿縣屬汝南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自氣一出入之頃昇氣者累息乃一舒氣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治直之翻是吾言之不立而

耳目之塞也。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大練，大帛也。杜預注左傳曰：大帛，厚繒也。）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濯龍，園名也，近北宮。）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褠，臂衣，今之臂褠，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賜，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

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為言，兄衛尉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

[illegible]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illegible]帝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illegible]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illegible]於濯龍中[illegible]數往觀視以為娛樂[illegible]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illegible]述敘平生雍和終日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illegible]成帝御浣衣[illegible]哀帝去樂府[illegible]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illegible]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illegible]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illegible]長安語曰[illegible]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illegible]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illegible]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illegible]誠令斯事一竟（竟猶終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illegible]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初安夷縣吏略妻卑湳種羌人婦[illegible]吏為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illegible]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吾良二種相結為寇[illegible]於是燒當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諸種俱反[illegible]敗金城太守郝崇[illegible]詔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為護羌校尉自安夷徙居臨羌[illegible]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illegible]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將北軍五校兵[illegible]及諸郡射士三萬人擊之[illegible]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illegible]帝不從馬防等軍到冀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illegible]防進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其衆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屯望曲谷不下[illegible]十二月戊寅有星孛

于紫宮（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字亦內翻）帝納竇勳女為貴人有寵（貴人有寵為後諸本脫）貴人母即

東海恭王女沘陽公主也（沘音比）　第五倫上疏曰光

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

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

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陳留縣屬陳留郡冠軍縣屬南陽郡冠古玩翻）並以刻薄之姿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

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

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

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

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

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

正雖令不行（論語孔子之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

之倫雖天性峭直（賢曰峭峻也音七笑翻）然常疾俗吏苛刻論

議每依寬厚云

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登靈臺赦天下　馬防

擊布橋大破之（考異曰帝紀防破羌在四月蓋春破布橋京師四月始聞也今從防傳）

布橋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留耿恭擊諸未服者

斬首虜千餘人勒姐燒何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

降（姐音紫又子也種章勇翻）恭嘗以言事忤馬防（[illegible]上言恭[illegible]擁京部由是大忤於防忤五故翻）監營

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監古銜翻下遐稼翻）　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為

皇后　初顯宗之世治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

倉（賢曰石臼河在今定州唐縣東北都慮[illegible]注水經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隥縈紆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坂是[illegible]嵐州宜芳縣本漢汾陽縣隋置嵐城縣唐更名[illegible]）

通漕太原吏民苦役連年無成死者不可勝算（[illegible]）

帝以郎中鄧訓為謁者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賢曰隱審也括量也孫卿子曰鉤木必待隱括烝揉然後直[illegible]量音良）知其難成具以

上言（上時掌翻）夏四月己巳詔罷其役更用驢輦（更工衡翻）歲

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訓禹之子也　閏月

西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彌兵一萬人

攻姑墨石城破之（前書姑墨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斬首七百

級　冬十二月丁酉以馬防為車騎將軍　武陵漊

中蠻反（賢曰漊水名源出今澧州崇義縣西北[illegible]）　是歲有

司奏遣廣平王羨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上性

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爲太子。己丑，徙鉅鹿王恭爲江陵王，汝南王暢爲梁王，常山王昞爲淮陽王。辛卯，封皇子伉爲千乘王，全爲平春王。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衛尉廖爲順陽侯，車騎將軍防爲潁陽侯，執金吾光爲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辰，防、廖、光皆以特進就第。甲戌，以司徒鮑昱爲太尉，南陽太守桓虞爲司徒。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帝既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賢曰：永巷，宮人宮婢也），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而已。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后（賢曰：謚法中和純備曰德）。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事見二十七卷甘露三年），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帝從之。冬十一月壬戌，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固，超之兄也。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舉直言極諫。荊、豫諸郡兵討漊中蠻，破之。夏五月辛亥，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

可以補任。戊辰，太傅趙熹薨。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延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孝王京薨。夏六月丙辰，太尉鮑昱薨。辛未晦，日有食之。秋七月癸巳，以大司農鄧彪為太尉。武都太守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

來何暮(無以度，范字)不禁火，民安作(賢曰：作協韻，則護翻)。昔無襦，今五絝(襦，汝朱翻，短衣也。絝，苦故翻，脛衣也)。帝以沛王等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說文：貂，鼠屬，大而黃黑，出胡丁零國)，及太官食物珍果，又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臚，陵如翻)。帝親自循行邸第(行，下孟翻)，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焉、東海王政、琅邪王宇來朝(政，東海王彊子；宇，琅邪王京子。彊，其良翻)。詔沛、濟南、東平、中山王贊拜不名(賢曰：謂贊者不唱其名。余謂四王，帝諸父也，故異其禮)。升殿乃拜，上親答之，所以寵光榮顯，加於前古。每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省閤，入禁中門也)，上為之興

席改容，皇后親拜於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為，于偽翻，下同。鞠躬，曲身也)。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於京師。初，明德太后為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松弟竦有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宋貴人有寵於馬太后，太后崩，竇皇后寵盛，與母沘陽公主謀陷宋氏(沘，音比)，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賢曰：偵，候也。偵，丑鄭翻。伺，相吏翻)。宋貴人病，思生兔(兔口有缺，尻有九孔，舐毫而孕，生子從口出，猶取其食之，其味甚美)，令家求之，因誣言欲為厭勝之術(厭，一葉翻，又於琰翻)，由是太子出居承祿觀(續漢志：中藏府有承祿署)。

夏六月甲寅，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不可以奉宗廟，大義滅親(春秋左氏傳之言)，況降退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衽(衽，襟也)。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宋貴人姊妹置丙舍(賢曰：宮中之室，以甲乙丙為次也。續漢志，宮有丙舍)，使小黃門蔡倫案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父議郎楊免歸本郡。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己未，徙廣平王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故柏子國，在今蔡州西北，吳房)。秋八月，飲酎畢(酎，直又翻)，有司復奏遣東平王

蒼歸國(復，扶又翻)，帝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疏，然數見顏色(數，所角翻)，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賢曰：大鴻臚奏遣王歸國，如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以祖道供張送之)，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復，扶又翻。乘，繩證翻)。九月甲戌，帝幸偃師(偃師縣屬河南郡)，東涉卷津(卷縣屬河南郡，其北有卷津。卷，丘權翻)，至河內，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行，下孟翻)，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重，直用翻)。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離，力智翻)，遣吏逢迎，刺探起居(賢曰：刺探，謂候伺也。刺，七亦翻。探，音湯勘翻)，出入

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賢曰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孔子曰顏回一瓢飲] 己酉進幸郿辛卯還宮 冬十月癸丑帝行幸長安封蕭何末孫熊為酇侯進幸槐里岐山[槐里屬扶風杜佑曰槐里周曰犬丘秦改曰廢丘漢改曰槐里岐山在扶風美陽縣] 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 東平獻王蒼疾病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

八年春正月壬辰王薨詔告中傅封上王自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監喪[上時掌翻] 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葬 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餘人款五原塞降[稽留斯等部落酋帥名] 冬十二月甲午上行幸陳留梁國淮陽潁陽戊申還宮 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諸竇聞而惡之[惡烏路翻] 皇后欲專名外家忌梁貴人姊妹數譖之於帝[數所角翻譖莊蔭翻] 漸致疏嫌是歲竇氏作飛書陷梁竦以惡逆[賢曰飛書若今匿名書也] 竦遂死獄中家屬徙九真貴人姊妹以憂死辭語連及梁松妻舞陰公主坐徙新城[新城縣屬河南郡賢曰今洛州伊闕縣] 順陽侯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弟皆驕奢不謹校書郎楊終與廖書戒之曰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賢曰廖弟防及光俱為黃門郎] 既無長君退讓之風[孝文竇皇后兄長君退讓不敢以尊貴驕人長知兩翻] 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要一遙翻行下孟翻] 縱而莫誨視成任性覽念前往可為寒心廖不能從防光兄弟資產巨億大起第觀[觀古玩翻] 彌亙街路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敕[數所角翻斂力贍翻喜許記翻] 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為步兵校尉投書怨誹於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上時掌翻] 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愆田廬[許侯光也賢曰留之於京守田廬而思過也] 有司勿復請[復扶又翻] 以慰朕渭陽之情[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陽念母之不見也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光比防稍為謹密故帝特留之後復位特進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謂死於考掠也] 後復有詔還廖京師[復扶又翻] 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喜許記翻] 司空第五倫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樂音洛好呼到翻] 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

忠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趣埶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憲恃宮掖聲埶，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

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下邳周紆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竇篤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拔劍擬篤，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之。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

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
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若邑任在外者
便留與從事任音壬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
幹謂超曰邑前親毁君欲敗西域毁讀曰誹今何不緣詔
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
邑毁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賢曰疚病也恤憂也論語
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引詩云禮義不愆何恤於人之言鄭箋云愆過也快意
留之非忠臣也帝以侍中會稽鄭弘爲大司農會工外翻
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交阯州部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七郡賢曰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漢武帝名爲東冶
後改爲東侯官今泉州閩縣是風波艱阻沈溺相係溺奴狄翻弘奏開
零陵桂陽嶠道賢曰嶠嶺也遂路博德伐南越出桂陽下湟水自是夷通遂爲常路平也余據賢曰
則舊有是路弘特開之使夷通耳在職二年所省息
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
積說文曰帑金帛所藏之府帑他朗翻藏徂浪翻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
以利飢民帝從之
元和元年是年八月方改元春閏正月辛丑濟陰悼王長薨
夏四月己卯分東平國封獻王子尚爲任城
王任城國在雒陽東千四百里任音壬六月辛酉沛獻王輔薨陳
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

吏事寖疏疏與疎同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
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行下
孟翻下同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賢曰孝經緯之文也夫人才
行少能相兼少詩沼翻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
爲滕薛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
老優閑無事滕薛小國大夫職繁故不可爲也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
吏持心近薄蒼頡篇曰鍛椎也鍊治金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孰也近
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
其其行下孟翻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
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
賢曰百官志曰尚書五人令一人僕射一人尚書之選豈可
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
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
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嗇夫事見十四卷文帝三年
之玄孫也元帝相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
榜笞立賢曰掠問也廣雅曰榜擊也音彭蒼頡篇曰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掠音亮榜音
又令丙箠長短有數令丙爲篇之次也前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
令丙又景帝定箠令箠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故云長短有數箠止蘂翻
自往
者大獄以來掠者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楚大獄謂
等獄也鉆其廣說文曰鉆鐵也國語
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念其痛毒怵

怵動心怵敕律翻陳懼也宜及秋冬治獄明為其禁治直之翻為八月甲子太尉鄧彪罷以大司農鄭弘為太尉癸酉詔改元改元元和丁酉車駕南巡詔所經道上州縣毋得設儲跱賢曰儲積也跱具也言毋豫有蓄備跱丈里翻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司空掌水土使之主柱竹主翻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探湯勘翻二千石當坐　九月辛丑幸章陵十月己未進幸江陵還幸宛召前臨淮太守宛人朱暉拜尚書僕射宛於元翻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袁宏紀曰坐考長史囚死獄中州奏免官故上召而用之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修武帝均輸之法煮鹽均輸皆始於武帝賢曰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賈音古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義樂音洛駁北角翻黃髮無愆黃髮老稱謂暉也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復扶又翻下同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謂譴議已臨乎前也怖普布翻其柰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

附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劾戶概翻又戶得翻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賢曰直事郎謂署郎當次直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上既加恩乃起謝直自也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　魯國孔僖涿郡崔駰駰音因同遊太學相與論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崇信聖道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受訊謂受鞫問也下鞫居六翻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虛丘於翻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誅責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賢曰言政教未有過失也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謂天下之人所具知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悛丑緣翻儻其不當當丁浪翻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忌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復扶又翻下同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曰

昔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曰：「吾先君築臺以為高，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以哀公之辭。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為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此言十世，不以赤劉之九為數，自以武帝為元，至明帝為十世也。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卒，讀曰猝。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帝立詔勿問，拜傳闕臺令史。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

十二月壬子，詔：「前以妖惡禁錮三屬者，賢曰：三屬，謂父族、母族及妻族也。一皆蠲除之，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賢曰：守，謂試守也。安陽縣屬汝南郡。賢曰：安陽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為，于偽翻。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遺，于季翻。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復，扶又翻。為吏坐臧，終身捐棄。」臧與贓同。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穀各千斛，常以

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考異曰：義傳云「建初中」，今從帝紀。

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匈奴復願與吏民合市。」詔許之。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且，子閭翻。訾，即移翻。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上郡鈔之，鈔，楚交翻。大獲而還。

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將，即亮翻。超因發疏勒、于窴兵擊莎車。莎，素何翻。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更，工衡翻。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說，式芮翻。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七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illegible]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九（起旃蒙作噩盡重光單閼凡七年）

肅宗孝章皇帝下

元和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illegible]）今諸懷妊者，（妊，[illegible]孕也，音壬。）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夫安靜之吏，悃愊無華，（[illegible]悃愊，至誠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illegible]言以日計功若不足，以月計則有餘，民安其生，家給人足。）如襄城令劉方，（襄城縣屬潁川郡。）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illegible]）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冠蓋相接於道，言[illegible]詔出使者[illegible]。）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舊令，謂故府之籍所藏者[illegible]。）稱朕意焉。」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illegible]）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復，扶又翻。）乃遠引而去。南單于長死，單于汗之子宣立，為伊屠於閭鞮單于。（[illegible]）太初曆施行百餘年，（[illegible]）曆稍後天。（[illegible]）上命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illegible]）作四分曆；（考異曰：[illegible]）二月甲寅，始施行之。帝之為太子也，受尚書於東郡太守汝南張酺。（[illegible]）丙辰，帝東巡；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illegible]）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illegible]）時人號為白衣尚書。（[illegible]）乙丑，帝耕於定陶。辛未，幸泰山，柴告岱宗；（[illegible]）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illegible]）丙子，赦天下。進幸濟南。（[illegible]）三月己丑，幸魯；庚寅，祠孔子於闕里，（[illegible]）及七十二弟子，（[illegible]）作六代之樂，（[illegible]）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

於鄉黨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
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
聖德先師謂孔子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
子孫焉有斯言乎焉於虔翻拜僖郎中　壬辰帝幸東平
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
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賢曰陵在今鄆州壽張縣山南亦名魚山祠
以太牢親拜祠坐坐徂臥翻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也
四十二卷明帝永平四年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獻王愛賢下士
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孫子王及
忠及今王識撝罔四下書識翻帝聞之皆引見見賢遍翻既愍其淹滯
且欲揚獻王德美即皆擢為議郎己未幸東阿北登
太行山至天井關行戶剛翻夏四月乙卯還宮庚申假于
祖禰虞書一歲巡四岳歸格于藝祖孔安國注曰巡狩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賢曰假至也情
格禰父廟五月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恭封六安王以廬江郡爲國在
雒陽東千七百里秋七月庚子詔曰春秋重三正慎三微
賢曰三正謂天地人之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
月王者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
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
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
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
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莩甲
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
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十二
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必以
三微之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以

被徵理弱奉承之義也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止用
冬初十月而已　冬南單于遣兵與北虜溫禺犢王
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以
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復扶又翻北單于謂漢欺之
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詔百官
議於朝堂朝直遙翻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可許
司徒桓虞及太僕袁安以為當與之弘因大言激厲
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
鴻臚韋彪皆作色變容臚陵如翻司隸校尉舉奏弘等弘
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沈持林翻各有所志蓋
事以議從策由眾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賢曰誾誾忠正貌
衎衎和樂貌誾魚巾翻衎空旱翻又苦旦翻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也
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長
百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長知兩翻下遐稼
翻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少詩照翻
分扶問翻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
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
虜領中郎將領護匈奴中郎將也賢曰雇賞報也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
賞如常科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北巡辛丑耕于懷二月乙丑敕

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毋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
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侍御史掌舉劾司空掌上功車駕行幸則
侍御史掌舉劾道路之不如法司空帥工徒治道路修橋梁故皆敕之賢曰夾轅為服馬服馬外為騑馬
孔穎達曰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騑音非戊辰
進幸中山出長城賢曰史記蒙恬為秦築長城西自臨洮東至海余謂此非秦長城蓋
趙所築長城也癸酉還幸元氏三月己卯進幸趙趙國在雒陽北一千
一百里辛卯還宮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勢太
盛數所角翻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
陽令楊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
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詰去吉翻夏四月
丙寅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
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
惑賢愚疾惡惡烏路翻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
禍昞然可見謂王氏以戚屬而成篡國之禍昞音炳陛下處天子之尊
處昌呂翻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
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
鬼憤結之望厭一艷翻廣也考異曰袁紀云弘為尚書僕射烏孫王遣子入侍上問弘當
答其使否弘對曰烏孫前為大單于所攻陛下使小單于往救之尚未賞今如答之小單于不當怨乎上
以弘議問侍中竇憲對曰禮有往來弘章句諸生不達國體上遂答烏孫單于怨恚攻金城郡殺太守
任昌上謂弘曰朕前不從君議果如此弘對曰竇憲姦臣也有少正卯之行未被兩觀之誅陛下前何用憲

用其議按肅宗時無小單于寇金城事今不取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
薨首暴景翻比必寐翻以大司農宋由為太尉司空第五
倫以老病乞身委身以事君則身非我有故於其老而乞退之謂之乞身猶言乞骸骨也
五月丙子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
言事無所依違將依君安避嫌可不決之辭也性質慤少文采少詩照翻
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
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
亦終不用也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以太僕袁安
為司空秋八月乙丑帝幸安邑觀鹽池安邑縣屬河東郡鹽
池在縣西南楊佺期洛陽記曰河東鹽池長七十里廣七里水氣紫色許慎曰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
七里周百一十六里酈道元曰安邑鹽池上承鹽水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又逕安邑故城
南又西流注于鹽池水出石鹽自然即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惟山暴雨澍甘澤潢潦奔逸則鹽池用耗
故公私共竭水還防其渠鹽故謂之鹽水亦為竭水也池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
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土人鄉俗引水祭流解分灌
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即所謂鹹鹺也而味苦賢
曰在今蒲州虞鄉縣西九月還宮燒當羌迷吾復與弟號吾
及諸種反復扶又翻種章勇翻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督烽掾
李章追之督烽掾郡掾之督烽燧者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
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
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即為解散為于偽翻各歸故地迷吾
退居河北歸義城河北逢留大河之北也歸義城本漢所築以招來諸羌之歸義者

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忠叛見上卷元年。賢曰：損中，東觀記作頓中，續漢書及華嶠書亦作損中，本或作楨末，知孰是。余按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攻楨中城，楨中是也。〕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偽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楚許太后薨。〔楚王英之徙也，許太后留楚宮。〕詔改葬楚王英，追爵謚曰楚厲侯。〔謚法：殺戮無辜曰厲。〕

帝以潁川郭躬爲廷尉，決獄斷刑，〔斷，丁亂翻。〕多依矜恕，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奏之，事皆施行。

博士魯國曹褒上疏，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巢姓，有巢氏之後。春秋有巢牛臣。〕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言非褒所能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攣，呂員翻。〕難與圖始，〔賢曰：拘攣猶拘束也。〕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班固〔百官志：玄武司馬主南宮玄武門，秩比千石。〕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illegible]會禮之家，名爲聚訟，〔會禮謂會而議禮。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堯樂曰大章。賢曰：大章，章之也。夔，堯樂官。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皇覽曰：章，明也，民樂其德大明。〕

章和元年〔是年七月改元。〕春，正月，帝召褒，受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通爲帝作漢儀十二篇，高帝六年七年，其書與律令同藏於理官。〕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爲其新降，〔爲，于僞翻。〕不欲出兵，乃募人閒諸羌胡，〔募人閒搆諸羌，使之自鬬也。〕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復，扶又翻。〕更依迷吾。育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吾聞之，徙廬落去。〔廬，穹廬；落，居也。〕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兜谷，〔三兜谷在建威南。〕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太守張紆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紆，邕俱翻。〕

夏，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癸卯，以司空袁安爲司徒，光祿勳任隗爲司空。隗，光之子也。〔任，音壬。隗，五罪翻。〕

齊王晃及弟利侯剛〔班志：利縣屬齊郡。晃，齊武王縯之曾孫，齊殤王石之子。〕與母太姬更相誣告。〔更，工衡翻。〕秋，七月，癸卯，詔貶晃爵爲蕪湖侯，〔賢曰：蕪湖，縣名，屬丹陽郡，其故城在今宣州當塗縣東南。〕削剛戶三千，收太姬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

壬子，淮陽頃王昞薨。〔昞，明帝子。〕

鮮卑入左地，〔匈奴左地也。〕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復，扶又翻。種，章勇翻，下同。〕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將置從事二人。護羌校尉蓋亦置二人也。〕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譯通夷言。將命因譯之譯使。降，戶江翻。〕紆納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酋，慈由翻。〕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

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質音致) 據大小榆谷以叛(水經河水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谷小榆谷北二榆土地肥美羌所依阻也) 種衆熾盛張紆不能制 壬戌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章明也明和氣之致祥也) 是時京師四方屢有嘉瑞前後數百千言事者咸以為美而太尉掾平陵何敞獨惡之(惡烏路翻杜佑曰漢武帝割渭城置茂陵邑昭帝又割置平陵邑) 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八月癸酉帝南巡戊子幸梁乙未晦幸沛 日有食之 九月庚子帝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壽春縣屬九江郡) 復封阜陵侯延為阜陵王(延貶事見上卷建初元年) 己未幸汝陰(汝陰縣屬汝南郡賢曰今潁州縣) 冬十月丙子還宮 北匈奴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二十八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撰雛免翻冠古玩翻) 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平奏者平其可否而奏之復扶又翻)

是歲班超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元和元年超擊莎車未克故也寘徒賢翻莎素禾翻) 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龜茲音丘慈) 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將即亮翻校戶教翻) 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班超時為將兵長史蓋西歸疏勒也) 可須夜鼓聲而發(須待也夜鼓聲……四通為大鼓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 陰緩所得生口(言使生口得歸言將散去也) 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徼一遙翻) 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降戶江翻) 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來朝上性寬仁篤於親親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數所角翻朝直遙翻) 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漢制諸侯王朝會之禮畢各就國) 又賞賜羣臣過於制度倉帑為虛(帑他朗翻為于偽翻) 何敞奏記宋由曰比年水旱民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賢曰時西羌犯邊為寇害也比毗至翻被皮義翻) 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言恩同天地覆載也覆敷救翻) 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藏徂浪翻) 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賢曰漢官儀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

按獸五萬尚書三萬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祀門戶直是以夏禹玄圭書禹貢曰禹錫玄圭周公束帛賢曰尚書門呂公求取幣以錫周公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空當作悾悾謹愨貌宜先正己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䘏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矣由不能用考異曰敞傳此事在肅宗崩後竇后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當記云云袁紀在元和三年按敞記云以事出入講罪又言論賜在此時尚書南陽宋意上疏曰陛下至孝烝烝烝淮也言烝崇謂也恩愛隆深寵諸王同之家人車入殿門漢制太子諸王至司馬門皆下車即

席不拜臣於君前拜而後就席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損膳分甘也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君君臣臣不以親親敬天地之大經也秋尊王故以爲者秋之義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謂有妻有子自成家也一官屬備具謂王國官已具也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賢曰磐桓不去驕奢僭擬寵祿隆過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賢曰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恩丁亂翻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

望事已行曰取便利之時也塞悉則翻帝未及遣壬辰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范曄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用遺詔徙西平王羨爲陳王六安王恭爲彭城王淮陽陽陳陵是國爲彭城國西平併汝南郡六安後爲廬江郡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敬陵在雒陽城東南三十九里南單于宣死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爲休蘭尸逐侯鞮單于鞮丁兮翻

太后臨朝賢曰臨朝謂臨前殿朝羣臣也太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上書奏事皆爲兩通一詣太后一詣少帝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賢曰幹主也曰幹古管字也出宣誥命弟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爲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駰音因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傲五到翻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行下孟翻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詩周頌振鷺之辭言庶幾於夙夜匪懈以終保令名於有求也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馮野王妹爲元帝昭儀九卿中野王行能第一於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陰衛尉興也謂又大司馬侯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

章帝崩

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
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外家二十者呂
氏張氏薄氏竇氏王氏陳氏衛氏李氏趙氏上官氏史氏許氏霍氏邛成王氏元后王氏丁氏傅氏馮氏衛氏也惟文帝薄太后景帝王后邛成王后四人保族全家武帝夫人李氏[illegible]王立未幾而發其外家富以書召諸邑史皇孫王夫人足二十之數
書曰鑒于有殷[illegible]我不可不鑒于有夏亦不可不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庚戌皇太后詔以故
太尉鄧彪為太傅賜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己
以聽竇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敬彪父邯封鄳侯彪讓國於弟
[illegible]而仁厚委隨委隨猶隨從也故尊崇之其所施為
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王莽用孔光故事也[illegible]
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
不報復賢曰睚音崖眦音[illegible]雅曰睚眦[illegible]發也或[illegible]
者韓紆考劾憲父勳獄帝[illegible]下獄死事見明帝永平五年[illegible]求平時謁
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得翻 癸亥陳王羨薨[illegible]彭
城王恭樂成王黨下邳王衍梁王暢始就國 夏四
月戊寅以遺詔罷郡國鹽鐵之禁縱民煮鑄自武帝以來鹽鐵[illegible]光武中興收而未罷今縱民得煮鹽鑄鐵
五月京師旱 北匈奴
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illegible] 秋七月南單于上
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共為一國考異
口袁紀章和元年十月南單于上書求出兵破北成南宗意諫不聽師未出而帝崩[illegible]書南匈奴傳[illegible]

北年此年七月護單于上書云孝章皇帝聖恩遠慮則范書是也今從之令漢家長無北
念臣漢家北部既滅南部保塞則顧以為念也臣等生長漢地開
口仰食向仰為翻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慚無
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郡故胡新降精兵故胡南部舊胡新降北部新降者
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兵眾
單少不足以防內外少詩沼翻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
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守式又翻并力
而北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
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哀省察[illegible]太后以示耿秉
以南單于書示之也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illegible]
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謂不能使匈奴臣服也今幸遭天授北
虜分爭以夷伐夷謂以南部伐北部也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
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分扶問翻太后議欲從之尚
書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強者為
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數所角翻其所克獲
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
因其來降羈縻畜養畜許六翻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
四十餘年矣建武二十四年受南單于降至是四十一年今鮮卑奉順斬
獲萬數謂破殺優留單于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
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

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朝廷，實由貪得重賞（[illegible]）。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婪盧含翻方言殺人而取其財曰婪），必為邊害。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齊殤王石齊武王縯之孫哀王章之子 書異同紀作都鄉侯暢今從范書 范書曰暢素行邪僻因步兵校尉鄧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數所召見），太后數召見之（[illegible]），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illegible]），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青州刺史者齊國暢見殺於京師而今青州刺史考究欲擬獄以絕姦也）。尚書潁川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曰（說輸芮翻）：暢宗室肺府（府與腑同），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賢曰須待也），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賢曰適音的謂無指的捕也），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賢曰股肱謂手足也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余按字書股髀肱臂股肱言手足之要以為浮晉識矣），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發所賊發之處糾督察也）。而二府執事以為三公不與賊盜（敞在太尉府二府謂司徒司空 [illegible] 相不案事遂以為 敞傳與續曰頭），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賢曰主者謂主知賊盜之曹也）。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北軍五校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所掌宿衛兵也黎陽營在 扶風校尉部在雍縣故京州之羌觀北一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緣邊十二郡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安定北地也 [illegible]）。

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為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匈奴破月氏月氏西徙其餘衆保南山不得去號小月氏氏音支）。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縣音玄），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護羌校尉所居寺舍後園之門也），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鬭我曹（賢曰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縣也），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莫不

威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誘音酉)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號吾迷唐叔父也)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秦威服夷狄故夷人謂中國人為秦人)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賢曰東觀記寫作鳥)迷唐乃去大小榆(大小榆谷大榆谷小榆谷也賢曰谷在漢楡中縣今在蘭州五泉縣界按水經河水過大小榆谷北又東過允吾縣北又東過楡中縣北又東過枹罕縣北與大小榆相去甚遠此云楡中非也)居頗巖谷眾悉離散

孝和皇帝上(諱肇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諡法不剛不柔曰和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音兆賢曰案許慎說文肇音大可翻上諱也但伏侯許慎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

永元元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將即亮翻)縫革為船置於箄上以度河(賢曰箄木筏也音步佳翻)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賢曰一種謂迷唐種也種章勇翻考異曰西羌傳永元元年張紆坐徵以鄧訓代為校尉鄧訓傳章和二年紆誘誅諸羌羌豪報怨公卿舉訓代紆擊破之按訓傳下云永元二年則其春迷唐欲歸故地元年春也又諸羌傳亦云今從傳)迷唐收其餘眾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附落羌之附迷唐者)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自歸死而請死也師所類翻)餘皆款塞納質(質音致)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以羌反發諸郡兵屯塞上今羌已破罷令各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塢壁而已

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徼一遙翻)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上時掌翻下同)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復扶又翻)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眾皆為之危懼(為于偽翻)侍御史魯恭上疏曰國家新遭大憂陛下方在諒闇(闇音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賢曰二時夏秋冬也天子出警入蹕漢儀注曰出稱警入稱蹕史臣以為警者戒也蹕者止也若並警戒以備非常也按漢儀又曰乘輿出入稱警蹕而止之也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擊匈奴常在諒闇不出故二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此語出禮記始思慕之意)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與鳥獸無別(別彼列翻)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汙烏故翻)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字書羈馬絡頭也縻牛韁也)今匈奴為鮮卑所破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

討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
調度不足(調徒弔翻賢曰度音大各翻今人多讀如本字)上下相迫民間
之急亦已甚矣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柰何以一
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
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
而已哉尚書令韓稜騎都尉朱暉議郎京兆樂恢皆
上䟽諫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為竇篤竇景並起邸第
勞役百姓(邸丁禮翻)侍御史何敞上䟽曰臣聞匈奴之
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高帝七年)嫚書之耻(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
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
忍怒含忿舍而不誅(舍讀曰捨)今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
無可慙之耻(朝直遥翻下同)而盛春東作(賢曰歲起於東人當耕故曰東作)
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又猥為衛尉篤奉車
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
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
([illegible])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好呼到翻)非所以垂令德示
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民之困書奏不省
([illegible])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
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
家又因朝會刺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厲音正

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下遐
稼翻)何敞上䟽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
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臣所
以觸死瞽言(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非為壽也忠
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度徒洛翻)
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
曜曰寬容覆載謂之晏晏)杜塞忠直(塞悉則翻)垂譏無窮臣敞謬與機
密([illegible])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
([illegible])為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壽
[illegible]之子也(郅惲事[illegible])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
鹿塞(賢曰今在朔方窳渾縣北[illegible]窳渾縣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窳音羊主翻)南
單于出滿夷谷(賢曰滿夷谷闕余按南單于庭在美稷滿夷谷當在美稷縣西北[illegible]鄧鴻討逢侯至美稷則滿夷谷可以知矣)度遼將軍鄧鴻出稒
陽塞(賢曰稒陽縣屬五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界稒音固)皆會涿邪山憲分
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
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余按唐書[illegible]置稽落州[illegible]以名之也)大
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鞮丁奚翻)斬
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
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
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唐太宗又以多濫葛部地置燕然州又按北史蠕蠕[illegible])

山在莫盧水出焉於賢注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丙部有中護軍都尉令護軍始在中
紀漢威德而還還從宣讀如字下同又遣軍司馬吳汜
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遺于季翻時虜中乖亂汜諷及北
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
稽音啓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謂臣服於漢為北藩也說輸芮翻單于
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
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
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秋七月乙未會稽山崩會古外翻
九月庚申以竇憲為大將軍中郎將劉尚為車騎
將軍封憲武陽侯郡國志東郡有東武陽縣泰山郡有南武陽縣憲封南武陽縣
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
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
二千石太傅位上公則憲亦班於上公矣大將軍長史司馬秩千石今秩中二千石則亦比九卿
矣封耿秉為美陽侯美陽縣屬扶風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
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強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
女賢曰漢官儀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丹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為縱漬也緹杜兮翻又他禮翻
商賈閉塞賈音古塞悉則翻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
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民
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將兵遣使皆以為信也劾戶概翻又戶得翻下同
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馬校尉河南尹阿
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駙馬都尉瓌
獨好經書節約自脩瓌古回翻好呼到翻尚書何敞上封事曰
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賢曰鄭武姜愛少子叔段鄭莊公立姜請以京封之與段謂
之京城太叔段引姜以襲鄭莊公伐之出奔共衛莊公之寵州吁
燕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不聽及桓公立州吁弒桓公而自立愛而不教終至
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食讀曰飤適
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
比頻寐翻也音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
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說喜今踰年未幾
說讀曰悅君居喪入禮未終卒然中改禮事君方喪三年憲遭母憂未滿三年故曰
入禮未終卒讀曰猝兄弟專朝朝直遙翻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
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
論議譏誚誚才笑翻又音消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復扶又翻
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
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賢曰申伯周宣王元舅也尹吉甫作詩
以美之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
后之權事見高后紀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此言盡當時廷臣
之情當時為呂氏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
其涓涓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塞悉則翻涓圭淵翻上不
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詩曰思齊太任

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亦請退身，願抑損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康，光武子。）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牾焉。（牾，五故翻，逆也。）冬，十月庚子，阜陵質王延薨。（謚法：名實不爽曰質。）是歲，郡國九大水。

二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二月壬午，日有食之。

夏五月丙辰，封皇弟壽為濟北王，開為河間王，淑為城陽王，紹封故淮陽頃王子側為常山王。竇憲遣副校尉閻礱將二千餘騎掩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車師震慴，前後王各遣子入侍。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氏音支。）由是怨恨。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度，入各翻。）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初，北海哀王無後，（章帝元和二年，北海哀王基薨，無後。）肅宗以齊武王首創大業，而後嗣廢絕，心常愍之，遺詔令復齊、北海二國。丁卯，封蕪湖侯無忌為齊王，北海敬王庶子威為北海王。六月辛卯，中山簡王焉薨。焉，東海恭王之母弟，而竇太后，恭王之甥也；故加賻錢一億，大為修冢塋，平夷吏民冢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詔封竇憲為冠軍侯，篤為郾侯，瓌為夏陽侯；憲獨不受封。秋，七月乙卯，竇憲出屯涼州，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為副。北單于以漢還其侍子，九月，復遣使款塞稱臣

欽入朝見(蘇林曰欽下音鉗古逕翻見賢遍翻)。冬十月，竇憲遣班固、梁諷迎之。會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谷音鹿蠡音黎塞悉代翻)，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耿譚爲使匈奴中郎將將即亮翻領中護監也)，襲擊北單于。夜至，圍之。北單于被創(創初良翻)，僅而得免，獲閼氏及男女五人(閼氏音焉支下同)，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班固至私渠海而還。是時南部黨衆益盛，領戶三萬四千，勝兵五萬(勝音升)。

三年春正月甲子，帝用曹褒新禮加元服(續漢禮儀志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訖皆於高祖廟如禮謁元首也冠於首)。擢褒監羽林左騎(百官志羽林左監六百石主羽林左騎擢直角翻)。

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二月，遣左校尉耿夔、司馬任尚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賢曰居延縣屬張掖郡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余按唐太宗以僕骨部置金微都督府)，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夔爲粟邑侯(賢曰粟邑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

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爲賂遺(賦方遇翻遺于季翻)。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行下孟翻)。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書曰：陛下富於春秋(賢曰春秋謂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稱富)，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謂憲篤景瓌)，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省悉景翻)。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恢京兆長陵人)。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懾(懾之涉翻)，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見賢遍翻)，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噫乙界翻嗚音烏)；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冬十月癸未，上行幸長安，詔求蕭、曹近親宜爲嗣者，紹其封邑。

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易下繫之辭)，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百官志尚書左丞左右丞各一人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皆四百石蔡質漢儀曰左丞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上時掌)，稜舉奏龍，論爲城旦。

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降戶江翻)。十二月，復置西域都

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章帝建初元年罷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今復置。[illegible]）以班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龜茲侍子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illegible]）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惟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事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八年。[illegible]），猶懷二心（[illegible]），其餘悉定（[illegible]）。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illegible]），將眾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illegible]），宋由等以為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眾（[illegible]），無緣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illegible]）。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illegible]），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illegible]），陛下深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illegible]）。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illegible]）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illegible]）。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illegible]），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illegible]）。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illegible]），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illegible]）；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illegible]）。

（[illegible]鞬足二人，袁紀作阿佟，南匈奴傳上有右谷蠡王於除鞬[illegible]。[illegible]立南單于[illegible]領降眾[illegible]。[illegible]今從袁安傳。[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伍佰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起玄黓執徐，盡旃蒙大荒落，凡十四年）

孝和皇帝下

永元四年春，正月，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於除鞬印綬，（[illegible]）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任音壬）

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事見上卷）及爭立北單于事，（見上年）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惡之，（掾，俞絹翻。齮，魚綺翻。惡，烏路翻）脅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賢曰：[illegible]）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敕，戒也）若卒遇飛禍，（卒，讀曰猝。賢曰：飛禍，言無罪而死[illegible]）無得殯斂，（斂，力贍翻）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三月，癸丑，司徒袁安薨。閏月，丁丑，以太常丁鴻為司徒。

夏，四月，丙辰，竇憲還至京師。（[illegible]）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事見[illegible]）哀、平之末，廟不血食。（[illegible]）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illegible]）今大將軍雖欲敕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illegible]）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illegible]）雖奉符璽，受臺敕，（[illegible]）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illegible]）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illegible]）禁微則易，救末則難。（易，以豉翻）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illegible]）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illegible]）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illegible]）

丙辰，郡國十三地震。旱，蝗。

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illegible]）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illegible]）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illegible]）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

與居者閹宦而已（閹宦周禮謂之奄鄭玄注云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illegible]）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眾謹敏有心幾（[illegible]）不事豪黨遂與眾定議誅憲以憲在外（[illegible]）慮其為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illegible]）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illegible]）常入省宿止（[illegible]）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illegible]）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illegible]）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眾求索故事（[illegible]）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illegible]）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illegible]）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illegible]）與篤景瓌皆就國（[illegible]）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illegible]）為選嚴能相督察之（[illegible]）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治竇景（[illegible]）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illegible]）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衷[illegible]竹仲反）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禮記[illegible]）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為瓌選嚴能相（[illegible]）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故郡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illegible]）兢因此捕考竇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昭即曹大家也）華嶠論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賢曰[illegible]）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illegible]）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illegible]）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illegible]）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illegible]）則輕仁義賤守

節甚矣。初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當遣吏（漢中郡在洛陽西千九百九十里），戶曹李郃（郡有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郃音閤）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翹，舉也）；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續志：關中三輔，各居其郡，治長安城中；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焉（賢曰：預也）。帝賜清河王慶奴婢、輿馬、錢帛、珍寶，充牣其第。慶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亦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故能保其寵祿焉。帝除袁安子賞為郎，任隗子屯為步兵校尉（以安、隗守正不附竇氏），鄭衆遷大長秋（大長秋，秦將行，景帝更名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張晏曰：皇后卿也。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官名）。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以竇氏黨策免，自殺。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癸丑，以大司農尹睦為太尉。太傅鄧彪以老病上還樞機職（上，時掌翻。樞機之職，謂錄尚書），詔許焉，以睦代彪錄尚書事。冬十月，以宗正劉方為司空。

武陵、零陵、澧中蠻叛。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臨，力鴆翻）。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賢曰：前烏桓校尉所領吏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歎息曰：此為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蜀郡太守聶尚代訓為護羌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去大小榆谷，事見上卷章和二年）。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為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遂反，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尚坐免。

五年春正月乙亥，宗祀明堂，登靈臺，赦天下。戊子，千乘貞王伉薨（諡法：清白守節曰貞；直道不撓曰貞。伉音抗）。辛卯，封皇弟萬歲為廣宗王（廣宗縣屬鉅鹿郡。賢曰：今貝州宗城縣）。甲寅，太傅鄧彪薨。戊午，隴西地震。夏四月壬子，紹封阜陵殤王兄魴為阜陵王（諡法：未家短折曰殤。阜陵殤王沖，質王延之子，元年嗣封，三年薨，無嗣，今以魴紹封）。九月辛酉，廣宗殤王萬歲薨，無子，國除。初，竇憲既立

於除鞬爲北單于，欲輔歸北庭（事見上卷三年。鞬，居言翻），會憲誅而止。於除鞬自畔還北，詔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討，斬之，破滅其衆。耿夔之破北匈奴也（事見上卷二年），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據，居御翻。鮮卑自此盛，蓋此時也），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種，章勇翻），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十一月，乙丑，太僕張酺爲太尉。酺與尚書張敏等奏射聲校尉曹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書凡五奏。帝知酺守學不通（言守其所學也），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是歲，武陵郡兵破叛蠻，降之（降，戶江翻）。

梁王暢與從官卞忌祠祭求福（卞，姓也，本自有周……），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爲天子。暢與相應答，爲有司所奏，請徵詣詔獄。帝不許，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成武、單父二縣，本屬山陽，章帝以益梁國。賢曰：成武，今曹州縣；單父，今宋州縣。單音善）。暢慙懼，上疏深自刻責曰：臣天性狂愚，不知防禁，自陷死罪，分伏顯誅（分，扶問翻）。陛下聖德，枉法曲平（賢曰：曲，猶屈也。平，法也），橫赦貸臣，爲臣受汙（橫，戶孟翻。爲，于僞翻。汙，烏故翻）。臣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橫，戶孟翻。又扶又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熟、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四縣，下邑、己氏……睢音雖）。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小妻，妾也），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敕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廄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汙，烏故翻），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賢曰：古者師行二五爲什，五人爲伍，共其器物，故曰什物），願陛下加恩開許。上優詔不聽。護羌校尉貫友遣譯使離間諸羌（使，疏吏翻。間，古莧翻），誘以財貨，由是解散。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逢留，大河之名，在二榆谷北），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支河曲（賜支，即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單于屯屠何死，單于宣弟安國立。安國初爲左賢王，無稱譽，及爲單于，單于適之子右谷蠡王師子（谷蠡音鹿黎），素勇黠多知（黠，下八翻），以次轉爲左賢王。

知古智字通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數遣將兵出塞數所角翻下同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由是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驅掠在塞外謂北部時降戶掠力剛翻多怨之安國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每龍庭會議匈奴龍庭本在塞外是時就單于居塞內亦謂所居為龍庭師子輒稱病不往度遼將軍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

六年春正月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

河太守令斷單于章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杜崇官斷單于居西河美稷故因令太守斷其章不上聞單于無由自聞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親近新降遠于願翻近其靳翻降戶江翻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且子余翻背蒲妹翻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儆備帝下公卿議下遐稼翻皆以為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之往也使疏吏翻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他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與衆共平其罪當誅者所共誅之橫戶孟翻

班超之功

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賞賜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於是遣徽崇遂發兵造其庭造七到翻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帳單于所居穹廬之穹廬又讀之臺版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曼柏縣屬五原郡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被皮義翻考異曰帝紀在去年今從南匈奴傳立師子為亭獨尸逐侯鞮單于鞮丁奚翻己卯司徒丁鴻薨二月丁未以司空劉方為司徒太常張

奮為司空夏五月城陽懷王淑薨無子國除秋七月京師旱西域都護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餘人龜茲音丘慈鄯上扇翻討焉耆到其城下誘焉耆王廣尉犁王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誘音酉考異曰袁紀汎作況今從超傳因縱兵鈔掠鈔楚交翻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焉耆王焉耆國南左右將左右侯更工衡翻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西海之濱也所謂條支大秦蒙奇兜勒諸國也質音致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重直龍翻班超所以能西域之功者以匈奴衰困力不能及西域也南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

手（降尸工翻）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使匈奴中郎將置掾續漢志事爲官安集掾以安集匈奴爲稱也光武在河北亦置安集掾以入了未定使之安業斯民也建武二十六年度遼將軍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五十人持兵弩隨從……參辭訟察動靜掾俞絹翻）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薁當作□賢曰前□□鞬□□今不改亦可薁於六翻鞬九言翻）遂殺略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幕北（幕音莫重直用翻）。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賢曰漢有積射士言緣邊而射也），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漢西河郡有牧師苑以養馬因以牧師名城也當在西河郡美稷縣界），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大城縣故屬西河郡□□屬朔方郡），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滿夷谷（要一遙翻），復大破之（復扶又翻下同），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以大司農陳寵爲廷尉。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數所角翻），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敝之風於此少衰（少詩沼翻）。帝以尚書令江夏黃香爲東郡太守，香辭以典郡從政，才非所宜，乞留備冗官（冗而隴翻散也），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宮謂禁中臺謂尚書也尚書出納王命故云宮臺煩事）。帝乃復留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賢百官志尚書令秩千石今特增秩二千石以香在尚書月久又辭不拜郡故優留焉尚書令而命以郡守之秩）。甚見親重，香亦祗勤物務，憂公如家。

七年春正月，鄧鴻等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鴻坐逗留失利，下獄死。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胡反，皆徵下獄死（下遐稼翻）。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乙巳，易陽地裂（余按范史志及郡國志易陽縣屬趙國應劭曰易水出涿郡故安縣師古曰縣在易水之陽此皆求易陽之縣名義而不得其說也易陽屬趙國易水出涿郡此時趙國有易陽縣邯鄲五代史志洺州易陽縣漢屬趙國後周改爲易陽縣郡國志云洺水出焉易陽縣則易陽在趙國易陽縣臨洺縣舊曰易陽隋開皇六年改易陽爲臨洺而別置易陽縣於洺州年改曰易陽縣當在邯鄲二郡界由是觀之漢易陽縣當在邯鄲二郡界）。九月癸卯，京師地震。樂成王黨坐賊殺人，削東光、鄡二縣（東光縣本屬渤海郡鄡縣本屬鉅鹿郡章帝以益樂成國鄡音苦堯翻黨善史書喜正脩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媵男子章初黨召入宮傳道物欲上書告之黨賂哀置媵殺物）。

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爲皇后。后，識之曾孫也。夏四月，樂成靖王黨薨，子哀王崇立，尋薨，無子，國除。五月，河內、陳留蝗。南匈奴右溫禺犢王（禺魚容翻）烏居戰（溫禺犢王名烏居戰）畔出塞。秋七月，度遼將軍龐奮、越騎校

尉馮柱追擊破之，徙其餘衆及諸降胡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安定郡在雒陽西千七百里，北地郡在雒陽西千一百里。車師後部王涿鞮反，擊前王尉畢大，獲其妻子。尉畢大，西域傳作尉卑大。時戊己校尉索頵欲廢後部王涿鞮，涿鞮忿前王尉卑大賣己，因反擊尉卑大。鞮，丁奚翻。九月，京師蝗。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威以非敬王子，又坐誹謗，自殺。十二月辛亥，陳敬王羨薨。丁巳，南宮宣室殿火。護羌校尉貫友卒，以漢陽太守史充代之。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迷唐迎敗充兵，敗，補邁翻。殺數百人。充坐徵，以代郡太守吳祉代之。

九年春三月庚辰，隴西地震。癸巳，濟南安王康薨。謚法：好和不爭曰安；寬容和平曰安。濟，子禮翻。西域長史王林擊車師後王，斬之。後王涿鞮。夏四月丁卯，封樂成王黨子巡為樂成王。五月，封皇后父屯騎校尉陰綱為吳房侯。郡國志：吳房縣屬汝南郡，有棠谿亭。左傳：房國，楚靈王所滅；又楚昭王封吳王夫概於棠谿，號堂谿氏，有吳城。吳房蓋合吳城、房國以名縣也。以特進就第。六月，旱，蝗。秋八月，鮮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賢曰：肥如縣屬遼西郡。前書音義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今平州地。祭彤傳：參守遼東，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蓋寇遼西之肥如，遂入遼東郡界也。沮，在呂翻。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

初，梁貴人既死，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八年。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遣從兄禪奏記三府，扈，梁松子也。帝母梁貴人少失母，為伯母舞陰公主所養。從，才用翻。賢曰：禮，古禪字。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賢曰：求申理而議之也。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曰：賢曰：良，頗也。良久，頗久也。或曰良久，少久也。一曰：良，略也，聲輕，故轉略為良也。慟，徒弄翻，哀過也。「於君意若何？」酺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illegible]帝從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嫕嫕，於計翻。[illegible]考異曰：袁紀作[illegible]，今從皇后紀、梁竦傳。上書自訟曰：「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母氏年踰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帝引見嫕，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事見四十五卷光武中元元年。按此事乃光武之失，而何引之為故事乎？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自建初至是十年。深惟大義：惟，思也。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謂上官安父子誅，不累及上官后也。事見二十二卷昭帝元鳳元年。其勿復議。」復，扶又翻。丙申，葬章德皇后。

燒當羌迷唐率衆八千人寇隴西，脅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大夏縣屬隴西郡。宋白曰：今大夏縣屬河州。夏，戶雅翻。種，章勇翻。長，知兩翻。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副之。以趙世副劉尚也。考異曰：西羌傳作趙代，今從帝紀。余謂唐太宗諱世民，賢注范史遇世

然及上書改出為代耳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尚屯狄道世屯枹罕狄道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宋白曰狄道縣屬蘭州枹罕縣河州治所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監古銜翻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奔入臨洮南山也尚等追至高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復扶又翻乃還九月庚申司徒劉方策免自殺甲子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謚曰恭懷追復喪制冬十月乙酉改葬梁太后及其姊大貴人于西陵西陵蓋以其地在敬陵之西故也據西陵猶言太后陵在敬陵南因謂之西陵也賢曰初后葬有闕故改葬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謚法在國逢難曰愍遣使迎其喪葬於恭懷皇后陵傍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樂平侯國屬東郡故清縣也章帝更名棠弟雍為乘氏侯乘氏屬濟陰郡故宋之乘丘也雍弟翟為單父侯單父音善甫位皆特進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梁氏自此盛矣清河王慶始敢求上母宋貴人冢宋貴人冢在雒陽城北樊濯聚[illegible]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供居用翻養羊亮翻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常泣向左右以為沒齒之恨齒年也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乞詣雒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宋氏歸故郡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七年

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為郎十一月癸卯以光祿勳河南呂蓋為司徒十二月丙寅司空張奮罷壬申以太僕韓稜為司空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條支東觀記曰以漢中郡南鄭縣之西鄉千戶封超為定遠侯賢曰定遠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西域傳曰自皮山西南經烏秅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又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條支國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大秦國一名犂鞬在海西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今拂菻國是也窮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及安息西界自條支北而東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臨大海欲度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善風謂順風也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數所角翻英乃止十年夏五月京師大水秋七月己巳司空韓稜薨八月丙子以太常太山巢堪為司空冬十月五州雨水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世營屯白石白石縣本屬金城郡時屬隴西郡水經注白石川水南逕白石縣西而北又北逕白石縣故城南闞駰曰白石在狄道西北八十五里賢曰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西北本漢白石縣張駿改為永固唐為烏州後廢州置安昌縣後又更名鳳林杜佑曰直道縣有白石山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

受降罷兵。十二月，迷唐等帥種人詣闕貢獻。（[illegible]）戊寅，梁節王暢薨。初，居巢侯劉般薨，（劉般，建初三年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久之。有司奏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復，扶又翻。）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illegible]）有司不原樂善之心，（樂，音洛。）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長，知兩翻。）帝納之，下詔曰：「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拜為郎。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為萬氏尸逐鞮單于。

十一年夏四月丙寅，赦天下。帝因朝會召見諸儒，（朝，直遙翻。見，賢遍翻。）使中大夫魯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難，乃旦翻，以經義相難也。下同。）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賢曰：規，圜也；矩，方也；權，秤錘也；衡，秤衡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漢儒專門名家，各守師說，難者必以經義以明其所據；說者亦以發明其師之旨以申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芻蕘（[illegible]）以言得罪，（[illegible]）幽遠獨有遺失也。」

十二年夏四月戊辰，秭歸山崩。（賢曰：秭歸縣，屬南郡，古之夔國，今歸州也。袁山松曰：屈原，此縣人，既被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悅，因名其地為秭歸。秭亦姊也，言屈原有賢姊，[illegible]。）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九月戊午，太尉張酺免。丙寅，以大司農張禹為太尉。燒當羌豪迷唐既入朝，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不能自立也。窘，渠隕翻。）入居金城。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漢作河橋，（即五年貫友所作之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復，扶又翻。）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護羌校尉吳祉等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畜，許救翻。糴，徒歷翻。）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是歲，迷唐復叛，脅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鈔，楚交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

十三年秋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閣火。（盛饌門，北宮門也。晉書天文志曰：紫宮垣西南角外二星曰內廚，主六宮之內飲食，主后妃夫人與太子宴飲。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主盛饌。[illegible]）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護羌校尉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illegible]）及諸郡兵、屬國羌胡合三萬人，至允川。（[illegible]）侯霸擊破迷唐，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降，戶江翻。）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發羌，羌之別種，或曰唐之吐蕃也。）久之，病死，其子來降，戶不滿數十。荊州雨水。

冬十一月丙辰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幽州部郡陽代郡上谷廣陽右北平漁陽遼西遼東玄菟樂浪等郡并州部上黨太原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等郡涼州部[illegible]三萬餘戶小郡不滿一千涼州大郡五千[illegible]邊役衆劇束脩良吏進仕路狹[illegible]撫接夷狄以人爲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鮮卑寇右北平右北平郡在雒陽北二千[illegible]遂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戊辰司徒呂蓋以老病致仕巫蠻許聖以郡收稅不均怨恨遂反[illegible]辛卯寇南郡

十四年春安定降羌燒何種反燒當與燒何各是一種燒當[illegible]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illegible]隃麋相曹鳳上言[illegible]自建武以來西羌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西海有鹽池阻大河以爲固又近塞諸種易以爲非易以豉翻難以攻伐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拳勇[illegible]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illegible]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建立也復[illegible]

縣也置西海郡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四年規固二榆規圖也二榆大小榆谷也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塞悉則翻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委於偽翻輸舂遇翻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illegible]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賢曰[illegible]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三月戊辰臨辟雍饗射赦天下夏四月遣使者督荊州兵萬餘人分道討巫蠻許聖等大破之[illegible]聖等乞降悉徙置江夏[illegible]陰皇后多妒忌寵遇浸衰數懷恚恨數所角翻恚於避翻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有言后與朱共挾巫蠱道者賢曰巫蠱[illegible]左傳注曰蠱惑也帝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褒案之劾以大逆無道劾戶槩翻又戶得翻朱二子奉毅后弟輔皆考死獄中六月辛卯后坐廢遷于桐宮以憂死父特進綱自殺后弟軼敞及朱家屬徙日南比景[illegible]秋七月壬子常山殤王側薨無子立其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illegible]三州大水班超久在絕域超始出西域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illegible]

十六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酒泉郡在雒陽西四千七百里。賢曰：玉門關屬燉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燉煌西北。今隴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九十里。）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超妹昭，嫁扶風曹壽，博學高才，有節行法度。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今人相傳讀曰姑。又按皇后紀中宮母虞貴人、梁貴人……大家而已，則大家者，宮中相尊之稱也。）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賢曰：踰，遙也。……），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賢曰：周禮鄉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之者，謂賦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同。國中七尺從役，六十免役；野人六尺從役，六十五免。又云十五受兵，中國五年七尺，謂二十也；六尺，謂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據野外為言也。），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匄，乞也。），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新序曰：周文王作靈臺，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子方哀老之惠（賢曰：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老馬於道，……君子之所不為也。於是收而養之。）。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至雒陽，拜為射聲校尉。九月卒。（考異曰：本傳徵超十二年上疏，十四年至雒陽。……）

超之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代為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為任尚所失，事在本傳。）

初，太傅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護羌校尉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叔父陔曰：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

數千人（謁者修石臼河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八年）天道可信家必蒙福。綏後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謂克去有己之私，不欲上人也。下，遐稼翻）。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既有以恩之，又假借以辭色）。帝深嘉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外舍，猶言外家；省，猶言內禁也），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私幸，謂私於所幸者），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謂交有所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數，所角翻），貴人反以為憂邪！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見，賢遍翻。下同），則不敢正坐離立（賢曰：離，並也。離，力智翻），行則僂身自卑（記曰：再命而僂。僂，力主翻，俯也）。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后言（先，悉薦翻）。陰后短小，舉指時失儀，左右掩口而笑，貴人獨愴然不樂，為之隱諱，若己之失（樂，音洛；為，于偽翻）。帝知貴人勞心曲體，歎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寵衰，貴人每當御見（御，進也。見，賢遍翻），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貴人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西漢宮中爵號有美人、良人，若才人，蓋東都所置也。博，廣也）。陰后見貴人德稱日盛（稱，尺證翻），深疾之（疾，與嫉同）。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復，扶又翻）。貴人聞之，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為所祐，今我當從死（從，才用翻），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人豕事見十二卷惠帝元年）。即欲飲藥，宮人趙玉者固禁止之，因詐言屬有使來（屬，之欲翻；使，疏吏翻），上疾已愈。貴人乃止。明日，上果瘳（瘳，丑留翻）。及陰后之廢，貴人請救，不能得。帝欲以貴人為皇后，貴人愈稱疾篤，深自閉絕。冬，十月，辛卯，詔立貴人鄧氏為皇后。后辭讓，不得已，然後即位。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漢蔡倫造紙，事見元興元年。世俗以為紙始於倫，非也。案前書外戚傳，已有赫蹏紙矣。墨，燒煙以為之）。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騭，職日翻。賢曰：東觀記騭作陟）。丁酉，司空巢堪罷。十一月，癸卯，以大司農沛國徐防為司空。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設甲乙之科（前書：博士弟子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賢曰：諸儒為學，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策，編簡也。賢曰：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輒興諍訟（諍，讀曰爭），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見論語。賢曰：祖

宦者封侯始

述先聖之言才自爲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疑則闕之賢曰若史官於書所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意說若創意而爲之說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賢曰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僿音先代反史記作薄專精務本儒學所先先悉薦翻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難乃旦翻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賢曰伐謂相攻伐也皆正以爲非上從之是歲初封大長秋鄭衆爲鄛鄉侯賞誅竇憲功也宦官封侯自此始賢曰說文鄛南陽棘陽縣北有鄛鄉鄛音上交翻

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詩小雅蓼莪之詞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鄭氏箋曰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小雅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蓼音六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宿留賢曰選懦不決之意也懦音乃亂翻宿留音秀溜秋九月壬午車駕南巡清河濟北河間三王並從

西州雨水冬十月戊申帝幸章陵戊午進幸雲夢賢曰雲夢今安州縣也即在雲夢澤中時太尉張禹留守守手又翻聞車駕當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遊驛馬上諫時上詔報曰祠謁既訖謂幸章陵祠謁四親陵廟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十一月甲申還宮嶺南舊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賢曰交州記曰龍眼樹高五六丈似荔支而小廣州記曰荔支高五六丈大如桂樹實如雞子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酢者至日禺中翕然俱赤即可食一樹下置十斛謂驛也候即堠也立之道旁以計里數晝夜傳送臨武長汝南唐羌賢曰臨武縣屬桂陽郡今郴州臨武縣北接嶺南入獻道經臨武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伏見交阯七郡交阯部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言其疾也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復扶又翻下同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宗廟之薦各以其土之所有而致之貴遠物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按薄刑時有司奏以爲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遂令以日北至按薄刑賢曰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按五月一陰爻生可以言陰起若與月令不同余按安帝永初元年魯恭言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月令云孟夏乃是純陽之月此言夏至乃謂夏之仲月以日北至書之其言得之

十六年秋七月旱。辛酉，司徒魯恭免。庚午，以光祿勳張酺為司徒。八月己酉，酺薨。冬十月辛卯，以司空徐防為司徒，大鴻臚陳寵為司空。臚陵如翻 十一月己丑，帝行幸緱氏，登百岯山。緱氏縣屬河南尹。賢曰：百岯山也，在洛陽緱氏縣南。爾雅：山一成。緱，工侯翻；岯，平眉翻。 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而厚加賞賜，不荅其使。

元興元年春，高句驪王宮入遼東塞，寇略六縣。句驪王名宮。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夏四月庚午，赦天下，改元。秋九月，遼東太守耿夔擊高句驪，破之。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二十七。初，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鄧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痼音固。痼疾，久病也。長，知兩翻。 少子隆生始百餘日，少詩照翻。 迎立以為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鄧后以勝長，立之為宜，以不然為羣臣疑，勝疾非痼，周章有異謀張本。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朝直遙翻。 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篋詰協翻。 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考問則下之獄，辭所連及必有無辜而被逮者。 乃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即時首服。首式救翻。 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蠱事，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幸人，常見幸於和帝者也。御者，即侍者。蠱音古。辭證謂證辭也。下，遐稼翻。 太后以吉成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無惡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謂婦人之情，有寵則上僭，不生猜想。吉成在先帝之時，后待之以恩，尚未嘗挾寵而有怨言，加於后；今帝已晏駕，太后臨朝，不應反為巫蠱。 更自呼見實覈，果御者所為。考其實也。覈，下革翻。 莫不歎服，以為聖明。北匈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重直用翻。敦音屯。 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賢曰：天子大使至其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 太后亦不荅其使，加賜而已。雒陽令廣漢王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擿他狄翻。 外行猛政，內懷慈仁，凡所平斷，斷丁亂翻。 人莫不悅服，京師以為有神。是歲卒官，卒，子恤翻。 百姓市道莫不咨嗟流涕。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按於路。以祭渙也。槃以盛祭物，案以陳祭。今野人之[illegible]然。 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雒，為吏卒所鈔，賢曰：鈔，掠也。余謂此言鈔者，非如盜賊之鈔掠，特不以道而侵取之，故曰鈔。音楚交翻。 恆亡其半。恆，戶登翻。 自王君在事，在事謂在官當事也。 不見侵枉，故來報恩。雒陽民為立祠，作詩，每祭輒弦歌而薦之。所以作詩，被之弦歌也。為，于偽翻。 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之所以為治也，治直吏翻。 求之甚勤，得之至寡。今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勤。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illegible]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　三省

漢紀四十一 起柔兆敦牂盡旃蒙單閼凡十年

孝殤皇帝 諱隆和帝少子也諡法短折不成曰殤伏侯古今注曰隆之字曰盛

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以太尉張禹為太傅司徒徐防為太尉參錄尚書事太后以帝在襁褓 襁居兩翻褓音保 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特贊者每朝見贊拜者先獨贊禹名既乃贊太尉名以下禹不與三公同贊也絕席者朝位獨在百[illegible]上不與三公聯席也朝直遙翻見賢遍翻 封皇兄勝為平原王 癸卯以光祿勳梁鮪為司徒 鮪于軌翻 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 賢曰慎陵在雒陽東南三十里 廟曰穆宗 丙戌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常山王章始就國 濟子禮翻 太后特加慶以殊禮 殊異也其禮異於諸王也 慶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 為帝崩立祜張本 耿姬況之曾孫也 耿況以上谷從光武 祜母犍為左姬也 犍居言翻 夏四月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埶難量 [illegible]俞翻 量音良 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遂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 緣邊郡有兵馬掾 偵丑鄭翻 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沒於陳 陳讀曰陣 丙寅以虎賁中郎將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三司三公也晉職官志曰儀同三司之名始此 騭職日翻 騭弟黃門侍郎悝為虎賁中郎將弘閶皆侍中 悝苦回翻閶齒良翻 司空陳寵薨 五月辛卯赦天下 壬辰河東垣山崩 垣縣今絳州垣縣也 郡國三十七雨水 六月丁未以太常尹勤為司空 己未太后詔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 賢曰太官令屬少府秩千石與天子御膳導官掌擇米也尚方掌作御刀劍諸器內署掌內府衣物令秩皆六百石 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太官湯官經用 百官志湯官丞主酒屬太官令 歲且二萬萬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 東觀記亦有上林苑 離宮別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 峙丈里翻糒音備 丁卯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沒入者皆為庶民 秋七月庚寅敕司隸校尉部刺史曰 司隸校尉及諸州部刺史也 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 惟思也咎過也 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illegible]

費散又翻 多張墾田不揣流亡揣音初委翻競增戶口掩匿盜

賊令姦惡無懲 賢曰盜賊不以上聞弟加姦惡無所懲艾 署用非次

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 賢曰平民謂善人也 刺史垂頭

塞耳阿私下比 比毗至翻 不畏于天不愧于人 詩所刺

人所之 假貸之恩不可數恃 數所角翻 自今以後將糾其罰

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為除田租 長吏丁丈翻

八月辛卯帝崩 年二 癸丑殯于崇德前殿

為于偽翻 南宮 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隲虎賁中郎將悝等

定策禁中 其夜使隲持節以王青蓋車迎清河

王子祜 賢曰 皇太子 安 以 王 蓋 車

蓋車皇孫 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

陪位 賢曰不可以凶事陪位故吉服也 引拜祜為長安侯 賢曰不即立為天子

丙封安者不欲從諸侯即登皇位 謂先封侯者立孝宣帝故事也 乃下詔以祜為孝

和皇帝嗣又作策命有司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即

皇帝位 上時年 敕音 太后猶臨朝 公羊傳曰 可止之辭

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

賓客濁亂奉公 言其挾勢 亂 奉公之吏 為民患苦咎在

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 懈古隘翻 今車騎將軍隲等

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

干禁憲 賢曰 也 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

罪無敢假貸 九月六州大水 丙寅葬孝殤帝

于康陵 賢曰康陵在慎陵塋中 以連遭大水 百姓苦役方中

秘藏 賢曰方中謂天子之葬地 中 方 漢書 之也 孔 達

中之內先累於其方中 至 之 藏 以 方 中 乃

至 之 於 上 而 下 入 石 上

之 十分居一 九分 也

居一 乙亥隕石于陳留

詔以北地梁慬為西域副校尉 慬音

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

求救詔慬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慬未至

而尚已得解詔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為都護西域

長史趙博為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 它乾城

城小梁慬以為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 譎古穴翻 龜茲音丘慈

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

不聽慬既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

茲吏民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

慬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

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 賢曰慬非不健闘然於不絓

定西域若徒勇而無謀也 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 雨于具翻

河孝王慶病篤上書求葬樊濯宋貴人冢旁 清

十二月甲子王薨 乙酉罷魚龍曼延戲 武帝元封三年

龍曼延今罷之 曼音萬延衍面翻

尚書郎南陽樊準以儒風寖衰，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啓處，處昌呂翻 然猶投戈講藝，藝六藝也 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機，無不簡心，宋祁曰簡一作潛 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名儒，布在廊廟，每讌會則論難衎衎，賢曰衎衎和樂貌樂音洛難乃旦翻衎苦旱翻又苦汗翻 共求政化，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期門郎虎賁士 化自聖躬，流及蠻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少詩沼翻 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賢曰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閒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 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賢曰諓諓巧言也音踐前書曰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 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時安帝始年十二故以俟講習 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行下孟翻 妙簡博士，妙精也簡擇也 必得其人。

孝安皇帝上 諱祜肅宗孫也父曰清河孝王慶諡法寬容和平曰安伏侯古今注曰祜之字曰福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蜀郡徼外羌內屬。徼吉弔翻下同 二月丁卯，分清河國封帝弟常保爲廣川王。廣川縣屬信都國賢曰故城在今冀州棗強縣東北 庚午，司徒梁鮪薨。三月癸酉，日有食之。己卯，永昌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舉種內附。永昌郡在雒陽西七千二百六十里僬僥國人長不過三尺徼吉弔翻僬茲消翻僥倪幺翻種章勇翻 甲申，葬清河孝王於廣丘。廣丘在清河 司空宗正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恭王薨見四十四卷 何晉財後名甘陵 五卷明帝永平元年 考異曰帝紀書車騎將軍護喪今從鄧騭傳 自和帝之喪，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歲餘，太后許之。夏四月，封太傅張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車騎將軍鄧騭、城門校尉鄧悝、虎賁中郎將鄧弘、黃門郎鄧閶皆爲列侯，禹爲安鄉侯防龍鄉侯勤[illegible]侯騭上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閶西華侯閶音昌考異曰袁紀[illegible]誤 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功增三千戶。騭及諸弟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賢曰間關猶崎嶇也 上疏自陳，至于五六，乃許之。五月甲戌，以長樂衛尉魯恭爲司徒。樂音洛 恭上言：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事見上卷 而刺史太守因以盛夏徵召農民，拘對考驗，連滯無已，連謂獄辭相連引也滯謂淹滯不決也 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謂已結正也斷丁亂翻下同 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又奏：孝章皇帝欲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

……皆以冬至之前，（事見四十七卷章帝元和二年。）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讞，魚列翻，又魚蹇翻。）可令大辟之科，（辟，毗亦翻。）盡冬月乃斷。朝廷皆從之。丁丑，詔封北海王睦孫壽光侯普為北海王。（和帝永元……王威自殺……今復紹封。……壽光縣屬北海。）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

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保龜茲，而道路隔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背，蒲妹翻。）吏士屯田，其費無已。六月壬戌，罷西域都護，（和帝永元三年置西域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禧及梁慬、

……博、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而還。

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父來降，（東號降見……和帝永元元年。）居于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民豪右所徭役，（徭，使也。）積以愁怨。及王弘西迎段禧，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郡縣迫促發遣，群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頗有散叛，諸郡各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姐，音紫……）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種，章勇翻。……隴道，謂……隴坻……）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illegible]）或負板案以為楯，（楯，食尹翻。）或執銅鏡以象兵，（銅鏡……以為兵也。）郡縣畏懦不能制。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

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

仲長統昌言曰：（仲長，姓……）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illegible]）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illegible]）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illegible]）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州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illegible]）疲駑守境，（[illegible]）貪殘牧民，撓擾百姓，（撓，奴巧翻。）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illegible]）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illegible]）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押，（[illegible]）鄉曲之常

人臣惡足以居斯位邪（惡音烏，下同）夫既如彼，選又如此，
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
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徒嘉之志（事見十四卷文帝後二年）
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
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
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
任之輕而責之重。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
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illegible]）今人主誠
（三公重任，今奪其權，[illegible]不假后黨以權，數代漸不復行，以為三公疏遠，[illegible]）
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illegible]）舉用
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illegible]）
然後可以分此罪矣。壬午，詔太僕、少府減黃門鼓
吹以補羽林士。（漢官儀曰：黃門鼓吹百四十五人，羽林左監主羽林八百人，右監主九百人。杜佑曰：漢有黃門鼓吹，享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代鼓吹長簫伎錄並云絲竹合作，執節者歌。又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為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為騎吹，二曲異也。又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此應是今之鼓吹。魏晉之世，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鼓吹，齊梁至陳則重矣。今代短簫鐃歌，亦謂之鼓吹。蔡邕曰：黃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於不測之淵。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籟之屬，非簫鼓合奏，別為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簫鐃歌，此時未名鼓吹矣。宋白曰：鼓吹，漢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為二十八曲。梁置清商鼓吹令二人。唐又有掆鼓、金鉦、大鼓、長鳴、歌、簫、笳、笛，合為鼓吹十二案，大享會則設於縣外。）

外廄馬非乘輿常所御者，皆減半食。（賢曰：乘輿所乘車輿也，不敢斥言尊[illegible]）
（[illegible]）諸所造作，非供宗廟園陵之用，皆
且止。庚寅，以太傅張禹為太尉，太常周章為司空。
大長秋鄭眾、中常侍蔡倫等皆秉勢豫政，周章數
進直言（[illegible]）。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
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群臣
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不立勝，恐後為怨，
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眾心不附，密謀閉宮門，誅車
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眾、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
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冬十一月丁亥，章自殺。
戊子，敕司隸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棄捐
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長吏躬親曉
喻。（長，知兩翻）若欲歸本郡，在所為封長檄；不欲，勿彊。（彊，其兩翻）
（賢曰：封謂印封之也。長檄，猶今長牒也。欲歸者皆以長牒為驗。[illegible]）十二月乙
卯，以潁川太守張敏為司空。詔車騎將軍鄧騭、征
西校尉任尚將五營及諸郡兵五萬人（五營，五校營也）屯
漢陽以備羌。（考異曰：帝紀在六月，今從西羌傳）是歲，郡國十八地
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大風雨雹。鮮卑大人燕荔
陽詣闕朝賀，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赤車者，[illegible]皆赤；參駕者，駕三馬也。[illegible]）
令止烏桓校尉所居寧城

下。[illegible]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illegible]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

二年[illegible]春正月，鄧騭至漢陽，諸郡兵未至，鍾羌數千人擊敗騭軍於冀西，（冀縣之西也。[illegible]）殺千餘人。梁慬還至敦煌，[illegible]逆詔慬留為諸軍援。[illegible]慬至張掖，[illegible]破諸羌萬餘人，其能脫者十二三。進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並慰譬遣還故地。

御史中丞樊準以郡國連年水旱，民多飢困，上疏，請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illegible]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illegible]又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illegible]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illegible]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荊、揚孰郡。[illegible]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西屯謂討羌之師。東州謂冀、兗諸州被水旱也。[illegible]）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賦，布也。）即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

二月乙丑，遣準使冀州，倉使兗州，稟貸流民，[illegible]得蘇息。[illegible]夏，旱。五月丙寅，皇太后幸雒陽寺[illegible]及若盧獄，[illegible]錄囚徒。雒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得其冤枉之實也。）即時收雒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illegible]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雨雹。[illegible]

秋七月，太白入北斗。[illegible]閏月，廣川王常保薨，無子，國除。癸未，蜀郡徼外羌舉土內屬。[illegible]冬，鄧騭使任尚及從事中郎河內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于平襄，[illegible]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眾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劇，甚也。）故左校令河南龐參，[illegible]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方

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賢曰言其耗損不復堪於耕稼）重之以大軍（重直用翻）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賢曰搏手猶言束手無計也）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復扶又翻）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眾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隲宜且振旅（賢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後書曰班師振旅振整也整眾而還之）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參蓋其意亦欲以此為之）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紝女林翻杜預注左傳云紝繒帛也又如鴆翻）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沮在呂翻）

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十一月辛酉詔鄧隲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為諸軍節度遣使迎拜隲為大將軍既至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郊勞（勞力到翻）王主以下候望於道寵靈顯赫光震都鄙（王主諸王及諸公主也鄙西鄙也）（孫丙曰鄧隲當時四軍未自敗以謝天下而驕勢特拔寵貴受榮寵於心安乎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參狼羌居武都參所今翻）上郡西河諸雜種羌斷隴道寇鈔三輔（斷丁管翻鈔楚交翻）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即引兵赴擊轉戰武功美陽閒（武功美陽二縣屬扶風）連破走之羌稍退散　十二月廣漢塞外參狼羌降（此與武都參狼同種而分居廣漢塞外者也）　是歲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赦天下　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數不利（數所角翻）當煎勒姐羌攻沒破羌縣（破羌縣屬金城郡）鍾羌攻沒臨洮縣執隴西南部都尉（臨洮隴西南部都尉治所）　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壬辰公卿詣闕謝詔務思變復以助不逮（也故以變復於書也）　壬寅司徒魯恭罷恭再在公位（和帝永元十二年恭為司徒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為司徒）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高第謂考課在高等也辟必亦翻）而門下耆生（耆老也）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論語載孔子之言）諸生不有鄉舉者乎（賢曰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要待三公之辟乎）終無所言亦不借之議論學者以是耆核問難（難乃旦翻）道成然後謝遣之學者曰魯公謝與議論不可虛得　夏四月丙寅以大鴻臚九江夏勤為司徒　三公以國用未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五官亦如大夫光祿太中中散諫議大夫也官府吏給事諸府者賢曰續漢志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赤黃色營士謂五校營士也緹丁禮翻又丁奚翻）　甲申清河愍王虎威

咸冀無孚五月丙申封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
奉孝王後六月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
郡上谷漢人韓琮隨匈奴南單于入朝(漢人由匈奴留居韓)(琮因事南單于琮祖宗)既還說南單于云(說式芮翻)關東水潦人民
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秋七月海賊
張伯路等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長知兩翻)遣侍御
史巴郡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
(復扶又翻)九月鴈門烏桓率衆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
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
於高渠谷(賢曰東觀記戰九原高梁谷梁谷蓋縣名以有誤)漢兵大敗南單于
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使匈奴中郎將也种音沖)冬十一月以
大司農陳國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為副
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守耿夔率
鮮卑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慬行度遼將軍事龐雄
南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薁於六翻鞬居言翻)十二月辛酉
郡國九地震乙亥有星孛于天苑(晉書天文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養獸之所也孛蒲內翻)是歲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
水并涼二州大飢人相食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
數興(數所角翻)詔歲終饗遣衛士勿設戲作樂(西都之制歲盡衛卒交代上臨饗罷遣之續漢志曰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

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減逐疫侲子之半(賢曰侲子逐疫之人也音振薛綜注西京賦云侲之言善也善童幼子也續漢書曰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

四年春正月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賢曰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於庭以年飢故不陳)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薦何熙李郃
等列於朝廷(郃曷閤翻)又辟弘農楊震巴郡陳禪等置
之幕府天下稱之震孤貧好學明歐陽尚書通達博
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
(之)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禮命謂以禮聘之署為之命)衆
人謂之晚暮(歲月已老)而震志愈篤騭聞而辟之
時震年已五十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東萊郡國志)當之郡道經昌邑(昌邑縣屬山陽郡賢曰昌邑故城在)(在雒陽東三千百二十八里)(今兗州金鄉縣西北)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
十斤以遺震(遺于季翻下同)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
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
無知者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涿郡在雒陽東北千八百里)性
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食不魚肉行不乘車)故舊或欲令為
開產業(為于偽翻)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
此遺之不亦厚乎張伯路復攻郡縣殺守令(殺守令)

黨眾浸盛。詔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徵宛陵令扶風法雄為青州刺史，（宛陵縣屬丹陽郡）與宗并力討之。（河南尹法雄，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為氏）

南單于圍耿种數月，梁慬、耿夔擊斬其別將於屬國故城，（班志西河美稷縣屬國都尉治，……即其地）單于自將迎戰，（班志西河郡穀羅縣，虎澤在西北）慬等復破之，單于遂引還虎澤。（唐諱虎，以虎為武）

二月，南匈奴寇常山。丙午，詔減百官及州郡縣奉各有差。（奉扶用翻）滇零遣兵寇褒中，（褒中縣屬漢中郡）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褒國也，屬漢中郡，今梁州褒城縣）任尚軍久出無功，民廢農桑，乃詔尚將吏民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乙丑，初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賢曰：漢官儀，京兆虎牙、扶風都尉，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扶風都尉居雍縣，故俗人稱雍營。西京三輔有京輔、左輔、右輔都尉）謁者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壞音怪）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郎中陳國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隴西、安定、北地皆涼州所部，涼州棄則三輔為極邊）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諺，魚變翻。前書：秦漢以來，山西出將，山東出相。秦時郿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邴、韋、平、孔、翟之類也）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為于偽翻）今推而捐之，（推吐雷翻）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卒讀曰猝）因天下之飢敝，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量音良。帥所類翻）驅氐、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賁音奔。將即亮翻）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復扶又翻）此不可三也。（後北宮伯玉、王國、馬騰、韓遂之變，卒如詡言。[illegible]）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賢曰：疽，癰瘡也。疽食，謂其侵食人肉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幾居希翻）詡因說禹收羅涼土豪桀，（說輸芮翻）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守式又翻。朝直遙翻）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

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
安慰之(振卹知而胡下同長)劉儒由是惡詡欲以吏法中傷
之(中惡竹仲切詡路鋤)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
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朝歌內郡日河)
(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故舊皆弔之(弔)詡笑曰事不避難
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以什自也利)
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
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爲于僞切)詡曰
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
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郊(…)

資鑑四十九　十九

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
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
皋斷天下右臂(…)
(詡)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
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
(…)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
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
(…)其攻劫者爲上傷
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
饗會悉貰其罪(…)

(詡)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
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
以采綖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咸稱神明縣境皆平　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暴
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梁慬耿种將步騎萬六千人攻
虎澤連營稍前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
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
(…)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
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
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

資鑑四十九　二十

人會熙卒即拜梁慬爲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
先零羌復寇褒中(…)漢中太守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
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
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
(…)以身扞刃與勤俱
死(…)徙金城郡居襄武(…)戊
子杜陵園火(…)　癸巳郡國九地震　夏四月
六州蝗(…)　丁丑赦天下　王宗灋
雄與張伯路連戰破走之會赦到(…)賊以軍未解
甲不敢歸降(…)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

青州部郡太守皆以為當遂擊之宗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范蠡之言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中島謂海中有山可居曰島攻之未易也易以豉翻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果如雄之言秋七月乙酉三郡大水騎都尉任仁與羌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尉死護羌校尉段禧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移居張掖

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賢曰今昆州皇太后母新野君病續漢志曰婦人封君儀比公主油軿車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為帶鐍加其太后幸其第連日宿止三公上表固爭乃還宮冬十月甲戌新野君薨使司空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恭王事見明帝永平元年鄧騭等乞身行服太后欲不許以問曹大家大家上疏曰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賢曰四舅謂騭悝弘閶也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

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賢曰謂有纖微之過太后乃許之及服除詔騭復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騭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次三公下特進侯上賢曰特進及侯之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太后詔陰后家屬皆歸故郡陰后家南徙事見上卷和帝永元十四年歸故郡歸南陽也還其資財五百餘萬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戌郡國十地震己丑太尉張禹免甲申以光祿勳潁川李脩為太尉先零羌寇河東至河內零音憐百姓相驚多南奔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北軍中候續漢志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自郡國西皆屬冀州河東河內此入冀州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三月詔隴西徙襄武龍西郡本治狄道今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

風池陽衙二縣屬馮翊衙音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樂音洛）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積子賜翻聚慈俞翻）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太半（減與喪同喪息浪翻）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賢曰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後扶又翻下同）乃罷孟津屯 夫餘王寇樂浪（夫餘為寇始於此夫音扶樂浪音洛琅）高句驪王宮與濊貊寇玄菟（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濊音穢貊莫百翻菟音塗）夏閏四月丁酉赦涼州河西四郡 海賊張伯路復寇東萊青州刺史法雄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之（張伯路永初三年作亂至是始平）於是州界清靜 秋九月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眾據上邽城冬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琦（刺七亦翻）封習討姦侯杜季貢王信等將其眾據樗泉營 是歲九州蝗郡國八雨水

六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謂為土室蓄火使土氣蒸暖而養之強使成孰也前書召信臣傳曰太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然蘊火待溫氣乃生彊其兩翻）或穿掘萌牙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夭於兆翻折如字長知兩翻）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賢曰論語曰不時不食言非其時物則不食之前書召信臣曰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時熟乃上進上時掌翻）凡所省二十三種（種章勇翻） 三月十州蝗 夏四月乙丑司空張敏罷 己卯以太常劉愷為司空 詔建武元功二十八將皆絕封 五月旱 丙寅詔令中二千石下至黃綬一切復秩（董巴輿服志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四年減百官奉今復之）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豫章郡在雒陽南二千七百里屬揚州） 辛巳赦天下 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季貢亡從滇零是歲滇零死子零昌立年尚少同種狼莫為其計策（滇音顛零音憐少詩照翻種章勇翻）以季貢為將軍別居丁奚城（丁奚城在北地郡靈州縣北）

七年春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夏四月乙未平原懷王勝薨無子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 丙申晦日有食之 秋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賢擊先零別部牢羌於安定（零音憐）獲首虜千人 蝗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改元 二月乙卯日南地坼長百餘里（東觀記曰坼長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長直亮翻）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二月乙卯日南地坼三月癸亥日食本志及袁紀皆云三月己卯日南地坼三月壬戌朔日食按長曆是年二月壬辰朔無乙卯三月壬戌朔無癸亥十二月不應日食二月當是乙卯三月當是癸亥）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六所皆作塢壁設

鳴鼓以備羌寇夏四月丁酉赦天下京師及郡國五旱蝗五月先零羌寇雍城蜀郡夷寇蠶陵殺縣令（蠶陵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翼州翼水縣西有蠶陵山因以名焉）九月乙丑太尉李脩罷羌豪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兵擊破之

二十五

號多走還斷隴道與零昌合侯霸馬賢與戰於枹罕破之辛未以大司農山陽司馬苞為太尉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涼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是歲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春護羌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帥眾降參遣詣闕賜號多侯印遣之參始還治令居通河西道零昌分兵寇益州遣

中郎將尹就討之夏四月丙午立貴人滎陽閻氏為皇后后性妒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六月丙戌太尉司馬苞薨秋七月辛巳以太僕泰山馬英為太尉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九月又攻夫犁營殺縣令壬午晦日有食之尹就擊羌黨呂叔都等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

二十六

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雄超之子也以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為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杜季貢率眾偽逃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冬十月乙未光等兵敗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既失期稱病引還皆坐徵下獄鈞自殺時度遼將軍梁慬亦坐事抵罪校書郎

中扶風馬融融以郎中校蘭臺書故稱校書郎中上書稱參任智能宜
宥過責效詔赦參等考異曰慬傳曰慬爲度遼將軍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
寇不能自立詔慬發邊兵迎三郡吏民既從扶風慬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慬以塗
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慬與參按慬爲度遼
將軍在永初四年徙三郡民在五年參下獄在今年不得云明年融訟之也疑傳誤以馬賢代
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尚爲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
考異曰帝紀冬十月遣任尚屯三輔按西羌傳司馬鈞既罪後尚乃代雄屯三輔耳今從傳
懷令虞詡說尚曰說音稅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
然之埶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
絕弦以步追之埶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
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
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
掩截賢曰尾猶尋也今謂尾者隨其後而擊之也掩襲也截邀也其道自窮言虜之路
自窮不能復迫而寇掠也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
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
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考異曰詡傳曰羌寇武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
郡太守又曰數敗散南入益州本紀元初元年羌寇武都漢中據此似詡以元初元年爲武都太守也然
按西羌傳龍參徙羌罷後任尚屯三輔時詡爲懷令說尚用騎兵表紀方云懷令虞詡說尚如范書所言
又云上問何從發此計尚表之受於懷令虞詡由是如名遷武都太守以此計驗之當在罷參後也
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此崤谷當在陳倉縣界即今之大散關非弘農

澠池縣之崤山也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
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鈔楚交翻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
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
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減竈事見二卷周顯王二十八年臏頻忍翻
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書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而
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
爲所及易以豉翻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
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見賢遍翻吾今
示彊埶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
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賢曰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余按唐渭州
漢隴西郡地漢武都郡唐階成州地此自是武都之赤亭非渭州之赤亭也又按前書武都下辨縣有赤亭即此
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
力弱不能至幷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
人發無不中射而亦翻中竹仲翻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
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
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貿音茂更工衡
翻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
走路詡知賊退遇水必踐淺而度因於其處設伏以待之虜果大奔因掩擊大
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埶相息亮翻築
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詡案行川

谷山迥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詡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見存之戶也見賢遍翻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十二月武陵澧中蠻反澧中今澧州澧音禮州郡討平之 己酉司徒夏勤罷夏戶雅翻 庚戌以司空劉愷為司徒光祿勳袁敞為司空敞安之子也 前虎賁中郎將鄧弘卒弘自遭母喪去官弘奉朝請故曰前弘性儉素治歐陽尚書漢千乘歐陽生傳伏生尚書後尚書有歐陽氏學治直之翻授帝禁中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西平縣屬汝南郡太后追弘雅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兄騭等復辭不受復扶又翻下同詔封弘子廣德為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賢曰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輼輬車黃屋左纛輕車材官五校士以送葬也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賢曰白蓋車也輓音晚騎奇寄翻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二

起柔兆執徐盡閼逢困敦凡九年

孝安皇帝中

元初三年春正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三郡皆屬交州二月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討之任音壬逴敕角翻又音卓郡國十地震 三月辛亥日有食之 夏四月京師旱 五月武陵蠻反州郡討破之 癸酉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於靈州范書西羌傳曰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獨遵以皇太后從弟為真將軍此後無行將軍者志云度遼將軍銀印青綬秩二千石靈州縣屬北地郡賢曰在今靈州馬嶺縣西北零音憐斬首八百餘級 越嶲徼外夷舉種內屬嶲音髓徼吉弔翻種章勇翻 六月中郎將任尚任音壬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零音憐 秋七月武陵蠻復反復扶又翻州郡討平之 九月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以備羌馮翊北界接安定北地 冬十一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降降戶江翻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

俗丙戌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賢曰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為常至此復遵古制也 癸卯郡國九地震 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燒其廬舍斬首七百餘級 此羌勢自此衰矣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乙卯赦天下 壬戌武庫災 任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為破羌侯 闐徒賢翻榆羊朱翻種章勇翻刺七亦翻下同 司空袁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俊怨家封上之 怨於元翻上時掌翻 夏四月戊申敞坐策免自殺俊等下獄當死 下遐稼翻 俊上書自訟臨刑太后詔以減死論 己巳遼西鮮卑連休等入寇 考異曰范書鮮卑傳上作連休下作休遼今從上文 遼西郡在雒陽東北三千三百里賢曰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東 是郡兵與烏桓大人於秩居等共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 六月戊辰三郡雨雹 雨于具翻 尹就坐不能定益州徵抵罪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其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 誘音酉降戶江翻 秋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 九月護羌校尉任尚復募效功種羌號封刺殺零昌 復扶又翻 封號封為羌王 冬十一月己卯彭城靖王恭薨 越巂夷以郡縣賦斂煩數 巂音髓斂力贍翻數所角翻 十二月大牛種封離等反殺遂久令 遂久縣屬越巂郡巂音髓

遂久故縣在今巂州界 考異曰西南夷傳云五年叛今從帝紀 甲子任尚與騎都尉馬賢共擊先零羌狼莫追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 范書帝紀作富平上河西羌傳作河上賢曰富平縣屬北地郡故城在今靈州回樂縣西南余按水經河水東逕安定郡眴卷縣故城西注曰地理志河水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焉馬參為上河典農都尉所治上河是宋白曰渠即漢富平之地曰漢富平入今靈州縣應劭曰眴音旬卷音箘簬之箘 斬首五千級狼莫逃去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人詣鄧遵降隴右平 狼莫為零昌之謀主零昌既死而狼莫敗此虔人羌失援而降故隴右平降戶江翻 是歲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春三月京師及郡國五旱 夏六月高句驪與濊貊寇玄菟 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濊音穢貊莫百翻菟同都翻 永昌益州蜀郡夷皆叛應封離眾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 壞音怪 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 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代郡鮮卑入寇殺長吏 考異曰獨行傳云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蹙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顯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按元初凡六年鮮卑不曾犯漁陽殺長吏惟是入代郡曾殺長吏今疑漁陽本是代郡史之誤也余按張顯事通鑑已書於上卷殤帝延平元年從范書帝紀也 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 冬十月鮮卑寇上谷攻居庸關 [illegible]

志居庸縣屬上谷郡 前書志 幽州昌平縣 ... 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 即居庸故關 ... 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 又復翻 屯列衝要

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刺殺狼莫 刺七亦翻 封雕何為羌侯 自羌叛十餘年間 是永初元年至元初五年凡十二年 軍旅之費用二百四十餘億 府帑空竭 邊民及內郡死者不可勝數 帑它朗翻 并涼二州遂至虛耗 及零昌狼莫死 諸羌瓦解 三輔益州無復寇警 詔封鄧遵為武陽侯 邑三千戶 東郡有東武陽 泰山郡有南武陽 鄧騭傳又作舞陽 遵以太后從弟故 爵封優大 任尚與遵爭功 又坐詐增首級 受賕枉法 贓千萬已上 十二月 檻車徵尚 棄市

沒入財物 鄧騭子侍中鳳 嘗受尚馬 騭髡妻及鳳以謝罪 髡 [illegible] 是歲 郡國十四地震 太后弟悝閶皆卒 封悝子廣宗為葉侯 閶子忠為西華侯 葉縣屬南陽郡 西華縣屬汝南郡 悝苦回翻 閶音昌 葉式涉翻

六年春二月乙巳 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 夏四月 沛國勃海大風雨雹 雨于具翻 五月 京師旱 六月丙戌 平原哀王得薨 無子 秋七月 鮮卑寇馬城塞 殺長吏 馬城縣屬代郡 賢曰 搜神記 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 將成而崩者數矣 有馬馳走周旋反覆 父老異之 因依以築城 城乃不崩 遂以名焉 其故城則今之朔州 杜佑 余按續漢志搜神記所云 乃雁門郡之馬邑 此乃代郡之馬城 賢誤 度遼將軍鄧遵及中郎將馬續

率南單于追擊 大破之 九月癸巳 陳懷王竦薨 無子 國除 [illegible] 冬十二月戊午朔 日有食之 既 郡國八地震 是歲 太后徵和帝弟濟北河閒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 濟子禮翻 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 並為開邸第 賢曰 邸 舍也 ... 教學經書 躬自監試 監古銜翻 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 末世貴戚食祿之家 溫衣美飯 乘堅驅良 堅車良馬 余按此語出史記范雎傳 從才用翻 而面牆術學 不識臧否 面牆 言正牆面而立 無所見也 否音鄙 斯故禍敗之所從來也 豫章有芝草生 太守劉祇欲上之 上時掌翻 以問郡人唐檀

檀曰 方今外戚豪盛 君道微弱 斯豈嘉瑞乎 祇乃止 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楪榆 楪榆縣 ... 擊封離等 大破之 前書 益州郡有楪榆縣 澤在縣東 因名 明帝分屬永昌郡 楪與葉同 斬首三萬餘級 獲生口千五百人 封離等惶怖 斬其同謀渠帥 詣竦乞降 怖普布翻 帥所類翻 下同 降戶江翻 竦厚加慰納 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 ... 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 皆減死 初 西域諸國既絕於漢 事見上卷永初元年 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 ... 與共為邊寇 敦煌太守曹宗患之 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 ...

（七族有索氏，上，時掌翻。索氏自各翻。上遣者，上奏而遣之也。行長史者，行長史事，未為真也。）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降，戶江翻。鄯，上扇翻。）初，疏勒王安國死，無子，國人立其舅子遺腹為王，遺腹叔父臣磐在月氏，月氏納而立之。（西域傳曰：元初中，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遺腹既立，月氏遣兵送臣磐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以為王。氏，音支。）後莎車畔于窴，屬疏勒，（自明帝永平四年，莎車屬于窴。）疏勒遂強，與龜茲、于窴為敵國焉。（龜茲，音丘慈。）

永寧元年（是年夏四月乃改元。）春三月丁酉，濟北惠王壽薨。（壽，章帝子。）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後部司馬，戊己校尉所統也。長史，帝時置，[illegible]）（考異曰：班勇傳云：初，六年，曹宗遣索班屯伊吾。北單于與車師後部共攻沒索班。按本紀：永寧元年，車師後王叛，殺部司馬。傳亦曰：永寧元年，車師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蓋以去年末屯伊吾，今春見殺。或今春奏事方到也。）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鄯，上扇翻。）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班固西都賦曰：左右廷中，朝堂百寮之位。蓋堂在殿左右也。朝，直遙翻。）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於是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藏，徂浪翻。斷，丁管翻。）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敦，徒門翻。）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惟，思也。賢曰：古者謀事必於祖，故言廟策也。余謂古者遣將必於廟，先定計於廟，故謂之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謂竇固及勇父超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復，扶又翻。）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illegible]）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樂，音洛。）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負，敗也。）欲報雪匈奴，（[illegible]）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度，徒洛翻。）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要，一遙翻。荒外，謂荒服之外。）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藏未充，（藏，徂浪翻。）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illegible]）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illegible]）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樓蘭即鄯善國。[illegible]）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于窴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illegible]）尚書復問勇：利害云何？（[illegible]）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illegible]）後置副校尉於車師，（[illegible]）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

兵有父風

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尤還鄯善王名）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綦毋姓也方言有綦毋張）司隷校尉崔據難曰（難乃旦反）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

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虜埶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晝閉之儆矣（明帝末年中北匈奴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續漢志太尉掾屬二十四人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猒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

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眾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埶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而疑匈奴覬覦之情（覬音冀覦音俞）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埶歸北屬夷虜幷力以寇幷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也

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沈氐羌寇張掖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為太子改元赦天下己巳紹封陳敬王子崇為陳王濟北惠王子萇為樂成王河間孝王子翼為平原王六月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氐羌於張掖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煎等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

乘虛寇金城，賢還軍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復寇張掖，殺長吏。[illegible] 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己巳，司空李郃免。郃，古合翻，又曷閤翻。癸酉，以衛尉廬江陳褒為司空。京師及郡國三十三大水。十二月，永昌徼外撣國王雍由調遣使者獻樂及幻人。西南夷傳曰：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illegible] 戊辰，司徒劉愷請致仕，許之，以千石祿歸養。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各以其眾詣度遼將軍鄧遵降。烏倫、其至鞬，二人也。鞬，居言翻。癸酉，以太常楊震為司徒。是歲，郡國二十三地震。太后從弟越騎校尉康，從，才用翻。上元初六年書從兄，此書從弟，疑當從兄字。數，所角翻。上，時掌翻。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所使者乃康家先婢，先本康家婢，後入宮在太后左右。自通中大人。時宮中耆宿皆稱中大人。康聞而詬之。賢曰：詬，罵也。音許候翻，又古候翻。婢怨恚，恚，於避翻。還白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康永初中封夷安侯。絕屬籍。初，當煎種飢五同種大豪盧怱、忍良等千餘戶[illegible]下同。別居允街，而首施兩端。賢曰：首施，猶首鼠也。允，音鉛。

建光元年是年七月改元。考異曰：陳禪傳曰：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強，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遣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遂以胡中珍貨而結納焉。[illegible] 春，護羌校尉馬賢召盧怱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獲首虜二千餘，忍良等皆亡出塞。幽州刺史巴郡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擊高句驪，高句驪王宮遣子遂成詐降而襲玄菟、遼東，殺傷二千餘人。菟，同都翻。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二月，皇太后寢疾，癸亥，赦天下。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鄧騭為上蔡侯，位特進。騭封事見永初元年。丙午，葬和熹皇后。蔡邕集謚議曰：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朝，亦無殊號。中興以來，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德，上下優劣，混而為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民曰熹。帝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謚為和熹。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載，子亥翻。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謂減膳徹樂之類。以救災戹，故

天下復平歲還豐穰 和熹臨朝之政可謂 牝雞之晨唯家之索矣 上始親政事尚書陳忠薦隱逸及直道之士潁川杜根平原成翊世之徒上皆納用之忠寵之子也初鄧太后臨朝根為郎中與同時郎上書言帝年長宜親政事 長知兩翻 太后大怒皆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 盛時征翻撲弼角翻 卜翻蜀本 也 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 蛆子余翻凡蠅所集遺子之處生為蛆云 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 宜城縣屬南郡賢曰宜城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 酒家保 言為人傭力保任而使也 成翊世以郡吏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帝皆徵詣公車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 為翊世得罪張本 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 天下之士以根直節同義之也 知故不少 少詩沼翻 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 邂逅不期而會 出於意料之外 禍及親知故不為也 申屠蟠絕跡梁碭祖根之故智也 戊申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后 尊其所自出也諡法執義行善曰德 不顯尸國曰隱見美堅長曰隱 初長樂太僕蔡倫受竇后諷旨誣陷宋貴人 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七年樂音洛 帝敕使自致廷尉倫飲藥死 自致廷尉者令其自詣廷尉 夏四月高句驪復與鮮卑入寇遼東蔡諷追擊於新昌戰歿 新昌縣屬遼東郡 功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歿於陳 酺音蒲 陳讀曰陣 丁巳尊帝嫡母耿姬為甘陵大貴人 甘陵賢曰古陵孝德皇之陵也 本厝縣在今貝州清河縣東宋白曰貝州清河縣本周甘泉氏之地秦漢為信成縣後漢為厝縣桓帝改為甘陵故城在今縣西北清河王慶陵在今清河郡東南三十里故厝城 甲子樂成王萇坐驕淫不法貶為蕪湖侯 范書紀傳皆作臨湖侯賢曰臨湖縣屬廬江郡 己巳令公卿下至郡國守相各舉有道之士一人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 爭讀曰諍 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 賢曰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 易曰王臣蹇蹇晉王豹傳作謇史記趙簡子曰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 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 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 周昌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上笑 自是 昌音含 讀 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 事見十三卷文帝二年 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 事見十八卷武帝元光五年 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 事見二十八卷元帝永光元年刎武粉翻 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群吏 侍詔公卿百 傳各上封事 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 賢曰謂根為侍御史翊世為尚書 尚書御史皆曰臺 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 賢曰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

鍼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
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
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
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
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
至被毆扑不得已廬於舍
外旦入灑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
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及父
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
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
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
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
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
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
禮如毛義帝少號聰明故鄧太
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
帝乳母王聖知之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詣京
師河間王子翼美容儀太后奇之以為平原懷
王後留京師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

中黃門李閏江京候伺左右共毀短太后於帝帝每
懷忿懼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
因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閶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
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
道遂廢西平侯廣宗葉侯廣德西華侯忠陽安侯珍
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
鄧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
族免官歸故郡沒入騭等資財田宅徙鄧訪
及家屬於遠郡郡縣迫逼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
騭為羅侯五月庚辰騭與子鳳並不食而死
騭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
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與閻后同產得留京
師復以耿夔為度遼將軍徵樂安侯鄧康為太僕
丙申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
遣歸河間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初鄧
后之立也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
司空陳寵共奏追封后父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
爭之連日不能奪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
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騭寵不從故寵子忠不得志

乎。鄧氏騭等敗，忠為尚書，數上疏陷成其惡。[illegible]大司農京兆朱寵痛騭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櫬初覲翻。賢曰：櫬，親身棺。上疏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賢曰：詩邶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太姒也。言太后有聖善之德，比於文母也。兄弟忠孝，同心憂國，社稷是賴。賢曰：殤帝崩，太后與騭定策立安帝，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貴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賢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而橫為宮人單辭所陷。兩造不備，又無證左者，為單辭。橫，戶孟翻。利口傾險，反亂國家，論語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罪無申證，獄不訊鞫。賢曰：申，白也；訊，問也；鞫，窮也。遂令騭等罹此酷陷，一門七人，並不以命。賢曰：七人謂騭從弟豹、遵、暢，騭子鳳，閶子廣宗、忠也。尸骸流離，冤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喪，息浪翻。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賢曰：血祀謂祭廟殺牲取血以降神也。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陳忠復劾奏寵，詔免官歸田里。劾，戶槩翻，又戶得翻。眾庶多為騭稱枉者，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賢曰：以遣迫廣宗等故也。還葬騭等於北芒，賢曰：北芒山在雒陽城北。諸從兄弟皆得歸京師。從，才用翻。帝以耿貴人兄牟平侯寶監羽林左軍車騎，羽林分左右監，各主左右騎，寶監左騎。封宋楊四子皆為列侯，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校，戶教翻。閻皇后兄弟顯、景、耀，並為卿校，典禁兵。卿校，九卿及諸

奏才

校尉。於是內寵始盛。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延平元年迎帝於清河邸也。以為京功，封都鄉侯，封李閏為雍鄉侯。閏、京並遷中常侍，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百官志：黃門令主省中諸宦者；鉤盾令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處，皆宦者為之。盾，食尹翻。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治，直吏翻。去，羌呂翻。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illegible]天下咸服，以致雍熙。[illegible]方今九德未事，賢曰：尚書皋陶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孔安國曰：使九德之人皆用事。嬖倖充庭。[illegible]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載，子亥翻。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甘。[illegible]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illegible]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朝，直遙翻。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論語：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illegible]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斷，丁管翻。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恚，於避翻。而伯榮驕淫尤甚，通於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以為妻，官至侍中，得襲護爵。賢曰

護（涓水丁歡之從曾孫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南今謂之穰城從才用翻壞古回翻）震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賢曰公羊傳曰……[illegible]）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illegible]）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見賢遍翻）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它功行，（行下孟翻）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喧譁，百姓不安。陛下宜鑒鏡既往，順帝之則。尚書廣陵翟酺（范書列傳酺廣漢雒人此云廣陵當作廣漢翟音狄酺音蒲）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illegible]）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illegible]）改更社稷。（[illegible]）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illegible]）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illegible]）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昔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皁囊，（[illegible]）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illegible]）豈得妄用之哉！今自初政以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illegible]）民物彫傷，卒有不虞，（[illegible]）復當重賦，（[illegible]）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願陛下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illegible]）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省悉井翻）

秋，七月，己卯，改元，赦天下。

壬寅，太尉馬英薨。（考異曰傳作策紀今從紀）

燒當羌忍良等（[illegible]）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illegible]）而校尉馬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結共脅將諸種寇湟中，攻金城諸縣。八月，賢將先零種擊之，戰於牧苑，不利。（[illegible]）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illegible]）因脅將先零、沈氐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illegible]）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illegible]）麻奴南還湟中。

甲子，以前司徒劉愷為太尉。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禁錮二世。（[illegible]）至是，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朝廷欲依光比。（[illegible]）

也以邪類光亦鉏其子也比音疵劉愷獨以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左傳曰刑濫則懼及善人鄭玄云詳審察也陳忠亦以為然有詔太尉議是鮮卑其至鞬寇居庸關鞬居言翻居庸關在上谷界蓋鮮卑先寇居庸遂入雲中界也九月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功曹楊穆以身捍嚴與之俱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救之三郡皆屬幽州鮮卑解去戊子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餘日考異曰袁紀以十二月丙申乃還宮今從馮石傳賞賜甚厚拜其子世為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為郎中石陽邑侯魴之孫也按范書馮魴封陽邑侯魴音房父柱尚顯宗女獲嘉公主石襲公主爵為獲嘉侯獲嘉縣屬河內郡本汲之新中鄉也武帝行幸過此聞獲呂嘉因以名縣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范書安紀作二十九冬十一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鮮卑寇玄菟菟同都翻尚書令祋諷等奏以為孝文定約禮之制祋丁外翻又丁活翻諷姑也約禮謂以日易月也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斷丁管翻下同尚書陳忠上疏以為高帝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趣七喻翻易以豉翻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鮮息淺翻以報顧復之恩者詩蓼莪云父兮生我顧我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禮義之方實為彫損陛下聽大臣終喪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賢曰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有敬愛之心則天下可運之掌上言易也范氏曰老吾之老者我之親也使天下之老者皆得其養以及人之老幼吾之幼者我之子也使天下之幼者皆得其長故曰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其易也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賢曰甘陵安帝父母陵在清河故北望也度徒洛翻時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庚子復斷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元初三年聽大臣行三年喪今復斷之斷音短袁宏論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為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十二月高句驪王宮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句如字又音劬濊音穢貊莫百翻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夫音扶是歲宮死子遂成立

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爲可許陳忠曰宮前桀黠（黠下八翻）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使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

延光元年春三月丙午改元赦天下 ○ 護羌校尉馬賢追擊麻奴到湟中破之種衆散遁（種章勇翻） 夏四月京師郡國四十一雨雹（雨于具翻）河西雹大者如斗 ○ 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數糾發姦惡（數所角翻）怨者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賢曰歐刀刑人之刀也歐一口翻余謂古歐冶子善爲劍故謂劍爲歐刀度翻）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行下孟翻）奮即斬光收煥（考異曰帝紀建光元年十二月甲戌龐奮承僞璽書殺光馮緄傳亦云建光元年按帝紀末年十二月高句驪圍玄菟而高句驪傳有姚光上言蓋光實以延光元年被殺紀傳誤以延爲建又今年四月無甲戌）煥欲自殺其子緄疑詔文有異（緄古本翻）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去羌呂翻上時掌翻）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爲徵奮抵罪 ○ 癸巳司空陳褒免五月庚戌宗正彭城劉授爲司空 己巳封河閒孝王子德爲安平王嗣樂成靖王後（自是樂成國改曰安平去年樂成王萇以罪廢今以德紹樂成靖王後諡法柔德安衆曰靖恭己鮮言曰靖寬樂令終曰靖）六月郡國蝗 ○ 秋七月癸卯京師及郡國十三地震 ○ 高句驪王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降戶江翻）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濊音穢少詩沼翻） ○ 虔人羌與上郡胡反度遼將軍耿夔擊破之 ○ 八月楊陵園寢火（楊陵帝陵園寢也） 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 ○ 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氣轉盛控弦數萬騎冬十月復寇鴈門定襄（復扶又翻）十一月寇太原 ○ 燒當羌麻奴飢困將種衆詣漢陽太守耿种降（種章勇翻种音冲） ○ 是歲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 ○ 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數所角翻使疏吏翻）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陽并灾臻（賢曰陽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并音必姓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賢曰漏溢也余謂淫雨久不止河隄爲之決漏也）徐岱之濱海水盆溢（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故曰徐岱盆溢讀與湓同音蒲悶翻）兗豫蝗蝝滋生（賢曰蝝蝗子也蝝余專翻余按蝝蝗子也董仲舒云然左傳宣十五年冬蝝生劉歆曰蝝蚍蜉子杜預曰蝝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爾雅曰蝝蝮蜪陸璣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春黃蝗類也曰蝝者捻蝗子也）荊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帑他朗翻）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比毗至翻）朱軒駢馬相望道路（賢曰朱軒車使者所乘也駢並也）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爲于僞翻下爲同）發民修道繕理亭傳（傳株戀翻）多設儲偫（偫丈

（具也）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謂縑帛也遺于季翻從才用翻）頓踣呼嗟（踣蒲黑翻嗟咄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賢曰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王安帝父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以為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有寵於武帝常與帝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銜嫣[illegible]）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賢曰天元謂乾元也）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復扶又翻使如字）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漏泄之姦（石顯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二年）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趙昌事見三十四卷哀帝建平元年）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朱博事見三十四卷建平二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王鳳事見三十卷成帝河平四年）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眾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省悉景翻）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三公（賢曰切責也）陳忠上疏曰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襃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復扶又翻）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事見三十三卷綏和二年）卒不蒙上天之福（卒子恤翻）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分扶問翻）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言決事當依典法也衡稱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汝南太守山陽王龔政崇寬和好才愛士以袁閬為功曹（閬音浪翻）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說者以為就吏也）閬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蕃性氣高明龔皆禮之由是羣士莫不歸心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慎陽縣屬汝南郡賢曰慎水出東北入淮古縣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焉臣賢案今[illegible]慎陽古城在[illegible]水南而余按水北為陽何為名慎陽也[illegible]）遇憲於逆旅（逆迎也旅客也迎客舍也[illegible]）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移日言移晷也）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未及勞問（勞力到翻）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賢曰顏子顏回也汝南汝陽人）閬曰見吾叔度邪（叔度黃憲字）是

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
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復扶又翻下同
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
在前忽然在後論語顏回慕孔子之言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及
同郡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
萌復存乎心矣自朔至晦為一月三月為一時賢曰吝貪也余謂作事可鄙者謂之鄙
作事可羞恨者謂之吝太原郭泰少遊汝南少詩照翻先過袁閬不
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
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賢曰奉高閬字也爾雅側出氿泉正出濫泉氿音軌濫音檻挹易以䟦翻
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
可量也賢曰淆混也量音良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
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即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
終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
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遠于願翻賢曰此書文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
當為莊作此者古字通也其無德而稱言其德大無能名焉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賢曰道周備性全一
生泰生泰余曾祖穆侯賢曰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好生
音大回處昌呂翻以為憲隤然其處順賢曰易繫辭曰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柔順
而不可測也淵乎其似道賢曰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淺深莫臻其分分扶問翻清濁未議其方
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賢曰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

二年春正月旄牛夷反前漢旄牛縣屬蜀郡後漢省華陽國志旄牛縣在邛崍山
表益州刺史張喬擊破之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
聖為野王君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
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賢曰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在敦煌西界皆在敦煌龍
勒界復扶又翻下同敦煌太守張璫上書曰臣在京師
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
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
蒲類秦海之閒賢曰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余按蒲類海在唐庭州界盡北時北匈奴雖微弱然東畏漢不敢還故地但結連車師鄯善以擾河西故呼衍一部常為河西患若賢注以大秦西之國為秦海則秦海之言之耳西海廣遠甘英之不能至北匈奴豈能所未嘗役屬言長驅二海閒特上書者張璫言之耳
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
二千餘人集昆侖塞賢曰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又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七年與此義異先擊呼衍王絕其
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
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
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四郡武威酒泉張掖敦煌賢曰柳中今西州縣余按西域傳柳中在後部金滿城之北去交河城八十里杜佑曰唐平高昌以田地城為柳中縣鄯山霸湖
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
計也朝廷下其議下遐稼翻[illegible]翻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
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

放也（數，所角翻；樂，音洛。）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言從北虜也）。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賢曰：殖，生也），威臨南羌（南羌，謂南山諸羌），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毛晃曰：訾，量也。不訾，謂無量可比也。訾，子斯翻）。議者但念西域絕遠，䘏之煩費，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勞，力到翻），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非良計也。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納之，於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賢曰：西域長史〔illegible〕），〔illegible〕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秋七月，丹陽山崩（丹陽郡屬揚州）。九月，郡國五雨水。冬十月辛未，太尉劉愷罷。甲戌，以司徒楊震為太尉，光祿勳東萊劉熹為司徒。大鴻臚耿寶自候震（候，伺也〔illegible〕），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賢曰：言非己本意，〔illegible〕上之意）。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王聖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

（為，于偽翻；更，工衡翻；扇，式戰翻。）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三邊，東、西、北），帑藏匱乏（帑，他朗翻；藏，徂浪翻），殆非社稷安寧之時。詔書為阿母興起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illegible〕合兩坊為一〔illegible〕），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伎，渠綺翻），攻山採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府枝葉之屬（〔illegible〕附也），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之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屬，之欲翻），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賢曰：〔illegible〕），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為朝結譏（為，于偽翻；〔illegible〕；讙，許元翻；朝，直遙翻）。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復，扶又翻；度，徒洛翻）。上不聽。

鮮卑其至鞬自將萬餘騎攻南匈奴於曼柏，薁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薁，於六翻；鞬，居言翻）。

十二月戊辰，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名重於世。帝以玄纁羔幣聘之（〔illegible〕），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illegible〕為，于偽翻），君獨何

為守東閣之陂乎(奭居汝南安城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奭曰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賢曰亨通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度徒洛翻焉於虔翻)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三年春正月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三綬疑當作王綬綬音受)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龜茲音丘慈)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蠡音黎)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復扶又翻)還屯田柳中 二月丙子車駕東巡辛卯幸泰山

三月戊戌幸魯還幸東平至東郡歷魏郡河內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初樊豐周廣謝惲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調徒弔翻見賢遍翻)各起冢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觀古玩翻)震復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賢曰戊土辰支)三者皆土位在中宮(皆土也并地動爲言三者 考異曰震傳作十一月四日按下交其日戊辰十一月丙申朔戊辰乃十二月四日也)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拄而已(賢曰倚邪也拄音竹柱翻)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賢曰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illegible])[illegible]驕溢踰濫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地動之變殆為此發(譁許元翻)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燋心而繕修不止(為于偽翻[illegible])誠致旱之徵也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後所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結[illegible])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賢曰尚書無逸之辭還反也敬德謂以增修其德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

騰之命([illegible])以誘芻蕘輿人之言(賢曰輿衆也詩曰詢于芻蕘[illegible])帝不聽騰竟伏尸都市及帝東巡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脩第宅(乘繩證翻)太尉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連公府曹掾各有分部賢曰史[illegible]也余按漢諸官府各有令史)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須待也待車駕行還[illegible]言其事下[illegible]時上手翻)豐等惶怖(怖普故翻)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賢曰懟怨也音直類翻)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恚於避翻[illegible]故吏恚於避翻下同)壬戌車駕還京師便時太學(賢曰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illegible]便時上林延[illegible])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

柴門絕賓客（以柴為門也）中常侍樊豐等復惡之（復扶又翻惡烏路翻）令大鴻臚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弘農華陰人）震行至城西夕陽亭（夕陽亭在雒陽城西）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賢曰慷慨不得意見於辭色也）死者士之常分（分扶問翻）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惡烏路翻嬖卑義翻又必計翻）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復扶又翻）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弘農太守移良（風俗通移氏齊公子雍食邑於移其後氏焉）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賢曰言使震諸子代郵吏傳行文書也陝失冉翻）道路皆為隕涕（為于偽翻）太僕征羌侯來歷曰（征羌縣屬汝南郡光武以來歙有平羌隴之功故改當鄉縣為征羌國以封之賢曰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東南）耿寶託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歙之曾孫也（歙許及翻）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宮戊辰以光祿勳馮石為太尉　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為烏稽侯尸逐鞮單于（鞮丁奚翻）時鮮卑數寇邊（數所角翻）度遼將軍耿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擊之還使屯列衝要（衝要者當敵之衝遮之要地也賢曰還令新降者屯列衝要降戶江翻）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怨恨大人阿族等遂反（阿族老新降部之大人也）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眾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其眾亡去中郎將馬翼與胡騎追擊破之（騎奇寄翻）斬獲殆盡（賢曰殆近也欲死盡所餘無幾）　日南徼外蠻夷內屬（徼吉弔翻）　六月鮮卑寇玄菟　庚午閬中山崩（閬中縣屬巴郡以閬水為名今閬州閬中縣宋白曰閬水紆曲經其三面縣居其中取以名之）　秋七月辛巳以大鴻臚耿寶為大將軍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殺之（廚監主監飲食）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吉數為歎息（為于偽翻）京豐懼有後害乃與閻后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子耿寶等承旨皆以為當廢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犍為張皓議曰（犍居言翻）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賢曰宿留猶停待也宿音秀留音溜）帝不從焉郁之子也（郁桓榮之子）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傾覆戾園孝武久乃覺寤雖追前失悔之何及（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征和二年）今皇太子方十歲未習保傅之教可遽責乎書奏不省（省悉景翻）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居於德陽殿西鍾下（漢宮儀曰崇玄門內德陽殿也按帝紀德陽殿在北宮掖庭中）

月日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覲宗室諸劉雜會又曰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僚於此濟子楗翻）來歷乃要結光祿勳祋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丘弘（閭丘複姓左傳齊有閭丘嬰）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九江朱倀等十餘人（要一遙翻祋丁外翻又丁浩翻倀丑羊翻）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左右近習也）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群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孟子父子之道天性也）以義割恩為天下也（為于偽翻）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讙譁外見忠直（見賢遍翻）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賢曰字林怫鬱也音扶勿翻余謂怫然憤鬱之見於色者）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賢曰屬近也猶共也近者共諫何乃相背也屬之欲翻復扶又翻背蒲妹翻）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輒轉若此乎（賢曰輾轉不定也詩曰輾轉反側輾呂呂翻輾音展）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尚書令陳忠與諸尚書遂共劾奏歷等帝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削其國租也劾力槩翻戶得翻）又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武安公主宗女也武安縣屬魏郡見賢遍翻）隴西郡始還狄道（永初五年隴西徙襄武）燒當羌豪麻奴死弟犀苦立　庚申晦日有食之　冬十

月上行幸長安十一月乙丑還雒陽　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二十三地震三十六大水雨雹（雨于具翻）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三 起閼逢困敦盡著雍執徐凡五年

孝安皇帝下

延光四年春二月乙亥下邳惠王衍薨 甲辰車駕南巡 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申帝至宛不豫 乙丑帝發自宛丁卯至葉崩于乘輿年三十二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為大害乃偽云帝疾甚徙御臥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驅馳行四日庚午還宮 辛未遣司徒劉熹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其夕發喪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群僚莫不哀之 甲戌濟南孝王香薨無子國絕 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 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為太傅司徒劉熹為太尉參錄尚書事前司空李郃為司徒 閻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惲侍中周廣野王君王聖聖女永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皆大不道辛卯豐惲廣皆下獄死家屬徙比景貶寶及弟子林慮侯承皆為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王聖母子徙鴈門於是以閻景為衛尉耀為城門校尉晏為執金吾兄弟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廟曰恭宗 六月乙巳赦天下 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千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 冬十月丙午越巂山崩 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

大快心

陰王謁者長興渠曰（[illegible]）：「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閻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illegible]），及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等（[illegible]），並附同於程。江京謂閻顯曰：「北鄉侯病不解（[illegible]），國嗣宜以時定，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顯以為然。及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乙卯，孫程、王康、王國與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崇德殿在南宮[illegible]），因入章臺門（[illegible]蓋南宮正殿也）。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省門即禁門也。前書曰禁中為省中），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埶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毋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

說 成何作 妙 此從容例

外。帝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illegible]），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將兵屯平朔門以禦程等（[illegible]）。顯誘詩入省，謂曰（[illegible]）：「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璽綬在此（[illegible]）。苟盡力效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詩等皆許諾。辭以卒被召，所將眾少（[illegible]）。顯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衞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illegible]），收兵至盛德門。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illegible]）。尚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illegible]）。鎮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匈，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illegible]），帝乃幸嘉德殿（[illegible]），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illegible]），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於離宮。己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封孫程等

皆為列侯程食邑萬戶王康王國食九千戶黃龍食五千戶彭愷孟叔李建食四千二百戶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食四千戶魏猛食二千戶苗光食千戶是為十九侯孫程為浮陽侯王康為華容侯王國為酈侯黃龍為湘南侯彭愷為西平昌侯孟叔為中廬侯李建為復陽侯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山都侯陳予為下雋侯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魏猛為夷陵侯苗光為東阿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擢孫程為騎都尉初程等入章臺門苗光獨不入詔書錄功臣令王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未受符策漢初封王侯皆剖符至武帝封齊燕廣陵王始給以策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黃門令主省中諸宦者故詣之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以將作大匠來歷為衛尉祋諷閭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倀施延陳光趙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以來歷等鴻都門之諫也事見上卷上年祋丁外翻又丁括翻倀丑呈翻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男吉家徙事見上卷上年帝之見廢也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監古銜翻賢曰梵音扶汎翻來歷傳中傅也梵又房戎翻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良姓也左傳鄭良霄穆公子子良之後藥長夏珍皆坐徙朔方長秋長大長秋丞一人六百石中宮藥長四百石皆皇后宮官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初閻顯辟崔駰之子瑗為吏駰音因瑗以

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沈醉說輸芮翻下同沈持林翻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等惑蠱先帝廢黜正統扶立疏孽孔穎達曰孽者蘖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蘖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枝蘖故孽子枝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王肅云八子曰臣孽字當為蘖支子[illegible]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賢曰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為少帝周勃廢之也今欲與君共求見說將軍說式芮翻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元惡大惡也并辜謂與之同獲罪也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也史記蔡澤說范睢曰君獨不見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顯敗瑗坐被斥被皮義翻門生蘇祗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時陳禪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弟聽祗上書禪請為之證賢曰弟但也司馬相如傳曰弟俱如臨邛[illegible]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屏必郢翻隱屏之處竊與私語也願使君勿復出口禪時為司隸校尉故稱之曰使君司隸校尉部察三輔三河弘農其職猶十三部使者鮑永為司隸校尉光武曰奉使如此何如復扶又翻下同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己卯以諸王禮葬北鄉侯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免辟召非其人事見上卷延光二年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

南陶敦為司空。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事見上卷二年）。詔除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詔復以中牢具祠之。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群臣議者咸以為宜。司徒掾汝南周舉謂李郃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行下孟翻）、久而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復脩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群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荅人望。郃即上疏陳之。

孝順皇帝上（諱保、安帝之子也。諡法：慈和徧服曰順。伏侯古今注曰：保之字曰守）

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太后意乃安。

甲寅、赦天下。辛未、皇太后閻氏崩。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貴免。司徒李郃罷。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賢曰：諡法：謀慮不愆曰思）。丙戌、以太常桓焉為太傅、大鴻臚朱寵為太尉、參錄尚書事、長樂少府朱倀為司徒。封尚書郭鎮為定潁侯。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羌眾皆降、由是涼州復安。六月己亥、封濟南簡王錯子顯為濟南王。秋七月庚午、以衛尉來歷為車騎將軍。八月、鮮卑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歿。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馮石劉熹免之、又劾奏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

豈死不當公衆上宣寵戒於室足矣君門其身可以佞言開君乃亡召寵倖王石貴之年漸子啓而後成禮而後入帝省其章乃不罪詡詡音許中常侍張防賣弄權埶請託受取詡案之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埶音勢乃自繫廷尉奏言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事見上卷安帝延光三年幾居希翻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復扶又翻下同國家之禍將重至矣重直用翻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事見上卷延光三年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將作大匠有左校令掌左工徒輸左校者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左傳之也殺戶教翻獄吏勸詡自引自引謂自殺也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歐刀刑人之刀也死於市也喑嗚自殺喑嗚猶嗚咽也是非孰辨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相率乞見浮陽縣屬渤海郡祝阿縣屬濟南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賢曰謂討閻顯等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為于偽翻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史記天官書危南有衆星曰羽林晉書天文志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塞悉則翻時防立在帝後程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賢曰箱廊也字或作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賢曰阿母宋娥也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顗顗魚豈翻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入言之梵扶泛翻又扶風翻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復扶又翻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詡上疏薦議郎南陽左雄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拱默謂拱手而默無一言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賢曰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為白璧之潔常與衆人同也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宜擢在喉舌之官賢曰尚書為喉舌之官以其出納王命也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浮陽侯孫程等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有司劾奏程等干亂悖逆劾戶槩翻悖蒲沒翻又戶[illegible]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都益其驕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敕雒陽令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說朱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東觀記謂天子為國家又謂為朝廷說輸芮翻倀丑羊翻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夭於紹翻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倀曰今詔指方怒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為台輔不於今時竭忠

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倀乃表諫帝業從之程徙封宜城侯（宜城縣屬南郡）（考異曰袁紀秋七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illegible]）到國怨恨恚懟（恚，於避翻；懟，直類翻）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冬十月丁亥司空陶敦免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數，所角翻）單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障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illegible]）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以廷尉張晧為司空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更，工衡翻）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且，子余翻）亦更立其種人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西域傳：車師前後部、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為車師六國）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眾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且，子余翻）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

二年春正月中郎將張國以南單于兵擊鮮卑其至鞬破之（鞬，居言翻）二月遼東鮮卑寇遼東玄菟（菟，同都翻）烏桓校尉耿曄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出塞擊之斬獲甚眾鮮卑三萬人詣遼東降（降，戶江翻，下同）三月旱初帝母李氏瘞在雒陽北（李氏死見上卷安帝元初二年。瘞，於計翻）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帝乃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六月乙酉追諡為恭愍皇后葬于恭陵之北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元孟，永元六年班超所立也）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敦，徒門翻）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illegible]）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illegible]）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之亍壬午，太尉朱寵、司徒朱倀免。庚子，以太常劉光為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勳汝南許敬為司徒。光，矩之弟也。敬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撓奴教翻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汙者，汙烏故翻獨無謗言及於敬，當世以此貴之。

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少詩照翻行下孟翻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賢曰壺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即張衡南都賦所云天封大狐是也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復扶又翻英固辭疾篤。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疾不肯起；強輿入殿，強其兩翻猶不能屈。帝使出就太醫養疾，太醫令屬少府掌諸醫有藥丞方丞月致羊酒。其後帝乃為英設壇，為于偽翻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引與朝同音羊晉翻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考異曰英傳云四年三月乃設壇賜見英黃瓊傳李固勸書已云樊英設壇帝及瓊至三公踰為英稱光祿大夫則是瓊至之時英已嘗設壇見之而為光祿大夫矣至三年黃瓊後上號若四年方設壇賜見英則都與瓊傳異知其必不在四年也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有詔書譬翻以上旨不聽其辭位也

英初被詔命，被皮義翻下同眾皆以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處昌呂翻下同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賢曰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貴重之極也訾音資怒萬乘之主，按英傳英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處而害將及身，處昌呂翻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仄陋，論語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堯典曰明明揚側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為于偽翻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聖人被褐懷玉玉至寶也被褐而懷之喻珍美不外見也良賈深藏若虛賈者善賈深藏若無所有若不行售價則不售此皆以喻懷道懷才之士被皮義翻則王者當盡禮而致之，屈己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省悉井翻

其人（省悉景翻彊其兩翻）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群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遠矣（治直吏翻遠于願翻）誠心至矣彼將扣閽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楊倞曰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公孫述之待李業諸人政如此誘音酉）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

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弟讀曰悌行下孟翻）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己安分優游卒歲（分扶問翻卒子恤翻）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脩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帝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其有不幸者賜衣一襲祠以中牢）光武之遇周黨（事見四十一卷建武五年）以勵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飾僞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

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韓非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狂矞華士昆弟二人太公殺之周公急傳而問曰二子皆賢人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illegible]聖王所以使人非爵賞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illegible]人則至[illegible]為君子是以誅之也荀子曰孔子為魯[illegible]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時又徵廣漢楊厚江夏黃瓊瓊香之子也厚既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賢曰春秋命曆序曰四百年之閒閉四門聽外難群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

之效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遺于季翻）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賢曰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枕山棲谷（枕之鴆翻）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嶢嶢山之高也皦皦玉石之白也嶢倪幺翻易以豉翻）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被皮義翻）朝廷設壇席猶

待詔明經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缺，[illegible]）而毀譽布流應時折減者（言其名譽折減也。折，食列翻）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言其聲名之盛素動人之觀聽，故所望者深也）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處，昌呂翻）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在臺閣（瓊父香，和帝時為尚書令）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達，明也；練，習也；謂明習尚書諸曹事也）爭議朝堂莫能抗奪（言莫能抗其議）數上疏言事（數，所角翻）上頗采用之 李固郃之子（郃，[illegible]翻，又古合翻）少好學（少，詩照翻；好，呼到翻）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策，馬箠也）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笈，楚洽翻，書箱也。不遠千里，不憚千里之遠也）遂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記曰：凡為人子，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孔穎達曰：安定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省，悉景翻）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地震 夏六月旱 秋七月茂陵園寢災 九月鮮卑寇漁陽 冬十二月己亥太傅桓焉免 車騎將軍來歷罷 南單于拔死弟休利立為去特若尸逐就單于 帝悉召孫程等還京師

四年春正月丙寅赦天下 丙子帝加元服 夏五月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御，進也）而桂陽太守文礱（郡國志：桂陽郡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礱，音力公翻）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言不思宣暢本朝[illegible]）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illegible]）[illegible] 五州雨水 秋八月丁巳太尉劉光司空張皓免 尚書僕射虞詡上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illegible]）頃遭元元之災（[illegible]）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離，力智翻）守無險之勢難以

為閉令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賢曰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守固全浬西漢諸陵皆在長安單外無敵障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賢曰前書音義曰選懦不前也懦音乃亂翻張解設難張解皆開張其說以為解設難者鋪設其辭以發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還舊土安帝永初五年三郡內徙癸酉以大鴻臚龐參為太尉錄尚書事臚陵如翻龐皮江翻太常王龔為司空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許敬免鮮卑寇朔方十二月乙卯以宗正弘農劉崎為司徒崎丘宜翻是歲于窴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拘彌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而遣使者貢獻敦煌太守

徐由上求討之敦徒門翻比時隣翻帝赦于窴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五年夏四月京師旱京師及郡國十二蝗定遠侯班超之孫始尚帝姑陰城公主公主清河孝王之女陰城縣屬南陽郡宋白曰陰城縣在今穀城縣北宋乾德二年置光化軍主驕淫無道始積忿怒伏刃殺主冬十月乙亥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六年春二月庚午河間孝王開薨子政嗣政傲很不奉法很下墾翻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擢為河間相侍御史秩六百石擢為王國相秩二千石亂遷也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賢曰峙立也問王所在

虎賁曰是非王邪賁音奔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慚而更服更工衡翻別彼列翻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之漢諸王國有太傅成帝時更曰傅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見賢遍翻以王不恭相使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奏治其罪治直之翻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遂為改節悔過自脩為于僞翻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鈔楚交翻三月辛亥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見四十七卷和帝永元二年置伊吾司馬一人初安帝薄於藝

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穨敝鞠為園蔬穨徒回翻賢曰詩小雅曰鞠為茂草鞠窮也或牧兒蕘豎薪刈其下賢曰蕘以草為薪也蕘如招翻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脩繕誘進後學翟直格翻酺薄乎翻誘音酉帝從之秋九月繕起太學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護烏桓校尉耿曄遣兵擊鮮卑破之曄筠輒翻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群羌兩河謂賜支河及逢留大河也皓坐事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近其靳翻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詛莊助翻續上移屯田還湟中上時掌翻湟音皇羌意乃安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

龍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書四人姓名於籌，狀抑而投之，得之為入選。探，他南翻。）尚書僕射南郡胡廣與尚書馮翊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卜筮，既未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賢曰：詩云克岐克嶷，鄭注云岐岐然意有所知，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嶷，魚力翻。）俔天必有異表，（賢曰：俔音苦見翻。說文曰：俔，譬喻也。詩云：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譬天之有女弟，故求為配。）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斷，丁亂翻。）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恭懷皇后，和帝母梁貴人也。乘氏縣屬濟陰郡，故之乘丘也。乘，繩證翻。）選入掖庭，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被，皮義翻。從，千容翻。施，式豉翻。）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所由興也。（言后妃不妒忌，若螽斯則子孫眾多矣。）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貴人梁氏為皇后。京師旱。三月，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揚州部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豫章等六郡。妖，於驕翻。長，知兩翻。）庚寅，赦天下，改元。夏四月，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冬，耿曄遣烏桓戎末廆等鈔擊鮮卑，大獲而還。（范書鮮卑傳作戎末廆。賢曰：廆，音胡罪翻。鈔，楚交翻。）鮮卑復寇遼東屬國，耿曄移屯遼東無慮城以拒之。（復，扶又翻。郡國志：遼東屬國，故邯鄉，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領昌遼、賓徒、徒河、無慮、險瀆、房六城，在雒陽東北三千二百六十里。無慮，因醫無慮山以名縣。慮，音盧。）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謂尹翁歸、韓延壽、朱邑、龔遂、黃霸之屬也。事並見宣帝紀。數，所角翻。治，直吏翻。稱，尺證翻。）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斂，力贍翻。）以治己安民為劣弱，（治，直之翻。）奉法循理為不治。髡鉗之戮，生於睚眥；（師古曰：睚眥，舉目皆也。言顧瞻之間也。睚，音崖；眥，音才賜翻。字書曰：睚，牛懈翻，怒視也。）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賢曰：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監，古銜翻。背，音佩。）與同疾疢，（言同有此疾也。疢，丑刃翻。）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郡縣長吏館亭傳以待過使客，監司亦以是觀政也。賢曰：期匝也。期，一歲。傳，株戀翻。）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賢曰：離，遭也。譽，音余。）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而求名。（言因有罪而先自棄官以為高。論語曰：色斯舉矣。此言見上之人顏色不善，則舉而去之，以求見稱之名也。）州宰不覆，（覆，審也。）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

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曰特曰橫皆出於常賦之外者也賢曰調徵也紛亂也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守式又翻喪息浪翻長知兩翻其不從法一作漢禁不式王命賢曰式用也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劾戶得翻又戶槩翻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賢曰任堪也音人林翻寬其負筭賢曰負欠也筭口錢也儒生未有品數故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塞悉則翻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先已有此禁今申嚴之復扶又翻又下有司考吏治真偽詳所施行下遐稼翻治直吏翻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論語禮稱強仕禮曲禮曰四十曰強而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賢曰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也文吏課牋奏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群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言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副之端門端門宮之正南門曰端門尚書於此受天下章奏令舉者先詣公府課試以副本納之端門尚書審覈之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異行行下孟翻茂材即秀才賈公彥曰漢光武諱秀改為茂才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

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駮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陳平六出奇計以佐高帝子產相鄭擇能而使之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說苑曰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臣不敢受也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史記曰秦欲與燕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為上卿說苑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前書終軍年十八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武帝大悅擢為諫大夫賈誼年十八揚聲漢庭文帝超遷之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眾心不厭回轉也戾反也賢曰剗削也厭於也饜足也剗楚限翻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剗異下遐稼翻剗與剗同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言若與駁議者同而以雄言為非則上已從雄言若與雄言同而與駁議者異則朝以為不便而行之矣朝直遙翻臣愚以為可宜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衷陟仲翻下同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

之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
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久之廣
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臺郎尚書郎也詰去吉翻
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
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
聞一知幾邪幾居豈翻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
袁宏論曰夫謀事作制以經世訓物必使可為也古
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師古曰彈冠言入仕
也以為可仕之時在於彊盛故舉其大限以為民表
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豈不偏乎

然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
為濟陰太守濟子禮翻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
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
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
多得其人　閏月庚子恭陵百丈廡災賢曰廡即堂下周屋也
費伯城郎廡音武以為氏顗魚豈翻　上聞北海郎顗精於陰陽之學
二年春正月詔公車徵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
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書音義曰三台一名泰階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

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為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
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鐘
之奉奉與俸同音扶用翻亡天下之憂亡古無字棲遲偃仰小雅北山之詩曰或棲遲偃仰毛公曰棲遲遊息也偃仰猶臥也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
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被皮義翻易以豉翻以此消
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
吏不良既咎州郡長知兩翻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
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
小網數賢曰謂寬於三公切於州郡也孟子曰數罟不入洿池也數音朔三公非
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

誠念朝廷欲致興平臣書不擇言死不敢恨因條便
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姓之勞罷繕脩之役二
立春以後陰寒失節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
少陽之歲少詩照翻春當旱夏必有水宜遵前典惟節惟
約四去年八月熒惑出入軒轅晉書天文志曰軒轅十七星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女職也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五去年閏十月
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續漢志曰星氣內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晉書天文志曰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養獸之所也參十星白虎之體在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以給廚參所今翻恐立秋以後將有羌寇

畔奚之患宜豫告諸郡嚴為備禦六今月十四日乙

卯白虹貫日(蘇林曰凡日旁氣色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興

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時三春(…)宜大

蠲法令有所變更(…)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

青服絳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

王者之瀆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二月鄭

上書薦黃瓊李固以為宜加權用又言自冬涉春訖

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

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

(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各長四丈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

臣聞皇天感物不為

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

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

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三月使匈奴中

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兵出塞擊鮮卑破之

初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帝封娥為山陽

君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襄邑縣屬陳留郡)尚書

令左雄上封事曰高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

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事見上卷安帝建光元年)

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

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誠不宜

追錄小恩虧失大典詔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

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

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

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

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

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

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

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

嚼(…)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

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

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群

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

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

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

命危於累卵〈[illegible]〉常懼時世復有此類〈復扶又翻下同〉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怵惕恐懼也上丑律翻下他歷翻離力智翻〉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蓋雄先已有此議今乞行之也〉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上時掌翻〉帝乃從之夏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羣公卿士各直言厥咎仍各舉敦樸士一人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安帝延光□年封王聖為野王君是歲京師及郡國[illegible]地震漢陽為甚[illegible]也〉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塞悉則翻〉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卒子恤翻〉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促步催使疾行也[illegible]〉又加以捶撲〈捶止蘂翻撲普卜翻〉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禮記曰[illegible]〉

〈[illegible]〉動則有庠序之儀〈庠序之儀謂[illegible]〉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納之是後九卿無復捶撲者〈撲普卜翻又[illegible]〉戊午司空王龔免六月辛未以太常魯國孔扶為司空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按續漢志[illegible]〉於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前孝安皇帝〈[illegible]〉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孽魚列翻〉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遇其艱厄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illegible]〈[illegible]〉屬望風政〈[illegible]〉積敝之後[illegible]

〈[illegible]〉誠當沛然思惟善道〈[illegible]〉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復扶又翻〉臣伏在草澤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illegible]〉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少詩沼翻〉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揔權柄天道惡盈〈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惡烏路翻〉不知自損故致顛

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帝[illegible]) 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建光元年，諸弟得罪，閻氏始盛，延光四年，閻氏誅，蓋不能五稔也。) 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禮不臣妻之父母。) 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illegible]) 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休，美也。) 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謂州郡開私官，進舉其子弟也。) 今可為設常禁，([illegible]) 同之中臣。(此中臣謂中親臣也。) 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illegible]) 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illegible]) 無他功德，初拜便真。([illegible]) 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illegible]) 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illegible])

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天文志曰：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 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illegible]) 權尊埶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毗，輔也。) 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illegible]) 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illegible]) 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illegible]) 不足為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騖，不能復還。([illegible]) 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illegible]) 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

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去羌呂翻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范曄曰漢承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威權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illegible]如此則論者厭塞厭一葉翻塞悉則翻升平可致也扶風功曹馬融對曰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效民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贍而人足之量其財用為之制度量音良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累力瑞翻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有必不多矣馬融之對不詭於理盡術得於經學故其辭氣和平而切於攻𥱼也含蓄可悟太史令南陽張衡對曰百官志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掌天時星曆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武帝元光元年初舉孝廉至是凡二百七年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去年冬十一月辛卯詔書也孝行下孟翻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且郡國守相剖符寧境為國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陰太守胡[illegible]傳也吏民罷於送迎之役罷讀曰疲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為百姓所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為奪民父母使嗟號也號戶刀翻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易曰不遠復論語曰過則勿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為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古今注曰是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五月癸巳又晝見見賢遍翻震裂著於下謂永建三年京師地震今年京師地裂也天誡詳矣可為寒心為于偽翻明者銷禍於未萌今既見矣見賢遍翻修政恐懼則禍轉為福矣上覽眾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從中下者不經尚書也下遐稼翻大司農南郡黃尚等請之於梁商僕射黃瓊復救明其事復扶又翻久乃得釋出為洛令洛當作雒雒屬廣漢郡固棄官歸漢中融

博通經籍美文辭對奏亦拜議郎衡善屬文[illegible]通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驕若以才驕人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illegible]作渾天儀著靈憲[illegible]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illegible]

[illegible]入十二度極七十二度[illegible]五度極[illegible]常不見謂之常見不隱[illegible]之[illegible]天之[illegible]半[illegible]道各去極[illegible]黃道[illegible]日之所行[illegible]赤道[illegible]二十四度[illegible]

二十四度[illegible]去極[illegible]最遠[illegible]日最[illegible]長黃道[illegible]晝行[illegible]夜[illegible]百[illegible]晝[illegible]行黃道[illegible]長[illegible]天[illegible]夜[illegible]

里性恬惔[illegible]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

[illegible]晝[illegible]五十刻[illegible]晝夜[illegible]百刻[illegible]

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毀會所舉用忤帝旨[illegible]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會[illegible]廣漢上計掾段恭因會上疏曰[illegible]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illegible]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臣之至誡也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illegible]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illegible]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illegible]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illegible]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雒陽令祝良奏參罪秋七月己未參竟以災異

免　八月乙巳以大鴻臚施延爲太尉　鮮卑寇馬
城代郡太守擊之不克頃之其至鞬死(鞬居言翻)鮮卑由
是抄盜差稀(抄楚交翻)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
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四(起閼逢閹茂盡旃蒙作噩凡十二年)

孝順皇帝下

陽嘉三年夏四月車師後部司馬率後王加特奴掩
擊北匈奴於閶吾陸谷(閶音昌)大破之獲單于母　五
月戊戌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上親自露坐德陽殿
東廂請雨(按范書順帝紀德陽殿在北宮掖庭中)以尚書周舉才學優
深特加策問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否皮
鄙翻塞悉則翻)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
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
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謂露坐無益)
陛下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希魚郤行求前(鄧曰)
(緣木求魚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郤行而求逮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
除太官重膳之費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稽覽圖中孚傳曰
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一時鄭玄注云陽者天子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日天立應)

[illegible]惟陛下留神裁察帝復召舉面問得失舉對以宜慎官人去貪汙遠佞邪（遠，于願翻）帝曰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舉前為冀州刺史，徵拜為尚書）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別，彼列翻；數，所角翻）阿諛苟容者佞邪也

太史令張衡亦上疏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割與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使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然後神望允塞（塞，悉則翻）災消不至矣

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緯，七緯也。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氾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上疏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賢曰：前書，武帝始置益州）又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賢曰：成帝時，劉向及子歆典校祕書，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藝文志，並無讖錄。讖，楚譖翻）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要，一遙翻）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illegible]）數有徵效（效，戶教翻）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惡，烏路翻；好，呼到翻。韓子曰：客有為齊王畫者，[illegible]犬馬最難[illegible]鬼魅最易[illegible]）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賢曰：[illegible]）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秋七月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復，扶又翻）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種，章勇翻）冬十月護羌校尉馬續遣兵擊良封破之

十一月壬寅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崎，丘宜翻）用周舉之言也

乙巳以大司農黃尚為司徒光祿勳河東王卓為司空

耿貴人數為耿氏請（數，所角翻；為，于偽翻）帝乃紹封耿寶子箕為牟平侯（[illegible]）

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帝令敦煌太守發兵救之，不利。（敦，徒門翻。）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illegible]）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事見[illegible]）由是有寵，參與政事。（與，讀曰預。）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省，悉景翻。）綱，皓之子也。（張皓見五十一卷安帝延光三年。）旱。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戊寅，以執金吾梁商為大將軍，故太尉龐參為太尉。（龐，皮江翻。）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illegible]）商少通經傳，（傳，直戀翻。）謙恭好士，（好，呼到翻。）辟漢陽巨覽、（巨，姓；覽，名。）上黨陳龜為掾屬，（掾，俞絹翻。）李固為從事中郎，楊倫為長史。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於商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見，賢遍翻。）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范書李固傳作[illegible]。二語蓋六本之緯書。）天道無親，可為祗畏。（賢曰：祗，敬也。言天無私親，唯善是與，可敬而畏也。）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於野。）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秋閏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度遼將軍耿曄追擊不利。十一月，烏桓圍曄於蘭池城，（續漢志：雲中郡沙南縣有蘭池城。）發兵數千人救之，烏桓乃退。十二月丙寅，京師地震。

永和元年春正月己巳，改元，赦天下。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十一月丙子，太尉龐參罷。十二月，象林蠻夷反。（象林縣屬日南郡。[illegible]）乙巳，以前司空王龔為太尉。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為讒佞所構，（[illegible]）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哀帝時，丞相王嘉召詣廷尉[illegible]）纖微感槩，輒引分決，（[illegible]）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賢曰：大臣獄重，故曰重問。[illegible]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音義云：大臣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詰問之。）王公卒有他變，（卒，讀曰猝。）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群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言當汲汲救之也。）斯其時也。」商即言

之於帝事乃得釋、是歲以執金吾梁冀為河南尹冀性嗜酒逸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法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以告商商以讓冀冀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仇音求[illegible]）請以放弟禹為雒陽令使捕之（[illegible]）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言相率而來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賦多少所由來久矣（漢興令武陵蠻大人歲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賨布）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澧中漊中蠻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種章勇翻）

二年春武陵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賢曰充縣屬武陵郡故城在澧州崇義縣東北充音衝夷道縣屬南郡）二月廣漢屬國都尉擊破白馬羌（安帝以蜀郡北部都尉為屬國都尉[illegible]）帝遣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平之進乃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三月司空王卓薨丁丑以光祿勳郭虔為司空（考異曰袁紀作[illegible]今從范書） 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 五月癸丑山陽君宋娥坐構姦誣罔收印綬歸里舍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等九侯坐與宋娥更相賂遺求高官增邑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illegible]）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秋七月二郡兵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勢轉盛 冬十月甲申上行幸長安扶風田弱薦同郡法真博通內外學（東都諸儒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隱居不仕宜就加袞職（賢曰毛詩曰袞職有闕謂三公也）帝虛心欲致之前後四徵終不降友

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真雄之子也（法雄見四十九卷安帝永初四年） 丁卯京師地震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者（楊震事見五十卷安帝延光三年）龔乃止十二月乙亥上還自長安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二郡山崩 夏閏四月己酉京師地震 五月吳郡丞羊珍反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斬之 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區憐不克為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召公卿

下官及四府掾屬大將軍府掾屬二十九人太尉府二十四人司徒府三十一人司空府二十九人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楊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駮曰若荊楊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二州謂荊楊也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數所角翻被皮義翻復扶又翻下同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卒讀曰猝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瘴之亮翻嶺南瘴氣甚重多熱蒸鬱之所生也中之者輒死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比必寐翻及也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賢曰古升小故曰五升也稟給也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事見四十九卷安帝元初二年五十卷五年此發將無益之效將即亮翻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言孤軍處叛蠻之中又乏糧也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間古莧翻頭首謂蠻帥也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魏尚見十四卷文帝十四年就加事未見守式又翻下同哀帝即拜龔舍為泰山守前書龔舍楚人務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翁法項之哀帝遣使即楚拜舍為泰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為于偽翻復扶又翻秋八月己未司徒黃尚免九月己酉以光祿勳長沙劉壽為司徒　丙戌令大將軍三公舉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校戶教翻初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為尚書既而雄為司隸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臧古字通舉以此劾奏雄劾戶概翻又戶得翻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

使君選貪污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
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灋戮宣子僕宣子謂諸
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秦晉戰于河曲趙宣子將中軍
韓厥為司馬宣子使以其乘車干行韓厥戮其僕衆曰韓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任其事吾今乃知免於罪矣任音壬
今君不以舉之不
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稱君之意與宣
子殊也雄悅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宣
光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周舉字宣光天下益以此賢之
聞過而服天下以此益賢左雄諱為者為何如邪以此自屬也
是時宦官競賣恩勢扶勢市恩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春秋鄭穆公子子良後為良氏賢曰
謙退而厚重也余謂退厚者不與儕輩爭進趣競浮薄也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
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長知兩切既無
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
識知其不終事見二卷周顯王三十一年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
言不足為榮適以為辱也考異曰宦者傳云陽嘉中詔舉武猛良賀獨無所薦按此詔蓋誤以永和為陽嘉也
是以不敢帝由是賞之　冬十月燒當羌那離
等三千餘騎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　十二月戊
戌朔日有食之　大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等
用事於中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
欲陷之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等蘧姓也衛有大夫蘧伯玉與左

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
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
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妒與妬同逵等知
言不用懼迫言既不用懼禍且及也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
中帝聞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下
獄歙許及切下遐稼切
四年春正月戊辰逵等伏誅事連弘農太守張鳳安
平相楊皓皆坐死辭所連染延及在位大臣商懼多
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左氏
傳晉郤克帥師敗齊師于鞌師歸范文子後入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
也故不敢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為序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帥所類翻大獄
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賢曰言久繫之則細微之事辜
引汲哀大也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
止逮捕之煩謂孟春之月當行慶施惠順天地生物之心以迎和氣不宜連獄事枝蔓問
逮及也辭所連又即追捕之中帝納之罪止坐者二月帝以商少子
虎賁中郎將不疑為步兵校尉商上書辭曰不疑童
孺猥處成人之位處昌呂翻昔晏平仲辭鄁殿以守其富
左傳齊討慶封與晏子鄁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故弗受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鄁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鄁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鄁蒲將翻殿多簡翻又如
字公儀休不受魚飧以定其位公儀休為魯相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

曰閭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故不受也 臣雖不才亦頗因福祿於聖世 上乃以不疑爲侍中奉車都尉 梁商之讓通經傳之力也 三月乙亥京師地震 燒當羌那離等復反 復扶又翻下同 夏四月癸卯護羌校尉馬賢討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 戊午赦天下 五月戊辰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爲濟北王 去年濟北王多薨無子今以安紹封范書濟北王傳安作登比從濟北之濟子禮翻 秋八月太原旱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 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 車尺遮翻紐女九翻 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吏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等 中郎將護匈奴中郎將也 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 賢曰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謀然不能制下即是不堪其任 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 降戶江翻下同龜所施行以前未先聞者而遂坐免也下遐稼翻 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 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傳曰困獸猶鬬 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 賢曰單亦盡也種章勇翻 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 賢曰醜類等也余謂醜類言內醜之衆類也 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 設購開賞宣示反悔 反音幡宣示招降意以開其反悔之 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鞮丁奚翻

己丑晦日有食之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機等天性虐刻多所擾發且凍傅難種羌遂反 賢曰且音子余翻種章勇翻下同 攻金城與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爲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爲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 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 辛未太尉王龔以老病罷 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 賢曰隴山之關也今名大震關 在今隴州汧源縣西 壬午以太常桓焉爲太尉 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

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賢曰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也在劉南五百五里郡本都平定縣至此徙於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車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鈔楚交翻下同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為賢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宋由為公於章和之間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種章勇翻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并合也亟紀力翻而攻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回胡對翻避也曲也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賢曰埋根言不退也行戶剛翻先悉薦翻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鄭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使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衆潰而歸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審悉也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于射姑山，且子余翻射音夜按續漢書天文志射姑山在北地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二月丁巳，有星孛于營室。晉書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又為軍糧之府及土功事孛蒲內翻

三月上巳，大將軍商大會賓客，讌于雒水，司馬彪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絜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為大絜也按古以三月上巳今以三日為上巳酒闌，繼以薤露之歌，薤露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薤下或作蓬一作蓬從事中郎周舉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樂音洛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左傳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

武都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考異曰西羌傳作武威太守今從帝紀皇甫規傳云與護羌校尉趙冲按西羌傳冲時尚為太守規傳誤也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余按冲以追羌之功詔督河西四郡兵則武威太守為是武都西北接漢陽東北接扶風南接漢中無緣遠督河西四郡兵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比毗至翻數所角翻中竹仲翻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賢曰將近億也余謂出師遠征其勢縣絕不能相及故曰縣師縣讀曰懸出於平民，平民齊民也回

入姦吏（[illegible]）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饑
襁負流散（[illegible]）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
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illegible]）苟競
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
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illegible]）退不
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
不聞振旅之聲（[illegible]）酋豪泣血
驚懼生變（[illegible]）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
手扣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
兵五千（賢曰兩營謂馬賢及趙沖等二郡謂安定[illegible]扶風雍營及京兆虎牙營也）
出其不意與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
勢巧便臣已更之（更工衡翻[illegible]）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
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降戶江翻）若謂臣年少官
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
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勝音升沒死猶言昧死也冒死也）帝
不能用庚子司空郭虔免丙午以太僕趙戒為司
空夏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度遼將軍馬續率鮮卑
擊烏桓於通天山大破之（[illegible]）
鞏唐羌寇北地（[illegible]）
北地太守賈福與趙沖擊之不利秋八

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篤（[illegible]）敕子冀等曰吾生無以
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illegible]）衣衾飯含玉
匣珠貝之屬（[illegible]）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耳宜
皆辭之丙辰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賜以東園秘器銀鏤黃腸玉匣（[illegible]）
及葬賜輕車介士（[illegible]）中宮親送
帝至宣陽亭（[illegible]）瞻望車騎壬戌以河
南尹乘氏侯梁冀為大將軍冀弟侍中不疑為河南
尹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
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illegible]）順帝援
大柄授之后族（[illegible]）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
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illegible]）蕩覆漢室校
於成帝闇又甚焉初梁商病篤帝親臨幸問以遺
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
拜舉諫議大夫（[illegible]）九
月諸羌寇武威辛亥晦日有食之冬十月癸丑

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永建四年二郡還舊治今復徙之復扶又翻）十一月庚子以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萬五千人屯三輔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内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勞力到翻更工衡翻）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首式救翻）固皆原之遣還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降戶江翻）州内清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臧古贓字通）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賢曰言移檄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爲于僞翻）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任音壬）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誘音酉弭止也散而去也）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赦天下改元　秋八月南匈奴句龍吾斯與薁鞬臺耆等復反（薁於六翻鞬居言翻復扶又翻）寇掠并部　丁卯遣侍中河内杜喬周舉（按范書周舉汝南人時爲光祿大夫）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魏郡欒巴張綱（綱張皓之子武陽人栩況羽翻）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行下孟翻）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刺史二千石大吏驛馬上奏其罪取旨黜免驛馬以速達京闕也墨綬縣令長也令長以下便收案舉劾其罪上時掌劾）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漢郡國縣道皆有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前漢京兆）遂劾奏（督劾奏文劾豺牀皆翻）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賢曰御進也）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戚滿朝（朝直遙翻）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杜喬至兗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上徵固爲將作大匠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爲請救事皆寢遏（劾戶概翻爲于僞翻）（寢者已劾其奏而不行遏者其奏未得上也）侍御史河南种暠疾之（种音沖暠古老翻）復行案舉（復扶又翻）廷尉吳雄將作大匠李固亦上言八使所糾宜急誅罰帝乃更下八使奏章令考正其罪（下遐稼翻）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中竹仲翻）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坐才臥翻）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

[illegible]

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王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
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
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
究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illegible]）
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illegible]）
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
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illegible]）
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
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
縛歸降（[illegible]）
綱單車入嬰壘大會
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
田疇（[illegible]）子孫欲爲吏者皆引召
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
郡一歲卒（[illegible]）張嬰等五百餘人爲之制服行喪
送到犍爲（[illegible]）負土成墳詔拜其子續爲郎中賜
錢百萬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
（[illegible]）冀州刺史京兆蘇章膠東相陳留吳祐雒陽令
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王渙事見四十八卷和帝元興元年）峻能
選用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

威豈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爲冀州刺史有
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贓（[illegible]）
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illegible]）太
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illegible]）章曰
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蘇章字孺文）明日冀州
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
折權豪忤旨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日夜
稱章朝廷遂不能復用也（[illegible]）祐爲膠東相（[illegible]）
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
衣以進其父（[illegible]）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
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illegible]）祐
屏左右問其故（[illegible]）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
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illegible]論語載孔子之言也[illegible]）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illegible]）冬十
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免　罕羌邑落五千餘
戶詣趙沖降唯燒何種據參䜌未下（[illegible]縣屬安定郡）
（[illegible]）甲戌罷張喬軍屯　十一月壬午以司隸校尉
下邳趙峻爲太尉大司農胡廣爲司徒
二年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沖與漢陽太守張貢

擊燒當羌於參䜌，破之。（當當作何，此承范書之誤。燒當燒何亦羌種也。）六月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為呼蘭若尸逐就單于。（自永和五年吾斯車紐反，陳龜逼殺單于休利，單于庭虛，至是始立單于。去年六月兜樓儲為單于，今從范書。）時兜樓儲在京師，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璽，斯氏翻。綬，音受。引上，時掌翻。）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太常掌樂，大鴻臚典四夷之客，故令祖會。祖道之會也。角抵者，相當角力，角其材也。）冬，閏十月，趙沖擊燒當羌於阿陽，破之。（阿陽縣屬漢陽郡，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扶風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刺，七亦翻。句，古侯翻。）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民壓死者甚衆。（坼，音拆。壓，於甲翻。）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事見上卷陽嘉元年。上，時掌翻。）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為四科，帝從之。

建康元年（是年四月改元。）春，護羌從事馬玄為諸羌所誘，將羌衆亡出塞，（誘，音酉。將，如字。領，即郢翻。）領護羌校尉衛琚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琚，音居。）趙沖復追叛羌到建威鸇陰河，（賢曰：續漢書，建威，作武威。鸇陰縣名，屬安定郡。又曰：涼州姑臧縣東南有鸇陰縣，故城縣因水以為名。宋白曰：會州會寧縣，漢鸇陰縣地，黃河西南自蘭州金城縣界流注。水經云：河水又東，過勇士縣北，東流，即）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降，戶江翻。）沖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而歿。沖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遂衰耗。詔封沖子為義陽亭侯。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左部，即句龍吾斯之黨。）於是胡、羌、烏桓悉詣寔降。辛巳，立皇子炳為太子，（炳，音丙。）改元，赦天下。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太子家。（种，音沖。暠，古老翻。監，古銜翻。）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單，音丹。）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暠乃手劍當車曰：（手，手字又翻。）「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愧者，愧己之不能然也。）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揚、徐盜賊羣起，盤互連歲。秋，八月，九江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屯據歷陽，（歷陽縣屬九江郡。賢曰：今和州縣。）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督州兵討之。（緄，古本翻。考異曰：帝紀作馮赦，袁紀作馮放，皆誤，今據緄傳。）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三十。）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丁丑，以太尉趙峻為太傅，大司農李固為太尉，參錄尚書事。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于憲陵，（賢曰：憲陵在雒陽西十五里。）廟曰敬宗。是日，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庚

成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幾讀曰冀）後遭姦僞威分近習（賢曰近習謂諸侍幸小人也）受賂賣爵賓客交錯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官民並竭上下窮虛陛下體兼乾坤（以母臨朝以君天下故曰體兼乾坤乾坤之德謂順與健也）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横（縱子容翻）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賢曰無狀謂無善狀）宜亟黜遣披埽凶黨（披攘開翻）收入財賄以塞痛怨（塞悉則翻）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

急之務（去羌呂翻）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家語孔子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載舟亦可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檝與楫同操千高翻）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禄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稱尺證翻墉音容）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累良瑞翻）梁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幾居希翻）（考異曰規傳云沖質之間規對策免歸積十四年按帝紀此後別無舉賢良事惑者此時規舉賢良其至對策時已在質帝世也故云沖質之間自此年數至延熹四年十四年也）

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范容等於歷陽敗歿冬十月日南蠻夷復攻（復扶又翻）攻燒縣邑交趾刺史九江夏方招誘降之（降戶江翻）十一月九江盗賊徐鳳馬勉攻燒城邑鳳稱無上將軍勉稱皇帝（考異曰帝紀永嘉元年三月）築營於當塗山中（賢曰當塗縣之山在今宣州當塗縣西南…）建年號置百官十二月九江賊黃虎等攻合肥（合肥縣屬九江郡賢曰故城在今廬州北…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是歲羣盗發憲陵

孝沖皇帝（諱炳順帝之子也謚法幼少在位曰沖司馬彪曰…）

永嘉元年（考異曰袁紀作元嘉誤）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三歲）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人子當作臣子）昔秦皇沙丘之謀及近日北鄉之事皆祕不發喪（沙丘事見七卷秦始皇三十七年北鄉事見上卷安帝延光四年）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

之子纘皆至京師。蒜父曰清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鴻皆樂安夷王寵之子，千乘貞王伉之孫也。清河王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丙辰，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纘入南宮；丁巳，封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蒜罷歸國。將卜山陵，李固曰：今處處寇賊，軍興費廣，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太后從之。己未，葬孝沖皇帝於懷陵。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奏固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廣陵賊張嬰復聚眾數千人反，據廣陵。二月，乙酉，赦天下。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湳、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隴右復平。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涿令北海滕撫有文武才；詔拜撫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賞募，錢以賞之，邑以封之也。）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三月，撫等進擊眾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以餘眾燒

東城縣，東城縣屬九江郡。賢曰：在今濠州定遠縣東南。夏，五月，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鄉侯。拜滕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丙辰，詔曰：「孝殤皇帝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今其正之。」

六月，鮮卑寇代郡。廬江盜賊攻尋陽，尋陽縣屬廬江郡。賢曰：[illegible] 志注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余按尋陽本在大江之北，尋水之陽 [illegible] 蘄春縣，漢舊 [illegible] 南至江州二百四十里 [illegible] 馬氏置尋陽太守於柴桑 [illegible] 之尋陽，非江北之尋陽矣 [illegible] 江州 [illegible] 又攻盱台，盱台縣屬下邳國。盱音吁，台音怡。滕撫遣司馬王章擊破之。九月，庚戌，太傅趙峻薨。

滕撫進擊張嬰，冬，十一月，丙午，破嬰，斬獲千餘人。丁未，中郎將趙序坐畏懦、詐增首級，棄市。考異曰：[illegible] 今從滕撫傳。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illegible] 攻殺九江太守楊岑。滕撫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illegible] 以撫為左馮翊。

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為文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傳，株戀翻。下傳同。上，時掌翻。冀由是恨暠。會巴郡人服直，洪譜：服，周內史叔服之後。漢有江夏太守服徹。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害；被，皮義翻。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逮，[illegible] 傳詣京師也。李固上疏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詳，審也。言不能審知其情，迫以致民起為賊，以致死傷也。比盜賊群起，處處未絕，比，毗至翻。暠、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飾，[illegible] 匿，隱也。莫復盡心。」太后省奏，省，悉井翻。[illegible] 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農。考異曰：[illegible] 暠傳 [illegible] 二府畏懦，不敢按之，今從 [illegible] 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葬，喬獨不往，冀由是銜之。為冀殺喬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五（起柔兆閹茂盡柔兆涒灘凡十一年）

孝質皇帝（諱纘肅宗曾孫勃海孝王鴻之子也諡法忠正無邪曰質伏侯古今注曰纘之字曰繼）

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大將軍以下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三署郎五官署郎及左右署郎也屬光祿勳掾俞絹翻）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此時蓋以梁氏入四姓陰竇諸后族衰廢者未必得豫也名牒者書名於牒上之上時掌翻）當以次賞進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比鄰之故右智蕸洌右路而行之耳游學增盛亦千名蹈利之徒何足尚也或問曰太學諸生三萬人漢末互相指標議此乎出子盡以為干名蹈利之徒乎否曰成實蜓龍生為之謂其闊無人則不可者生干名蹈所為也稱人李實諸人然互相諸生諸生見其立節從而標榜以重清議且不為郭泰仇香曾不游太學范滂李膺輩嘗為之寬慧無悉名徼）五月庚寅徙樂安王鴻為勃海王海水溢漂沒民居六月丁巳赦天下帝少而聰慧（少詩照翻）

嘗因朝會目梁冀曰（目者眙目而注視之朝直遙翻）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強梁也余按爾雅山卑而大扈跋者不由蹊隧而行言強梁之人行不由正路曰跋扈且欲跋扈而踰之故曰跋扈也鄙哉不復顧避）冀聞深惡之（惡烏路翻）閏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而進之（煮餅今湯餅也釋名餅并也溲麥麪使合并也蒸餅湯餅之屬皆隨形而名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年九歲）固伏尸號哭（言伏尸而號哭也號戶刀翻）推舉侍醫（推舉者推其侍醫無狀）冀慮其事泄大惡之

（孔推先其姦也沒於此時固能窺冀弒君之罪不能正其誅以身死之豈不愈於既不能誅又且免首於其間欲以立長之議撓而止之卒死於冀之手可謂忠有餘而才不足矣惡烏路翻）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之間國祚三絕（質曰順帝崩沖帝立一年崩質帝立一年崩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孟子之言為于偽翻）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折而設翻）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

之祀幾將傾矣（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 幾居希翻）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illegible]天下國家之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illegible]樂安王[illegible]親也）宜立為嗣朝廷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惡烏路翻）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事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illegible]河閒國 賢曰蠡音禮[illegible]河閒孝王開也）順帝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妻七細翻）徵到

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illegible]奪之）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illegible]后又太后也）秉攝萬機賓客縱橫（[illegible]）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重直用翻）冀意氣凶凶（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懾之涉翻）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眾心可立（以眾心屬於清河王猶望可立也）復以書勸冀（復扶又翻）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策免固（為殺李固杜喬張本）

戊子以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趙戒為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為司空湯安之孫也庚寅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秋七月乙卯葬孝質皇帝於靜陵（[illegible]）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曰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illegible]）易經龍戰之會（[illegible]）陽道將勝陰道將負願將軍專心公朝（朝直遙翻）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遠于願翻[illegible]）得小心忠篤敦禮

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喻其安也[illegible]無傾[illegible]）誰能傾之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行下孟翻）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穆暉之孫也（朱暉事章帝）九月戊戌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illegible]）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樂成縣屬河閒國）蠡吾先侯曰孝崇皇（[illegible]）廟曰烈廟陵曰博陵（賢曰博陵本蠡吾[illegible]）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璽斯氏翻 綬音受）冬十月甲午尊帝母匽氏

為博園貴人。（匽音偃，史記匽姓，咎繇之後。貴人蓋本蠡吾侯之媵妾。博園，博陵園。）滕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為宦官所惡；論討賊功當封，（討揚徐盜賊之功。）太尉胡廣承旨奏黜之；卒於家。

孝桓皇帝上之上（諱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之子。諡法：克敵服遠曰桓。伏侯古今注曰：志之字曰意。）

建和元年（[illegible]）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戊午，赦天下。

三月，龍見譙。（[illegible]）

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

立阜陵王代兄勃遒亭侯便為阜陵王。（阜陵王延傳國至代，[illegible]）

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祿勳杜喬為太尉。（[illegible]）自李固之廢，朝野喪氣，（[illegible]）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illegible]）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渤海孝王鴻薨，無子；太后立帝弟蠡吾侯悝為渤海王，以奉鴻祀。（悝苦回翻。）

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潁陽縣屬潁川郡。）蒙為西平侯，冀子胤為襄邑侯，胡廣為安樂侯，（[illegible]）趙戒為廚亭侯，袁湯為安國侯。（安國亭侯。）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按宦者傳[illegible]等七人皆封亭侯。）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貞與禎同。）典誥之篇哉？（[illegible]）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屬之欲翻。）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illegible]）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勝音升。）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詰去吉翻。）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illegible]）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illegible]）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考異曰：皇后紀、袁紀皆云八月[illegible]；帝紀七月[illegible]。）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illegible]）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屬之欲翻。汜[illegible]。）喬以宮為臧罪，不用。（臧，古字通。）由是日忤於冀。（忤五故翻。）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為太尉，司空袁湯為司徒，前

太尉訪廣爲司空。宦者唐衡、左悺共譖杜喬於帝[illegible]
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爲不堪奉漢宗祀。[illegible]帝亦怨之。十一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illegible]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暠曰：當立王爲天子，以暠爲公。暠罵之，文刺殺暠。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蒜，[illegible]坐貶爵爲尉氏侯，[illegible]徙桂陽，自殺。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illegible]遂收固下獄。[illegible]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illegible]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illegible]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爲冀作章表，融時在坐，[illegible]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illegible]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賢曰：文帝、宣帝皆起支庶，光隆漢祚。]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復，扶又翻。]廣、戒得書悲慚，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illegible]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賢曰：腐生，言腐儒也。]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邪！太后聞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illegible]到雒陽，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illegible]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illegible]太后赦之。匡因詣闕上書，幷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illegible]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梁冀出吳祐爲河

問相祐，自免歸，卒於家。冀以劉鮪之亂，思朱穆之言，於是請种暠為從事中郎，薦欒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是歲，南單于兜樓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

二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庚午，赦天下。三月戊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白馬羌寇廣漢屬國，（安帝以蜀郡北部都尉為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楯，食尹翻。）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顧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為孝崇園貴人。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及左掖門火，車駕移幸南宮。

六月，改清河為甘陵。（以孝德皇陵名……）立安平孝王得子經侯理為甘陵王，（經縣屬安平國，賢曰：今冀州經縣……）奉孝德皇祀。秋七月，京師大水。

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秋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晉書天文志：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京師大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郡國五山崩。冬十月，太尉趙戒免；以司徒袁湯為太尉，大司農河內張歆為司徒。是歲，前朗陵侯相荀淑卒。（朗陵侯國屬汝南郡。）淑少博學，有高行，（少，詩照翻；行，下孟翻。）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皆師宗之。在朗陵，涖事明治，（治，直吏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緄，音昆；燾，音導；汪，烏光翻；專，本或作專，音敷。）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所居里舊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更命其里曰高陽里。（杜佑曰：潁川郡西……）膺性簡亢，（亢，口浪翻。）無所交接，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陳寔出於單微，（單，獨也；微，薄也。）為郡西門亭長。同郡鍾皓以篤行稱，（行，下孟翻。）前後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為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郡守府命曰教。百官志……郡有文學守助掾六十人……）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賢曰：檄，書也。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冀見事也。）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

可違寔乞從外署（功曹主選署寔乞從外自署用若不出於倫者賢問不欲齒倫於請託也）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綸氏（賢曰綸氏縣屬潁川郡今嵩陽縣是）倫謂衆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子為謝）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自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比近也）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故人倫自謂也漢人以門生故吏之人自稱詩曰不畏彊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禮記坊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坊音防）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為太丘長（賢曰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

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賢曰司官謂主司之官也行下孟翻）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解印綬去（相息亮翻斂力贍翻）吏民追思之鍾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好呼到翻）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瑾李氏之出也瑾退讓故脩云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此論語孔子以稱南容）復以膺妹妻之（妻七細翻）膺謂瑾曰孟

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皁白邪（皁白易分辨言無分別也）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在位（李膺字元禮祖脩為太尉父益為趙國相）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國語齊國佐見單襄公其語盡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其後齊殺國武子招音韶）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乙丑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三月車駕徙幸北宮甲午葬順烈皇后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并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

翟租（襄城陽翟二縣屬潁川郡）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漢制公主儀服同公侯紫綬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赤紱四采赤黃縹紺長二丈一尺三百首長知兩翻）壽善為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壽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太倉令秩六百石主受郡國傳漕穀屬大司農）得出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與壽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臧室（臧古藏字通）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冀傳云築山以象二崤十里九阪阪音反）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遊觀第內（晉志曰羊車一名輦車以人挽之）多從倡伎（倡音昌伎渠綺翻）酣謳

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至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遍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為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使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他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其貲財億七千餘萬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明將軍

通鑑五十三　十三

朱穆ヲ謂忠告之善者云

地有申伯之尊位為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民俱匱加以水蟲為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搒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民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荊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

通鑑五十三　十四

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為州郡要職（翻）欲以自固恩寵稷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稷亦不甚罪也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樂安郡本千乘郡和帝永元七年改為樂安國屬青州）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求謁蕃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修武縣屬河內郡）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市珍藥（丁遐翻）而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陶弘景曰舊云神牛出入鳴吼者有之伺其出角上以盆水承而吐之即墮落水中今人多就膽中得之藥中之貴莫復過此本草圖經曰伺其吐出乃喝迫之即落水中既得之陰乾百日一云子如雞子黃其重疊可揭輕虛而氣香者為佳又云此有四種喝迫而得者名生黃其殺死而在角中得者名角中黃心中剝得者名心黃肝膽中得之者名肝黃大都不及喝迫得者最勝）京兆尹南陽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篤以病免

夏五月庚辰尊博園匽貴人曰孝崇后宮曰永樂（續漢志曰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有永樂宮樂音洛下長樂同）置太僕少府以下皆如長樂宮故事分鉅鹿九縣為后湯沐邑

秋七月梓潼山崩（梓潼縣屬廣漢郡賢曰今梓州縣也有梓潼水）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羣臣朝會大將軍冀帶劍入省（省禁中也）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敕虎賁羽林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劾戶概翻又戶得翻）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癸酉赦天下改元

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好呼到翻喜許記翻）冀疾之轉不疑為光祿勳以其子胤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勝音升）道路見者莫不蚩笑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過其門因而謁之禮不享也夏戶雅翻）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及以他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刺七亦翻）明遂死於路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考異曰袁紀作梁不疑今從范書）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賢曰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罕皮軒鑾旗車）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陳靈公如夏徵舒之家為徵舒所弒齊莊公如崔杼之家亦為杼所弒）況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槃蒲官翻）降亂尊卑等威無序（賢曰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氏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

侍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璽斯氏翻 紱音弗 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宣帝時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任音壬。 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任音壬

司徒張歆罷，以光祿勳吳雄為司徒。

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敗伊吾司馬毛愷，愷可亥翻 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達將兵救之；敦徒門翻 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

秋，七月，武陵蠻反。

冬，十月，司空胡廣致仕。

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

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睹。賢曰怢音他設翻 怢忽忘也 或荒耽耆欲，耆讀曰嗜 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賢曰厭獻嘉偽輕忽至真 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爾雅路二達謂之岐 郭璞曰岐道旁出也此言人主見道不明於人之郭王事之途莫知所適從也適丁歷翻 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賢曰易曰括囊無咎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 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賢曰鬱伊不申之貌楚辭曰獨鬱伊而誰語 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懈古隘翻 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囂許驕翻又五刀翻 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賢曰綻音直莧翻禮記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余謂綻裂之綻非此義此綻釋補綴也詩云破綻請來綻是其義也柱陟主翻 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法宜不拘於舊也余謂權者稱之執權量時物之輕重為權之道以取平也 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賢曰權謂變也與其時而定也 步驟之差，各有云設，賢曰皆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明矣時之所急彊其所難背蒲妹翻 不強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賢曰韓子曰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 [illegible] 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

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掎奪。賢曰掎居蟻翻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 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樂音洛 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妒丁故翻 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眾，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契息列翻 復扶又翻 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治直吏翻 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 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賢曰密如也 算計見效，優於孝文。見賢遍翻 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

墮損墮讀曰隳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也就美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聖人能與世推移，楚辭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亂秦之後俗益澆薄非結繩之所能理也干楯也戚鉞也書曰舞干羽于兩階見不舞大武所以象武王之伐功也書禹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高帝為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秘計得出非舞干戚所能解也治亂同治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賢曰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寒盛則生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為伸不能養性其呼吸不能續斷骨也成玄英莊子疏曰如熊攀樹而自懸類鳥飛空而伸腳斯並導引神氣以養形魄延年之道駐形之術足黑色好緣高木見人自投而下亦以黃帝學而為鷙所此自快故種龍經蓋為國之灋，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養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供音恭養余亮翻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說文曰駘馬銜脫也音達案駘音臺四牡橫奔，皇路險傾。賢曰皇路天路也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調節奏哉！賢曰何休注公羊傳曰拑以木銜其口也拑音巨炎翻勒馬轡輈車轙鑣猶束也說苑曰鑾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鑾鳴鑾鳴則和應也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見十五卷文帝十三年景帝元年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崔瑗見五十一卷安帝延光四年瑗于眷翻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坐才臥翻

臣光曰：漢家之灋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姑且也息安也苟且目前之安也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灋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載孔子善子太叔之[illegible]曰糾繩也斯不易之常道矣。

閏月，庚午，任城節王崇薨，無子，國絕。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國為任城國封東平王蒼之少子尚崇尚之曾孫也諡法好廉自克曰節以太常黃瓊為司空。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西都中世以後以三公九卿為外朝居禁中者為中朝東都無中外朝之別也此中朝直謂朝廷耳朝直遙翻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此西[illegible]欲以尊寵冀微黃瓊之言[illegible]哉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三千戶，又其子胤亦加封賞。今諸侯

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蕭何惟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何嘗謁贊不名也。君前臣名，禮也。冀何如人，而寵秩之至此乎！漢與濱贊之贊司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賢曰：冀初封襄邑縣，後封乘氏，更增以定陶、陽城，是爲四縣。余謂陽成當作成陽，與定陶、乘氏皆屬濟陰郡。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賢曰：絕席，別坐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爲于窴所殺。初，西域長史趙評在于窴，病癰死。按西域傳，評元嘉元年死窴，疑誤。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窴王建素有隙，謂評子曰：「于窴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著，陟略翻。創，初良翻。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敦，徒門翻。會敬代爲長史，馬達令敬隱覈于窴事。司馬達令從于窴傳也。覈，考實也。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復，扶又翻。說，輸芮翻。「于窴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言以罪誅建也。于窴必服矣。」敬貪立功名，前到于窴，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供具，宴饗之具也。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爲復疑！」即前斬建。于窴侯將輸僰等按范書西域諸國各置輔國侯、左右將。復，扶又翻。僰，蒲北翻。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輸僰不聽，上樓斬敬，縣首於市。縣，讀曰懸。輸僰自立爲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馬達聞王敬死，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窴，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爲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窴，令自斬輸僰。開于窴國人自誅之路，募使斬輸僰也。僰，蒲北翻。時輸僰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斷，丁管翻。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討也。史言漢之威令不復行於西域。

丙辰，京師地震。夏，四月甲辰，孝崇皇后匽氏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爲喪主，斂送制度比恭懷皇后。恭懷皇后，和帝母梁氏。斂，力贍翻。五月辛卯，葬于博陵。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冬，十月乙亥，京師地震。十一月，司空黃瓊免。十二月，以特進趙戒爲司空。

永興元年春，三月丁亥，帝幸鴻池。百官志注：鴻池在雒陽東二十里。水經注：穀水東注鴻池陂，池東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丁酉，濟南悼王廣薨，無子，國除。濟南王顯之子廣，封見五十一卷順帝永建元年。濟，子禮翻。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

姓饑窮流冗者數十萬戶 冗散也冗而隴翻 冀州尤甚 詔以侍御史朱穆為冀州刺史 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 及到奏劾諸郡 劾戶槩翻 貪汙有至自殺或死獄中 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 喪息浪翻 僭為玉匣 穆下郡案驗 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 帝聞大怒 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 太學書生潁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 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 處昌呂翻 拜州之日志清姦惡 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

噬食小民 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 塞悉則翻 由是內官咸共恚疾 恚於避翻 謗讟煩興 讒隙仍作 極其刑讁 輸作左校 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 共音恭 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 重華忿於蒼墓矣 賢曰尚書放驩兜于崇山 山海經曰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 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 手握王爵口銜天憲 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 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 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 非惡榮而好辱 惡生而好死也 惡烏路翻 好呼到翻 徒感

王綱之不攝 賢曰攝整也 懼天綱之久失 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 臣願黥首繫趾 賢曰黥首謂鑿額涅墨也 繫趾謂釱其足 代穆輸作 帝覽其奏乃赦之 冬十月 太尉袁湯免 以太常胡廣為太尉 司徒吳雄司空趙戒免 以太僕黃瓊為司徒 光祿勳房植為司空 武陵蠻詹山等反 武陵太守汝南應奉招降之 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 忿戾而反 攻圍屯田 殺傷吏士 後部侯炭遮領餘民畔阿羅多詣漢吏降 阿羅多迫急 從百餘騎亡入北匈奴 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王 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 與卑君爭國 頗收其國人 戊校尉嚴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 乃開信告示 許復為王 阿羅多乃詣詳降 於是更立阿羅多為王 將卑君還敦煌 以後部人三百帳與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 赦天下 二月辛丑 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安帝建光元年 癸卯 京師地震 夏蝗 東海朐山崩 乙卯

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　秋九月丁卯朔日有食
之　太尉胡廣免以司徒黃瓊為太尉閏月以光祿
勳尹頌為司徒　冬十一月甲辰帝校獵上林苑遂
至函谷關校戶教翻闌校也所以遮獸取之謂之校獵東漢開上林苑於雒陽西函谷關
在河南穀城縣　泰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竇等反殺長吏
永壽元年春正月戊申赦天下改元　二月司隸冀
州饑人相食　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夫天之與
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
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賢曰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湯與桀戰于鳴條
之野檀車兵車也詩云檀車單余按大雅大明之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
武王肆伐大商陶蓋用此檀車事言桀紂貴為天子
得罪於天流毒於民而湯武伐之亡國之事不遠於
帝之耳目帝不知以為戒也毛氏詩傳曰檀彊韌之
木陸機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駮
駮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駮
馬繫迷一名挈橀故齊人諺曰上山伐檀挈橀先殫
蓋檀木彊韌可為兵車單注見鄧彷力尚謂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
即損於聖體震食謂地震日食也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
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
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
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
芟刈小民芟所銜翻虎豹窟於麑場賢曰麑鹿子麑研奚翻豺狼乳
於春囿乳人喻翻產也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

之鬼言無貴富皆不得其死死者悲於窀穸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窀
陟倫翻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
也朝直遙翻為于偽翻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謏進者賞嘉言
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
車府閻樂為咸陽令趙高為中車府令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
顧離力智翻古今一揆成敗同埶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
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
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
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
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朱穆前年
得罪李膺亦免居綸氏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賢曰不時謂不
合於時也猶氷霜見日以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
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省悉景翻　南陽大
水　司空房植免以太常韓縯為司空縯以淺翻　巴郡
益州郡山崩　秋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
反薁於六翻鞬居言翻且子余翻考異曰帝紀作左臺且渠伯德叛今從張奐傳冦美稷
東羌復舉種應之復扶又翻種章勇翻安定屬國都尉敦煌張
奐初到職賢曰屬國都尉秩比二千石水經注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縣壁中唯
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
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此即秦蒙恬所築長城在上郡界收

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前書上郡有龜茲縣龜茲屬國都尉治所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遺于季翻賢曰郭璞注山海經云鐻金銀器名未詳制也續書曰張戎事貴于之賢曰以酒灰地謂之酹音力外翻余還蓋自謂也)奐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好呼到翻)為羌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二年春三月蜀郡屬國夷反(延光元年以蜀郡西部都尉為蜀郡屬國都尉)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汗范書作汙歠昌悅翻)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抄楚交翻夫音扶)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考異曰袁紀六年鮮卑寇遼東度遼將軍李膺擊破之今從范書)

公孫舉東郭竇等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破壞郡縣(壞音怪)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為嬴長(嬴縣屬泰山郡賢曰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治直之翻掾俞絹翻長知兩翻)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主者主倉之吏也)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賢曰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嬴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長也長知兩翻)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熲古迥翻)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為璽書當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司寇二歲刑)刑竟拜議郎([illegible])至是詔以東方盜賊昌熾(熾尺志翻)令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帥所類翻)司徒尹頌薦熲(段熲傳作頌帝紀作頌為是)拜中郎將擊舉竇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降戶江翻)封熲為列侯

冬十二月地震

封梁不疑子馬為潁陰侯梁胤子桃為城父侯(城父縣屬沛郡父音甫考異曰袁紀馬桃封在建和元年馬作焉桃作挑今從范書)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
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六 起彊圉作噩盡昭陽單閼凡七年

孝桓皇帝上之下

永壽三年春正月己未赦天下○居風令貪暴無度 居風縣屬九眞郡交州記曰山有風門常有風 [illegible]人朱達等與蠻夷同反攻殺令聚衆至四五千人夏四月進攻九眞九眞太守兒式戰死 [illegible] 詔九眞都尉魏朗討破之○閏月庚辰晦日有食之○京師蝗○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 下遐稼翻四府三公府及大將軍府 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已來 比毗至翻 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 賢曰詩曰大賂南金和謂卞和之玉 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 天皇氏大地初立澹泊無所施爲而民自化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去洪荒之世未遠故其風朴畧 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 鄭氏曰蕭肅也牆謂屛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屛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 賈誼服賦之言 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猒之求也 猒於豔翻 夫欲民殷財阜 揚子曰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 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 賢曰鍥刻也鍥口結翻 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通下情也賢曰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喪是一失也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絶是三失也 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 瞰苦鑒翻視也賢曰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何言日月有蝕食之變星辰有錯行之異故視文淵也山崩川竭皆之之變不可不察 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 鈔楚交翻 吞肌及骨並噬無猒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

之間（李賢曰役夫謂如陳涉起於戍也窮匠謂如驪山之徒也余謂陳涉黥布皆可以言役夫窮匠如山陽鐵官徒蘇令等是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呼火故翻）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有能救其危也（言雖鑄方尺之錢何能救天下之亂也）遂不改錢 冬十一月司徒尹頌薨（考異曰袁紀在六月今從范書）長沙蠻反寇益陽（益陽縣屬長沙郡賢曰縣在益水之陽今潭州益陽縣故城在縣東）以司空韓縯為司徒（縯以善翻）以太常北海孫朗為司空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謂雒陽令收考之也）死於獄帝由是怒冀（考異曰袁紀□宜以公為專殺議郎邴尊上為之今從范書）京師蝗 六月戊寅赦天下改元 大雩（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歟民失職歟宮室榮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賈逵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服虔曰雩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雩而不雨未定也）秋七月甲子太尉黃瓊免以太常胡廣為太尉 冬十月帝校獵廣成（廣成苑在河南新城縣）遂幸上林苑（此上林苑在雒陽西）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考異曰按匈奴傳每除度遼將軍事輒書之此陳龜及前李膺後种暠皆不記許不當有兩官今然其事今用前拔）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言三辰之行不循軌也）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

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材而忝鷹揚之任（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鷹雖翼鷹好鷙單擇故以比尚父之武）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塉埆（塉秦昔翻賢曰埆音覺又音確土薄也）民數更寇虜（數所角翻更工衡翻下同）室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賢曰更謂卒更錢也）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焉於虔翻）古公西伯天下歸仁（古公亶父避狄去邠居岐從之者如歸市西伯王化紀曰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豈復輿金輦寶以為民惠乎（復扶又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謂牧守出於中官之所引用也）懼逆上旨取過目前（過度）呼（呼火故翻）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單與殫同盡也）功業無銖兩之效（十絫為銖二十四銖為兩）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長知兩翻）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去羌呂翻）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護匈奴中郎將護烏桓校尉護羌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租田租也更卒更也更工衡翻下同）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

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京兆虎牙營扶風雍營皆都尉領之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為于偽翻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重足累足而立也重直龍翻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為北中郎將據奐傳為匈奴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度遼將軍屯五原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誘音酉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屠直於翻帥所類翻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為單于谷音鹿蠡音離詔曰春秋大居正言春秋之義大居正公羊傳曰春秋法五始之要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正始之道也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言車兒即位已久宜寬有之帝即位之初元年之冬以羌豪乃自中郎將張奐以車兒不能治國事上言更立左谷蠡王為單于詔不許事見考異此傳在延熹九年今從之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沮在呂翻毀訾也挑徒了翻賢曰挑猶取也謂挑戰之義其名知挑戰之義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以种暠為度遼將軍种音沖暠工老翻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復扶又翻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省悉景翻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東都之臣以死攻外戚者郎顗陳龜二人而已种暠到

營所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質音致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暠乃去烽燧除候望去羌呂翻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蜀郡夷寇蠶陵賢曰蠶陵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翼州翼水縣西蠶陵本縣以山名焉蠶陵山在縣西有蠶陵山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復扶又翻元初三年聽行三年喪夏京師大水六月鮮卑寇遼東梁皇后恃姊兄蔭勢后姊梁太后兄大將軍冀也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妒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頓衰后既無嗣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鮮息淺翻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希按周禮注鄭衆云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玄曰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大夫以如三夫人從后又一人以時御敘于王所者也鄭玄又曰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如之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今考之漢之宮中貴無專寵周後宮亦有此制也后益憂恚恚於避翻

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於懿陵

[illegible]

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 [illegible] 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 [illegible] 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 [illegible] 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 [illegible] 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 [illegible] 乘輿乃其次焉 [illegible] 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 [illegible] 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 [illegible] 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爲宛令 [illegible] 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 [illegible] 自侍坐以來 [illegible] 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爲荊州刺史辭冀冀鴆之出死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他事腰斬之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 [illegible] 高爵厚寵鮮不致災 [illegible] 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縣車之禮 [illegible] 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 [illegible] 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太原郝絜胡武好危言高論 [illegible] 與著友善絜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 [illegible] 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并族其家十餘人 [illegible] 涿郡崔琦以文章爲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 [illegible]

遑恩宜不德福考慎機自不業中男盈者斷穫首者冤伏此者危殲臣司戒殺告在折笑言外戚之禍深切敢與載之劇音字風讀曰腿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洛學音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鹿馬易形乎玄黃天地之色也使天地顛倒也趙高秦將二世之時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順帝十九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與預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壽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為貴人冀欲認猛為其女易猛姓為梁冀恐猛姊壻議郎邴尊沮敗宣意賢曰沮壞也恐尊害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遣客刺殺之亦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賢曰相鄰比也比音毗冀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眾以告宣宣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小黃門史黃門之掌書者也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左右謂宦官也賢曰外舍謂皇后家衡對中常侍單超單音善小黃門史左悺與梁不疑有隙悺工喚翻隙又音隙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具姓也

考異曰宦者傳作中常侍具瑗今從梁冀傳常私忿疾外舍放橫戶孟翻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朝直遙翻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召璜瑗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齧魚結翻盟誓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復扶又翻恐為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宦官入禁中直宿以防變惲於粉翻上旨使惲入省宿行宮省故具瑗敕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由言欲謀為不軌道也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丞及尚書郎也操七刀翻斂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廄騶賢曰騶騎士也余按續漢志太僕有未央廄令主乘輿及廄中諸馬但置一廄曰未央廄主乘輿御馬後又置左駿令別主乘輿御馬二十人右駿令各一人秩六百石主戟士續漢志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劍戟士徼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盱音吁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不疑蒙先卒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

其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校，戶教翻。）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不衞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為，于偽翻。）是時事猝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壬午，立梁貴人為皇后。追廢懿陵為貴人冢。帝惡梁氏，（惡，烏路翻。）改皇后姓為薄氏，久之，知為鄧香女，乃復姓鄧氏。詔賞誅梁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縣侯，（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悺上蔡侯，衡汝陽侯也。）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單，音善。）仍以悺、衡為中常侍。又封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皆為亭侯。（賢曰：尹勳宜陽都鄉侯，霍諝鄴都亭侯，張敬山陽西鄉侯，歐陽參脩武仁亭侯，李瑋宜陽金門亭侯，虞放冤句呂都亭侯，周永下邳高遷鄉侯。）以大司農黃瓊為太尉，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為司徒，大鴻臚梁國盛允為司空。（臚，陵如翻。按范書有北海太守盛苞，其先姓奭，避元帝諱改姓盛。按戰國時秦有盛橋，則先自有盛姓。）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黃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暴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行，下孟翻。）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少，詩照翻。）嘗為清詔使，案察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會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參，考也。）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帝悉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既謁而退。蕃性方峻，

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榻坐榻也亦謂之牀縣讀曰懸）後舉有道（有道舉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家拜太原太守（賢曰就家拜之）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笈極曄翻）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暴步木翻乾音干）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醊酒畢（醊株衛翻）留謁則去（謁刺也）不見喪主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肱古弘翻）常同被而寢不應徵聘肱與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為盜所劫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精廬求見徵君（賢曰精廬即精舍也以其學徒所聚故稱為精廬）叩頭謝罪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勞力到翻）帝以徵肱不至乃下彭城（下遐嫁翻）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賢曰韜藏也韜土刀翻）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閎安之玄孫也（袁安歷事明章和以忠謇稱）苦身脩節不應辟召著隱居講授不脩世務蟠繼母苦烈蟠奉之逾謹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鄉里以為法帝又

徵安陽魏桓（安陽縣屬汝南郡）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去羌呂翻）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賢曰若往強諫死而後歸於諸生有何益也）遂隱身不出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香為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兄子康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列校謂北軍五校郎將謂三署中郎將校戶教翻將即亮翻）賞賜以巨萬計常侍侯覽上縑五千匹（上時掌翻下同）帝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冀（與讀曰預）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數所角翻見賢遍翻）白馬令甘陵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白馬縣屬東郡賢曰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曰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家臣謂梁冀之家相也搤乙革翻）謀臣萬戶以上（謂單超等五侯也）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謂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西北列將得無解體（賢曰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為言諦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色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賢曰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又曰尺一詔版長尺一以寫詔）

書也不經御省（御進也省猶今言署也并翻）是帝欲不諦乎帝得
奏震怒下有司逮雲（逮下遝同下同）詔尚書都護劒戟送黃
門北寺獄（賢曰前書音義曰北寺獄即若盧獄也）（總也護監也詔尚書總都左右都候劒戟士送雲詣獄也或曰都護當作都候）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
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續漢志郡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
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
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謂昌比高祖於桀紂也）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事見三十二卷成帝元延元年）今
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謂暴如商紂剖賢人之心也）

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漢官儀雒陽市長秩四百石）（沐音木集韻曰姓也風俗通漢有東平太守沐寵）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
帝恚甚（恚於避翻）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謂三公及尚書奏也）詔切責
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濯龍池在濯龍園中近北宮）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
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戇陟降翻愚也）帝謂霸曰
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
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劉攽曰奏可者獄辭具盡致之死也）於是嬖
寵益橫太尉瓊自度力不能制（度徒洛翻）乃稱疾不
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言政事未有以勝於前朝也）

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朝直遙翻）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
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橫戶孟翻又胡浪翻）海
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
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陽毀梁氏以示忠於帝）遂因姦計亦取封侯（永與尹勳同侯事見上）又黃門挾邪
群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
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託其惡以要爵賞（要一遙翻）陛下
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別彼列翻）復與忠臣並時顯封粉墨雜糅（糅女救翻）
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

方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荷國恩（瓊父香為尚書令和帝甚親重之）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書奏不納
冬十月壬申上行幸長安 中常侍單超疾病壬
寅以超為車騎將軍（孫程之死追贈車騎將軍今及超之生存受之）十二
月己巳上還自長安 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
羌寇隴西金城塞（姐音紫又音且）護羌校尉段熲擊破
之追至羅亭（賢曰東觀記曰羅亭在…）斬其酋豪
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酋自由翻） 詔復以陳蕃為
光祿勳楊秉為河南尹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濟子禮翻）
負勢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百官…）

主十二州刺史皆有從事史員職畧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其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 得贓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賂客任方刺羽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羽覺其姦捕方因繫雒陽匡慮楊秉窮竟其事密令方等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方等無狀釁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論作左校 校戶教翻 時泰山賊叔孫無忌寇暴徐兗州郡不能討單超以是陷第五種坐徙朔方 考異曰楊秉傳云第五種傳作秉傳范書李賢曰秉傳宦者傳皆云今從第五種傳袁紀在二年春袁紀在二年秋皆從秉傳二年上至校云乞種田里其冬復拜河南尹坐單匡傳寒任又云令繫歲亡走論作方狀第五種傳匡書

客素聞超積忿以事陷種若如范書則雲死時單超已亡安得更能以種又雲書所論者宦官與封五侯事蓋在二年袁紀從之種傳又云衞羽惡種又孫無忌與三千餘人降安帝起延熹三年十一月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又戴異公等種坐盜賊公負蒜度及就魚見種必不免誅今無忌受 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稸怒以待之 稸與蓄同 種故吏孫斌知種必死 斌音彬 結客追種及於太原劫之以歸亡命數年會赦得免種倫之曾孫也 第五倫事見明帝 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 賢曰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 藩屏上國 屏必郢翻 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 事見上卷鄧后紀遵以擊破羌為功封 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

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 緯于貴翻 臣知封事已行 封事謂封爵之事也 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 皇后紀曰光武中興六宮稱號惟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今采女數千女寵盛矣 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 貲即移翻量也 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 為于偽翻 但賜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陳留爰延朕何如主也 從千容翻 對曰陛下為漢中主 中主謂中材之主言可以上可以下 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 與讀曰預 是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 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 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 折而設翻 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累遷大鴻臚 臚陵如翻 會客星經帝坐 帝坐一星在紫宮中 坐徂臥翻 帝密以問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 博塞之戲也 上下媟黷有虧尊嚴 媟私列翻 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 處昌呂翻 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陛下遠讒諛之

人（遂于頤藏）納竇憲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病免歸

三年春正月丙申赦天下詔求李固後嗣初固既策罷（事見上卷質帝本初元年）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見二兄歸具知事本（事本謂事之所由生也）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賢曰大公謂祖父郃也）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之子事危匿之藏）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難乃旦翻）下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賢曰六尺謂年十五以下）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重直用翻）燮皆不受遂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婦人之識有所不及焉）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四節之祠謂四時之祭也為于偽翻）

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玉具即玉匣也）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橫戶孟翻）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回天言權力能回天也獨坐言驕貴無偶也）徐臥虎唐兩墮（賢曰…攖之也…言其流毒遍於天下…兩墮謂隨意所為不定也…如雨之墮無常處也）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從才用翻騎奇寄翻）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辜較音角）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皆有田業近濟北界（近其靳翻）僕從賓客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以事訴帝延坐徵詣廷尉免左悺兄勝為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皮氏縣屬河東郡賢曰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玹為京兆尹（玹音玄）素與岐有隙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難乃旦翻）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安丘縣屬北海郡）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閏月西羌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復扶又翻）晨薄校尉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

積石山郡國志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賢曰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禹貢云導河積石即此界也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帥所類翻降戶江翻下同夏五月甲戌漢中山崩　六月辛丑司徒祝恬薨　秋七月以司空盛允為司徒太常虞放為司空　長沙蠻反屯益陽零陵蠻寇長沙　九眞餘賊屯據日南衆轉強盛詔復拜桂陽太守夏方為交趾刺史復扶又翻夏戶雅翻方威惠素著冬十一月日南賊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　勒姐零吾種羌圍允街勒音勒姐子也翻零音憐種章勇翻允音鉛段熲擊破之　泰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詔徵皇

甫規拜泰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

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百官志丙署長七人秩四百石黃綬宦者為之主中宮別處大疫　二月壬辰武庫火

司徒盛允免以大司農种暠為司徒考異曰袁紀在去年按祝恬薨後有盛允允免暠為司徒祝恬卒年袁紀誤也今從范書三月太尉黃瓊免　夏四月以太常沛國劉矩為太尉初矩為雍丘令雍丘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恚於避翻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甲寅封河閒孝王子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奉孝王後賢曰杜預註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元嘉元年任城王崇薨無子國絕今以博紹封河閒孝王開也任城孝王尚也

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晉書天文志心三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孛蒲內翻　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原陵光武陵　己卯京師雨雹雨于具翻　六月京兆扶風及涼州地震　庚子岱山及博尤來山並頹裂岱山在博縣西北賢曰今博來山一名尤來山今博城今據二山並在博縣界先書岱山次尤來山蓋岱宗人皆知之何尤來山則容有不知其在峙界若的昔注如六　己酉赦天下　司空虞放免以前太尉黃瓊為司空　犍為屬國夷寇鈔百姓永初元年以犍為南部為屬國都尉領朱提漢陽二縣犍居言翻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姓譜山氏古烈山氏之後一曰周有山師掌山林後以官為氏　零吾羌與先零諸

種反寇三輔種章勇翻　秋七月京師雩公羊傳曰雩旱祭也減公卿已下奉貸王侯半租孔穎達曰已與以字本同洪氏隸釋曰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其文有曰羕所以來祥理曰以一大年春秋扶祠曰是以好道之徒所以自遠方集其字皆作已章聖德口數我已德携我已仁字皆作已以義同而字體異然見以知自漢至唐已以二字通用矣奉扶用翻貸吐得翻借也占賣關內侯占之贍翻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緹他弟翻又音啼　九月司空黃瓊免以大鴻臚東萊劉寵為司空寵嘗為會稽太守會工外翻守式又翻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治直吏翻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閒出賢曰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邪讀[illegible]人齎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

郡朝（賢曰郡朝郡府之朝也公府縣事曰府郡）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今越州城西四十五里錢清鎮即父老送寵處寄于此錢清）冬先零沈氐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并卑名翻）校尉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湟中月氏胡也從才用翻）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賢曰稽留也）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校戶教翻）以濟南相胡閎代為校尉胡閎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賢曰塢小障也一曰庳城也塢音烏古翻）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曰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群羌並皆反逆（叛又扶翻）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長知兩翻邠悲巾翻）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謂知馬賢必敗事見五十二卷順帝永和五年更工衡翻）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中竹仲翻）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冗而隴翻）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使疏吏翻勞力到翻來力代翻）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賢曰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所寇也東岱泰山也言西則先零東則泰山皆由郡將不能撫恤致使反叛其病一也鳥鼠同穴之山鳥名曰鵌鼠名曰鼵鵌如家鵲而小黄黑色入地三四尺鼠在内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沙州記云其山有鳥鼠同穴之山…）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賢曰若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不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賢曰戚憂也前變謂羌反也）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零吾羌也）十一月規擊羌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降戶江翻下同）

五年春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 三月沈氐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零音憐）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庵廬軍中草屋也庵音菴廬音閭）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復扶又翻下同）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藉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李翕安定屬國都尉也督軍御史督軍之御史也張稟以貪殘之資為安定屬國都尉志無安定屬國…）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任音壬）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氐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滇音顛復扶又翻）夏四月長沙賊起寇桂陽蒼梧 乙丑恭陵東闕火（恭陵安帝陵）戊辰虎賁掖

門火（賁音奔） 五月康陵園寢火（康陵殤帝陵） 長沙零陵賊
入桂陽蒼梧南海交趾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
遣御史中丞盛脩督州郡募兵討之不能克 乙亥
京師地震 甲申中藏府丞祿署火（百官志中藏府丞掌中幣帛金銀諸貨）
秋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闥火 鳥吾羌寇漢陽
隴西金城諸郡兵討破之 艾縣賊攻長沙郡縣（艾縣屬豫章郡賢曰故城在今洪州建昌縣按今洪州分寧縣本漢艾縣之地宋白續通典分寧縣本武寧縣寧縣本漢也安縣西安縣後漢建安中分海昏縣立西建昌縣乃永元中分海昏立在建安之前若是則艾縣故在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縣徙建昌日在漢艾故城在建昌界賢注是也）殺益陽令衆至
萬餘人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
奔走零陵蠻亦反冬十月武陵蠻反寇江陵南郡太
守李肅奔走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
備故敢乘間而進（間古莧翻） 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
旗鳴鼓應聲十萬柰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
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掾俞絹翻） 太守今急何暇此計
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
減死一等復爽門閭（復方目翻除其徭役也） 拜家一人爲郎尚
書朱穆舉右校令山陽度尚爲荊州刺史（右校令掌右工徒校戶教翻六百石屬將作大匠趙明誠金石錄有荊州刺史度尚碑云其先出自顓頊與楚同姓熊鉄之後又曰國法度後元和帝纂古業度之官因以命氏不言其與楚同姓也） 辛丑以太常馮緄
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武陵蠻（緄古本翻考異曰帝紀二年十二月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荊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此事當在今年三月遣緄出誤也）
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
罪（抵先禮翻折而設翻） 緄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
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監古銜翻劾戶概翻）
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拜從事中郎（從才用翻從事中郎參謀議）
十一月緄軍至長沙賊聞之悉詣營乞降
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
平定（[illegible]） 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
功於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
許 滇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滇音顛） 太尉劉矩免
以太常楊秉爲太尉 皇甫規持節爲將還督鄉里
既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惡烏路翻）
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賢曰謂以文簿虛降也降戶江翻） 帝璽書誚讓相屬（屬之欲翻） 規上書自
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賢曰蠢動也戾乖也） 舊都懼駭（舊都謂長安） 朝廷西顧臣振國威靈羌戎稽首（稽音啓） 所省之費
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故恥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賢曰先事）
（無罪無辜事以前事謂前者陵州出） 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孫儁李翕張稟擿

師南征，又上郭閎、趙凱陳其過惡，執據大辟（上時掌翻。）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郡守謂之郡將。），子思復父之恥，載貲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勞是賞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擔，都濫翻。）；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易，以豉翻。）。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謂元帝以王昭君賜呼韓邪單于也。），鎮烏孫以公主（遺，于季翻。謂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也。）；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將，即亮翻。少，詩沼翻。），覆軍有五（謂鄧騭敗於冀西，任尚敗於平襄，司馬鈞敗於丁奚城，馬賢敗於射姑山。），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數，所角翻。），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前事，謂……），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校，戶教翻。）。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

歸家。

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暠薨。三月，戊戌，赦天下。以衛尉潁川許栩為司徒。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秋，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平陵，昭帝陵。）。桂陽賊李研等寇郡界，武陵蠻復反。太守陳奉討平之。宦官素惡馮緄（復，扶又翻。惡，烏路翻。），八月，緄坐軍還盜賊復發，免。冬，十月，丙辰，上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納。十一月，司空劉寵免。十二月，以衛尉周景為司空。景，榮之孫也。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而今枝葉賓客（枝葉，謂中臣族親也。）布列職署（署，官舍也。），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塞，悉則翻。），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司隸校尉部三輔、三河、弘農……）

(二千石列娉也各率其屬城門校尉部十二城門司馬門候五營校尉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也各有司馬食吏北軍中候掌監五營下追踪翻)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言各府實覈所部以當斥罷者言之公府更察其遺漏者續上狀使無所佚者上時掌翻)帝從之於是奏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詔徵皇甫規爲度遼將軍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爲于僞翻上時掌翻)由是拜武威太守及規爲度遼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元帥謂度遼將軍也)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舉事者願乞冗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規爲

度遼將軍以規爲使匈奴中郎將(使疏吏翻)西州吏民守闕爲前護羌校尉段熲訟冤者甚衆會滇那等諸種羌益熾涼州幾亡(滇音顛種章勇翻幾居希翻)乃復以熲爲護羌校尉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橫戶孟翻)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賢曰璫以金爲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處昌呂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朝直遙翻更工衡翻)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荷下可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

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被皮義翻)帝不納後穆因進見(見賢遍翻)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復扶又翻賢曰省覽也省悉井翻)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賢曰傳通也)皆用姓族(賢曰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賢曰傳令使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數所角翻)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幾居豈翻)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七 起閼逢敦牂，盡柔兆涒灘，凡三年。

孝桓皇帝中

延熹七年春二月丙戌，邟鄉忠侯黃瓊薨。[illegible]將葬，四方遠近名士會者六七千人。初，瓊之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穉往弔之，進酹，哀哭而去，（酹，[illegible]）人莫知者。諸名士推問喪宰，（喪宰，主喪者也。）宰曰：「先時有一書生來，衣麤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眾曰：「必徐孺子也。」（徐穉字孺子。）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為，于偽翻；下同。）容問國家之事，穉不答；更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語，牛倨翻。）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論語載孔子之言。）然則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食，讀曰飤。衣，於既翻。）而為季偉飲酒食肉，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茅容字季偉。此為，如字。）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孔子之言。以諸人蓋以孺子為寧武子。）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符，姓也，[illegible]）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古者主有儐，客有介。[illegible]）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郭泰字林宗。）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鮮，息淺翻。）遂與為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兩，[illegible]）膺唯與泰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illegible]）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好，呼到翻。）周游郡國。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illegible]說文曰：踞，蹲也。[illegible]）容獨危坐愈恭。（危坐，正坐也。[illegible]）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饌，[illegible]）泰謂為己設；容分半食母，餘半庋置，（食，讀曰飤。庋，[illegible]閣以藏食物曰庋。[illegible]）自以草蔬與客同飯。（[illegible]）泰曰：「卿賢哉遠矣！（言其賢遠過人。）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三牲之具，孝經曰：日用三牲之養。）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卒為盛德。（卒，子恤翻。）鉅鹿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

顧而去（荷下可反 甑子孕反 [illegible]）

（[illegible]）

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為有分

決與之言知其德性因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陳留

申屠蟠家貧傭為漆工鄢陵庾乘少給事縣廷為門

士（[illegible]）泰

見而奇之其後皆為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

泰獎進成名者甚眾陳國童子魏昭請於泰曰經師

易遇人師難遭（[illegible]）

願在左右供給灑掃（[illegible]）泰許之泰嘗

不佳（[illegible]）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

曰（呵責怒也 [illegible]）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

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illegible]）如此

者三昭姿容無變泰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

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陳留左原為郡學生犯灋見

斥泰遇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

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

賢（[illegible]）

（[illegible]）

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

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illegible]）原納

其言而去或有譏泰不絕惡人者泰曰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illegible]）

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泰在學原愧

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發眾人咸謝服焉或問范滂

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賢曰介推之類）貞不絕俗

（[illegible]）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泰

嘗舉有道不就（舉有道事 [illegible] 建寧元年）同郡宋沖素服其

德以為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嘗勸之仕（[illegible]）

（[illegible]）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

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illegible]）然猶周旋京師誨誘

不息（[illegible]）徐穉以書戒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

何為栖栖不遑寧處（[illegible]）

（[illegible]）泰感寤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濟陰黃

允以儁才知名（[illegible]）泰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

偉器年過四十聲名著矣然至於此際當深自匡持

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illegible]從子女），見允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允妻夏侯氏）。妻請大會宗親為別，因於衆中攘袂數允隱慝十五事而去。允以此廢於時。（當時清議為何如哉，故具錄[illegible]）

初，允與漢中晉文經並恃其才智，曜名遠近，徵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雜坐其門，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歎逃去。後並以罪廢棄。

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河內王奐署香主簿（考城屬陳留郡，故菑縣，[illegible]改曰考城），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香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奐曰：枳棘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奉資香，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齎刺謁之，因留宿。明旦，泰起，下牀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學畢歸鄉里，雖在宴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之異。不應徵辟，卒於家。

三月，癸亥，隕石于鄠。夏五月，己丑，京師雨雹。荊州刺史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窮追數百里，破其三屯，多獲珍寶。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出。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

尚人人尉勞，深自咎責（以失火自咎責也。勞，力到翻）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少，詩沼翻）何足介意！眾咸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潘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復，扶又翻）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延熹五年尚為荊州刺史，至是三年矣）群寇悉定，封右鄉侯。

冬，十月，壬寅，帝南巡。庚申，幸章陵。戊辰，幸雲夢，臨漢水。還，幸新野。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勝，音升）護駕從事桂陽胡騰上言（護駕從事，蓋以荊州從事）〔illegible〕天子無外（春秋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干擾郡縣（荊州刺史得案所部郡縣，而不可得案輦轂從之臣；若比司隸校尉，則得案舉，莫敢擾，故肅然也）帝在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除人為郎。太尉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名為郎位（賢曰：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聚二十五星，蔚然，曰郎位。積，聚也）入奉宿衛，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斷，丁管翻）於是詔除乃止。護羌校尉段熲擊當煎羌，破之。

十二月，辛丑，車駕還宮。中常侍汝陽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卒（汝陽縣屬汝南郡，武原縣屬彭城國）初，侍中寇榮，恂之曾孫也，性矜潔，少所與（少，詩沼翻）以此為權寵所疾。榮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納其從孫女於後宮（從，才用翻。長，知兩翻）左右益惡之，遂共陷以罪，與宗族免歸故郡（寇氏本上谷昌平人）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詣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刺史，蓋幽州刺史也）又劾（劾，戶槩翻，又戶得翻）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陛下統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批，擊也。說文曰：抵，側擊也）青蠅之人所共構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青蠅能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殘諂之吏，張設機網，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髡剔墳墓，謂伐墳墓之樹，如人之髡也）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朝，直遙翻）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啟獨覩之明，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賢曰：春夏生長萬物，故不宜怒也。為，于偽翻；下同）淹恚不為歲時怠（滯怒淹恚，言怒恚積久而不化也。恚，於避翻）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逐臣者窮人途，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史記：楚平王太子建太傅伍奢，奢子員奔吳，楚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員，音云）漢求季布（事見十一卷高祖五年）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賢曰：無驗，謂無狀可案驗也）而陛下疾臣

愈深有司咎臣甫力賢曰甫始也力甚也止則見埽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寃鬼天廣而無以自覆覆敷救翻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沈淪之憂遠巖墻而有鎮壓之患遠[illegible]翻如臣犯元惡大憝賢曰憝惡也言元惡大憝之人大者[illegible]足以陳原野備刀鋸賢曰鋸刖刑也國語曰刑五而已大者陳之原野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賢曰周禮秋官司寇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而閶闔九重賢曰閶闔天門也重直龍翻陷穽步設舉趾觸罘罝賢曰穽阬也罘罝兔罔也穽才性翻罘音浮罝子邪翻動行絓羅網絓古賣翻罥也無緣至萬乘之前乘繩證翻求無見信之期悲夫久生亦復何聊復扶又翻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史記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舜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父乃下土實之舜從匿空出去浚蘇俊翻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左傳驪姬譖申生於獻公公欲殺太子申生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我辭姬必有罪遂縊而死臣敢忘斯義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責塞悉則翻願陛下匄兄弟死命賢曰匄乞也匄音蓋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泣血帝省章愈怒先悉薦翻省悉井翻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考異曰袁紀置此事於延熹元年按范書榮傳云延熹中被罪榮書又云男罰以來三赦再贖不知榮死果在何年按袁紀榮上書言梁冀之誅今置此

八年春正月帝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賢曰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為周守藏史苦縣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苦音戶又如字勃海王悝素行險僻行下孟翻僻匹亦翻多僭傲不法北軍中候陳留史弼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矣竊聞勃海王悝外聚剽輕不逞之徒賢曰剽輕也逞快也謂輕狡不逞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余謂不逞者謂包藏禍心而不得逞者也剽匹妙翻内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群居皆家之棄子朝之斥臣朝直遥翻必有羊勝伍被之變賢曰羊勝事見十六卷景帝中二年伍被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元年州司不敢彈糾州司謂州刺史之職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書曰惟孝友于兄弟不忍遏絶恐遂滋蔓滋長也蔓延也左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平處其㵎賢曰㵎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少詩沼翻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矣上不聽悝果謀為不道帝紀曰悝謀反有司請廢之詔

貶為癭陶王，食一縣。

丙申晦，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千秋萬歲殿火。

中常侍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臧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者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附會者因公褒舉，違忤者求事中傷，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妾盈紈素。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事見十五卷文帝後二年。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縯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超及璜襲封者並降為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尹勳等亦皆奪爵。

帝多內寵，宮女至五六千人，及驅役從使復兼倍於此；而鄧后恃尊驕忌，與帝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癸亥，廢皇后鄧氏，送暴室，以憂死。河南尹鄧萬世、虎賁中郎將鄧會皆下獄誅。

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之。

三月，辛巳，赦天下。

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郡，臧污狼藉；郡舍溷軒有奇巧，亦載之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群行賂宦官，膺竟反坐。

按其罪而不得行反自坐罪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考掠而致其死罪也緄古本翻中官相黨共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業障固也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與緄俱輸作左校　夏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安陵惠帝陵也　丁巳詔壞郡國諸淫祀壞音怪特留雒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　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為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賢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中官不當比有裂土競立胤嗣繼體傳爵順帝陽嘉四年著令中官以養子得襲爵又嬖女充積冗食空宮無事而食謂之冗食冗而隴翻傷生費國又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家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要一遙翻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家好呼到翻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惟陛下開廣諫道諫道謂博言路也觀前古遠佞邪之人遠于願翻佞乃定翻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詔特召瑜問災咎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復扶又翻下同拜為議郎　荊州兵朱蓋等叛與桂陽賊胡蘭等復攻桂陽太守任胤棄城走任音壬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下邳陳球固守拒之零陵下溼編木為城零陵郡武帝置宋白曰郡古理在今全州清湘縣南七十八里古城存焉郡中惶恐掾史白球遣家避難難乃旦翻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孥音奴沮在呂翻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此則今弩之類賊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埶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尚徵還京師詔以尚為中郎將率步騎二萬餘人救球發諸郡兵并埶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餘級復以尚為荊州刺史蒼梧太守張叙為賊所執及任胤皆徵棄市胡蘭餘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入荊州界度尚懼為己負罪負也以不能盡滅賊為罪乃偽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磐下廷尉上時掌翻下遐稼翻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械節竹約為節械節加械之刻約處也考異曰按張磐傳會赦得原據帝紀此後未有赦不知曾何赦也六年三月赦前此二年永康元年六月赦後此一年今從帝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可乎磐曰磐備位方伯古者八州八伯漢州刺史古方伯之任也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

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敝鬼乞傳尚詣廷尉（以傳車召詣廷尉）又言（戀闕）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上謂奏聞）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閏月甲午南宮朔平署火（朔平署名在北宮司馬主北門）　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　秋七月以太中大夫陳蕃為太尉蕃讓於太常胡廣議郎王暢弛刑徒李膺帝不許

暢龔之子也（王龔事安帝為公）嘗為南陽太守疾其多貴戚豪族下車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破其家業也）功曹張敞奏記諫曰文翁召父卓茂之徒（召讀曰邵）皆以溫厚為政流聞後世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聞音問）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古者天子之制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外五百里為侯服光武起於南陽其後謂之南都以南陽在甸之內故云然）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郭后在章陵光烈皇后和帝鄧后並新野人）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至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孳孳猶汲汲也）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之言也）化人在

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　八月戊辰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賢曰畝十錢也讓等說帝斂天下田畝稅十錢計所斂錢以為宮室之費時責此也）　九月丁未京師地震　冬十月司空周景免以太常劉茂為司空茂愷之子也（劉愷事見列傳）　郎中竇武之玄孫也有女為貴人采女田聖有寵於帝帝將立之為后司隸校尉應奉上書曰母后之重興廢所因漢立飛燕胤祀泯絕（事見前書二十三卷哀帝建平元年）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太尉陳蕃亦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辛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拜武為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　十一月壬子黃門北寺火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數所具下司）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膂脊也）竊見左校弛刑徒馮緄劉祐李膺等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賢曰肆陳也）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息嘆）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賢曰景帝時韓安國）

（為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千石。此言武帝，誤也。）宣帝徵張敞於亡命（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緄前討蠻荊，均吉甫之功（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言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征伐蠻荊，皆使來服宣王之威。緄以順帝時討武陵、長沙蠻夷有功，故以吉甫比之）；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賢曰：謂祐奏孫壽弟昱，又為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膺為漁陽太守、烏桓校尉，皆幽部也；并部，度遼將軍。見上卷。其著威遺愛之地也）。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復拜司隸校尉（[illegible]下同）。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野王縣屬河內郡，河內郡屬司隸部。畏膺案其罪，故逃還京師也），匿於兄家合柱中（合木為柱，安足以容人？合柱，中空為柱，容一人，合之則為柱也）。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屏，必郢翻），休沐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阤（阤，丈爾翻，壞也），而膺獨持風裁（賢曰：風裁，自高也），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賢曰：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被，皮義翻）。

徵東海相劉寬為尚書令。寬，崎之子也（劉崎事順帝為司徒。崎，丘宜翻）。歷典三郡（自東海相徵為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卒，讀曰猝），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古者以蒲為鞭，用生皮為之），終不加苦。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六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詔公卿郡國舉至孝。太常趙典所舉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眾禮之中，昏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illegible]），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壽（周書無逸之辭）。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賢曰：[illegible]）。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從，才用翻。從官，謂後宮有爵秩而給使令，未有爵秩者也），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

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塞悉則翻），故感動和氣，災異蓁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妃讀曰配）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司隸、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戶謂舉戶盡死者也）。詔徵張奐為大司農，復以皇甫規代為度遼將軍。規自以為連在大位，欲求退避，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夏，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司徒許栩免。五月，以太常胡廣為司徒。庚午，上親祠老子於濯龍宮，以文罽為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鮮卑聞張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秋，七月，鮮卑復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詛莊助翻）。於是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被皮義翻）。詔復以張奐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護匈奴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九卿秩中二千石），督幽、并、涼

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度遼將軍及護烏桓校尉營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房植字伯武，周福字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揣初委翻，揣度也），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為功曹（瑨音晉，晊之日翻），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用為吏；滂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今日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於是二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孟博，范滂字也）。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公孝，岑晊字）。」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為其冠（冠古玩翻），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李膺字元禮，陳蕃字仲舉，王暢字叔茂）於是中外承

風競以臧否相尚[否，音鄙]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畏……]屣履到門[屣履者，履不躡跟也……]宛有富賈張汎者[宛，於元翻。賈，音古。考異曰：陳蕃傳作張汎，謝承書作張子禁，今從岑晊傳]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鏤，郎豆翻]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埶縱橫[好，呼到翻。遺，于季翻。縱，子容翻。橫，戶孟翻]岑晊與賊曹史張牧[賊曹主盜賊事]勸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暴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劉瓆[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下，戶嫁翻]有司承旨，奏瑨、瓆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翟，萇伯翻……]以郡人張儉為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百官志……]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喪，息浪翻]大起塋冢[塋，音營]儉舉奏覽罪，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上，時掌翻]儉遂破覽冢宅，藉沒資財，具奏其狀，復不得御[illegible]

[又云建寧二年喪母，蓋以……在其年，致此誤耳]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能得[暠，古老翻]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射，而亦翻]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掾史以下固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暴，步木翻]於是宦官訴冤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右校[校，戶教翻]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共諫，請瑨、瓆、超、浮等罪[illegible]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茂不敢復言[illegible]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難，乃旦翻]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賢曰：五侯……]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

妙絕

乃其誠心在乎去惡（惡，烏路翻）至於陛下，有何悁悁

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必加刑譴，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嘯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

法無繼嗣。前年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二年，天子當之。今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罰，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眾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

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公羊傳西狩獲麟有以告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盖以爲異也爲于僞翻）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省悉井翻閒讀曰閑）十餘日，復上書曰：臣聞殷紂好色，妲己是出；（好呼到翻下同紂直久翻妲當割翻）葉公好龍，眞龍游廷。（葉式涉翻新序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謂已受宮刑得罪於天也）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爲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賢曰浮屠佛也）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欲去奢。（省所景翻去羌呂翻）今陛下耆欲不去，（耆讀曰嗜）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賢曰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去示無愛戀之心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飮美，單天下之味；（單與殫同音丹）柰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卽召入，詔尚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數游後宮，始置之耳。（數所角翻）尚書承旨，（承旨謂承宦官風指）奏：楷不正辭理，而違背經蓺，假借星宿，（背蒲妹翻宿音秀）造合私意，（合音閤）誣上罔事。請下司隷，正楷罪法，（下遐稼翻）收送雒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司寇二歲刑也）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好呼到翻）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符節令汝南蔡衍、（百官志符節令秩六百石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屬少府）議郎劉瑜表救成瑨、劉瓆，言甚切厲，亦坐免官。瑨、瓆竟死獄中。瑨、瓆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晊、張牧逃竄獲免。晊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賢曰望怨望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左傳之文累力瑞翻）公孝以要君致釁，（要一遙翻釁許覲翻）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彪嘗爲新息長，（新息縣屬汝南郡長知兩翻）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首式又翻）數年間，（數所角翻）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

河南張成善風角，（賢曰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隷李膺督促收捕，（考異曰袁紀膺傳作河南尹）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伎渠綺翻）帝亦頗訊其占；（訊問也）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

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賢曰說文曰訕謗也 [illegible] 考異曰袁紀作 [illegible] 今從范書 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 下遐稼翻下同 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 案文案也考驗爲義 以 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 左傳晉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 掠音亮 不肯平署 [illegible] 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 [illegible] 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 賢曰帝謂天也陶音遙 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 [illegible] 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 [illegible] 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與 與讀曰預 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 [illegible] 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 [illegible] 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密嘗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 [illegible] 見鄭玄為鄉嗇夫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卒成大儒 [illegible] 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 賢曰埽軌言絕人事也 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 季陵劉勝字 公卿多舉之者 [illegible] 密知昱以激己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 [illegible] 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 [illegible] 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九月以光祿勳周景為太尉 司空劉茂免 冬十二月以光祿勳汝南宣酆為司空 姓譜宣姓以諡為氏 以越騎校尉竇武為城門校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得兩宮賞賜 兩宮謂天子及皇后 悉散與太學諸

生及富施貧民〔君居太觀迎 迎拘式敗翻〕由是衆畢歸之。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降戶江翻〕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抄楚交翻〕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夫音扶 濊音穢〕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記光武時亦有邑落 至是檀石槐盡有匈奴故地 敦徒門翻〕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八〔起強圉協洽，盡重光大淵獻，凡五年。〕

孝桓皇帝下

永康元年〔是年六月始改元〕春正月，東羌先零圍祋祤，掠雲陽，〔祋祤、雲陽二縣皆屬左馮翊。宋白曰：耀州華原縣本漢祋祤縣地，故城在今縣西北六十里。祋音丁活翻，又丁外翻；祤音詡。〕當煎諸種復反。〔種章勇翻；復扶又翻；下同。〕段熲擊之於鸞鳥，〔鸞鳥縣屬武威郡。〕大破之，西羌遂定。夫餘王夫台寇玄菟；〔夫音扶。菟同都翻。〕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輔，攻沒兩營，〔兩營：京兆虎牙營、扶風雍營。零音憐。〕殺千餘人。五月壬子晦，日有食之。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復扶又翻；下同。為于偽翻。〕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賈彪自潁川至雒陽，潁川至雒陽為西行。〕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諝等，〔說輸芮翻。諝私呂翻。〕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下。〔喪息浪翻。譎古穴翻。〕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

覩臣恐二世之難（難，乃旦翻），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謂望夷宮之事也）。近者奸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謂自去年興獄至今年，事終無其實以驗也。效，戶教翻）。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禹、伊、呂之佐（卨，古契字，音息列翻），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澄，清也；省，察也；悉井翻），時見理出（賢曰：時，即時也），以厭神鬼喁喁之心（喁，魚容翻）。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朝，直遥翻。[illegible]）；尚書郎張陵、媯皓（媯，居為翻。[illegible]）、苑康（[illegible]）、楊喬、邊韶（[illegible]）、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饕，吐刀翻；餮，他結翻），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否，音鄙；譽，音余），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天官，言天命有德，人君不可以私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是年，郡國言嘉禾生，黃龍見。見，賢遍翻）。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為表請（上，時掌翻；為，于偽翻；下同）。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賢曰：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暴，蒲卜翻）。甫以次辯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更，工衡翻）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賢曰：探湯，喻去之疾也。見論語。探，吐南翻）。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賢曰：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事見史記。首陽山在河東蒲坂。[illegible]）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鄭玄注周禮曰：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illegible]）。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考異曰：帝紀：去年冬，書李膺等於三府，案陳蕃等書名三府。[illegible]）。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illegible]）。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晉范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祁奚見范宣子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兩，音亮），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重，直用翻）遂遁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黨（賢曰：鉤，謂相連也。下，遐稼翻），郡

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眾。

武所薦：朱㝢，沛人；苑康，勃海人；楊喬，會稽人；邊韶，陳留人。喬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秋，八月，巴郡言黃龍見。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民間，太守欲以為美，故上之。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太守不聽。

六州大水，勃海溢。

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尹端、董卓拒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奐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封，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奐辭不受，請徙屬弘農。舊制，邊人不得內徙，詔以奐有功，特許之。拜董卓為郎中。卓，隴西人，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

十二月，壬申，復瘦陶王悝為勃海王。

丁丑，帝崩于德陽前殿。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初，竇后既立，御見甚稀，唯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城門校尉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宏者，河間孝王之曾孫也，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武乃入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與中常侍曹節並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奉迎宏，時年十二。

孝靈皇帝上之上

建寧元年（戊申，公元一六八年）

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

三年武傳為大將軍事 在延熹二年竇后今從之 拜蕃之策在明年後傳在前 尚書事從傳異也 前太尉陳蕃為太傅 考異曰同帝紀 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之參三公錄謂 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 賢曰言人主雖亡事之如存也 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茶蓼之苦，息偃在牀 於義安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己亥，解瀆亭侯至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改元。二月，辛酉，

葬孝桓皇帝于宣陵 賢曰宣陵在雒陽東南三十里 廟曰威宗。辛未，赦天下。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 去年熲定西羌 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 桓帝延熹四年東羌六年規招降張奐至永康 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輯定，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 數所角翻 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 躊躇猶豫也 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

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 復扶又翻 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 種章勇翻下同 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 從子容翻 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 事見五十二卷順帝永和五年 安定、北地復至單危 單音丹 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 兩音亮 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 賢曰無慮都凡也 毛晃曰無慮謂大計也

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 事見安帝元初五年 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 事見五十二卷順帝永嘉元年 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 上時掌翻 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 賢曰彭陽縣名屬安定郡高平縣 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 賢曰逢義山在今原州平高縣 虜兵盛，熲眾皆恐。熲乃令軍中長鏃利刃 范書段熲傳 長矛三重 重直龍翻 挾以強

盧植說竇武極是

爲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呼，火故翻。）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羌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熲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百官志：中藏府令，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調，徒弔翻。藏，徂浪翻。）拜熲破羌將軍。閏月，甲午，追尊皇祖爲孝元皇，（□孝元□□，諡法：□□□□□曰元，周公諡法：能思辯衆曰元，□□□□曰元，□主□行□曰元，□□民則法曰元。）夫人夏氏爲孝元后，（夏，戶雅翻。）考爲孝仁皇，（諡法：□□□□□□曰仁。）尊帝母董氏爲慎園貴人。（皇祖□，皇考萇也。□□□□，慎陵在今瀛州界。）

□□□□□□□□，□□□□□二皇陵。

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酆免。以長樂衞尉王暢爲司空。（樂，音洛。）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以太中大夫劉矩爲太尉。六月，京師大水。癸巳，錄定策功，封竇武爲聞喜侯；武子機爲渭陽侯，（□□；漢志無渭陽縣，蓋因舅以渭陽之親而爲封國之名。）兄子紹爲鄠侯，（鄠，音戶。）靖爲西鄉侯，中常侍曹節爲長安鄉侯，侯者凡十一人。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說，輸芮翻。）「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自和帝無嗣，安帝以肅宗之孫入立；□□□□，桓帝以肅宗曾孫入立；□帝無嗣，又以肅宗玄孫入立，是同宗相後，以次建之也。圖□□□□□□，□謂之譜□也。）豈可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叨，土刀翻。）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長，直亮翻。）音聲如鍾，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少，詩照翻。）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倡，音昌。）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

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鄉侯。蕃上疏讓曰：（疏，所□翻。）「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雖無素絜之行，（行，下孟翻。）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云：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太后不許。蕃固讓，章前後十上，（上，時掌翻。）竟不受封。

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東□□，橋門，谷名。）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延，縣名，屬上郡。□□□□□□□□□。□□，□□□□□□□。）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靈武縣，□□□□□□□□。□□□□□□□□□，北地郡有靈武縣，此谷當在今靈州之南，□□□□□□□。）羌遂大敗。秋，七月，熲至涇陽，（□□□□□，□□□□□，□□□□安定郡，在今原州□□□。）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種，章勇翻。）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下，遐稼翻。）

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降，戶江翻）。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埶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賢曰：衄，傷也。女六翻），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澍，時雨也），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杜佑曰：橋門以西，落川以東……），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賢曰：獷，惡也……），誕辭空說，僭而無徵（……僭，不信也……）。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宣帝時，趙充國擊西羌，降者……），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賢曰：鯁與梗同，梗，病也。大雅云：至今為梗），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數，所角翻。創，初良翻，傷也），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降，戶江翻），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賢曰：殖，生也。左傳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杜預曰：燼，火餘木也），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賢曰：……），願卒斯言（卒，子恤翻），一以任臣，臨時量宜（量，音良），不失權便。

八月，司空王暢免；宗正劉寵為司空。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事見五十五卷桓帝延熹八年）。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勠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賢曰：女尚書，內官也。嬈，音……）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數，所角翻。朝，直遙翻），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操，千高翻），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

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事見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年）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為于偽翻 塞悉則翻）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省內謂禁中也 近署謂少府所掌中藏府尚方內者諸署也）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與讀曰預）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漢元謂漢初也）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

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復扶又翻 數所角翻）太后冗豫未忍（冗音）故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公乘爵也此以爵為氏乘繩證翻 昕許斤翻 趙夫人即趙嬈 颯音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忤五故翻 中竹仲翻）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朝直遙翻 謂羣朝之臣也）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量音良）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太微天子庭也）守心 侍中劉瑜素善

天官（天官即天文也史記天官書猶晚之天文志）惡之（惡烏路翻）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斷丁亂翻）於是武蕃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雒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姓譜古有山師之官子孫以為氏或云烈山氏之後）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長樂尚書蓋以太后臨朝置之以掌奏下外朝文書事也 樂音洛下同）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復扶又翻下同）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

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長樂太后宮也太后宮有女尚書五人五官史主之 考異曰范書帝紀作丁亥袁紀作辛亥按長曆是年九月乙巳朔無丁亥今從袁紀）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呼火故翻下同）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長樂從官史掌太后宮從官 從才用翻 共音龔）唼血共盟（唼色洽翻）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切切猶言迫急也）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踴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賢曰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為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也）

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
詔板所謂尺一也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劉[illegible]
甫格殺之并殺勳出鄭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illegible]
[illegible]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為謁者掌守門戶[illegible]
[illegible]南宮北宮有複道[illegible]是也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
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illegible]兄子
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射音石召會北軍五校士數
千人屯都亭都亭雒陽都亭也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
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
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承明門[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何將勳兵入宮蕃曰趙[illegible]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illegible]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正色云云今從范書
到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
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遇適聞
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
兄弟父子並封三侯謂武子機封渭陽侯兄子紹封鄠侯紹弟靖封西鄉侯又
設樂飲讌多取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貲財巨萬大臣
若此為是道邪謂此非不道而何公為宰輔苟相阿黨復何
求賊又復扶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逾厲遂執
蕃送北寺獄考異曰范書蕃傳曰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今從[illegible]
黃門從官騶蹋踧蕃曰騶從才用翻蹋[illegible]

死老魅[illegible]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
曹稟假不[illegible]即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
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
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
漏盡[illegible]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
掖門[illegible]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
武對陳[illegible]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
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
府兵素畏服中官[illegible]於是武軍稍稍歸甫
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illegible]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

自殺梟首雒陽都亭[illegible]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
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
虎賁中郎將河間劉淑故尚書會稽魏朗云與武等
通謀皆自殺[illegible]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
南自公卿以下嘗為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
官禁錮議郎勃海巴肅[illegible]始與
武等同謀曹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
自載詣縣[illegible]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欲與俱
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
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誅[illegible]曹節遷長樂衛

尉，封育陽侯。（育陽縣，屬南陽郡。）王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為列侯，（[illegible]）十一人為關內侯。於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喪，息浪翻。）蕃友人陳留朱震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illegible]掠，音亮。）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府掾桂陽胡騰殯斂武尸，行喪，（[illegible]）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騰詐以為己子，與令史南陽張敞（[illegible]令史[illegible]二十一人）共匿之於零陵界中，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為曹節等所賣，固辭不受。以司徒胡廣為太傅，錄尚書事。司空劉寵為司徒，大鴻臚許栩為司空。（[illegible]）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十一月，太尉劉矩免，以太僕沛國聞人襲為太尉。（[illegible]）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illegible]濊，音[illegible]貊，音[illegible]）是歲，疏勒王季父和得殺其王自立。烏桓大人上谷難樓有眾九千餘落，遼西丘力居有眾五千餘落，自稱王；遼東蘇僕延有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峭，七笑翻。）右北平烏延有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帝迎董貴人於河間。三月乙巳，尊為孝仁皇后，居永樂宮；（[illegible]）拜其兄寵為執金吾，兄子重為五官中郎將。夏四月壬辰，有青蛇見於御坐上。（見，賢遍翻。坐，徂臥翻。）癸巳，大風，雨雹，霹靂，（[illegible]）拔大木百餘。（帝紀建寧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雹霹靂拔大木百餘。續漢志曰：[illegible]）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大司農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大傳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illegible]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竇武、陳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收葬，（為，于偽翻。）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蠲，吉玄翻。）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賢曰：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蓼莪之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上深嘉奐言，以問諸常侍，左右皆惡之，（惡，烏路翻。）帝不得自從。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俸，扶用翻。[illegible]）郎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臣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斯干之辭。鄭玄注云：虺蛇，穴處陰之祥也。）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晉臣白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今尚書康誥無此語。）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

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事見四十七卷永元九年。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凱風慰母之念。書云：舜曰烝烝乂不格姦。孔安國註云：烝烝，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六爻辭。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勤身王室，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殛，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徒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秦風黃鳥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賢曰：四公，謂劉矩為太尉，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孔安國註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鼎實也。其任據足，是年罷人，欲已代劉矩為太尉，餘二公亦不勝其任。與賢者合。斷，丁管翻。餗，音速。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惡，烏路翻。出為廣陵府丞，內郡丞，郡丞也。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以它罪收弼，掠死於獄。傳音它。帝以蛇妖問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賢曰：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傳以為人君不大中之道不立，蛇龍陰類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五月，太尉聞人襲、司空許栩免。六月，以司徒劉寵為太尉，太常汝南許訓為司徒，太僕長沙劉囂為司空。囂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放兵，縱兵擊之也。勢必殄滅。熲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賢注云：凡亭山在今平涼郡。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熲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後漢書郡國志：漢陽郡西縣。段熲討羌，起於安定，至於靈武，及大破之，乃追至安定，諸羌散入漢陽山谷，熲屯凡亭山以遮之，羌奔潰，破之射虎谷，熲乃結柵以遮射虎谷。

臣賢曰：[illegible] 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illegible]

長直亮翻 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

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

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

[illegible] 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

帥以下萬九千級。[illegible] 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

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

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illegible]

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

邑萬戶。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

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illegible] 夫

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

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

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

之，處之四裔，[illegible] 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

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 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爲

郡縣所侵冤故也；[illegible] 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

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

之，則疆埸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爲快邪！夫御之不

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蠭起而爲寇，又可盡誅邪！

然則段紀明之爲將，[illegible] 雖克捷有功，

君子所不與也。九月，江夏蠻反，[illegible] 州郡討平之。

丹楊山越圍太守陳夤，夤擊破之。[illegible] 初，李膺等

雖廢錮，[illegible] 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

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之稱號：[illegible]

[illegible] 以竇武、

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

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

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及南陽宗慈、陳留

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

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苑康及山

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爲八及；及者，

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illegible] 度尚及東平

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母班、[illegible] 陳留秦周、

魯國蕃嚮、[illegible] 東萊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

財救人者也。及陳蕃、竇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蕃誅，膺等

復廢置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復扶又翻）（惡烏路翻下遐稼翻）侯覽怨張儉尤甚（以破其冢宅也事見桓帝延熹九年）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illegible]）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illegible]）請下州郡考治（治直之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illegible]）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illegible]）罪不逃刑臣之節也（[illegible]）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被皮義翻）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illegible]）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illegible]）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為于偽翻）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塞悉則翻）（累良瑞翻）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illegible]）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龍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顯也（[illegible]）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杜謂李膺杜密）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復扶又翻）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桀及儒學有行義者（行下孟翻）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illegible]）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離讀曰罹）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illegible]）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illegible]）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illegible]）

泰雖好臧否人倫（好，呼到翻）而不為危言覈論（覈，謂深核其實也），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望門投止，言投之以求止也），莫不重其名行（行，下孟翻），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遍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任，音壬；長，知兩翻），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為衛尉，卒年八十四。（……建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於許下。）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汙，烏路翻），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須變形（翦與剪同），入林慮山中（慮，音廬），隱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瘁，秦醉翻），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南陽何顒素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顒，魚容翻），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與袁紹為奔走之交，常私入雒陽，從紹計議，為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眾。初，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逢、隗皆有名稱，少歷顯官。時中常侍袁赦以逢、隗宰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湊歸之，輜軿柴轂，填接街陌。術亦以俠氣聞。逢從兄子閎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逢、隗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

袁紹救……名士

袁術有俠……

閎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先公謂袁安也。三郤謂晉大夫郤錡、郤犨、郤至也。郤氏世為晉卿，三子者憑藉世資，驕奢侵掠，為厲公所殺。及黨事起，閎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賢曰：訐謂橫議是非也。訐，居謁翻。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下，遐稼翻。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騶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處，昌呂翻。復，扶又翻。為，于偽翻。篲，祥歲翻。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事見七卷秦始皇三十四年、三十五年。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碭，音唐。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坤之六四，居近五之位而無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故括囊以避禍也。夬揚于王庭，以決小人之罪。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否，音鄙。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撩，力彫翻。虺，許偉翻。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被，皮義翻。禍及朋友，士類殲滅，殲，息廉翻。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庚子晦，日有食之。十一月，太尉劉寵免；太僕扶溝郭禧為太尉。鮮卑寇并州。長樂太僕曹節病困，詔拜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高句驪王伯固寇遼東，玄菟太守耿臨討降之。

三年春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徵段熲還京師，拜侍中。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樂，音洛。所嚮有功。夏四月，太尉郭禧罷；以太中大夫聞人襲為太尉。秋七月，司空劉囂罷；囂，許驕翻。八月，以大鴻臚梁國橋玄為司空。黃帝葬橋山，子孫守冢，因氏焉。九月，執金吾董寵坐矯永樂太后屬請，下獄死。下，遐稼翻。屬，之欲翻。冬，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皆內屬，受冠帶，開置七縣。涼州刺史扶風孟佗

佗音駝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校尉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以元年疏勒軾以上也任音壬敦 攻楨中城，楨門翻攻户孝翻龜茲音丘慈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復治。復扶又翻治直之翻初，中常侍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威形諠赫。諠況元翻孟佗資產饒贍，贍時豔翻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言其汎愛無有遺者奴咸德之，問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為于偽翻時賓客求謁讓者，車常數百千兩，兩音亮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轝羊茹翻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遺于季翻讓大喜，由是以佗為涼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

二月癸卯，地震。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太尉聞人襲免；以太僕汝南李咸為太尉。

大疫。

司徒許訓免；以司空橋玄為司徒。

夏四月，以太常南陽來豔為司空。

秋七月，司空來豔免。

癸丑，立貴人宋氏為皇后。后，執金吾酆之女也。

司徒橋玄免；以太常南陽宗俱為司空，前司空許栩為司徒。

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冬十月戊子朔，率群臣朝太后於南宮，親饋上壽。饋，逵位翻。饋，進食也。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冤，數所角翻為于偽翻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供居用翻養羊尚翻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永樂宮帝母孝仁董太后所居也樂音洛下獄死。下遐稼翻

鮮卑寇并州。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illegible]

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九 起玄黓困敦，盡上章涒灘，凡九年。

孝靈皇帝上之下

熹平元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司徒掾陳留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illegible] 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三十餘年，[illegible] 歷事六帝，安、順、沖、質、桓、靈。禮任極優，每遜免，未嘗滿歲，輒復升進。[illegible] 所辟多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illegible] 練達故事，明解朝章，[illegible] 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illegible] 天下中庸有胡公。[illegible] 然溫柔謹愨，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五月己巳，赦天下，改元。長樂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illegible] 六月，京師大水。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癸巳，崩。[illegible] 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illegible] 及將葬，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illegible] 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illegible] 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illegible] 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illegible] 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illegible] 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

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賢曰汙染謂為賊所汙 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冢左遷諫議大夫[illegible]以延熹三年八月侍中[illegible]事見[illegible]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是年[illegible]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蚩笑也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猶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梁后先桓帝崩葬懿陵梁冀誅廢為貴人冢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衛后戾太子之母[illegible]廢其母衛后自殺武帝崩霍光緣帝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竇后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八年安思閻后家犯惡逆閻后事見五十卷五十一卷安帝延光[illegible]年後扶又翻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illegible]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于宣陵有人書朱雀闕[illegible]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考[illegible]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賢曰主謂書者主名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又使熲以他事奏猛論輸左校[illegible]初司隸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薦於太常張奐奐拒之寓遂陷奐以黨罪禁錮奐嘗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熲奐爭擊羌事見上卷[illegible]熲為司隸欲逐奐歸敦煌而害之[illegible]奐奏記哀請於熲乃得免初魏郡李暠為司隸校尉暠古老翻以舊怨殺扶風蘇謙謙子不韋瘞而不葬瘞於計翻變姓名結客報仇暠遷大司農不韋匿於廥中鑿地旁達暠之寢室說文曰廥芻藁之藏古外翻殺其妾并小兒暠大懼以板藉地一夕九徙又掘暠父冢斷取其頭斷丁管翻標之於市暠求捕不獲憤恚嘔血死恚於避翻不韋遇赦還家乃葬父行喪張奐素睦於蘇氏而段熲與暠善熲辟不韋為司隸從事不

韋懽稱病不詣，熲怒，使從事張賢就家殺之，與賢父曰：若賢不得懽，便可飲此。賢遂收不辜，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之。

勃海王悝之貶癭陶也，悝苦回翻。癭於郢翻。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旣而桓帝遺詔復悝國，悝復國事見上卷永康元年。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中常侍鄭颯、中黃門董騰數與悝交通，颯音立。數所角翻。甫密司察以告段熲。熲古迥翻。冬十月，收颯送北寺獄，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悝考實，迫責悝，令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伎渠綺翻。傅相以下悉伏誅。甫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十一月，會稽妖賊許生起句章，句章縣屬會稽郡。賢曰：故城在今越州鄮縣西。[illegible] 自稱陽明皇帝，衆以萬數。遣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討之。

十二月，司徒許栩罷。以大鴻臚袁隗爲司徒。隗五罪翻。考異曰：袁紀在四年，今從范書。

鮮卑寇并州。

是歲，單于車兒死，子屠特若尸逐就單于立。屠直於翻。

二年春正月，大疫。丁丑，司空宗俱薨。二月壬午，赦天下。以光祿勳楊賜爲司空。三月，太尉李咸免。夏五月，以司隸校尉段熲爲太尉。六月，北海地震。秋七月，司空楊賜免，以太常潁川唐珍爲司空，珍，衡之弟也。冬十二月，太尉段熲罷。鮮卑寇幽并二州。癸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二月己巳，赦天下。以太常東海陳耽爲太尉。三月，中山穆王暢薨，無子，國除。考異曰：本傳云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今從帝紀。夏六月，封河間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illegible] 吳郡司馬富春孫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許生。吳郡司馬，蓋是時以盜起置司馬以主兵也。富春縣屬吳郡。賢曰：富春，今杭州富陽縣也，避晉簡文帝母鄭太后諱改曰富陽。冬十一月，臧旻、陳寅大破生於會稽，斬之。會工外翻。任城王博薨，無子，國絕。博，帝延熹四年紹封任城。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追擊破之。[illegible] 遷育爲護烏桓校尉。鮮卑又寇并州。司空唐珍罷，以永樂少府許訓爲司空。永樂少府，董太后宮也。樂音洛。

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illegible]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illegible]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illegible]禁忌轉密

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賢曰：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為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為函，故無函匠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屬，屬，之欲翻。延屬者，延頸而屬望也。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復，扶又翻；下同。狐疑遲淹，兩州懸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對相部主，冀州之人刺幽州，幽州之人刺冀州，是為對相部主。尚畏懼不敢營私，況乃三互，何足為嫌。昔韓安國起自徒中，韓安國，梁人，坐法抵罪，梁內史缺，天子遣使拜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朱買臣出於幽賤，朱買臣，吳人，家貧，賣薪以自給，後隨上計吏至長安，拜會稽太守。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朝廷不從。

臣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左傳叔向詒子產書之言也。明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灋制不煩而天下大治。治，直吏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閡文不賞，閡，五溉翻。為姦者以巧灋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封河間王建孫佗為任城王。佗，帝從兄弟之子也。佗，徒河翻；任，音壬。夏四月，郡國七大水。五月丁卯，赦天下。延陵園災。延陵，成帝陵也。鮮卑寇幽州。六月，弘農、三輔螟。于寘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寘，徒賢翻。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為王，人衆裁千口。

五年夏四月癸亥，赦天下。益州郡夷反，太守李顒討平之。顒，魚容翻。大雩。五月，太尉陳耽罷，以司空許訓為太尉。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被，皮義翻。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見，賢遍翻。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省，悉井翻。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永昌郡屬益州，故詔益州刺史；而扶風槐里縣屬司隸，故詔司隸。逮繫槐里獄。掠，音亮。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賢曰：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六月壬戌，以太常南陽劉逸為司空。秋七月，太尉許訓罷，以光祿勳劉

寵為太尉。冬十月，司徒袁隗罷。十一月丙戌，以光祿大夫楊賜為司徒。是歲，鮮卑寇幽州。

六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夏四月，大旱，七州蝗。令三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汙者，罷免之。平原相漁陽陽球坐嚴酷，徵詣廷尉。姓譜齊人遷陽子孫以國為氏又周景王封少子於陽樊因邑命氏 考異曰本傳司空張顥條奏按驗光和元年始為司空時球已為為人所奏不知被徵在何年今以六年大旱故繫於此 帝以球前為九江太守討賊有功，球傳云九江山賊起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 特赦之，拜議郎。鮮卑寇三邊。鮮卑強盛東西北三邊皆被寇也 市賈小民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宣陵桓帝陵百官志太子舍人秩二百石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賈音古 秋七月，司空劉逸免；以衛尉陳球為司空。初，帝好文學，好呼到翻 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賢曰說文曰牘書版也長一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 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置其間，百官志侍中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行下孟翻趣七喻翻 憙陳閭里小事；憙許記翻 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廟之禮。會

詔群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迎氣五郊及養老辟雍註並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二年漢宗廟一歲五祀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 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疏喪謂疏屬之喪也汙謂病及死也數所角翻 廢闕不行，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齋制宜如故典，漢制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祀三日齋日內有汙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汙穢災變齋如儀 庶答風霆災妖之異。妖於驕翻 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歲一貢士 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賢曰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 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治直之翻下同 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省悉井翻 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治民，復扶又翻 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事見二十七卷甘露三年 章帝集學士於白虎，事見四十六卷建初四年 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

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論語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illegible]）又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事見文紀後七年）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之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illegible]）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勝音升）

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言不祥之事，莫與比並大也）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illegible]）

（注十四）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illegible]）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illegible]）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於朝堂。

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間，官民俱匱，猶有悔焉。（[illegible]）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illegible]）鮮卑強盛，據其故地，（[illegible]）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段熲自桓帝延熹二年擊西羌，至建寧二年破滅之，凡十一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眾不弱曩時，（[illegible]）而虛計二載，（[illegible]）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illegible]）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illegible]）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illegible]）方之於今，何者為盛？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illegible]）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illegible]）豈與蟲螘之虜，校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為之旰食乎！（[illegible]）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

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前書音義曰厮微也輿衆也）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量音力向反）帝不從。八月，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檀石槐分其國為三部[illegible]）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illegible]）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illegible]）贖為庶人。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太尉劉寬免。辛丑，京師地震。十一月，司空陳球免。十二月甲寅，以太常河南孟戫為太尉。（戫音郁）庚辰，司徒楊賜免。以太常陳耽為司空。遼西太守甘陵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鈔，楚交翻）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質音致，劫以為質也）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陳讀曰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號，戶刀翻。為，于偽翻）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塞，悉則翻）母遙謂曰：「威豪，（威豪，苞字）人各有命，

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自上歸葬，（自上，上奏乞歸葬也。上，時掌翻）帝遣使弔慰，封鄃侯。（鄃音輸）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難，乃旦翻）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光和元年（是歲三月改元）春正月，合浦、交阯烏滸蠻反，（滸，呼古翻）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沒郡縣。太尉孟戫罷。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癸丑，以光祿勳陳國袁滂為司徒。己未，地震。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鴻都門內者以下也）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三月辛丑，赦天下，改元。以太常常山張顥為太尉。顥，中常侍奉之弟也。夏四月丙辰，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為雄。司空陳耽免，以太常來豔為司空。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帝所御溫德殿東庭中，長十餘丈，似龍。（長，直亮翻。[illegible]）秋七月壬子，青虹見玉堂後殿庭中。（洛陽宮殿[illegible]）詔召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illegible]）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消復者，消變而復其事也）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蜺見。郭璞注爾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

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春秋演孔圖曰劉四百歲之際褒漢王輔皇王以期有備不就宋均注云劉衰族人爲漢王以官輔以當消應期名記錄諸故名不成也復扶又翻）今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illegible]）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見寵於時更相薦說（更工衡翻）旬月之閒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常伯侍中）郤儉梁鵠各受豐爵不次之寵（[illegible] 郤綺戟翻 郤氏之晉）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畎古泫翻）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行下孟翻）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此逸周書也）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遠于願翻）速徵鶴鳴之士（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繫辭曰君子居室出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鶴鳴之士言有德之人隱處者詩所謂者也）斷絕尺一（斷丁管翻）抑止槃遊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袄變以當譴責（欲與歟同 於驕翻）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嬈奴鳥翻）讒諛驕溢續以永樂門史霍玉（永樂門史董太后宮 樂音洛）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宮中皆稱中大人 復扶又翻）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以爲至戒今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偉姓也璋名也）又長水校尉趙玹（音玄）屯騎校尉蓋升（蓋古合翻）並叨時幸（叨土刀翻）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數所角翻）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illegible]）又尚方工技之作（續漢志尚方掌上手工作御刀）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illegible]）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厭一艷翻猒足也）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塞悉則翻）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以盈爲滿者避惠帝諱也）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更工衡翻）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語牛倨翻）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初邕與大鴻臚劉郃素不相平（臚陵如翻郃古合翻又音閤）叔父衛尉質又

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曰：臣實愚戇，不顧後害，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於是下邕、質於雒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河南呂強愍邕無罪，力為伸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由是得免。八月，有星孛于天市。九月，太尉張顥罷；以太常陳球為太尉。司空來豔薨。冬，十月，以屯騎校尉袁逢為司空。宋皇后無寵，後宮幸姬眾共譖毀。勃海王悝妃宋氏，即后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

父不其鄉侯酆及兄弟並被誅。丙子晦，日有食之。尚書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斂葬，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又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又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又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十一月，太尉陳球免。十二月丁巳，以光祿大夫橋玄為太尉。鮮卑寇酒泉，種眾日多，緣邊莫不被毒。詔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尚書令陽球諫曰：臣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蒙被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

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東觀，宮觀，有古今圖籍）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誚。書奏，不省。（省，悉井翻）是歲，初開西邸賣官，（開邸舍於西園）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貯，丁呂翻）或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賈，讀曰價）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居，積也）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藏，徂浪翻）帝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強項，言不低屈也）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大鳥事見五十一卷安帝延光四年。復，扶又翻）奇，震之曾孫也。

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死，子呼徵立。

二年春，大疫。

三月，司徒袁滂免，以大鴻臚劉郃為司徒。（考異曰：袁紀：二月丁巳，滂免。劉郃，從范書）

乙丑，太尉橋玄罷，拜太中大夫；以太中大夫段熲為太尉。玄幼子遊門次，為人所劫，登樓求貨，（求貨，求財也）玄不與。司隸校尉、河南尹圍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illegible]）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玄子亦死。玄因上言：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由是劫質遂絕。（質，音致）

京兆地震。

司空袁逢罷；以太常張濟為司空。

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守，式又翻。長，知兩翻）甫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磔，陟格翻。罪目，罪名）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illegible]）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illegible]）彪，賜之子也。時甫休沐里舍，（里舍，私第也）熲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熲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羽等罪惡，（[illegible]）辛巳，悉收甫、熲等送雒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illegible]）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為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少，詩沼翻）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滅責，

乃欲論先後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臨阬相擠。（擠子細翻又則兮翻）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箠止蘂翻朴普卜翻）父子悉死於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中都官從事即都官從事）（賢曰司隸主察百官總法者中興以後專令按擊貴戚）且先去權貴大猾。（去羌呂翻猾戶八翻）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時諸袁以與宦官親厚貴寵於世）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不屏氣。（屏必郢翻）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虞貴人沖帝母）百官

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抆淚曰。（抆武粉翻賢曰抆拭也）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考異曰……）語諸常侍。（語牛倨翻）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事見上建寧六年復扶又翻擢直角翻下同）愆過之人。好為妄作。（好呼到翻）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從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謁陵謂出謁諸陵）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謂司隸……）前雖誅王甫段

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鴟丑之翻梟堅堯翻）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扞侯旰翻）至於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節領尚書令。郎中梁人審忠上書曰。（審姓也漢初有審食其）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朝直遙翻）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撞直江翻蹋達合翻）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間古莧翻）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

封賞。（事見上建寧元年）父子兄弟被蒙尊榮。（被皮義翻）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九列九卿也三司三公也）不惟祿重位尊之責。（惟思也）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漁釣。（賢曰御水引入宮）車馬服玩擬於天家。（天家猶王家也天子……故謂之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為于偽翻）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高宗肜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懼而修德殷以中興）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

斯之怒（詩云王赫斯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忍謂含忍也孽[illegible]）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事見八卷）吳使刑臣身遘其禍（左傳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漏之度晝夜百刻留漏刻之聽言少須臾也）裁省臣表（省息井反）埽滅醜類以荅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中常侍呂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

鄉侯強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徼古堯反）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賢曰轘裂以車裂也）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賢曰金印紫綬言累積也重直龍反）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陰陽乖剌（[illegible]）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封事謂封爵之事也）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

而戶有饑色（[illegible]）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數音所角反賢曰縣官謂[illegible]）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illegible]）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illegible]）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illegible]）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項領膏脣拭舌（賢曰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illegible]）競欲咀嚼造作飛條（賢曰飛條飛書也）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

哉今群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賢曰謂陽球使客刺邕也[illegible]）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illegible]）習於邊事垂髮服戎（賢曰垂髮謂童子也）功成皓首歷事二主（二主謂桓帝靈帝）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式用也序次也言用次其功也）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illegible]）天下惆悵（[illegible]）功臣失望宜徵邕更加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丁酉赦天下 上祿長和海（賢曰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illegible]）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

樅寺書
村先刂

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䂓帝覽之而悟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謂緦麻服盡 從才用翻〕五月以衛尉劉寬為太尉 護匈奴中郎將張脩與南單于呼徵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illegible]〕秋七月脩坐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死 初司徒劉郃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illegible]〕永樂少府陳球說郃曰〔[illegible]〕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illegible]〕郃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與劉納陳球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甲申劉郃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illegible]〕巴郡板楯蠻反〔[illegible]〕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刺史討之不克〔[illegible]〕

十

何進為
侍中

二月以光祿勳楊賜為司徒 鮮卑寇幽并二州 三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夏四月江夏蠻反〔[illegible]〕秋酒泉地震 冬有星孛于狼弧〔晉書天文志狼一星在東井東南弧九星在狼東南[illegible]〕鮮卑寇幽并二州 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考異曰袁紀在[illegible]今從范書〕徵后兄潁川太守何進為侍中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illegible]〕是歲作罼圭靈昆苑〔[illegible]〕司徒楊賜諫曰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囿壞沃衍〔[illegible]〕廢田園驅居民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illegible]〕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illegible]〕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illegible]〕以尉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illegible]〕松等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illegible]〕今

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巴郡板楯蠻反。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琁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賢曰排囊即今之韛袋也排音蒲拜翻韛音步拜翻 繫布索於馬尾，索昔各翻 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索，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駭者蓋譬以物擊水波動驚駭隨而駭動 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梟者首而梟之木上也渠帥大帥也帥所類翻 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琁實非身親破賊而妄有其功。琁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琁，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琁，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琁，喬之弟也。楊喬見上卷桓帝永康元年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

起重光作噩盡強圉單閼凡七年

孝靈皇帝中

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驥廄丞，領受郡國調馬。騄驥善馬也調徒弔翻 豪右辜榷，辜榷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 馬一匹至二百萬。夏四月庚子，赦天下。交阯烏滸蠻久為亂，烏滸蠻事見光和元年滸呼古翻 牧守不能禁。交阯人梁龍等復反，攻破郡縣。復扶又翻 詔拜蘭陵令會稽朱儁為交阯刺史，蘭陵縣屬東海郡會古外翻 擊斬梁龍，降者數萬人，降戶江翻 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徵為諫議大夫。六月庚辰，雨雹如雞子。雨于具翻 秋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太尉劉寬免。衛尉許馘為太尉。考異曰袁紀十月許郁為太尉今從范書 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司徒楊賜罷。冬十月，太常陳耽為司徒。考異曰袁紀十月以陳耽為司徒盖誤 鮮卑寇

并二州。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後出攻北地，北地人射殺之。（射而亦翻）其子騫曼尚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長知兩翻）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鬬；（更工衡翻）帝著商賈服，（著陟略翻下同賈音古）從之飲宴為樂。（樂音洛）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illegible]）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illegible]）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帝好為私稸，（好呼到翻稸與蓄同）收天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illegible]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導行之費）中常侍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賢曰萬物因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illegible]）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廄聚太僕之馬，（[illegible]）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好呼到翻）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illegible]）尚書受奏御而已；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功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罪罰。（[illegible]）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illegible]）然猶有曠職廢官，荒穢不治。（[illegible]）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illegible]）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illegible]）

何皇后性彊忌，後宮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酖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中官固請得止。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illegible]）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

五年春正月辛未，赦天下。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太尉許戫、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illegible]）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illegible]）帝以讓戫、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二月，大疫。三月，司徒陳耽免。夏四月，旱。以太常袁隗為司徒。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災。

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 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漢中程包對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人勇猛善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羌人號為神兵傳語種黨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無所叩訴故邑落相聚以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時皆降 八月起四百尺觀於阿亭道 冬十月太尉許馘罷以太常楊賜為太尉 帝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遂狩于廣成苑十二月還幸太學 桓典為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黃巾賊起

與為之孫也順帝求進祖爲太傅馬融之孫也 六年春三月辛未赦天下 夏大旱 爵號皇后母為舞陽君 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五原山岸崩 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眾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 太尉楊賜時為司徒上書言角誑燿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 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

角等嘗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爲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賊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

爲大將軍封慎侯（慎縣屬汝南郡）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上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嵩規之兄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候臺宦官恐望見其

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賢曰尚姓但名也[illegible]漢有處士尚子平）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illegible]）及封諝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廢立也數所角翻）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自屏（賢曰自屏猶自[illegible]也屏必郢翻）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沒入財產侍中河內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栩況羽翻上時掌翻下同）張讓誣栩與張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樂音洛）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illegible]）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

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illegible]十常侍張讓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illegible]）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illegible]九翻）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掠音亮）庚子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太守褚貢帝問太尉楊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夏四月賜坐寇賊免以太僕弘農鄧盛為太尉已而帝閱錄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為臨晉侯（臨晉縣屬馮翊賢曰故城在今[illegible]）陶為中陵鄉侯司空張濟罷以大司農張溫為司空皇甫嵩朱儁合將四萬餘人（[illegible]）共討潁川嵩儁各統一軍儁與賊波才戰敗嵩進保長社（長社縣屬潁川郡[illegible]）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illegible]）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衛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苣乘城（賢曰苣[illegible]說文云束葦燒之）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

曹操

呼（呼古字[illegible]）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陳（[illegible]），賊驚亂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儁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illegible]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illegible]）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illegible]）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顒，魚容翻）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許劭字子將[illegible]）（上卷[illegible]）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illegible]）嘗為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illegible]）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為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illegible]）操大喜而去。（[illegible]）朱儁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北地傅燮上疏曰：（[illegible]）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illegible]）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illegible]）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illegible]）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illegible]）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illegible]）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illegible]）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燮擊黃巾，功多當封，忠譖訴之。帝識燮言，（[illegible]）得不加罪，竟亦不封。張曼成屯宛下百餘日。

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張曼成，斬之。交趾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行，下孟翻。）財計盈給，輒求遷代，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京令東郡賈琮為交趾刺史。（[illegible]）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斂，力贍翻。）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蠲，古玄翻。）誅斬渠帥為大害者，（帥，所類翻。）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illegible]）

皇甫嵩、朱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illegible]）餘賊降散，（[illegible]）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儁；於是進封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illegible]）詔嵩討東郡，儁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illegible]）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illegible]）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illegible]）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隴西董卓代之。（[illegible]）

巴郡張脩以妖術為人療病，（[illegible]）其法略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秋，七月，脩聚眾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illegible]）

八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蒼亭，（[illegible]）獲其帥卜巳。（帥，所類翻。）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九月，安平王續坐不道誅，（[illegible]）國除。初，續為黃巾所虜，國人贖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議郎李燮曰：「續守藩不稱，（稱，尺證翻。）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朝廷不從。燮坐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校，戶教翻。）未滿歲，王坐誅，乃復拜議郎。京師為之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謂李固不肯立質、桓二帝也。）

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眾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懈，古隘翻。）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陳，讀曰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下曲陽縣屬鉅鹿郡，以常山有上曲陽，故此稱下。復，扶又翻。）

斬獲十餘萬人，即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河關縣屬隴西郡。零音憐。枹音膚），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誘音酉），使專任軍政（任音壬），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武威太守，史失其姓），涼州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免其負，訪於漢陽長史敦煌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鳶，欲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萬，勳諫之，昌怒，使勳與從事辛曾、孔常別屯阿陽以拒賊（阿陽縣屬漢陽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及北宮伯玉之攻金城也，勳勸昌救之，昌不從。陳懿既死，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召勳等自救，辛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乎！」曾等懼而從之。勳至冀，誚讓章等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去。叛羌圍校尉夏育於畜官，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爲羌所敗，勳餘衆不及百人，身被三創，堅坐不動，指木表曰：「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爲羌所執。羌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表勳領漢陽太守。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

攻韓破之後五年攻趙又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攻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事燕昭王爲上將軍伐齊入臨菑伐齊五歲下七十餘城

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降戶江翻下同諸將皆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長知兩翻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儁追至西鄂精山，西鄂縣屬南陽郡賢曰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精山在其南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十二月，己巳，赦天下，改元。

更寇且
不殊況
於他乎

豫州刺史太原王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上時掌翻上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亦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中竹仲翻中傷也遂傳下獄。賢曰傳逮也傳株戀翻會赦，還爲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被皮義翻楊賜不欲使更楚辱，賢曰更經也更工衡翻楚苦痛也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量音良幸爲深計！」諸從事好氣決者，好呼到翻共流涕奉藥而進之。賢曰乳字亦謂令自死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辟毗亦翻豈有乳藥求死乎！」漢書王嘉傳曰要而死乳當作但讀呾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上疏請之，得減死論。考異曰允傳云太尉袁隗司徒楊賜按隗賜時皆不爲此官恐誤也

二年春正月，大疫。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據續漢志樂成殿門也城當作成五行志作樂成門劉昭曰南宮中門也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說輸芮翻斂力贍翻畮十錢，畮古畝字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畮而蝝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又傳曰冬蝝生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上變古易常許云上公上謂宣公變易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也蝝公之專辭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左傳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

何以為又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轍哉內倖譖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援于元翻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續事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四年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賈十分之一賈讀曰價中竹仲翻因復貨之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復扶又翻調徒弔翻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騶側尤翻趣讀曰促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諧戶皆翻謂平其直也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稱尺證翻被皮義翻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為于偽翻

以朱儁為右車騎將軍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氐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蝤之徒不可勝數朱儁傳曰輕便者言飛燕于氐根賢註曰方傳曰于思于思貌云于思騎白馬者為張白騎大聲者稱雷公大眼者為大目左髭丈八校戶數萬寄多髭之貌號左髭文八眭息隨翻蝤字由翻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癭陶癭於郢翻牛角中流矢中竹仲翻且死令其眾奉飛燕為帥帥所類翻改姓張飛燕名燕輕勇矯捷故軍中號曰飛燕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杜佑曰黑山在今衞州黎陽縣西南漢朝歌縣西北有黑山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被皮義翻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降戶江翻遂拜燕平難中郎將難乃旦翻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　司徒袁隗免隗五罪翻

三月以廷尉崔烈為司徒烈寔之從兄也崔寔見桓紀從才用翻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賢曰阿保謂傅母也余謂阿母保母也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熲古迥翻然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賢曰靳固惜之也靳居焮翻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賢曰姝美好之稱也姝赤朱翻烈由是聲譽頓衰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時涼州兵亂不　徵發天下役賦無已

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illegible]〕世宗拓境，列置四郡；〔[illegible]〕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illegible]〕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illegible]〕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說文曰：衽，衣衿也。〕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

夏，四月，庚戌，大雨雹。〔[illegible]〕五月，太尉鄧盛罷；以太僕河南張延為太尉。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秋，七月，三輔螟。〔說文曰：螟，蟲食穀葉者。〕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是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嵩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illegible]〕八月，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為副，以討北宮伯玉。拜中郎將董卓為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九月，以特進楊賜為司空。冬，十月，庚寅，臨晉文烈侯楊賜薨。以光祿大夫許相為司空。相，訓之子也。〔[illegible]〕諫議大夫劉陶上言：「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今西羌逆類已攻河東，恐遂轉盛，豕突上京。〔[illegible]〕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車騎孤危，〔車騎，謂張溫。〕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illegible]〕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復，扶又翻。〕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illegible]〕州郡不上，〔上，時掌翻。〕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illegible]〕陶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今上殺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illegible]〕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前司徒陳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張溫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美陽縣，屬扶風，[illegible]〕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illegible]〕溫與戰

以召彰卓後為許多大材

輒不利。十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賢曰：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東。杜佑曰：蘭州五泉縣，漢榆中[illegible]）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illegible]）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重，直用翻。）溫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零，音憐。）羌、胡圍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漢陽郡。）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立鰋以捕魚，而潛從鰋下過軍，（賢曰：鰋，魚名。陳壽三國志曰：望垣硤名。）比賊追之，（比，必寐翻。）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溫曰：（耳語，附耳而語也。）卓不怖罪，（怖，普布翻。）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沮，在呂翻。）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於卓，（垂意，猶言降意也。）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斷，丁亂翻。）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是歲，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堂中；（牣，[illegible]）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復，扶又翻。）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河間解瀆亭侯，故買田宅起第觀。觀，古玩翻。）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illegible]）殺南陽太守秦頡。庚戌，赦天下。太尉張延罷。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於溫。以中常侍趙忠為車騎將軍。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甄，之人翻。）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傅燮字南容，事見上年。）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眾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傅燮。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少，詩沼翻。）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從范書。）帝使鉤盾令宋典修南宮玉堂；（[illegible]）又使掖庭令畢嵐鑄四銅人，（列於倉龍、玄武闕外。）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懸於雲臺及玉堂殿前。）又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

外橋東轉水入宮（賢曰天祿獸也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此即天祿辟邪並獸名也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賢曰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以為可省百姓灑道之費　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六月荊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　車騎將軍趙忠罷　冬十月武陵蠻反郡兵討破之　前太尉張延為宦官所譖下獄死　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徵張溫還京師

四年春正月己卯赦天下　二月滎陽賊殺中牟令（中牟縣屬河南尹賢曰今鄭州縣）三月河南尹何苗討滎陽賊破之拜苗為車騎將軍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涼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百官志州刺史置從事史假佐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主州選署及眾事）球通姦利士民怨之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　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賢曰挺解也）必謂我怯羣惡爭埶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

鄙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別駕從事史從刺史行部奉引錄眾事）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傅燮北地靈州人）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燮以直言忤宦官出守漢陽）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曹公子臧之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難乃旦翻）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揚會吾之程嬰也（史記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乃取他人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攻殺杵臼與孤兒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景公乃立趙武而復與其田邑）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帥所類翻）燮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說輸芮翻為于偽翻陳讀曰陣考異曰袁紀燮死在四年五月今從范書）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寇掠三輔　太尉張

溫以寇賊未平免，以司徒崔烈爲太尉。五月，以司空許相爲司徒，光祿勳沛國丁宮爲司空。初，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溫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孫瓚將之。（涿縣，涿郡治。）軍到薊中，烏桓以牢稟逋縣，（縣讀曰懸。[illegible]）多叛還本國。張純忿不得將，（[illegible]亮翻）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薊音計。）殺護烏桓校尉公綦稠、（公綦，複姓。）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illegible]）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冬，十月，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區，烏侯翻，姓也。又如字。[illegible]）衆萬餘人；詔以議郎孫堅爲長沙太守，討擊平之，封堅烏程侯。（烏程縣，屬吳郡。[illegible]以長沙兵討董卓張本。）十一月，太尉崔烈罷；以大司農曹嵩爲太尉。十二月，屠各胡反。（屠，直於翻。[illegible]）是歲，賣關內侯，直五百萬錢。前太丘長陳寔卒，（長，知兩翻。）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判，分也。[illegible]）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先，悉薦翻。）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提舉
萬壽觀公事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一 起著雍執徐盡上章敦牂凡三年

孝靈皇帝下

中平五年春正月丁酉，赦天下。二月，有星孛于紫宮。紫宮即大微也匡衛十二星之內皆曰紫宮天子之宮也孛為內亂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河西白波谷，帝紀作西河當從之又按宋白續通典河南府河清縣今有白波鎮蓋以此谷為河西郡寇太原、河東。三月，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懿於翻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焉內欲求交阯牧，以交阯絕遠可以避難也侍中廣漢董扶扶音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圜議何焉屬之節好行中次營之月令章句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魯之分野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趙之分野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魏之分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野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野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楚之分野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宋之分野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野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分野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玄枵之次齊之分野晉書天文志用後魏太史令陳卓所言郡國所入宿度今亦載之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分屬兗州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分屬豫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分屬幽州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屬揚州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辰在子齊分屬青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娵訾於辰在亥衛分屬并州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魯分屬徐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趙分屬冀州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申魏分屬益州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分屬雍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分屬三河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分屬荊州焉乃更求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郤綺戟翻春秋晉大夫郤氏考異曰范書作儉今從陳壽蜀志斂力贍翻罵音閭而耿鄙、張懿皆為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列卿秩中二千石尚書秩六百石耳東都以後尚書職任重於列卿以焉為益州牧，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東海劉虞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焉，魯恭王之後；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虞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董扶及太倉令趙韙韙羽鬼翻百官志太倉令秩六百石主受郡國傳漕穀屬大司農皆棄官，隨焉入蜀。

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醢落反，建武中右部薁鞬日逐王比來降立為醢落尸

逐鞮單于右部醯落者蓋其支庶分居右部因以爲種落之號醯磬方翻與屠各胡合，直焉以翻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考異曰帝紀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遂與南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今從南匈奴傳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爲持至尸逐侯單于。賢曰於扶羅即前趙劉淵之祖也是爲亂晉之首夏，四月，太尉曹嵩罷。五月，以永樂少府南陽樊陵爲太尉，樂音洛六月，罷。益州賊馬相、趙祗等起兵緜竹，緜竹縣屬廣漢郡賢曰故城在今益州緜竹縣東自號黃巾，殺刺史郤儉，進擊巴郡、犍爲，犍居言翻旬月之間，破壞三郡，壞音怪有衆數萬，自稱天子。州從事賈龍率吏民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劉焉。焉徙治緜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以收人心。爲劉焉專制益州張本郡國七大水。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坐才臥翻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帝先爲解瀆亭侯有舊宅在河間芬等謀以兵徼劫，徼吉堯翻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以此謀告操者亦知操之爲時所推矣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此等語豈常人所能及哉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勢，因秉政之重，同衆

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易以豉翻未都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計。華戶化翻姓譜堯子丹朱居陶丘其後氏焉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疏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上時掌翻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綬音受秋，七月，以射聲校尉馬日磾爲太尉。日磾，磾丁奚翻融之族孫也。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姓譜蹇姓也左傳秦大夫蹇叔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馮芳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皆統於蹇碩。考異曰袁紀書袁紹傳紹爲佐軍校尉何進傳淳于瓊爲佐軍一校尉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畧，今從樂資山陽公載記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九月，司徒許相罷；以司空丁宮爲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弘爲司空。以衛尉條侯董重爲票騎將軍。重，永樂太后兄子也。票匹妙翻樂音洛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復扶又翻寇郡縣。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一厭

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為陳。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賢曰：擐，貫也。音宦。介，甲也。）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帀而還，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祗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勳為京兆尹。

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張純與丘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為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眾潰，士卒死者什五六。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眾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

六年春二月，國眾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眾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鬭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慚恨，由是與嵩有隙。韓遂等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由是寖衰。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虞上罷諸屯兵，但留降虜校尉公孫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三月，張純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公孫瓚志欲埽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瓚有隙。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太尉馬日磾免，遣使即拜幽州牧劉虞為

為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考異曰袁紀三月己丑光祿劉虞為司馬領幽
州牧今從范書）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
西擊韓遂（說輸芮翻）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
兗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稽行期初帝數失皇子
（數所角翻）何皇后生子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
（賢曰道人謂有道術之人）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
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佻吐彫翻）欲
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屬之欲翻託也）丙辰帝
崩于嘉德殿（年三十四嘉德殿在南宮九龍門內）碩時在內欲先誅何
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碩司馬潘

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儳道歸營（廣雅曰儳疾也
仕鑑翻）引兵入屯百郡邸（天下郡國百餘皆置邸京師謂之百郡邸者百郡總為一
邸也）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考異曰
帝紀云年十七張璠漢紀曰帝年十四今從之）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朝直遙翻下同）赦天下改元為光熹封皇弟協為勃海王協
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
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蹇碩圖己陰規誅之袁紹因
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
（袁安為司空司徒子敞為司空孫湯為司空司徒太尉湯子逢為司空少子隗亦為三公是累世貴寵也）
而紹與從弟虎賁中郎將術皆為豪桀所歸信而用

之（從才用翻下同）復博徵智謀之士（復扶又翻）何顒荀攸及河南
鄭泰等二十餘人以顒為北軍中候攸為黃門侍郎
（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內外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蓋前無定員至此始定員數也顒魚容翻）泰為
尚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孫也蹇碩疑不自安與中
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
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
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上閤省閤也沈持林翻）急捕誅之中
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
（考異曰袁紀作郭豚九州春秋作郎勝今從何進傳）故親信何氏遂與趙忠等

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門令收碩
誅之因悉領其屯兵票騎將軍董重（票匹妙翻）與何進權
勢相害中官挾重以為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
何太后輒相禁塞（塞猶遏也塞悉則翻）董后忿恚詈曰汝今輈
張怙汝兄耶（恚於避翻賢曰輈張猶梁也兄謂進也輈音舟）吾敕票騎斷
何進頭如反手耳（斷丁管翻）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
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
郡辜較財利悉入西省（夏戶雅翻惲於粉翻較讀曰榷西省謂永樂宮司）故
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賢曰蕃后謂平帝母衛姬王莽權政恐其專權后不得留在京師故以為故事也）
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票騎府

收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太后憂怖暴崩。怖普布翻。民間由是不附何氏。考異曰九州春秋曰太后憂懼自殺今從皇后紀。辛酉，葬孝靈皇帝于文陵。賢曰在雒陽西北二十里。何進懲蹇碩之謀，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大水。秋七月，徙勃海王協為陳留王。司徒丁宮罷。袁紹復說何進曰：復扶又翻說輸芮翻。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事見五十六卷建寧元年。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謂進及苗。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樂音洛。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為于僞翻下同。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楚詞註曰楚楚鮮明貌詩曰衣裳楚楚。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近其靳翻。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數所角翻遺于季翻下同。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斷丁亂翻下同。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利器謂兵柄也。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為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治直之翻。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為少府，據卓傳中平六年徵卓為少府蓋即是年也。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從才用翻將即亮翻。皆詣臣言：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憨腸狗態，賢曰言羌胡心腸憨惡情態如狗也方言云憨惡也郭璞云憨急性也憨音呼濫翻。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賢曰如其更有異復上聞上洪氏隸釋曰漢靈帝建寧二年魯相史晨祠孔廟奏後云增異輒上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奏後云增異復上此當時奏文結末之常語蓋言繼今事有增異於此者將復上奏也賢說失之上時掌翻。朝廷不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牧[illegible]。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

訓今見有

究見
必神

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illegible]）
（為于偽翻）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將如字又卽亮翻之往也）嵩從子酈
說嵩曰（說式芮翻從才用翻酈音歷袁紀作子遲今從范書）（考異曰）天下兵柄在大
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
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度徒洛翻）故敢
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
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帥所類翻杖直兩翻）杖國威以
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
專誅亦有責也（專不稟命而擅討卓為專誅）不如顯奏其事使
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

資治通鑑五十九　十一

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考異曰進傳曰召
卓屯關中上林苑按卓已屯河東若屯上林所以脅太后也今從卓傳）侍御史
鄭泰諫曰董卓強忍寡義志欲無厭（厭於鹽翻）若借之朝
政（借子夜翻）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
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斷丁亂翻）誅除有罪誠不宜
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謂竇武之事卓可為殷鑒）
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
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易以豉翻）進府掾王
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并召東
郡太守橋瑁屯成皋（瑁音冒）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

極是

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illegible]取其嘉名）
皆以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
中常侍張讓等竊幸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
莫若去薪（去羌呂翻[illegible]）潰癰雖痛勝於內食（[illegible]）
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illegible]公羊傳）
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illegible]）請收讓等以清
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
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illegible]以此致富貴也）國家

資治通鑑五十九　十二

之事亦何容易（易以豉翻）覆水不收宜深思之（水覆於地不可復收）
且與省內和也（言事發則不可收拾）卓至澠池（澠彌兗翻）而進更狐
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
南（[illegible]河南陽之王城[illegible]种沖翻）邵迎勞之（勞力到翻）因譬令還軍卓
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
披（[illegible]）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illegible]）
（[illegible]）邵暠之孫也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
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
生復為竇氏矣（復扶又翻）進於是以紹為司隸校尉假節
專命擊斷（[illegible]）

綱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
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
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
舍，唯留進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
謝罪，惟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
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
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
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
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
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賢曰思念也）今
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直[illegible]翻下同）得
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
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
月，戊辰，進入長樂宮，（樂音洛）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
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
今欻入省，（賢曰欻許勿翻）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使
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
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
詰進曰：（詰去吉翻）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
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

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
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種章勇翻）於
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
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
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
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
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被皮義翻）欲引兵
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
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瑣門，
欲以脅
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
闥，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
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
下，仰數段珪。（數所具翻）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乃免。袁
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
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
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
軍者，即車騎也。（苗為車騎將軍）吏士能為報讎乎？（為于偽翻）皆流
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

大快

苗兵其死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須而誤死者（須，古鬚字通）。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宮之正南門曰端門。省，禁也）。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穀門，雒城北面正北門，位在子），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賢曰：小平津在今鞏縣西北。杜佑曰：小平津在河陰縣北，又北孟津西，小平津故城），公卿無得從者（從，才用翻），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漢官儀：河南尹屬官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以賢屬部，閔貢以掾部中督郵也）。貢厲聲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以劍斬之）。讓等惶怖（惶，胡光翻。怖，普布翻），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露車，上無巾蓋，四旁無帷，蓋民家以載物者耳），共乘之，至雒舍止（雒舍，地名，在北芒之北）。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顯陽苑，桓帝延熹二年所造，在雒陽西），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將兵卒至（將，即亮翻。卒，讀曰猝），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播，補過翻），何卻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語，牛倨翻。了，解也），乃

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為昭寧。失傳國璽（為下孫堅得璽張本），餘璽皆得之。以丁原為執金吾。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曰（說，輸芮翻）：「董卓擁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并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事見五十七卷光和元年），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閒，周歷三臺（邕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閒，周歷三臺），遷為侍中。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憤，恨也）！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為能勝史侯否？人有

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且爾猶言且如此也 [illegible]）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illegible]）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縣節於上東門（[illegible]）逃奔冀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僚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illegible]）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言曰（[illegible]）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illegible]）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殺植（[illegible]）蔡邕爲之請（[illegible]）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illegible]）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會群僚於崇德前殿（[illegible]）遂脅太后策廢

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illegible]）群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踧迫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illegible]）乃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寧爲永漢丙子卓酖殺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又發何苗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尸於苑枳落中（[illegible]）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爲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

乙酉以太尉劉虞爲大司馬封襄賁侯（[illegible]）董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illegible]）丙戌以太中大夫楊彪爲司空 甲午以豫州牧黃琬爲司徒 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冬十月乙巳葬靈思皇后 白波賊寇河東（[illegible]）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初南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illegible]）共立須卜骨

都侯爲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十一月，以董卓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十二月戊戌，以司徒黃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爽爲司空。初，尚書武威周毖、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命毖、瓊與尚書鄭泰、長史何顒等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復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紀爲五官中郎將，融爲大鴻臚。紀，寔之子；融，韶之子也。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伷音胄）東平張邈爲陳留太守，潁川張咨

爲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董卓性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兵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撾殺之。是時雒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婁害婦女，不避貴戚，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桀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即拜紹勃海太守，封邟鄉侯。（邟，苦浪翻）又以袁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術畏卓，出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儁，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

事守之，不得動搖。（部從事，郡國從事也。勃海一郡，遣部從事數人守之，恐紹起兵也。）東郡太守橋瑁（瑁，莫報翻。）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難，乃旦翻。）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為，于偽翻。）何謂袁、董！」馥有慚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和，戶臥翻。）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考異曰：范書、魏志有此事，范書在紹舉兵之後，魏志在舉兵之前。若在舉兵之後，則紹已為盟主，復何待馥聽其舉兵！若在舉兵前，則近是也，今從之。）

孝獻皇帝甲（諱協，靈帝中子也。諡法：聰明睿智曰獻。……）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板授官號……）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

操俱屯酸棗；（酸棗縣屬陳留郡。）後將軍袁術屯魯陽，（魯陽縣屬南陽郡。）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畧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啟乎！」辛亥，赦天下。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酖殺弘農王辯。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處，昌呂翻。）張孟卓東平長者，（孟卓，張邈字。長，知兩翻。）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嘘枯吹生；（孔伷字公緒。嘘枯吹生，言其談論有所抑揚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儔，類也。）況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衆怙力，將各棊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此數語，公業欲以釋卓之疑。）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鬭，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兕，……）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董卓

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illegible]卓表河南尹朱儁為太僕以為己副使者召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孤負也)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為副卓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案石包讖(賢曰緯書之外又有石包室讖蓋時人附益為之託如孔子閉房記之類)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書序[illegible])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illegible]歷年已久百姓安樂(樂音洛下同)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賢曰如糜粥之沸[illegible])石包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illegible])彪曰天下動之至易(易以豉翻)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illegible]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illegible]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從千容翻)相國豈樂此邪(樂音洛)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埶也([illegible]秦漢都關中以制天下)卓意小觧琬退又為駁議([illegible])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為太尉太僕王允為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珌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庚辰收瓊珌斬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謝卓亦悔殺瓊珌乃復表彪琬為光祿大夫([illegible])卓徵京兆尹蓋勳(蓋古盍翻)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illegible])勳密與嵩謀討卓會卓亦([illegible])徵嵩為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眾迎接至尊奉令討逆徵兵群帥([illegible])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illegible])勳以眾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勳為越騎([illegible])校尉河南尹朱儁為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為于偽翻[illegible])蓋

動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賢曰：武丁，殷王高宗也。說命曰：啓乃心，沃朕心。謂傅說也。又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illegible]）況如卿等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詔之。

卓遣軍至陽城，值民會於社下，（[illegible]陽城縣屬潁川郡）悉就斬之，駕其車重，（[illegible]）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還雒，云攻賊大獲。卓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illegible]）

丁亥，車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illegible]）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illegible]）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illegible]）居京兆府舍，（[illegible]）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illegible]）

董卓以袁紹之故，戊午，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尺口以上五十餘人。（[illegible]）

初，荊州刺史王叡（[illegible]）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illegible]）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州郡舉兵討董卓，叡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檄移堅，（[illegible]）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上，時掌翻）堅承檄，即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求資直耳。」（[illegible]）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被，皮義翻）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illegible]）堅前至南陽，眾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illegible]）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魯陽縣屬南陽郡）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illegible]）

詔以北軍中候劉表為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illegible]）表單馬入宜城，（[illegible]）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

（[illegible]）各擁兵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焉於虔翻）蒯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趣七喻翻）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為于偽翻下同）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眾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樂音洛）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襁居兩翻）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illegible]）公路雖至無能為也（公路袁術字）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眾（[illegible]）遂徙治襄陽（[illegible]）鎮撫郡縣江南悉平（[illegible]）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皐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汴水在滎陽西南）遇卓將玄菟徐榮（[illegible]）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中竹仲翻）

（[illegible]）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從才用翻）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易以豉翻）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為于偽翻下同）諸君能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illegible]）酸棗諸將守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illegible]）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illegible]）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illegible]）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illegible]）頃之酸棗諸軍食盡眾散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董卓（[illegible]）務及諸將西行（[illegible]）不為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性好卜筮信鬼神（好呼到翻）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悉為丘墟頃之和病卒袁紹使廣陵臧洪領青州以撫之 夏四月以

幽州牧劉虞為太傅，道路壅塞，塞悉則翻。信命竟不得通。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荒外，言荒服之外也。先，悉薦翻。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調，徒弔翻。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委，於偽翻。輸，舂遇翻。而虞敝衣繩屨，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舊有關市與胡人貿易。通漁陽鹽鐵之饒，漁陽有鹽官、鐵官。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難，乃旦翻。虞皆收視溫卹，為安立生業，為，于偽翻。流民皆忘其遷徙焉。五月，司空荀爽薨。六月，辛丑，以光祿大夫种拂為司空。拂，劭之父也。董卓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解譬袁紹等。胡母班、吳脩、王瓌至河內，袁紹使王匡悉收繫殺之。瓌，工回翻。考異曰：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班與匡書云：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按范書，此年六月遣韓融等安集關東，袁術、王匡各執而殺之；三年八月，遣馬日磾及趙岐慰撫天下。袁紀遣馬、趙亦在三年八月，時卓已死。而此書云與馬、趙俱受詔，又云志中遣起，自相違，疑非班書，今不取。袁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董卓壞五銖錢，賢曰：光武中興，除王莽貨泉，更用五銖錢。孔穎達曰：五銖者，其重五銖，凡十黍為一絫，十絫為一銖，二十四銖為兩，錢邊作五銖字。壞，音怪。更鑄小錢，鑄，之戍翻。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鑄之。銅人，秦始皇所

鑄也。賢曰：鍾虡以銅為之。前書音義曰：虡，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鍾鼓之柎，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曰：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迎取長安飛廉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置於金馬門外者也。余據馬援亦進銅馬[illegible]皆巨由是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

冬，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坐，才卧翻。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王匡屯河陽津，河陽津，即孟津。董卓襲擊，大破之。

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廟號稱宗者，皆宜省去，以遵先典。」從之。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和帝以下，無功德可宗者，去之。去，羌呂翻。考異曰：袁紀在明年，今從范書。

中郎將徐榮薦同郡故冀州刺史公孫度於董卓，卓以為遼東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西擊烏桓，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語，牛倨翻。姓譜：本自魯孝公子子展之，以王父字為氏，至展禽食采於柳下，因為氏。「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於是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藉田，杜佑曰：藉，借也，謂借人力以理之，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春秋傳曰：郊而後耕，以遂藉人功以成歲功，故謂之帝藉。臣瓚曰：親耕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藉謂蹈藉也。師古曰：瓚說是。說文：帝藉千畝。藉，秦昔翻。

乘轝為路設旄頭羽騎（羽騎羽林騎也）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二（起重光協洽盡閼逢敦牂凡四年）

孝獻皇帝乙

初平二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迫於董卓，遠隔關塞（關塞謂函谷關塞也），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昌邑王賀也），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幽州在北，長安在西）。韓馥、袁紹以書與袁術曰：帝非孝靈子（設辭以惑天下），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少詩沼翻），奉大司馬虞為帝。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長知兩翻），乃外託公義以拒之。紹復與術書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謂帝非靈帝子也。復扶又翻，下同），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復扶又翻，下同）！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謂子胥能報父兄之

可復北面乎（以紹叔袁隗等為卓所殺）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乃云今上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慺慺赤心（[illegible]），志在滅卓，不識其他。紹等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illegible]），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illegible]），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勠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illegible]）！固拒之。紹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二月丁丑，以董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孫堅移屯梁東（[illegible]），為卓將徐榮所敗（[illegible]），復收散卒進屯陽人（[illegible]）。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為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illegible]）。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illegible]），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illegible]），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illegible]），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illegible]），即調發軍糧（[illegible]）。

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堅（[illegible]），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illegible]），則吾死不瞑目（[illegible]），豈將與乃和親邪（[illegible]）！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illegible]）。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illegible]）。堅進至雒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埽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illegible]）。分兵出新安、澠池間，以要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illegible]），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戇（[illegible]），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illegible]）。孤昔與周慎西征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又使孤討先零叛羌（[illegible]），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illegible]）。叛羌欲截歸道（[illegible]），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先將萬兵造金城（[illegible]），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

以斷其運道，(斷丁管翻)兒曹用其言，涼州或能定也。

不能用孤愼，又不能用堅，卒用敗走，(事見五十八卷靈帝中平二年)

堅以佐軍司馬，所見略與人同，固自爲可，

但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死耳。乃使東中郎將董越

屯澠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

屯安邑，其餘諸將，布在諸縣，以禦山東。輔，卓之壻也。卓引還

長安。孫堅脩塞諸陵，引軍還魯陽。夏，四月，董

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丞皇

甫嵩曰：義眞怖未乎？(皇甫嵩字義眞)嵩曰：明公以德輔

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

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

邕曰：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爲未

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乃止。

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

爲吏不清、爲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更相

誣引，(更工衡翻)冤死者以千數。百姓囂囂，道路以目。

(以目相視而已)六月，丙戌，地震。秋，七月，司空

种拂免；以光祿大夫濟南淳于嘉爲司空。太尉

趙謙罷，以太常馬日磾爲太尉。初，何進遣雲

中張楊還并州募兵，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

袁紹在河內，楊往歸之，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

(水出上黨長子縣……)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

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會馥將麴義叛，

馥與戰而敗，紹因與義

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

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強，吾士飢

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

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

馥迫於倉卒，必肯遜讓。紹然之，即以書與

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

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外甥陳

留高幹及馥所親潁川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

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

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自河內至延津爲東向)其意未

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

柰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

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

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

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

如之勢父勵其上勵音呂翻彼必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謂同盟討董卓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恇丘王翻怯去劫翻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考異曰九州春秋[illegible]范書[illegible]騎都尉沮授諫無李歷今從魏志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鼻息[illegible]

[illegible]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則六動一動一寸六動六寸十息氣行六尺[illegible]日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illegible]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度徒洛翻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奐將強弩萬張屯孟津先悉薦翻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水經注清水出河內修武縣[illegible]東北過獲嘉縣[illegible]又東入于河謂之清水口

水[illegible]紹時在朝歌清水口浮等自孟津東下則兩軍皆舟行大河而向鄴也清水口即淇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惡烏路翻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以見兵拒之見賢遍翻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illegible]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馥去獨耿武閔純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將即亮翻[illegible]亦無官屬紹以廣平沮授爲奮武將軍[illegible]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潁川荀諶皆爲謀主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illegible]漢先爲馥所不禮且欲徼迎紹意徼一遙翻擅發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illegible]收得馥大兒搥折兩腳[illegible]紹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從紹索去[illegible]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illegible]馥在坐上[illegible]謂爲見圖無何起至溷以書刀自殺

（漢户口數歷也突也時雖已有紙猶多用刀筆書故有書刀）鮑信謂曹操曰（[illegible]）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illegible]）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眾略東郡，王肱不能禦，（[illegible]）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illegible]）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illegible]）南單于劫張楊以叛袁紹，屯於黎陽。董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董卓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冬，

十月，壬戌，笞殺溫於市以應之。（[illegible]）青州黃巾寇勃海，眾三十萬，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illegible]）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輜重，（[illegible]）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illegible]）死者數萬，流血丹水，（[illegible]）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illegible]）威名大震。劉虞子和為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偽逃董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illegible]）

劉備出

和至南陽，袁術利虞為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和。公孫瓚知術有異志，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illegible]）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illegible]）和逃術來北，復為袁紹所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會稽周昂為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陽城縣屬潁川郡[illegible]）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死。（中，竹仲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水經注：大河故瀆東北[illegible]）上書數紹罪惡，（[illegible]）進兵攻紹。冀州諸城多叛紹從瓚。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illegible]）瓚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為冀州刺史，田楷為青州刺史，單經為兗州刺史，（單，音善，姓也。[illegible]）又悉改置郡縣守令。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蜀書云：備，中山靖王勝子陸城亭侯貞之後[illegible]）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

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illegible]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illegible]嘗與公孫瓚同師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揩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illegible]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illegible]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illegible]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illegible]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訩訩，[illegible]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illegible]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illegible]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illegible]

初，袁術之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illegible]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桀多附於紹。術怒曰：群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illegible]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illegible]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illegible]堅乘勝夜追祖，祖部曲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illegible]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堅兄子賁帥其士眾就袁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illegible]術由是不能勝表。

初，董卓入關，留朱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懼為卓所襲，出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為河南尹，儁復引兵還雒，擊懿，走之。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儁行車騎將軍，[illegible]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謙，丹陽人。[illegible]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用謙為刺史，謙至，擊黃巾，大破走之，州境晏然。

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illegible]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為五斗米道，[illegible]客居於蜀。魯母以鬼道常往來焉家，[illegible]焉乃以魯為督義司馬，[illegible]以張脩為別部司馬，與合兵掩殺漢

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閣[illegible]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
賊斷道不得復通[illegible]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
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犍為太守任岐及校尉賈
龍由此起兵攻焉焉擊殺岐龍焉意漸盛作乘輿車
具千餘乘[illegible]劉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
之論[illegible]

時焉子範為左
中郎將誕為治書御史[illegible]璋為奉車都尉皆從帝在長安
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帝使璋曉喻焉焉留璋
不遣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
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
[illegible]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
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遊行
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

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illegible]今
當遠別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寧原俱
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illegible]寧既見度乃
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獨居北示
無還志後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
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
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
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
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聞之亦不

復追也[illegible]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
[illegible]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
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illegible]
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illegible]
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
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
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
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illegible]乃先盜牛者也諸
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illegible]或至塗而反或望廬
而還皆相推以直[illegible]不敢

攸烈聞之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
免賈音古
三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illegible]
輔分遣校尉北地李傕張掖郭汜武威張濟將步騎
數萬擊破朱儁於中牟傕古岳翻汜音北又呼究翻因掠陳留潁
川諸縣所過殺虜無遺初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
顒魚容翻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謂父
老曰潁川四戰之地言其地四面受敵宜亟避之鄉人多懷
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
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度徒洛翻聞曹
操有雄略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比之
張良以爲奮武司馬操初起兵爲奮武將軍故以彧爲奮武司馬其鄉人留
者多爲傕汜等所殺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
於界橋南二十里水經大河右瀆東逕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illegible]逕[illegible]郡下彊縣故城東[illegible]公河瀆上作鄡註又云清河東北逕界城亭東水上有大梁謂之界城橋賢曰今貝州宗城縣東[illegible]界城近[illegible]章水界橋當在此水上杜佑曰界橋在貝州宗城縣東
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
強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
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讙呼動地讙許元翻瓚軍
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考異曰九州春秋作劉綱今從范書志
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
復扶又翻遂到瓚營拔其牙門賢曰冀人水鏡經曰凡軍戲出以令完堅若有折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初兗州
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
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
語牛[illegible]從[illegible]翻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
兵於岱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
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
越以救溺子之說也言勢不能相及也越人習水故以爲說[illegible]翻夫
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壞音怪然終爲紹
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　曹操軍
頓丘頓丘縣屬東郡師古曰以丘名縣也丘一成爲頓丘謂一頓而成也或曰成重也一重之丘也　于
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等時掠魏郡屯在西山諸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
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
敗補邁翻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遂擊眭固及匈奴於
夫羅於內黃內黃縣屬魏郡陳留有外黃故加內眭息隨翻皆大破之　董
卓以其弟旻爲左將軍兄子璜爲中軍校尉皆典兵
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
以金紫卓車服僭擬天子召呼三臺三臺尚書臺御史臺符節臺也

書為中臺，謁者為外臺，是謂三臺。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啓事。又築塢於郿，英雄記曰：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續漢書：郿，縣名。高厚皆七丈，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者，蹉跌，猶差跌也。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尚書楊瓚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膂，脊骨也。卓自以遇人無禮，行止常以布自衛，甚愛信之，誓為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手戟，小戟，便於擊刺者。布拳捷避之，拳，勇力也。捷，疾也。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於傅婢，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幾音祈。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夏四月丁巳，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魏秘書監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絳衣而已。晉名曰五時朝服，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帀，作答反。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使尚書僕射自書詔者，懼其泄也。[illegible] 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與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偽著衛士服，著，竹略反。守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衷甲者，被甲於內而加衣於上。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趣讀曰促。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布即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弟旻、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為其羣下所斫射死。斫射，布射。暴卓尸於市。暴，蒲卜反。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為大炷，炷，燈炷也。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三司，三公也。封溫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

可惜不足惜者蔡邕也

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甚當扶國而鄉卓也。[illegible] 頟黥首刖足，繼成漢史。[illegible] 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illegible] 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illegible] 方今國祚中衰，[illegible] 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illegible] 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初，黃門侍郎荀攸與尚書鄭泰、侍中种輯等謀曰：董卓驕忍無親，雖資強兵，實一匹夫耳，可直刺殺也。[illegible] 事垂就而覺，收攸，繫獄，泰逃奔袁術。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鬥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illegible] 今不若畜士眾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illegible] 明府尋往牧之，[illegible] 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以為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不利。賊眾精悍，[illegible] 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間設奇，[illegible] 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詔以京兆金尚為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illegible] 五月，[illegible] 以征西將軍皇甫嵩為車騎將軍。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棱疾惡，[illegible] 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illegible] 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illegible] 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

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
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
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
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眞爲將
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
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
東之心不可也〔次失寄翻〕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
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將即亮翻校戶教翻〕更相謂
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
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更工衡翻復扶又翻〕

呂布使李肅至陝以詔命誅牛輔輔等逆與肅戰肅
敗走弘農布誅殺之輔恇怯失守〔恇去王翻〕會營中無故
自驚輔欲走爲左右所殺李傕等還〔傕等自陳留潁川還也〕輔
已死傕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赦王允曰一歲不
可再赦不許傕等益懼不知所爲欲各解散間行歸
鄉里〔間古莧翻〕討虜校尉武威賈詡說曰諸君若棄軍單行
則一亭長能束君矣〔長知兩翻〕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
爲董公報仇〔爲于僞翻〕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
〔不合謂事不濟不得本計合也〕走未晚也傕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
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以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

人〔賢曰大人謂大家豪右又曰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召使東解釋之不假
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邪卿往呼之於是
二人往實召兵而還傕隨道收兵比至長安〔比必寐翻及也〕
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
峻不可攻守之八日〔考異曰魏志云十日今從范書〕呂布軍有叟
兵內反〔賢曰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爲叟〕六月戊午引傕衆入城放
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
出走駐馬青瑣門外〔衛權曰青瑣門戶邊青鏤也天子門[illegible]青畫[illegible]〕
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
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朝廷謂天子也〕恃

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難乃旦翻〕努力謝關東諸公
勤以國家爲念太常种拂曰爲國大臣不能禁暴禦
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傕汜屯南宮掖
門殺太僕魯馗〔馗音逵〕大鴻臚周奐〔臚陵如翻〕城門校尉崔
烈越騎校尉王頎〔頎音祈〕吏民死者萬餘人狼藉滿道
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illegible]〕
〔翻〕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帝謂傕等曰卿等放兵
縱橫欲何爲乎〔橫戶孟翻〕傕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
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爲于僞翻〕非敢爲逆也請事
畢詣廷尉受罪傕等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

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己未赦天下以李傕為揚武將軍郭汜為揚烈將軍（揚武將軍始於建武之初馬成為之揚烈將軍蓋始於是）樊稠等皆為中郎將傕等收司隸校尉黃琬殺之初王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傕等欲殺允恐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危謂殺也）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量音良）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易以豉翻）若舉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甲子傕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命詬曰（詬許候翻又古候翻怒罵也）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豎臣庾翻豎者言僮豎也）傕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趙戩棄官收而葬之（戩子踐翻）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難乃旦翻）臣光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易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illegible]）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傕等以賈詡為

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長知兩翻）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乃以為尚書呂布自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有功於袁氏（謂殺董卓為袁氏報仇也）恣兵鈔掠（鈔楚交翻）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於河內李傕等購求布急布又逃歸袁紹　丙子以前將軍趙謙為司徒　秋七月庚子以太尉馬日磾為太傅錄尚書事（磾丁奚翻）　八月以車騎將軍皇甫嵩為太尉　詔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杖節鎮撫關東　九月以李傕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為後將軍樊稠為右將軍張濟為驃騎將軍皆封侯（驃匹妙翻）傕汜稠筦朝政（筦與管同）濟出屯弘農司徒趙謙罷　甲申以司空淳于嘉為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為司空錄尚書事　初董卓入關說韓遂馬騰與共圖山東（說輸芮翻）遂騰率眾詣長安會卓死李傕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晉書職官志四征起於漢代四鎮通於柔遠）　冬十月荊州刺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成武縣前漢屬山陽郡後漢屬濟陰郡）　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以光祿大夫周忠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曹操追黃巾至濟

北悉降之（濟，子禮翻。降，戶江翻。）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所降者青州黃巾也，故號青州兵。）操辟陳留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illegible]）守位以財，（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守位曰仁。[illegible]）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以畜軍資，（[illegible]）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illegible]）楊不聽。定陶董昭說楊曰：（說，輸芮翻。）「袁、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故者，結交之因也。謂因事而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上，時掌翻。下同。）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分，扶問翻。契分也。）楊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為操作書與李傕、郭汜等，（為，于偽翻。[illegible]）各隨輕重致殷勤。傕、汜見操使，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使，疏吏翻。）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傕、汜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乃厚加報答。（當是時，董卓[illegible]長安，[illegible]州郡不能[illegible]各為[illegible]道也。蓋[illegible]以自結也。）繇，皓之曾孫也。（鍾皓見五十三卷桓帝建和二年。）徐州刺史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守，式又翻。相，息亮翻。）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公孫瓚復遣兵擊袁紹，至龍湊，紹擊破之。（[illegible]）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揚州刺史汝南陳溫卒，袁紹使袁遺領揚州；袁術擊破之。遺走至沛，為兵所殺。術以下邳陳瑀為揚州刺史。（[illegible]）

四年（[illegible]）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illegible]）丁卯，赦天下。（[illegible]）曹操軍甄城。（甄城縣屬濟陰郡。[illegible]）袁術為劉表所逼，引兵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遂圍封丘。術走襄邑，又走寧陵。（[illegible]）操追擊，連破之。術走九江。揚州刺史陳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集兵於淮北，復進向壽春。（[illegible]）瑀懼，走歸下邳。術遂領其州，兼稱徐州伯。李傕

欲結術為援，以術為左將軍，封陽翟侯（陽翟縣屬潁川郡），假節。袁紹與公孫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關東（[illegible]），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兵去。三月，袁紹在薄落津（[illegible]）。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其太守。紹還屯斥丘（[illegible]）。夏，曹操還軍定陶。徐州治中東海王朗及別駕琅邪趙昱說刺史陶謙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左傳晉大夫狐偃[illegible]之言[illegible]）。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貢。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詔拜謙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溧陽縣屬丹陽郡）。以昱為廣陵太守，朗為會稽太守。是時，徐方百姓殷盛（古語多謂州為方，故八州八伯謂之方伯。[illegible]詩曰：徐方不庭，是也），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讒邪，疏遠忠直（遠，于願翻），刑政不治，由是徐州漸亂。許劭避地廣陵，謙禮之甚厚。劭告其徒曰：陶恭祖（陶謙字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遂去之。後謙果捕諸寓士，人乃服其先識。六月，扶風大雨雹（雨，于具翻）。華山崩裂（華，戶化翻）。太尉周忠免，以太僕朱儁為太尉，錄尚書事。下邳闕宣聚眾數千人（[illegible]），自稱天子；陶謙擊殺之（[illegible]）。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民居。袁紹出軍入朝歌鹿腸山（[illegible]），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其眾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illegible]）。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呂布共擊燕，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俱退。呂布將士多暴橫（[illegible]），紹患之；布因求還雒陽。紹承制以布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圖之。布使人鼓箏於帳中（[illegible]），潛去。送者夜起，斫帳被皆壞。明旦，紹聞布尚在，懼，閉城自守。布引軍復歸張楊。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illegible]）

其子；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迎之。（劭，[illegible]照翻；兩，音亮。）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陰平縣，屬東海郡。賢曰：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illegible]）并少子德。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保郯。（[illegible]）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illegible]）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illegible]）皆屠之；（[illegible]）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冬，十月，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市。（孛，蒲內翻。）司空楊彪免。丙午，以太常趙溫為司空，錄尚書事。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數，所角翻。[illegible]）虞禁之不可，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上，時掌翻。）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illegible]）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illegible]）虞數請會，瓚輒稱病不應；虞恐其終為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卒，讀曰猝。）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敕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公孫瓚字伯珪。）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潰，與官屬北奔居庸。（居庸縣，屬上谷郡。賢曰：居庸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西北，[illegible]）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易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掾，俞絹翻。）瓚傳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賢曰：尾姓，敦名。[illegible]）虞以恩厚得眾心，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illegible]舊者，幽州人也；流者，流入幽州者也。）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眾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少，詩照翻。）然有奇材。」虞乃備禮請以為掾。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眾所指顧，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自選家客二十騎俱上西關，出塞，傍北山，（[illegible]）直趣朔方，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趣，七喻翻；間，古莧翻。）詔拜疇為騎都尉。疇以天子方

蒙寵，未安，不可以苟佩榮寵，（可翻向下）固辭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比，必寐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章表依丁文一作章報）哭泣而去。公孫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樂音洛）故不進也。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皆將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無終縣屬右北平郡，春秋無終子之國。[illegible]）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徐無縣屬右北平郡，有徐無山）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養，羊亮翻）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眾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治，直之翻）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諍讀曰爭。[illegible]）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校，戶教翻）班行於眾，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疇悉撫納，令不為寇。十二月，辛丑，地震。司空趙溫免。乙巳，以衛尉張喜為司空。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一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三（起閼逢閹茂，盡柔兆涒灘，凡三年）

孝獻皇帝丙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赦天下。甲子，帝加元服。

二月，戊寅，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皇妣宅兆未卜，（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兆，塋域也）何忍言後宮之選乎！壬午，三公奏改葬皇妣王夫人，追上尊號曰靈懷皇后。（王夫人死見五十八卷靈帝光和四年。皇后紀曰：改葬文昭陵。上，時掌翻）

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平原相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備遂去楷歸謙，謙表為豫州刺史，屯小沛。（沛國治相縣，而沛縣為小沛。時呼沛縣為小沛。[illegible]）曹操軍食亦盡，引兵還。

馬騰私有求於李傕，（傕，古岳翻）不獲而怒，欲舉兵相攻。帝遣使者和解之，不從。韓遂率眾來和騰、傕，既而復與騰合。（遂知傕之不足與也。復，扶又翻）諫議大夫种邵、侍中馬宇、左中郎將劉範謀使騰襲長安，己為內應，以誅傕等。壬申，

騰遂勒兵屯長平觀（[illegible]古阪[illegible]）邵等謀泄，出奔槐里。傕使樊稠、郭汜及兄子利擊之。騰、遂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邵等皆死。庚申，詔赦騰等。（騰、遂雖敗，力不能制，故赦之。）夏，四月，以騰為安狄將軍，遂為安羌將軍。（二將軍，時所暫置號耳，後世不復置。）

曹操使司馬荀彧、壽張令程昱守甄城。（[illegible]）復往攻陶謙，（[illegible]）遂略地至琅邪、東海，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郯東。謙恐，欲走歸丹陽。（謙，丹陽人也。）會陳留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操乃引軍還。（[illegible]）

初，張邈少時，好游俠，（[illegible]）袁紹、曹操皆與之善。及紹為盟主，有驕色，（[illegible]九卷[illegible]平元年。）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奈何自相危也！」操之前攻陶謙，（見上年。）志在必死，敕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illegible]）

陳留高柔謂鄉人曰：「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閒為變，（閒，古莧翻。）欲與諸君避之，何如？」眾人皆以曹、張相親，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自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高幹從袁紹在河北。）

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事見上卷上年。）過邈，（[illegible]）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操終為紹殺己也，（為，于偽翻。）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陳留邊讓嘗譏議操，操聞而殺之，并其妻子。讓素有才名，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性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謀叛操。宮說邈曰：（說，輸芮翻。）「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謂操征徐州也。）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縱，子容翻。）邈從之。時操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眾潛迎布為兗州牧。布至，邈乃使其黨劉翊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眾疑惑。彧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illegible]）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illegible]）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illegible]）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眾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眾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眾甚懼。貢求見荀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illegible]）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分，扶問翻。）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

用可使中立賢曰不令其有所去就也說輸芮翻下同若先疑之彼將怒
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易以豉翻遂引兵
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范東阿不動賢曰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
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降戶江翻氾符咸翻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氾水因氏焉嶷魚力翻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曰今
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
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
范說其令靳允曰過工禾翻說輸芮翻靳居焮翻姓也戰國楚有幸臣靳尚聞呂
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

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
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
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
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
也相如字言不能相與定君臣之分也兵雖眾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畧
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
可立也田單事見五卷周赧王三十六年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
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貳心時氾嶷已
在縣允乃見嶷伏兵刺殺之刺七亦翻歸勒兵自守徐
眾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衛

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
愛君齊桓公問管仲曰開方何如對曰棄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是以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
遣庶歸北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事見後六十五卷建安十三年
曹公亦宜遣允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水經注河水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述征記曰倉亭津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里陳宮至
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潁川棗祗已率厲吏民拒
城堅守潁川文士傳棗氏本姓棘先人避難改焉卒完三城以待操操
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昱為東平相
屯范呂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

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斷丁管翻亢父本屬東平章帝元和元年分屬任城賢曰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亢父音剛甫要一遙翻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
之五月以揚武將軍郭汜為後將軍安集將軍樊
稠為右將軍安集將軍亦一時暫置並開府如三公合為六府時太傅馬日磾出使李傕以車騎將軍開府汜稠又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李
傕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
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主者蓋尚書也先從傕起汜次之稠
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
遠隔以河寇涼州刺史本治漢陽郡冀縣時寇賊繁興遂與河西隔絕河寇蓋羣盜阻河為

寇者。上書求別置州。六月丙子，詔以陳留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典治之。（風俗通：邯鄲以國爲姓。余謂邯鄲非國也，蓋以邑爲姓。左傳晉有邯鄲午。時置雍州，治武威。治古之謝）丁丑，京師地震。戊寅，又震。乙酉晦，日有食之。秋七月壬子，太尉朱儁免。戊午，以太常楊彪爲太尉，錄尚書事。甲子，以鎮南將軍楊定爲安西將軍，開府如三公。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月，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貧人作糜（糜，音[illegible]），餓死者如故。帝疑賦卹不實（卹，給也。[illegible]），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illegible]）。[illegible]知也，然終以失天下者歲，雖夫己而小惠不足以得民也。

八月，馮翊羌寇屬縣，郭汜、樊稠等擊破之。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昳，徒結翻，日昃也），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陳（陳，讀曰陣），司馬陳留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典，姓；韋，名）。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等人者，山等以募人及等者，謂之等人，或曰等人，一等應募之人也）：「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呼，火故翻），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眾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人繞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間，古莧翻），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既自力勞軍，又促運攻具，進攻者，恐既敗之後士氣衰沮也。勞，力到翻。復，扶又翻），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九月，操還鄄城。布到乘氏（乘氏縣屬濟陰郡，[illegible]春秋魯敗宋師于乘丘，即其地。宋白曰：今[illegible]野縣西南五十里也），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冬十月，操至東阿。袁紹使人說操，欲使操遣家居鄴（說，輸芮翻），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度，徒洛翻）？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之韓、彭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荀彧字文若），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十二月，司徒淳于嘉罷，以衛尉趙溫爲司徒，錄尚書事。馬騰之攻李傕也，劉焉二子範、誕皆死。議郎河南龐羲素與焉善，乃募將焉諸孫入蜀（龐，皮江翻）。會天火燒城，焉徙治成都（劉焉初治綿竹），疽發背而卒（疽，千余翻。說文曰：久癰也）。州大吏趙韙等貪焉子璋溫仁，共上璋

老奸

為益州刺史（璿音旋）詔書拜扈瑁為刺史（瑁音冒）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荊州詔乃以璋為益州牧璋以韙為征東中郎將率衆擊劉表屯朐䏰（朐音劬䏰音閏）

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

初太傅馬日磾與趙岐俱奉使至壽春（磾丁奚翻）岐守志不橈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術侵侮之從日磾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從術求去術留不遣又欲逼為軍師日磾病其失節嘔血而死

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勸策從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為丹陽都尉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

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涇縣屬丹陽郡賢曰今宣州縣姓譜祖氏祖己之後所頗翻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幾居希翻扶又翻下同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廄，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謝以專殺也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好呼到翻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更工衡翻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侍御史劉繇，岱之弟也，素有盛名，詔書用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續漢志揚州本治歷陽中世以後徙治壽春也術已據之，繇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及策攻廬江，繇聞之，以景、賁本術所置，懼為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迫逐景、賁。景、賁退屯歷陽，歷陽縣屬九江郡今和州繇遣將樊能、于麋屯橫江，張英屯當利口以拒之。橫江渡在今和州正對江南之采石即今之楊林渡口當利浦在今和州東十二里術乃自用故吏惠衢為揚州刺史，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

二年春正月癸丑，赦天下。考異曰袁紀作癸酉按長曆是月乙卯朔無癸酉今從范書

曹操敗呂布於定陶。敗補邁翻詔即拜袁紹為右將軍。即就也就拜之也時紹在鄴就鄴拜之考異曰袁紀作後將軍今從范書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戶，李傕等放兵劫掠，加以饑饉，二年間，民相食略盡。李傕、郭汜、樊稠各相與矜功爭權，欲鬥者數矣，數所角翻賈詡每以大體責之，雖內不能善，外相含容。樊稠之擊馬騰、韓遂也，李利戰不甚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利傕兄子也故云然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邪！」及騰、遂敗走，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韓遂金城人與樊稠皆涼州人也欲相與善語而別。」乃俱却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軍還，李利告傕：「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傕亦以稠勇而得眾，忌之。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傕索益兵。索山客翻二月，傕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坐徂臥翻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傕數設酒請郭汜，數所角翻或留汜止宿。汜妻恐汜愛傕婢妾，思有以間之。間古莧翻會傕送饋，饋餉食也妻以豉為藥，擿以示汜曰：「一栖不兩雄，豉是義翻擿他歷翻雞一栖也以為喻而內離以間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飲大醉，復扶又翻下同汜疑其有毒，絞糞汁飲之。於是各治兵相攻矣。帝使侍中、尚書和傕、汜，傕、汜不從。汜謀迎帝幸其營，

夜有亡者告傕。三月丙寅，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暹音息廉反) 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諸君舉事，柰何如是！」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羣臣步從乘輿以出，兵即入殿中，掠宮人御物。帝至傕營，傕又徙御府金帛置其營，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傕、汜，汜留質彪及司空張喜、尚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璠音煩) 大鴻臚榮郃、(榮姓也，前書有男子榮畜 [illegible] 榮公之後，郃音閤，又古合翻) 大司農朱儁、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於其營以為質。(質音致 [illegible]) 朱儁憤懣發病死。(懣音悶，又音滿) 夏四月甲午，立貴人琅邪伏氏為皇后，以后父侍中完為執金吾。郭汜饗公卿，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行乎！」(與音預) 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中郎將楊密固諫，汜乃止。傕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繒慈陵翻) 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汜陰與傕黨中郎將張苞等謀攻傕。丙申，汜將兵夜攻傕門，矢及帝簾帷中，又貫傕左耳。苞等燒屋，火不然。楊奉於外拒汜，汜兵退，苞等因將所領兵歸汜。是日，傕復移乘輿幸北塢，([illegible]) 使校尉監塢門，(監工 [illegible]) 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飢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曰：「朝餔上飯，([illegible]) 何用米為？」乃以臭牛骨與之。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諫曰：「傕自知所犯悖逆，欲轉車駕幸池陽黃白城，([illegible]) 臣願陛下忍之。」帝乃止。司徒趙溫與傕書曰：「公前者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爭睚眦之隙，([illegible]) 以成千鈞之讎，([illegible]) 朝廷欲令和解，詔命不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illegible]) 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illegible] 此而分一再三之義) 不如早共和解。」傕大怒，欲殺溫。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illegible]) 傕信巫覡厭勝之術，([illegible]) 常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外，每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為于偽翻) 帝亦隨其意應答之。傕喜，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illegible]) 閏月己卯，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illegible]) 酈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傕，傕不肯，曰：([illegible]) 「郭多，盜馬虜耳，(汜一名多) 何敢欲與吾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畧士衆，足辦郭多不？郭多又

劫質公卿（質音致）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illegible]）

（[illegible]）酈曰：「近者董公之強，將軍所知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荷國寵榮（荷，[illegible]），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張濟與汜有謀，楊奉白波賊帥耳（帥，所類翻），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為用也。」傕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傕不肯奉詔，辭語不順（[illegible]）。帝恐傕聞之，亟令酈去。傕遣虎賁（[illegible]）王昌呼，欲殺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答傕，言追之不及。辛巳，以車騎將軍李傕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鉅野縣屬山陽郡[illegible]），曹操攻之。布救蘭，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乘氏縣屬濟陰郡），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高祖取天下令蕭何守關中，光武經營河北令寇恂守河內[illegible]），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illegible]），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illegible]），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illegible]），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illegible]），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illegible]），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衛可全（[illegible]），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illegible]），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先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illegible]），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illegible]）。夫事故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惟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從東緡（東緡縣屬山陽郡[illegible]）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illegible]），既合，伏兵乃悉乘堤（[illegible]）

賁也（注） 步騎並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雍丘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 布初見備甚尊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五原人備涿郡人五原涿郡皆邊地） 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

李傕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 六月傕將（[illegible]）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傕衆稍衰（果如皇甫酈之言）

庚午鎮東將軍張濟自陝至（陝縣屬弘農 張濟 [illegible]）欲和傕汜遷乘輿權幸弘農（乘繩證翻下同） 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汜傕許和欲質其愛子（質音致下同） 傕妻愛其男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闚省門（數所角翻闚丘規翻）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宣義將軍亦一時所置） 卿前奉職公忠故仍升榮寵今羌胡滿路宜思方略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帥所類翻飲於禁翻食讀曰飤） 許以封賞羌胡皆引去傕由此單弱於是復有言和解之計者（復扶又翻） 傕乃從之各以女為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宣平門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 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此天子非也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兵欲交侍中劉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曰諸君何敢迫近至尊邪（呼火故翻近其靳翻） 汜兵乃却既度橋士衆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從才用翻） 張濟賦給各有差傕出屯池陽丙寅以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如三公（驃匹妙翻） 郭汜為車騎將軍楊定為後將軍楊奉為興義將軍皆封列侯（[illegible]） 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illegible]） 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高陵縣屬左馮翊） 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帝遣使諭汜曰弘農近郊廟（近其靳翻） 勿有疑也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丙子郭汜復謀脅帝還都郿（復扶又翻） 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自新豐驪山西接終南謂之南山）

曹操圍雍丘張邈詣袁術求救未至為其下所殺

冬十月以曹操為兗州牧 戊戌郭汜黨夏育高碩等謀脅乘輿西行（乘繩證翻） 侍中劉艾見火起不止請帝出幸一營以避火（[illegible]） 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夏育等勒

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力戰破之，乃得出。壬寅，行幸華陰。（華化翻）寧輯將軍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寧輯之號，[illegible]所置，以寵煨也。[illegible]）煨與楊定有隙，定黨种輯、左靈言煨欲反；太尉楊彪、司徒趙溫、侍中劉艾、尚書梁紹皆曰：「段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董承、楊定脅弘農督郵令言郭汜來在煨營，帝疑之，乃露次於道南。（賢曰：無廬舍謂之露次。）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煨，使种輯、左靈請帝為詔，帝曰：「煨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令朕有詔邪！」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等乃輒攻煨營，十餘日不下。煨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有二意。（贍，而豔翻）詔使侍中、尚書告諭定等，令與煨和解。定等奉詔還營。李傕、郭汜悔令車駕東，聞定攻煨，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楊定聞傕、汜至，欲還藍田，為汜所遮，單騎亡走荊州。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復與傕、汜合。十二月，帝幸弘農，張濟、李傕、郭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棄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凡乘輿服御之物皆為御物；符，[illegible]虎符、竹使符[illegible]。[illegible]）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illegible]）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被，皮義翻）宮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如此也！」傕乃殺之。壬申，帝露次曹陽。（[illegible]）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閒使至河東，（[illegible]）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傕等，可復東引。庚申，車駕發東，（[illegible]）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為拒。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璠，孚袁翻）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皆死。司徒趙溫、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隸校尉管郃為傕所遮，欲殺之，（郃，古合翻）賈詡曰：「此皆大臣，卿奈何害之！」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觀帝此言，[illegible]）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陝，（杜佑曰：[illegible]）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傕、汜兵繞營叫呼，（呼，火故翻）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水經注：[illegible]）

山禹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勢
疏分指狀表目亦曰三門山在陝城東北大陽城東
南臺在其下至五戶灘其間一百二十里有一十九
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河水又東過平陰縣
北又東過孟津 [illegible]
[illegible]讀者
下步與曰 楊彪以為河道險難非萬乘所宜乘
乃使李樂夜渡潛具船舉火為應上與
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匹董承
使符節令孫徽從人間斫之殺旁侍者血濺后衣百官志符節令一人六百石為符節臺率
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 既至河岸岸高十餘
丈不得下乃以絹為輦使人居前負帝餘皆匍
匐而下或從上自投冠幘皆壞既至河邊士卒爭赴
舟董承李樂以戈擊之手指於舟中可掬左傳音菊兩手曰掬

戰于邲晉師敗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重
帝乃御船同濟者皇后及
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其宮女及吏民不得渡者皆為
兵所掠奪衣服俱盡髮亦被截凍死者不可勝計音
衛尉士孫瑞為傕所殺傕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
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去邪董承懼射之以
被為幔懼其射之故以被為幔以衛公卿 既到大陽賢曰
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
大河之陽即今陝州河北縣是也 幸李樂營河內太
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乙亥帝御牛車幸安
邑安邑縣屬河東郡 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
下賦給也 封邑為列侯拜胡才為征東將軍張楊

為安國將軍安國將軍之號始於此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帥
競求拜職帥所類翻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
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
相鎮壓以為笑 [illegible]帝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
汜等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所掠宮人及乘
輿器服已而糧穀盡乏宮人皆食菜果乙卯張楊自野
王來朝野王縣屬河內郡隋為河內縣 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
聽楊復還野王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
羸者相食[illegible]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袁
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播遷也越逸也

[illegible]也走也言失其所居賢曰播蕩翻下同 宗廟殘毀觀諸州郡
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
州城粗定州城謂冀州之城也冀州五郡 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
鄴都即就也 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
胡三省曰不庭謂不來庭者
[illegible]一曰庭直也不庭謂不直者 誰能禦之潁川郭
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王肅注家語曰陵遲猶陂陀也
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
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
近近其靳翻 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
善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

定必有先之者。紹不從。（[illegible]）初，丹陽朱治嘗為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illegible]）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為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眾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illegible]）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鬭，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illegible]）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illegible]）

策攻劉繇牛渚營，（[illegible]）盡得邸閣糧穀、戰具。（[illegible]）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秣陵[illegible]本名金陵[illegible]）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唐書地理志[illegible]）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illegible]）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illegible]東萊人也[illegible]）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illegible]）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神亭在[illegible]）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鬭，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攬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illegible]）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

（[illegible]）策入曲阿，勞賜將士，（[illegible]）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illegible]）樂從軍者，一身行，（[illegible]）復除門戶；（[illegible]）不樂者，勿強。（[illegible]）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illegible]）馬千餘匹，威震江東。（[illegible]）袁術表策（[illegible]）殄寇將軍。（[illegible]）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illegible]）事業日大，士眾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分扶問反）策曰：「子衡（呂範字）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眾，立功於外，（[illegible]）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illegible]）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褠著袴褶，（[illegible]）執鞭詣閤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illegible]）委以眾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illegible]）策以張紘為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illegible]）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謨。（[illegible]）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illegible]）今子布賢，我能用之，（[illegible]）其功名獨不在我乎！」（[illegible]）初，袁術以從弟胤為丹陽太守，（[illegible]）周尚、周瑜皆還壽春。劉繇自丹徒將奔會稽，（[illegible]）許劭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illegible]）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illegible]）繇從之。初，陶謙以笮融為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遂斷三郡委輸以自入，（[illegible]）大起浮屠祠，課人誦讀佛經，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illegible]）每浴佛（[illegible]）輒多設飲食，布席於路，經數十里，費以鉅億計。（[illegible]）及曹操擊破陶謙，徐土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走廣陵，（[illegible]）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

大掠因過江依繇既而復殺之（先悉薦翻 復扶又翻）劉繇使豫章太守朱皓攻袁術所用太守諸葛玄玄退保西城（西城在豫章郡界 考異曰袁暐獻帝春秋云劉表上玄領豫章太守范書陶謙傳亦云劉表所用陳志云諸葛玄為袁術所用按繇依表又不攻表所用也今從陳志）及繇泝江西上駐於彭澤（彭澤縣屬豫章郡彭蠡澤在西）使融助皓攻玄許劭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名義者也朱文明喜推誠以信人（朱皓字文明 喜許記翻）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為豫章太守（掾于絹翻 歆許金翻）丹陽都尉朱治逐吳郡太守許貢而據其郡貢南依山賊嚴白虎（嚴白虎[illegible]阻山聚眾[illegible]）

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唯恃臧洪當來救吾（張超先為廣陵太守以臧洪為功曹委之以政洪為超使劉虞路經河間值袁紹表洪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眾曰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敗補邁翻 好呼到翻）超曰子源天下義士（臧洪字子源）終不背本（背蒲妹翻）但恐見制強力（強力謂有力者也 強其兩翻）不相及耳洪時為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難乃旦翻）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張超自殺操夷其三族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遂蒙主人傾蓋（家語孔子之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樂音洛 [illegible]）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郡將謂張超也）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復扶又翻 重直用翻）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陳琳字孔璋 徼一遙翻）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紹也）臧洪策名於長安（天子在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見洪書知無降意（降戶江翻）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強救洪自度必不免（度徒洛翻）呼將吏士民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與讀曰預）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先悉薦翻 將如字也）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舍讀曰捨 復扶又翻）主簿啟內廚米三升請稍以為饘粥（稍漸也 饘之然翻 [illegible]）洪歎曰何能獨甘此邪使作薄糜遍班士眾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食讀曰飤）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枕職任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大會諸將見洪

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illegible]）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illegible]）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戮力，為國除害，柰何擁眾觀人屠滅。惜洪力劣，（[illegible]）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illegible]）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己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illegible]）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柰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illegible]）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illegible]）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illegible]）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公孫瓚既殺劉虞，（[illegible]）盡有幽州之地，（[illegible]）志氣益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illegible]）衣冠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皆自以職分當貴，不謝人惠。（[illegible]）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與為兄弟，或結婚姻，所在侵暴，百姓怨之。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illegible]）合率州兵，欲共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illegible]）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illegible]）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亦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隨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illegible]）斬首二萬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軍數敗。先是有童謠曰：（[illegible]）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illegible]）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illegible]）自居焉。以鐵為門，（[illegible]）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與姬妾居，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illegible]）令婦人習為大聲，使聞數百步，（[illegible]）以

傳宣教令，疎遠賓客，無所親信。遠，于願翻。謀臣猛將，稍稍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復，扶又翻。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事見五十九卷靈帝中平五年。埽黃巾於孟津，事見上卷初平二年。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櫓，郎古翻。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居于平陽。平陽縣屬河東郡。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四

起柔兆困敦，盡著雍攝提格，凡三年。

孝獻皇帝丁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大赦，改元。董承、張楊欲以天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更，工衡翻，下同。二月，韓暹攻董承，承奔野王。野王，張楊所屯。暹，息廉翻。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之塢鄉。郡國志：河南緱氏縣西南有塢聚。胡才欲攻韓暹，上使人喻止之。汝南、潁川黃巾何儀等擁衆附袁術，曹操擊破之。張楊使董承先繕脩雒陽宮，太僕趙岐為承說劉表，使遣兵詣雒陽，助脩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為，于偽翻。說，輸芮翻。委，於偽翻。輸，式芮翻。所聚曰委。毛晃曰：凡以物送之曰輸，音平聲；指所送之物曰輸，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夏五月丙寅，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雒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郡國志：盱眙、淮陰二縣屬下邳國。盱音吁，眙音怡。相持經月，更有勝負。更，工衡翻。下邳相曹

劉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布去年奔備，備屯之於下邳之西）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比至下邳，（[illegible]）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illegible]）飢困，吏士相食。從事東海麋竺以家財助軍。備請降於布，（[illegible]）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以為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illegible]）

（[illegible]）布自稱徐州牧。布將河內郝萌夜攻布，布科頭袒衣走詣都督高順營。順即嚴兵入府討之，萌敗走。比明，萌將曹性擊斬萌。庚子，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秋七月甲子，車駕至雒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大赦。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張楊以為己功，故名其殿曰楊安。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梁，郡國志梁縣屬河南尹，春秋之梁國也）韓

詞
况

暹、董承並留宿衛。癸卯，以安國將軍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墻壁間。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至，群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illegible]）或飢死墻壁間，或為兵士所殺。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illegible]）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illegible]）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事見上卷初平元年[illegible]）乃會群下議稱尊號，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illegible]）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不悅。術聘處士張範，（[illegible]）範不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眾，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illegible]）承曰：在德不在彊。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苟欲僭擬，干時

而動衆之所舞，誰能與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illegible]）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illegible]）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illegible]）而天下同心疾之，況效尤而甚焉者乎！（[illegible]）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illegible]）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illegible]）忠言逆耳，（[illegible]）駮議致憎，（[illegible]）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爲有淮南之衆，（[illegible]）料策必與己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illegible]）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絶。

曹操在許，（[illegible]）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illegible]）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illegible]）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illegible]）自天子蒙塵，（[illegible]）將軍首唱義兵，（[illegible]）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illegible]）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illegible]）董承等據險拒之，洪不得進。（[illegible]）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illegible]）作操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illegible]）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illegible]）

〔紹卒共之也〕奉得書甚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illegible]〕遂共表操為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illegible]〕〔[illegible]〕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勒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尚書馮碩等三人，討有罪也；〔[illegible]〕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有功也；〔[illegible]〕贈射聲校尉沮儁為弘農太守，矜死節也。〔[illegible]〕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illegible]〕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眾心。〔[illegible]〕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illegible]〕操

資治通鑑卷六十二

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illegible]〕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illegible]〕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illegible]〕魯陽近許，轉運稍易，〔[illegible]〕可無縣乏之憂。』〔[illegible]〕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illegible]〕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操曰：「善！」即遣使詣奉。庚申，車駕出轘轅而東，〔[illegible]〕遂遷都許。己巳，幸曹操營，以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illegible]〕始立宗廟社稷於許。

孫策將取會稽，〔[illegible]〕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群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illegible]〕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illegible]〕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

遷屯 裴松之以案今永興縣有高遷[illegible] 本漢餘暨縣吳更名[illegible]據州以為[illegible]

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illegible]

策破昕等斬之朗遂走虞翻追隨營護朗浮海至東冶 [illegible]

[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六十二 八

為東部二都尉治[illegible]謂二漢西部皆在[illegible]會稽所以為西部[illegible]所此語亦恐未安 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 [illegible] 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illegible]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illegible]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illegible]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 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白蛇自放劉季害之[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六十二 九

[illegible]願少留意[illegible]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illegible]張本 九月司徒淳于嘉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罷車駕之東遷也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詔書下袁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illegible]以子譚為青州刺史[illegible]高幹為并州刺史 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illegible]紹上書深自陳愬戊辰以紹為太尉封鄴侯紹恥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 數所角翻 我輒救存之 操自滎陽汴水之敗收兵從紹於河內紹表為東郡太守呂布襲取兗州紹復與操連和欲令其遣家居鄴也 今乃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

大將軍讓紹。丙戌，以操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操以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蜀郡太守攸（攸既見董卓之禍，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從，才用翻，下同）及潁川郭嘉。操徵攸為尚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荀攸字公達），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量，音良），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好，呼到翻；難，乃旦翻）吾將更舉而求主（更，工衡翻），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歸之，且今最強，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復言（復，扶又翻），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祭酒（陳壽三國志作司空軍祭酒。晉志曰：當塗得志，尅平諸夏，初置軍師祭酒，參掌戎律）。操以山陽滿寵為許令。操從弟洪有賓客在許界數犯法（數，所角翻），寵收治之（治，直之翻）。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以白操，操召許主者（許主者，許縣主吏也）。寵知將欲原客，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迄，竟也，終也。難，乃旦翻）。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磔，陟格翻），而目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造，七到翻），久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好，呼到翻），多剽輕小才（剽，匹妙翻）。至於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玄傳曰：融深敬於玄，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及清儁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坐席而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黃巾來寇，融戰敗，走保都昌（賢曰：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公孫謂瓚也），融兵弱糧寡，孤立一隅，不與相通。左承祖勸融宜自託強國，融不聽而殺之，劉義遜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至夏，戰士所餘纔數百人（纔，與裁同），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東山，都昌縣之東山也），妻子為譚所虜。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袁譚初至青州，其土自河而西，不過平原。譚北排田楷（田楷，公孫瓚所用為青州刺史），東破孔融，威惠甚著；其後信任群小，肆志奢淫，聲望遂衰。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

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袁術畏呂布為己害，乃為子求婚，布復許之。

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鬭，但喜解鬭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鬭。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

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杖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初，備在豫州，舉陳郡袁渙為茂才。渙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

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遂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爲將軍可乎(後扶又翻)布衞(孫呂布涉翻)

而止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爲流矢所中死(中竹仲翻)荊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言無以館之禮也)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皆歸心焉濟族子建忠將軍繡代領其衆屯宛初帝既出長安宣威將軍賈詡上還印綬(綬音受)往依段煨于華陰(華戶化翻)詡素知名爲煨軍所望煨禮奉甚備詡潛謀歸張繡或曰煨待君厚矣君去安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謂煨爲煨所忌也)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說繡附於劉表繡從之詡往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從千容翻)境內無事關西兗豫學士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講明經術(校戶教翻)命故雅樂郎河南杜夔作雅樂(漢樂四品一曰太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四曰短簫鐃歌軍樂也)

樂備表欲庭觀之夔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平原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禰乃禮翻姓也少詩照翻操召爲鼓吏故爲衡所罵辱)孔融薦之於曹操衡罵辱操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表延禮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好呼到翻)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斷丁亂翻)終不濟者必由此也其言實指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衡後衡慢侮辱祖祖殺之(操怒衡而不殺送與表以表爲寬和愛士表怒而送與祖知祖性急必不能容也賢者不容古之所哀況數用衡者乎二人者皆挾數用術者也)

二年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于淯水(水經註淯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東過宛縣南淯音育)繡舉衆降操納張濟之妻繡恨之又以金與繡驍將胡車兒繡聞而疑懼襲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降戶江翻長知兩翻中竹仲翻)校尉典韋與繡力戰左右死傷略盡韋被數十創(驍堅堯翻校戶教翻創初良翻)韋前搏之韋雙挾兩人擊殺之瞋目大罵而死(瞋七人翻)操收散兵還住舞陰(舞陰縣屬南陽郡)繡率騎來鈔操擊破之繡走還穰復與劉表合(穰人羊翻復扶又翻)是時

軍大亂。平虜校尉泰山于禁獨整衆而還，道逢青州兵劫掠人，禁數其罪而擊之。（數，所具翻。）青州兵走詣操。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操。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得行！」徐鑿塹安營訖，（塹，七豔翻。）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悅，謂禁曰：「淯水之難，（難，乃旦翻。）吾猶狼狽，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討暴，謂擊青州兵；堅壘，謂先營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操引軍還許。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強，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謂奉天子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攝，整也。）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治，直吏翻。）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易，以豉翻。）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好，呼到翻；下同。）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荀子：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公以少克衆，（少，詩沼翻。）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瓚，藏旱翻。）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紹攻公孫瓚，操東取呂布，擊其不備，而紹不能間其隙，此其所以敗也。易，以豉翻。）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誘，音酉。）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尚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

爲于僞翻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移猶遺也爲陳禍福，爲于僞翻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稱帝於壽春，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球弟子也，少與術遊。術以書召珪，又劫質其子，少詩照翻質音致期必致珪。珪答書曰：曹將軍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故兗州刺史金尚爲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金尚奔術見六十卷初平三年

三月，詔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袁紹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夏五月，蝗。

袁術遣使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爲難未已，術領揚州布領徐州從子容翻難乃旦翻往說布曰：說輸芮翻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昏，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事見六十卷初平三年女已在塗，乃追還絕昏，械送韓胤，梟首許市。梟堅堯翻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慰納。復扶又翻遺于季翻尉與慰同安之也漢書車千秋傳尉安黎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僞。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漢制王國相秩二千石增秩中二千石則秩視九卿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爲于僞翻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袁術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勢，步騎數萬趣下邳，趣七喻翻七道攻布。布時有兵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卒讀曰猝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戰國策秦惠王曰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柰何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爲國除害，爲于僞翻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即回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呼火故翻並到勳

營勳等散走布兵追擊斬其將十人首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布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並進到鍾離鍾離縣屬九江郡距壽春二百餘里所過虜掠還渡淮北留書辱術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咍笑之而還咍呼來翻楚人謂相啁笑曰咍泰山賊帥臧霸襲琅邪相蕭建於莒莒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國[illegible]破之霸得建資實許以賂布而未送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曰將即亮翻下將帥將同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所將七百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克名陷陳營[illegible]陷陳陳讀曰陣布後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奪其兵以與續及當攻戰則復令順將順亦終無恨意布疏順而親續其後[illegible]續也將即亮翻布性決易決易以豉翻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數所角翻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曹操遣議郎王誧誧滂謨翻[illegible]又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策父堅以[illegible]功封烏程侯烏程縣屬吳郡今安吉州歸安縣[illegible]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誧奉戊辰詔書賜策[illegible]領會稽太守會工外翻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誧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illegible]策治嚴[illegible]行到錢唐[illegible]瑀陰聞驍氣[illegible]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為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初陳王寵有勇善弩射[illegible]黃巾賊起寵治兵自守[illegible]國人畏之不敢離叛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是時王侯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illegible]或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而陳獨富彊鄰郡人多歸之有眾十餘萬及州郡兵起寵率眾屯陽

夏[illegible]自稱輔漢大將軍袁術求糧於陳駱俊拒絕之術忿恚恚於避翻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

秋九月司空曹操東征袁術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於蘄陽以拒操[illegible]操擊破蕤等皆斬之[illegible]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操辟陳國何夔為掾[illegible]問以袁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者順

人之所助者信，衞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其可得乎！操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衞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許褚勇力絕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寇，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操徇淮、汝，褚以衆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衞；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焉。故太尉楊彪與袁術昏姻，曹操惡之，誣云欲圖廢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

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融與尚書令荀彧皆屬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寵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出，乃更善寵。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腳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日磾喪至京師，朝廷議欲加禮。孔融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爲辭！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金尚喪至京師，詔百官弔祭，拜其子瑋爲郎中。冬，十一月，曹操復攻張繡，拔湖陽，禽劉表將鄧濟。又攻舞陰，下之。韓暹、楊奉在下邳，寇掠徐、揚間，軍飢餓，辭呂布，欲詣荊州，布不聽。奉知劉備與布有宿憾，私與備相聞，欲共擊布，備陽許之。奉引軍詣沛，備請奉入城，飲食未半，於座上縛奉，斬之。暹失奉，孤特，

與十餘騎歸并州，爲杼秋令張宣所殺。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殺，樂自病死。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潁川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荊州，劉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身以待時耳，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及曹操迎天子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遂還詣操，操以儼爲朗陵長。

陽安都尉江夏李通妻伯父犯灋，儼收治，致之大辟。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

三年春正月，曹操還許。三月，將復擊張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

夏四月，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其三族。

初，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溼，雒陽殘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筭之上者。不然，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眾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眾，守險以絕軍後。

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眾，破繡必矣。及到安眾，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偽道，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或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促追之。繡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鴈門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

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
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驍堅堯翻從子容翻）豪傑必應
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泰（比必寐翻）
山屯帥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等皆附於布操與劉備遇於梁
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待勞無不克也
布曰不如待其來蹙著泗水中冬十月操屠彭
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自
將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保城不敢出操遺布書
為陳禍福布懼欲降陳宮曰曹操遠
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
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
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
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
布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
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
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
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
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為將軍妻哉
布乃止潛遣其官屬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術

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汜楷曰明上今
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
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救兵
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觸
格射不得過復還城河內太守張揚
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
勢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
將其衆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
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掘塹圍
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
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
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
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
月餘布益困迫臨城謂操軍
士曰卿曹無相困我我當自首於明公陳宮曰
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
可得全也布將侯成亡其名馬已而復得之諸將合

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獻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十二月癸酉成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水經註下邳城南門名白門宋武北征記下邳城有三重大城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大城之門也[illegible]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將即亮翻騎奇寄翻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坐徂臥翻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考異曰獻帝春秋曰太祖意欲活布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勍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今從范書陳志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丁原字建陽董卓官至太師布皆殺之事見五十九卷中平六年及六十卷初平三年操頷之頷戶感翻[illegible]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備顧自見其耳故云然叵普火翻不可也[illegible]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曰柰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治直吏翻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復扶又翻爲于僞翻并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illegible]前尚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中操皆禮用之張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臧霸自亡匿操募索得之霸泰山人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詣操降操乃分琅邪東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城陽漢王國[illegible]昌慮二縣皆屬東海[illegible]慮古音盧悉以霸等爲守相初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及兖州亂翕暉皆叛兖州既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備語牛據翻令霸送二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王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爲郡守守式又翻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　劉表與袁紹深相結約治中鄧羲諫表治直之翻表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背蒲妹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羲乃辭疾而退長沙太守張羨性屈強屈渠勿翻彊巨兩翻屈強梗戾不順從貌表不禮焉郡人桓階說羨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以拒

表遣使附於曹操，操表從之。（說，輸芮翻。考異曰：魏志[illegible]按范書劉表傳，建安[illegible]）孫策遣其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illegible]）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為討逆將軍，（討逆將軍亦置也）封吳侯。（[illegible]）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為子彰取孫賁女；（賁，音奔）以禮辟策弟權、翊，（[illegible]）以張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為東城長。（居巢縣屬廬江郡，東城縣屬[illegible]前漢屬九江郡，後漢[illegible]當[illegible]）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為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為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illegible]）袁術遣間使（[illegible]）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illegible]）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奔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illegible]）慈因進住涇縣，大為山越所附。（[illegible]）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illegible]）策謂郎曰：爾昔襲孤，（事見[illegible]）斫孤馬鞍，（[illegible]上卷興平元年）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怖，普布翻）郎叩頭謝罪。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勇里在[illegible]縣）禽之。解縛，捉其手（捉，執也）曰：寧識神亭時邪？（神亭事見上卷興平二年）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量，音良）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慈，東萊人[illegible]）但所託未得其人耳。（[illegible]）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卒，子恤翻）其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illegible]）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而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事見上建安元年）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樂，音洛）并觀華子魚所以牧

方規何如（子魚，歆字。）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復，扶又翻。）餞送昌門，（孫權記：吳西郭門曰閶門，夫差作，以天門通閶闔，故名之。後吾丹改曰昌門。）把腕別曰：（腕，烏貫翻。）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斷，丁亂翻。）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縱，子容翻。）其心秉道義，重然諾，（然，是也，決也；諾，譍也，許聲也；重，不輕也。）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僮，姓也。風俗通：漢有交趾刺史僮尹。一曰：僮，老童也，顓頊子老童之後，或從人。廬陵縣屬豫章郡。）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不受發召。（番陽縣屬豫章郡。宗部，即所謂江南宗賊也。帥，所類翻。海昏縣屬豫章郡。時縣民數千家自相結聚，作宗伍，壁於上繚。水經注：繚水導源建昌縣，漢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繚水又東逕新吳縣，漢中平中立。繚水又逕海昏縣，謂之上僚水，繚還口僚。）子魚但觀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以書諭之，欲相與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修守備，謂長史太原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紹於是大興兵以攻瓚。

先是，瓚別將有為敵所圍者，瓚不救，（先，悉薦翻。）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度，徒洛翻。）又知必不見救，或降或潰。（降，戶江翻。）紹軍徑至其門。（門，易京之門也。）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黑山諸帥，張燕等也。帥，所類翻。）而欲自將突騎出傍西山，（西山，自易京西抵故安關鄉以西諸山，連接中山之界，山谷深，廣昌黑山諸賊所依也。傍，步浪翻。）擁黑山之衆侵掠冀州，橫斷紹後。（斷，丁管翻。）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居處老小，（處，昌呂翻。）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舍，讀曰捨。）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蹙，子六翻。）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五（起屠維單閼，盡上章執徐，凡二年。）

孝獻皇帝戊

建安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三道救之。（帥，所類翻。）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賢曰：下濕曰隰。孔穎達曰：下濕謂土地窊下常沮洳，名為隰也。）起火為應，瓚欲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復，扶又翻。）紹為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柱，株遇翻，以物拄之也。京，瓚所居也。度，徒洛翻。）瓚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斬之。（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趣，讀曰促。）田楷戰死。關靖歎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危，必同其難，（難，乃旦翻。）豈可以獨生乎！」策馬赴紹軍而死。（公孫瓚之計與陳宮之計一也。陳宮之計，呂布不能用；公孫瓚之計，關靖止之。是知不惟決計之難，聽者亦難也。）續為屠各所殺。（屠各，胡也。屠，直於翻。）漁陽田豫說太守鮮于輔曰：（輔既斬鄒丹，遂領漁陽太守。說，輸芮翻。守，式又翻。）「曹氏奉天子以令諸侯，終能定天下，宜早從之。」輔乃率其眾以奉王命。詔以輔為建忠將軍，督幽州六郡。初，烏桓王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少，詩照翻。從，才用翻。下同。賢曰：蹋，音才臘翻；頓，丁沒翻。魏書音義：蹋，徒合翻。）總攝上谷大人難樓、遼東大人蘇僕延、右北平大人烏延等。袁紹攻公孫瓚，蹋頓以烏桓助之。瓚滅，紹承制皆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單于印綬；又以閻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邊。其後難樓、蘇僕延奉樓班為單于，以蹋頓為王，然蹋頓猶秉計策。

眭固屯射犬，（賢曰：射犬，聚名，屬河內。續漢志：河內野王縣有射犬聚。懷州河內縣有漢射犬故城。）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眭，息隨翻。）使將軍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仁，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詣袁紹求救，與渙、仁相遇於犬城。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射犬降，（降，戶江翻。）操還軍敖倉。（敖，五刀翻。）初，操在兗州，舉魏种孝廉。（种，持中翻。）兗州叛，（張邈舉兗州附呂布，事見六十一卷興平元年。）操曰：「唯魏种且不棄孤。」及聞种走，操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操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以為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屬，之欲翻。）以衛將軍董承為車騎將軍。袁術既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百，（媵，以證翻。）無不兼羅紈，厭粱肉，自下飢困，莫之收恤。既而資實空盡

不能自立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蘭雷薄於灊山[illegible]
[illegible]復為蘭等所拒遂
大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illegible]乃遣使歸
帝號於從兄紹[illegible]曰祿去漢室久
矣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illegible]
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其興之袁譚自青州迎術欲
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術
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床而歎曰袁術
乃至是乎[illegible]因憤慨結病歐血死術從弟
胤畏曹操不敢居壽春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奔

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illegible]
[illegible]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
國璽獻之[illegible]袁紹既克公
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人
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示軍府[illegible]僚屬皆言包
妖妄宜誅[illegible]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
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
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
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illegible]

[illegible]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
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
可坐定也[illegible]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
神武引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illegible]何必
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
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illegible]曹操奉
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
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
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illegible]
[illegible]竊為公懼之[illegible]圖配曰武王伐紂不

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彊將
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illegible]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
於持牢[illegible]而非見時
知幾之變也[illegible]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
統內外[illegible]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
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illegible]
[illegible]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
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
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

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少詩沼翻下以少同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壹[illegible]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逢皮江翻任其事任音壬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灋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扞東方臧霸起於泰山稱雄於東方者也故使之爲扞袁氏欲自平原而東兵能爲害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賢曰[illegible]牟臺下臨汴水是爲官渡袁紹曹操壘尚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酈水經註汴水即莨蕩渠也[illegible]鄭州中牟縣北十二里有中牟臺是爲官渡袁曹相持之所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好呼到翻坐徂臥翻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illegible]而能容天下國士乎以稠滑地顯若明言之於衆人中也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強曹弱又先與曹爲讎謂淯水之戰殺其子也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

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少詩沼翻下同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冬十一月繡率衆降曹操降戶江翻操執繡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爲于僞翻取讀曰娶拜揚武將軍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凡郡國縣道治皆有都亭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天水楊阜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斷丁亂翻少詩沼翻少決則後事今雖強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灋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覬鎮撫關中治直之翻覬音冀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企去智翻舉踵也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強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監古銜翻下同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

治關中以爲之主〔治直之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河東安邑鹽池舊有鹽官鹽之爲利尚矣管子爲齊霸之定部諸大夫必欲其近鹽至漢武之出於之以佐軍興及唐安史之亂第五琦權鹽以贍軍用自此遂爲國賦其利居天下賦入之半監 [illegible] 權鹽以 [illegible]〕司隸校尉治弘農〔[illegible]〕關中由是服從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南陽韓嵩〔[illegible]〕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illegible]〕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illegible]〕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蒯苦怪翻〕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爲于僞翻下同〕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曹公子臧欲 [illegible]〕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illegible]〕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

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爲于僞翻重直用翻 [illegible]〕無爲負嵩表以爲憚使彊之〔彊其兩翻 [illegible] 使行 [illegible]〕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大會寮屬陳兵持節將斬之〔[illegible]〕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爲動容〔[illegible]〕徐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妻蔡氏諫曰〔[illegible]〕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考殺從行者〔[illegible]〕知無他意乃弗誅而囚之　揚州賊帥鄭寶欲略居民以赴江表〔[illegible]〕以淮南劉曄高族名人〔[illegible]〕欲劫之使唱此謀曄患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要與歸家〔要一遙翻〕〔[illegible]〕寶來候使者曄留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其衆數千人〔[illegible]〕皆懾服〔[illegible]〕推曄爲主曄以其衆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illegible]〕寶無法制〔[illegible]〕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illegible]〕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

故以相與耳（[illegible]）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illegible]）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強偽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illegible]）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為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illegible]）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illegible]）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

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illegible]）聞勳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illegible]）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illegible]）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illegible]）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賁

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illegible]）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illegible]）策復就攻勳（[illegible]）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illegible]）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illegible]）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illegible]）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屯于椒丘（[illegible]）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illegible]）

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illegible]）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illegible]）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illegible]）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illegible]）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illegible]）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illegible]）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

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
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
乃夜作檄明旦遣吏齎迎策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異口草講語叙曰孫策畧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小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將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義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而心自服也此說太不近人情今不取）策謂歆
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稚直利翻）宜脩子
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孫盛曰歆既無夷皓
韜邈之風（夷皓謂伯夷四皓也）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言歆不能高尚其志又失蹇蹇匪躬之節也）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
陵肆之徒位奪節墮咎孰大焉（陵肆謂[illegible]）
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
輔為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僮芝之據廬陵事見上卷）
留周瑜鎮巴丘（裴松之曰[illegible]巴丘[illegible]）
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
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稱尺證翻）
會稽功曹魏騰嘗迕策意（迕五故翻）策將殺之眾憂恐計無
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
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

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
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初吳郡太守會稽盛憲
舉高岱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營帥許昭
家烏程鄒佗錢銅及嘉興王晟等（[illegible]）各聚眾萬餘或數千
人不附孫策策引兵撲討皆破之（撲普卜翻）進攻嚴白虎
白虎兵敗奔餘杭（餘杭縣[illegible]屬吳郡）投許昭程普
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
之志也（[illegible]）乃舍之

曹操復屯官渡（復扶又翻）操常從士徐他等謀殺
操（[illegible]）入操帳見校尉許褚色
變褚覺而殺之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
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從千容翻）今天下
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
匕箸（[illegible]）值天雷震
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論語記孔子之容）良有以也
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
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
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

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illegible] 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為備，[illegible] 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泄；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illegible] 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說，輸芮翻；卒，讀曰猝。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考異曰：魏書曰：備謂操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眾而走。[illegible] 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去鄴二百里迎之。[illegible]

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illegible] 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illegible] 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illegible] 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illegible] 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為沮眾，械繫之。[illegible] 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illegible] 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illegible] 曰：埶存則威無不加，埶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伯珪，[illegible] 眾實疲敝，而主驕將忲，[illegible] 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嬴弱姬，其今之謂乎！[illegible] 振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illegible] 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

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少，詩沼翻，下同。易，以豉翻。）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埶。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賁，音奔。）

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賢曰：白馬縣屬東郡，故城在今滑州白馬縣東。）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狹，戶夾翻。）

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埶乃可。公到延津，（杜預曰：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趣，七喻翻。）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刺，七亦翻。）斬其首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難，乃旦翻。）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白馬……）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復，扶又翻，下同。勝，音升。數，所具翻。）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趣，七喻翻。重，直用翻。）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三軍以氣為主，奪其氣則其軍不振。）

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背，蒲妹翻。）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袁軍，袁紹軍也。）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為，于偽翻。）勿追也。」操還軍官渡。閻柔遣使詣操，操以柔為烏桓校尉。鮮于輔身見操於官渡，操以輔為右度遼將軍，還鎮幽土。（當是時……）

之後漢度遼將軍以淮南為戍也於是河今使鮮于
輔[illegible]斷之故以為右度遼將軍自中國而北向以
兵河為左[illegible]一
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射陽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賢曰射水之陽今楚州山陽縣有射陂[illegible]在今楚州安宜縣東）孫
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策還擊登，
軍到丹徒，（丹徒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春秋之朱方也秦時望氣者云其地有天子氣始皇使赭徒三千人鑿[illegible]故名丹徒）考異曰此事出江表傳陳登[illegible]太[illegible]登為[illegible]陳[illegible]傳[illegible]遣[illegible]故[illegible]吳[illegible]太[illegible]云登有[illegible]行[illegible]登使大功[illegible]賢[illegible]登[illegible]向[illegible]辟[illegible]官[illegible]
須待運糧。初，
策殺吳郡太守許貢，（[illegible]於漢帝[illegible]）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illegible]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陳讀曰陣）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illegible]）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illegible]孝廉故以稱之）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眾事。（[illegible]中護軍[illegible]）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秋，七月，立皇子馮為南陽王。壬午，馮薨。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李通為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

即斬紹使（使，疏吏翻）送印綬詣操。通急錄戶調（調，徒弔翻，下同。戶出綿絹謂之調）。朗陵長趙儼見通曰：方今諸郡並叛，獨陽安懷附，復趣收其綿絹（復，扶又翻；趣，讀曰促），小人樂亂（樂，音洛），無乃不可乎！通曰：公與袁紹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背，蒲妹翻，下同），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為，于偽翻）。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易，以豉翻），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以為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綿絹（斂，力贍翻），何以勸善！彧即白操，悉以綿絹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通擊羣賊瞿恭等，皆破之（[illegible]）。遂定淮、汝之地。時操制新科下州郡，頗增嚴峻，而調綿絹方急。長廣太守何夔（[illegible]入青州，[illegible]以為郡。夔，[illegible]）言於操曰：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周禮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灋，下以順百姓之心（背，蒲妹翻，下同），比及三年（比，必利翻），民安其業，然後乃可齊之以灋也。操從之。劉備略汝、潁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將，即亮翻），盡復收諸叛縣（復，扶又翻）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離，力智翻），乃說紹（說，[illegible]）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復，扶又翻，下同），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為備所殺。袁紹軍陽武（陽武縣屬河南尹，在官渡北），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堆為屯（堆，都回翻），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賢曰：櫓，[illegible]露上無覆屋），起土山，射營中（射，而亦翻），營中皆蒙楯而行（楯，食尹翻）。操乃為霹靂車（賢曰：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為霹靂，即今之砲車也。[illegible]），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為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illegible]）

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賢曰：致猶至也。兵法：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賢曰：言衆寡懸殊也。）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見，賢遍翻。）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之曰：郤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荀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星行，戴星而行也。）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陳讀曰陣。）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

其營彼固無所歸矣（郭圖言凡事得破瓊于壘而我攻援兵當將無所歸也）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illegible]古盍翻）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恟懼（恟許勇翻）郭圖慙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曰（譖莊蔭翻）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降戶江翻下同）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合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眾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考異曰范書紹傳曰所殺八萬人獻帝起居注曹公上言凡斬首七萬餘級）沮授不及紹渡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呼火故翻）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與之有舊迎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晉天文志二十八宿布列於天各有度數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為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而分野之說行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illegible]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illegible]）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紹牧冀州故以稱之[illegible]）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未定（知讀曰智喪息浪翻）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縣讀曰懸）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況眾人乎（彊其兩翻）冀州城邑多降於操（降戶江翻）袁紹走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處昌呂翻）使宣號令眾聞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亮信也明也）而吾數以至言迕之（數所角翻迕五故翻）若勝而喜猶能救我今戰敗而恚（恚於避翻）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逢皮江翻）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中竹仲翻）

大度

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初，曹操聞豐不從戎（謂紹囚之不使從軍也），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復扶又反）：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審配二子為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惡烏路翻）？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親。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為人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愎弼力翻），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冬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孛蒲內翻。費直曰：大梁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大梁，酉之分。晉書天文志以為大梁之次。）。廬江太守李術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各聚眾數萬在江、淮間。曹操表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時揚州獨有九江，馥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招懷乾、緒等，皆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陂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以脩戰守之備。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好呼到翻），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東部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少詩照翻），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今漢室

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復扶又翻卒讀曰猝）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江東君臣上下本謀不出此）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麤疏（少詩照翻）權益貴重之賞賜儲偫富擬其舊（魯肅家本饒富先皆困以資周瑜偫直里翻）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料力條翻又力弔翻）別部司馬汝南呂蒙（續漢志大將軍營五部部各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燥濕者人之居處避濕就燥問其居處何如也）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統俊之子也（駱俊見上卷二年音洛）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置之吳東也）曹操表徵華歆爲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術本權所署置也）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爲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以尹）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復扶又翻下同）因舉兵攻術於皖城（皖戶版翻）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梟堅堯翻）徙其部曲三萬餘人劉表攻張羨連年不下（羨叛表事始上卷二年）曹操方與袁紹相拒未暇救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攻懌及零桂皆平之於是表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乘繩證翻）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承順襲別部司馬張脩殺之而并其衆（魯與脩取漢中事見六十卷初平二年）璋怒殺魯母及弟魯遂據漢中與璋爲敵璋遣中郎將龐羲擊之不克璋以羲爲巴郡太守屯閬中以禦魯（閬中縣屬巴郡）羲輒召漢昌賨民爲兵（譙周巴記和帝永元中分宕渠之地置漢昌縣巴郡夷人歲入賨錢口四十謂之賨民賨徂宗翻）或構羲於璋璋疑之趙韙數諫不從亦恚恨（數所角翻）初南陽三輔民流入益州者數萬家璋收以爲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韙素得人心（趙韙從劉焉入蜀璋又韙所立益州之大吏也）因益州士民之怨遂作亂引兵數萬攻璋厚賂荊州（荊州劉表也）與之連和蜀郡廣漢犍爲皆應之（犍居言翻）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

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六 起重光大荒落，盡旃蒙作噩，凡五年。

孝獻皇帝己

建安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曹操就穀於安民，水經東平壽張縣西界有安民亭亭在汶水亭北對安民山汶民注釋曰濟水逕須句城西[illegible]日故地里志須句國即今中都縣 以袁紹新敗，欲以其間擊劉表。間古莧翻 荀彧曰：紹既新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盡軍屯倉亭津 秋九月，操還許。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龔都等皆散。備合龔都見上卷五年 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水經注新野縣在安衆縣東南 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坐徂臥翻離力智翻 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史言備志氣不衰所以能成三分之業復扶又翻

曹操遣夏侯淵、張遼圍昌豨於東海，豨叛事見上卷二年豨許豈翻又許希翻 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屬之欲翻行下孟翻 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射而亦翻挑徒了翻 儻可誘也。誘音酉 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為于偽翻說式芮翻 豨乃許降。降戶江翻 遼遂單身上三公山，[illegible] 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遼詣操，操遣豨還。

趙韙[illegible]劉璋於成都，東州人恐見誅滅，相與力戰，韙遂敗退，走至江州，江州縣屬巴郡即今渝州巴縣 殺之。[illegible]以殺身行險以徼幸不如居易以俟命也李 龐羲懼，遣吏程郁宣旨於其父漢昌令畿，漢昌縣屬巴郡漢末分宕渠置 索賨兵。賨徂宗翻 畿曰：郡合部曲，本不為亂，縱有讒諫，要在盡誠；若遂懷異志，不敢聞命。羲更使郁說之，畿曰：我受牧恩，當為盡節；說輸芮翻為于偽翻下為之同 汝為郡吏，自宜效力；謂父子當各盡節於所事也 不義之事，有死不為。羲怒，使人謂畿曰：不從，太守禍將及家！畿曰：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樂羊註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十二年 今雖羹祁以賜畿，畿啜之矣。羲乃厚謝於璋，璋擢畿為江陽太守。劉璋分犍為為江陽郡宋白曰瀘州之江陽川江安縣本江陽地 朝廷聞益州亂，以五官中郎將牛亶為益

州刺史徵璋為卿，不至。[illegible] 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illegible] 為之請禱；實無益於治病，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illegible] 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illegible] 民夷便樂之。[illegible] 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其道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illegible] 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為漢寧王。功曹巴西閻圃諫曰：[illegible] 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illegible] 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

七年春正月，曹操軍譙，[illegible] 遂至浚儀，治睢陽渠。[illegible] 遣使以太牢祀橋玄。[illegible] 進軍官渡。袁紹自軍敗，慚憤發病嘔血，夏五月，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illegible] 紹欲以為後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illegible] 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illegible] 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illegible] 譚長子，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為幽州刺史，[illegible] 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illegible] 逢紀、審配素為譚所疾，[illegible] 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illegible] 尚少與之兵，[illegible] 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秋九月，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illegible] 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東，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illegible] 騰等陰許之。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illegible] 援攻之急。城將潰，父老與援約，不害逵，乃降。[illegible] 援聞逵名，欲使逵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illegible]

(吏并長吏也以守絳故自謂縣長吏為于賈逵)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守式又翻)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乃囚於壺關著土窖中(壺關縣屬上黨郡窖古孝翻)(窖居效翻覆之也)蓋以車輪逵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使義士死此中乎有祝公道者適聞其言乃夜往盜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語牛倨翻)曹操使司隸校尉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平陽縣屬河東郡南單于時居之)未拔而援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既說馬騰([illegible])為言利害(為于偽翻)騰疑未決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新城三老董公之言)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治直吏翻)袁氏恃其彊大背棄王命(背蒲妹翻)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陰懷兩端(謂既附曹公又陰與袁氏通也)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因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謂河東之兵擊之於內而騰之兵擊之於外也)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斷丁管翻)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將以郭援眾盛欲釋平陽去鍾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言若退師關中諸將必邀截歸路)(言所在皆寇不得而至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愎弼力翻好呼到翻易以豉翻)若渡汾為營(汾水逕平陽東)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戰罷眾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繇之甥也晚後馬超校尉南安龐德於鞬中出一頭(靈帝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鞬居言翻弓矢器)繇見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有南單于遂降 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葉式涉翻)曹操遣夏侯惇于禁等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等追之裨將軍鉅鹿李典曰(裨頻彌翻將即亮翻)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窄(窄側伯翻)草木深不可追也惇等不聽使典留守而追之果入伏裏兵大敗典往救之備乃退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任子遣子入侍以為質)權召群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吳夫人權母也)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

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揚，傳業延祚，九百餘年。周成王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國於丹陽漢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浸強至若敖蚡冒封畛於汝武王文王奄有江漢之間莊王以後負小國爭盟威王破越至于南海及秦而滅凡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父謂堅兄謂策六郡會稽吳丹陽豫章廬陵廬江也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音致下同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建安十三年操自荊州東下約孫權會獵時周瑜陳此至魯肅贊權其說與此同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此數語所謂凶動也然瑜之言不肯決大義者謂呂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周瑜字公瑾孫策字伯符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與袁譚、袁尚戰於城下，考異曰魏志武紀作三月今從范書袁紹傳又魏志紹傳云太祖與譚尚戰黎陽自九月至二月譚尚敗走，還鄴。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考異曰范書紹傳云操追擊破之今從魏志紹傳諸將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

神料了如

子，莫適立也。適丁歷翻適主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謂辛評郭圖等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謂荊州劉表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留其將賈信屯黎陽。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鎧可亥翻敗補邁翻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尚，戰於門外。外門鄴城外門也譚敗，引兵還南皮。南皮縣屬勃海郡賢曰今滄州南皮縣武帝封章武侯竇彭祖之國故城在今滄州南皮縣東北六十里北有故安陵城是後漢勃海郡所理渤海郡理城南北有遠迎河故漢別駕北海王脩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譚欲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鬭而斷其右手，斷丁管翻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間古莧翻塞悉則翻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譚將劉詢起兵漯陰以叛譚，漯他合翻漯陰縣屬平原郡賢曰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漯陰在今齊州臨邑縣西南故城在漯水之南故曰漯陰諸城皆應之。譚歎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王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

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
更以統為樂安太守（漢末蓋分為郡）秋八月操擊劉表
軍于西平（西平縣屬汝南郡）袁尚自將攻袁譚大
破之（將即亮翻）譚奔平原嬰城固守（師古曰嬰城以城自繞也）尚圍
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
君子違難不適讎國（左傳公山不狃之言）交絕不出惡聲
（史記樂毅答燕惠王書之言）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
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袁紹與表結盟好）若冀州
有不弟之傲（左傳曰……）仁君當降志辱
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
高義邪又與尚書曰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
得其和能為民用（金能剋木……）
青州天性峭急（青州謂譚……）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
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卒子恤翻）事定
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胡夷
將有譏誚之言（誚才笑翻）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
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

……之功也譚尚皆不從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意
群下多以為劉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
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
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
得眾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
也（……）今兄弟遘惡（……）
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
（……）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
可失也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
相敝辛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語牛倨翻）嘉白操操
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不讀曰否）毗對曰明公無
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
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今一旦求救
於明公此可知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
內（……）兄弟讒鬩（……）國分為二連年戰伐介胄
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
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今
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

藉充

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敝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秋葉易隕況遇迅風乎〕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樂音洛〕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見尚書孔安國註曰有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歲熟曰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觀毗之言非爲譚謀也勸操以敗譚也〕操曰善乃許譚平冬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

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爲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操本有伐尚因而取譚之心況復有曠翔之事乎聘其女爲子婦以安之將欲圖之以茍與之也又翻下同爲子婦後翻〕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丹陽豫章廬陵皆有山越〕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呂範平鄱陽會稽〔呂範傳一云鄱陽會稽二郡字以地里攷之會稽二字衍〕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樂安縣屬豫章郡宋志及沈志樂安吳立〕建昌都尉太史慈領海昏〔吳立建安十五年孫權始分豫章立鄱陽郡盡以中郎將權所置也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建昌縣以太史慈爲建昌都尉治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劇艱也甚也言其地當山越之要最爲難劇之甚者也〕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衆各萬餘人〔建安本冶縣地會稽南部都尉治建安中分東侯官置建安縣用漢年號也漢興縣吳立吳興郡南平縣吳立晉改曰延平屬建安郡今劍州地〕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料音聊料校戶數也〕

九年春正月曹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淇水在鄴南曹操將攻之故遏淇水入白溝以通運道成遏淇水東至黎陽入河白溝經注曰淇水東入白溝〕二月袁尚復攻袁譚於平原又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洹水〔水經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東過隆慮縣北又東北出山逕鄴縣南又音桓〕蘇由欲爲內應謀泄出奔操操進至鄴爲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長尹楷屯毛城以通上黨糧道〔武安縣屬魏郡毛城在武安縣西南〕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又擊尚將沮鵠於邯鄲拔之〔姓譜沮姓黃帝史官沮誦之後邯音寒〕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皆舉縣降〔易陽縣屬趙國涉縣屬魏郡〕徐晃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侯黑山賊帥張燕遣使求助

操拜平北將軍晉志曰四平止於喪亂時以河北扞授以此號及晉以後位鎮安平大進號師所難翻五月操毀土山地道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土山地道急攻也知非急攻可拔故翻壘圍淺塹長以久困之塹也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浚之廣深二丈廣古曠翻深式禁翻度之廣深中後漢以武閭翻引漳水以灌之水經注漳水過鄴縣西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斫問事杖問事杖也主行杖杖伍伯之杖問事操杖中撻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有顏之題其頭知者操具上平題郎覆之平上幘者其上平著直略翻也晉志引漢注曰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文吏服介幘武吏服平上幘

將三騎投暮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表圍城所立表也騎奇寄翻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鄴城有七門正南曰章門東曰中陽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不先經操營前則守圍者必疑不可得而收縛圍亦不可開矣孚之來也其定計尚指從章門入也復扶又翻下同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操知其復出者不欲爲之防也審孚所以得入之由服其多智有不可得而防著也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幡孚袁翻

尚二門曰鳳陽門中陽門廣陽門簡別彼列翻降戶江翻下同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兵法曰歸師勿遏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從大道來則人懷彼根本不顧勝敗有必死之志循山而來則其戰可部人險自全之心無并力致命之意所以料尚者如此兵法所謂敵之動者也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為營郡國志鄴有滏水左思魏都賦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註云鄴北有滏水水熱故名滏口夜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賢曰漳水之曲也操遂圍之未合尚懼遣使求

降操不聽圍之益急尚夜遁保祁山祁慶壽翻武紀作祁山袁紹傳有范史袁紹傳作藍山賢曰藍口今邺縣北之口又操復進圍之又鄴尚將馬延張顗等臨陳降眾大潰陳讀曰陣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重直用翻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沮在呂翻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幽州謂袁熙也何憂無主配以此安衆心可謂忠勇矣操出行圍行下孟翻配伏弩射之幾中射而亦翻幾居希翻中竹仲翻配兄子榮為東門校尉鄴城東門曰建春門七門之名蓋皆石氏所命也八月戊寅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操兵內讀曰納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辛評家繫鄴獄

辛毗馳往欲解之已悉為配所殺操兵縛配詣帳下
毗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
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
日能殺生我邪（言殺生由曹操不由辛毗）有頃操引見謂配曰曩
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猶恨其少（謂射禦不中也少詩沼切）
（曩乃朗切）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
氣壯烈終無撓辭（撓奴教切屈也）而辛毗等號哭不已（毗頻脂切）
遂斬之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
正南（審配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
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
曰我君在北也（……）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
賜雜繒絮廩食之（……）初袁紹與操共起
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輯……）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
（紹先言見起兵之時固無勤王之心而有割據之志矣）
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
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
所不可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當時政自操出）
初袁尚遣從事安平牽招至上黨督軍糧（……）
未還尚走中山招說高幹以并州迎尚并力

宗才

觀變（……）幹不從招乃東詣曹操操復以為冀州從
事又辟崔琰為別駕操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
萬眾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
尋干戈（左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
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
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此操之所以重崔琰也）
許攸恃功驕嫚（……）嘗於眾坐呼操小字
曰某甲（……）卿非我不
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樂音洛）後竟殺
之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晉天文志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
（……）高幹以并州降操復以幹
為并州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袁
譚復背之（……）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袁尚
於中山尚敗走故安（故安縣屬涿郡……）從袁熙
譚悉收其眾還屯龍湊（……）操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
婚女還然後進討（……）十二月操軍其門譚
拔平原走保南皮臨清河而屯（……）操入平
原略定諸縣　曹操表公孫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
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王于況切）藏印綬於武庫

（遼東郡之武練也）是歲，度卒，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其弟

恭。操以牽招嘗為袁氏領烏桓（牽姓招名袁紹先嘗辟招為督軍從事兼

領烏桓突騎）遣詣柳城撫慰烏桓。值峭王嚴五千騎欲助

袁譚，又公孫康遣使韓忠假峭王單于印綬。峭王大

會群長（烏桓部落各有君長 長知兩翻）忠亦在坐（坐才臥翻下同）

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于；今曹

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

（復扶又翻）如此誰當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

假；中間違錯天子命（違異也錯雜也）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

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

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餘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

（濊音穢貊莫百翻）當今之勢，彊者為右，曹操何得獨為是也！」

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孔安國尚書註曰允信也）翼戴天子，伐

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嚚魚巾翻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今恃險遠，背違王命（背蒲妹翻）欲擅拜假，侮弄神器（威福帝王

之柄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大人謂曹公 易以豉翻）便

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怖普布翻）徒跣抱招

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為峭王等說成敗之

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敕戒也 為于僞翻）便辭

遼東之使，罷所嚴騎。 丹陽大都督嬀覽、郡丞戴員

殺太守孫翊，將軍孫河屯京城，馳赴宛陵（京城即吳郡丹徒

縣也孫權自吳徙居之命曰京城亦曰京口余謂京取爾雅丘絕高曰京之義宛陵丹陽郡治所嬀覽

戴員盛憲之黨也嬀俱為翻姓也舜居嬀汭其後因以為氏矣音犬）覽、員復殺之（復扶又翻）

遣人迎揚州刺史劉馥（馥曾得所寓也）令住歷陽，以丹陽應

之（楚陽 [illegible]）覽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

徐氏。徐氏紿之曰：「乞須晦日（月盡為晦 紿蕩亥翻）設祭除

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

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語牛倨翻）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

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侍養謂侍翊給養者）

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

笑懽悅，大小悽愴（悽悲也 愴傷也 愴初亮翻）怪其如此。覽密覘

無復疑意（覘丑豔翻 復扶又翻）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

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

（呼火故翻）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

縗絰（縗倉回翻 絰徒結翻）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

權聞亂，從椒丘還（椒丘在豫章）至丹陽，悉族誅覽、員餘黨，

擢高、嬰為牙門（牙門將也）其餘賞賜有差。河子韶，年十七，

收河餘眾屯京城，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攻

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讙許元翻）頗射外人，

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illegible]

孫權能用人以保江東射而亦翻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純，仁之弟也。縣讀曰懸）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喪，息浪翻）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桴音孚）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彊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降，戶江翻）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李孚小才也扶才以家叛求遠才亦待聘者也）操於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郭圖害配有情冀州之人譚尚使尋干戈以貽曹氏之驅除害及其賊二人方誅猾猾之報為不爽矣）袁譚使王脩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號，戶刀翻。焉，於虔翻）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尸。操許之，復使脩還樂安督軍糧。譚所部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管統不下。（冝種識取紀音也）操命脩取統首，（度還）脩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辟脩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為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說，輸芮翻。為，于偽翻。下同。數，所具翻。琳素文選琳為紹檄豫州蓋布都許下）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書潁川郡豫州部也故選事以檄豫州為古林撰曾曰曾祖父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害人父嵩乞匄携養因贓買位竊盜鼎司傾覆重器遺醜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又數其殘賢害善專制朝故發掘墳陵之罪文多不載）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後漢公府有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書記）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先悉薦翻）郡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操辟放參司空軍事。（放為因劉）（沈管潞戰密以備像故本）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遼西烏桓其自日蹋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長知兩翻。背蒲妹翻）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以次歃。（歃，色洽翻）別駕代郡韓珩曰：（珩音行）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坐，徂臥翻）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卒，子恤翻）乃捨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為列侯。（降，戶江翻）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率其眾十餘萬降，（帥，所類翻）封安國亭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及涿郡太守。三郡烏桓攻鮮于輔於獷平。（三郡烏桓遼西蹋頓遼東蘇僕延右北平烏延也獷平縣屬漁陽郡服虔曰獷音鞏師古曰音九勇翻又音獷）秋八月，操討犢等，斬之；乃渡潞水救獷平，烏桓走出塞。冬十月，高幹聞操討烏桓，復以并州叛，（復，扶又翻）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賢曰潞州）

……操遣其將樂進、李典擊之。河內張晟衆萬餘人，寇崤、澠間，弘農張琰起兵以應之。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殽、澠，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爲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賢才以鎮之。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爲河東太守。鍾繇

促王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衛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數月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固等，未至，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討之不勝，爲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度。

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今大發兵，衆情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得兵甚少。

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畿知諸縣附己，乃出，單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徵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

偽蕩以下至政尚三字句也

畿與皆赦之。於是杜畿治河東，務崇寬惠。（治直之翻）民有辭訟，畿諭為陳義理，遣歸諦思之。（為于偽翻。諦丁計翻，審也。）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校戶教翻）舉孝弟，（弟讀曰悌）修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illegible]河東資[illegible]關中張本）（杜畿之子恕，恕之子預[illegible]杜氏[illegible]魏晉[illegible]有家傳史所書之[illegible]自遠亦有以[illegible]）

祕書監侍中荀悅（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秩六百石）作申鑒五篇，奏之。悅，爽之兄子也。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己，（言恭己南面而已，政事無所預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後世遂以政在強臣，已無所預為恭己，舜之恭己果如是哉！）悅志在獻替，（替他計翻。獻可替否。）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屏必郢翻，除也。）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壞音怪。敗補邁翻。）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此論萬世不可易也。樂音洛。）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譽音余。）聽言責事，（書云：無稽之言勿聽。）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眾心，（蕩謂動之也。以詐偽動之，則人之心亦必動於詐偽以應其上。）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形也。（桎之日切。梏古沃切。撲普卜翻。）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墜直類翻。）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管子作內政以寄軍令，自齊桓公始。）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言申鑒其立論精切，關於國家興亡之大致。[illegible]悅[illegible]才[illegible]以智略[illegible]其[illegible]國家[illegible]吉[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七 起柔兆閹茂盡著雍困敦凡三年

孝獻皇帝庚

建安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晉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 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孛蒲內翻 曹操自將擊高幹 將即亮翻 留其世子丕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傅之操圍壺關三月壺關降 降戶江翻 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 騎奇寄翻 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 上洛縣前漢屬弘農後漢屬京兆劉昫曰上洛縣在洛水之上故以為名 并州悉平曹操使陳郡梁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荒亂之餘胡狄雄張 張知亮翻 吏民亡叛入其部落 南匈奴部落皆在并州界 兵家擁眾各為寇害 習到官誘喻招納 誘音酉 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 言其以義從軍也從才用翻 又因大軍出征令諸將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 名王匈奴諸部王也降戶江翻稽音啟 服事供職同於編戶 編次也以戶籍編次曰編戶 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 令之行禁之止 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如習者 長知兩翻 習乃貢達名士避地州界者河內常林楊俊王象荀緯及太原王淩之徒操悉以為縣長 長知兩翻 後皆顯名於世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過高幹 仲長複姓過工禾翻 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材好士而不能擇人 好呼到翻 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 自以為多才也 不悅

統言統遂去之幹死荀彧舉統為尚書郎 百官志尚書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主作文書起草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 著論曰昌言 孔安國曰昌當也當理之言 其言治亂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 治直吏翻分扶問翻 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 角競也校也 形不堪復伉 復扶又翻下同伉口浪翻敵也 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 賢曰銜勒也紲繫也紲息列翻 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

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賁音奔彼後嗣之愚主見
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弃其
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左傳陳公卿宣淫杜預曰宣示也民
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
容說之人也說讀曰悅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
遂至熬天下之脂膏熬音敖斲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
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
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
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
疾邪疾邪惡也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左傳美惡周必復天
之道也天道常然之大數也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
殺雍州刺史邯鄲商興平元年分涼州河西四郡置雍州雍於用翻州兵討
誅之猛奐之子也八月曹操東討海賊管承至淳
于淳于縣屬北海國賢曰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遣將樂進李典擊破之
承走入海島昌豨復叛操遣于禁討斬之豨許豈翻又音虛
豨降見上卷建安六年復扶又翻是歲立故琅邪王容子熙爲琅
邪王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
除容光武子琅邪孝王京之雲孫也容薨國絕今復立其子齊光武兄武王縯之後北海縯少子靖王興之後阜陵光武子質王延之後下邳明帝子惠王衍之後常山明帝子頃王側之後甘陵章帝子清河孝王慶之後濟陰明帝子悼王長薨無子國除久矣據志史當是濟北章帝子惠王壽之後亦以是年

國除平原和帝子懷王勝始封薨而無子以河閒王開子翼繼之翼爲蠡吾侯子志立爲桓帝復以兄頃爲平原王奉翼後至是爲方八國皆除而以立郡縣琅邪王容先建安元年至長安獻帝以存漢宗室也容孫熙立國除子孫接踵其忠誠以彌漢宗室也立熙以奉其後
烏桓乘
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萬户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
于酋慈秋翻以家人子爲已女妻焉妻七細翻遼西烏桓蹋頓
尤彊蹋徒臘翻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寇數所角
翻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州渠以
通運操紀云鑿渠自呼沱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泒音孤泃音劬曰呼沱河舊在饒陽南至曹操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號文泒水出鴈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注泃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西北流逕平谷縣而東南流又屈流入於潞河又東合泉州渠口曹操所鑿也渠東至海陽縣界安次東南與濡水合而入于海泉州平谷二縣皆屬漁陽郡賢曰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海陽縣屬遼西郡口水經注沽水又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泒河尾也孫權擊山賊
麻保二屯平之麻保二屯所在未詳也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淳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
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彧於六翻
志鄴有萬歲亭或者彧所封也三月增封彧千户又欲授以三公彧
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曹操將擊烏桓
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
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說輸芮翻萬一爲變

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卒讀曰猝。且表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施式豉翻。舍而南征，舍讀曰捨。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為其主致死者。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覬音冀，覦音俞。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易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宋白曰：漢易縣故城在[illegible]南十五里[illegible]。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趣利，[illegible]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重直用翻[illegible]

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無終縣屬右北平郡[illegible]。又即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邢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illegible]疇曰：邢顒，天民之先覺者也。孟子曰：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illegible]操以顒為冀州從事。疇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冠蓋謂郡中名勝之士。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趣讀曰促[illegible]

[illegible]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拜為蓨令，[illegible]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illegible]濘滯不通，[illegible]虜亦遮守蹊要，[illegible]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illegible]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illegible]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眾為鄉導，[illegible]上徐無山，[illegible]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illegible]

先見

（□幕容□之先也塹七豔翻）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樓班（樓班丘力居之子也）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右北平單于曰烏延能臣抵之或者烏延之異名歟）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鄉縣白狼山在右北平石城縣西烏丸傳逆戰於凡城則白狼山蓋在凡城）卒與虜遇（卒讀曰猝）衆甚盛操車重在後（車重輜重重直用翻）被甲者少左右皆懼（被皮義翻少詩沼翻）操登高望虜陳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前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降戶江翻）遼東單于速僕丸（速僕丸即蘇僕延語有輕重耳）與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其衆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欲取尚熙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廄中然後請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尚熙并速僕丸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梟古堯翻）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牽招先為袁氏從事故哭之）操義之舉為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科條也問前諫者科具其姓名也）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

徼倖（徼堅堯翻）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費直曰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陳卓曰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謂之鶉尾於辰在巳）乙巳黃巾殺濟南王贇（贇河間孝王開五代孫靈帝立其父為濟南王以奉孝仁皇祀贇於倫翻）十一月曹操至易水烏桓單于代郡普富盧上郡那樓皆來賀師還論功行賞（還從宣翻又如字）以五百戶封田疇為亭侯疇曰吾始為劉公報仇（事見六十卷初平四年為于偽翻）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不奪其志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說輸芮翻）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猶言大機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事會□之言故自□常人不同）是歲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屬之欲翻卒子恤翻）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亮父玄為豫章太守將亮之官會漢朝以朱皓代玄玄與亮往依劉表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按東坡詩□□孔明古隆中也故其萬山詩云□□頭望□比隱龍封起傳云去隆中萬樹□□笑）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崔烈見□□□□□□公）

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諸葛亮字孔明，龐統字士元。）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物之有用者謂之器，器之者器重之也。）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猖狂，蹶頓。）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吳會，二郡。）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張松、法正之徒。）將軍既帝室之冑，（冑，裔也。）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復，又。）羽、飛乃止。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德操，司馬徽字。）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溫辟曹操子丕。操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策免之。

曹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埶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

（夏口一曰沔口，或曰魯口。水經注曰：沔水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illegible]）

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illegible]）

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illegible]）

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為邾長。（邾縣屬江夏郡[illegible]）

寧遂亡奔孫權。（[illegible]）

周瑜、呂蒙共薦達，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illegible]）南荊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illegible]）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illegible]頓讀曰鈍）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楚關即扞關也。蜀伐楚，楚為扞關以拒之，故曰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illegible]）

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illegible]）權舉酒屬寧曰：（寧字興霸[illegible]）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張昭為權長史[illegible]）

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為矴，（[illegible]）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illegible]）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蒙自別部司馬以功為平北都尉）勒前鋒，親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傅其城，（傅讀曰附）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挺拔也）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權為諸將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

（[illegible]）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亡謂[illegible]）！若爾，（[illegible]）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illegible]）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將兵屯於他所。

夏，六月，罷三公官，復置丞相、御史大夫。（漢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哀帝元壽二年，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中興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illegible]）癸巳，以曹操為丞相。操以冀州別駕從事崔琰為丞相西曹掾，司空東曹掾陳留毛玠為丞相東曹掾，元城令河內司馬朗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冀州主簿盧毓為法曹議令史。（[illegible]）毓，植之子也。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斥華偽，進沖遜，抑阿黨。（[illegible]）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illegible]）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

司馬懿少聰達，多大略。崔琰謂其兄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illegible]）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痹。（痹，[illegible]濕病也。）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illegible]）

操使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陳，讀曰陣。[illegible]）有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遼在長社，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三將任氣，多共不協；（[illegible]）操使司空主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

初，前將軍馬騰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illegible]）後以部曲相侵，更為讎敵。朝廷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將征荊州，使張既說騰，（說，[illegible]）令釋部曲還朝，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恐其為變，乃移諸縣促儲偫，（偫，直里翻。）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考異曰：典略曰：建安十五年徵騰[illegible]）操表騰為衛尉，以其子超為偏將軍，（[illegible]）統其眾，悉徙其家屬詣鄴。

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八月，丁未，以光祿勳山陽郗慮為

御史大夫郗丑脂翻姓譜郗為高平望姓壬子太中大夫孔融棄市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數所角翻發辭偏宕賢曰偏邪跌宕不拘正理余謂此偏邪之謂言其論褒抑揚有所偏宕也宕徒浪翻過也多致乖忤忤五故翻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內甚嫌之融又上書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鄭玄曰畿限也千里寰內不以封建則操不得以諸郡自廣故憚之融與郗慮有隙慮承操風旨構成其罪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illegible]奏融昔在北海建安元年融為袁譚所敗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及與孫權使語使疏吏翻謗訕朝廷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illegible]更相贊揚更工衡翻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illegible]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脂姓也續漢書曰脂習字元升後為中散大夫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孔融字文舉舍讀曰捨吾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初劉表二子琦琮琦渠宜翻琮徂宗翻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惡烏路翻為于偽翻表妻弟蔡瑁瑁莫報翻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譽音余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去羌呂翻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為驪姬所譖自殺而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驪姬之讒出奔公子後重耳入是為文公遂為霸主事見春秋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夏戶雅翻表病甚琦歸省疾省悉景翻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眾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重直用翻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難乃旦翻會曹操軍至琦奔江南按劉備敗於當陽與琦俱到夏口則琦奔江南在劉琮降後通鑑終言之章陵太守蒯越[illegible]時以為郡置守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巽蘇困翻降戶江翻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當如字言不敵也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考異曰范書陳志皆云韓嵩亦勸琮降按嵩時被囚[illegible]九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節漢節也

贊父表受之於漢諸將皆疑其詐圭曰天下擾擾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以至誠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樊城在襄陽東北臨漢水周大夫樊仲山甫之邑也唐為襄州安養縣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語牛倨翻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大劇乎劇甚也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斷丁管翻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復扶又翻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孤遺[illegible]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備將其眾去過襄陽[illegible]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比必寐翻當陽縣屬南郡眾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重直用翻兩音亮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艘蘇刀翻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江陵南郡治所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被皮義翻少詩沼翻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顛沛猶言顛仆難乃旦翻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劉琮將王威說琮曰說輸芮翻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徼一遙翻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illegible]操以江陵有軍實軍實糧儲之類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重直用翻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當陽縣長坂在今荊門軍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illegible]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眾輜重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illegible]飛據水斷橋斷丁管翻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illegible]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illegible]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擿讀與擲同[illegible]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曹操進軍江陵以劉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釋韓

嵩之囚〔韓嵩事見六十三卷建安四年〕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蒯越爲光祿勳劉先爲尚書鄧羲爲侍中荊州大將南陽文聘別屯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illegible]〕聘乃詣操操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

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在己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欷歔流涕〔欷音[illegible]歔[illegible]〕操爲之愴然〔爲于僞翻愴七亮翻〕字謂之曰仲業〔文聘字仲業〕卿眞忠臣也厚禮待之使統本兵爲江夏太守初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illegible]〕以爲冀州土平民彊英傑所利不如荊州土險民弱易依倚也〔易以豉翻〕遂從劉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辟讀曰避〕昏世之主不可黷近〔近其靳翻〕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表辟南

陽劉望之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傳株戀翻〕望之弟廙謂望之曰〔廙逸職翻又羊至翻〕趙殺鳴犢仲尼回輪〔[illegible]〕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illegible]〕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illegible]〕坐而自絕於時殆

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復扶又翻〕廙奔揚州南陽韓暨避袁術之命徙居山都山劉表又辟之遂遁居孱陵〔[illegible]〕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河東裴潛亦爲表所禮重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illegible]〕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於是操以暨爲丞相士曹屬〔[illegible]〕潛參丞相軍事洽廙粲皆爲掾屬〔[illegible]〕

之喉舌（[illegible]）遂爲營令（[illegible]）從人望也。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illegible]）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illegible]）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illegible]）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illegible]）如有離違，（[illegible]）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illegible]）同心一意，共治曹操，（[illegible]）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illegible]）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先爲豫州牧，故以[illegible]）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illegible]）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

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illegible]）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illegible]）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illegible]）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illegible]）說權曰：（[illegible]）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illegible]）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illegible]）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illegible]）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illegible]）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illegible]）況劉豫州王室之胄，（[illegible]）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

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復，扶又翻）權勃然曰（勃然，怒色也）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難，乃旦翻）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前書韓安國曰：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註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兵法曰：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蹶，其月翻）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強，其兩翻。鼎足，謂權、操、備三分天下，如鼎之足也）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群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遺，于季翻）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杜佑曰：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右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所不及，非戰船也。鬬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更，工衡翻）肅追於宇下（韓詩曰：宇，屋霤也。又屋四垂為宇）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曹從事，諸曹從事之最下者）乘犢車（晉志曰：犢車，牛車也。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後，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為常乘）從吏卒交遊士林（士林，言多士之林，才賢所聚也）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使，疏吏翻。番，蒲何翻）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相，息亮翻）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樂，音洛）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為，于偽翻。去，羌呂翻）

（[illegible]）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illegible]）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illegible]）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illegible]）今又盛寒，馬無藁草。（[illegible]）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illegible]）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illegible]）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illegible]）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illegible]）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illegible]）瑜得精兵

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illegible]）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illegible]）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illegible]）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illegible]）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illegible]）邂逅不如意，（[illegible]）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illegible]）以魯肅為贊軍校尉，（[illegible]）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illegible]）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illegible]）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illegible]）儻能屈威，（[illegible]）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illegible]）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illegible]）備深愧喜。（[illegible]）進，與操遇於赤壁。（[illegible]）

（[illegible]武昌[illegible]專據[illegible]曰江陵[illegible]至巴丘[illegible]遂至赤壁過周瑜兵大敗曹公[illegible]今嘉魚縣對江[illegible]之烏林[illegible]黃州赤壁大[illegible]之安[illegible]也）時操軍眾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illegible]）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杜佑曰走舸舷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illegible]乘人之不及[illegible]江戰船也）先以書遺操，（[illegible]）詐云欲降。（[illegible]）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illegible]）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

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炎[illegible]）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illegible]擊鼓[illegible]）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華容[illegible]南郡[illegible]此道可至華容[illegible]杜佑曰古華容在竟陵郡監利縣[illegible]）遇泥濘，道不通，（濘[illegible]定翻）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illegible]）陷泥中，死者甚眾。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橫野將軍[illegible]）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illegible]）引軍北還。（[illegible]）

周瑜、程普將數萬眾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illegible]夷陵[illegible]）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illegible]）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為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illegible]公績[illegible]）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合肥曹操置揚州刺史治[illegible]壽春[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十二月權為備攻合肥[illegible]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illegible]救合肥[illegible]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illegible]）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不克。（[illegible]）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illegible]）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軍師[illegible]曹操[illegible]）

置軍師祭酒而備置軍師中郎將皆以一時軍事創置耳官名也猶叙軍師祭酒之比軍師中郎將則有兵柄亮從此進軍所求軍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事試從事翻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爲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賁又翻狀主簿楊脩白操辟松操不納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璋從後十六年璋迎備張本習鑿齒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曹操追念田疇功恨前聽其讓事見上十二年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乃復以前爵封疇復扶又翻下同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下世子及大臣博議狷吉縣翻又戶犬翻劾戶概翻又戶得翻世子丕以疇同於子文辭祿國語鬭且曰楚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申胥逃賞左傳吳師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師救楚吳師敗楚子入于郢賞申包胥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旣定矣又何求遂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荀

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使惇自以其情喻之惇就疇宿而勸之疇揣知其指揣初委翻不復發言惇臨去固邀疇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謂不能爲劉虞報讎自竄於徐無山也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刎武粉翻卒子恤翻涕泣橫流惇具以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倉舒名沖掾邴原女早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未成人而死曰殤生未爲配偶而死合葬故曰非禮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焉於虔翻操乃止 孫權使威武中郎將賀齊討丹陽黟賀齊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安帝時侍中避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爲賀氏歙賊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歙□曰丹陽郡黟縣有林歷山歙縣亦屬丹陽郡賢曰黟音伊歙音攝帥所類翻四面壁立不可得攻軍住經月齊陰募輕捷士於隱險處夜以鐵戈拓山潛上上時掌翻下同縣布以援下人援于元翻引也得上者百餘人令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大驚守路者皆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之權乃分其地爲新都

郡據分歙縣爲始新新定休陽黎陽并黟爲六縣置新都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新安郡唐睦州是也皇宋改徽州以賀爲太守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提舉
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　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八 起著雍困敦盡昭陽大荒落凡五年

孝獻皇帝辛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曹操軍至譙自赤壁還也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兵凶器戰危事蓋古語之言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以權在軍中故稱麾下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將即亮翻願抑賁育之勇賁音奔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雩婁縣屬廬江郡師古曰雩音許于翻婁音力于翻賢曰雩婁在安豐縣西南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語牛倨翻一部得入城二部爲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考異曰魏志武紀十二月權圍合肥劉馥傳云攻圍百餘日孫權傳云踰月不能下由此言之權退必在今年明矣秋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班志淮陽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二

行千里水經註曰至下邳睢陵縣入淮古口溝音戈又音大狼音良湯音徒浪翻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酈元經註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北入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楚相孫叔敖所造也自芍陂上施水則至合肥肥水又北逕壽春縣北入于淮紀古曰芍音鵲冬十月荊州地震。十二月操軍還譙。

廬江人陳蘭梅成據灊六叛灊六二縣皆屬廬江郡賢曰灊今壽州霍山縣灊音操遣盪寇將軍張遼討斬之盪杜朗翻考異曰遼傳無年按[illegible]天山賊[illegible]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illegible]因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illegible]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羨音夷又[illegible]翻呂範領彭澤太守[illegible]為奉邑呂蒙領尋陽令。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荊江之南岸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四郡地也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水經南郡孱陵縣有油水西北注于江口謂之油口劉備立營之處也權以妹妻備妻七細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illegible]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說輸芮翻幹以才辯獨步於江淮之間言江淮之人無能及其才辯者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蔣幹字子翼為曹氏作說客邪說輸芮翻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處昌呂翻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謂蘇秦張儀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間古莧翻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掾俞絹翻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著陟略翻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朝直遙翻飧蘇昆翻[illegible]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中庸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illegible]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瘁秦醉翻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操善之。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論語孔子之言朱子曰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illegible]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

何以霸世（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之臺、塞門、反坫，桓公用之而霸）！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書堯典曰：明明揚側陋。揚，舉也），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冬，曹操作銅爵臺於鄴（水經注：銅爵臺在鄴城西北，因城為之基，高十丈，有屋百餘間）。

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操年二十舉孝廉為郎），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世人之所凡愚（恐時人以凡愚待之也），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汙狼藉，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平心選舉，以是為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尚少（少，詩照翻），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見五十九卷靈帝中平五年），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為，于偽翻），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難，乃旦翻），興舉義兵（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降，戶江翻。見六十卷初平三年），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見六十三卷建安四年。沮，在呂翻），摧破袁紹（見六十四卷建安五年），梟其二子（斬譚見六十四卷十年，斬尚見上卷十二年），復定劉表（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言其將篡也。忖，取本翻；度，徒洛翻），每用耿耿（耿，古幸翻。毛公曰：耿耿猶儆儆也，又憂也），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為，于偽翻），皆肝鬲之要也（鬲，與膈同）。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離，力智翻），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處，昌呂翻）。然兼封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謂孫權、劉備），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上，時掌翻。陽夏、柘、苦三縣屬陳國。夏，音賈），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少，詩沼翻）。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孫權（京，京口也。權時治京口，置京督，又曰京城，後徙都秣陵，以京城為京口），求都督荊州（江南四郡，瑜既以給備，又欲兼得江漢之地）。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梟，堅堯翻）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好，呼到翻），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資業，謂資之使成霸業），聚此三人俱在疆場（場，音亦），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擥英雄（擥，魯敢翻），

反翦手殿也不從[illegible]也瑜範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謂操以赤壁之敗或恐中國之人或欲因其敗而圖之身變在腹心也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相事實總與從事以戰伐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蹙子六翻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奮威者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瑜也周瑜還江陵為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復扶又翻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古言養虎自遺患旰古旦翻朝直遙翻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裴松之曰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湘水經注巴丘山在湖水右岸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置巴陵郡今岳州也考異曰江表傳瑜與策同年策以建安五年死年二十六瑜死時年三十六故知在今年也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蕪湖縣屬丹陽郡瑜有一女二男權為長子登娶其女為于偽翻長知兩翻娶七喻翻以其男循為騎都尉妻以女胤

為興業都尉妻以宗女妻七細翻初瑜見友於孫策太夫人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長知兩翻數所角翻折而設翻下遐稼翻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醪魯刀翻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為孫劉爭荊州張本考異曰江表傳曰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然恐不至於是今不取乃分豫章為番陽郡番蒲何翻分長沙為漢昌郡鄱陽今饒州地沈約志長沙郡有吳昌縣漢末之漢昌也吳更名[illegible]於晉省吳昌入羅縣唐武德八年又省羅縣入湘陰縣知吳立漢昌郡在唐岳州湘陰縣界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復扶又翻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陸口水經江水左逕烏林南又東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又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昔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鎮也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當塗猶言當路也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治直之翻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劉備

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耒陽縣屬桂陽郡。宋白曰：郡國志云：鰲山口即耒陽縣。）在縣不治，免官。（處對翻）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遺，于季翻。處，昌呂翻。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功曹從事主州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部行部則奉引錄衆事。牧則改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治中從事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善譚者，劇論當世事也。譚與談同。）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初，蒼梧士燮為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表其弟壹領合浦太守，䵋領九真太守，（䵋，又于翻。）武領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天下殺亂，燮擁偏州，人但知有燮，尊無復知有天子也。長，知兩翻。）出入儀衛甚盛，震服百蠻。朝廷遣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好，呼到翻。著，陟略翻。帕，莫白翻。釋名：帕頭，一名絡頭，一名幓頭。言幓頭者，以絳帕其首也。帕者，以絳帕首已，爲之。）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以助化，（世家云：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為其將區景所殺。（區，烏侯翻，姓也。又虧于翻。貫：交趾以前皆為交趾刺史，未立為州。晉志：交州，漢武帝元鼎六年開，初為交趾刺史。建安八年，張津為刺史，士燮為交趾太守，共表立為州，乃拜津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詔以為交州，徙治番禺。姓譜：賴姓，賴國之後，以國為氏。風俗通：漢有交趾太守賴先。）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為刺史。是時，

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朝廷賜燮璽書，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巨與恭相失，巨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孫權以番陽太守臨淮步騭為交州刺史。（姓譜：晉有步揚，食采於步，因氏焉。番，音婆。騭，職日翻。）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吳巨外附內違，騭誘而斬之，威聲大震。權加燮左將軍。燮遣子入質。（質，音致。）由是嶺南始服屬於權。

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漢五官中郎將主五官郎，未嘗置官屬，今始置之。丕為五官中郎將領屬官，為丞相副也。）

三月，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河東，以西接關中之故。操之所以出此者，使繇、淵將兵於關中，以討張魯為名，實欲以西征關中之名也。）倉曹屬高柔諫曰：（操為丞相，府有倉曹，以柔為屬。）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己，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操欲討張魯而遠征關中，其計蓋欲因超、遂之疑以發其反，然後加兵也。）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潼關在弘農華陰縣，南流之水經注：河水出潼關，所謂潼關也。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即是山也。郡國志：弘農華陰有潼關。）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晉百官志：四安，魏初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將軍。）敕令堅壁勿與戰。命五官將丕留守鄴，以奮

武將軍程昱參丞相軍事（[illegible]）門下督廣陵徐宣為左護軍（[illegible]）留統諸軍樂安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illegible]）秋七月操自將擊超等（[illegible]）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以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illegible]）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illegible]）

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眾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illegible]）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中竹仲翻）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illegible]）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

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策（[illegible]）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illegible]）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illegible]）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illegible]）操笑謂之曰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illegible]）

操乃與克日會戰（[illegible]）先以輕兵挑之（[illegible]）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楊秋奔安定諸將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illegible]）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將之軍也（二將徐晃朱靈也）連

東樹栅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言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晦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淮南子之言）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適丁歷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言田此時關西之兵最為精悍破於操法制不一也易以敗散）冬十月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降戶江翻）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十二月操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以議郎張既為京兆尹既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遂超之叛也弘農馮翊縣邑多應之河東民獨無異心操與超等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仰牛向翻）及超等破餘畜尚二十餘萬斛（畜讀曰蓄）操乃增河東太守杜畿秩中二千石　扶風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軍議校尉蓋璋置之以議軍事者時以擢正之善者其言之不能用耳）璋不能用又為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僑寄也鄙薄也邑邑）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忖寸本翻）常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略（為于偽翻）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說輸芮翻）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使疏吏翻）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為也今州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龐羲裴松之註羲完章諸子於難李異殺趙韙故各恃功）欲有外意（謂其意欲附外也）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巴記曰劉璋分巴墊江已上為巴西郡）劉左將軍有驍名（曹操表備為左將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為廣漢長（廣漢郡屬益州長知兩翻）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法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別駕州之上佐）以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考異曰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故劉璋備事松未嘗先見備吳書誤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

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備表權為車騎將軍州牧故以稱之)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言水火者其相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譎古穴切)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尚書仲虺之誥語)逆取順守(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留營司馬掌留營軍事也)備將步卒

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上時掌反)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遺于季切)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巴郡涪江州墊江縣蜀巴郡涪縣屬廣漢郡墊江水至涪內水也庾仲雍曰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岸[illegible]外水即音疊涪音孚[illegible]故城今[illegible]州[illegible]墊江縣唐之合州)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illegible])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卒讀曰猝)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

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illegible])所將吏士更相之適([illegible])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illegible])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葭萌[illegible])([illegible])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將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illegible])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樂音洛)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強敵將軍為天下之鎮(留守鄴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餘賊千餘人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illegible])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之縱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

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丕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illegible]〕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illegible]〕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　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illegible]〕

〔[illegible]〕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螟　馬超等餘衆屯藍田夏侯淵擊平之鄜賊梁興〔[illegible]〕寇略馮翊諸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為當移就險阻左馮翊鄭渾曰興等破散藏竄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illegible]〕宣諭威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為守備〔[illegible]〕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之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illegible]〕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操使夏侯淵助渾討之遂斬興餘黨悉平渾泰之弟也〔鄭泰見六十[illegible]以董卓[illegible]而說董卓者也〕

九月庚戌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邈為濟北王敦為東海王〔[illegible]〕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illegible]〕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illegible]〕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　董昭言於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

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處，昌呂翻；下同。）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樂，音洛。），然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重，直用翻。）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賢曰：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illegible]）。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朝，直遙翻。），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記檀弓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勞，力到翻。），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illegible]）。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彧傳云：操饋之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考異曰：[illegible]）。彧行義修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行，下孟翻。好，呼到翻。）。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論語：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齊桓之行若狗彘（行，下孟翻。[illegible]），管仲不羞而相之（相，息亮翻。），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群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彊，化亂為治（治，直吏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復，扶又翻。）！而杜牧乃以為「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墻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史」（[illegible]論語[illegible]），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

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或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晉天文志曰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又大微南[illegible]東北一星曰帝[illegible]者東北三星曰三公三公北三[illegible]曰[illegible]也一星曰[illegible]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離之[illegible]閣內[illegible]）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卒讀曰猝）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即白水關頭也）聞數有牋諫璋（[illegible]）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白帝即巴東魚復縣城也公孫述據成都自稱白帝改魚復曰白帝城）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沈持林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脣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州界謂益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

與備及璋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勑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責其無禮於主之罪也）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此用龐統之中計也）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至濡須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眾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孫權字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庚寅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十四州司豫冀兗徐青荊揚益梁雍幷幽交也[illegible]九州者割司州之[illegible]併入冀州涼州[illegible]入雍州又以司州之京兆入雍州以并二州皆入冀州又以[illegible]之京兆入[illegible]以司州[illegible]則省司涼幽并而復禹貢之九州矣此曹操自領冀州牧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夏四月曹操至鄴 初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略欲徙令近內（[illegible]）以問揚州別駕蔣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事見六十三卷建安五年燕縣白馬縣皆屬東郡[illegible]）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

彊不從必失之自破袁紹以來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樂音洛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蘄春縣本屬江夏郡沈約曰吳立蘄春郡此據吳志書之也蘄音祈江西遂虛合淝以南惟有皖城皖縣屬廬江郡賢曰今舒州懷寧縣師古曰皖胡管翻濟後奉使詣鄴使疏吏翻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丹陽郡已屬孫權濟不得之郡也　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時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為魏國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袞冕之服赤舄副焉毛[illegible]曰赤舄人君之盛屨也[illegible]鄭玄曰複下曰舄鄭眾曰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周禮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鄭眾曰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縣讀曰懸舞佾之數天子八諸侯六杜預曰八八六十四人六佾六六三十六人服虔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illegible]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佾音逸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玈與盧同黑色也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大雨水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軍無輜重重直用翻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梓潼縣屬廣漢郡漢武帝元鼎元年置以縣倚梓林而枕潼水為名建安二十二年劉備分立梓潼郡班志梓潼有五婦山馳水所出南入涪[illegible]水經曰涪水出廣漢[illegible]縣西北注云東至廣漢與梓潼水合又西南流又南入于墊江註云涪水出廣漢剛氐道徼外[illegible]入于墊江[illegible]謂之內水也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惡烏路翻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璝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緜竹璝姑回翻又胡隈翻[illegible]按本或作冷令音[illegible]緜竹縣屬廣漢郡唐屬漢州元和志在州東北九十三里懿詣軍降降戶江翻下同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緜竹諸軍復扶又翻下同夏戶雅翻費父沸翻嚴觀亦率其眾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璝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雒縣屬廣漢郡雒水所出[illegible]在雒縣南[illegible]唐為漢州治所金鴈橋名[illegible]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軍敗任死　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　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自此以後[illegible]不書姓[illegible]操之女長憲次節次華節後立為皇后　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隴西南安漢陽永陽皆隴上諸郡也獻帝起居注初平四年分漢陽上郡為永陽　操還

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 冀縣屬漢陽郡及涼州刺史治焉 超盡兼隴右之衆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 復扶又翻 凡萬餘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別駕閻溫出告急於夏侯淵 夏侯淵時屯長安 外圍數重 重直龍翻 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 冀城在西方長安在東故曰東方 溫向城大呼曰 呼火故翻 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冀其改意 誘音酉 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 降戶江翻 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為使君守此城 號戶刀翻為于偽翻 今柰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超入遂殺刺史太守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魏公操使夏侯淵救冀未到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淵軍不利氐王千萬反應超屯興國 氐王千萬略陽清水氐種也其後是為仇池之楊興國 淵引軍還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 喪息浪翻假居訝翻依漢制之請今請急也 阜外兄天水姜敘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 水經註歷城在西縣去九也一

百二十里後改為建安城杜佑曰歷城在今同谷郡西七里去仇池九十里宋白曰置仇池郡故城今為成州 阜見敘及其母歔欷悲甚 歔音虛欷許既翻 敘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 目之相則一出息之頃則一入 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 背蒲妹翻將即亮翻 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弒君也 左傳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 釁許覲翻 敘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 咄當沒翻伯奕韋康字義山楊阜字累負也難乃旦翻 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為汝當之 復扶又翻為于偽翻 不以餘年累汝也 累力瑞翻 敘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為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為質 質音致 昂謂妻異曰 據皇甫謐列女傳異姓王氏 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柰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 喪息浪翻 況一子哉九月阜與敘進兵入鹵城 當在上邽冀縣之閒 昂奉據祁山以討超 水經註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許里山上有城極為嚴固昔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又曰祁山在上邽西南今同谷郡長道縣有祁山去長道縣五百里

(萬戶……)超聞之，大怒。(……)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擊之。(譎，古穴翻。)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背父謂馬騰在鄴，不顧而反；殺君謂殺康也。……)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遂南奔張魯。(……)[illegible]魯以超為都講祭酒，[illegible]欲妻之以女。(妻，七細翻。)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焉，於虔翻。)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為侍中，(……)鍾繇為大理，王脩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為御史中丞。(……)袁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乏則取之於人，不為皦察之行，(……)然時人皆服其清。時有傳劉備死者，群臣皆賀，渙獨否。魏公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群父紀為漢大鴻臚，事見……)陳群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易，以豉翻。)實重則傷民。……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貿，易也。)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群議同，餘皆以為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眾議而止。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七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九 起閼逢敦牂，盡旃蒙協洽，凡二年。

孝獻皇帝壬

建安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遣超還圍祁山。姜敘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比，必寐翻。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為前軍。郃，古合翻，又曷閤翻。超敗走。韓遂在顯親，顯親縣屬漢陽郡，蓋光武所置，以封竇友。賢曰：顯親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南。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略陽城，去遂三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魏略曰：建安中，興國氐王阿貴、百頃氐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從馬超為亂，超敗之後，阿貴為淵所攻滅，千萬南入蜀。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水經註：瓦亭水南逕隴西成紀縣東，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燒當羌居之。卒，讀曰猝。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捨羌獨守則孤，謂遂若捨羌而不救，擁兵自守，則其勢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必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重，直用翻。自將輕兵到長離，燒羌屯，遂果救長離。諸將見遂兵眾，欲結營作塹乃與戰。塹，七豔翻。淵曰：我轉鬭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眾罷敝，不可復用。罷，讀曰疲。復，扶又翻。賊雖眾，易與耳。易，以豉翻。乃鼓之，大破遂軍，進圍興國。氐王千萬奔馬超，餘眾悉降。轉擊高平屠各，皆破之。屠，直於翻；各，如字。

三月，詔魏公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漢制：諸侯王金璽、赤紱、遠遊冠。董巴曰：遠遊冠，制如通天，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為鐵卷梁，有展筩橫之於前，無山述。

夏，四月，旱。五月，雨水。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稻熟收穫，以贍軍資，則眾必增也。孰，古熟字通。宜早除之。

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治，直之翻。城備既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枹，音孚。士卒皆騰踴。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石，夾石在今安慶府桐城縣北四十七里，今名西硤山。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為廬江太守，守，式又翻。還屯尋陽。

諸葛亮留關羽守

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韙分巴郡安漢以下爲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以永寧爲巴東郡唐夔州閬州之地也）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呵虎何翻）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降戶江翻下同我州謂益州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爲（江陽縣本屬犍爲郡劉璋分立江陽郡唐爲瀘州犍爲郡唐爲嘉眉之地今巴郡地也對二水口右曰涪內水左曰外水自合州上至犍州者謂之內水自渝上至蜀者謂之外水）（犍居言翻）飛定巴西德陽（譙周巴記建安六年劉璋分巴郡墊江以上爲巴西郡德陽縣屬廣漢郡）

（雒縣漢屬廣漢郡唐漢州治）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爲流矢所中卒（中竹仲翻）法正牋與劉璋爲陳形勢彊弱（爲于僞翻）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言懷璋之舊也）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尊門謂璋家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數所角翻於邑音烏合翻氣不舒也）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蜀志後主建興三年改益州郡爲建寧郡恢爲益州郡督郵因後改名而書之耳說輸芮翻下同）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怖普布翻）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說式芮翻簡姓也晉有大夫簡叔雍於用翻）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焉以中平五年爲益州至是二十七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降戶江翻）群下莫不流涕備遷璋于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先主以璋爲振威將軍）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穀帛民所輸公私所中）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武帝元封二年開益州郡置太守）南郡董和爲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署者總錄將軍府事）偏將軍馬超爲平西將軍（晉百官志四平將軍平東平南平西平北）軍議校尉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爲討虜將軍從事中郎麋竺爲安漢將軍簡雍爲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爲秉忠將軍廣漢長黃權爲偏將軍汝南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義爲司馬李嚴爲犍爲太守費觀爲巴郡太守山陽伊

籍為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為西曹掾（籍音…）廣漢彭羕（羕…）為益州治中從事（…）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為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事見六十五卷十三年）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吳立臨烝縣…水經註…）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自交阯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復扶又翻）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今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扶姓禁名…閬水…水經註…東南至廣漢…又東…巴郡閬中…漢水）

晉劉璋攻霍峻於葭萌也自此水上又東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南入于江余據此水今謂之嘉陵江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梓州之地古曰綿州已西縣本廣漢郡地後漢廣漢郡治雒劉備立梓潼郡以涪為治巴西唐梓州治涪以峻為梓潼太守。法正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見上卷十四年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翱翔謂備入益州也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法正字孝直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事見九卷高帝元年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下遐稼翻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以亮等初至為客，蜀人為主也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呼火故翻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弘，大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焉，璋父也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孔子曰政寬…之以猛…劉備以零陵蔣琬為廣都長。廣都縣屬蜀郡長知兩翻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治，時又沈醉，沈持林翻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重直用翻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留少子臨菑侯植守鄴。考異曰植傳…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太和六年薨年四十一…今年亦二十三矣…時當年二十…本傳誤也操為諸子高選官屬，以邢顒為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撓奴教翻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漢制列侯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以主侍從使理家事楨以書諫植曰：「君侯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魏尚書令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智以料事，防以保身自從魏公操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

之去惡不去不止去惡之去羌呂翻荀彧字文若荀攸字公達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彧為漢尚書令攸為魏尚書令

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枹音膚以支河首在金城河關之西建以居河上流故以為號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冬十月魏公操使夏侯淵自興國討建圍枹罕拔之斬建淵別遣張郃等渡河入小湟中湟水源出西海鹽池之西北東至金城允吾縣入河夾湟兩岸之地通謂之湟中又有湟中城在西平張掖之間故謂之小湟中河西諸羌皆降降戶江翻隴右平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殺之為于偽翻惡烏路翻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見賢遍翻下同任音壬勝也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言不能輔則當捨之也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以刃挾之也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浹即協翻自後不復朝請復扶又翻朝直遙翻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娠音身累為請不能得為于偽翻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董承事見六十三卷五年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華歆字子魚有名稱於時與邴原管寧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歆所為乃爾所宗尚其事獨管寧耳當時頭尾之論豈以名位言也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被皮義翻復扶又翻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十二月魏公操至孟津操以尚書郎高柔為理曹掾理曹掾曹操所置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考竟者竟其辭也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疾惡也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誘其還心誘音酉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復扶又翻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殺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為皇后魏公操之女也

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自武都入氐武都本白馬氐所居之地武帝開以為郡氐人塞道塞悉則翻遣張郃朱靈等攻

破之。（臣古合翻）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河池縣屬武都郡。宋白曰：河池，今鳳州梁泉縣。）氐王竇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操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漢末分金城為西平郡。）

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數，所角翻。）權遣使謂備曰：（使，疏吏翻。）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孫、吳，謂孫武、吳起也。）議者見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念。（復，扶又翻。）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飲，於禁翻。會，工外翻。吳會，一說吳會，謂吳郡、會稽二郡之也。）何肯守此坐須老乎！（須，待也。）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樞，戶樞也，言門戶所由以動也。言吳蜀相攻，操未得其樞，若自相攻伐，是借之以可動之樞也。）使敵乘其隙，非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威靈以匡漢朝。（朝，直遙翻。）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被，皮義翻。言宗室不相攻，若攻之，不能為天下所信，無面目見人而入山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秭歸縣屬南郡。秭，音姊。）

諸葛亮據南郡，（南郡，治江陵。吳得荊州，置南郡於江南，晉以江陵為南郡，以江南之南部為南平郡。孱陵，江南之南郡也。）備自住孱陵。（師古曰：孱，音鋤連翻。）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留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貳，肅常以歡好撫之。（數，所角翻。好，呼到翻。）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時權置諸將有中司馬，則有左右司馬。）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時為曹操所有，未得也。）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引歲，延引歲月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長，知兩翻。）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郝，呼各翻。）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益陽縣屬長沙郡。賢曰：益陽縣，今潭州縣，在益水之陽。宋白曰：益陽縣本漢舊縣，故城在今縣東八十里。）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郝普，字子太。郝，呼各翻。）今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

彼方首尾倒縣（縣讀曰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度，徒洛翻；下同），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此家謂郝普也），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illegible]）。可見之，為陳禍福（為，于偽翻）。玄之見普，具宣蒙意（[illegible]）。[illegible]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illegible]）。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illegible]）。蒙留孫河，委以後事（考異曰：按孫河已死，或他人[illegible]）。[illegible]即日引軍赴益陽。會肅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以不返三郡（數，所具翻）。羽曰：烏林之役（[illegible]烏林之戰），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illegible]），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邪讀曰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事並見六十五卷十三年），豫州之眾不當一校（校，戶教翻），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illegible]），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illegible]好，呼到翻），今已藉手於西州矣（[illegible]），又欲翦并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考異曰：備傳云曹公定漢中，孫權傳云入漢中。按操以七月入漢中，備未應聞之，而八月權已攻合肥，蓋聞曹公兵始欲向漢中，即引兵還耳），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illegible]）。諸葛瑾每奉使至蜀（使，疏吏翻），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秋七月，魏公操至陽平（水經注：[illegible]）。張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橫山築城十餘里。初，操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易，以豉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illegible]），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度，徒洛翻），少如人意（[illegible]）。攻陽平山上諸屯，山峻難登，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軍食且盡，操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illegible]）。遣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夜迷惑，誤入張衛別

營中大驚退散侍中辛毗主簿劉曄等在兵後語
惇褚[illegible]言官兵已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
之[illegible]前自見乃還白操進兵攻衛等夜遁[illegible]
[illegible]
張魯聞陽平已陷欲降閻
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濩赴朴胡[illegible]
[illegible]與相拒然後委質功
必多乃奔南山入巴中[illegible]左右欲
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
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
而去操入南鄭[illegible]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
遣人慰喻之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

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
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
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
[illegible]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
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
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
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
為將[illegible]蜀民既定據險守
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
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
操[illegible]
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illegible]乃還以
夏侯淵為都護將軍[illegible]督張
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為駙馬都尉留
督漢中事襲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
餘口[illegible]八月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
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為
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
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

勿得與戰。（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與戰。）諸將以眾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比，必寐翻。）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饗，許兩翻。）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陳，讀曰陣。）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重，直龍翻。）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號，戶刀翻。）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復，扶又翻，下同。）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披，普彼翻；靡，文彼翻。）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水經註：合肥東有逍遙津，水上舊有梁。）張遼覘望知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即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津橋，（上，時掌翻。）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親近監，官也；谷，姓也；利，名也。江表傳曰：谷利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慚！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論語：子張書諸紳。）

九月，巴、賨夷帥朴胡、杜濩、任約，各舉其眾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約為巴郡太守，皆封列侯。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

十一月，張魯將家屬出降。魏公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閬，音浪。）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

習鑿齒論曰：閻圃諫魯勿王，而曹公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焦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

競於殺伐，阻兵杖力，（[illegible]）干戈不戢，奈曹公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矣。

程銀、侯選、龐德皆隨魯降。（[illegible]）魏公操復銀、選官爵，拜德立義將軍。（[illegible]）

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illegible]）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illegible]）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illegible]）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

操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illegible]）以扶風太守趙儼為關中護軍。操使儼發千二百兵助漢中守禦，殷署督送之，行者不樂。（樂音洛）儼護送至斜谷口，（[illegible]）還，未至營，署軍叛亂。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叛者親黨也，聞之，各驚，被甲持兵，（被皮義翻）不復自安。（復扶又翻）儼徐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料音聊，量也，理也）八百餘人，散在原野。儼下令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illegible]）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大營謂操營也）請舊兵鎮守關中。」魏公操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往，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諭。（[illegible]）儼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illegible]）其餘悉遣東。（[illegible]）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立差別之。（[illegible]）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illegible]）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illegible]）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復扶又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

二十一年春二月，魏公操還鄴。夏五月，進魏公操爵為王。初，中尉崔琰薦鉅鹿楊訓於操，（[illegible]）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功德。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illegible]）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好呼到翻）時有與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意旨不遜，（[illegible]）操怒，收琰付獄，髡為徒隸。前白琰者復白之云：「琰為徒，對賓客虯須直視，（[illegible]）

（[illegible]）若有所瞋。（[illegible]）遂賜琰死。尚書僕射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操收玠付獄。侍中桓階、和洽皆為之陳理，操不聽。階求案實其事，王曰：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觖望。（[illegible]）此捐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illegible]）殆不可忍也。洽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孟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以玠歷年荷寵，（[illegible]）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illegible]）操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illegible]）若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不加檢覈，臣竊不安。操卒不窮治，（[illegible]）玠遂免黜，終於家。是時西曹掾沛國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畏之側目。尚書僕射何夔及東曹屬東莞徐奕獨不事儀。（東莞縣屬琅邪國，[illegible]）儀譖奕，出為魏郡太守，（[illegible]）

（[illegible]）賴桓階左右之，得免。（[illegible]）尚書傅巽謂何夔曰：儀已害毛玠，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illegible]）崔琰從弟林，（[illegible]）嘗與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illegible]）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代郡烏桓三大人皆稱單于，（[illegible]）恃力驕恣，太守不能治。魏王操以丞相倉曹屬裴潛為太守，（[illegible]）欲授以精兵。潛曰：單于自知放橫日久，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以恩威，單于讋服。（[illegible]）初，南匈奴久居塞內，（[illegible]）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為之防。秋，七月，南單于呼廚泉入朝于魏，（[illegible]）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illegible]）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眾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illegible]）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illegible]）八月，魏以大理鍾繇為相國。（[illegible]）冬，

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十一月至譙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叄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六十 起強圉作噩盡屠維大淵獻凡三年

孝獻皇帝癸

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 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之巢國宋白曰今無為軍本巢縣之無為鎮曹操攻吳築城於此無功而退因號無為城臨濡須水上壖地秦漢為居巢春秋也名巢解有許昭考異曰權傳曹公次居巢攻濡須并存去冬今從魏武紀孫權保濡須二月操進攻之 按權所保者十七年所築濡須塢也初右護軍蔣欽屯宣城 宣城縣屬丹陽郡賢曰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 蕪湖縣屬丹陽郡春秋吳鳩茲之地宋白曰以其地卑蓄水非深而生蕪藻故曰蕪湖及權在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欽每稱徐盛之善權問之欽曰盛忠而勤彊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善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 晉志曰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命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蕭子顯曰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揚徐二州軍事阿陽侯[illegible]太尉魏武

[illegible]

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脩好，誓重結婚。[illegible] 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illegible] 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寒門，言其出微也。權會諸將，大為酣樂，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illegible] 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鬬處以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幼平，泰字。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被，皮義翻。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illegible] 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illegible] 鳴鼓角作鼓吹而出。[illegible] 於是盛等乃服。

夏四月，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六月，魏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華，戶化翻。

冬十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illegible] 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為太子。

初，魏王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王使丁夫人母養昂；昂死於穰，事見六十二卷。[illegible] 丁夫人哭泣無節，操怒而出之，以卞氏為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操欲以女妻丁儀，[illegible] 丕以儀目眇，[illegible] 諫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黃門侍郎廙[illegible] 及丞相主簿楊脩數稱臨菑侯植之才，[illegible] 勸操立以為嗣。脩，彪之子也。操以函令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板答曰：露板，不封也。「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illegible] 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illegible] 尚書僕射毛玠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東曹掾邢顒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illegible] 丕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他日，操屏人問詡，[illegible] 詡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illegible]

下右屬同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
父子也。袁紹父子事見六十四卷，劉表父子事見六十五卷。操大笑。
操嘗出征，丕、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
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濟陰吳質耳語曰：王
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
歔欷音虛希。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
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彫飾，五官將御之以術，矯情
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稱說，為，于偽翻。說，輸芮翻。故遂定為太子。左
右長御賀卞夫人曰：漢皇后宮有長御。將軍拜太子，丕為五官將，故稱之為將軍。天下莫不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藏，徂浪翻。
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
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遺，于季翻。長御還具
以語操，語，牛倨翻。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為難。
太子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不，讀曰否。毗
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
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懼而
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女子之智識，若男子不能及者。久
之，臨菑侯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漢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又宮衛令：出入司馬門者皆下。是司馬門，惟車駕出乃開。
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

而植寵日衰。植妻衣繡，操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
賜死。以違制命，蓋禁衣錦繡也。衣，於既翻。法正說劉備曰：說，輸芮翻。
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降，戶江翻。不因此勢以圖
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郃，古合翻。身遽北還，此
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
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克之
之日，廣農積穀，積，子賜翻。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
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雍，於用翻。
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
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
超、吳蘭等屯下辯。下辯縣屬武都郡。賢曰：今成州同谷縣。
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從事中郎彭城嚴畯代肅，畯，音俊。督兵萬人鎮陸口，眾
人皆為畯喜。為，于偽翻。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
發言懇惻，至于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
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
三十四
眾嘉嚴畯能以實讓。定威校尉吳郡陸遜
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

寇舊惡依阻深地（舊惡謂自昔為惡者）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
可大部伍取其精銳（部伍謂部而伍之精銳）權從之以為帳
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費父沸翻棧士限翻）扇動
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東三郡新都會稽丹陽也）
彊者為兵羸者補戶（羸倫為翻）得精卒數萬人宿惡蕩除
所過肅清還屯蕪湖（蕪湖縣）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
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
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
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
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
不能為耳
魏王操使丞相長史王必典
兵督許中事時關羽彊
盛京兆金禕睹漢祚將移乃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
太醫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謀殺必挾天子以攻魏南引關羽
為援
二十三年春正月吉邈等率其黨千餘人夜攻王必
燒其門射必中肩帳下督扶必奔南城
會天明邈等眾潰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
共討斬之
三月有星孛于東方

曹洪將擊吳蘭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
眾議狐疑騎都尉曹休曰（騎都尉武帝置三都尉之一也）賊
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
矣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走矣洪從之進擊
破蘭斬之三月張飛馬超走休魏王族子
也
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氐等反先是魏王
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為丞相理曹掾操美
潛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
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
恣過寬必弛既弛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
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
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果至操
以其子鄢陵侯彰行驍騎將軍使討之彰少善射
御膂力過人操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
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
劉備屯陽平關夏侯
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
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廣石在巴漢）
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
犍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

會君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
濛正從備北行[illegible]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
遂使即眞 [illegible] 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
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
策 [illegible]
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
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秋七月魏
王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曹彰擊代郡烏桓
身自搏戰鎧中數箭 [illegible] 意氣益厲乘勝逐北
至桑乾之北 [illegible] 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時鮮卑大人軻比能 [illegible]
[illegible] 將數萬騎觀望彊弱見彰
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 [illegible] 南陽吏民苦繇
役 [illegible] 冬十月宛守將侯音反 [illegible]
南陽太守東里衮 [illegible]
出音遣騎追之飛矢交流余以身蔽衮被七創而死 [illegible]
音騎執衮以歸時征南將軍曹仁屯樊以
鎮荊州魏王操命仁還討音功曹宗子卿說音曰
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 [illegible]

逆而無益何不遣之音從之子卿因夜踰城從太
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攻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曹仁屠宛斬侯音復屯樊 [illegible]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 [illegible] 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
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
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
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 [illegible]
淵引兵爭之濛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
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 [illegible]
及益州刺史趙顒 [illegible] 張郃引兵還
陽平 [illegible] 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爲督
軍杜襲 [illegible] 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
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
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爲軍主郃
出勒兵按陳 [illegible] 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明
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

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
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
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於魏王操操善
之遣使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 二月壬子晦日有
食之 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
中（斜谷道險操恐為備所邀截以軍遮要害之處乃進臨漢中或云遮要地名）劉備曰曹
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
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
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翊軍將軍備所創置也）值操
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鬭且卻魏兵

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
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雷盧對翻擊鼓也）惟以勁弩於後
射魏兵（射而亦翻）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
多（蹂人九翻）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
都為膽也（言其膽大能以孤軍亢操大兵）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
多亡（亡士逃也）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
遂有漢中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以近為郡在[illegible]）
（[illegible]知）問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
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
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操盡徙武都氐[illegible]）

（而不有矣諸氐散居秦川許氏亂華自此始）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
黃華西平麴演等各據其郡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
遣使送母及子詣魏王操為質以求助（更工衡翻質音致）操
問張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計
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鬭之猶
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敝也（戰國策卞莊子刺虎[illegible]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鬭鬭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功[illegible]）王曰
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 劉備遣宜都
太守扶風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房陵太守蒯祺
（張勃吳錄曰劉備分南郡立宜都郡領夷道佷山夷陵三縣房陵本屬漢中郡此郡蓋劉表所置[illegible]）

（[illegible]守之否[illegible]蒯苦怪翻祺渠之翻）又遣養子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
中乘沔水下統達軍（劉封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備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以為子）
與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上庸縣[illegible]）
（賢曰故城在今房州竹山縣東南[illegible]魏略曰申耽[illegible]聚眾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公加其號為將軍使領上庸都尉[illegible]）備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
守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西城縣屬漢中郡備分為郡）
（以為[illegible]全州儀藩[illegible]）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場於沔
陽（沔陽縣屬漢中郡）陳兵列眾群臣陪位（[illegible]）讀奏訖乃拜受璽
綬御王冠（璽斯氏翻綬音受冠古玩翻）上還所假左
將軍宜城亭侯印綬（[illegible]）（[illegible]）立子禪

為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為鎮遠將軍（牙門鎮遠皆劉備置將軍號）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魏文帝分南陽郡立義陽郡又立義陽縣屬焉此在延入蜀之後史追書也蓋備所創置宋白曰義陽唐為申州宋為信陽軍）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前後左右將軍皆漢末官）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犍為費詩即授關羽印綬（犍居言翻費父沸翻）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少詩照翻）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illegible]）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illegible]）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使疏吏翻）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為于偽翻）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詔以魏王操夫人卞氏為王后　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魏改九江郡為淮南郡）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曹仁字子孝時為征南將軍縣讀曰懸）關羽驍猾政恐征南有變耳（驍堅堯翻）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操以龐德自漢中來歸故[illegible]）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illegible]）龐德在隄上被甲持弓箭不虛發（[illegible]）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德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降戶江翻）德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illegible]）羽謂曰卿兄在漢中（[illegible]）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羽殺之魏王操聞之曰吾知于禁三十年（[illegible]）何意臨危處難（[illegible]）反不及龐德邪封德二子為列侯羽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壞眾皆恟懼（恟許拱翻）或謂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汝南太守滿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illegible]）

郟音夾晉地理志襄城郡後有郟縣蓋東漢省而魏晉復置縣也 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掎居蟻翻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洪河大河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沈持林翻同心固守城中人馬纔數千人城不沒者數板廣二尺為一板羽乘船臨城立圍數重重直龍翻外內斷絕斷丁管翻羽又遣別將圍將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南鄉太守傅方皆降於羽降戶江翻沈約曰漢建安中割南陽右壤為南鄉郡屬荊州

初沛國魏諷有惑衆才傾動鄴都魏相國鍾繇辟以為西曹掾魏相國府之西曹掾也掾俞絹翻滎陽任覽與諷友善同郡鄭袤袤音茂泰之子也每抑覽曰諷姦雄終必為亂九月諷潛結徒黨與長樂衞尉陳禕謀襲鄴禕吁韋翻未及期禕懼而告之太子丕誅諷連坐死者數千人鍾繇坐免官

初丞相主簿楊脩與丁儀兄弟謀立曹植為魏嗣嗣祥吏翻為漢丞相操官屬也五官將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之謀長知兩翻脩以白魏王操操未及推驗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以入脩復白之推驗無人質字季重也復扶又翻操由是疑焉其後植以驕縱見疏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既得罪仁為關羽所圍操欲遣植救仁而植醉不能受命於是益見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忖寸本翻度徒洛翻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操亦以脩袁術之甥惡之惡烏路翻乃發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收殺之

魏王操以杜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關中營帥許攸擁部曲不歸附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宜招懷攸共討強敵操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復扶又翻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闡乎闡昌善翻明也大也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置赦也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操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三十斤為鈞千鈞之弩言其重也鼷鼠小鼠也說文曰有螫毒者或謂之甘鼠[illegible]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illegible]東方朔曰以莛撞鍾言不可以發其音四百二十斤為石百二十斤也莛草莖也撞直江翻是皆言力重者不以輕微發動也鼷音奚莛音廷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冬

十月魏王操至洛陽陸渾民孫狼等作亂[陸渾縣屬弘農郡秦晉遷陸渾之戎於此宋白曰陸渾河南府伊陽縣地師古曰渾音胡昆翻]殺縣主簿南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為寇賊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夏戶雅翻]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鋭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濟子禮翻]言於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

并之心[驍堅堯翻]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征虜將軍孫皎]潘璋住白帝[此即[illegible]之所也]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為于偽翻]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僵仆謂死也復扶又翻]權曰今欲先取徐州[自廣陵以北皆徐州之地]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守式又翻]聞不足言[曹操審知天下之勢憑此觀之兵法所謂城有所不守也]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騁丑郢翻]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illegible]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易以豉翻]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為于偽翻]羽罵其使不許昏[使疏吏翻]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治直之翻]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上時掌翻]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此蒙詭計]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露檄欲使羽知之]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

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轢郎狄翻]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英雄之[illegible]所以知其[illegible]]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兵事尚密遜之言甚當蒙之心蒙未敢容易為遜言之也易以豉翻]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思相吏翻]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復扶又翻下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

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權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可也。」

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及于禁陷沒，晃前至陽陵陂。關羽遣兵屯偃城。晃既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羽兵燒屯走。晃得偃城，連營稍前。操使趙儼以議郎參曹仁軍事，與徐晃俱前，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呼責晃，促救仁。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敝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勸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君當之。」諸將皆喜。晃營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

孫權為牋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操問群臣，群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敝。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即敕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

操自雒陽南救曹仁，群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侍中桓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然則何

爲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徐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
仁等處重圍之中（重直龍翻下同）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
遠爲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
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
自往操善其言乃駐軍摩陂（據水經摩陂在潁川郟縣[illegible]可一十五里[illegible]）（青龍元年有龍見于摩陂於是改[illegible]龍陂）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
詣晃關羽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乃揚聲當攻圍
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自將之上有將字）
（守之竟乃毀）晃擊之退走羽圍塹鹿角十重（重直龍翻）晃追羽
與俱入圍中破之傅方胡脩皆死羽遂撤圍退然舟

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
兵𦩷䑶中（𦩷居侯翻䑶盧谷翻[illegible]𦩷䑶舟也）使白衣搖櫓作商賈
人服（賈音古）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
故羽不聞知（[illegible]收縛羽所置屯候故羽不得聞知也）糜芳士仁素
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
言還當治之（治直之翻）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虞
翻（權以翻爲騎都尉以諫徙丹陽涇縣蒙請以自隨時翻故官騎都尉[illegible]）爲書說仁爲陳
成敗（爲說以喻之爲于僞翻說輸芮翻）仁得書即降（降戶江翻下同）翻謂蒙曰此譎
兵也（謂蒙以譎計行兵也譎古穴翻）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
南郡（將如字）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illegible]）芳開門出降蒙

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
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
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覆敷救翻鎧可亥翻）官鎧雖公蒙猶
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
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
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
皆封閉以待權至（藏徂浪翻[illegible]）關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也
趙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難乃旦翻邀一遙翻[illegible]）欲
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故順辭求效（[illegible]）

（[illegible]）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
孤迸（迸北孟翻孤迸失援奔迸也）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
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illegible]）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
（[illegible]此戰國策士之計[illegible]兵不復追[illegible]）魏王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
仁如儼所策關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數所角翻）蒙輒厚
遇其使（使疏吏翻）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
還私相參訊（訊問也）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
羽吏士無鬭心（呂蒙以恩撫[illegible]）會權至江陵荊

州將吏悉皆歸附，獨治中從事武陵潘濬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勝，音升。）。權呼其字與語（濬字承明。），慰諭懇惻，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王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才略。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呂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以陸遜領宜都太守。十一月，漢中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於遜。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擊蜀將詹晏等，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屯夷陵，守峽口。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孫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荊州。初，偏將軍吳郡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權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未幾，璋卒。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權迎置於所館之側，所以治護者萬方。時有加鍼，權為之慘慼，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群臣畢賀。已而竟卒，年四十二。權哀痛殊甚，為置守冢三百家。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

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illegible]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illegible]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illegible]至張子布、秦文表[illegible]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illegible]後雖勸吾借玄德地，[illegible]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illegible]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illegible]子明少時，[illegible]孤謂不辭劇易，[illegible]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illegible]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illegible]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illegible]路無拾遺，其法亦美矣。[illegible]

權與于禁乘馬併行，[illegible]虞翻呵禁曰：汝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抗鞭欲擊禁，[illegible]權呵止之。

物議

孫權之稱藩也，魏王操召張遼等諸軍悉還。救樊未至而圍解，徐晃振旅還摩陂，操迎晃七里，置酒大會。王舉酒謂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亦厚賜桓階，以為尚書。操嫌荊州殘民及其屯田在漢川者，[illegible]欲徙之。司馬懿曰：荊楚輕脆易動，[illegible]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今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曰：是也。是後諸亡者悉還出。

魏王操表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illegible]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illegible]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illegible]侍中陳群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illegible]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illegible]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illegible]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群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

延儒雅開廣學校(校戶教切)脩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遹述也遹音聿)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衞士皆習孝經(賁音奔)匈奴子弟亦遊大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汙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殽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緜緜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治直吏切)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量音良)不幸承陵夷頹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孔安國曰回邪也重直用切)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乘繩證切)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復扶又切)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伉(伉口浪切)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帳充之
不早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illegible]……[illegible]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一

起上章困敦[illegible]……[illegible]

世祖文皇帝上

諱丕[illegible]……[illegible]

黃初元年[illegible]……[illegible]

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illegible] 王知人善察，難眩以偽；[illegible] 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illegible] 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illegible] 分豪不與；[illegible] 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illegible] 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illegible] 是時太子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祕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祕，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illegible] 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宿衛者之心！」乃止。[illegible] 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illegible] 眾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為作長檄，令所在給其廩食。[illegible] 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赴，[illegible] 問逵先王璽綬所在。[illegible] 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illegible] 凶問至鄴，太子號哭不已。[illegible] 中庶子司馬孚諫曰：[illegible]「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柰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illegible] 孚厲聲於朝曰：[illegible]「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邪！」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孚，懿之弟也。[illegible] 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illegible] 尚書陳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illegible] 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illegible] 蜀本作辦 [illegible] 明旦，以王

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帝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華戶化翻。）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元延康。（[illegible]）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丁卯，葬武王于高陵。（[illegible]）王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illegible]）臨菑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illegible]）王貶植為安鄉侯，誅右刺姦掾沛國丁儀（[illegible]）及弟黃門侍郎廙（[illegible]）并其男口。（[illegible]）魚豢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illegible]）勢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豈能興難？（[illegible]）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

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illegible]）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illegible]）為金策藏之石室。時當選侍中、常侍，王左右舊人諷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illegible]）司馬孚曰：「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也。」遂他選。

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illegible]）

夏五月戊寅，漢帝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illegible]）

王以安定太守鄒岐為涼州刺史。西平麴演結旁郡作亂以拒岐，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皆自稱太守以應演。（[illegible]）武威三種胡復叛。（[illegible]）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金城太守、護羌校尉扶風蘇則。（[illegible]）則將救之，郡人皆以為賊勢方盛，宜須大軍。時將軍郝昭、魏平先屯金城，受詔不得西度。（[illegible]）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

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卒，讀曰猝。）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降，戶江翻，下同。）與毋丘興擊張進於張掖。麴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實欲為變；則誘而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黃華懼，乞降，（[illegible]）河西平。

初，燉煌太守馬艾卒官，（燉，徒門翻。）郡人推功曹張恭行長史事，恭遣子就詣朝廷請太守。會黃華、張進叛，欲與燉煌并勢，執就，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掎，居蟻翻。）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illegible]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illegible]）恭即引兵攻酒泉，別遣鐵騎二百及官屬緣酒泉北塞，東迎太守尹奉。黃華欲救張進而西顧恭兵，恐擊其後，故不得往而降。就卒平安，奉得之郡。詔賜恭爵關內侯。

六月，庚午，王引軍南巡。

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

蜀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餘家來降。達有容止才觀，（觀，古玩翻。）王甚器愛之，引與同輦，以達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為新城，（三郡見上卷漢建安二十四年。）以達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行軍長史劉曄曰：「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好，呼到翻。）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illegible]）若有變態，為國生患。」（[illegible]）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劉封。上庸太守申耽叛封來降，封破，走還成都。封本羅侯寇氏之子，漢中王初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之為子。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漢中王因此際除之，遂賜封死。

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種，章勇翻。）

甲午，王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于邑東，設伎樂百戲；（[illegible]）吏民上壽，日夕而罷。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故雖三季之末，（謂三代之季也。）七雄之敝，猶未有廢衰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illegible]）逮于漢文，變易古制，（事見十五卷文帝後七年。）人道之紀，一旦而廢，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illegible]

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殺之始，而望王化之興

及至受禪，顯納二女，是以知王齡之不遐，下世之期促也。

王以丞相祭酒賈逵為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王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逵爵關內侯。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眾甚。群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冬十月乙卯，漢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三上書辭讓，乃為壇於繁陽。

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燎祭天地、嶽瀆，改元，大赦。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為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群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帝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時群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群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

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藏之臺閣。（臺閣，尚書中藏故事之處。）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帝如洛陽。（裴松之曰：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群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曰「謁帝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魏略曰：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為洛。）帝謂侍中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敦煌獻徑寸大珠，（使，疏吏翻。獻，許建翻。）可復求市益得不？（不，讀曰否。）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

帝召東中郎將蔣濟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重，直用翻。）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至，帝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書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帝即遣追取前詔。

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營洛陽，故欲徙冀州士卒家以實之。）時天旱蝗，民饑，群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見，賢遍翻。）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侍中，於周為常伯之任，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近臣也。）安能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憂也，（侍中判拾遺補闕。）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辛毗字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帝乃徙其半。帝嘗出射雉，顧群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群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稀出。（射，而亦翻。樂，音洛。為，于偽翻。）

二年（考異曰：魏志：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郊。裴松之以為觀二月辛丑朔無乙亥。）

春，正月，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侯，孔霸曾孫均為褒成侯，奉孔子祀，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為宗聖侯，邑百戶。晉封二十二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孝文太和十九年又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北齊改封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封為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封孔子裔孫德倫為褒聖侯。）

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車騎將軍。（恭，公孫度之子，康之弟也。）

初復五銖錢。（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今復之。）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群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前部司馬，費詩為益州前部司馬。費，父沸翻。）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

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爲部永昌從事。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

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跱。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夏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受？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

來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

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

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五月辛巳漢主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后偏將軍懿之妹故劉璋兄瑁之妻也立子禪為皇太子娶車騎將軍張飛女為皇太子妃　太祖之入鄴也帝為五官中郎將見袁熙妻中山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為之聘焉生子叡及即皇帝位安平郭貴嬪有寵甄夫人留鄴不得見失意有怨言郭貴嬪譖之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

賜夫人死　帝以宗廟在鄴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　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漢主立其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

漢主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

懿子不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趙雲之言，可謂知所先務矣。）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廣漢處士秦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illegible]

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illegible] 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小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差，[illegible]）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illegible] 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illegible] 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illegible]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illegible] 飛義釋嚴顏，[illegible] 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秋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南郡太守諸葛瑾遺漢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illegible] 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illegible] 漢主不聽。（諸葛瑾之言，天下之公也。[illegible]）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illegible] 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illegible] 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illegible] 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illegible]

漢主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於巫，[illegible] 進兵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爲大都督、假節，

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孫權始命呂蒙爲大督以取關羽今又復命陸遜爲大都督以拒劉備大都督之號蓋昉此皇弟鄢陵侯彰宛侯據魯陽侯宇譙侯林贊侯袞襄邑侯峻弘農侯幹壽春侯彪歷城侯徽平輿侯茂皆進爵爲公鄢陵縣屬潁川郡又按進封又自濮宛縣元譙魯陽縣屬南陽郡襄邑屬陳留郡壽春縣屬淮南郡歷城縣屬濟南郡安鄉侯植改封甄城侯植以見忌欲吳今乃改封甄城縣屬東郡本作鄄城音絹築陵雲臺水經注陵雲臺在洛陽宮中金市之東初帝詔群臣令料劉備當爲關羽出報孫權否料度也下同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料度也又扶侍中劉曄獨曰蜀雖狹弱狹戶夾翻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眾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分扶問翻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于禁等事見上卷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降戶江翻下同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眾而疑敵人耳劉曄之言曲盡孫權之情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吳蜀各據一州而言之謂揚州益州也阻山依

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日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抑按也帝不聽遂受吳降若聽劉曄之言吳其亡矣于禁須髮皓白形容憔顇顇秦醉翻見帝泣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晉荀林父敗于邲晉景公復用之秦孟明視敗於殽秦穆公復用之拜安遠將軍安遠將軍號亦自此始也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畫古畫字禁見慚恚發病死恚於避翻臣光曰于禁將數萬眾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爲不君矣賞罰不明曰不君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爲吳王加九錫錫賜也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

官輕埶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彊其兩翻）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漢自景武以後裁削藩王不使與京師同制自曹操為魏王不加九錫禮秩服御與天子亂矣）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封以培之殖之使蕃茂也）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傅讀曰附）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以為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史言帝常有得吳之心後吳無功於先將之）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脩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此山陽郡也屬兗州）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吳又城武昌（既城石頭又城武昌此吳人保守之根本也）初帝欲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謚直）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復扶又翻）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乃止冬十月己亥公卿朝朔日并引彪待以

客禮賜延年杖（[illegible]）几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illegible]）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漢制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illegible]）又令門施行馬（[illegible]）置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而卒以穀貴罷五銖錢（復五銖錢）涼州盧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召鄒岐還以京兆尹張既為涼州刺史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費父沸翻）胡七千餘騎逆拒既於鸇陰口（鸇陰縣屬安定）既揚聲軍從鸇陰乃潛由且次出武威（[illegible]）胡以為神引還顯美（[illegible]）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勞力到翻）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眾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見賢遍翻）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鈔楚交翻）如此兵不得解所謂

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左傳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前軍顯美十一月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姓譜衛成公之後為成公氏余不敢謂之審）敕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既而西平麴光反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別彼列翻）更使皆相持著（著直略翻）此為虎傅翼也（為于偽翻傅讀曰附）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鈔楚交翻）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埶（沮在呂翻）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移檄告諭諸羌為光等所詿誤者原之（詿古賣翻）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帥所類翻）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皆安堵如故

邢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王制八州州八伯其一天子之縣內）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事見九卷高帝元年）蓋時宜耳復何損邪（復扶又翻）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為于偽翻）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觀貞此言善覘國者也使還之日嘗以告於魏主否然觀貞以張昭之言而下車自此其已奪矣）

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行戶剛翻陳讀曰陣）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三州揚荊交也）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艘蘇刀翻）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傳直戀翻）藉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好文章故咨以此言譏之）帝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此三語出之管子）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量音良勝音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於吳（本草以香附子為雀頭香此物與愛之者非珍也愚別是一物貝質白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明珠出合浦大者徑寸象出交日雄者有兩長牙丈餘犀亦出交趾推通天犀最貴角有白理如綫置米羣雞中雞往啄米見犀輒驚卻南人呼為駭）

雞翠狀埤雅如龜腹背甲有文其大者如盤錯諸

蕃志瑇瑁形如龜鼈背甲十三片黑白斑文相錯鬻而成

器邊缺如鋸無足而有四鬣前長後短以鬣棹水甲

行黃質黑斑文如甲中學而黑白分明少者州

瑇瑁而厚于枝斑文悅可愛唯已博物志云孔雀

老多象色光金翠色光耀如金翠生于其色不

多象色或紅或黃或青如金翠之色未定

舞尾有金翠五年而後成花落人亦其羽

乃生三四月後復開花落三年

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

吳羣臣曰荊揚二州

江表元元恃主為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吳王以其子登為太子妙選師友以南郡太守諸葛瑾之子恪綏遠將軍張昭之子休大理吳郡顧雍之子譚偏將軍廬江陳武之子表皆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謂之四友登接待僚屬略用布衣之禮

十二月帝行東巡 帝欲封吳王子登為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興沈珩入謝

沈姓出吳興本自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於沈即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子孫以國為氏又楚莊王之子公子貞封於沈鹿其後有沈尹戌沈諸梁其後也音行

并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

吳王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王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王默然慚遂罷酒吳王與羣臣飲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王去翻起坐王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王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事見六十五卷獻帝建安十三年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

得免王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其（[illegible]）子也（[illegible]）初太祖既克蹋頓（[illegible]）而烏桓浸衰鮮卑大人步度根軻比能素利彌加厥機等因閻柔上貢獻求通市（[illegible]）太祖皆表寵以為王軻比能本小種鮮卑（[illegible]）以勇健廉平為眾所服由是能威制諸部最為彊盛（[illegible]）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軻比能與素利彌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illegible]）軻比能部落近塞（[illegible]）中國人多亡叛歸之素利等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帝以平虜校尉牽招為護鮮卑校尉南陽太守田豫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庚午帝行如許昌　詔曰今之計孝（[illegible]）古之貢士也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呂尚年八十餘文王以為師[illegible]）周晉不顯於前世也（[illegible]）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故不以實謂[illegible]用）　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illegible]）是後西域復通置戊己校尉（[illegible]）

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illegible]）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illegible]）漢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illegible]）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illegible]）軍於夷道猇亭（[illegible]）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illegible]）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illegible]）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illegible]）諸將不解（[illegible]）以為遜畏之各懷憤恨漢人自佷山通武陵（[illegible]）使侍中襄陽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為馬良不得還蜀張本）　三月乙丑立皇子齊公叡為平原王皇弟鄢陵公彰等皆進爵為王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　甲午帝行如襄邑　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為鄄城王（鄄音絹）是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

之外，不聽朝聘，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伺，相吏翻。)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防輔者，防其為非而輔之以正也。監國，謁者也。監，古銜翻。儕，士皆翻。)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袞謹慎好學，(好，呼到翻。)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晉百官志，王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防輔不書者，魏氏所置，制蕃國過差，晉總其失而不置也。)「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行，下孟翻。)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累，力瑞翻。)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為益也。」(袞之言，美於北海王睦之敬習也。)

帝還許昌。五月，以江南八郡為荊州，江北諸郡為郢州。(既以孫權為荊州牧，故以江南八郡為荊州，江北諸郡置郢州。吳既立荊州，則郢州虛矣。)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水經注：江水東逕巫峽，首尾一百六十里。建平，吳置郡。吳孫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建平郡，則是時未有建平郡也。史追書耳。建平郡治巫，今巴東郡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主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譎，古穴翻。)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揣，初委翻。)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自三峽下夷陵，連山疊嶂，江行其中，迴旋湍激，至西陵峽口始漸平夷，故以為吳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易，以豉翻。復，扶又翻。下同。)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枕，職任翻。)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更，工衡翻。)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左傳，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掎之。杜預注曰：角之，當其頭；掎之，戾其足也。掎，居蟻翻。)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降，戶江翻。)漢主升馬鞍山，(今峽州夷陵縣有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主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夷陵界以路置驛以達于白帝，及兵敗，諸軍潰散，驛人自擔燒鐃鎧以斷後，使追者不得騰也。)

[illegible]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illegible]漢主大慚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illegible]將軍義陽傅肜為後殿，[illegible]兵衆盡死，肜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肜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泝江而退，[illegible]衆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illegible]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illegible]初，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illegible]為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言至今日[illegible]始定乃知調度自有方耳。[illegible]初，遜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討逆謂孫策也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疆界，此彊對也。彊對猶言彊敵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illegible]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illegible]各在其事，豈復得辭！[illegible]軍令有常，不可犯也。[illegible]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illegible]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illegible]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illegible]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illegible]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illegible]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illegible]初，帝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

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事謂上奏言其事也。上，時掌翻。）後七日，吳破漢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饑。漢主既敗走，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八月，率其眾來降。（降，戶江翻。）漢有司請收權妻子，漢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言不能用權言也。）待之如初。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陳謂陳平，韓謂韓信，皆去楚歸漢。）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自此以後，皆名爵不復注其國邑，其地名而著者皆為注之。）加侍中，使陪乘。（陪乘，參乘也。乘，繩證翻。）蜀降人或云漢誅權妻子，帝詔權發喪。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劉謂漢主，葛謂孔明。）竊疑未實，請須（須，待也。）後。後得審問，果如所言。馬良亦死於五谿。（與請曰隊。）

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橫，戶孟翻。）以此詔傳之後世，若有背違，（背，蒲妹翻。）天下共誅之。卞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節儉，（處，昌呂翻。）不當望賞，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后妃謂其外家為外舍。）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言罪加等，守人抑法有一等也。）莫望錢米恩貸也。

帝將立郭貴嬪為后，中郎棧潛上疏曰：（按三署中郎及虎賁羽林中郎皆錄，此六百石。魏文帝自五官中郎將登位，五官將附左右中郎及虎賁羽林中郎。棧，士限翻。何氏姓苑：棧姓，出任城。此蓋自舊號也，若使士服翻。）夫后妃之德，盛衰治亂所由生也。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易家人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哀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見孟子。）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乘，繩證翻。）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度，古月翻，法也。）亂自上起也。帝不從。庚子，立皇后郭氏。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浩，姓也。諸浩，青州刺史浩賞。）軍司馬東里袞（東里之先，以其里為氏。）詣帝自陳誠款，辭甚恭愨。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為權必臣服，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故立為吳王，復使周至吳。（復，扶又翻。）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為之流涕沾襟，（為，于偽翻。）指天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

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illegible]）帝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洞口，（[illegible]）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illegible]）

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illegible]）作終制，務從儉薄，不藏金玉，（[illegible]）一用瓦器；令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illegible]）吳王以揚、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為子登求昏宗室。（[illegible]）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illegible]）帝報曰：

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illegible]）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illegible]）臨江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為荊州。（[illegible]）十一月，辛丑，帝如宛。（[illegible]）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illegible]）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illegible]）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

（[illegible]）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illegible]）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illegible]）未便從命也。（[illegible]）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綆纜悉斷，（[illegible]）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illegible]）帝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盧戰死。庚申晦，日有食之。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聘于漢，漢太中大夫宗瑋報之，吳、漢復通。漢主聞魏師大出，遺陸遜書曰：賊今已在江漢，吾將復東，（[illegible]）將軍謂其能然不？（[illegible]）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夷未復，始求通親，（[illegible]）

課是吾王之交親也劉以良爲後鄧芝[illegible]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漢嘉太守黃元叛。（漢嘉郡，蜀分[illegible]）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為南郡外援。（[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illegible]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　三省　音註

魏紀二（起昭陽單閼，盡[illegible]，凡五年。）

世祖文皇帝下

黃初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illegible]）二月，諸葛亮至永安。（[illegible]）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illegible]）朱桓分兵赴之；既行，（[illegible]）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問。（[illegible]）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illegible]）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眾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illegible]）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illegible]）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

勝之埶，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誘音酉。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油船，蓋以牛皮為之，外施油以扞水。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內與納同。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皋，橐皋在廬江居巢縣，春秋會吳于橐皋。班志橐皋縣屬九江郡。在淮南陰陵縣陳。皇覽其地今曰柘皋，在廬須北。九江孟康音拓。杜預曰橐皋在淮南。陸德明曰橐音託，又章夜翻，又音託。為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陳讀曰陣。

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朱然者，九真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為子，時為昭武將軍。昭武將軍，吳所置也。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瑾渠吝翻。夏侯尚擊卻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呂蒙所謂膽守，於此見矣。方厲吏士，伺間隙，伺，相吏翻。間，古莧翻。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少，詩沼翻。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為內應，然覺而殺之。

時江水淺陿，陿與狹同。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渚，洲也。欲江陵之守渚也。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言行兵不敢輕發也。夫兵好進惡退，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陿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謂橋為賊所斷也。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慼之，忘寢與食，慼，憂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長，知兩翻。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乘危，不以為懼！惟陛下察之。」帝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泄，去也。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帝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悉召諸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治，直之翻。孫權識

虛實陸議見兵勢（陸遜本名議）據險守要況舟江湖皆難卒謀也（[illegible]）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量音良即亮謂）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　丁未陳忠侯曹仁卒

初黃元為諸葛亮所不善聞漢主疾病懼有後患故舉郡反燒臨邛城（臨邛縣[illegible]）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元益無所憚益州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曶鄭綽討元（曶音忽）眾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南中謂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之地）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但敕曶綽於南安峽口邀遮即便得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曶綽生獲斬之（[illegible]青衣水東下[illegible]東至蜀郡臨邛縣與[illegible]合又東至犍為南安縣入[illegible]南安峽口也）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自古託孤之主無如昭烈之明白洞達者）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illegible]）漢主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夭於兆切短折曰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復扶又切）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illegible]）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年六十三）諡曰昭烈（諡法昭德有勞曰昭有功安民曰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蜀漢[illegible]禪字公嗣）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illegible]）發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illegible]）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illegible]）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徐庶字元直董和字幼宰）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illegible]）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illegible]）又曰昔初交州平（崔州平[illegible]）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illegible]）雖

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好，呼到翻），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義陽胡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顒，魚容翻）諫曰：為治有體（為，于偽翻。治，直吏翻），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爨，七亂翻），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載，才再翻），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枕，職任翻），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復，扶又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周官考工記之言）。

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丙吉，漢宣帝相。吉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事見十三卷文帝元年），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分，扶問翻）。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

六月，甲戌，任城威王彰卒（諡法：猛以彊果曰威，服敉定功曰威）。甲申，魏壽肅侯賈詡卒（詡，況羽翻）。大水。吳賀齊襲蘄春，虜太守晉宗以歸（蘄春，漢縣，屬江夏郡，吳分立郡。水經：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注云：即蘄山也，西南流逕蘄山，又南對蘄陽，會于大江，亦謂之蘄口。賀齊傳：晉宗，吳將也，叛降魏，為蘄春太守，齊襲而禽之）。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耆，渠伊翻。帥，所類翻。雍，於用翻。闓，音開）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伉，苦浪翻）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扇，式戰翻），諸夷皆從之。牂柯（牂，音臧。柯，音哥）太守朱褒、越巂（巂，音髓）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亮以新遭大喪（喪，息浪翻），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為太尉，治書執法高柔代為廷尉（漢宣帝令侍御史二人治書，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魏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及晉，唯置治書侍御史四人）。是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與，讀曰預）。柔上疏曰：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尹，大夫也，謂三公也），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古者謂三公為三事。詩曰：三事大夫），遂各偃息養高（偃息，言臥息以自安也），鮮有進納（鮮，息淺翻），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鄭注云：棘，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

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朝直遙翻數所角翻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補起天聽光益大化帝嘉納焉辛未帝校獵于滎陽遂東巡九月甲辰如許昌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illegible]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使疏吏翻下同申重也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為于偽翻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四州荊揚梁益也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重險謂外有駱谷子午之險內有劒閣之險也重直龍翻吳有三江之阻韋昭曰三江吳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質音致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朝直遙翻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是歲漢主立妃張氏為皇后后張飛之女也五年春二月帝自許昌還洛陽初平以來學道廢墜夏四月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illegible]吳王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溫聘于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絕使疏吏翻時事所宜吳主常令陸遜語諸葛亮語牛倨翻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過工禾翻輕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以印封之[illegible]漢復遣鄧芝聘于吳復扶又翻吳主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樂音洛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孟子引孔子之言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枹音孚吳王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秋七月帝東巡如許昌帝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

而復脩之，此未易也。[illegible]

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illegible]

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對曰：

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帝不從，留尚書僕

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

淮，如壽春。[illegible]九月，至廣陵。[illegible]

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

頭至于江乘，[illegible]聯綿相接數百里，

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illegible]

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

[illegible]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illegible]帝問群

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

[illegible]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

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

將，[illegible]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

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

權已在濡須口。[illegible]中領軍衛臻曰：[illegible]

中領軍。[illegible]

[illegible]權恃長

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

將所作也。吳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顧雍以

為當今[illegible]薦引同郡暨豔為選

部尚書。[illegible]

[illegible]好為清議，[illegible]彈射百僚，覈奏三署，[illegible]

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

府以處之。多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illegible]同

郡陸遜、遜弟瑁及侍御史朱據皆諫止之。瑁與豔書

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

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

錄用之時也。[illegible]若令善惡異[illegible]，頗用

月旦之評，[illegible]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illegible]宜遠[illegible]

仲尼之汎愛(論語載孔子之言曰汎愛衆而親仁)近則郭泰之容濟(郭泰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是故士人成名者甚衆而不絕左原賈淑之徒惡所以容濟也)斯有益
於大道也。據謂黯曰:天下未定,舉清厲濁,足以沮勸,(沮在呂翻)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黯皆不聽,於是怨憤盈
路,爭言黯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愛憎不由公理。
黯、彪皆坐自殺。(坐自殺,發死也)溫素與黯、彪同意,亦坐斥
還本郡,以給廝吏,(廝音斯,役也)卒於家。始溫方盛用事,餘
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溫字惠恕)才多智少,(餘姚縣屬會稽郡,在今越州東)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
無幾何而敗。(幾居豈翻)冬十月,帝還許昌。十一月,戊
申晦,日有食之。鮮卑軻比能誘步度根兄扶羅韓
殺之,(誘音酉)步度根由是怨軻比能,更相攻擊。(更工衡翻)步
度根部衆稍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是歲詣
闕貢獻。(步度根,檀石槐之孫也)而軻比能衆遂彊盛,出擊東部
大人素利,護烏丸校尉田豫乘虛掎其後,(掎居綺翻)軻比
能使別帥瑣奴拒豫,(帥所類翻)豫擊破之,軻比能由是攜
貳,數爲邊寇,幽并苦之。(數所角翻)
六年春二月,詔以陳群爲鎮軍大將軍,隨車駕,董督
衆軍,錄行尚書事;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留許昌,督
後臺文書。(魏晉之制,大將軍不開府者品秩第二,其祿與特進同,置長史一人,主簿諸曹官屬,行尚書,謂發書之道,留者後臺,[illegible]尚書事之留許昌者也)三月,帝行如召陵,通討虜
渠。(召陵縣漢屬汝南郡,晉志屬潁川,[illegible]討虜渠[illegible])乙巳,還許昌。并州刺史梁習討軻比能,大破之。
漢諸葛亮率衆討雍闓等,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謖所六翻)
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
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復扶又翻,下同)
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漢人謂天子爲官)[illegible]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
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卒讀曰猝)夫用兵之道,
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
心而已。[illegible]亮納其言。謖,良之弟也。辛
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群臣大議,宮正鮑勛諫曰:[illegible]
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脣齒
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
在南岸,(事見上)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
覆,[illegible]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illegible]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illegible])臣竊以爲不可。帝怒,左遷
勛爲治書執法。勛,信之子也。(鮑信[illegible])夏五月,戊申,
帝如譙。吳丞相北海孫劭卒。初,吳當置丞相,衆議

歸問昭，吳王曰：方今多事，職大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及劭卒，百僚復舉昭，吳王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爲，于僞翻。）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六月，以太常顧雍爲丞相、平尚書事。雍爲人寡言，舉動時當，吳王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吳王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及爲相，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吳王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自非面見，口未嘗言。王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相與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郎退告王。王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王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爲，于僞翻。）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王從之。

利成郡兵蔡方等反，殺太守徐質，推郡人唐咨爲主；詔屯騎校尉任福等討平之。咨自海道亡入吳，吳人以爲將軍。

秋，七月，立皇子鑒爲東武陽王。

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巂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庲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柯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

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一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illegible]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二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illegible]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illegible] 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illegible] 尚書蔣濟表言[illegible]水道難通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illegible]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illegible]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逕路夜要帝[illegible]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illegible] 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蔣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illegible]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illegible]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illegible]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

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 十二月吳番陽賊彭綺攻沒郡縣衆數萬人[illegible]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謂蔣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illegible]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illegible]計畫善思論之 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 吳陸遜以所在少穀[illegible]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吳王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illegible]雖未及古人亦欲令與衆均等其勞也 帝之為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西部都尉鮑勛治之[illegible]太子請不能得由是恨勛及即位勛數直諫[illegible]帝益忿之帝伐吳還屯陳留界勛為治書執法太守孫邕見出過勛[illegible]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illegible]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illegible]帝聞之詔曰勛指鹿作馬[illegible]收付廷尉

廷尉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分，扶問翻），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群、辛毗、高柔、衛臻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事見五十九卷漢獻帝初平元年、六十一卷〔…〕），求請勛罪；帝不許。高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召柔詣臺（召詣尚書臺也），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誅勛，勛死，乃遣柔還寺。

驃騎將軍都陽侯曹洪，家富而性吝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不稱意，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稱，尺證翻。下，遐稼翻），群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責怒帝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曹洪字子廉。洪脫武帝於滎陽，事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又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后矣！」於是郭后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初，郭后無子，帝使母養平原王叡；以叡母甄夫人被誅（事見上卷〔…〕元年），故未建為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帝與叡獵，見子母鹿，帝親射殺其母，命叡射其子（射，而亦翻），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復，扶又翻）。」帝即放弓矢，為之惻然（為，于偽翻）。夏，五月，帝疾篤，乃立叡為太子。丙辰，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中軍、鎮軍、撫軍〔…〕皆始於此〔…〕），並受遺詔輔政。丁巳，帝殂（〔…〕）。

陳壽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初，明帝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之後，群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眾人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帝初蒞政，陳群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此皆不可不深察也。」

癸未，追謚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蕤為陽平王。

六月，戊寅，葬文帝于首陽陵（〔…〕）。

吳王聞魏有大喪，秋，八月，自將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冀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拒，夫攻守勢倍，終不敢久也。」先是朝廷

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illegible]勞力到翻），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illegible]），吳王走。辛巳，立皇子冏為清河王。吳左將軍諸葛瑾等寇襄陽，司馬懿擊破之，斬其部將張霸；曹真又破其別將於尋陽（[illegible]）。吳丹陽、吳、會稽山民復為寇（[illegible]），攻沒屬縣，吳王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illegible]），以綏南將軍全琮領太守（綏南將軍，吳所創置）。琮至，明賞罰，招誘降附（[illegible]），數年得萬餘人。吳王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illegible]）。冬十月，清河王冏卒。吳陸遜陳便宜，勸吳王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illegible]），又云：「忠讜之言（讜，音黨，直言也），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數，所角翻）。」王報曰：「書載予違汝弼（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讜哉！」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十二月，以鍾繇為太傅，曹休為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晉志曰：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曹真為大將軍，華歆為太尉，王朗為司徒，陳群為司空，司馬懿為驃騎大將軍（華，戶化翻）。歆讓位於管寧，帝不許。徵寧為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從，才用翻），寧復不至（復，扶又翻）。是歲，吳交趾太守士燮卒（寧，北海朱虛人，以青州所部），吳王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illegible]），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交州刺史呂岱以交趾絕遠，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illegible]），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illegible]），岱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illegible]）。良留合浦。交趾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合宗兵擊徽，不克。呂岱上疏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易，以豉翻）。」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知吾之卒至（卒，讀曰猝），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過，工禾翻），與良俱進。岱以燮弟子輔為師友從事（師友從事者，為師友從事也；待以師友之禮），遣往說徽。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降，戶江翻），岱皆斬之。孫盛論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呂岱師友士輔，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

當有不字

之以要功利（要，讀曰邀）。君子是以知呂氏之祚不延者也。（呂岱子凱，無聞）

徼大將甘醴及桓治率吏民共攻岱，岱奮擊破之。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進討九眞，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威命，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入貢於吳。（扶南在海大灣中……林邑，本漢象林縣……堂明……）

太和元年春，吳解煩督胡綜、番陽太守周魴擊彭綺，生擒之。

烈祖明皇帝上之上（諱叡，字元仲，文帝長子也。諡法：照臨四方曰明。）

初，綺自言舉義兵為魏討吳，議者以為因此伐吳必有所克。帝以問中書令太原孫資，資曰：「番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數，數日間船人復合；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其瀍禁上下相維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至是綺果敗亡。

二月，立文昭皇后寢園於鄴。（甄后賜死於鄴，因葬焉）

王朗往視園陵，見百姓多貧困，而帝方營修宮室，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論語孔子曰：禹卑宮室，菲飲食，而盡力乎溝洫）；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漢之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費，昭儉於弋綈之服；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恤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魏（象魏，闕也），修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彊而寇戎賓服矣。」

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否音鄙）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灋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章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

亮辟廣漢太守姚伷為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

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

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事見六十七卷建安二十年）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橈而避之（[illegible]）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四州荊揚兗豫也）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復扶又翻）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見賢遍翻）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強寇鎮靜疆場（場音亦）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罷讀曰疲）帝乃止　初文帝罷五銖錢（事見六十九卷黃初元年）使以穀帛為用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不能禁也（要一遙翻）司馬芝等舉朝大議（處昌呂翻朝直遙翻）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不若更鑄五銖為便夏四月乙亥復行五銖錢　甲申初營宗廟於洛陽　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宛於元翻）冬十二月立貴嬪河內毛

氏為皇后（后典虞工之女也）初帝為平原王納河內虞氏為妃及即位虞氏不得立為后太皇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illegible]）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illegible]）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喪息浪翻）虞氏遂絀還鄴宮　初太祖世祖皆議復肉刑以軍事不果（[illegible]）及帝即位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劓魚器翻）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以歲生三千人詔公卿已下議司徒朗以為肉刑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illegible]）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刖易鈦駭耳之聲（[illegible]）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是歲吳昭武將軍韓當卒其子綜淫亂不軌懼得罪閏月將其家屬部曲來奔 為韓綜為吳所禽張本 初孟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 卒子恤翻 達心不自安諸葛亮聞而誘之 誘音酉 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 數所角翻 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 魏興[illegible]之西城郡也文帝改[illegible] 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 水經註魏興安陽縣西北有高橋溪口文水入漢之口也漢水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又東逕木蘭塞南右岸有城名陰城周迴數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謂之木蘭塞蓋吳兵向安橋而蜀兵向木蘭塞也晏類要云伐吳城在金州志洵陽縣東雍溪[illegible]記即木蘭塞蜀軍敗孟達之所[illegible] 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 司馬懿時屯宛 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 上時掌翻比必寐翻 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三 起著雍涒灘盡上章閹茂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

太和二年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孟達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歸于洛陽 歸儀于京師也

初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 此女欲以妻丁儀文帝上之以妻楙楙音茂 文帝少與之親善 少詩照翻 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鎮長安使承淵處 淵鎮長安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六年 諸葛亮將入寇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 漢丞相有長史而無司馬是時用兵故置司馬 聞夏侯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 褒中縣屬漢中郡子午道王莽所通事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五年安帝延光四年[illegible]詔罷子午道通褒斜路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illegible]今洋州東百六十里有子午谷郡縣志曰舊子午道在金州安康縣界梁將軍王神念以緣山避水橋梁百數多有毀壞乃別開乾路更名子午道即今路是也 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

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時遣督軍御史與京兆太守共守長安。[illegible]）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illegible]）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illegible]）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illegible]）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illegible]）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兵，據箕谷。（[illegible]）帝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illegible]）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illegible]）而卒聞亮出，（[illegible]）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illegible]）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illegible]）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

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illegible]）丁未，帝行如長安。（[illegible]）初，越巂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illegible]）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illegible]）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壹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illegible]）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illegible]）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illegible]）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illegible]）撫其遺孤，恩若平生。（[illegible]）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illegible]）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

（[illegible]也。孫子始計篇：法令孰行。言法令行者必勝。[illegible]）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魏絳戮其僕，事見左傳。[illegible]），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謖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illegible]）。亮既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illegible]），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illegible]）。亮上疏請自貶三等，漢主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斂眾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為鎮軍將軍（[illegible]）。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illegible]）；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illegible]），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illegible]），須十月為冬賜。」（[illegible]）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illegible]）。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illegible]），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illegible]）。亮美維膽智，辟為倉曹掾，使典軍事（[illegible]）。曹真討安定等三郡，皆平之。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illegible]）。夏，四月，丁酉，帝還洛陽。帝以燕國徐邈為涼州刺史（[illegible]）。邈務農積穀，立學

明訓進善黜惡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帥所類翻）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肅清　五月大旱　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知者（所謂山越宿帥也魴符方翻帥所類翻）令譎挑揚州牧曹休（[illegible]地[illegible]得吳之九江廬[illegible]要害之地多為吳所據譎古穴翻挑徒了翻）魴曰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牋音箋降戶江翻）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郎官尚書郎也詰去吉翻）魴因詣郡門下（郡門下鄱陽郡門）下髮謝（吳主之詐周魴之譎所以譎曹休也）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皖戶板翻下同）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懿督諸軍屯宛）使賈逵向東關（東關即濡須口亦謂之柵江口有東西關東關之南岸吳築城西關之北岸魏置柵後諸葛恪於東關作大隄以遏巢湖謂之東興堤即其地也）三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見賢遍翻執鞭而見之古者遣將推轂之意也）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琮徂宗翻）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眾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元豐九域志舒州桐城縣北有挂車鎮東嶺鎮因嶺而得名）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柴路謂以柴塞路也）則彼眾可盡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斷丁管翻）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漢末都許有許昌宮魏時都洛魏略文帝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郯為中都之地）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illegible]萬世[illegible]一時[illegible]）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　尚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　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背蒲妹翻旁步浪翻易以豉翻難乃旦翻）此兵之洼地也（洼烏瓜翻[illegible]進退不可也孫子地形篇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可以往難以返曰挂）若入無彊口（無彊口在夾石東南）宜深為之備　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于石亭（吳王住皖口遣遜等與休戰于石亭其地當在今舒州懷寧桐城二縣之間）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並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illegible]）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帝命賈逵引兵與休合（按逵傳逵自豫州以向東關[illegible]休自壽春向皖[illegible]在皖之[illegible]又在皖之東令與休合[illegible]兵向東關也）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斷丁管翻）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

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左傳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illegible]）。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望見逵軍，驚走。休乃得還。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逵以免。[illegible]

九月，乙酉，立皇子穆為繁陽王。

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問。[illegible]休慚憤，疽發[illegible]，帝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

護烏桓校尉田豫擊鮮卑鬱築鞬，鬱築鞬妻父軻比能救之，以三萬騎圍豫於馬城。[illegible]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為鮮卑所信，[illegible]往解諭之，乃解圍去。

冬，十一月，[illegible]蘭陵成侯王朗卒。

漢丞相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illegible]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illegible]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illegible]而議者以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illegible]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illegible]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illegible]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illegible]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illegible]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illegible]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illegible]

（㩁累攻不下後命于禁擊斬之四越巢湖不成謂攻孫權也李服蓋王服也與董承謀殺操被誅夏侯謂夏侯淵為黃忠所敗也）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駑下言才劣以駑駘下乘為喻）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喪息浪翻續漢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部下有曲曲有長曲之長也軍行有屯屯有屯將屯將者也）突將無前（突將無前亮所錄也）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蜀兵謂之叟賨巴賨之兵也青羌亦羌之一種散騎武騎當時騎兵分部之名賨藏宗翻騎奇寄翻）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復扶又翻）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言不戰而將士損耗如此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亮意欲及魏與吳連兵不解之時而圖之也）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支持也支久言持久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拊手乘快之意發見於外者也）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事見六十六卷十七九年建安）舉兵北征夏侯授首（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此兩然後之然轉語之辭與他文然後之義不同）秭歸蹉跌曹丕稱帝（黃初元年事見六十九卷三年）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自祁山之敗亮益知魏人情偽故其所言如此）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曹真使郝昭先守故亮不能克此下申言昭守陳倉之事凡攻各主犯守之事遂盡言法類如此）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說輸芮翻靳居焮翻）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illegible]）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重直用翻）言人兵不敵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魏兵救陳倉者自東來故曰東救度徒洛翻）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然如延翻下同）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磨莫臥翻石磑也）衝車折（折而設翻）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木交構若井闌狀）以土丸填壍（壍七豔翻）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重直用翻）亮又為地突（地突地道也）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召張郃于方城（方城續漢志曰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左氏傳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也）使擊亮（時郃將兵伐吳屯于方城）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河南城在洛陽城西）問郃曰遲將軍到（遲直）

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詔賜昭爵關內侯。攻者不足，守者有餘。論其才，則全城卻敵者其才非優於攻者也，客主之勢異耳。故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國。淵既長，長知兩翻。治直之翻。脅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公孫度守遼東，見五十九卷獻帝初平元年。遂世官相承，古者世爵不世官，爵謂公侯伯子男，官謂卿大夫也。今謂之世官者，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之後，子孫相襲，是世官也。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有黨故舊奪恭位與之，為仇者謂恭之黨也。先其不意，以兵臨之，先悉薦翻。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為公孫淵叛魏張本。

吳王以揚州牧呂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下遐嫁翻。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年少，少詩照翻。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望，責望也，怨望也。吳王守陽羨長，陽羨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賢曰：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長知兩翻。有所私用，策或料覆，[illegible]審校也。功曹周谷輒為傅著簿書，為于偽翻。傅讀曰附。著直略翻。使無譴問，王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周世宗之待周美，我朝太祖之重賈儀，事亦類此。更工衡翻。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陰平道，前漢屬廣漢郡，後漢屬廣漢屬國都尉，魏分置陰平郡，為文州。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illegible]亮自出至建威，[illegible]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為丞相。

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illegible]百官畢會，吳主歸功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illegible]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歸功周瑜，以能拒曹公而成三分之業也。乞食，謂張昭欲迎曹公也。事見六十五卷獻帝建安十三年。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

王立子登為皇太子，封長沙桓王子紹為吳侯。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都尉，（輔正及翼正都尉，皆吳自創置之。）而謝景、范慎、羊衜等皆為賓客，（[illegible]）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目者，因其人之才品而為之品題也。）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illegible]）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illegible]）羊衜私駮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陋。」（[illegible]）衜卒以此言為恪等所惡，（[illegible]）其後四人皆敗，如衜所言。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illegible]）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illegible]）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須，待也。）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北賊謂魏也。）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事並見前。[illegible]優饒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言所計者大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謂孫權之志在保江，不能上岸而北向也。上，時掌翻。）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illegible]）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illegible]）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言蜀與吳和則[illegible]）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illegible]）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illegible]）張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更，工衡翻。）班亞三司；改封婁侯，（[illegible]）食邑萬戶。昭

每朝見（見，賢遍翻，下同），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已直言逆旨（已，當作以，古已、以字通），中不進見。後漢使來（使，疏吏翻，下同），稱漢德美，而羣臣莫能屈。吳主歎曰：使張公在坐（坐，徂臥翻），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折，屈也。李奇曰：廢，失氣也。晉灼曰：廢，不收也。復，扶又翻，下同）明日，遣中使勞問（勞，力到翻），因請見昭。昭避席謝，吳主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太后，謂權母吳氏也。屬，之欲翻），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吳主辭謝焉。　元城哀王禮卒。　六月，癸卯，繁陽王穆卒。　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大長秋，漢宦者曹騰也），夫人吳氏曰高皇后。　秋，七月，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嫡子之出，相承為宗子；庶子之出為支子。支嫡出也），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事見二十五卷元康元年）；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朝，直遙翻），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昭，讀曰傜，如遙翻），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序昭穆於前殿，謂定陶恭皇與元帝序昭穆也。東宮，謂太后宮。四位，謂丁、傅並為皇后，並稱太后。事具見三十四卷、三十五卷）。自是之後，相踵行之（謂漢安帝尊父清河孝王為孝德皇，桓帝尊祖河間孝王為孝穆皇，父蠡吾侯志為孝崇皇，靈帝尊祖河間王淑為孝元皇，父解瀆亭侯萇為孝仁皇，其妃皆尊為后也）。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舊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於是乎不臣。華，戶化翻）。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帝無子，知必以支孽為後，故豫下此詔以約勑為人子為人臣者）。

九月，吳主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復，扶又翻），留太子登及尚書九官於武昌（九官，九卿也）。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吳於大將軍之上復置上大將軍。三郡，豫章、鄱陽、廬陵也。三郡本屬揚州，而地接荊州，又有山越，易相扇動，故使遜兼掌之）。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廙，羊職翻，又羊至翻），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之曰：禮之長於刑久矣（長，知兩翻），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詭，異也，實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吳保江南，凡邊要之地皆置督，獨西陵置都督，以國之西門，統攝要重也），求見啓誨（杜佑曰：西陵，今夷陵郡。騭，之日翻）。騭於是條于時事業在

荆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行，下孟翻）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也。（[illegible]）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illegible]）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留牋（[illegible]）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illegible]）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illegible]）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釁，（[illegible]）巧辯緣閒，（閒，古莧翻）眩於小忠，戀於恩愛，

賢愚雜錯，黜陟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省書，為之流涕。（[illegible]）

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水經注：[illegible]平望觀[illegible]）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illegible]）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illegible]）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illegible]）世有增損，錯糅無常，（糅，女救翻，雜也）後人各為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illegible]）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覬奏曰：（覬，音冀）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縣，讀曰懸）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帝從之。（[illegible]）又詔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illegible]）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illegible]）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

為省矣。十一月，洛陽廟成，迎高、太、武、文四神主于鄴。元年起營宗廟，至是而成。[illegible]

十二月，雍丘王植徙封東阿。

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illegible]

四年春，吳主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後漢書東夷傳[illegible]欲俘其民以益眾，陸遜、全琮皆諫，以為：「桓王創基，兵不一旅。今江東見眾，見，賢遍翻。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里襲人，風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損，欲利反害。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眾。」吳主不聽。

尚書琅邪諸葛誕、中書郎南陽鄧颺等，中書郎即通事郎。晉志：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省讀，書可。[illegible] 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更，工衡翻。以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玄，尚之子也。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其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illegible]

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治，直吏翻。敗，補邁翻。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偉斬戮黃初之始。魏諷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曹偉事見六十九卷黃初二年。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擿，他狄翻。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復，扶又翻。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趨，七喻翻。合黨連群，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illegible]

(濫也歎美之過溢於言辭則爲溢美之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瑕玉之病釁器之隙)
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
不博耳(言廣布羅網則可爲羽翼身安而無患可以度世也)人何患其不已知
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謂以毀譽所加彼好譽而惡毀則其心爭服調順於我無如之以藥也)
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
出入往來禁奥交通書疏有所探問(令史不士書有著明靈見爲之給使令使奴客以其名出入往來爲客謂奴客在省書出入省中別有)凡此諸事皆漢
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善
其言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謂殷尚質周尚文各)
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典二典謨三謨也)
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
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
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郎吏謂尚書郎也)於是免誕颺等官
夏四月定陵成侯鍾繇卒　六月戊子太皇太后
卞氏殂秋七月葬武宣皇后　大司馬曹眞以漢人
數入寇(數所角翻)請由斜谷伐之(斜余遮翻谷音浴)諸將數道並
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
城入與眞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武威
恐當作武都不知是否建威也)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
(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
猶之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
鈔截(鈔楚交翻)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
從羣議眞復表從子午道(復扶又翻)羣又陳其不便并言
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眞眞據之遂行(下遐稼翻)
(自此之後[illegible])八月辛巳帝行東
巡乙未如許昌　漢丞相亮聞魏兵至次于成固赤
阪以待之([illegible])
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
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李嚴本都督江州今使子豐爲督軍以典後事)
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太尉華歆上疏曰
([illegible])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治
道以征伐爲後事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
爲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
之釁可坐而待也(二賊謂吳蜀)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
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二祖謂武皇帝文皇帝也)朕豈敢自
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爲不一探取(探吐南翻)無由自敝
是以觀兵以闚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
之鑒朕敬不忘所戒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
入舟君臣變色(史記周文王崩武王奉文王木主東觀兵于孟津武王度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動得吉

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隨武子之言）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王兵，王者之兵也）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大，戰士悉作。（治道之功）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易兌彖辭）肅，朗之子也。（王朗為公於黃初之初）九月，詔曹真等班師。冬十月乙卯，帝還洛陽。時左僕射徐宣總統留事。（漢成帝置中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一曰常侍曹，二曰二千石曹）

帝還，主者奏呈文書。帝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十二月，文昭皇后于朝陽陵。吳王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其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更到合肥城，不克而還。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青州人隱蕃逃奔入吳，上書於吳主曰：臣聞紂為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吳主即召入。蕃進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侍

中右領軍胡綜侍坐，吳置中領軍及左、右領軍。坐，徂臥翻。吳主問何如，綜對曰：「藩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禰，[illegible]。而才皆不及。」吳主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治，直之翻。且試都輦小職。」[illegible]故曰都輦。吳主以藩盛語刑獄，用為廷尉監。[illegible]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數稱藩有王佐之才，[illegible]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於是藩門車馬雲集，賓客盈堂，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惟羊衜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吳置宣詔郎[illegible]潘濬子翥亦與藩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illegible]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降，戶江翻。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illegible]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illegible]當時人咸怪之。頃之，藩謀作亂於吳，事覺亡走，捕得，伏誅。吳主切責郝普，普惶懼自殺，朱據禁止，[illegible]歷時乃解。

武陵五溪蠻夷叛吳，吳主以南土清定，召交州刺史呂岱還屯長沙漚口。呂岱討交州，見上卷文帝黃初七年。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四（起重光大淵獻，盡閼逢攝提格，凡四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

太和五年春二月，吳主假太常潘濬節，使與呂岱督軍五萬人討五溪蠻。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illegible]姨，母之姊妹[illegible]妻之姊妹[illegible]）武陵太守衛旍奏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旍與旌同。使，疏吏翻。）欲有自託之計。吳主曰：「承明不為此也。」（潘濬字承明。）即封旍表以示濬，而召旍還，免官。衛溫、諸葛直軍行經歲，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亶洲絕遠，卒不可得至，（卒，子恤翻。）得夷洲數千人還。溫、直坐無功，誅。（吳遣溫、直，見上卷上年。）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蜀置左右中三都護。[illegible]）嚴更名平。（更，工衡翻。）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亮集：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帥，讀曰率。）於是大司馬曹真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郃，古合翻。閣[illegible]。費，父沸翻。）三月，邵陵元侯曹真卒。自十月不雨，至于是月。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上邽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以來屬漢陽郡。[illegible]）餘衆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雍，於用翻。郿，音眉。）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此言蓋自知其才不足以敵亮矣。）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徼，讀曰邀。）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芟，所銜翻。）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少，詩沼翻。）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illegible]）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數，所角翻。）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懿、張郃皆再拒亮。[illegible]又以名將臨戎，不欲從其計，又進而不敢戰，此其所以為諸將所笑。栩，況羽翻。）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無當，蓋蜀[illegible]）

（[illegible]）自案中道向亮（[illegible]）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級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illegible]）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膝而卒（[illegible]）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大赦黃初以來諸侯王禮禁嚴切至于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illegible]）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illegible]）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illegible]）執政不廢於公朝（[illegible]）下情得展於私室親姻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illegible]）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illegible]）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illegible]）

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illegible]）今臣以一切之制（[illegible]）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illegible]）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illegible]）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illegible]）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illegible]）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illegible]）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illegible]）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illegible]）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illegible]）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illegible]）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illegible]）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illegible]）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illegible]）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illegible]）

無兄弟也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所謂匪他也頍弁詩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詩伐木燕朋友故舊其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蓼莪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知念其父母必念其同氣矣蓼音六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處昌呂翻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精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齊大夫杞梁戰死其妻向城而哭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惠王信讒而繫之獄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況譬也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言葵藿草也傾葉於日日雖不為回光然其誠心向日也為子建

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施式智翻下同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文子九篇班固曰文子老子弟子李周翰曰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表揚獨先表也今之否隔友于同憂否隔謂不通也友于兄弟也否皮鄙翻而臣獨倡言者實不顧於聖世有不蒙施之物欲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也光被時雍言帝堯睦族之效詩周頌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氏箋曰緝熙光明也故植以古文王之治被皮義翻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敝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隆崇也敝在教之始各有所勞其流之敝則事勢使之然也惡如字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

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復扶又翻朝直遙翻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事見十三卷漢高后八年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虢仲虢叔文王之弟文王咨二虢以成王業中慮周成召畢之輔召公畢公同姓也二伯分陝成王以成太平之功召讀曰邵下同下存宋昌磐石之固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揚子之言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將即亮翻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成王幼管叔蔡叔以武庚畔成王誅管叔放蔡叔以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相左右叔魚陷刑叔向贊匿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韓宣子使叔魚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及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不以叔向為亂其親而從之決于也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懾之涉翻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呂太公姓也齊後為田成子所取晉為韓趙魏所分此不言韓以韓亦姬姓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離力智翻下得離同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

族之臣也，今又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但以優文答報而已。八月，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

漢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己不辦之責。又表漢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

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但不當犯之，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陳震也。

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揚州刺史王淩，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布遣人告淩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淩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淩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於後索兵不得，乃單

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者]過半。（迸，北孟翻。孫權自量其國之力不足以禦魏，不遑於疆埸之間，設詐用奇以誘敵……人之才……之耳……也。）

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凌，允之兄子也。王允……時誅……方重之……）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漢建安中，武王操以寵為汝南太守。太和二年，以寵為豫州刺史。……以下……都督揚州……為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闚，可令還朝，問以東方事以察之。」帝從之。既至，體氣康彊，帝慰勞遣還。

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戊午，博平敬侯華歆卒。（……善……化翻。）

丁卯，吳大赦，改明年元曰嘉禾。（……會稽……生……以改元。）

六年春正月，吳主少子建昌侯慮卒。太子登自武昌入省吳主，因自陳久離定省，子道有闕；（……人子之禮……）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乃留建業。

二月，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

帝愛女淑卒，帝痛之甚，追謚平原懿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為列侯，為之置後，襲爵。（……）帝欲自臨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以殺人之……）稽撰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陸德明……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況未期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昌，二宮上下，皆悉居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以便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走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何為舉宮暴露野次！公私煩費，不可計量。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使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不聽。

三月，癸酉，行東巡。

吳主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從公孫淵求馬。初，虞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吳主常與張昭

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
人也吳主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之遼東
翻聞之以為五谿宜討遼東絕遠聽使來屬尚不足
取今去人財以求馬去捐棄也去羌呂翻既非國利又恐無獲
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讒佞之人
有愛有憎恐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白陳奏也復徙蒼梧猛陵猛陵縣屬蒼梧郡劉昫曰
唐梧州孟陵縣藤州鐔津縣與龍平武林隋建三縣皆漢猛陵縣地復扶又翻夏四月
壬寅帝如許昌　五月皇子殷卒　秋七月以衛尉
董昭為司徒　九月帝行如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
承光殿治直之翻　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數所角翻帝
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
雄自陸道討之海道自東萊浮海陸道自遼西度遼水散騎常侍蔣濟
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光武報竇融書曰吾與爾非相吞之
國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為不侵不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
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治直之翻先除
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質如字歲選計
孝計孝謂每歲上計及舉孝廉也不乏職貢議者先之先悉薦翻正使一
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
意是為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
軍豫以吳使周賀等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道

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遂輒以兵屯據成
山賀等還至成山班志成山在東萊郡不夜縣後漢省不夜縣括地志成山在萊州文
登縣西北百九十里遇風豫勒兵擊賀等斬之吳主聞之始思
虞翻之言乃召翻於交州會翻已卒以其喪還還從宣翻
又如字十一月庚寅陳思王植卒諡法追悔前過曰思十二
月帝還許昌宮　侍中劉曄為帝所親重帝將伐蜀
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朝直遙翻曄入與帝議則曰可伐出
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謂言蜀之可伐
與不可伐皆有勝負之形可以動人之聽中領軍楊暨中領軍主中壘五校武衛等三營漢
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中領軍文帝踐祚始置[illegible]揮將軍真後以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資輕者則為
中領軍帝之親臣又重曄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
出輒過曄過工禾翻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帝論伐蜀事
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焉於虔翻下同暨謝曰臣言
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
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質證也驗也對問也詔召
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見賢遍翻下同曄責帝曰伐國
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與讀曰預常恐眯夢漏泄以益臣
罪眯母禮翻一作寐說文眯寐而米厭厭讀曰魘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
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
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

（見親□寵□中□一翻）則從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曄亦謝之。或謂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伺，相吏翻。趨，七喻翻）。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言者謂曄善迎合上意，上有所問，反而與上意所向者合之，□□□□□，則可以見□□合之情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疏與□同）。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侍中在天子左右，大鴻臚外朝官也。臚，陵如翻）。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晉書：傅玄著傅子）。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愨（敦，厚也。愨，苦角翻），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卒，子恤翻），豈不惜哉（惜，□□翻）！曄嘗譖尚書令陳矯專權，矯懼，以告其子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意果解。尚書郎樂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抉擿群臣細過以求媚於上（好，呼到翻。抉，一決翻。擿，他狄翻）。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伏見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續漢志：尚書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賢曰：漢儀曰：左丞主總領綱紀，無所不總；右丞掌錄□□□□□□□□□□□□，與尚書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署及凡□□□□□內□藏□□令九□器）凡之物及廩振人租布刑獄兵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罰罪罰出關內也。言有犯罪當關白而不依詔書故坐以判問，判，剖也，析也，謂所判問也。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廉昭又云：諸當坐者令使坐之所專奏之）。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陳理，志意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為，于偽翻）！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長，知兩翻），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群臣之智力。今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其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見十□卷，□□□□□□二年），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豫讓事見□□□□□□□，□□□□，智伯□□□□□□□，□□□□□，□□□□□之，豫讓□□□），斯則古人之明驗矣（□□□□□□□，□□□□□□□□□□□□□，故□□□□□□□□□□□□□□□□□□□）。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契，息列翻），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譽（譽，音余）（□□□□□□□□□□□□□□□，□□□□□□□□□□□，□□□□□□□□□□）以至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

有道之節有道謂有道之士也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
如康昭者擾亂其閒臣懼大臣將遂容身保位坐觀
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
不以以用也見論語言不賢則不可為大臣為大臣則不可
不用也書數舜之功稱去四凶共工驩兜鯀三苗世濟其惡然後去之數
所具翻去羌呂翻不言有罪無問大小則去也言小過當置而不問今
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
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知讀曰智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
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
從華輦親對詔問各陳所有則羣臣之行皆可得而
知行下孟翻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
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
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治直之翻
下同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謂二邊有警急之時也詔書
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
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近詔謂近所下詔也先悉薦翻
後戶遘翻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
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為治之本在於任賢治之不治乃其末也人之
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稱尺證翻
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

處非其任處昌呂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
容非其人乃為怪耳朝直遥翻陛下知其不盡力而代之
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
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為治直吏翻陛下
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屬之欲翻下同作
迎客出入之制以惡吏守寺門寺官寺也斯實未得
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
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按范書郭躬章帝元和二年拜廷尉和帝
永元六年卒不及安帝時蓋躬歿後竇嘉方辟其兄子也辟[illegible]又戶得翻近司隸校尉
孔羕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裴松之曰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帝第五
弟名通為司隸從事疑所云狂悖者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而有司嘿爾望風希
指其於受屬屬之欲翻選舉不以實者也嘉有親戚之寵
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
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出入之制與惡吏守門非
治世之具也治直之翻使臣之言少蒙察納少詩沼翻何患於
姦不削滅而養若康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擿他
狄翻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
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復扶又翻必以違眾迕世為
奉公迕五故翻密行白人為盡節行下孟翻謂白人之過失乃以為盡節也焉
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焉於虔翻誠顧道理而弗

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將何樂焉背蒲妹翻趨七喻翻下同樂音洛恕畿之子也畿建安中守河東有能名帝嘗至尚書門門謂尚書臺門也陳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行下孟翻分扶問翻稱尺證翻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帝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則未知也嗟矯蓋違守忠於魏而二人之子皆爲晉初佐命豈但利祿之徒哉非故家喬木而數忠不先也吳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將即亮翻守則經時謂陸遜若以兵圍守以經時乃不能拔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句絕舍讀曰捨後尾空縣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趨七喻翻廬江郡治陽泉縣續漢志廬江有陽泉縣陽泉鄉也漢靈帝員規爲吳國以北入江陽水發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又西北謂之陽泉口吳人聞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魏揚州治壽春去合肥二百餘里遠于願翻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易以豉翻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掎居蟻翻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壞音怪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淮北爲守濟言棄城移戍吳必劫掠無限將淮以自守也帝未許寵重表曰重直用翻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懾之涉翻懼也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遠于願翻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丁丈翻咨蓋黃初自吳使魏者也文帝重其辯給給居立翻詔遂報聽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帝如摩陂觀龍改元自是改摩陂曰龍陂公孫淵遣校尉宿舒宿姓舒名宿本風姓伏羲之後封於宿風俗通漢有鴈門太守宿詳郎中令孫綜晉志王國置郎中令淵未封王僭置之也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爲之大赦爲于僞翻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爲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背蒲妹翻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使疏吏翻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覆芳目翻難乃旦翻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

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常恐失計。失計謂不能容 [illegible] 昭熟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illegible] 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illegible] 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illegible] 吳主恨之，土塞其門；[illegible] 昭又於內以土封之。[illegible]

閏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戊寅，北海王蕤卒。

六月，洛陽宮鞠室災。[illegible]

鮮卑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與深結和親，[illegible] 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illegible] 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illegible] 步度根已為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慎勿越塞過句注也。[illegible] 比詔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illegible] 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軻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illegible] 二將沒。步度根與泄歸泥部落皆叛出塞，[illegible] 與軻比能合寇邊。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illegible] 虜乃走漠北。泄歸泥將其部衆來降。步度根尋為軻比能所殺。

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illegible] 冬十二月，詔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

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illegible] 近為鼠子所前卻，[illegible] 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illegible] 就令顛沛，不以為恨。[illegible] 陸遜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資，誕膺期運，破操烏林，[illegible] 敗備西陵，[illegible] 禽羽荊州，[illegible] 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illegible] 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illegible] 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illegible] 輕萬乘之重，[illegible] 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以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illegible] 必致闚闟，慼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

遼東衆之與馬（謂權所以遠惜遼東而不忍棄絕者以其民衆與其地產馬也）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疏曰昔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事見二十八卷永光元年刎武粉翻）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貊莫百翻）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illegible]）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埆克角翻 [illegible]）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卒讀曰猝度徒洛翻）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瀁（滉戶廣翻瀁余兩翻 [illegible]）有成山之難（[illegible]）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賁音奔）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illegible]）凡行海者稀無此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虜將滅海內垂定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illegible]）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illegible]）

（[illegible]）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間古莧翻下同）應機而至夫所以為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為于偽翻）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治直吏翻）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illegible]）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illegible]）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illegible]）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齒相濟（[illegible]）若實孑然無所憑賴（[illegible]）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illegible]）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主未許瑁重上疏曰（[illegible]）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illegible]）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illegible]）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

遠以疲軍旅者也（[illegible]）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
于時天下乂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告
喻而已（[illegible]）今凶桀未殄疆場猶
警（[illegible]）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
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吳主乃止吳主數遣
人慰謝張昭（[illegible]）昭固不起吳主因出過其門呼昭
（[illegible]）昭辭疾篤吳主燒其門欲以恐之（[illegible]）昭亦不
出吳主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吳主
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illegible]）初張
彌許晏等至襄平（[illegible]）公孫淵欲圖之乃

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彊等及吏兵
六十人置玄菟（[illegible]）玄菟在遼東北二百里（[illegible]）
太守王贊領戶二百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
（[illegible]）積四十許日旦與羣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
於此與死無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
燒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恥（[illegible]）然後伏死足
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羣等然之於是
陰相結約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爲郡中
張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門旦羣德彊皆踰城得

走時羣病疽瘡著膝（[illegible]）不及輩旅德常
扶接與俱崎嶇山谷（[illegible]）行六七百里創益困
不復能前（[illegible]）臥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
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
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
忍相委也（[illegible]）於是推旦彊使前（[illegible]）德獨留守羣採
菜果食之（[illegible]）旦彊別數日得達句驪因宣吳主詔
於句驪王位宮及其主簿（[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給言有賜爲遼東所劫奪（[illegible]）位宮等大
喜即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遣皁衣二十五人送
旦等還吳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鶡雞皮十具（[illegible]）
（[illegible]）旦等見吳主悲喜不
能自勝（[illegible]）吳主壯之皆拜校尉（[illegible]）是歲吳主出兵
欲圍新城（[illegible]）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
（[illegible]）滿寵謂諸將曰
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
欲要一切之功（[illegible]）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
有餘（[illegible]）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

主果上岸耀兵龍伏兵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
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 蜀庲
降都督張翼用
法嚴峻南夷豪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巴西
馬忠代翼翼召其人謂翼宜速歸即罪
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
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
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解
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胄斬之 諸葛亮
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
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
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二年

春二月亮悉大眾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
大舉 三月庚寅山陽公卒 帝
素服發喪 己酉大赦 夏四月大疫 崇華殿災 諸葛亮
至郿 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
為壘以拒之 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
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
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
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
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
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
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卻之亮以前者數
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
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
無私焉 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
向合肥新城
眾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

向襄陽（瑾，渠吝翻；遜，須倫翻）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軍田豫曰（殄夷將軍，蓋魏所置，然不在沈約志所謂四十號將軍之數）：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質，音致）。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罷，讀曰疲）。若賊見計（[illegible]），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分休者，[illegible]），寵表請召中軍兵，并召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劭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少，詩沼翻），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先，悉薦翻），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疏，讀曰疎；行，戶剛翻），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要，一遙翻）。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騎，奇寄翻；斷，丁管翻），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陽，終以破隗囂（事見四十二卷建武八年），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合肥、襄陽以備吳，祁山以備蜀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比，必寐翻）。乃使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敕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秋七月，帝御龍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illegible]）。又吳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邏者得之（扁，補典翻，又音篇；邏，郎佐翻）。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乾，音干）。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illegible]），與諸將弈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陸遜一名議，字伯言），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illegible]），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怖，普布翻），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上，時掌翻）。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趨，七喻翻），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蓋立圍於沔口，以為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新市、安陸二縣皆屬[illegible]）

（[illegible]）斬獲千餘人而還。羣臣以爲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八月壬申，葬漢孝獻皇帝于禪陵。（[illegible]）

辛巳，帝還許昌。

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illegible]）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illegible]）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illegible]）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illegible]）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illegible]）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illegible]）數日復還。（[illegible]）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荅。（[illegible]）

是月，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偪。（[illegible]）於是儀結陳而去，（[illegible]）入谷然後發喪。（[illegible]）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illegible]）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illegible]）追至赤岸，不及而還。（[illegible]）

初，漢前軍師魏延，（[illegible]）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illegible]）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illegible]）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

高，當時皆避下之。（下，遐稼翻。）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言不相容也。）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禕，吁韋翻。使，疏吏翻。）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輕，牽正翻。）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憒憒，（憒，古對翻。）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黥布、韓信也。）今方埽除彊賊，（埽，素報翻。）混一函夏，（夏，戶雅翻。）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楫，即葉翻。）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斷，丁管翻。）姜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固知延非所能令矣。）亮卒，儀祕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揣，初委翻。）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見，賢遍翻。）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府親官屬，謂長史以下也。）吾當自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將，即亮翻。）自與禕共作行留部分，（分，扶問翻。）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illegible]）禕紿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更，工衡翻。）必不違命也。」禕

延有大功
大甚矣

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覘，丑廉翻。）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還，從宣翻。）延大怒，攙儀未發，（攙，初銜翻。）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槎，士下翻。）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南谷，即褒谷也。）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禦延。（何平，即王平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難，乃旦翻。）北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問，音問，訃也。）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illegible]）諸軍還成都，大赦。諡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於漢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長，知兩翻。）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卒，子恤翻。）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

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儀度也軌法也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言事事物物必推其本而治之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治直吏翻亞次也匹偶也初長水校尉廖立廖力救翻姓也按之音理救翻姓譜周文王子伯廖之後後漢有廖湛風俗通古有廖叔安左傳作飂其後也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常以職位游散散悉亶翻怏怏怨謗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汶山後主初立之時也汶山漢武帝既為郡宣帝時省[illegible]三年合於蜀郡蜀又分置汶山郡晉為汶州汶山郡見上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欲復見收大知[illegible]後五年平常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復扶又翻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illegible]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

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樂音洛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蜀人所在求為諸葛亮立廟漢主不聽為于偽翻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姓譜習國名後以為姓[illegible]上言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近其靳翻[illegible]私祀[illegible]漢主從之漢主以左將軍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代魏延也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尋加琬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時新喪元帥喪息浪翻帥所類翻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類倫也萃聚也處羣僚之右處昌呂翻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巴丘[illegible]今岳州巴陵縣有巴丘[illegible]一欲以為救援一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漢主使右中郎將宗預使吳使疏吏翻吳主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

問也吳主大笑嘉其抗盡謂抗言不屈又盡情無所隱禮之亞於鄧芝蜀先主殂諸葛亮遣鄧芝修好於吳吳諸葛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陸遜先部伍山越為亂事見六十八卷獻帝建安十八年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為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重直龍翻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長知兩翻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莽莫朗翻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好呼到翻高尚氣力其升山越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走音奏狖余救翻說文曰狖鼠屬善旋時觀間隙間古莧翻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遂謂恪所出山民終不能及四萬之數也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吳主乃拜恪撫越將軍以招撫山越為將軍號領丹陽太守使行其策　冬十一月洛陽地震　吳潘濬討武陵蠻數年斬獲數萬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十一月濬還武昌太和元年吳遣潘濬討武陵蠻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五起旃蒙單閼盡強圉大荒落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

青龍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　丁巳皇太后郭氏殂帝數問甄后死狀於太后甄后死見六十九卷文帝之黃初二年數所角翻甄之人翻由是太后以憂殂　漢揚儀既殺魏延事見上卷上年自以為有大功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狷狹密指蓋亮不以語諸僚佐特意不知耳狷吉掾翻意在蔣琬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從千容翻初儀事昭烈帝為尚書琬時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才能踰之為于偽翻咤陟嫁翻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五內五藏也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費父沸翻省悉景翻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云云言如此如此也師古曰猶言如此也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

此邪（語牛倨翻處昌呂翻度徒洛翻落度失意也）令人追悔不可復及（復扶又翻下同）禕密表其言漢主廢儀為民徙漢嘉郡（漢嘉縣故青衣也漢順帝陽嘉二年改為漢嘉屬蜀郡屬國都尉蜀郡屬國安帝延光元年所置蜀分為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上時掌翻下遐嫁翻）儀自殺　三月庚寅葬文德皇后（文德郭后也郭后諡曰德甄后諡曰昭）夏四月漢主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代琬為尚書令　帝好土功（好呼到翻）既作許昌宮（事見上卷太和六年）又治洛陽宮（諸葛亮死帝乃大興宮室晉士焚所謂釋徒為外羅者此也治直之翻）起昭陽太極殿（水經注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即漢崇德殿之故處）築總章觀高十餘丈（舜有總章之訪相傳以為總章即明堂也觀闕也總章觀蓋在太極殿前觀古玩翻高居傲翻）

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喪息浪翻少詩沼翻）比漢文景之時不過漢一大郡（漢自秦項之爭民死於兵者多矣雖文景與民休息戶口蕃息重以武帝窮奢極欲又以其半平帝元始之初民戶一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以班志考之汝南一郡戶四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光武興於南陽至永和元年戶五十餘萬三國虎爭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耳當此之時謂不過漢文景時一大郡非虛語也）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將即亮翻）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典略曰備鎮成都按蹤江晉漢中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傳株戀翻）興費人役太祖知其

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荅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復扶又翻下同）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此指蕭何治未央宮事為言）羣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羣因帝責[illegible]之言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蕭何事見十一卷高帝七年）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此皆指畫拒諫實事據音怪）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少詩沼翻下同）卓

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人蓋為百姓也（為于偽翻下同）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凝定也停也言帝不為之留聽也）不及意遠矣帝乃為之少有減省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漢婦官十四等秩石視內外百官之數魏武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昭儀婕妤容華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自貴人以下至

掖庭灑掃及數千人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如字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漢制尚書之官女尚書處當奏事合上意畫可何處其所奏可否也處昌呂翻當丁浪翻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治直之翻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粗坐五翻朝直遙翻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王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是為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嬪毗賓翻嬙慈良翻

[illegible]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媛美女也媛于眷翻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詩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帝報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illegible]子曰勝己之私之謂克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復上疏曰中間以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親田謂躬親田畝者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訾不訾言不可訾計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

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卒讀曰猝將無以待之惟陛下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豫矣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望見孟津[illegible]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illegible]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國語太子晉曰高高下下封崇九山決汨九川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元始也緒統也言文帝克終武帝之志受禪是其始緒也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治直吏翻總觀季世放蕩之

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處昌呂翻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治直之翻帝優詔答之阜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堯土階三尺茅茨不翦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樂音洛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周禮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桀作璇室象廊史記龜策傳曰桀為瓦室紂為象廊此鄭貝紂為傾宮鹿臺新序曰紂為鹿臺其大三里高千仞臣瓚曰今在朝歌城中以喪其社稷喪息浪翻楚靈以築章華靈王為章華之臺民不堪命災亂如歸王走而死于芋尹氏而身受禍秦始皇作

阿房二世而滅(事見七卷三十五年)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度徒洛翻)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駑音奴爭讀曰諍)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叩音寇御進也)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帝嘗著帽被縹綾半袖(著陟畧翻說文曰帽小兒蠻夷頭衣縹敷沼翻帛青白色綾綾帛或謂之綺或謂之綾故謂半袖半臂也)(晉志曰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裁纚爲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被皮義翻)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少府屬官有御府令典官婢員吏七十人吏從官三十人)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數所具翻)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愈嚴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國語越王句踐棲於會稽既反國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昭王恤

病以雪仇(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弔死問疾欲以報齊雪先王之恥)故能以弱燕服強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強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言當身之不滅吳留後由之責必歸於帝)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舍讀曰捨)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疏曰(頃減則謂已改通事魏爲中書侍郎矣)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家語載孔子之言)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荀子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御乎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定公曰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御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進不已是以知之也)

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遺于季翻)(以治安策愛人也大不掉翻)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競強也)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是時矣(息而不憂後患)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監以比殿中監以良時營造宮室使唐殿中監之官又按晉書輿服志大駕鹵簿後所謂按事者知矣小宗中御史右殿中監則魏時殿中監已有定官)

蘭臺令史屬御史臺會要曰漢謂御史臺爲蘭臺 右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
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 推考劾也 臻曰古制侵
官之瀆 古者百官不相踰越左傳欒鍼曰侵官冒也 非惡其勤事也 惡烏路翻
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 墮讀曰隳 臣每察校事類皆
如此 魏武建國置校事使察羣下 若又縱之懼羣司將遂越職以
至陵夷矣尚書涿郡孫禮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
言 讜音黨 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 訖成
言欲放罷舍以訖事也歸古衛翻 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 重直龍翻 稱詔
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之
言然皆優容之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問侍中領
太史令泰山高堂隆 太史令屬太常隆以侍中領之 漢書高堂生魯人隆其後也
姓譜齊公族有高堂氏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 曰此何咎也於禮寧有
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
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 京房易傳之辭傳直戀翻孽魚列翻 此人
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
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之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
以厭之 事見二十一卷漢武帝太初元年厭益涉翻下同 其義云何對曰夷
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
後有江充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
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埽所災之處不

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萐莆嘉禾必生此地 萐山輒翻又色洽翻
莆音甫說文萐莆瑞草也堯時生於庖廚扇暑而涼 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
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八月庚午立皇子芳
爲齊王詢爲秦王帝無子養二王爲子宮省事祕莫
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楷任城王彰之子
任音壬 丁巳帝還洛陽 詔復立崇華殿 復扶又翻 更名
曰九龍 據高堂隆傳時郡國有九龍見故以名殿更工衡翻 通引穀水過九龍
殿前 水經注穀水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枝流入石逗伏流注靈芝九龍池 爲玉井綺
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
司南車即指南車也崔豹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蚩尤作大霧士皆迷路乃作指南車以正四
方述征記曰指南車上有木仙人持信幢車轉而人常指南 水轉百戲 傅玄曰人有上百戲
而不能動帝問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
之而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
行署舂磨鬭雞變巧百端 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
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 詩召南鵲巢之辭也 今興宮
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
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
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覩災悚懼故
天降之福 太戊桑穀生朝武丁飛雉雊鼎皆能戒懼轉災爲福 今若罷休百役
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爲

福而已哉帝爲之動容爲于僞翻下同帝性嚴急其督脩宮室有稽限者立爲期限以責其成汲汲不成者以稽遲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祕書監王肅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秩四百石上疏曰今宮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見賢遍翻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泰一作太極殿願陛下取常食稟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之更工衡翻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小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

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營之營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既營求之營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已後儻復使民復扶又翻宜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寧使更發無或失信謂始爲於甲處營造發民就役以爲於乙處營造不更發民以爲乙處之役也寧使更發民以爲乙處之役也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卒讀曰猝下之之下戶稼翻下同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汙烏故翻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易以豉翻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

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下遐稼翻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張釋之論以爲是之之言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爲于僞翻不忠之甚者也不可不察中山恭王袞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喪大記之言亟以時營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爲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樂音洛行下孟翻當造膝諫之造七到翻諫之不從流涕

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祿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覆敷救翻冬十月己酉袞卒十一月丁酉帝行如許昌是歲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韓龍刺殺鮮卑軻比能自是種落離散刺七亦翻種章勇翻互相侵伐彊者遠遁弱者請服邊陲遂安張掖柳谷口水溢涌魏氏春秋晉春秋張掖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

列宿孛彗之象，（宿音秀，孛蒲內翻，彗祥歲翻，又徐芮翻，又旋芮翻。）又有文曰「大討曹」，（石圖之文，天意蓋服服矣。）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于綽連齎以問鉅鹿張臶，（任縣前漢屬廣平國，後漢屬鉅鹿郡。臶，在甸翻。）臶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既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見，賢遍翻。）今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後人以此為晉得之之符，又以為元帝本牛氏繼馬之讖。）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珠不圓者為璣。翡，扶沸翻。翠，七醉翻。玳瑁，又曰蝳蝐。）吳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盡以與之。

四年春，吳人鑄大錢，一當五百。（杜佑曰：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三月，吳張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以下舉邦憚之。

夏，四月，漢主至湔，登觀阪，觀汶水之流，（湔，即漢之湔氐道也，屬蜀郡。汶水，即江水也。江出氐道西徼外岷山，東流歷都安縣。沈約曰：都安縣，蜀立。水經注曰：都安縣有湔堰，又有觀阪。湔，子千翻。）旬日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武都氐王苻健請降於漢，（以此觀之，諸氐周先有苻姓，非苻洪時乃姓苻也。杜佑曰：武都郡，漢武帝置，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或在河池。）

其弟不從，將四百戶來降。（中遷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是臣揚氐苻堅之先；略陽氐、苻氏同出略陽，山為婚姻，降戶江翻。）五月，乙卯，樂平定侯董昭卒。（諡法：大慮靜民曰定，純行不爽曰定。）冬，十月，己卯，吳還洛陽宮。甲申，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民所取正，見天下之所以為正者也。大辰，心也，自尾九度至房四度。）又孛于東方。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所謂圜丘、方澤、南北郊及社稷也。）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記曲禮之言。）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書臯陶謨之言。孔安國注曰：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也。）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采，木名。采椽，以采木為椽，不加斲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張衡東京賦曰：彼偏據而規小，豈知瑰瑋之所以為貴？注：紂為瓊室，以瓊玉飾之。）今宮室過盛，天彗章灼，（彗，祥歲翻，又音歲。）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數，所角翻，下同。）帝頗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

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
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十二月癸巳潁陰靖侯陳
羣卒（謚法恭己鮮言曰靖寬樂令終曰靖）羣前後數陳得失（數所角翻）每上
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
羣居位拱默（拱手也默無言）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
爲名臣奏議（撰雛免翻）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袁
子論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
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道者言之也）答曰夫仁者愛
人施之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今爲人臣見人主
失道力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也

故司空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
數十上（數所角翻上時掌翻）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乙未帝行如許昌 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
司馬懿以兗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兗州統陳留東郡濟陰任城
平壽出泰山昶丑兩翻）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沈持林翻）
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
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
而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
以君子戒於闕黨也（論語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歟孔子曰吾見其居於位
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

以爲弱鮮不遂矣（鮮息淺翻）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
福之機也（譽音余惡烏路翻）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哉（論
語）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
人戒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
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
彼（當丁浪翻）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
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昶之所以戒子姪如此然高貴
鄉公之禍王沈陷於不忠下吳之役王沉與王昌爭功馬昭實高卫運書以成兄子固無益於兄子也）
景初元年（以改元景初紀）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山茌前漢曰茌後漢及魏晉曰山茌屬泰山郡師
古曰茌音仕疑翻見賢遍翻）

（翻）高堂隆以爲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
易服色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帝從其議三月下詔
改元以是月爲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
正也（是月春三月也殷以建丑十二月爲正服色尚黃以土代火之法犧牲用白從殷）
更命太和歷曰景初歷（太和歷注見七十卷太和元年更工衡翻）五
月己巳帝還洛陽 己丑大赦 六月戊申京都地
震 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爲司徒左僕射衛臻爲司
空（晉志曰尚書僕射漢本置一人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邰爲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魏晉宋齊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爲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省事）
有司奏以武皇帝爲魏太祖文皇

帝為魏高祖帝為魏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沈約曰時羣公有司始奏更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為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為魏烈祖明帝在時而號下先賢方廟號非禮也謚法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孫盛論曰夫謚以表行(行下孟翻)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羣司百執事之臣也)秋七月丁卯東鄉貞公陳矯卒(矯居夭翻[illegible]曰貞)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數所角翻)帝欲討之以荆州刺史毋丘儉為幽州刺史(毋音無[illegible]姓)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卒讀曰猝)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鄭玄曰聊且略之辭)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稱舉也)寇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度康淵凡三世也)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卷讀曰捲)知其妄矣帝不聽使儉帥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帥讀曰率)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illegible]無其地蓋在遼水東也水經注玄菟郡高句驪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illegible]南至遼隧縣入于大遼水)會天雨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

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誘音酉)漢張后殂 九月冀兗徐豫大水(冀州統趙鉅鹿安平平原樂陵勃海河間清河[illegible]中山常山徐州統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廣陵豫州統潁川汝南[illegible]魯國弋陽安豐)西平郭夫人有寵於帝(夫人河右大族黃初中以本郡反叛沒入宮)后愛弛帝游後園曲宴極樂(曲宴猶言私宴也樂音洛下同)夫人請延皇后帝不許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宣布露其事也)后知之明日謂帝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後園在洛城北)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庚辰賜后死然猶加謚曰悼(謚法中年早夭曰悼肆行勞祀曰悼)癸丑葬愍陵遷其弟曾為散騎常侍 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議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魏氏春秋曰洛陽有委粟山在陰鄉魏時營為圜丘孔穎達曰委粟山在洛陽南二十里)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四百餘年廢無禘禮(禘大計翻禮五年一禘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審諦昭穆而祭于太祖也禘所以異於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廟與祫同未毀廟之主皆各就其廟以祭此其異也春秋吉禘于莊公左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杜預注曰禘祀三年之吉祭也僖八年禘于太廟杜預曰三年大祭之名二者不同禮者禘者大禘以下文觀之則此乃禮記祭法所謂郊禘之禘鄭氏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於圜丘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舜妃堯女也堯伊祁氏)祀皇天之神於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祇於北郊以武宣皇

蓋石臼長湖之

后配、廬江主簿呂習、密使人請兵於吳欲開門為內應、吳主使衛將軍全琮督前將軍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吳軍還、[illegible]

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四部謂丹陽外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山越依阻出沒故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也 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內諸將之內讀曰納 幽阻謂山越所依阻之地 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種章勇翻 舊穀既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降戶江翻 首式救翻 恪乃復敕下曰、復扶又翻 數令約敕其下也 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臼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illegible] 遺舊惡民、困迫暫出、[illegible] 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民聞伉坐執人被戮、伉胡郎翻又去聲 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歲期人數見上卷青龍二年 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威北將軍孫氏所置 封都鄉侯、徙屯廬江皖口、[illegible] 皖戶板翻

是歲、徙長安鍾簴、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illegible] 折而設翻 聲聞數十里、聞音問 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霸城即霸陵縣故城也 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高古號翻 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水經注大夏門內東側際城有景陽山即芳林園之西北陬也裴松之曰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曰華林園 陬子侯翻 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漢公府無軍議掾此官魏置也掾俞絹翻 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周昌事已見前劉輔事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元年 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illegible] 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被皮義翻 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方穴土為方也賈書所謂方中亦此義 面目垢黑、衣冠了鳥、了鳥衣冠摧敝之貌 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見論語記孔子對定公之辭 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司馬遷答任安書曰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 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累力瑞翻

(璣翻)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吾壽不畏死耶上者奏收
壽有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好說秦漢
之奢靡以蕩聖心(好呼到翻)求取亡國不度之器(不度之器謂所長)
(安鍾簴橐佗銅人承露盤也)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
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隆又上疏曰昔洪水滔
天二十二載(隆之此言蓋取堯九載績用弗成禹治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合以為二十二)
(載之數載子亥翻)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
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
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
邑之寇(白地謂大漠不生草木多白沙也小虜謂烏桓鮮卑也聚邑之寇謂盜賊竊發也)
(聚者)乃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衡所以稱輕重者言吳蜀自謂)
(與魏爭中國均無所輕重也)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脩德政輕省
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
如此(惡烏路翻)以為難卒討滅(卒子恤翻)而為國憂乎若使告
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
斂(斂力贍翻)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
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
亦不遠矣(度徒洛翻義禮也高堂隆之論諫可謂深切著明矣)亡國之主自謂
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
今天下彫敝民無儋石之儲(儋丁濫翻)國無終年之蓄外

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
臣懼版築之吏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
折減(將子亮翻)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
稟賜(稟筆錦翻給也)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
(參三分也)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此盡
摘餐丁徙變支經用不足以給枝賊牛肉以供之度徒洛翻)反而推之凡此諸費
必有所在(在猶言諸費皆在於營繕也)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
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
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覽之謂中書監令
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中書監令典奏事因觀隆奏遂以語之)尚書衛
覬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覬音冀好呼到翻)其言政治則
比陛下於堯舜(治直吏翻)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
以為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
(為于偽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
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復扶又翻)武
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
飾(緣俞絹翻茵蓐之字從草蓋古人以草為之後世翻字衣旁從革者用皮為之也又從二字有旁從衣者用帛為之也古者用皮為之飾也又從而加緣飾焉書顧命數重席有黼純綴純畫純玄粉純之別也成周之時已然矣純之尹翻緣也)器物無丹漆(古者朴素舜造漆器而舉臣諫者不止況加丹个)
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也

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為出猶恐不
及(量音良)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帑他朗翻藏徂浪翻)
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
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宜所非笑漢武有求於
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
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
女(錄收也)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口自
贖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庭(姿謂有姿色者首謂美髮者)太子
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
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
妻弟也(妻妻下七細翻)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得以生口
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貿
若舉假貸貰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
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
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
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鮮息淺翻)且軍師在外數
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
猶將不給況復有掖庭非員無錄之女(非員謂員數之外者)
(無錄謂宮中錄籍無其名者掖叔又翻)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橫戶孟翻)
內外交引其費半軍(謂其賞與給軍之費相半也)昔漢武帝掘地
為海封土為山(掘地為海謂開昆明池封土為山謂作二神山漸臺也)賴是時
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載子亥翻下同)
馬不捨鞍士不釋甲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
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
弄之物(晉志少府統中左右尚方)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
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騁丑郢翻)惜乎舍堯舜
之節儉而為漢武帝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
不聽(舍讀曰捨為于偽翻)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疾篤不能自書故口占而使人書之)
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語見論語)臣
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
下少垂省覽(省悉景翻)臣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
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
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武王斬紂首懸之太白之旗梟堅堯翻)
桀放鳴條(商湯破桀於鳴條遂放之于南巢孔安國曰鳴條地在安邑之西)
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冑也黃
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
魏室之大異也(晉書五行志黃初末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宜
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司馬□之事□周道□之□)可選諸王
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書蔡仲之命之辭)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

有然歟則黜陟録援能（録録也）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勞力到翻 幾居豈翻）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以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謂是年黃龍見之議也意過其通謂意時之說戒之甚堅反過其學之所通習者也）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毓余六翻）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啖徒覽翻食也又徒濫翻）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

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言唐虞之治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渾戶本翻）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說略者說考課之大略也）詔下百官議（下遐稼翻）司隸校尉崔林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周家宰總百官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其詳見於周禮）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猥積也卒倉猝也）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以網喻也）衆毛不整振其

領（以裘為喻也）皐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用論語子夏答樊遲之言陶音遥）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詩仲山甫之命式是百辟注云式法也百辟百君）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黃門侍郎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載考績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闗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六代謂唐虞夏商周漢也七聖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闗通也）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粗上五翻）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契息列翻）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綴京房之本旨（漢京房有考功課吏法）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

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濟子禮翻治直吏翻）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四科見五十二卷順帝漢安二年）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長知兩翻）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周官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

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出於愼子班固引以贊婁敬叔孫通）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雍於容翻）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治直之翻）本綱未舉而造制末程（綱維紘繩綱紀也舉綱則衆目張矣[illegible]）（為程一程為分言其品也又曰程品式也）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illegible]）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分扶問翻）議

久之不決事竟不行　臣光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治直吏翻）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書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譽音余殽戶交翻）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焯職畧翻）（明也復扶又翻）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為曲私欺罔之資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治直之翻下同）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踈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好呼到翻）

（惡烏路翻）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博廣也大也洽通也）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偽無所冤抑斯為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求於迹而察之在心研覈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温公之論善矣然必上明之君然後能行之自漢以下循名責實莫若宣帝宣帝之所以綜覈[illegible]公輔之替沃也公所謂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其萬曲之名言也歟）或者

親貴雖不能而任職踈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喜許記翻好呼到翻）（敗補邁翻惡烏路翻）詢謀於人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其迹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雖復為之善法（復扶又翻）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其真哉或曰人君之治（治直吏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

察黜陟公卿太守寔煩勞之有哉古人有言曰舉一綱衆目張又曰正其本萬事理此之謂也而所謂若若豈易言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爲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事見尚書治罪謂殛鯀於羽山也治直之翻下同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隩於六翻事亦見尚書賞其功謂錫禹以玄圭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趨七喻翻

初右僕射衛臻典選舉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已自中護軍遷護軍將軍此猶書中護軍蓋先前事也遺于季翻漢主遇亡虜爲上將謂韓信周武拔漁父爲太師謂呂望布衣廝養廝音斯養羊尚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謂草創之規畧不可用於承平之時也好不經之舉好呼到翻經常也開拔奇之津津江河濟度之要也以爲喻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盧毓論人及選舉皆先性行而後言才先悉薦翻行下孟翻黃門郎馮翊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服其言中竹仲翻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六起著雍敦牂盡旃蒙赤奮若凡八年

烈祖明皇帝下

景初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討公孫淵也詔司馬懿於長安以備蜀也諸葛亮死乃發召之遠略[illegible]或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議者蓋當時謀臣也帝曰四千里征伐續漢志遼東郡在洛陽東北三千六百里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也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遼東當作遼水坐守襄平此成禽耳襄平縣漢遼東郡治所公孫氏所都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量音良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illegible]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謂殺張彌許晏之使也事見七十二卷青龍元年復扶又翻使疏吏翻羊衜曰衜古道字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要一遙翻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左傳狄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淵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故權因而稱之爲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爲于僞翻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魏晉之閒謂國家爲官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亦謂斬張彌許晏也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譎古穴翻譎詐也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己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言規謂圖遼攻不敢深入吳君臣之謀已不逃蔣濟所料矣帝問吏部尚書盧毓誰可爲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毓余六翻帝不能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暨其冀翻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二月癸卯以韓暨爲司徒漢主立皇后張氏前后之

好也。立王貴人子璿為皇太子，（璿，旬緣翻。）瑤為安定王。

司農河南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書郎郤正，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謀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謀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知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彊致也。儲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正，儉之孫也。

吳人鑄當千大錢。

夏，四月，庚子，南鄉恭侯韓暨卒。庚戌，大赦。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眾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事見七十一卷太和二年。）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眾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眾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眾

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言知淵可禽故以全取之）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楯干也攻城之上以扞蔽其身櫓樓車望之以望城中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衝衝車也以衝城）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窘渠隕翻）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左傳楚莊王圍鄭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孤天子上公（漢太傅位上公懿時爲太尉而自謂上公以太尉於三公爲上也）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爲斬之（爲于僞翻）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少詩照翻）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送任謂送質子也復扶又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降戶江翻）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班志遼東郡遼陽縣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水水經注小遼水出玄菟高句驪縣遼山西南逕襄平縣入大梁水水出北塞外西南流而入于遼水）懿既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

太甚

（聊古斫翻）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帶方縣屬樂浪郡公孫氏分立郡陳壽曰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以南荒地爲帶方郡倭韓諸國遂屬焉樂浪音洛菟同都翻）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綸[illegible]有名其[illegible]以邑爲姓）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囚恭事見七十一卷太和二年）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恣聽之遂班師（司馬懿敵諸葛亮相守閉營若無能爲者及討公孫淵智計橫出語有云棊逢敵手難藏行其是之謂乎）初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時數陳其變（先悉薦翻數所角翻下同）欲令國家討淵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晃數陳淵之必反非同逆者也帝欲殺之以絕其類刑之於市則無名故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司馬牛宋司馬桓魋之弟也魋凶惡牛憂之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謂魋之積惡將死亡無日）祁奚明叔向之過（左傳晉人逐欒盈殺羊舌虎囚叔向祁奚見范宣子曰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言諸公而免之）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著直略翻分扶問翻）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飲於鴆翻）賜以棺衣殯斂於宅（斂力贍翻）九月吳改元赤烏（權以赤烏集於殿前以名年）吳步夫人卒初吳主爲討虜將軍在吳娶吳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賤吳主

令徐氏母養之。徐氏妒，故無寵。及吳主西徙（謂自吳而西也），徐氏留處吳，而臨淮步夫人寵冠後庭。（[illegible]）吳主欲立為皇后，而羣臣議在徐氏，吳主依違者十餘年。（[illegible]）會步氏卒，羣臣奏追贈皇后印綬。（綬，音受。）徐氏竟廢，卒於吳。

吳主使中書郎呂壹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因此漸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纖介必聞。太子登數諫（[illegible]），吳主不聽，羣臣莫敢復言，皆畏之側目。（[illegible]）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illegible]）吳主怒，收嘉繫獄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illegible]）並言聞之；侍中北海是儀獨云無聞。（是，姓；儀，名。儀本姓氏，孔融嘲儀，以氏字[illegible]，乃改為是。）遂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之屏息。（[illegible]）儀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吳主遂舍之，嘉亦得免。（[illegible]）

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過失，吳主怒，詰責雍。（[illegible]）黃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壹（[illegible]）：「顧公事何如？」壹曰：「不能佳。」厷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厷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曰：「君語近之也。」（[illegible]）厷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無因耳。（[illegible]）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illegible]）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潘濬求朝，詣建業，（[illegible]）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illegible]）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illegible]）為國除患。（[illegible]）壹密聞知，稱疾不行。西陵督步騭上疏曰：「顧雍、陸遜、潘濬，志在竭誠，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課其殿最。（[illegible]）此三臣思慮不到則已，豈敢欺負所天乎！」（君，天也。）

左將軍朱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主者，據吏也。）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illegible]）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吳主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日，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illegible]）吳主大感悟，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illegible]）丞相雍至廷尉斷獄，（[illegible]）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乎？」（道，言也。）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敘（懷，姓；敘，名。[illegible]）面詈辱壹，雍責敘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有司

奏壹大辟(辟毗亦翻)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殷紂用炮烙之刑項羽燒殺紀信漢武帝焚蘇文於橫橋然未以為刑名也王莽作焚如之刑後世不復遺用裂謂車裂古之刑罰也)吳主以訪中書令會稽闞澤(會古外翻左傳齊有大夫闞止)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復扶又翻下同)吳主從之壹既伏誅吳主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諸葛瑾字子瑜步騭字子山朱然字義封呂岱字定公)並咨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先悉薦翻後戶遘翻)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陸遜字伯言潘濬字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怖普布翻)聞之悵然深自刻怪(刻怪謂刻責而怪之也)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行下孟翻)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中竹仲翻)獨當己有以傷拒眾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詩云二色謂斑白也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分扶問翻)義雖君臣恩猶骨肉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言所行事統以是非相與君臣同歸於其非也)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從千容翻)同船濟水將誰與易(易以豉翻)齊桓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省悉景翻)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言下之於上不從其意而從其令吳主以管子責諸臣言權自謂優於齊桓而諸臣有管子之不敢言於權觀諸陸遜可見矣)

冬十一月壬午以司空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十二月漢蔣琬出屯漢中乙丑帝不豫辛巳立郭夫人為皇后初太祖為魏公以贊令劉放(贊令漢晉郡王莽改曰贊治縣分屬魏郡或曰贊令蓋時相之贊相也)參軍事孫資皆為秘書郎(秘書郎所掌藝文圖籍也及出令使之贊相漢以為官名蓋魏武霸府置也)文帝即位更名秘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掌書籍魏武為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黃初初改為中書置監令中書有監令自此始晉宋以後中書為要官所謂鳳凰池也更工衡翻)帝即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光祿大夫封本縣侯(放涿郡方城人資太原中都人)是時帝親覽萬機數興軍旅(數所角翻)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上時掌翻)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中護軍蔣濟上疏於魏明帝時也或曰指曹爽事則失之此指文帝時事)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眾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之於左右左右

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便辟謂便習口辯）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割制謂因人主疲倦之時有所割斷而制事也）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illegible]）功負賞罰必有所易（[illegible]）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言放資日在左右狎而信之不復覺其為姦也）（若早聞忠言自覽萬機外以經國事則放資之形跡必呈露而不可掩矣[illegible]）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適丁歷翻）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illegible]）遠與黃唐角功（角者[illegible]黃帝唐堯也）近昭武文之績豈牽近習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有所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敝（[illegible]）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illegible]）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illegible]）帝不聽（[illegible]）（[illegible]通鑑因放資[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事遂書之於此以先事）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illegible]）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爽真之子肇休之子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illegible]）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illegible]）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illegible]）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言其[illegible]）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爽堪其事不（[illegible]）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illegible]）臣以死奉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停前命放資復入見說帝（[illegible]）帝又從之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illegible]）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甲申，以曹爽為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禮為大將軍長史以佐之。[illegible]是時，司馬懿在汲，[illegible]帝令給使辟邪（辟邪，給使之名）齎手詔召之。先是，燕王為帝畫計，[illegible]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illegible]事已施行。懿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朝，直遙翻。）

三年春正月，懿至，入見，（見，賢遍翻。）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屬，之欲翻。）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復，扶又翻。）乃召齊、秦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illegible]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為皇太子。帝尋殂。[illegible]

帝沈毅明敏，[illegible]任心而行，料簡功能，[illegible]屏絕浮偽，[illegible]行師動眾，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強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illegible]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illegible]

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illegible]而沈毅好斷。[illegible]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其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illegible]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太子即位，年八歲；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加曹爽、司馬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illegible]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illegible]爽、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illegible]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illegible]

初，并州刺史東平畢軌[illegible]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illegible]皆有才名，而

急於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趨七喻翻）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進之孫謐斐之子也（何進見漢靈帝紀丁斐事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為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謐為爽畫策（爲于偽翻）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令力丁翻下同）爽從之二月丁丑以司馬懿為太傅以爽弟羲為中領軍訓為武衛將軍彥為散騎常侍侍講（以在少帝左右令侍講之也）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從才用翻）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爽事太傅禮貌雖存

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復扶又翻下同）爽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毓余六翻）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謐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忤五故翻）黃門侍郎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不念務本（何晏字平叔銛思廉翻利也好呼到翻）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遠于願翻）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出盧毓為廷尉（尚書內朝官廷尉外朝官故以出為言）畢軌又枉奏毓免官眾論多訟之乃復以為光祿勳孫禮亮直不撓爽心不便出為揚州刺史（傅嘏盧毓孫禮所以不合於時者爽其心未肯書也及其）

（於己矣前則事不可言矣三公者宜本心所欲為以至事大臣然也）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　夏四月吳督軍使者羊衜擊遼東守將俘人民而去（羊衜宋書作羊衜）漢主以蔣琬為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言而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左傳子產之言）面從後言古人所誡（虞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

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治直之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眾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論語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敏得免重罪　秋七月帝始親臨朝　八月大赦　冬十月吳太常潘濬卒吳主以鎮南將軍呂岱代濬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岱時年已八十體素精勤躬親王事與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南土稱之　十二月吳將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臨賀郡吳分蒼梧置）

亡爲臨賀郡唐爲賀州零力救翻令力呈翻自稱平南將軍攻零陵桂陽
搖動交州諸郡衆數萬人呂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
吳主遣使追拜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
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其支黨郡縣悉平當方面者如呂岱
委人以方面者當如孫權岱復還武昌　吳郡鄉侯周胤將兵千
人屯公安有罪徙廬陵諸葛瑾步騭爲之請吳主曰昔
胤年少初無功勞橫受精兵爲于偽翻橫戶孟翻少詩照翻爵以
侯將謂胤受兵又將即亮翻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
恃此酗淫自恣酗香遇翻前後告諭曾無悛改悛丑緣翻孤於
公瑾義猶二君二君謂諸葛瑾步騭也樂胤成就豈有已哉

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以公瑾
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瑜兄子偏
將軍峻卒全琮請使峻子護領其兵吳主曰昔走曹
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事見六十五卷獻帝建安十三年常不忘之
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爲作禍
行下孟翻爲于偽翻故更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哉　十二月
詔復以建寅之月爲正是時仍用景初歷但不以十二月爲正見七十三卷景初元年
一月爲正耳
邵陵厲公上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以爲子諡法殺戮無辜曰厲
爲司馬氏所廢以其不終加以惡諡陳壽志三少帝紀皆書本爵此書見廢後之爵

自此以後如此惟高貴鄉公書本爵書見弒之後不復有此號也帝之廢也爲于僞翻齊王
廿二年受禪封爲王陳留王奐什年魏諡曰元帝邑常道鄉公

正始元年春旱　越巂蠻夷數叛漢殺太守亮平諸葛
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所殺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寄
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漢志越巂有安定縣是也
主以巴西張嶷爲越巂太守嶷招慰新附誅討强猾
蠻夷畏服郡界悉平復還舊治越巂郡治邛都縣　冬
吳饑
二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於吳主曰今
天棄曹氏喪誅累見有大喪蓋天誅也見賢遍翻虎
爭之際而幼童涖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書仲虺之誥
語之解宜滌荊揚之地滌先也謂舉國與師無留兵也舉强羸
之數使强者執戟羸者轉運羸倫爲翻西命益州軍于隴
右益州謂蜀也授諸葛瑾朱然大衆直指襄陽陸遜朱桓
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帝王漢之淮陽郡也
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許
洛之衆勢必分離掎角並進民以內應將帥對向或
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
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
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

司馬一至
吳事敗
矣

上策也吳主不能用（[illegible]）夏四月吳全琮略淮南決芍陂（[illegible]今在壽州[illegible]）諸葛恪攻六安朱然圍樊諸葛瑾攻柤中（[illegible]）征東將軍王淩揚州刺史孫禮與全琮戰於芍陂琮敗走荊州刺史胡質以輕兵救樊（[illegible]）或曰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　五月吳太子登卒　吳兵猶在荊州太傅懿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六月太傅懿督諸軍救樊吳軍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illegible]）大獲而還　閏月吳大將軍諸葛瑾卒瑾子恪先已封侯（[illegible]）以恪弟融襲爵攝兵業（[illegible]）駐公安　漢大司馬蔣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illegible]）道險

運糧難卒無成功（[illegible]）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illegible]）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漢人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漢主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illegible]）琬乃上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illegible]）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西有虞赴之不難從屯涪（[illegible]）漢主從之　魏朝廷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汝南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illegible]）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illegible]）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illegible]）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illegible]）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

四萬人且田且守(五萬人分一萬番休迭成周而復始是常有四萬人屯田)益開
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
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
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
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
于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史究言鄧艾興屯田之利) 管寧卒
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
易(易以豉翻)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無不化服及卒天
下知與不知無不嗟歎
三年春正月漢姜維以偏軍自漢中還住涪(蜀將軍時住涪)
吳主立其子和爲太子大赦 三月
昌邑景侯滿寵卒秋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
太尉 吳主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將兵三萬擊儋
耳珠崖(儋耳珠崖漢武帝開以爲郡屬交州元帝以後棄之) 八
月吳主封子霸爲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崇特與和
無殊(爲後吳廢和殺霸張本) 尚書僕射是儀領魯王傅上疏諫
曰臣竊以爲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
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
規海内所瞻望且二宮宜有降殺(降殺所以斷尊卑)以正上下之
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吳主不聽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 吳諸葛恪襲六安(漢六安國都六)(六安縣屬廬江郡)掩其人民而去 夏四月
立皇后甄氏(甄氏魏人)大赦后文昭皇后兄儼之孫也
五月朔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漢將琬自漢中還住
涪疾益甚以漢中太守王平爲前監軍鎮北大將軍
督漢中(蜀監軍) 十一月漢主以尚書令費禕爲大將
軍錄尚書事 吳丞相顧雍卒 吳諸葛恪遠遣諜
人觀相徑要(諜達協翻相息亮翻)欲圖壽春太傅懿將兵入舒欲以攻恪吳主
徙恪屯於柴桑(柴桑縣漢屬豫章郡吳屬武昌郡有柴桑山在今江州德化縣西南九十里) 步騭朱
然各上疏於吳主曰自蜀還者咸言蜀欲背盟(騭音質)
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 又蔣
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
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復扶又翻)
宜爲之備吳主答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
負之何以致此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
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曹真入漢中事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四年)
此間始嚴亦未舉動(嚴謂戒嚴未發也) 會聞魏
還而止(還從宣翻又如字) 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人言苦不

可使朕為諸君破家保之。（[illegible]）征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王昶（[illegible]）上言：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illegible]）宗室曹冏（[illegible]）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劫奪。（[illegible]）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illegible]）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illegible]），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illegible]）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illegible]）；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illegible]），內無宗子以自毗輔（[illegible]），外無諸侯以為藩衛（[illegible]），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觀者為之寒心（[illegible]），而始皇晏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illegible]）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合之眾，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

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illegible]）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強大，磐石膠固（[illegible]），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illegible]）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illegible]），蓋兆發高帝，釁鍾文、景（[illegible]），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illegible]）。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illegible]），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權（[illegible]），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宗室諸侯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illegible]），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illegible]），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illegible]）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於桓、靈，閹宦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illegible]）。太祖皇帝龍

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自黃初元年至是二十四年）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五代謂唐虞夏商周也）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illegible]）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illegible]）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illegible]）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

閭廁其間（[illegible]）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illegible]）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illegible]）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illegible]）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用（以明帝之明且不能用陳思王之言）

五年春正月吳主以上大將軍陸遜爲丞相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遜先爲荊州牧右都護領武昌事）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夏侯玄（[illegible]）大將軍爽之姑子也玄辟李勝爲長史（[illegible]）勝及尚書鄧颺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西至長安發卒十餘萬人與玄自駱口入漢中（駱口駱谷口也[illegible]）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illegible]）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illegible]）今宜先遣劉護軍據興勢（[illegible]）

（[illegible]）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illegible]）平帥千人下自臨之（[illegible]）比爾間涪軍亦至（[illegible]）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illegible]）閏月漢主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擐胡慣翻[illegible]）禕與敏對戲色無

禕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
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大將軍爽兵距興勢
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
夷號泣道路（驢盧戈翻　號戶高翻）涪軍及費禕兵繼至參軍楊
偉為爽陳形勢（為于偽翻）宜急還不然將敗鄧颺李勝與
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後將敗補邁翻）
爽不悅太傅懿與夏侯玄書曰春秋責大德重（責大望也）
（是思德也言責望之重大者其恩之淺宜重也）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
敗（事見六十七卷獻帝建安二十年八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幾居希翻）君所知也
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

必矣將何以任其責（任音壬）　玄懼言於爽五月引軍還
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其嶺有三……）
（……水一曰衙嶺一曰分水嶺）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
為之虛耗（為于偽翻）　秋八月秦王詢卒　冬十二月安
陽孝侯崔林卒（諡法大慮行節曰孝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　是歲漢
大司馬蔣琬以病固讓州職於大將軍禕漢主乃以禕為
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為禕之副時戰國
多事（戰國謂三國時有戰爭也）公務煩猥（猥雜也）禕為尚書令識悟
過人每省讀文書（省悉景翻）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
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

飲食嬉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
代禕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愆滯也）允乃
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
而猶有不暇焉
六年春正月以票騎將軍趙儼為司空（票匹妙翻）　吳太
子和與魯王霸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言其議之謂見於
者不特見於儀也）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
（史言和霸之……交搆以成之……）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
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
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私出謂出私門也要一遙翻）若其不佳終

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
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搆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
而宿留阿寄（日磾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後元二年……）終
為足下家門致禍矣琮既不答遜言更以致隙魯王
曲意交結當時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
其廨（廨居隘翻公宇也）就之坐欲與結好（好呼到翻）績下地住立
辭而不當績然之子也於是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
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吳主聞之假以精學
禁斷賓客往來（斷丁管翻）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聞明詔
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復扶又翻）

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如所
嫌猜且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
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蜀在西魏在北）去國不遠將
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吳主長女
魯班適左護軍全琮少女小虎適驃騎將軍朱據（[illegible]）
（步夫人所生也）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
夫人為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己心不自安數譖
毀太子吳主寢疾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
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illegible]）
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
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
寵益衰魯王之黨楊竺全寄吳安孫奇等共譖毀太
子吳主惑焉陸遜上疏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
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
三四上（上時掌翻）辭情危切（[illegible]）又
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illegible]）
（[illegible]）太常顧譚遜之甥也亦上疏曰

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
下有差等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
（[illegible]）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
雖親必有逆節之累（[illegible]）勢輕雖疏必有保全
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疏
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
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
之義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事見十三卷漢文帝三年）
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
是魯王與譚有隙芍陂之役（[illegible]）譚弟承及
張休皆有功全琮子端緒與之爭功（[illegible]）譖承休
於吳主吳主徙譚承休於交州又追賜休死太子太
傅吾粲請使魯王出鎮夏口（[illegible]）出
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illegible]）
（[illegible]）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誅（[illegible]）
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而卒（[illegible]）其子抗為建
武校尉代領遜眾送葬東還（[illegible]）吳主
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答吳主意乃
稍解 夏六月都鄉穆侯趙儼卒（[illegible]） 秋七
月吳將軍馬茂謀殺吳主及大臣以應魏事泄并黨

蜀亡於此

[illegible]伏誅。吳歷曰：茂本魏淮南鍾離長，叛降吳。八月，以太常高柔為司空。漢甘太后殂。甘太后，後主之母。據陳壽志，先已卒於南郡，此吳太后也。吳懿之妹，先主入蜀始納焉。證以蜀志，考理在是年。吳主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沈約曰：句容漢舊縣，屬丹陽郡，今在建[illegible][illegible]南九十里，有茅山，亦謂之句曲山。班固曰：會稽曲阿縣，本名雲陽，[illegible]也，後漢屬吳郡。沈約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改曰曲阿，吳嘉禾三年復曰雲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秦[illegible]或言其地有天子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敗其勢，[illegible]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地。會市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會[illegible][illegible]句亦[illegible]。冬十一月，漢大司馬琬卒。十二月，漢費禕至漢中，行圍守。[illegible]足[illegible]美[illegible]費兵諸圍以二字[illegible][illegible]謂圍守也。行，下孟翻。漢尚書令董允卒，以尚書呂乂為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甚嚴憚之。宦人黃皓，便僻佞慧，便，毗連翻。漢主愛之。允上則正色規主，下則數責於皓，數，所角翻。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續漢志：黃門令一人，以宦者為之。費禕以選曹郎汝南陳祗代允為侍中。漢六曹尚書，吏曹有郎六人，掌曹部為選。祗矜厲有威容，祗，[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翻。多技藝，挾智數，故禕以為賢，越次而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陳祗有寵，而漢主追怨董允日深，謂為自輕，謂允為輕己也。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閒故也。閒，古莧翻。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illegible]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七（起柔兆攝提格盡玄黓涒灘凡七年）

邵陵厲公中

正始七年春二月吳車騎將軍朱然寇柤中（[illegible]）殺畧數千人而去　幽州刺史毌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宮數為侵叛（[illegible]）督諸軍討之位宮敗走儉遂屠丸都（[illegible]）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位宮不從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illegible]）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位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未幾復擊之位宮遂奔買溝（[illegible]）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illegible]）至肅慎氏南界（[illegible]）刻石紀功而還所誅納八千餘口（[illegible]）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　秋九月吳主以驃騎將軍步騭為丞相（[illegible]）車騎將軍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分荊州為二部以鎮南將軍呂岱為上大將軍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illegible]）以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督左部代陸遜鎮武昌　漢大赦大司農河南孟光（[illegible]）於衆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illegible]）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禕但顧謝踧踖而已（[illegible]）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

大德不以小惠(治直之翻)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匡衡見二十九卷元帝竟寧元年吳漢言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二十年)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陳紀字元方鄭玄字康成)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治直吏翻)若劉景升李王父子(劉表字景升)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陳壽評曰諸葛亮爲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數所角翻)不亦卓乎

吳人不便大錢乃罷之(青龍四年吳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

漢主以涼州刺史姜維爲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並錄尚書事(費父沸翻)汶山平康夷反維討平之

漢主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巴西譙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桀並起以爭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厚薄也於時更始公孫述等多已廣大(更工衡翻)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遂務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事見三十九卷)吳漢寇恂素未之識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病扶棺襁負而至不可勝數(事並見更始二年勝音升)故能以弱爲彊而成帝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即還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帝者之欲善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爲以副人望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

四時之祀或有不臨而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樂音洛)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施式支翻)下爲子孫節儉之教漢主不聽

八年春正月吳全琮卒 二月日有食之 時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書洛誥周公戒成王)夫爲國

澆慶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吳主詔徙武昌宮材瓦繕修建業宮有司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八歲（吳以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都武昌至是已二十八年）恐不堪用宜下所在（下遐稼翻）通更伐致（伐致謂伐材木而致之通者凡吳境內悉）吳主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斂（斂力贍翻）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乃徙居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晉太康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令諸將及州郡皆義作（以下奉上為義作）

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後魏起永寧寺於銅駝街西意門號永寧殿故基也又據陳壽志太后稱永寧宮非徙也意者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惡以遷字加之耳晉書五行志曰爽遷太后於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蓋亦承晉諸臣所記也）專擅朝政（擅時戰翻）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五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為司馬懿誅曹爽張本與讀曰預）

帝好褻近群小（近其靳翻）遊宴後園秋七月尚書何晏上言自今御幸式乾殿（參考魏晉所記式乾殿當在皇后宮中為母后所居乾為父皇后為天下母以乾為式乾之義也）及遊豫後園宜皆從大臣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秦置諫大夫掌論議後漢增為諫議大夫）孔乂上言今天下已平陛下可

絕後園習騎乘馬（騎奇寄翻）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帝皆不聽

吳主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寇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安豐太守王基策之（安豐縣漢屬六安國後漢屬廬江魏分置安豐郡屬豫州策之者計之也）基曰今陸遜等已死孫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卒讀曰猝）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綻支黨（綻丈莧翻）還自保護耳已而吳果不出

是歲雍涼羌胡叛降漢（雍於用翻降戶江翻）漢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與雍州刺史郭淮討蜀護軍夏侯霸戰于洮西（水經注洮水與墊江水俱出西傾山山南即白水源山東即洮水源洮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又東逕臨洮安故狄道又北至枹罕入于河諸羌皆在洮東若羌虜所居也洮土刀翻）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部落降維徙之入蜀（蜀志曰白虎文治無戴等率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淮進擊羌胡餘黨皆平之

九年春二月中書令孫資癸巳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夏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書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忝辱也）遂固辭不受

五月漢費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

於外，慶賞刑威皆遣先諮斷，[illegible] 然後乃行。褘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淩為司空。涪陵夷反，[illegible]

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illegible] 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illegible] 作窟室綺疏四周，[illegible] 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為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illegible] 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illegible] 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illegible] 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illegible] 久之，復為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illegible] 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

忘邦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兇兇，[illegible]）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illegible]）

（[illegible]）冬河南尹李勝出為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illegible]）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懿也[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也）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illegible]）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illegible]）好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李勝，南陽人，故謂荊州為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解，戶買翻，曉也）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illegible]）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無聲出涕曰泣）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illegible]）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為，于僞翻）知位當至三公不（不，讀曰否）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illegible]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illegible]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鮮，[illegible]）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相書以鼻為天中[illegible]）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illegible]）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裒多益寡（[illegible]）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illegible]）輅還邑舍（[illegible]）具以語其舅（語，牛倨翻）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為狂

吳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吳主以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境喻以恩信降者五萬餘家州境復清

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illegible]）

嘉平元年（是年四月方改元）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高平陵，明[illegible]）

帝陵也水經注大石山在洛陽南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滕盛曰高平陵去洛城九十里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從才用翻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水經注洛城南出西頭第二門曰宣陽門漢之小苑門也對閶闔南直洛水浮桁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事見上卷明帝景初三年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屬之欲翻按晉紀懿自爲文帝所信重太祖未嘗以後事屬之也若文帝則以明帝屬懿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背蒲妹翻敗補邁翻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僭子念翻壞音怪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監古銜翻伺察至尊離間二宮伺相吏翻間古莧翻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為寄坐寄坐謂雖處天子之位猶寄寓也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朽邁謂年老衰朽日月已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

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輒專也懿雖扶疾太后以臨爽而其奏自言輒者全用以天子在爽手也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留車駕宿伊水南水經注來儒之水出半石之山西南逕伏石山又西至高都城東南入伊水又東北至合水入于洛伐木為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宮諸武令曹爽南關田兵置田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說輸芮翻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晉之制有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尹大目爽猶未疑司馬氏也至其追殺文欽乃覺耳以洛水為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範沛國人進鄉里也老者宿舊也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水經注平昌門故平門也洛城南出西頭第三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司姓也左傳鄭有司臣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以此觀之此時僉用版詔至晉時則有青紙詔矣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避於道旁也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駑音奴言爽顧戀室家而不及遠大不能用範計

錢之王擬反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復扶又翻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此謂魯末劫質也質音致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中領軍營鼓已還王闕之外別營在耳洛陽典農治在城外洛陽典農中郎將兵農者所治也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中宿次宿也左傳曰舍法三宿由在至德明曰中丁仲翻許昌別庫足相被假許昌別庫藏兵甲洛庫有武庫故曰別庫被皮義翻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甲夜初夜也甲乙丙丁戊夜王更一更為甲夜二更為乙夜三更為丙夜四更為丁夜五更為戊夜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曹真字子丹犢小牛曰犢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彈徒案翻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為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與張當俱夷三族考異曰魏氏春秋云宣王使晏與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按宣王方治爽黨安肯使晏典其獄就令有之晏豈不自知與爽最親而冀獨免此乃孫盛承之妄耳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營騎大將軍營騎士也津門洛城南出西頭第一門也亦曰津陽門騎奇寄翻及爽解印綬綬音受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言必見殺於市也有司奏收芝綜治罪治直之翻太傅懿曰彼各為其主也為于偽翻宥之頃之以芝為御史中丞綜為尚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為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爾如此也憲英曰以吾度之度徒洛翻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殆近也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偶匹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難乃旦翻猶或卹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昵尼質翻凡人之死有其親昵者昵私愛也此言為人任者則可為之死從眾而已敞遂出事定

之後歎曰吾不謀於始幾不獲於義（幾居希翻）先是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易以豉翻）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言始慮之不料至此）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斷丁管翻）其家驚惋（惋烏貫翻）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為于偽翻）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夏侯玄字泰初司馬師字子元晏引易大傳之辭以為品目幾居希翻）選部郎劉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不復難（難乃旦翻）但語之曰（語牛倨翻）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好呼到翻）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古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糟酒滓也司馬云爛食曰粕又云糟爛為粕許慎曰粕已漉麤糟也音匹各翻又普白翻）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粲彧之子也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懿為丞相加九錫懿固辭不受初右將軍夏侯霸為曹爽所厚以其父淵死於蜀（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常切齒有報仇之志為討蜀護軍屯於隴西統屬征西（蜀征西將軍所統）征西將軍夏侯玄霸之從子爽之外弟也

氏之出也玄又尚又娶於曹氏故玄於爽爲外弟爽既誅司馬懿召玄詣京師爲後司馬師所殺玄張本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叶以爲禍必相及大懼遂奔漢漢主謂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閒耳行戶剛翻非我先人之手刃也遇之甚厚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復扶又翻不讀曰否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少詩照翻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鍾會字士季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爲司馬昭用會以伐蜀張本　三月吳左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絜行下孟翻終日欽欽若在戰場毛萇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臨急膽定

資治通鑑卷七十五　十七

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嚴鼓疾擊鼓也今人謂之擂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雖不出兵而常爲行備敵人之若玩以爲常則不知所以備之矣然寢疾增篤吳主晝爲減膳夜爲不寐爲于僞翻下爲之同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吳主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賜布帛及卒吳主爲之哀慟　夏四月乙丑改元曹爽誅後方改元嘉平　曹爽之在伊南也昌陵景侯蔣濟與之書諡法由義而濟曰景言太傅之旨不過免官而已爽誅濟進封都鄉侯上疏固辭不許濟病其言之失以其言於爽爲己病也遂發病丙子卒　秋

漢衛將軍姜維寇雍州依麴山築二城麴山蓋在羌中雍州西南界據郭淮傳麴山在翅上翅爲要地也兵守之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句音鉤又古侯翻姓也姓譜句芒氏之後史記有句疆今蜀中猶有句姓聚羌胡質任侵偪諸郡質音致征西將軍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乃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麴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挑徒了翻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窘巨隕翻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

資治通鑑卷七十五　十八

牛頭山蓋在洮水之南以形名山魏收地形志後魏眞君四年置洮陽郡治臨洮縣有牛頭山五代志牛頭山在成州上祿縣界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趣七喻翻淮從之進軍洮水洮土刀翻維懼遁走安等孤絕遂降淮因西擊諸羌鄧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復扶又翻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水經注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逕鄧至城南鄧艾所屯此以鄧艾至此欲以名城三日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廖力救翻艾謂諸將維今卒還卒讀曰猝吾軍人少少詩照翻法當

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漢軍遂還。兗州刺史令狐愚（姓譜：周文王之子高封於畢，其後有畢萬，萬子犨封於魏，爲魏犨子顆封於令狐，爲令狐氏。令，力呈翻。）司空王淩之甥也，屯於平阿（水經注：淮水逕當塗縣北，又北，沙水注之。淮之西有平阿縣故城。晉志：平阿縣屬淮南郡，有涂山。）甥舅並典重兵，專淮南之任。淩與愚陰謀，以帝闇弱，制於強臣，聞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九月，愚遣其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聞（楚王彪，武帝子，黃初三年進王白馬，白馬縣屬東郡。）淩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勞，姓也；精，名也。姓譜：其先居東海勞山，因氏焉。漢有琅邪勞丙。）語其子廣（語，牛倨翻。）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華不治（何晏字平叔。）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朝，直遙翻。）政令數改（數，所角翻。）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言雖存心於高遠，而不切事情，與下不接也。）民習於舊，眾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情雖難量（量，音良。）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謂蔣濟、高柔、孫禮、王昶、陳泰、郭淮、鄧艾等。）脩先朝之政令（朝，直遙翻。）副眾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必改（惡，烏路翻。）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懈，古隘翻。）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易，以豉翻。）」淩不從。

冬，十一月，令狐愚復遣張式詣楚王（復，扶又翻。）未還，會愚病卒。

十二月，辛卯，即拜王淩為太尉（即於壽春拜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

光祿大夫徐邈卒。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行，下孟翻。）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狷，古縣翻。）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易，以豉翻。）」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明帝太和初，邈為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毛玠字孝先，崔琰字季珪。）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比，毗寐翻，近也。比來猶言近來也。）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欽，毓之子也。（毓，余六翻。）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

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會，古外翻。）生少子亮（少，詩照翻。）吳主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事見上卷正始六年。）欲豫自結，數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為後孫綝殺尚廢亮張本。數，所角翻。妻，七細翻。）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惡，烏路翻。）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分部，謂各分部黨若

（冀甘陵商比訐）將有袁氏之敗（事見六十四卷建安七年）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沈吟者欲決而未決之意）峻靜之曾孫也（孫靜，堅之季弟，見六十二卷建安元年）秋吳主遂幽太子和驃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注見[illegible]）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屈，居勿翻）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吳主登白爵觀見甚惡之（白爵觀在建業宮中。惡，烏路翻）敕據晃等無事忽忽（忽忽，不得志也）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illegible]）據晃亦固諫不已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撓，奴教翻）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為新都郡丞晃斥歸田里群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太子和為庶人徙故鄣（故鄣縣，[illegible]）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寄吳安孫奇皆以其黨霸譖和故也（[illegible]霸和事見上卷正始六年）初楊竺少獲聲名（少，詩照翻）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之別族（別族，分族也）及竺敗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數，所角翻）

（難，乃旦翻）朱據未至官中書令孫弘以詔書追賜死冬十月廬江太守文欽偽叛以誘吳偏將軍朱異（誘，音酉）欲使異自將兵迎己異知其詐表吳主以為欽不可迎吳主曰方今北土未一欽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譎，古穴翻）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偏將軍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北界，魏界）欽果不降（降，戶江翻）異桓之子據範之子也（[illegible]）十一月大利景侯孫禮卒（[illegible]）吳主立子亮為太子吳主遣軍十萬作堂邑塗塘以淹北道（堂邑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illegible]今揚州六合縣[illegible]）十二月甲辰東海定王霖卒征南將軍王昶上言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適，讀曰嫡）可乘釁擊吳朝廷從之遣新城太守南陽州泰襲巫秭歸（[illegible]）荊州刺史王基向夷陵（[illegible]）昶向江陵引竹絙為橋渡水擊之（[illegible]）吳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illegible]）昶欲引致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

喜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鎧可亥翻 旻音旻）設伏兵以待之紹果來追祖與戰大破之斬其將鍾離茂許旻 漢姜維復出西平不克（復扶又翻）

三年春正月王基州泰擊吳兵皆破之降者數千口 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 夏四月甲申以王昶為征南大將軍（以代征南將軍也）壬辰大赦 太尉王凌聞吳人塞涂水（涂音除 塞悉則翻 涂水出宣城 杜佑曰 涂水至真州曰 …）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 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為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水經注沙水東南流逕陳縣又東南流 … 百尺堰 司馬宣王討王凌 大軍掩至百尺 即此也 杜佑曰 百尺在陳州 …）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 不意甚也 … 謂之 …）懿軍到丘頭（丘頭在 … 又東 … 丘頭 …）凌面縛水次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 面縛 …）凌既蒙赦加恃舊好不復自疑（好呼到翻）徑乘小船欲趨懿（趨七喻翻）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住水經注…）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懿曰卿直

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古者簡長二尺四寸短者半之 漢制簡長二尺短者半之 折簡者折半之簡言其禮輕也 …）凌曰卿負我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京師凌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 五月甲寅）凌行到項遂飲藥死懿進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懿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章服親土埋之（… 孟子曰 …）初令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興令狐氏（令力丁翻）族父弘農太守邵獨以為愚性倜儻（倜他歷翻 儻他朗翻）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之心甚不平及邵為虎賁中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更工衡翻）所在有名稱（稱尺證翻）愚從容謂邵曰（從千容翻）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 先悉薦翻）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令狐愚字公治）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此晉人書之 …）愚在兗州辟山陽單固為別駕（單音善）與治中楊康並為愚腹心及愚

卒康應司徒辟至洛陽露其事愚由是敗懿至壽春見單固問曰令狐反乎曰無有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固云無有懿錄楊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傭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康初自冀封侯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之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詔以揚州刺史諸葛誕爲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

吳主立潘夫人爲皇后大赦改元太元六月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殂辛未以司馬孚爲太尉八月戊寅舞陽宣文侯司馬懿卒詔以其子衛將軍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衆爲五部居并州

境內左賢王劉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爲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

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吳立節中郎將陸抗屯柴桑詣建業治病病差當還吳主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是時吳主頗寤太子和之無罪冬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吳主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

國上下皆以恪為才而峻獨知之峻本無投恪之心也害恐於峻手耳罪在恪峻既竊權受之以卑謝誡亂吳國其罪在峻讀史者其審諸吳主權恪剛很自用很戶懇翻峻曰當

今輔臣之才無及恪者諸葛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

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難乃旦翻子每事必十思恪

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見論語季文子

魯大夫季孫行父也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

咸謂之失言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

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

處昌呂翻息浪翻呂侯國之元耆元耆猶言元老也志度經遠甫以

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俱

者也諸葛恪字元遜疏讀曰疎機者遇事會而發神者以之靈妙建之會而靈之與以應之則為不

俱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

諫急於風移豈得隕身殿堂死於凶豎之刃謂恪後為孫峻所殺

矧發也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造七到翻而哂呂侯無對

為陋哂式忍翻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樂音

洛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輿之精嚴垂

發而費禕方與來敏對棊意無厭倦敏以為必能辦

賊事見上卷正始五年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況長寧以

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論語記孔子之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謂

長寧未知其為誰也蜀為蕞爾之國蕞祖外翻而方向大敵所規

所圖唯守與戰何可以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

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脩所害脩當作循後之子悔

翻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見賢遍翻往聞長寧之

甄文偉甄之人翻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是以

為世鑒也恪至建鄴見吳主於殿內受詔牀下以

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

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制羣官百司拜揖之

儀各有品序諸葛恪今盛氣者也吳主既任之又為百司拜揖之儀品是其氣愈盛矣使又以會稽太守北海

無東關之捷合肥之敗恪亦不能專吳之國事也滕胤為太常胤吳主壻也壻為偶翻恪胤皆致張十二月

以光祿勳滎陽鄭沖為司空漢費禕還成都費父沸翻

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乃復北屯漢壽以禕之才乃復信

望氣者之說邪蜀先主改葭萌為漢壽縣屬梓潼郡是歲漢尚書令

呂乂卒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祗為尚書令黃皓自此愈用事矣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司馬師為大將軍吳主立故

太子和為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為齊王居武

昌王夫人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虎林在廣大江吳人置督守其後孫權

建業吳自京口沿江至武昌而夏口督孫奐則虎林又在武昌之下二月立皇

后張氏大赦后故涼州刺史既之孫東莞太守緝之

女也東莞縣漢屬琅邪郡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置東莞郡

召緝拜光祿大夫。（為下司馬師殺緝張本。）吳改元神鳳，大赦。吳潘后性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問孫弘以呂后稱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虐，音[illegible]。）伺其昏睡縊殺之，託言中惡。（[illegible]）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illegible]）

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弘、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入臥內，屬以後事。（屬，之欲翻。）夏四月，吳主殂，年七十一。孫弘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為恪所治，（治，直之翻。）祕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illegible]）於坐中殺之。（[illegible]）乃發喪，諡吳主曰大皇帝。（[illegible]）太子亮即位，（亮，字子明，權少子。）大赦，改元建興。閏月，以諸葛恪為太傅，滕胤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馬。恪乃命罷視聽，息校官，（[illegible]）原逋責，除關稅，（[illegible]）崇恩澤，眾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

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illegible]）乃徙齊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illegible]）奮不肯徙，恪為牋以遺奮曰：（遺，于季翻。）「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家，（先後，皆去聲。）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謂吳、楚七國也。幾，居希翻。）下則骨肉相殘，（[illegible]）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illegible]）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illegible]）慮於千載，（載，子亥翻。）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勤渠，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各早就國，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illegible]）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illegible]）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順之節，（[illegible]）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治，直之翻。）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illegible]）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乃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

此之日，小大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行，下孟翻）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則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慺慺，謹敬貌）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牙，（牙，讀為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至，極也）願蒙三思。王得牋懼，遂移南昌。（南昌縣，豫章郡治所）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治，直之翻）冬十月，太傅恪會眾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引軍而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王昶字文舒，毌丘儉字仲恭）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埸，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塉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

設間搆不來回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也（易，以豉翻）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間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通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爲所施（施，式智翻）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貪敵富則斂重財匱（斂，力贍翻）故曰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孫子兵法之言也）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

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毌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衆七萬攻東興甲寅吳

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敕諸軍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陳，讀曰陣）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卒，讀曰猝）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留贊唐咨爲前部從山西上（上，時掌翻，下同）奉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趨，七喻翻）乃辟諸軍使下道（辟，讀如避，辟諸軍者，避諸軍路也，下道，避路行也）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即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鎧去矛戟（去，羌呂翻）但兜鍪刀楯倮身緣堨（兜鍪，首鎧也，……）

（……）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奉兵得上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絶自投於水更相蹈藉（藉，慈夜翻）前部督韓綜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綜叛吳事見七十卷明帝太和元年）數爲吳害（數，所角翻）吳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乘牛馬騾驢各以千數（乘，繩證翻）資器山積振旅而歸 初漢姜維寇西平（事見上卷嘉平二年）獲中郎將郭循（循，考異曰：三國志……）漢人以爲左將軍循欲刺漢主不得親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爲左右所遏事輒不果（……）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illegible]戶食實封[illegible]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八（起昭陽作噩，盡旃蒙大淵獻，凡三年。）

邵陵厲公下

嘉平五年春正月朔，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郭循在坐；（費，父沸翻。坐，徂臥翻。蜀先主改葭萌為漢壽。）禕歡飲沈醉，（[illegible]沈，持林翻。）循起刺禕，殺之。（刺，七亦翻。）禕資性泛愛，（泛，孚梵翻，廣也，言無所不愛也。）不疑於人。越巂太守張嶷（巂，音髓。嶷，魚力翻。）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岑彭、來歙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一年。歙，許及翻。）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少，詩沼翻。）禕不從，故及禍。

詔追封郭循為長樂鄉侯，（樂，音洛。）使其子襲爵。

王昶、毋丘儉聞東軍敗，（時三道伐吳，東關最在東，故曰東軍，[illegible]。）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朝，直遙翻，下同。）大將軍師曰：「我不聽公休，（諸葛誕字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師弟安東將軍昭時為監軍，唯削昭爵而已。（監，古銜翻。）以諸葛誕為鎮南將軍、都督豫州；毋丘儉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

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新興、雁門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illegible]）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illegible]）

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己過，（[illegible]）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若乃諱敗推過，（[illegible]）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喪，息浪翻。）上下離心，賢愚解體，謬之甚矣！（[illegible]）君人者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illegible]）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況於再乎！（[illegible]）

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illegible]）「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illegible]）

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封太傅恪陽都侯，（[illegible]）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復，扶又翻。）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數，所角翻。罷，讀曰疲。）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illegible]）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眾曰：（[illegible]）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illegible]）

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秦但得關西耳（謂函谷關以西也）尚以并吞六國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及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是時魏興三十餘年主數易精兵良將分頓方面）（諸葛恪嘗以避朱然扣繼君汝蓋小備矣恪不能理以能爲時一戰之場謂魏人爲衰少未盛之知其將錄少誤召甚矣事見上卷嘉平二年）加司馬懿先誅王淩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謂既以司馬師爲幼弱又其未能用人故可謂）聖人急於趨時（會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

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恪自謂其才足以撥魏不若其父兗果何如也邪又以累出師以攻魏之地不足以興其賊支久卒無成功鄙志以明之才而輕用其民不准不足以強吳滅其身家而已）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胄生蟣蝨（事見漢高帝紀樂音洛）（蟣居豈翻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事見四十一卷漢光武建武六年邯）

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謂家叔父諸葛亮表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二年）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耳衆人雖皆心以爲不可然莫敢復難（復扶又翻難乃旦翻）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謂大行皇帝孫權也未葬故稱大行）計未施行寇遠自送（謂魏來攻東興也）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言此功所以立者恪之盛氣者流）宜且案兵養銳（當有所為宜且按兵觀釁切也）觀釁而動今乘此

勢欲復大出（復扶又翻）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所著論以謂自己所見）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謂勝負存亡之大數也）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聶友之所以待恪者盡自見之矣然景恪所以自用者）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勞役謂內有營山陵外有東關之師也）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左傳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喪息浪翻）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左傳曰）

（大事在戎）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謂深切矣）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司馬氏門）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三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入寇，（復，扶又翻）以滕胤為都下督，掌統留事。夏，四月，大赦。漢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姜維本天水冀人，故習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斷，丁管翻）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謂諸葛亮）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治，直之翻）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希冀徼倖，（徼，堅堯翻）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其志，（費禕死見上卷）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石營在董亭南，蓋皆武都、陰平之地。狄道縣屬隴西郡。為維以勞民亡蜀張本）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埸，音亦。少，詩沼翻）不如止圍新城。（合肥新城也）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見上年）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

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謂吳攻淮南，蜀攻隴西也）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沮，在呂翻）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見漢景帝紀十六卷）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縣，讀曰懸）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毋，音無）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如松所料）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復，扶又翻）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言雖身降而其家人不坐罪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為，于偽翻）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乃投其

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綬音受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重直龍翻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鬬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太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惟思也而恥城不下忿形于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迕恪迕五故翻逆也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數所角翻恪不能用策馬來奔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伺相吏翻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illegible]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渚洲也[illegible]中圖起田於潯陽[illegible]詔召相銜[illegible]徐乃旋師由是眾庶失望怨讟興矣讟徒木翻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眾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

猶敗伍子胥見任於吳王闔閭闔閭死夫差不能用言而殺之吳起事見一卷周安王二十一年商鞅事見二卷顯王三十一年樂毅事見四卷赧王三十六年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illegible]所用也然又不死於師而死於將相功名之際擁居重以鋒會之構閒也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從才用翻歸入府館府館府舍也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數所角翻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illegible]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illegible]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illegible]嚴裝也復扶又翻孫峻因民之多怨眾之所嫌構恪於吳主云欲為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左傳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也通夕不寐又家數有妖怪數所角翻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須待也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嘗試也恪曰當自力入言當自力疾而入見吳主也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張竹亮翻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為正恐因酒

食中人耳（中竹仲翻　考異曰恪傳曰恪省張約等牋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上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孫盛以爲不然今從吳曆）恪入劒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
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言病未良已也）有常服藥酒可取
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
解長衣著短服（著陟略翻）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
劒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
手斫約斷右臂（斷丁管翻）武衛之士皆趨上殿（武衛武衛將軍之士）
（領之）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令內刃於鞘也）乃除
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難乃旦翻）載其母欲來奔峻使

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篾束要投之石子岡（恪傳曰建業南有長陵名石子岡葬者依焉按今高座寺後即石子岡寺在建康城南門外宋白曰岡在臺城南四十里蓋今建康城并臺城也）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
軍（施績時在江陵孫壹時在夏口）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
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臨淮
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鄭康成曰崇終也言不終朝也）一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以雲雨因以
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浹即協翻周匝也辰十二辰也十二辰一周曰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訖居乞翻訖盡也）臣以
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冒莫北翻破家滅身之罪）以邀風雨

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
三首梟市積日（梟堅堯翻）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
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長知兩翻）人情之於品物
（品服也）樂極則哀生（樂音洛）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
台輔（處昌呂翻）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
能不惜然（惜愴也）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
剖無所復加（掘其月翻復扶又翻下同）願聖朝稽則乾坤（稽考也則法也）
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秦漢之制奪官爵者爲士伍）惠以三寸之棺（禮記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鄭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按禮上大夫棺八寸椑六寸下大夫棺六寸椑四寸無二寸棺制也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椁稱之墨子尚儉桐棺三寸左傳趙簡子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昔項籍受
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
也（葬項籍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斂韓信事今史無所考）（譽音余）惟陛下敦三皇之仁（上古送死棄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此所謂三皇之仁也）（斂力贍翻）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
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
（沮在呂翻）昔欒布矯命彭越（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臣竊恨之不
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
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古之人臣進言於君率曰冒死曰昧死謂冒犯其死罪而言也）乞聖明哀察於是

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斂力贍翻）初恪少有盛名（少詩照翻）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之主也（戚憂也瑾渠吝翻）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爲恪必敗諸葛氏（[illegible]）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illegible]）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巂太守張嶷與瞻書曰（[illegible]）東主初崩（吳在蜀東）帝實幼弱（帝謂吳主亮）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易以豉翻）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illegible]）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事見二十三卷漢昭帝元鳳元年）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難乃旦翻）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卒讀曰猝屬之欲翻）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周亞夫曰吳楚剽輕[illegible]）而太傅離少主（離力智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illegible]）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illegible]）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illegible]）誰復有盡言者邪（[illegible]）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

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吳羣臣共議上奏推孫峻爲太尉滕胤爲司徒（[illegible]）有媚峻者言曰萬機宜在公族若承嗣爲亞公（[illegible]）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量也（量音良）乃表峻爲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illegible]）由是士人失望滕胤女爲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峻曰鯀禹罪不相及（[illegible]）滕侯何爲峻與胤雖內不沾洽（沾洽言其情不浹洽也）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爲庶人徙章安（[illegible]）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遷都之意（[illegible]）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illegible]）徙新都又遣使者追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illegible]）遂撫育皓及其

三弟皆賴以獲全。（為後吳人詩張太）

高貴鄉公上（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正始五年封高貴鄉公。高貴）

正元元年（閼逢攝提格。是年十月高貴鄉公方改元，此上猶嘉平六年也。通鑑以是年為高貴鄉公正元之元年）

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斷客。（斷，丁管翻）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事見上卷嘉平元年）豐為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豐子韜，以選尚齊長公主。（主，帝之妹，曰長公主。齊長公主，明帝女，長知兩翻）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不得在勢任，居常怏怏；（怏，於兩翻）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亦不得意；（緝自東莞召見，事見上卷嘉平四年）豐皆與之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召豐與語，不知所說。（數，所角翻）師知其議，已請豐相見，以詰豐，（詰，去吉翻）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鐶，戶關翻。刀鐶，刀上有鐶）送尸付廷尉，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尉。（下，遐稼翻）鍾毓案治，云：「豐與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漢有黃門令，宦者為之，黃門監蓋魏置也。永寧宮，郭太后所居，永寧署令，主之。冗從僕射，宦者為之，主中冗從，漢制也。冗，而隴翻。從，才用翻。沈約志曰：漢東京有中黃門冗從僕射，秩六百石，皆宦者，因其名置冗從僕射而已，蓋黃門之職也）謀曰：『拜貴人日，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同奉陛下，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軍；陛下儻不從人，便當劫將去耳。』」又云：「謀以玄為大將軍，緝為車騎將軍；玄、緝皆知其謀。」庚戌，誅韜、玄、緝、鑠、敦、賢，皆夷三族。

夏侯霸之入蜀也，（事見上卷嘉平元年）邀玄欲與之俱，玄不從。及司馬懿薨，中領軍高陽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許允，字士宗。不見事，謂不知事也）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少，詩照翻）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司馬師，字子元；昭，字子上）及下獄，玄不肯下辭，鍾毓自臨治之。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罪！卿為令史責人也，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李豐弟翼為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為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翼曰：「二

天道好還信哉

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耳 謂從兒坐罪止一身若李豐不逮禍及妻子也 二兒必免乃止死初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
安太守郭智善 東安縣前漢屬城陽後漢屬琅邪魏分爲郡沈約曰晉惠帝分東莞爲東安郡蓋魏既分又省併晉又分爲郡也而置久分屬東莞又自東莞分爲郡也 智子沖有內
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沖嘗與李豐俱見畿既退
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
也其子足繼其業 孝懿恢字君謀畿字 時人皆以畿爲誤及
豐死沖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 卒子恤翻 正始中夏侯玄
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尚書郎傅嘏嘏不受嘏友
人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
無實才 夏侯玄字太初 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
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 論語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何晏字平叔好呼到翻
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
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 鄧颺字玄茂要一遙翻妬前者忌前人也人忌勝己故無親之惡烏路翻釁許覲翻 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
遠之猶恐禍及 遠于願翻 況昵之乎 昵尼質翻近也 嘏又
與李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智而昧
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辛亥大赦 三月廢
皇后張氏 曹操殺漢后伏氏而司馬師殺魏后張氏此不惟天道好還亦由師之有以教之也 夏
四月立皇后王氏奉車都尉夔之女也 秋道長

李簡密書請降於漢 長知兩翻降戶江翻 六月姜維寇隴西
中領軍許允素與李豐夏侯玄善秋允爲鎮北將軍
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 晉志持節都督者與四征鎮加大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 帝以允當出詔會羣臣
帝特引允以自近 近其靳翻 允當與帝別涕泣歔欷 君臣不密漢書注賈逵曰大臣失身之禍也又許允既 允未發有司奏允前放散
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 樂音洛浪音狼 未至道死 吳孫峻
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司馬桓慮謀殺峻立太子登之
子吳侯英不克皆死 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
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
兵入見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 見賢遍翻樂音洛 左右
勸帝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帝
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大將軍師乃謀廢帝 平樂觀在洛陽城西昭已過引入殺帝事遂不果矣 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
以帝荒淫無度褻近倡優 褻狎也倡優女樂也近其靳翻 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敢違乃奏收帝璽綬歸
藩于齊 璽斯氏翻綬音受 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帝對
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 彭城王據文帝子也此郭芝等語也芝太后之從父也故使之入白太后 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
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

非常，但當[illegible]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甚喜。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出就西宮。帝與太后垂涕而別，遂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群臣送者數十人，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永絕嗣乎？高貴鄉公，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丁丑，師更召群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髦者，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使太常王肅持節迎之。師又使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冬，十月，癸丑，高貴鄉公至玄武館，群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群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群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大赦，改元。為齊王築宮于河內。漢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間、臨洮。將軍徐質與戰，殺其盪寇將軍張嶷，漢兵乃還。初，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其鄉里故愛之。欽恃爽勢，多所陵傲；及爽誅，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毋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

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古者天子巡狩四方其方之諸侯各會朝于方嶽之下堯舜有四岳之官孔安國曰堯命羲和四子分掌四方之諸侯故曰四岳魏晉之時征鎮安平總督諸軍任專方面時因謂之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乃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勳於社稷宜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孚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誕時為鎮南都督豫州）儉欽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淮南將士皆自內州往戍故家屬皆留內州魏制諸將出征及鎮守方面皆以質任轉）但急往禦衛（禦儉欽之衆使不得從又行其家屬）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瘤音留肬也肉起疾腫曰瘤創初良翻）或以為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唯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魏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郎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省讀書可後改為中書侍郎）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壽春

故楚都時為淮南重鎮以南楚兵勁兵聚焉）而儉等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易以豉翻）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蹶然急遽而起之貌蹶音厥又音姑衛翻）戊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中謂中軍外謂城外諸營兵）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于陳許（三方東西北也）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莫候翻）袤曰毌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好呼到翻）文欽勇而無筭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漢周亞夫堅壁以破吳楚）師稱善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魏晉之制使持節都督諸軍為上假節都督次之假節監諸軍又次之假節行監軍又次之魏受漢禪以許昌為別宮屯重兵以為東南二方根本監古銜翻）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誑居況翻誘音酉）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而復敕基停駐（復扶又翻）基以為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衆心疑沮也（沮在呂翻）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虜略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言州郡兵其家有為賊所得者必懷反顧而有離散之心也）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為錯

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吴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濦水閏月甲申師次于濦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兵聞拙速未覩爲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彊寇内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

癸未征西將軍郭淮卒以雍州刺史陳泰代之

吴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贊襲壽春

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軍知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内乖外叛自知必敗因獸思鬬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絶其歸路師屯汝陽毌丘儉文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為欽子鴦年十八勇力絶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

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鴦帥壯士先至鼓譟（[illegible]）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衆知之齧被皆破（蓋齧被以忍痛[illegible]）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引還（[illegible]）師與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左傳曹劌之言）鴦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陳讀曰陣）所向皆披靡（披普彼翻[illegible]）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illegible]公府各置長史一人[illegible]左右長史各一人[illegible]）鴦

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在天子左右（[illegible]）師將與俱行（[illegible]）大目知師一目已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illegible]）素與大目相信乞為公追解語之（[illegible]）令還與公復好（復[illegible]）師許之大目單身乘大馬被鎧冑（被皮義翻）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為曹氏（[illegible]）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illegible]）欲使欽解其旨（[illegible]）

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傅讀曰附[illegible]）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是日毌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奔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橐皋（[illegible]）文欽父子詣軍降（[illegible]）毌丘儉走比至慎縣（[illegible]）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

津民張屬就殺儉（[illegible]）傳首京師封屬為侯諸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illegible]）詔以誕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諸軍事夷毌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illegible]）惟誅首事者十餘人餘皆奏免之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illegible]）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不足以懲姦亂之源（[illegible]）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

二門（婦當坐父母之家，又坐夫家也。）非所以哀矜女弱（女，陰類，稟氣柔弱，在室從父母，既嫁從夫，故云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分，扶問翻。）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illegible]）朝廷從之，仍著於律令。

舞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留中郎將參軍事賈充監諸軍事。充，逵之子也。（賈逵事武、文、明三朝。[illegible]）衛將軍昭自洛陽往省師，（[illegible]）師令昭總統諸軍。辛亥，師卒于許昌。（[illegible]）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中詔敕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illegible]）權留衛將軍昭屯許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上，時掌翻。）輒與昭俱發，還到洛水南屯住。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illegible]）

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為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illegible]）

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后，武宣皇后弟秉之曾孫女也。

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孫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illegible]）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公主。（[illegible]）峻使衛尉馮朝城廣陵，（[illegible]）功費甚眾，舉朝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之，峻不從，功卒不成。（卒，子恤翻。）

漢姜維復議出軍，（[illegible]）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爭，讀曰諍。）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illegible]）趨狄道。（[illegible]）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勢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illegible]）經輒渡洮水。（[illegible]）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illegible]）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移師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攻魏，覆軍殺將，攻齊，是為蛇足者也。」昭陽悟，乃罷軍。）維大怒，遂進圍狄道。（[illegible]）辛未，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illegible]）戊辰，復以太尉孚為後繼。

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賊衆大盛，將軍以烏合之衆，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illegible]）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illegible]）穀之實，放兵收降，（[illegible]）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illegible]）此我之所惡也。（惡，烏路翻。）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曰：修櫓轒轀，三月乃成，距堙三月而後已。（此孫子之言也。[illegible]）

（[illegible]）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僑，寄也，客也。）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illegible]）自然之勢也。（[illegible]）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illegible]）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illegible]）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illegible]）并治城壘，還屯上邽。（[illegible]）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illegible]）驛書不過六百里。（[illegible]）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illegible]）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illegible]）初，吳大

帝不立太廟以武烈嘗爲長沙太守立廟於臨湘 吳大帝追諡其父堅曰武烈皇帝長沙郡治臨湘縣 使太守奉祠而已冬十月始作太廟於建業尊大帝爲太祖 考異曰吳歷太平元年正月始作太祖廟沈約宋書孫亮立明年正月立權廟今從吳志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illegible]

奉經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九 起柔兆困敦盡重光大荒落凡六年

高貴鄉公下

甘露元年 是年六月改元 春正月漢姜維進位大將軍 二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優劣以少康爲優 考異謂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兆其謀[illegible]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illegible] 夏四月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illegible] 丙辰帝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諸儒莫能及 時帝與博士淳于俊論易與庾峻論尚書與馬照論禮[illegible] 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幷屬文論 [illegible] 特加禮異謂秀爲儒林

丈人沈為文籍先生。帝性急，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illegible]）每有集會，輒奔馳而至。望，孚之子也。（[illegible]）

六月，丙午，改元。（[illegible]）

姜維在鍾提，（[illegible]）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見上卷上年）非小失也；士卒凋殘，倉廩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管子曰[illegible]）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illegible]）彼以船行，吾以陸軍，（[illegible]）勞逸不同，三也。（[illegible]）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illegible]）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illegible]）熟麥千頃，為之外倉。賊有黠計，其來必矣。」（[illegible]）

秋，七月，姜維復率眾出祁山，（[illegible]）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illegible]）艾據武城山以拒之。（[illegible]）

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illegible]）大破之。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眾，（[illegible]）蜀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衛將軍行大將軍事。（[illegible]）

八月，庚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為太尉。

文欽說吳人以伐魏之利；（[illegible]）孫峻使欽與驃騎將軍呂據（[illegible]）及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illegible]）以圖青、徐。（[illegible]）峻與滕胤祖於石頭，遇暴疾，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綝。（[illegible]）丁亥，峻卒，吳人以綝為侍中、武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illegible]）

己丑，吳大司馬呂岱卒，年九十六。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褠，（[illegible]）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illegible]）原性忠壯，好直言，（[illegible]）岱時有

衍丹原輒諫爭（爭讀曰諍）又公論之（公於衆中論其得失）人或以
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徐原字德淵）今原死
岱哭之甚哀曰徐德淵呂岱之益友（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今不幸（論語曰不幸短命死矣）岱復於何聞過（復扶又翻）談者
美之呂據聞孫綝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督將連
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illegible]）綝更以胤為大司馬代
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冬十月
綝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
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
晏（[illegible]）告喻胤宜速去意（[illegible]）
（[illegible]）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
將軍孫咨（[illegible]）告以綝為亂迫融等使有書難
綝（[illegible]）綝不
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胤
胤又劫融等使詐為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
胤引兵至蒼龍門（蒼龍門吳建業宮之東門也）將士見公出必委
綝就公（[illegible]）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
乃約令部曲（[illegible]）說呂侯兵已在近道故皆為胤
盡死無離散者（為于偽翻）胤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
比曉據不至（比必寐翻）綝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

夷胤三族己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奔魏者據
曰吾恥為叛臣遂自殺（[illegible]）
以司空鄭沖為司徒左僕射盧毓為司空（[illegible]）
（[illegible]）
毓固讓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
司隸校尉琅邪王祥詔不許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
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
（[illegible]）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
祥俱往及長娶妻（[illegible]）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
之母患之為之少止（[illegible]）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
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
（[illegible]）自後母賜祥饌（[illegible]）覽
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
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illegible]）杖而後起徐
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靜政化大
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illegible]）
（[illegible]）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十一月吳孫綝遷大將
軍綝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
（[illegible]）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illegible]）

(帝太和一年吳主綝遇憲薄於峻時憲建業留尚書九官於武昌)
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泄綝殺惇憲服藥死
二年春二月大梁成侯盧毓卒　夏四月吳主臨正
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綝表奏多見難問(難乃旦翻)又科兵
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科程也程其長短小大也或曰科當作料音聊量度也)
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少詩照翻將即亮翻)
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長知兩翻)
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
先帝數有特制(特制謂特出上意以手詔宣行也數所角翻)今大將軍問
事但令我書可邪(書可畫可也)(問事謂言奏事不言奏者自卑抑之意)嘗食
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中藏中藏府也掌幣帛金銀諸貨物蜜餳餹也藏徂浪翻下同)
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吳主曰黃門
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謂向者嘗求蜜也)實不敢與黃門不
服吳主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
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此必黃門所為也
詰之果服(詰去吉翻)左右莫不驚悚　征東大將軍諸葛
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玄死見上卷正元元年颺死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元年颺余章翻又余亮翻)
王凌毋丘儉相繼誅滅(凌死見七十五卷嘉平三年毋丘儉死見上卷正元二年毋音無)
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帑他朗翻藏徂浪翻)
曲赦有罪以收眾心畜養揚州輕俠
數千人以為死士(畜許六翻)因吳人欲向徐堨(徐堨即徐塘在東關堨烏葛翻)
請十萬眾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
冠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魏置征東將軍屯淮南征南將軍屯襄沔以備吳征西將軍屯關隴以備蜀征北將軍屯幽并以備胡皆授以重兵司馬昭初當國故充請以觀其志慰勞力到翻)
且觀其志昭遣充至
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
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充父逵先為豫州而卒故云)
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難乃旦翻)
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誕先督揚州東關之敗改督豫州毋丘儉死復督揚州)
得士眾心今召之必不
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
從之甲子詔以誕為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
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己遂殺綝(征東將軍與揚州刺史同治壽春魏四征之任率以其州刺史為驅使故誕疑綝間己間古莧翻)
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
田口十餘萬官兵(魏郡國皆置典農田官凡屯田口悉官兵也)揚州新附勝
兵者四五萬人(勝音升)聚穀足一年食為閉門自守之
計遣長史吳綱將少子靚至吳(將即亮翻靚疾正翻又疾郢翻)
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為質(質音致)
吳滕胤呂據之妻皆夏口督孫壹之妹也(壹孫奐之子也)
六月孫綝使鎮南將軍朱異自虎林將兵襲壹

至武昌當將部曲來奔乙巳詔拜當車騎將軍交州牧封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衮冕赤舄事從豐厚〔寵異孫壹者以招攜貳也〕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昭若獨行恐後有變故奉之以行〕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眾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為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是役也司馬昭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丘頭在[illegible]〕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

欽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眾突入城〔壽春城外無山唯城北有八公山耳〕昭敕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為文欽外勢〔安豐縣屬廬江郡魏分置安豐郡今安豐縣在壽春南八十里〕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執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報聽基行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稟命而裁其可否者實司馬昭也〕於是基等四面

合圍表裏再重〔重直龍翻〕塹壘甚峻〔塹七豔翻〕文欽等數出犯圍〔數所角翻〕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監古銜翻〕督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為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illegible]〕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綝大發兵出屯鑊里〔[illegible]〕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illegible]〕異留輜重於都陸〔[illegible]〕進屯黎漿〔[illegible]〕石苞州泰又擊

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九月己巳綝斬異於鑊里辛未引兵還建業〔[illegible]〕綝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眾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illegible]〕司馬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

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閒（閒古莧翻）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之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勢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illegible]）將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為名內實坐須成敗（須待也）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坐（[illegible]）守死無為也（言不苦決死而求生）（[illegible]）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奈何舍此（舍捨同）欲乘危徼倖乎（徼堅堯翻）班彝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全懌兄子禕儀在建業（禕儀懌兄全緒之子）（[illegible]）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奔於是懌與兄子靜及全端弟翩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為禕儀作書（為于偽翻）使禕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illegible]）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帥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城中震懼不知所為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　漢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秦地四塞以為固渭水貫其中渭川左右沃壤千里世謂之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雍於用翻）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水經注[illegible]）數挑戰（[illegible]）艾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續漢志曰中散大夫六百石[illegible]）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者其術如何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處昌呂翻）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illegible]）或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已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illegible]）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illegible]）君臣久固民習所專（[illegible]）深根者難拔

通鑑七十七　十二

據險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 謂罷列國諸侯分置三十六郡郡置守也 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易主或月易公烏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譙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 跌差也數差而不中不如審當而一發書曰若虞機張 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 湯伐桀爲鳴條一戰而勝武王伐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 數征伐則黷 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三年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 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

通鑑七十七　十三

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虎將兵在小城中 鴦虎欽二子也 聞欽死勒兵赴之衆不爲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鴦虎皆爲將軍賜爵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益饑困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 知其衆無鬭志也 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 史言諸葛誕得人心 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陳而死唐咨王祚等皆降吳兵萬衆器仗山積司馬昭初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

三叛相聚於孫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案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衆皆悅服。其

淮南將士吏民為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聽文鴦兄弟收斂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昭遺王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勢。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

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昭乃止，以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

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鸞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筭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

司馬昭之克壽春，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

漢姜維聞誕死，復還成都，復拜大將

軍（雖以段谷之敗貶行大將軍事）

夏五月，詔以司馬昭為相國（漢書百官表曰相國丞相皆秦官又按蕭何傳何為丞相拜相國尊於丞相），封晉公，食邑八郡（晉書帝紀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秋七月，吳主封故齊王奮為章安侯（奮廢見上卷嘉平五年章安縣屬會稽郡）。詔以關內侯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帝率群臣詣太學，行養老乞言之禮（記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以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鄭玄注曰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也惇史史惇厚者也）。小同，玄之孫也（鄭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歲生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八月，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

吳孫綝以吳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難乃旦翻），甚懼；返自鑊里，遂稱疾不朝（朝直遙翻）；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門宿衛（蒼龍門吳建業宮東門），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闓音開又苦亥翻），欲以自固。吳主惡之（惡烏路翻），乃推朱公主死意（朱公主死見上卷正元二年權所以見殺之意），全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二子熊、損所白。」是時熊為虎林督，損為外部督（吳外部督蓋外部警衛），吳主皆殺之。損妻，孫峻妹也。綝諫，不從，由是益懼。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將軍劉丞謀誅綝。全后父尚為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

何異羊入虎口

侍郎紀曰：「孫綝專勢，輕小於孤（謂輕視之以為幼小也）。孤前敕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於朱異（事見上卷），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在，無所復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規圖也）。卿父作中軍都督（尚為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率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左右無難營名）。作版詔敕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當得之（正爾猶言正如此也）。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漏泄，誤孤非小也（邂戶懈翻逅戶茂翻）。」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語牛倨翻），母使人密語綝（語牛倨翻）。九月戊午，綝夜以兵襲尚，執之，遣弟恩殺劉丞於蒼龍門外（劉丞），比明（比必寐翻），遂圍宮。吳主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鞬居言翻藏弓矢器），曰：「孤大皇帝適子（適讀曰嫡），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嘆咤不食（咤陟駕翻），罵全后曰：「爾父憒憒（憒古對翻心亂也），敗我大事（敗補邁翻）！」又遣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復扶又翻）。」因自殺。綝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吳主為會稽王（吳主亮時年十六會工外翻）。召群臣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

位孟宗廟(…[illegible])已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
同者下異議皆震怖(…[illegible])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
李崇奪吳主璽綬(綬音受[illegible])以吳主罪班告遠近尚
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綝迎立琅
邪王休綝從之(吳制…[illegible])己未綝使宗正楷與中
書郎董朝(…[illegible])迎琅邪王於會
稽(…[illegible])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
之國亮時年十六徙全尚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
主於豫章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illegible])
(…[illegible])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illegible])

(…[illegible])是日進及布塞亭孫綝以琅
邪王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
唯唯而已(…[illegible])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為國伊周處
將相之任(汜音祀…[illegible])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
百姓大小踊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
宮如是羣下搖蕩眾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
後世也綝不懌而止汜翻之子也綝命弟恩行丞相
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孫恩奉
上璽符(…[illegible])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illegible])
王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

側王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吳主…[illegible])
(吳主權第六子)孫綝稱草莽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
賢路(…[illegible])吳主引見慰諭下詔
以綝為丞相荊州牧增邑五縣(…[illegible])
以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
幹闓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張布為輔義將
軍封永康侯(…[illegible])先是丹陽太守
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illegible])
其妻習氏諫之(…[illegible])衡不聽琅

邪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琅邪王即位李衡
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何如妻
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
復逆自猜嫌(…[illegible])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
國人乎琅邪王素好善慕名(…[illegible])方欲自顯於天下
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
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illegible])非但直
活而已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
嫌自拘司敗(左傳楚箴尹克黃自拘於司敗司敗陳楚司寇也)夫射鉤斬袪在
君為君(齊桓公與公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子糾死桓公以管仲為相遂霸諸侯晉獻公…[illegible])

之寺人披伐蒲公子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及重反國與披謀圖事發呂郤之謀薦趙衰守原爲于翁汾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果如習氏所撰己丑吳主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爲烏程侯和死皓全吳上卷召陵屬公嘉平五作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蒞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請吳主不許孫綝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上時掌翻復扶又翻布以告吳主綝以布爲吳主所信故欲結之而酣失言遂以實告綝之負恩其亦危矣吳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數所角翻戊戌吳主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分扶問翻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吳主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益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之綝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中營兵即中軍也裝載裝船爲裝載欲以此兵自隨上武昌又取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將軍魏邈說吳主曰綝居外必有變說輸芮翻武衛士施朔又告綝謀反武衛士武衛之士也吳主將討綝密問輔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斷丁亂翻吳主召奉告之且問以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卒讀曰猝吳主可因臘會有陛兵以誅之陛兵兵衛陛者也從之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明會明日臘會也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揚沙綝益懼戊辰臘會綝稱疾不至吳主彊起之彊其兩翻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眾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吳主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離力智翻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吳主曰卿何不徙滕胤呂據於交州乎綝復曰復扶又翻願沒爲官奴吳主曰卿何不以胤據爲奴乎事見上卷甘露元年遂斬之以綝首令其眾曰諸與綝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孫闓乘船欲降北追殺之闓綝弟也闓音開夷綝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張布爲中軍督改葬諸葛恪滕胤呂據等其罹恪等事遠徙者一切召還朝臣有乞爲諸葛恪立碑者

爲于僞翻吳主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
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
恪死見上卷嘉平五年初漢昭烈留魏延鎮漢中事見六十八卷漢獻
帝建安二十四年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
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事見七十四卷邵陵厲公正始五年皆
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錯七故翻適可
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
漢樂二城諸葛亮築漢樂二城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三年聽敵入平謂縱敵使入平地也
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
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

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幷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
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
樂城在沔陽東州上周三十里甚險固諸葛亮所築漢沔水又東逕西樂城東而北沔注于事宗
[illegible]姜維自棄險要以開狄苟智運之此爲亡蜀張本
護軍蔣斌守漢城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見賢遍翻下同先是頓丘
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陳壽志曰去年青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寧陵縣前漢屬陳留郡後漢魏屬梁國頓丘縣漢屬東郡晉屬魏郡冠軍縣屬南陽郡陽夏縣漢屬陳國[illegible]羣臣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
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數所角翻非嘉兆也作潛
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考有詠昭之志不務養晦而潛龍之氣見

於斛而不能自拾蓋亦淺矣此其所以死於權臣之手乎惡烏路翻夏六月京陵穆
侯王昶卒漢主封其子諶爲北地王諶時壬翻恂爲新
興王虔爲上黨王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
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率衆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
及祗秋八月丙子祗卒漢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爲尚
書令尚書諸葛瞻爲僕射冬十一月車騎將軍孫
壹爲婢所殺壹見二年是歲以王基爲征南將軍都
督荊州諸軍事據晉書文帝紀分荊州爲二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
元皇帝上諱奐字景明武帝之孫燕王宇之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
本名璜即位改名奐

景元元年是年六月方改元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
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
九錫遵前年之命復扶又翻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勝音升
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沈持林翻下同尚書王經散騎常侍
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言路人皆知之吾不
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illegible]王經曰
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illegible]今權在其門爲日
政在季氏昭公伐之不勝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死于乾侯事見左傳
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爲于僞翻不顧逆順之理非
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

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
詳（重直用翻重也詳審也）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說文曰素白緻繒也
[illegible]）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
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
俱經不從（[illegible]）
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
出昭弟屯騎校尉伷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
眾奔走（伷音宙）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
下帝自用劍眾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
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畜許六翻[illegible]）
（[illegible]）正為今日（為于偽翻）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
抽戈前刺帝殞于車下（[illegible]）昭聞之大驚自投
於地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illegible]）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
（[illegible]枕職任翻[illegible]）
殿中召群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
尚書荀顗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illegible]）今
舅不如泰也（言顗[illegible]）子弟內外咸共逼之
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陳泰字玄伯）卿何以
處我（處昌呂翻）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illegible]）

（考異曰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大將軍入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illegible]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裴松之以為[illegible]今從干寶晉紀）昭久之曰卿
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言[illegible]之罪累昭[illegible]）不知
其次昭乃不復更言（復扶又翻）顗彧之子也（彧於六翻）太后下
令眾狀高貴鄉公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
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
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illegible]）
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illegible]）王沈以
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
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
道鄉公璜於鄴（[illegible]）以為明帝嗣炎昭之子也
辛卯群公奏太后自今令書皆稱詔制（[illegible]）
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
詔許之（[illegible]）戊申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
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illegible]）甲寅常道
鄉公入洛陽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丙
辰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癸亥
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司空　吳都尉嚴密建議作

浦里塘（據范書方術傳浦里塘在丹陽郡宛陵縣界陳壽志濮陽興傳亦云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群臣皆以為難；唯衛將軍濮陽興以為可成，（[illegible]）遂會諸軍民就作，功費不可勝數，士卒多死亡，民大愁怨。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吳主黜亮為候官侯，遣之國。（[illegible]）亮自殺，衛送者皆伏罪。冬，十月，陽鄉肅侯王觀卒。（[illegible]）十一月，詔[illegible]燕王待以殊禮。

十二月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為司空。

尚書王沈為豫州刺史，初到，下教敕屬城及士民曰：「若有能陳長吏可否（長，知兩翻），說百姓所患者，給穀五百斛；若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者，給穀千斛。」主簿陳廞（廞，許今翻）、褚䂮（䂮，力灼翻）入白曰：「教旨思聞苦言，示以勸賞；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當，丁浪翻），徒見言之不用，因謂設而不行。愚以為告下之事可少須後。（須，待也）」沈又教曰：「夫興益於上，受分於下（興益於上，謂進言有益於上也；受分於下，謂受賞也），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褚䂮復白曰（復，扶又翻；下同）：「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好，呼到翻），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言（諤，逆各翻）將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並周公（[illegible]），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沈乃止。

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襄陽郡，漢屬南郡。沈約曰：魏武帝平荊州，分南郡編以北及南鄉郡之山都立襄陽郡）表言：「吳將鄧由、李光等十八屯同謀歸化，遣使送質任（質，音致），欲令郡兵臨江迎拔。」詔王基部分諸軍（分，扶問翻）徑造沮水以迎之（造，七到翻。沮水出漢中房陵東[illegible]入江。師古曰：沮，千余翻。水經注曰：自臨沮界東南過枝江縣東南入于江），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馳驛遺司馬昭書（遺，于季翻），說由等可疑之狀（說，式芮翻），且當清澄（[illegible]），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西皆險陿（陿，與狹同），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卒，讀曰猝），弩馬不陳（陳，讀曰陣）。今者筋角濡弱（考工記：弓人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illegible]），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要難必之利（要，一遙翻），此事之危者也。姜維之趣上邽（趣，七喻翻），文欽之據壽春，皆

深入求利以取禮沒此近事之鑒戒也嘉平已來累有內難 謂曹爽兄弟既死累有廢立之事毋丘儉諸葛誕相繼而舉兵也難乃旦翻 當今之宜當務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昭累得基書意狐疑敕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 令各就其所至之地而住軍也 須候節度 須待也 基復遺昭書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 事見十卷漢高帝三年扶又翻下同趣讀曰促 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 食其音異基 昭於是罷兵報基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 鮮息淺翻 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

依來旨已罷軍嚴訖而由等果不降 降戶江翻 烈奮之弟也 秋八月甲寅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冬十月漢主以董厥為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都護衛將軍共平尚書事以侍中樊建為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 拂曲使直曰矯 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 比毗至翻近也並也比又毗必翻相次也 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 秘書令秩六百石 而亦不罹其禍漢主弟甘陵王永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 朝直遙翻見賢遍翻 吳主使五

官中郎將薛珝聘于漢 珝況羽翻 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以為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孔叢子子順引先人之言也嗚呼蜀之亡形成矣薛珝見人而知之 珝綜之子也 綜見七十二卷青龍元年 是歲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為質 質音致 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 魏收曰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

帝以土德王北人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曰自謂托天而生拔地而長故為托跋氏蕭子顯曰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為姓故虜為李陵之後虜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 至可汗毛始彊大 可汗北方之尊稱猶漢之單于也 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 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為東西三部西部大人曰置鞬落羅曰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為大帥推演蓋即推寅也按魏書序紀毛死貸立貸死觀立觀死樓立樓死越立越死推寅立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推寅死利立利死俟立俟死肆立肆死機立機死蓋立蓋死儈立儈死鄰立 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焜氏 焜胡昆翻又古本翻 分統部衆為十族 魏書官氏志毛統國有九十九姓至鄰七分國人使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以兄為紇骨氏後改為胡氏

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十姓百世不通婚，未必然也。

[illegible]

位授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illegible]部衆浸盛，諸部皆畏服[illegible]之[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illegible]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十 起玄黓敦牂，盡閼逢涒灘，凡三年。

元皇帝下

景元三年秋八月乙酉，吳主立皇后朱氏，朱公主之女也。戊子，立子𩅦為太子。[illegible]

漢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illegible]智不出敵而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illegible]冬十月，維入寇洮陽，[illegible]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illegible]

初，維以羇旅依漢，[illegible]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

右大將（[illegible]）皓陰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漢
主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遂敗猶[illegible]）漢主曰皓
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事見七十卷[illegible]）吾常
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
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此洮陽[illegible]）
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illegible]）
吳主以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
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illegible]）初興為會稽太
（[illegible]）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
為會稽王左右督將（吳主自會稽入立[illegible]會稽王也）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
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illegible]）吳人失望吳主
喜讀書（[illegible]）欲與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沖講論
（[illegible]）
恐其入侍言己陰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羣
書略遍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
（[illegible]）等道臣下姦變欲令其延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illegible]）

懼妨政事吳主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illegible]）
（[illegible]）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
耳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取布拜
表叩頭（[illegible]）吳主曰聊相
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吾今日
之巍巍皆君之功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illegible]）
（[illegible]）終之實難君其終之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
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昭等入（[illegible]）譙郡嵇
康（晉書曰嵇康之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illegible]）文辭
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illegible]）與陳留阮籍籍兄
子咸（[illegible]）河
內山濤河南向秀（[illegible]）琅邪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
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
落世事阮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棋對
者求止籍留與決賭（[illegible]）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
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illegible]）
籍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illegible]）面
質籍於司馬昭坐（[illegible]）曰卿縱情背禮敗俗

竹林七
吳何補
于國

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肅）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治天下之謂）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汙，烏故翻）昭愛籍才，常擁護之。（安鄴數坦島翻岳并再翻）（籍為公卿為勸進牋，籍故勸其才）（九錫之也）（何夔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曾（蘧）之子也。

阮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累，重也。兩人共馬騎，累騎。累，音力追翻）劉伶嗜酒，常乘鹿車，（鹿車，小車，可容一鹿也）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荷，下可翻）曰：死便埋我。（鍤，楚洽翻）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康性巧而好鍛）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為吏部郎，（事見七十七卷）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湯武革命，而康非之，蓋以譏昭也）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毋丘儉，（毋丘儉事見七十六卷）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汲郡孫登，（孫登事見晉書）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司馬昭患姜

以宗社為兒戲

維數為寇，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官騎，官所部騎也。騎，奇寄翻）從事中郎荀勖曰：明公為天下宰，宜杖正義以伐違貳，（違，離也。貳，背也）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刑，法也）昭善之。（勖，荀爽之曾孫也）

漢末，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眾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二虜，吳漢也）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晉獻公滅虢，因以滅虞。此言滅蜀乘勢可以滅吳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眾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絆，博漫翻）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為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啟漢主

其事羣臣莫知。

四年春正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如元年之詔。）又辭不受。吳交趾太守孫諝貪暴，為百姓所患。會吳主遣察戰鄧荀至交趾，（察戰，吳官名。[illegible]）荀擅調孔爵三十頭送建業，（[illegible]）民憚遠役，因謀作亂。夏五月，郡吏呂興等殺諝及荀，遣使來請太守及兵，九真、日南皆應之。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illegible]）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illegible]）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illegible]）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illegible]）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illegible]）瓘，覬之子也。（[illegible]）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illegible]）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illegible]老子道經。）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鍾鄧之禍，寔已知之矣。）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illegible]）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用姜維之[illegible]。）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illegible]）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illegible]）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illegible]）漢朝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為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illegible]）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illegible]）舒率其衆迎降胡烈。（[illegible]）烈乘虛襲城，僉格

關而死。僉，彤之子也。（傅彤死事見六十九卷文帝黃初三年。彤，余中翻。）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藏，徂浪翻。）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直攻姜維營，（前漢天水郡，後漢曰漢陽郡，晉復曰天水。）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趨甘松。（欣，希斤翻。）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彊川口在彊臺山南，彊臺山即臨洮之西傾山。關口驛已強水出陰平西北強山，一曰強川。姜維之還也，鄧艾遣王頎追敗之於強口，即是地也。）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塞，悉則翻。）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言較遲一日，遂不及維也。）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水經注：小劍戍西去大劍山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華陽國志曰：漢德縣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illegible]日劍門。漢屬廣漢郡，為葭萌縣地。蜀先主以霍峻為梓潼太守，有劍閣縣。符秦使徐成寇蜀，攻二劍，克之，始有二劍之號。）安國元侯高柔卒。冬，十月，漢人告急於吳。甲申，吳主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將軍留平就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以救漢。（沔中時為魏境，吳兵未能至也，擬其所向而已。江吳之巫、秭歸等皆在江北，與魏之新城接境，自此行兵亦可以達沔中，然亦猶激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鮒耳。）詔以征蜀諸將獻捷交至，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復，扶又翻。）昭乃受命。（將受相國晉公九錫之命。）昭辟任城魏舒為相國參軍。（參，七南翻。）初，舒少時遲鈍，不為鄉親所重，（少，詩照翻。鄉親，鄉里親戚也。）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發才冥翻。）亦不知之，使守水碓，（為碓水礲，貫輪碓後，以橫木貫輪，橫木之兩頭，以木長二尺許交午貫之，正直碓尾木，激水灌輪，輪轉則交午木戛擊碓尾木而自舂，不煩人力，謂之水碓。碓，都內翻。）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言小邑長也。長，知兩翻。）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為皎厲之事。（於設差求以暴己世屬詭行也。）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上，時掌翻。掾，俞絹翻。）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中，竹仲翻。）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參佐，參軍及諸佐史也。毓，余六翻。）舒常為畫籌而已。（射之畫籌，猶投壺之筭也。為，于偽翻。下為同。）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射以兩人為耦，[illegible]王以六耦射三侯，諸侯以四耦射二侯，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士以二耦射豻侯，[illegible]）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坐，徂臥翻。）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及為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illegible]）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斷，丁亂翻。）舒徐為籌之，多出衆議

之衆[illegible]董之 癸卯，立皇后卞氏，昭烈將軍秉之孫也。

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illegible]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水，與鍾會合。[illegible]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illegible]趣涪，[illegible]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illegible]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illegible]

臣死君
子死父
[illegible]
矣

[illegible]山谷高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illegible]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illegible]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illegible]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illegible]尚書郎黃崇，權之子也，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illegible]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illegible]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illegible]艾遣子惠唐亭侯忠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illegible]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illegible]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illegible]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澤，不可禁制。[illegible]漢主使群臣會議，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與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illegible]

[illegible]雲南郡[illegible]古建寧永昌也阻險斗絕，易以自守，易，以豉翻宜可奔
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
者也。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
數之自然也。治，直吏翻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
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為，于偽翻再辱之恥何
與一辱！謂今降魏，一辱而已；若奔吳稱臣，是一辱；吳又滅，又將降魏，是為再辱且
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果，決也今大敵
已近，禍敗將及，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
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謂衆心離散，行之後，中道潰散，必不能至南中或
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難，乃旦翻，下同周曰：方今

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
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京都謂洛陽[illegible]
[illegible]以古義爭之。衆
人皆從周議。漢主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
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言其民不供上之賦[illegible]
[illegible]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從。[illegible]
[illegible]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
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漢主乃遣侍
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璽，斯氏翻。綬，音受。北地王諶怒
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

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諶，時壬翻[illegible]漢主
不聽。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illegible]
[illegible]張紹等見鄧艾於雒，雒縣屬廣漢郡，西南去成都八十餘里
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蔣顯別敕姜維使降
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
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
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群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
軍門。[illegible]艾持
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
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

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群司各隨高下拜
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依鄧禹承制設官故事。艾由此得罪以
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
以黃皓姦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illegible]
[illegible]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
于巴。[illegible]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郪，
[illegible]得
漢主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illegible]自從
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
斫石。觀此則蜀之將士[illegible]於是諸郡縣圍守皆

被漢主敕罷兵降置守郡稱廷所置漢中諸閣之守兵也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漢先主以獻帝建安十九年得蜀以文帝黃初二年即帝位傳二世四十三年而亡吳人聞蜀已亡乃罷丁奉等兵吳中書丞吳郡華覈詣魏有中書監令無中書丞此官蓋吳置也華戶化翻覈下革翻宮門上表曰伏聞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失委附六十五卷之土棄貢獻之國臣以草六十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卒讀曰猝忡敕中翻悵丑亮翻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吳之君臣不知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難乃旦翻謂王淩毋丘儉諸葛誕之變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夏戶雅翻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謂嘉平元年王淩嘉平六年毋丘儉甘露二年諸葛誕相繼叛也曹髦之死四方不動謂高貴鄉公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朝直遙翻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脩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

吳人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越騎校尉鍾離牧領武陵太守魏已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遷陵界沈約曰漢獻帝建安六年劉璋以涪陵分立丹興漢葭二縣屬巴東屬國後為涪陵郡遷陵縣屬武陵郡葭音加長知兩翻屯于赤沙誘動諸夷進攻酉陽赤沙蓋在酉陽縣界酉陽縣屬武陵郡晉書地理志吳分武陵立天門郡酉陽蓋屬武陵宋白曰酉陽在酉水之陽故名今黔州界在彭水縣九域志黔州有彭水縣州治思州務川縣在漢酉陽縣地古郡城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朝吏郡朝直遙翻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勞力到翻牧曰外境內侵誑誘人民誑居況翻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柢典禮翻又丁計翻撲普卜翻此救火貴速之勢也敕外趣嚴趣讀曰促嚴裝也撫夷將軍高尚謂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討五溪夷事見七十二卷明帝太和五年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帥所領帥讀曰率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帥所類翻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走五谿皆平

月庚戌，以司徒鄭沖為太保。壬子，分益州，置梁州。益州統蜀、犍為、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巂、牂柯；梁州統漢中、梓潼、廣漢、涪陵、巴、巴西、巴東。梁州，古州也，言西方金剛之氣彊梁，故因名焉。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五年。復，方目翻。乙卯，以鄧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鍾會為司徒，增邑萬戶。賞平蜀之功也。皇太后郭氏殂。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吳漢屠成都事見四十二卷光武建武二年。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李左車說韓信，艾祖其說以言於昭。晉公司馬昭既受封爵，遂書其爵。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蜀有鹽井，又出鐵，臨邛有山鐵，武陽、南安皆出鐵，漢置鐵官。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使，疏吏翻。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董卓築塢於扶風郿縣。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廣陵、城陽為王國，以待吳人也。廣陵屬徐州，城陽屬青州，蓋晉廣陵郡治淮陰故城，城陽郡治莒。與吳壤界相接也。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重，直用翻。「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南中之地東南盡海，接于交趾。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春秋公羊傳之言。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孫子曰：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謂平諸葛誕也。說，輸芮翻。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復，扶又翻。威德振世，民高其功，

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越大夫范蠡既與越王句踐滅吳以霸，乃乘舟五湖，汎海而止於陶，號陶朱公。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佗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言為亂也。維之智周足以玩弄鍾會於掌股之上，而不知所制於命，柰之何哉。由是情好歡甚，好，呼到翻。出則同轝，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要，一遙翻。章表上之朝廷，白事白之晉公。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既毀昭書，又以己意作書以疑艾。

咸熙元年（是年五月始改元咸熙此仍是景元五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檻
車徵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
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斜音邪褒谷谷又名斜谷）昭自將大軍從
帝幸長安。（帝曹奐）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濤為行軍
司馬鎮鄴。（魏王凌之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事見七十五卷嘉平三年行軍司馬見之始此）
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王氏王肅之女生晉武帝是為文明皇后）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好呼到翻）
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
晉公曰：（自漢以來公府有東西曹掾屬）今遣鍾會率十餘萬眾伐蜀，
愚謂會單身無任，（魏制邊將出征皆留其家以為質任會單身無子弟故曰單身無任）

不若使餘人行也。晉公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為
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指掌言易也數所角翻）而
眾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
而強使之，（強其兩翻）適所以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
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憂其
不能辦邪？（言會若為亂自能辦之也）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
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
惡，（作惡為亂也所為不善也作惡不善也）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
慎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
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曰：

卿忘前言邪，（忘音亡邪音耶）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
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
先人生心哉！（先悉薦翻）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賈
充也時為中護軍不讀曰否）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
邪？（復扶又翻）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了決也）
鍾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瓘監艾會軍事）
令艾殺瓘，因以為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
（軍建之收艾是以藏之使之故不可拒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
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
（謂復爵賞如先平蜀時也）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比必寐翻）

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續漢
志有大使車小使車諸使車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伯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無節但導從者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敕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徑入至艾所，艾尚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
艾於檻車。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趣七喻翻）瓘輕出
迎之，偽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說言將申艾無反心）諸將信之
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
子既禽，會獨統大眾，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欲使
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為前驅，會自將大眾隨其後。

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說何容易）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諸葛亮所築成固之樂城也）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謂昭知會之足以辦取艾之事諸牛勝辦）今來大重，（大重，謂大兵）必覺我異矣，（異，變也）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蜀漢謂此蜀郡漢中之地）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皆北從會軍在成都者也）及蜀之故官，為太后發哀於蜀朝堂，（明元郭太后去年殂。蜀都成都，諸朝堂朝直堂也）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坐上所請）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官直）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昭詔）衛瓘詐稱疾篤，出就外解。（解，古隘翻，舍也）會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己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姜維之心始終為漢，千載之下炳炳如丹，陳壽、孫盛、干寶之譏，皆非也）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風俗通：丘氏，左丘明之後；又云齊太公封於營丘，支孫以地為氏）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愍烈獨坐，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紿，徒亥翻。語，牛倨翻。棓，步項翻）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帢，魏武帝所製，狀如弁，缺四角。帢，苦洽翻）拜散將，（將，即亮翻）以次棓殺內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己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雷，盧對翻）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杖，（杖與仗同，直亮翻）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者，（匈，許容翻，又許勇翻。匈匈，喧擾之聲皃）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內人，謂會所閉在屋內者。机，案也）兵斫門，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斯須此也猶待也，言兵鬬無多時於此可待也）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眾格斬維，爭前殺會。（考異曰：衛瓘傳曰：會留瓘議，乃書版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便下殺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殺之。嘗瓘華陽國志曰：會命諸將疑衆因衆跌之，諸將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門以襲，發會及維。今從魏志。又）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如斗大膽所能容恐當作升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眾鈔略死喪狼籍璿從宣翻鈔楚交翻衛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分扶問翻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綿竹西斬艾父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衛瓘字伯玉鎮西長史為鍾會鎮西軍事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謂瓘使田續殺艾而行其私也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預恕之子也恕見七十三卷景初元年鄧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及孫於西城西城縣屬魏興郡鍾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illegible]及會反毓已卒晉公思鍾繇之勳與毓之賢[illegible]特原毓子峻辿官爵如故[illegible]會功曹向雄收葬會晉公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事見上卷景元元年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當如王法何復扶又翻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注曰骨枯曰骼肉腐曰胔骼古伯翻胔才賜翻周文王澤及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背蒲妹翻明公讎對枯骨言會已誅死今復以枯骨為讎對不令收葬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二月丙辰車駕還洛陽

庚申葬明元皇后

初劉禪使巴東太守襄陽羅憲將兵二千人守永安[illegible]按蜀先主章武二年改魚復為永安[illegible]聞成都敗吏民驚擾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及得禪手敕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都亭永安都亭也臨力鴆翻吳聞蜀敗起兵西上上時掌翻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脣齒[illegible]不恤我難而背盟徼利[illegible]不義甚矣且漢已亡吳何得久我寧能為吳降虜乎降戶江翻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憤激吳人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乃使撫軍步協率眾而西協騭之子吳以為撫軍將軍憲力弱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於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公協攻永安憲與戰大破之吳主怒復遣鎮軍陸抗等帥眾三萬

人增憲之圍（時吳以步抗為鎮軍將軍都督西陵帥讀曰率）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為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左僕射荀顗為司空（顗魚豈翻）己卯進晉公爵為王增封十郡（以南鄉公甘露三年晉公始封八郡景元之三年加封司州之弘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今又增封十郡凡二十）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顗魚豈翻）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何侯謂何曾一朝之臣謂舉朝之臣也朝直遙翻下同）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猝禪之大臣無從行者惟秘書令郤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宜當也適往也禪初入洛見魏君臣其禮各有所宜當往之事正導之於事皆合宜而無違失）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

初漢建寧太守霍弋都督南中（建寧郡蜀後主建興三年改益州郡也）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備敵既定不聽成都不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臨力鴆翻）諸將咸勸弋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塞悉則翻）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南中七郡而此言六郡者蓋牂牁已降魏也將即亮翻守式又翻）臣聞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國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質音致）晉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　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安樂縣屬漁陽郡）子孫及群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為于偽翻下同技與伎同）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西悲用詩東山語）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復扶又翻）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夏四月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吳句章（新附督晉蓋以吳人新附者別為一部置督以領之句章縣屬會稽郡故城在今鄮縣西）略其長吏及男女二百餘口而還（長知兩翻）　五月庚申晉王奏復五等爵封騎督以上六百餘人（賞平蜀之功也周制列爵五等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毀五等爵漢列侯以戶爲差獻帝建安二十年魏王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虛封自此始矣今雖復五等爵爲亦虛封也 甲戌改元改元咸熙 癸未追命舞陽文宣侯懿爲晉宣王忠武侯師爲景王 羅憲被攻凡六月被攻義陽 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太半或說憲棄城走說輸芮翻 憲曰吾爲城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將步騎二萬攻西陵以救憲秋七月吳師退晉王使憲因仍舊任加陵江將軍沈約志曰魏置陵江將軍軍號四十號之首言欲陵江以爲吳會也 封萬年亭侯 晉王奏使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沖總而裁焉 吳分交州置廣州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置交趾刺史治龍編獻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至是分爲二州交州還治龍編廣州治番禺 吳主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𩅦出拜之𩅦音灣 休把興臂指𩅦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謚曰景帝年三十 羣臣尊朱皇后爲皇太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謂呂興反 國內恐懼欲得長君長知兩翻 左典軍萬彧嘗爲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之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孫策謚長沙桓王丁亂翻 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好呼到翻 屢言之於丞相興左將軍張布興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爲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賴恃也利也 於是遂迎立皓改元元興大赦皓字元宗孫和之子 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依五官將故事也 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從才用翻處昌呂翻 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爲參軍琇息救翻 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爲于僞翻難乃旦翻 琇固請於晉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閒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琇司馬昭夫人之從父弟故以諫會爲功而得封 九月戊午以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晉志撫軍大將軍位從公班驃騎車騎衛將軍下 辛未詔以呂興爲安南將軍都督交州諸軍事以南中監軍霍弋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弋表遣建寧爨谷爲交趾太守爨氏建寧之大姓出爲著姓至唐爲東爨西爨爨杜佑曰昆明在越嶲西南蠻所居 率牙門董元毛炅孟幹孟通爨能李松王素等將兵助興炅古迥翻又古惠翻 未至興爲其功曹王統所殺 吳主貶朱太后爲景皇后貶其號從夫而自尊其母 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爲太后 冬十月丁亥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爲散騎常侍水曹掾孫彧爲給事黃門侍

郎永曹掾吳相府所置吳未嘗置相國據人以晉王爲相國亦擬吳丞相參軍爲相國參軍掾予紹翻以使於吳使疏吏翻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言吳不以使還以廣中國之信攜吳人之心晉王因致書吳主諭以禍福

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後司馬師益景王攸性孝友多才藝清和平允名聞過於炎聞音問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手垂過膝膝息七翻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示之炎手垂過膝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爲炎畫策察時政所宜損益爲于僞翻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欲以攸爲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長知兩翻少詩照翻賈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相息亮翻晉王由是意定丙午立炎爲世子爲晉武帝不能容齊王攸張本

吳主封太子𩅦及其三弟皆爲王𩅦弟名𩅦𩅦音如兕觥之觥次名𩅦音如草莽之莽次名𩅦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皆吳主所自作名字立妃滕氏爲皇后

初吳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科條也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好呼到翻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朝直遙翻吳主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以后父滕牧爲衛將軍錄尚書事牧胤之族人也滕胤爲孫綝所殺

是歲罷屯田官罷屯田官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元年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捌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 奉

敕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一 起旃蒙作噩，盡玄黓涒灘，凡八年。 氏，司馬氏……至文王……晉公……以晉本晉地，故以為國號。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諱炎，字安世，姓司馬氏，宣帝之孫，文王昭之長子。 文王實號太祖，故帝號世祖。諡法：克定禍亂曰武。

泰始元年 是年十二月方受禪改元。此猶是魏咸熙二年。

春，三月，吳主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洪璆 璆，渠尤翻。與徐紹、孫彧偕來報聘。 紹、彧聘吳見上卷上年。紹行至濡須，有言紹譽中國之美者， 譽，音余。吳主怒，追還，殺之。夏，四月，吳改元甘露。 ……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 ……皆…… 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癸未，大赦。秋，七月，吳主逼殺景皇后，遷景帝四子於吳，尋又殺其長者二人。 吳主殺景后，封四弟事見上卷上年。長，知兩翻。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為相國、晉王。九月，乙未，大赦。戊子，以魏司徒何曾為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 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乙亥，葬文王于崇陽陵。 晉書文紀曰……

作叙，西今從魏志陳留王紀。冬，吳西陵督步闡 西陵即夷陵，吳主權黃武元年改夷陵曰西陵，宜都郡治焉。表請吳主徙都武昌，吳主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守建業。 靚，疾郢翻。闡，騭之子也。十二月，壬戌，魏帝禪位于晉；甲子，出舍于金墉城。 ……自魏文帝黃初元年受漢禪，至是五世，四十六年而亡。……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角。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歔欷不自勝， 歔，音虛。欷，音希。勝，音升。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改元泰始。丁卯，奉魏帝為陳留王，即宮于鄴； ……優崇之禮，皆倣魏初故事。 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元年。魏氏諸王皆降為侯。追尊宣王為宣皇帝，景王為景皇帝，文王為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封皇叔祖父孚為安平王，叔父幹為平原王，亮為扶風王，伷為東莞王，駿為汝陰王，肜為梁王，倫為琅邪王，弟攸為齊王，鑒為樂安王，機為燕王，又封群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為王。 望，孚之子也。……諸王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伷，音胄。……以石苞為大司馬，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何曾為太尉，賈充為車騎將軍，王沈為驃騎將軍。 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其餘文武增位進爵有差。乙亥，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都督中

諸軍事。（晉志曰：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晉初以景帝諱故，又採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與太傅、太保皆為上公。[illegible]）未幾，（[illegible]）又以車騎將軍陳騫為大將軍，與司徒義陽王望、司空荀顗，凡八公，同時並置。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illegible]）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illegible]）詔除魏宗室禁錮，罷部曲將及長吏納質任。（[illegible]）帝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矯以仁儉。太常丞許奇，允之子也。（[illegible]）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父受誅，（[illegible]）不宜接近左右，（[illegible]）請出為外官。帝乃追述允之宿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illegible]）有司言御牛青絲紖斷，（[illegible]）詔以青麻代之。

初置諫官，以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為之。（[illegible]）玄，幹之子也。（[illegible]）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illegible]）放誕盈朝，（[illegible]）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使玄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初，漢征西將軍司馬鈞（[illegible]）生豫章太守量，量生潁川太守儁，儁生京兆尹防，防生宣帝。（[illegible]）

二年（[illegible]）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凡七室。（晉志曰：晉初祭征西府君、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為七廟。[illegible]）景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居弘訓宮。丙午，立皇后弘農楊氏。后，魏通事郎文宗之女也。（[illegible]）群臣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帝，王肅外孫也，（[illegible]）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議。（周禮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illegible]）

之數玄以為昊天上帝，其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五帝者，五行之精氣之神也，曰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黃帝含樞紐。是有六天之說，指其五精帝與昊天上帝為六天。[illegible]

二月，除漢宗室禁錮。（魏氏代漢，禁錮漢宗室，今除之。）

三月，吳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來弔祭。（以文王之喪也。）吳散騎常侍王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吳主不悅。散騎常侍萬彧、中書丞陳聲從而譖之。丁忠使還，（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吳主大會群臣，蕃沈醉頓伏。（沈，持林翻。）吳主疑其詐，輿蕃出外，（輿，羊茹翻。）頃之，召還。蕃好治威儀，（好，呼到翻。治，直之翻。）行止自若。吳主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出登來山，（水經注：武昌城南有安樂山，即吳孫皓登之，使親近擲王蕃首處也。）使親近擲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首皆碎壞。（咋，[illegible]。）丁忠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弋陽縣，漢屬汝南郡，魏文帝分立弋陽郡。）吳主以問群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勢方強，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徼，工堯翻。）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凱，遜之族子也。

夏五月壬子，博陵元公王沈卒。（沈，持林翻。）

六月丙午晦，日有食之。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食，祥吏翻。）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謁崇陽陵，群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illegible]）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衰絰從行。群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衰服何在！（[illegible]）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illegible]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灋，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illegible]）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戊辰，群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之禮，[illegible]

（苴麻之有子者其麤也苴七余翻）以為沈痛（沈持林翻深也）況當食稻衣錦乎（衣於既翻）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期可已矣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孔子曰女安則為之宰出孔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讀禮曰父老子之天皆惡景翻）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臣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壞音怪），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群臣諂諛，莫肯釐正（釐力之翻理也）。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而不能將順其美，惜哉！（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注云將行也）

吳改元寶鼎（以所在得大鼎改元）。

吳主以陸凱為左丞相，萬彧為右丞相。吳主惡人視己，群臣侍見，莫敢舉目（惡烏路翻見賢遍翻）。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它人如故（唯凱得視之它人不得）。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illegible]州統丹陽宣城毗陵吳吳興會稽東陽[illegible]建安豫章臨川鄱陽廬陵皆屬揚州故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憂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墝确（墝苦交翻土薄也确克角翻山多大石也），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言苦於泝流供給而為是謠也）以此觀之，足明人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禮記王制國無六年之蓄又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況無一年之蓄乎），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以木為喻也木之所以能生殖者以其有根本也根露則其本將撥），而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群黨相扶，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苛擾，料出宮女（去羌呂翻料音聊），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考異曰陳壽曰予連從荊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為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今不[illegible]）。

九月，詔：「自今雖詔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謂不可希指合又不可以遂事而不諫也）

戊戌，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

遷唐故事從之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永安山賊施但因民勞怨聚衆數千人劫吳主庶弟永安侯謙作亂北至建業衆萬餘人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入城遣使以謙命召丁固諸葛靚固靚斬其使發兵逆戰於牛屯但兵皆無甲冑即時敗散謙獨坐車中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白吳主吳主并其母及弟俊皆殺之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當破揚州故吳主徙都武昌及但反自以爲得計遣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

十一月初并圜丘方丘之祀於南北郊

罷山陽國督軍除其禁制

十二月吳主還都建業使后父衛將軍錄尚書事滕牧留鎮武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滕后之寵由是漸衰更遣牧居蒼梧雖爵位不奪其實遷也在道以憂死何太后常保佑滕后太史又言中宮不可易吳主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不復進見諸姬佩皇后璽紱者甚衆滕后受朝賀表疏而已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已

三年春正月丁卯立子衷爲皇太子詔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今世運將平當示之

以好惡（好，呼到切。惡，烏路切。）使百姓絕多幸之望，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司隸校尉上黨李憙（[illegible]）又劾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illegible]），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其謚。詔曰：友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有所問。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illegible]），可謂邦之司直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事見四十二卷建武十一年）。其申敕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illegible]）。睦，宣帝之弟子也。

臣光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憙，其於刑賞兩失之。使憙所言為是，則濤不可赦；所言為非，則憙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劉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創業之初而政本不立，將以垂統後世，不亦難乎！

帝以李憙為太子太傅，徵犍為李密為太子洗馬（[illegible]）。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illegible]）。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當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吳大赦，以右丞相萬彧鎮巴丘。夏六月，吳主作昭明宮（[illegible]），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illegible]），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覈上疏曰（[illegible]）：漢文之世，九州晏然，賈誼獨以為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事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欲與國家為相吞之計，非徒漢之淮南、濟北而已也，比於賈誼之世，孰為緩急？今倉庫空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東向（[illegible]）。又交趾淪沒，嶺表動搖（事見上卷咸熙元年），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若舍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illegible]），當委版築而應烽燧，驅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敵所因以為資者也。

時吳俗奢侈，覈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甔石之儲（[illegible]），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

財貴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吳主皆不聽。秋，

七月，王祥以睢陵公罷。（睢音雖）九月，甲申，詔增吏俸。

以何曾為太保，義陽王望為太尉，荀顗為司徒。（顗魚豈翻）

禁星氣、讖緯之學。

吳主以孟仁守丞相，奉法駕東迎其父文帝神於明陵。中使相繼，奉問起居。巫覡言見文帝被服顏色如平生。吳主悲喜，迎拜於東門之外。（建業城東門也）既入廟，比七日三祭，設諸倡伎，晝夜娛樂。（倡音昌。樂音洛）

是歲，遣鮮卑拓跋沙漠汗歸其國。

四年春，正月，丙戌，賈充等上所刊修律令。

帝親自臨講，使尚書郎裴楷執讀。楷，秀之從弟也。

侍中盧珽、中書侍郎范陽張華請抄新律死罪條目，（抄楚交翻）懸之亭傳以示民；從之。又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泥乃計翻）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者一人，劣者一人，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量音良。殺所戒翻）不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監司，謂御史、司隸及州刺史也。彈，唐干翻）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丁亥，帝耕藉田於洛水之北。戊子，大赦。二月，吳主以左御史大夫丁固為司徒，右御史大夫孟仁為司空。（吳錄曰：孟仁本名宗，避晧字易焉）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殂。帝居喪之制，一遵古禮。夏，四月，戊戌，睢陵元公王祥薨。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己亥葬文明皇后有司又奏既虞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冠疏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己卯帝謁崇陽陵 九月青徐兗豫四州大水

大司馬石苞久在淮南威惠甚著淮北監軍王琛惡之密表苞與吳人交通會吳人將入寇苞築壘遏水以自固帝疑之羊祜深為帝言苞必不然帝不信乃下詔以苞不料賊埶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義陽王望帥大軍以徵之苞辟河內孫鑠為掾鑠先與汝陰王駿善駿時鎮許昌鑠過見之駿知臺已遣軍襲苞私告之曰無與於禍鑠既出馳詣壽春勸苞放兵步出都亭待罪苞從之帝聞之意解苞詣闕以樂陵公還第 吳主出東關冬十月使其將施績入江夏萬彧寇襄陽詔義陽王望統中軍步騎二萬屯龍陂為二方聲援會荊州刺史胡烈拒績破之望引兵還 吳交州刺史劉俊大都督脩則將軍顧容前後三攻交趾交趾太守楊稷皆拒破之鬱林九真皆附於稷遣將軍毛炅董元攻合浦戰於古城大破吳兵殺劉俊脩則餘兵散還合浦稷表炅為鬱林太守元為九真太守 十一月吳丁奉諸葛靚出芍陂攻合肥安東將軍汝陰王駿拒却之 以義陽王望為大司馬荀顗為太尉石苞為司徒

五年春正月吳主立子瑾為皇太子 二月分雍涼梁州置秦州以胡烈為刺史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

數萬（先，悉薦翻。降，戶江翻。下同）置於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為患，以烈素著名於西方，故使鎮撫之。（[illegible]）青、徐、兗三州大水。帝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菑；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降，戶江翻）減戍邏之卒（邏，郎佐翻）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被，皮義翻），鈴閤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illegible]閤下，威儀也。鈴下者，有使令則掣鈴以呼之，因以為名。閤下威儀掌出入贊導及納謁受事。）

濟陰太守巴西文立（濟，子禮翻。守，式又翻）上言：「故蜀之名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叙用（量，音良），以慰巴蜀之心，以傾吳人之望。」帝從之。（考異曰：立傳載此表在[illegible]太子中庶子後。按泰始七年立[illegible]。特拜為濟陰太守，於今未為太子[illegible]也，若猶[illegible]署吏。又因立表，則先已署吏，立不當更云宜量材敘用也。）巳未，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難，乃旦翻）其孫京宜隨才署吏。」又詔曰：「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傅彤死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二年。[illegible]與諸葛瞻同年），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哉！僉息著、募沒入奚官，（息，子也。著與募，二子之名也。少府有奚官令，凡男女沒入者屬焉[illegible]又有奚官令）宜免為庶人。」帝以文立為散騎常侍。漢故尚書犍為程瓊，雅有德業，（犍，居言翻）與立深交。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illegible]）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illegible]）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秋，九月，有星孛于紫宮。（[illegible]）

冬，十月，吳大赦，改元建衡。

封皇子景度為城陽王。

初，汝南何定嘗為吳大帝給使，及吳主即位，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吳主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遂專為威福。吳主信任之，委以衆事。左丞相陸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塵穢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illegible]指實事，不為文飾也）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信用，宜授以外任，奚熙小吏，建起浦里塘，亦不可聽。（吳主休之時，嚴密建此[illegible]）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逴，敕角翻，又敕略翻）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思，相吏翻）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邵，齊之孫（[illegible]）；瑩，綜之子；玄，沛人；脩，南陽人也。凱

尋卒吳主素銜其切直〔有所恨怒蓄而不發皆為銜〕且日聞何定之譖久之竟徙凱家於建安

吳主遣監軍虞汜〔音汜〕威南將軍薛珝〔珝況羽切〕蒼梧太守丹陽陶璜從荊州道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illegible]〕皆會於合浦以擊交阯

十二月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傅其儀不同〔[illegible]〕帝曰夫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illegible]〕其令太子申拜禮

六年春正月吳丁奉入渦口〔[illegible]〕揚州刺史牽弘擊走之

吳萬〔[illegible]〕自巴丘還建業

夏四月吳左大司馬施績卒以鎮軍大將軍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illegible]〕

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特關右之地鴻溝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内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其事今不載〕吳主不納

李勗以建安道不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illegible]〕初何定嘗為子求婚於勗勗不許乃白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還誅勗及徐存并其家屬仍焚勗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御犬〔[illegible]〕一犬至直縑數十匹纓紲直錢一萬〔[illegible]〕以捕兔供厨吳人皆歸罪於定而吳主以為忠勤賜爵列侯陸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吳主不從

六月戊午胡烈討鮮卑禿髮樹機能於萬斛堆〔[illegible]〕兵敗被殺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扶風王亮遣將軍劉旂救之旂觀望不進亮坐貶為平西將軍旂當斬亮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其死〔[illegible]〕詔曰若罪不在旂當

有所在，乃免亮官，遣尚書樂陵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樂陵縣漢屬平原郡，後分屬樂陵國。討樹機能。樹機能兵盛，鑒使秦州刺史杜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縣乏，縣讀曰懸。宜并力大運芻糧，須春進討。鑒奏預稽乏軍興，檻車徵詣廷尉，以贖論。[illegible]八議以贖論。既而鑒討樹機能，卒不能克。卒，子恤翻。秋，七月，乙巳，城陽王景度卒。丁未，以汝陰王駿為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鎮關中。冬，十一月，立皇子東為汝南王。吳主從弟前將軍秀為夏口督，吳主惡之，民間皆言秀當見圖。秀，吳主權弟匡之孫。惡，烏路翻。從，才用翻。會吳主遣何定將兵五千人獵夏口，秀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來奔。十二月，拜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厚其封，賞以攜吳人。票，匹妙翻。會，工外翻。是歲，吳大赦。

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南匈奴自東漢以來分居并州諸郡，魏但分其眾為五部耳。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特左部[illegible]統可萬餘落，居大原故茲氏縣；右部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漢高帝以女妻冒頓，故其子孫自謂漢氏外孫，冒姓劉氏。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

七年春，正月，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出塞。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

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爾，猶言如此也。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復，扶又翻。吳人刁玄詐增讖文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illegible]吳主信之。是月晦，大舉兵出華里，華里在[illegible]。載太后、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西上。[illegible]東觀令華覈等固諫，不聽。[illegible]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illegible]帝遣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乃罷。[illegible]吳主聞之，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三月，丙戌，鉅鹿元公裴秀卒。夏，四月，吳交州刺史陶璜襲九真太守董元，殺之；楊稷以其將王素代之。考異曰：璜傳云：出其不意，徑至交阯，[illegible]華陽國志[illegible]太守董元為吳將虞氾所攻，軍敗[illegible]則元[illegible]四月九真[illegible]

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眾胡皆內叛，與樹機能共圍弘於青山，青山，漢志在[illegible]弘軍敗而死。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初，大司馬陳騫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為國恥。時弘為揚州刺史，多不承順騫命（[illegible]），帝以為騫與弘不協而毀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為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為必敗。二人果失羌戎之和，兵敗身沒，征討連年，僅而能定，帝乃悔之。

五月，立皇子憲為城陽王。

辛丑，義陽成王望卒。

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帝之為太子，充頗有力（[illegible]），故益有寵於帝。充為人巧諂，與太尉、行太子太傅荀顗（[illegible]）、侍中、中書監荀勖、越騎校尉安平馮紞（[illegible]）相為黨友，朝野惡之（[illegible]）。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illegible]），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樂安任愷、河南尹潁川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illegible]）。帝以愷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illegible]）。會樹機能亂秦、雍（[illegible]），帝以為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秋七月癸酉，以充為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illegible]）。充患之。

吳大都督薛珝（[illegible]）與陶璜等兵十萬共攻交趾，城中糧盡援絕，為吳所陷，虜楊稷、毛炅等。璜愛炅勇健，欲活之，炅謀殺璜，璜乃殺之。脩則之子允生剖其腹，割其肝，曰：復能作賊不？炅猶罵曰：恨不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illegible]）王素欲逃歸南中，吳人獲之。九真、日南皆降於吳（[illegible]）。吳大赦，以陶璜為交州牧。璜討降夷獠（[illegible]），州境皆平。

八月丙申，城陽王憲卒。

分益州南中四郡置寧州（[illegible]）。

九月，吳司空孟仁卒。

冬十月丁丑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宋書五行志[illegible]）。

十一月，劉猛寇并州，并州刺史劉欽擊破之（[illegible]）。

參縣又不以乍為翔而云參者以其在兩谷之間也[illegible]按晉志所云以剛[illegible]

賈充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illegible]

充私問計於荀勖，勖曰：公為宰相，乃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曰：然則孰可寄懷？勖曰：勖請言之。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為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五可。種，章勇翻。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五不可。后固以為請，荀顗、荀勖、馮紞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illegible]

十二月，以光祿大夫鄭袤為司空；袤固辭不受。袤，音茂。

是歲，安樂思公劉禪卒。[illegible]

吳以武昌都督廣陵范慎為太尉。右將軍司馬丁奉卒。[illegible]吳改明年元曰鳳凰。[illegible]

八年春正月，監軍何楨討劉猛，屢破之，潛以利誘其左部帥李恪殺猛以降。左部，五部之一也。帥，所類翻。降，戶江翻。

二月辛卯，皇太子納賈妃。妃年十五，長於太子二歲，長，知兩翻。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壬辰，安平獻王孚薨，年九十三。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孚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illegible]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及帝即位，恩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帝於阼階迎拜。[illegible]既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illegible]詔賜東園溫明秘器，[illegible]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illegible]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illegible]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忠讜之言，讜，多朗翻。唯患不聞。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夏，汶山白馬胡侵掠諸種，[illegible]

也汶讙與渠同種童勇猾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討之益州統蜀郡犍為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巂牂柯晉志曰益之為言隘也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典學從事蜀郡何旅等晉志州刺史有典學從事與學校及諸郡文學掾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祭祀今合其職為典學從事諫曰胡夷相殘固其常性未為大患今盛夏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冬圖之晏不聽胡康木子燒香言軍出必敗康木子胡人之姓名晏以為沮眾斬之軍至觀阪水經注觀阪在都安縣晉書地理志都安縣屬汶山郡沈約曰都安縣蜀立宋白曰永康軍導江縣蜀郡都安縣地觀阪在呂翁牙門張弘等以汶山道險且畏胡眾因夜作亂殺晏軍中驚擾兵曹從事犍為楊倉勒兵力戰而死自漢以來諸州置兵曹從事

[illegible]從[illegible]事犍弘遂誣晏云率已共反故殺之傳首京師晏主簿蜀郡何攀州主簿錄閣下事省文書郡王濬所辟時同方居母喪聞之詣洛證晏不反弘等縱兵抄掠抄楚交翻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弘農王濬曰皇甫侯起自諸生何求而反且廣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於梁州者朝廷欲以制益州之衿領漢廣漢郡治雒泰始二年分廣漢郡為新都郡而廣漢郡治廣漢縣與成都相近衿衣系領衣要近頸所約處也正防今日之變也今益州有亂乃此郡之憂也張弘小豎眾所不與宜即時赴討不可失也濬欲先上請上時掌翻毅曰殺主之賊為惡尤大宜不拘常制何請之有濬乃發兵討弘詔以濬為

益州刺史濬擊弘斬之夷三族考異曰華陽國志殺晏在七年五月武帝紀在今年六月按王濬請伐吳表云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者再為益州刺史方受詔作船年下詔伐吳令使濬以其年上表則為益州亦在泰始九年之前矣今從晉紀為定封濬關內侯初濬為羊祜參軍晉制諸公為持節都督參軍六人祜深知之祜兄子暨白濬為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更轉為車騎從事中郎祜為車騎將軍其屬有從事中郎秩比千石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為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復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治直之翻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

諸軍事龍驤將軍之號始此驤思將翻制方面之任重矣考異曰晉書王濬傳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王濬表云臣作船七年又云臣年已七十拜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華陽國志云泰始八年拜益州刺史尋拜龍驤將軍監益州諸軍事又云天子成事等語不可據今從晉紀詔濬罷屯田軍大作舟艦別駕何攀以為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上時掌翻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輒專也設當見卻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舟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長直亮翻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

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考異曰華陽國志云咸寧三年三月濬受詔作船按濬表云作船七年則國志不可據也）時作船木柹蔽江而下（柹芳廢翻說文云削木札朴也字本作柿詳見毋錄）吳建平太守吾彥（建平郡漢南郡之巫縣吳主權分置宜都郡吳主休分宜都立建平郡今巴東郡吳置建平郡吾姓本巴郡夏昆吾氏之後）取流柹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要一遙翻）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斷丁管翻）王濬雖受中制募兵而無虎符廣漢太守敦煌張斅收濬從事列上（斅胡孝翻上時掌翻）帝召斅還責曰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斅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矣輒收臣猶以為輕帝善之　壬辰大赦　秋七月以賈充為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充自文帝時寵任公著重）充與侍中任愷皆為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所附（朝直遙翻）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等各拜謝既而充愷以帝已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為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既不為侍中故侍覲希矣）充因與荀勖馮紞承間共譖之（間古莧翻）愷由是得罪廢於家　八月吳主徵昭武將軍西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吳主權用步騭督西陵騭卒子協繼之協卒闡繼業也）猝

被徵自以失職且懼有讒九月據城來降遣兄子璣璿詣洛陽為任（璣居依翻璿旬緣翻任音壬）詔以闡為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交州牧封宜都公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敦煌太守尹璩卒（璩求於翻）涼州刺史楊欣表敦煌令梁澄領太守功曹宋質輒廢澄表議郎令狐豐為太守（考異曰晉春秋璩作據今從武紀令狐豐為太守事今從晉春秋）楊欣遣兵擊之為質所敗（敗補邁翻）　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奕吾彥等討之帝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　陸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于故市（赤谿在西陵東南故市在赤谿之北水經注江水東逕故城北所謂陸抗故城也又東逕西陵峽又東逕陸抗故城北城在山上臨大江東南北三面有山故城周迴一里其所築城有山故城）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眾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比必寐翻）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既固（處昌呂翻）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抗先嘗為西陵督）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難乃旦翻）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

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自樂鄉而西赴西陵爲上上時掌翻）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illegible]）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易以豉翻[illegible]）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illegible]）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拒羊祜（[illegible]）水軍督留慮拒徐胤（[illegible]）抗自將大軍憑圍對肇（[illegible]）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illegible]）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illegible]）即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肇衆死者相屬（屬之欲翻）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伺間（間古莧翻）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illegible]走也）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躡尼輒翻）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illegible]）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吳主加抗都護（[illegible]）羊祜坐貶平南將軍（[illegible]）楊肇免爲庶人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illegible]）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illegible]）吳主喜不脩德政專爲兼并之計賈充與朝士宴飲（[illegible]）河南尹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歸供養（[illegible]）卿爲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言其弑君也）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上表自劾詔免純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illegible]）石苞以爲純榮官忘親當除名齊王攸等以爲純於禮律未有違詔從攸議復以純爲國子祭酒（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吳主之游華里也（事見上七年）右丞相萬彧與右大司馬丁奉左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主頗聞之以彧等舊臣隱忍不發是歲吳主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

秋滅之又飲留平（飲於鴆翻）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彝自殺（考異曰吳志孫皓傳云平憂懣月餘亦死或被譴憂死今從江表傳）平憂懣月餘亦死（懣音悶又音滿）徙彝子弟於廬陵初皓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皓以大司農樓玄爲宮下鎭主殿中事（吳書事業）（中書之旨亦預觀之人所以獲言原玄主殿中事）玄正身帥衆（帥讀曰率）奉法而行應對切直皓浸不悅中書令領太子太傅賀邵上疏諫曰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錯倉各翻）眞僞相貿（貿音茂）忠良排墜信臣被害（被皮義翻）是以正士摧方（摧方猶言摧角而爲圓也）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先悉薦翻趣七喻翻）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詭違也異也）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里之室（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樂音洛譽音余）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造七到翻）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何定本僕隸小人身無行能（行下孟翻）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福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聞者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饑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左傳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爲土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調徒弔翻）中官近臣所在興事而長吏畏罪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伺相吏翻）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一葦可杭也（詩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毛氏曰杭渡也鄭玄曰言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也）願陛下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聖祖之祚隆矣（治直吏翻聖祖謂孫權）皓深恨之於是左右共誣樓玄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駐）謗訕政事俱被詰責（訕山諫翻詰去吉翻）送玄付廣州邵原復職既而復徙玄於交趾竟殺之久之何定姦穢發聞亦伏誅（聞音問）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譎古穴翻飲於鴆翻）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成伐吳之計首祜也凡其所爲皆豢吳也正以陸抗對境無間可乘故爲是耳若曰務修德信則吾不知也）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使疏吏翻遺于季翻）抗疾求藥

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叔子，羊祜字。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分，扶問翻。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邊。數，所角翻。陸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illegible]有夏多罪天命殛之[illegible]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以德，[illegible]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瘁，秦醉翻。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illegible]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喪，息浪翻。吳主不從。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勖、馮紞之徒皆惡之。朝，直遙翻。勖，許玉翻。紞，都感翻。惡，烏路翻。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從，才用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illegible]

處，昌呂翻。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戎，衍之從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論多毀祜。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 (起昭陽大荒落，盡著雍閹茂，凡六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泰始九年春正月辛酉，密陵元侯鄭袤卒。(考異曰：按本傳袤 [illegible])

二月癸巳，樂陵武公石苞卒。三月，立皇子祗為東海王。吳以陸抗為大司馬、荊州牧。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初，鄧艾之死，(事見七十八卷元帝咸熙元年。)人皆冤之，而朝廷無為之辨者。(為，于偽翻。)及帝即位，議郎敦煌段灼上疏曰：(敦，徒門翻。)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荷，下可翻。)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竊以為艾本屯田掌犢人，(鄧艾本義陽棘陽人，魏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為農民養犢。)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復，扶又翻。)正以劉禪初降，(降，戶江翻。)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悖，蒲內翻，又蒲沒翻。)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illegible])誠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官屬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illegible])艾在困地，狼狽失據，([illegible])未嘗與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謀，獨受腹背之誅，([illegible])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弘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諡，死無所恨，(諡，神至翻。)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樂，音洛；為，于偽翻。)帝善其言而未能從。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治，直吏翻。)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illegible])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言不能用也。馮唐事見十四卷漢文帝十四年。)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為郎中。

吳人多言祥瑞者，吳主以問侍中韋昭，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言祥瑞而謂之家人筐篋中物，[illegible])昭領左國史，(吳有左右國史 [illegible])吳主欲為其父作紀，(為，于偽翻。)昭曰：文皇不登極位，(吳主諡其父和曰文皇帝。)當為傳，不當為紀。(傳，直戀翻。)吳主不悅，漸見責怒。昭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侍中、左國史。)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益急。([illegible])吳主飲

羣臣酒後，不問能否，率以七升為限，至昭獨以茶代之，後更見偪強。又酒後常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時有愆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昭以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羣臣不睦，不為佳事，故但難問經義而已。吳主以為不奉詔命，意不忠盡，積前後嫌忿，遂收昭付獄。昭因獄上辭，獻所著書，冀以此求免。而吳主怪其書垢故，更被詰責，遂誅昭，徙其家於零陵。

五月，以何曾領司徒。六月乙未，東海王祗卒。秋七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帝使楊后擇之，后惟取潔白長大而捨其美者。帝愛卞氏女，欲留之，后曰：「卞氏三世后族，不可屈以卑位。」帝怒，乃自擇之，中選者以絳紗繫臂。公卿之女為三夫人、九嬪，二千石、將、校女補良人以下。

九月，吳主悉封其子弟為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是歲，鄭沖以壽光公罷。

吳主愛姬遣人至市奪民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有寵於吳主，繩之以法。姬愬於吳主，吳主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

十年春正月乙未，日有食之。

閏月癸酉，壽光成公鄭沖卒。

丁亥，詔以近世以來多由內寵以登后妃，亂尊卑之序，自今不得以妾媵為正嫡。

分幽州置平州。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

詔又取良家及小將吏女五千人入宮選之，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於外。

夏四月己未，臨淮康公荀顗卒。

吳左夫人王氏卒。吳主哀念，數月不出，葬送甚盛。時何氏以太后故，宗族驕橫。吳主舅子何都貌類吳主，民間訛言吳主已死，立者何都也。會稽又訛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為之掃除。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議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吳主怒，收誕繫獄。誕懼，功曹邵疇曰：「疇在，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曰：「疇廁身本郡，位

極朝右以嚌嗜之語本非事實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墨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因自殺吳主乃免誕死送付建安作船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守其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又車裂張俊皆夷三族并誅章安侯奮及其五子

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殂初帝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為嗣常密以訪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為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為后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流涕許之

以前太常山濤為吏部尚書濤典選十餘年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為者啓擬數人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之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言之於帝帝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濤薦嵇紹於帝請以為秘書郎帝發詔徵之紹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帝以為秘書丞

初東關之敗文帝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脩之子也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孤邪引出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之詩蓼莪之辭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以哀悼故廢蓼莪之篇不講習三復暫讀復扶又翻蓼力竹翻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度徒洛翻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飯棄之遂不仕而終 臣光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蕩陰事見後八十五卷惠帝永興元年愚謂蕩陰之難君子以紹爲忠然亦以爲天性之傷也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吳大司馬陸抗疾病疾有加而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蕃籬也表外也二郡爲蕃蔽於外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謂二郡之境與巴西接又與上庸二郡皆受敵也若敵泛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縣讀曰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易以豉翻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屯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主者謂居本兵之職者也差切皆翻自步闡以後步闡反見上卷八年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強對強對謂彊敵也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見賢遍翻羸敝日久羸倫爲翻以待變 臣愚以爲諸王幼冲無用兵馬以妨要務謂十一王各給三千兵也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

民避役逋逃入占占章豔翻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料音聊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幾居希翻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陸抗蓋知吳之將亡特言之耳屬之欲翻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將即亮翻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初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行下孟翻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樂音洛處曰何謂也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南山謂南山長橋在今常州宜興縣并子爲三矣幷與并同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殺之因投水搏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行下孟翻比及朞年州府交辟辟必亦翻 八月戊申葬元皇后于峻陽陵 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陳逵議以爲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齊音咨其始同自天子達於庶人之服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周公作無逸言高宗亮陰三年杜預以爲不服喪而諒闇以居心喪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

葬，既除，而遂諒闇之節也。左傳：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論語：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喪豈衰麻之謂乎！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左傳晉大夫里克之言。不為無事；宜卒哭除衰麻，卒，子恤翻。而以諒闇終三年。」帝從之。

臣光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素冠之詩，正為是矣。素冠，詩檜風篇名，刺不能三年也。為，于偽翻。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辯矣，傳，直戀翻。臣謂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

九月，癸亥，以大將軍陳騫為太尉。

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水經注：孟津又曰富平津。杜佑曰：富平津在河陽縣南。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殷都河內，周都洛，二代聖賢非一，不立河橋，故以為言。預固請為之。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屬，之欲翻。「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

是歲，邵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芳之廢，見七十六卷。今言遷金墉，蓋始廢之時自宮中遷于金墉，後乃居于河內也。太宰中郎陳留范粲素服拜送，晉既受禪，避景帝諱，採周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太傅自太宰以下，公並有掾屬。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帝即位，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自邵陵公之廢至是，凡二十一年。史言粲不言三十六年，蓋史之誤。

吳比三年大疫。比，毗至翻。

咸寧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

吳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錄曰：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吳主大赦，改元天冊。

吳中書令賀邵中風不能言，中，竹仲翻。去職數月，吳主疑其詐，收付酒藏，掠考千數，藏，徂浪翻。邵卒無一言，乃燒鋸斷其頭，卒，子恤翻。斷，丁管翻。徙其家屬於臨海。又誅樓玄子孫。樓玄見上卷泰始八年。

夏，六月，鮮卑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貢，沙漠汗，拓跋力微元子。漠汗入貢見七十八卷元帝景元二年。汗，音寒。將還，

幽州刺史衛瓘表請留之文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illegible] 秋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廟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 大疫洛陽死者以萬數

二年春令狐豐卒弟宏代立楊欣討斬之[illegible]

[illegible] 帝得疾甚劇及愈羣臣上壽詔曰每念疫氣死亡者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難邪諸上禮者皆絕之[illegible] 初齊王攸有寵於文帝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illegible] 臨終為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illegible] 執攸手以授帝太后臨終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illegible] 攸妃賈荃充之長女也[illegible] 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婿親疏等耳[illegible] 立人當立德充不答攸素惡荀勗及左衛將軍馮紞傾諂勗乃使紞說帝曰[illegible] 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為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陰納之

乃徙和為光祿勳奪充兵權[illegible] 而位遇無替

吳孫晧之亂[illegible] 或譖京下督孫楷於吳主曰楷不時赴討懷兩端吳主數詰讓之徵為宮下鎮驃騎將軍[illegible] 楷自疑懼夏六月將妻子來奔拜車騎將軍封丹陽侯

秋七月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葳塞[illegible] 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illegible] 吳主以問奉禁都尉歷陽陳訓[illegible] 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銜璧之事非吉祥也或獻小石刻皇帝字云得於湖邊吳主大赦改元天璽[illegible] 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illegible] 吳主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會稽太守車浚公清有政績值郡旱饑表求振貸吳主以為收私恩遣使梟首[illegible] 尚書熊睦微有所諫[illegible] 吳主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illegible]

八月己亥以何曾為太傅陳騫為大司馬賈充為太尉齊王攸為司空 吳歷陽山有七穿

騎羅穿屯黃赤俗謂之石印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歷陽長上言石印發（據吳志鄱陽上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又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丈所有七穿駢羅令者晉志鄱陽郡鄱陽縣有歷陵陳並當跡陵今州靈經文穀長書宗陵縣有石印山長宋也鄱）吳主遣使者以太牢祠之（使疏吏翻）使者作高梯登其上以朱書石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還以聞吳主大喜封其山神為王大赦改明年元曰天紀　冬十月以汝陰王駿為征西大將軍羊祜為征南大將軍皆開府辟召儀同三司（如故救公它）祜上疏請伐吳（密抗疏羊祜始祜疏請伐吳上書掌田）曰先帝西平巴蜀（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南和吳會（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事見上卷泰始元年[illegible]）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景元四年蜀亡至是十三年）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荷下可翻）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illegible]）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保索然俱散（索昔各翻）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謂兵將吳盛衰之外出戍經營陳）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王濬帶彤號梁益兵）荊楚（至於夏老也）之眾進臨江陵（荊楚皆所統也）平南豫州直指夏口（胡奮為平南將軍王戎為豫州刺史夏戶雅翻）徐揚青兗並會秣陵（徐揚王渾所統青兗琅邪王伷所統）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其後平吳皆如祜所規）吳緣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將即亮翻朝直遙翻）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趣七喻翻）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縣讀曰懸）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為憂（謂樹機能未平也朝直遙翻）祜復表曰（復扶又翻）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

總尤以伐吳為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

十二月，以后父鎮軍將軍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為損益乎！

三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立皇子裕為始平王；庚寅，裕卒。三月，平虜護軍文鴦督涼、秦、雍州諸軍討樹機能，破之，諸胡二十萬口來降。夏五月，吳將邵顗、夏祥帥眾七千餘人來降。秋七月，中山王睦坐招誘逋亡，貶為丹水縣侯。有星孛于紫宮。

衛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為汝南王，出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為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為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伷在徐州，徙封琅邪王；汝陰王駿在關中，徙封扶風王；又徙太原王顒為河間王，汝南王柬為南陽王。輔，孚之子；顒，孚之孫也。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瑋為始平王，允為濮陽王，該為新都王，遐為清河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封賈充為魯郡公，追封王沈為博陵郡公，徙封鉅平侯羊祜為南城郡侯。祜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常多避讓，至心素著，故特見

申於分列之外（申謂許之辭實其志也分列謂分封列爵也）祜歷事二世（謂事文帝武帝）職典樞要凡謀議損益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謂人因祜薦引乃進達不知其所由來也）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敢也 兗豫徐青荊益梁七州大水 冬十二月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江夏郡屬荊州汝南郡屬豫州）略千餘家而去詔遣侍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詰去吉翻）并欲移荊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比必寐翻）賊已去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故也（好呼到翻惡烏路翻離力智翻）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左傳曾子曰疆場之間一彼一此）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

是歲大司馬陳騫自揚州入朝（朝直遥翻）以高平公罷朝會（朝直遥翻）

吳主以會稽張俶多所譖白（會工外翻俶昌六翻）甚見寵任累遷司直中郎將封侯其父為山陰縣卒（山陰縣屬會稽郡）知俶不良上表曰若用俶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吳主許之俶表置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彈徒丹翻）於是吏民各以愛憎互相告訐獄犴盈溢（訐居謁翻犴音岸獄也）上下囂然俶大為姦利驕奢暴橫（橫戶孟翻）事發父子皆車裂

衛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沙漠汗入質見七十七卷元帝景元二年）自沙漠汗入質力微可汗諸子在側者多有寵及沙漠汗歸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既而力微疾篤烏桓王庫賢親近用事受衛瓘賂欲擾動諸部乃礪斧於庭謂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汝曹長子殺之（長知兩翻）諸大人懼皆散走力微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祿立國遂衰

初幽并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衛瓘密以計間之（間古莧翻）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瓘功封其弟為亭侯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司馬督東平馬隆上言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必敗 夏六月欣與樹機能之黨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死 弘訓皇后羊氏殂（弘訓宮名） 羊祜以病求入朝（朝直遥翻）既至

卯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祜面陳伐吳之計帝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數所角翻）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爲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以東南壤界……當得人以鎮撫之）秋七月己丑葬景獻皇后于峻平陵（即弘訓后也）司冀兗豫荊揚州大水（司州即漢司隸校尉所部也漢司隸部察郡縣與州刺史同晉遂定名司州統河南滎陽弘農上洛平陽河東汲郡河內廣平陽平魏郡頓丘冀州統趙國鉅鹿安平平原樂陵勃海河間高陽博陵清河中山常山等郡國）螟傷稼（螟食苗心之蟲）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主者謂左民及度支二曹也）度支尚書杜預上疏（度徒洛翻上時掌翻）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者餘皆決瀝令飢者盡得魚菜螺蜯之饒（螺盧戈翻蜯步項翻）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淤依據翻）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晉志典牧令屬太僕種章勇翻）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其利（考異曰食貨志云咸寧三年杜預傳云四年按五行志三年大水無螟災四年螟今從預傳）預在尚書七年（泰始六年預自秦州刺史得罪歸拜度支尚書至是七年矣）損益庶政不可勝數（勝音升）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九月以何曾爲太宰辛巳以侍中尚書令李胤爲司徒

吳主忌勝已者侍中中書令張尚紘之孫也（張紘事孫策孫權見漢獻帝紀）爲人辯捷談論每出其表吳主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以方誰（方比也）尚曰陛下有百觚之量吳主曰尚知孔丘不王而以孤方之（孔叢子趙平原君與孔子高飲強子高酒曰諺云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子何辭焉觚獻器也受二升王子況）因發怒收尚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尚罪得減死送建安作船尋就殺之（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岑昏等泥頭請代尚死尚得免死徙廣州今從吳錄觀尚之爲人喜以辯……取怨請其死者以……之徒三十國春秋所書蓋得其實）

冬十月徵征北大將軍衛瓘爲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陵雲臺魏文帝所築）瓘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帝悉召東宮官屬大設宴會（復扶又翻爲于僞翻下同）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倩七政翻假手於人也）多引

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言將責問作草之主名也〕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illegible]〕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省悉景翻〕先以示瓘，瓘大踧踖，〔踧子六翻，踖子昔翻，踧踖不自安貌〕眾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為賈妃怨衛瓘張本，語牛倨翻，幾居希翻〕〔[illegible]〕

吳人大佃皖城，欲謀入寇。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踐稻田四千餘頃，毀船六百餘艘。〔艘蘇遭翻〕

十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illegible]〕帝焚之於殿前。甲申，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illegible]〕

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卯，以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卒子恤翻〕帝哭之甚哀。是日大寒，涕淚霑鬚鬢，皆為冰。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柩巨救翻〕帝曰：祜固讓歷年，身沒讓存，〔謂身沒而讓侯之志存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祜本封鉅平侯〕南州民聞祜卒，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南州謂荊州也，為于偽翻〕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好呼到翻，峴戶典翻〕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間古莧翻〕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武昌監劉憲代之。〔吳之邊鎮有督有監，督者督諸軍事，監者監諸軍事之職〕

十二月，丁未，朗陵公何曾卒。曾厚自奉養，過於人主。司隸校尉東萊劉毅數劾奏曾侈汰無度，〔數所角翻〕帝以其重臣，不問。及卒，博士新興秦秀議曰：〔[illegible]〕曾驕奢過度，名被九域，〔九域，九州之域〕〔被皮義翻〕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諡法，〔[illegible]〕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諡醜繆公。帝策諡曰孝。〔[illegible]〕

前司隸校尉傅玄卒。玄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illegible]〕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懾伏，〔[illegible]〕臺閣生風。玄與尚書左丞博陵崔洪善，〔漢安帝分安平置博〕

國。洪亦清厲骨鯁，好面折人過，(好，呼到翻；折，之舌翻。) 而退無後
言，人以是重之。 鮮卑樹機能久為邊患，(泰始六年，樹機能為
寇，至是九年矣。) 僕射李憙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為出兵重
事，虜不足憂。(憙，許記翻，下同。)
五年春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涼州治武威。) 帝甚悔之，臨
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為，于偽翻。) 司馬督馬隆進
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為不任，
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
來，(應募者或出於農畝，或出於營伍，或出於奴隸，皆不問其所從來也。) 帥之以
西，虜不足平也。(帥，讀曰率。) 帝許之。乙丑，以隆為討虜護軍、
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見，賢遍翻；
橫，戶孟翻。) 隆小將妄言，(將，即亮翻。) 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
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三十斤為鈞，四鈞百二十斤；石，百二十斤。) 立標簡
試。(標，卑遙翻。) 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
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晉志：武庫令屬衛尉。) 御史中
丞劾奏隆。(御史臺，自秦漢至魏晉，以中丞為主。劾，戶概翻，又戶得翻。) 隆曰：臣當畢
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
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 初，
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及魏武
帝分匈奴為五部，(五部見上卷泰始六年。) 以豹為左部帥。(帥，所類翻。)
豹子淵，幼而雋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
門生上黨朱紀、鴈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
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
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隨何、陸賈、絳侯周勃、灌將軍灌嬰。)
於是兼學武事。及長，(長，知兩翻。) 猨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
魁偉。為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
帝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
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左傳，魯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珧，余招翻。) 淵才器誠少比，然
不可重任也。(少，詩沼翻。) 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憙，對曰：
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
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使將之將，即亮翻；梟，堅堯翻。)
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
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世語：彌，玄菟太守王頎之孫。) 彌有學
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處士陳留董養見
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
(處，昌呂翻；好，呼到翻；樂，音洛。) 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
曲見知，(王渾，太原人；李憙，上黨人，與淵同州里。) 每相稱薦，適足為吾患
耳。因歔欷流涕。(歔，音虛；欷，許既翻，又許氣翻。) 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
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

以信懷殊俗，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乖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夏四月，大赦。除部曲督以下質任。吳桂林太守脩允卒，其部曲應分給諸將。督將郭馬、何典、王族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會吳主料實廣州戶口，馬等因民心不安，聚眾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使典攻蒼梧，族攻始興。秋八月，吳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脩為司空。未拜，更以脩為廣州牧，帥萬人從東道討郭馬。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吳主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與交州牧陶璜共擊馬。吳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名鬼目曰芝草，買菜曰平慮草。吳主以耇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為司過，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謬言，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記錄為罪，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為盡力。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杜預上表曰：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嚮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

後累（發昧不明也 孝方[illegible]翻）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上表
曰（[illegible]）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朝直遙翻）而密與陛下共
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
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
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
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此言[illegible]）
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
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已來討賊之
形頗露今若中止孫晧或怖而生計（怖普布翻）徙都武昌
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

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帝方與張華圍棊（博物志[illegible]堯造圍棊以教子丹朱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棊以教之其法非智莫能也）預表適至華推
枰斂手曰（枰[illegible]音平棊局也）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
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帝
乃許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度徒洛翻量音良[illegible]）賈充
荀勖馮紞固爭之（紞[illegible]）帝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
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illegible]）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illegible]）
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
出涂中（[illegible]）安東將

軍王渾出江西（[illegible]）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
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
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彬下巴蜀（監古銜翻）東西凡
二十餘萬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illegible]）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
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帥所類翻）
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
將中軍南屯襄陽為諸軍節度 馬隆西度溫水（[illegible]）
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狹隘

乃作偏箱車（[illegible]）為木屋施於車
上（木屋於上以禦矢石[illegible]）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
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
已沒後隆使夜到（使疏吏翻）帝撫掌歡笑詣朝召群臣謂
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illegible]）乃詔假隆節拜
宣威將軍（[illegible]）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
跋韓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illegible]）十二月
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詔問朝臣以政
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書（[illegible]）

翻以爲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魏初置都督諸軍東南以備吳西以備蜀北以備胡隨其資望輕重而加以征鎮安平之號晉因而已其後增置有都督鄴城諸軍都督秦涼諸軍都督揚州諸軍都督沔北諸軍都督豫州諸軍都督幽州諸軍都督并州諸軍及二軍又資輕者爲監軍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晉有司豫徐兗荊揚梁益寧交秦雍涼冀幽并青十八州刺史幾多於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漢元始之初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之極盛也桓帝之初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魏既并蜀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蓋口猶及漢十分之一而戶則未幾及也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五等

諸侯坐置官屬軍府諸驃騎車騎衛伏波撫軍都督鎮軍中軍典軍上軍輔國冠軍度軍左右衛驍騎游擊左右前後軍及雜號將軍也王等諸侯官屬王置傅友文學郎中令中尉大農左右常侍侍郎典書典祠典衛學官等令典書丞治書中尉司馬亣子庶子陵廟牧長謁者中大夫舍人典府公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小大無定制諸所廩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咸玄之子也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勖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壹事見十二卷漢惠帝二年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好呼到翻徼一遙翻以九

寺并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九寺謂九卿寺也漢初九卿各有所掌東都以後尚書諸曹分掌衆事九卿殆爲具官或欲并之尚書蘭臺御史臺也三府三公府也漢丞相有長史司直御史大夫有中丞侍御史掌察舉不法故咸欲以蘭臺付之三府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劇易不同易以豉翻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壹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 起上章困敦盡著雍涒灘凡九年

世祖武皇帝中

太康元年是歲吳亡四月改元春正月吳大赦

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丹陽城在秭歸縣東八里昔周成王封熊繹於荊丹陽之地即此今謂之[illegible]楚王城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磧七迹翻水渚有石曰磧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舟艦艦戶黯翻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被皮義翻著直略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長直亮翻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以人力設險而不以德守之無益也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荊門夷道二城荊門在西陵之東夷道之西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管定伍巢等帥奇兵八百泛舟夜渡江襲樂鄉帥讀曰率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巴山在今江陵府松滋縣有巴復村幟昌志翻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考異曰武紀壬戌濬克夷道樂鄉殺陸晏陸景事壬戌殺晏癸亥殺景王濬傳壬戌克夷道乙丑攻樂鄉獲景今從濬傳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江陵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沅水出牂柯且蘭縣東北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東北過泉陵縣又東北過重安縣又北過下雋縣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江安縣吳公安縣杜預既定江南改曰江安縣為南平郡治所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夏戶雅翻造七到翻下同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零陵桂陽漢舊郡衡陽吳主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吳東鎮既破其餘當望風而潰也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屯項以荊州已定不復使賈充南向襄陽徙屯項為諸軍節度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昺皆降夏戶雅翻降戶江翻昺翻之子也杜預與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

生難於久駐、(考異曰杜預傳曰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
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幷
彊齊(事見周紀赧王三十一年)。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
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解佳買翻 著陟略翻 處昌呂翻)。遂
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帥所類翻 造七到翻)。吳主聞王渾南下、使
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
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靚疾正翻 帥讀曰率 下同)。至牛渚、沈瑩曰
晉治水軍於蜀久矣(治直之翻)、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
皆死、幼少當任(謂陸晏陸景留憲孫歆等)、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
必至於此、宜畜衆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
之、江西自清(大江北岸自建業言之歷陽皆為江西)。今渡江與晉大
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
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復扶
又翻)。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喪息浪翻)、同死社稷、
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
南上(上時掌翻)、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
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悌之言吳人至此為計窮矣…志節…難乃旦翻)。三月、悌等濟江、圍
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水經注淮水自江夏下春縣北東北流…汝南成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二年封定侯奚意為侯國王莽之新利也魏置城陽郡…)。喬衆纔七
千、閉柵請降(柵測革翻)。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
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
敵、故且僞降以緩我、非眞伏也(降戶江翻 伏古通用 伏當作服)。若
捨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
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陳讀曰陣)、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
五千、三衝晉兵不動(楯食尹翻 衝昌容翻)。瑩引退、其衆亂、將軍薛
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
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于版橋(…)。諸葛靚帥數
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
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柰何故自取死。悌垂涕
曰仲思(諸葛靚字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
爲卿家丞相所識拔(丞相謂諸葛恪也 或曰謂諸葛亮…悌襄陽人…荊州…切也)、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
稷、復何道邪(道言也 復扶又翻)。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涕放
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爲晉兵所殺、幷斬孫震、沈瑩等
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
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
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
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陳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謂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而進豈得一一須詔令乎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為衆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收昏吳主駱驛追止已屠之矣陶濬將討郭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潰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伷皆臨近境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伷以請降又遺其群臣書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使者先送璽綬於琅邪王伷壬寅濬舟師過三山王渾遣信要濬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

焚櫬延請相見（[illegible]）濬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illegible]）朝廷聞吳已平羣

（[illegible]）

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illegible]）

（[illegible]）

票騎將軍孫秀不賀（[illegible]）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

（[illegible]）

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詩黍離之辭）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illegible]）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轘轅而吳已降（[illegible]）充慚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夏四月甲申詔賜孫晧爵歸命侯乙酉大赦改元（改元太康[illegible]）大酺五日（[illegible]）遣使者分詣荊揚撫慰吳牧守已下皆不更易（[illegible]）除其苛政悉從簡易（[illegible]）滕脩討郭馬未克（[illegible]）聞晉伐吳帥眾赴難（[illegible]）至巴丘聞吳亡縞素流涕還與廣州刺史閭豐（[illegible]）

（[illegible]）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請降孫晧遣陶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璜流涕數日亦送印綬降帝皆復其本職（[illegible]）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彥為金城太守初朝廷尊寵孫秀孫楷（[illegible]）欲以招來吳人及吳亡降秀為伏波將軍楷為渡遼將軍琅邪王伷遣使送孫晧及其宗族詣洛陽五月丁亥朔晧至（[illegible]）

與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東陽門（[illegible]）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錢穀綿絹甚厚（[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吳人[illegible]）拜瑾為中郎，諸子為王者，皆為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復，方目翻）庚寅，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皓登殿稽顙。（[illegible]）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illegible]）充默然甚愧，而皓顏色無怍。（怍，[illegible]）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皓所以亡。（從，千容翻）對曰：皓昵近小人，（[illegible]）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它日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曆數有屬，故為陛下禽耳。帝善之。（有學而無識，此薛瑩所以不及吾彥也[illegible]）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惲以渾與濬爭功，與周浚牋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書曰[illegible]克讓。易曰：謙尊而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既失機會，不及於事，而今方競其功。（競，爭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雍穆，和也。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斯實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公主，帝女也）宗黨彊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讓濬以不從渾命，違制昧利。濬上書自理曰：前被詔書，令臣直造秣陵。（造，七到翻；下同）又令受太尉充節度。臣以十五日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風發，徑造賊城，無緣迴船過渾。（[illegible]）臣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下，[illegible]）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illegible]十六日[illegible]）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illegible]）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不可倉猝得就，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皓眾叛親離，匹夫獨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illegible]）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臣愚以為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騰，[illegible]）又

云濬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偽宮濬復表曰（復扶又翻）臣孤根獨立結恨彊宗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忤五故翻）偽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illegible]）皓案行石頭還（行下孟翻）左右人皆跳刀大呼（[illegible]）云要當為陛下一死戰決之（為于偽翻）皓意大喜意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馳走皓懼乃圖降首（首式救翻）降使適去（[illegible]）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斷丁管翻）周浚先入皓宮渾又先登皓舟臣之入觀皆在其後皓宮之中乃無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浚與渾先得之矣浚等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騁丑郢翻）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𦙶（[illegible]）故其宜耳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累力瑞翻）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科罪詔不許（[illegible]）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illegible]）詔勿推渾濬爭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濫失理（[illegible]）

（[illegible]）左遷京兆太守（[illegible]）庚辰增賈充邑八千戶以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杜預為當陽縣侯王戎為安豐縣侯封琅邪王伷二子為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尚書關內侯張華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illegible]）荀勖以專典詔命功封一子為亭侯（[illegible]）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帝以平吳功策告羊祜廟乃封其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illegible]）王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illegible]）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illegible]）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根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illegible]）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則曰聖人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illegible]）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illegible]）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illegible]）博士秦秀等

竝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illegible]）王渾嘗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illegible]）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滍、淯水以浸田萬餘頃，（[illegible]）開揚口，通零桂之漕。（[illegible]）

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illegible]）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illegible]）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王渾遷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諸葛靚逃竄不出。（靚入吳見七十七卷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帝與靚有舊，靚姊為琅邪王妃，（王，琅邪王伷。）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

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illegible]豫讓[illegible]聶政也。）復覩聖顏，誠為慙恨！」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諸葛氏之子皆有志節。）六月，復封丹水侯睦為高陽王。（[illegible]咸寧三年見上。）秋，八月，己未，封皇弟延祚為樂平王。尋薨。九月，庚寅，賈充等以天下一統，（[illegible]）屢請封禪；帝不許。冬，十月，前將軍青州刺史淮南胡威卒。（晉以左右前後將軍為四軍。）威為尚書，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威，質之子也。）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

司州，凡州十九，（考異曰：[illegible]）郡國一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illegible]）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

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交州統合浦交趾新昌武平九真九德日南廣州統南海臨賀始興蒼梧鬱林桂林高涼寧浦郡[illegible]）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illegible]）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illegible]）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illegible]）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illegible]）歷古爲患魏初民少（[illegible]）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illegible]）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二年春三月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illegible]）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illegible]）而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疏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illegible]）號曰慕容部（[illegible]）莫護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illegible]）冬十月涉歸始寇昌黎（[illegible]）

十一月壬寅高平武公陳騫薨（[illegible]）

是歲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illegible]）吳民之未服者屢爲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

求俊乂，咸惠並行，吳人悅服。

三年春正月丁丑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考異曰：[illegible]）

毅為司隸，糾繩豪貴，無所顧忌。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illegible]）毅劾奏之。（[illegible]）中護軍、散騎常侍羊琇與帝有舊恩，（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琇，音秀。）典禁兵，豫機密十餘年，恃寵驕侈，數犯憲（[illegible]），毅劾奏琇罪當死。帝遣齊王攸私請琇於毅，毅許之。都官從事廣平程衛徑馳入護軍營，收琇屬吏，（[illegible]）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帝不得已，免琇官；未幾，復使以白衣領職。（[illegible]）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illegible]）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粭澳釜，（[illegible]）崇以蠟代薪。（[illegible]）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illegible]）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illegible]）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illegible]）高二尺許。愷以示石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illegible]）愷怒，以為疾己之寶。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眾。愷怳然自失。（[illegible]）

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晉志曰：驃騎以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illegible]置司馬一人。）「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孟子曰：七十[illegible]食肉，五十[illegible]衣帛[illegible]）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勖、侍中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illegible]）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忤，五故翻。[illegible]）勖因而譖之。甲午，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夏，戶雅翻。）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紞侍帝從容語及鍾會，（從，千容翻。）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會反，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文帝廟號太祖。）帝變色曰：

卿他何言邪繇免冠謝曰臣聞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illegible]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illegible]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illegible]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illegible]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繇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illegible]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illegible]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繇因屏左右而言曰[illegible]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斬獲萬計[illegible]

魯公賈充老病上遣皇太子省視起居[illegible]充自憂謚傳[illegible]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illegible]

夏四月庚午充薨世子黎民早卒無嗣妻郭槐欲以充外孫韓謐為世孫[illegible]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曰[illegible]禮無異姓為後之文今而行之是使先公受譏於後世而懷愧於地下也槐不聽[illegible]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者皆不得以為比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illegible]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illegible]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閏月丙子廣陸成侯李胤薨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勖馮紞楊珧皆惡之[illegible]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勖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冬十二月甲申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illegible]其揆一也侍中司空齊王攸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其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仍加崇典禮主者詳案舊制施行以汝南王亮為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illegible]

祿大夫山濤爲司徒，尚書令衛瓘爲司空。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爲：攸至親盛德，侔於周公，宜贊皇朝，與聞政事。（與，讀曰預。）今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illegible]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事見上卷咸寧二年。）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渾之意蓋謂齊王不當疑，二楊不當信也。）歷觀古今，苟事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者，庸可保乎！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汝南王亮、楊珧共幹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既無偏重相傾之勢，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盡善者也。（覆，敷又翻。）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憙，許記翻，又音[illegible]；甄，之人翻。）帝並不從。濟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稽，音啓。）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爲國子祭酒，德爲大鴻臚。（[illegible]）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見楊珧，手刃殺之；（北軍中候，漢官。[illegible]泰始四年罷中軍將軍，置北軍中候；七年又罷中領軍，併爲[illegible]。）珧知之，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左遷太僕。琇憤怨發病卒。李憙亦以年老遜位，卒於家。憙在朝，（[illegible]）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王官，人以此稱之。

是歲，散騎常侍薛瑩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illegible]）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復，扶又翻；數，[illegible]。）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遠，于願翻；近，其靳翻；處，昌呂翻。）

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右僕射魏舒爲左僕射，下邳王晃爲右僕射。晃，孚之子也。戊午，新沓康伯山濤薨。（新沓縣，前屬遼東，明帝景初二年以遼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太叔廣、劉暾、（旉，芳無翻；太叔，複姓；暾，[illegible]。）繆蔚、郭頤、（繆，靡幼翻。[illegible]）秦秀、傅珍上表曰：昔周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聃季皆入爲三公，（康叔，武王之母弟，入爲司寇；[illegible]聃，讀如冉。）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侯王位在丞相三公上，其

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漢諸侯王謂朝政者，唯東平王蒼耳）。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illegible]）。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illegible]）。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illegible]），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illegible]）。旉，純之子也。既具草，先以呈純，純不禁。事過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illegible]），志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illegible]）。及其衰也，雖有五霸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illegible]）！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欲獨擅其權而纔得沒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爲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illegible]）！且謂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illegible]），橫造異論。下有司策免鄭默（[illegible]）。於是尚書朱整、褚䂮等奏：志等侵官離局（[illegible]），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illegible]）。其餘皆付廷尉科罪。庾純詣廷尉自首：旉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illegible]）。廷尉劉頌奏旉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曰：官立八座，正爲此時（[illegible]）。乃獨爲駁議（[illegible]）。左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旉是議主，應爲戮首；但旉家人自首，宜并廣等七人，皆丐其死命，並除名。二月，詔以濟南郡益齊國（[illegible]）。己丑，立齊王攸子長樂亭侯寔爲北海王（[illegible]）。命攸備物典策，設軒縣之樂（[illegible]），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illegible]）。三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齊獻王攸憤怨發疾，乞守先后陵（先后謂文[illegible]），帝不許，遣御醫診視（[illegible]）。諸醫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illegible]）：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

少齊王盺名京邑所蓋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illegible] 攸疾轉篤帝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其無疾辭出數日歐血而薨帝往臨喪攸子冏號踊[illegible]爲醫所誣詔即誅醫以冏爲嗣[illegible] 初帝愛攸甚篤爲荀勖馮紞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攸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illegible] 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雖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illegible] 夏五月己亥琅邪武王伷薨 冬十一月以尚書左僕射魏舒爲司徒 河南及荆揚等六州大水[illegible] 歸命侯孫皓卒 是歲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刪篡立[illegible]將殺涉歸子廆廆亡匿於遼東徐郁家[illegible]

五年春正月己亥有青龍二見武庫井中[illegible] 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尚書左僕射劉毅表曰昔龍降夏廷卒爲周禍[illegible] 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illegible] 尋案舊典無賀龍之禮帝從之 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illegible] 有言行修著則升之[illegible] 道義虧缺則降之[illegible] 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敝日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illegible] 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illegible] 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爭訟之俗成臣竊爲聖朝恥之[illegible] 蓋中正之設於損政之道有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置州都者[illegible] 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

任而輕其人使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之體為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曾無賞罰之防又禁人不得訴訟使之縱橫任意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而中正知與不知皆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

凡求人才欲以治民也今當官著効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敘是為抑功實而隆空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而品狀相妨七也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衞瓘亦上疏曰魏氏承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為一時選用之本耳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咸用土斷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為正無復縣客遠屬異土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始平王文學江夏李重上疏以為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則土斷之實行矣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也

冬十二月庚午大赦

閏月當陽成侯杜預卒

是歲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帥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帝處之塞內西河

罷寧州入益州置南夷校尉以護之

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致仕尋卒

戊辰以王渾為尚書左僕射渾子濟為侍中渾主者處事不當濟明法繩之濟從兄佑素與濟不協因毀濟不能容其父帝由是踈濟後坐事免官濟性豪侈帝謂侍中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

依奐恐不可屈。帝召濟切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illegible]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愧之。[illegible]他人能令親者疏，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嶠，洽之孫也。[illegible]

青梁幽冀州旱。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庚子，襄陽武侯王濬卒。是歲，慕容刪為其下所殺，部眾復迎涉歸子廆而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illegible]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眾。帝遣幽州軍討廆，戰于肥如，[illegible]廆眾大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illegible]子弟走保沃沮。[illegible]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魏舒稱疾，固請遜位，以劇陽子罷。舒所為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illegible]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illegible]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illegible]

夏，慕容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illegible]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illegible]廆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illegible]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秋，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各帥種落十萬餘口詣雍州降。[illegible]九月，戊寅，扶風武王駿薨。冬，十一月，壬子，以隴西王泰都督關中諸軍事。泰，宣帝弟馗之子也。[illegible]是歲，鮮卑拓跋悉鹿卒，[illegible]弟綽立。[illegible]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太廟殿陷。九月，改營太廟，作者六萬人。是歲，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帥種落萬一千五百口來降。[illegible]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illegible]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郡國三十

三大旱秋八月壬子星隕如雨地震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四 起屠維作噩盡著雍敦牂凡十年

世祖武皇帝下

太康十年夏四月太廟成乙巳祫祭 祫大合祭也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祫胡夾翻 大赦

慕容廆遣使請降 降戶江翻 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廆謁見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到門 謁晉間士大夫爲見尊貴以巾構爲禮構單衣也龕口含翻 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爲哉龕聞之甚慙深敬異之 交降如受敵皆寇之帥嚴兵以見夷之客未爲遲中何必以爲懸乎四 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強 段氏東部鮮卑也杜佑曰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爲鮮卑東部大人伕河段疾六眷出遼西因亂被賣爲漁陽烏桓大人庫傳家奴庫傳以其健使將人衆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余按晉書王浚傳段[illegible]六眷務勿塵之立子段之自務勿塵以宰強盛又矣疾六眷因亂被掠眷成宿之務勿塵既能爲部落之帥恐不持其手招誘不後樟彊盛也 數侵掠廆廆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 慕容段氏遂爲婚姻之國數所角翻渾音暉妻七細翻 廆以遼東僻遠徙

居徙河之青山。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十一月丙辰，尚書令濟北成侯荀勖卒。勖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罔悵。人有賀之者，勖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何賀邪！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甲申，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徙南陽王柬為秦王，都督關中諸軍事；

始平王瑋為楚王，都督荊州諸軍事；濮陽王允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並假節之國。立皇子乂為長沙王，穎為成都王，晏為吳王，熾為豫章王，演為代王，皇孫遹為廣陵王。又封淮南王子迪為漢王，楚王子儀為毗陵王，徙扶風王暢為順陽王，暢弟歆為新野公。暢，駿之子也。琅邪王覲弟澹為東武公，繇為東

安公。覲，伷之子也。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遹。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遹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遹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之謀，以太子母弟柬、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偪，復以佑為北軍中候，以典禁兵。帝為皇孫遹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

寔志行清素，命為廣陵王傅。寔以時俗喜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則擇為人所讓最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則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淮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法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繩御下，此誠時宜也。然至於矯世救弊，自宜漸就清肅，譬猶行

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此言濟川者譬也蓋大川若雖以權從大以濟[illegible]而後濟然以舟從水勢漸靡而行舟向其所趨以濟

三十年[illegible]以陛下明聖猶未反叔世之敝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廢乎使夫異時大業或有不安其憂責猶在陛下也閒為社稷計莫若封建親賢然宜審量 哀 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其勢不足獨以有為其旁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illegible]

[illegible]周之諸侯有罪誅放其身而國祚不泯[illegible]立其弟[illegible]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illegible]前漢紀 今宜反漢之敝循周之舊則下固而上安矣[illegible]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illegible]司於天日是以聖王之化執要於己委務於下非[illegible]而好逆[illegible]識以政體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別能否甚難察也[illegible]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illegible] 今陛下每精於造始而略於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群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古者

六卿分職冢宰為師周禮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而冢宰總之 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illegible] 今尚書制斷諸有奏成[illegible]自漢光武以來以事歸臺閣[illegible] 於古制為太重可出限事付外寺諸外寺謂卿寺 使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若丞相之為歲終課功校簿賞罰而已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復扶又翻 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細過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恐糾以繩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御史臺官及諸州刺史皆監司也[illegible] 蓋由畏避豪強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譴細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濫在其中矣[illegible] 是以聖王不害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創業之勳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言法制明[illegible]

[illegible]

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恒傷太過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動所不須以傷所憑竊以為過矣帝皆不能用詔

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時改匈奴五部帥為五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好，呼到翻；施，式智翻），傾心接物，五部豪桀、幽·冀名儒多往歸之（為……張本）。奚軻男女十萬口來降（奚軻亦東夷種也）。

孝惠皇帝上之上（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謚法：柔質慈民曰惠）

永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太熙（太熙，武帝所改……）。己巳，以王渾為司徒。司空、侍中、尚書令衛瓘子宣，尚繁昌公主。宣嗜酒，多過失，楊駿惡瓘，欲逐之（惡，烏路翻），乃與黃門謀共毀宣，勸武帝奪公主。瓘慚懼，告老遜位。詔進瓘位太保，以公就第。劇陽康子魏舒薨（劇陽縣……）。

三月，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鑒為司空（鑒，古銜翻。……大夫假金章紫綬及左右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小間（間，如字……），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亮以去年……），乃令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與。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夏，

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廙及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作詔，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事。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廙，歆之孫；劭，曾之子也（……）。遂趣汝南王亮赴鎮（趣，讀曰促）。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帝遂困篤。己酉，崩于含章殿（……）。帝宇量弘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改太熙為永熙）。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賁，音奔）。詔石鑒與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舉兵討駿者，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為手詔與石鑒、張劭，使帥陵兵討亮。劭，駿甥也，即帥所領趣鑒速發（……），鑒以為不然，保持之（……）。亮問計於廷尉何勖，勖曰：「今朝野皆歸心於公（……），公不討人而畏人討邪！」亮不敢發，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及甥河南尹李斌皆勸

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庶幾可全（[illegible]）咸曰宗室外戚相恃為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為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五月辛未葬武帝于峻陽陵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魏明帝即位故事普進封爵以求媚於眾左軍將軍傅祗（[illegible]）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祗嘏之子也（[illegible]）丙子詔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預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illegible]）

復租調一年（[illegible]）散騎常侍石崇（[illegible]）散騎侍郎何攀（[illegible]）共上奏以為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illegible]）且大晉卜世無窮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詔以太尉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illegible]）今聖上謙沖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illegible]）周公大聖猶致流言（[illegible]）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illegible]）

竊謂山陵既畢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苟有以察其忠款言豈在多駿不從咸數諫駿駿漸不平欲出咸為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止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illegible]）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illegible]）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為聲（[illegible]）故致忿耳安有悾悾忠益而返見怨疾乎（[illegible]）

楊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為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為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駿為政嚴碎專愎中外多惡之馮翊太守孫楚謂駿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處之今宗室彊盛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從楚資之孫也（[illegible]）弘訓少府蒯欽（[illegible]）駿之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他人皆為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

可羨殺。又毅（[illegible]）字不過疏我，我得疏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illegible]）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為司馬，（[illegible]）彰逃避不受。其友新興張宣子怪而問之，（[illegible]）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illegible]）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懼及禍，柰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illegible]）嗣子既不克負荷，（[illegible]）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illegible]）

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為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為太子太師，衞尉裴楷為少師，吏部尚書王戎為太傅，前太常張華為少傅，衞將軍楊濟為太保，尚書和嶠為少保。（[illegible]）拜太子母謝氏為淑媛。（[illegible]）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illegible]）「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illegible]）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illegible]）既還，勗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帝即位，嶠從太子遹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冬，十月，辛酉，以石鑒為太尉，隴西王泰為司空。（[illegible]）以劉淵為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illegible]）

元康元年（[illegible]）春，正月，乙酉朔，改元永平。（[illegible]）

初，賈后之為太子妃也，嘗以妒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illegible]）武帝大怒，將廢之。荀勗、馮紞、楊珧（[illegible]）及充華趙粲共營救之，曰：「賈妃年少，妒者婦人常情，長自當差。」（[illegible]）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勳於社稷，（[illegible]）妃親其女，正復妒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illegible]）妃由是得不廢。后數誡厲妃，（[illegible]）妃不知后之助己，返以后為搆己於武帝，更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駿所抑。殿中中郎渤海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illegible]）陰搆駿云將危社稷。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為寺人監，（[illegible]）賈后密使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汝南王亮，使舉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荊州諸軍事楚王瑋，瑋欣然許之。

及永入朝駿素憚瑋勇銳欲召之而未敢因其求朝遂聽之二月癸酉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來朝[illegible]三月辛卯孟觀李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illegible]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駿[illegible]楚王瑋屯司馬門以淮南相劉頌為三公尚書[illegible]屯衞殿中段廣跪言於帝曰楊駿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illegible]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

[illegible]必是閹豎為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illegible]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illegible]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柰何燒之侍中傅祗白駿請與尚書武茂入宮觀察事勢因謂羣僚曰宮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階衆皆走茂猶坐祗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illegible]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頠[illegible]

[illegible]問太傅所在頠紿之曰[illegible]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從頠言遂委而去[illegible]尋詔頠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illegible]皇太后題帛為書射之城外[illegible]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手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廄就殺之孟觀等遂收駿弟珧濟張劭李斌段廣劉豫武茂及散騎常侍楊邈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文鴦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珧臨刑告東安

公繇曰表在石函[illegible]可問張華衆謂宜依鍾毓[illegible]例為之申理[illegible]繇不聽而賈氏族黨趣使行刑[illegible]珧號叫不已[illegible]刑者以刀破其頭繇諸葛誕之外孫也故忌文鴦以為駿黨而誅之[illegible]是夜誅賞皆自繇出威振內外王戎謂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勢繇不從[illegible]壬辰赦天下改元[illegible]賈后矯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太后於永寧宮[illegible]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太后居[illegible]尋復諷羣

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illegible]
飛箭繫書要募將士[illegible]同惡相濟自絕于天
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文姜者魯桓公之夫人也莊公之母也[illegible]
既立夫人孫于齊穀梁傳曰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
蓋奉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
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
又奏宜廢太后曰峻陽庶人武帝廢后曰峻陽中書監張華議
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
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見三十五卷漢哀帝元壽元年貶之
皇太后之號還稱武帝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左
僕射荀愷與太子少師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謀
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
有司奏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詔可又奏楊駿造
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
廢爲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不許有司復固請
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
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illegible]董養遊太
學[illegible]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illegible]
[illegible]孝弟之義今廢母[illegible]大倫則建學果何爲也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

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
容故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乃至此乎處昌呂切天
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養後與妻荷擔入蜀不知所終有司收駿
官屬欲誅之侍中傅祗啓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
關赴爽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宣帝用爲青州刺史駿
之僚佐不可悉加罪詔赦之壬寅徵汝南王亮爲太
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以秦王柬爲大將
軍東平王楙爲撫軍大將軍楚王瑋爲衛將軍領北
軍中候下邳王晃爲尚書令東安公繇爲尚書左僕
射進爵爲王楙望之子也封董猛爲武安侯三兄皆
爲亭侯亮欲取悅眾心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
八十一人將即亮切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今封賞熏
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功而獲賞則人
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illegible]
遺丁季切樂音洛凡作此者由東安公人謂殿下既至當有
以正之正之以道眾亦何怒眾之所怒在於不平
耳而今皆更倍論[illegible]東安公之功也莫不失望亮
頗專權勢咸復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
天下所以讙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靜默頤神有大
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過尊門冠蓋

章馬埃塞衢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無功而暴擢為少府，論者謂長容公之姻家，故至於此。流聞四方，非所以為益也。」亮皆不從。賈后族兄車騎司馬賈模，從舅右衛將軍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並預國政。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賈氏憚之。繇兄東武公澹素惡繇，屢譖之於太宰亮曰：「繇專行誅賞，欲擅朝政。」庚戌，詔免繇官；又坐有悖言，廢徙帶方。〔帶方縣，漢屬樂浪郡；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置帶方郡。〕於是賈謐、郭彰權勢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清河崔基、勃海歐陽建、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友。

郁，嶠之弟也。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惡之，欲奪其兵權，以臨海侯裴楷代瑋為北軍中候；瑋怒，楷聞之，不敢拜。亮復與瓘謀，遣瑋與諸王之國，瑋益忿怨。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皆有寵於瑋，勸瑋自昵於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衛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晉太康中置積弩將軍〕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以瓘欲廢帝也〕且患二公執政，己不得專恣。夏，六月，后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諸宮門，免亮及瓘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帥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又矯詔「亮、瓘官屬，一無所問，皆罷遣之；若不奉詔，

僕董滔從事遣公孫宏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
王遐收衛瓘亮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拒之[illegible]
亮不聽俄而兵登牆大呼[illegible]亮驚
曰吾無貳心何故至此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趣
兵攻之[illegible]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
俊乂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為肇所執歎曰我之
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衛瓘左右亦疑
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瓘不聽初瓘
為司空(武帝太康三年瓘為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illegible]
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

子孫共九人遐不能禁岐盛說瑋[illegible]宜因兵勢
遂誅賈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
子少傅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天
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瑋專殺之罪
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瑋深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
廷恟懼不知所出[illegible]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宮
齎騶虞幡出麾眾曰楚王矯詔勿聽也[illegible]
眾皆釋仗而走瑋左右無復
一人窘迫不知所為遂執之下廷尉[illegible]乙丑斬之
瑋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illegible]曰

託體先帝而受枉乃如此乎公孫宏岐盛並夷三
族瑋之起兵也隴西王泰嚴兵將助瑋[illegible]祭酒
丁綏諫曰公為宰相[illegible]不可輕動且
夜中倉猝宜遣人參審定問[illegible]泰乃止
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每怪一國蔑然
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illegible]於是太保主簿劉繇
等執黃幡撾登聞鼓[illegible]上言曰初矯詔者至

公即奉送章綬單車從命[illegible]如矯詔之文唯免公
官而故給使榮晦輒收公父子及孫一時斬戮乞驗
盡情偽加以明刑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爵位謚曰
文成封瓘為蘭陵郡公謚曰成於是賈后專朝[illegible]
委任親黨以賈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謐與后
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illegible]而儒雅
有籌略為眾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
頠贊成之[illegible]乃以華為侍中中書
監頠為侍中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
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

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實模與華願同心輔政故致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秋七月分荆揚十郡為江州（[illegible]） 八月辛未立隴西王泰世子越為東海王 九月甲午秦獻王柬薨 辛丑徵征西大將軍梁王肜為衛將軍錄尚書事（[illegible]）

二年春二月己酉故楊太后卒于金墉城是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illegible]）賈后恐太后有靈或訴冤於先帝乃覆而殯之仍施諸厭劾符書藥物等（厭劾[illegible]） 秋八月壬子赦天下

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illegible]） 鮮卑宇文莫槐為其下所殺弟普撥立 拓拔綽卒子弗立

四年春正月丁酉安昌元公石鑒薨（[illegible]） 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 秋八月郝散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illegible]） 是歲大饑 司隸校尉傅咸卒（[illegible]） 咸性剛簡風格峻整為司隸校尉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時朝政寬弛權豪放恣咸奏免河南尹澹等官（[illegible]） 京師肅然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illegible]） 拓拔弗卒叔父祿官立

五年夏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illegible]） 荆揚兗豫青徐六州大水 冬十月武庫火（[illegible]） 焚累代之寶（[illegible]） 及二百

萬人器械 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illegible]） 拓拔祿官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illegible]） 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illegible]） 使兄沙漠汗之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illegible]） 使猗㐌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illegible]） 往依拓跋氏說猗㐌猗盧招納晉人猗㐌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illegible]）

六年春正月，赦天下。下邳獻王晃薨。以中書監張華為司空；太尉隴西王泰行尚書令，徙封高密王。

夏，郝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征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秀，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歐陽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撓亂關右，徵倫為車騎將軍，以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系與其弟御史中丞結皆表請誅秀以謝氐羌。張華以告梁王肜，使誅之，肜許諾。秀友人辛冉為之說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罪。」秀由是得免。倫至洛陽，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倫因求錄尚書事，又求尚書令。張華、裴頠固執以為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秋八月，解系為郝度元所敗。秦雍氐羌悉反，立氐帥齊萬年為帝，圍涇陽。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肜嘗違法，處按劾之。

冬十月，詔以處為建威將軍，與振威將軍盧播俱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以不救而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為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擒耳。」

關中饑疫。

初，略陽清水氐楊駒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

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illegible]後楊氏遂世據仇池帥讀曰率）是歲以揚烈將軍巴西趙廞為益州刺史發梁益兵糧助雍州討氐羌（廞許金翻[illegible]為趙廞據蜀張本）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山在漢扶風好畤縣[illegible]）梁王肜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為國取恥肜駿不聽逼遣之癸丑處與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六陌在[illegible]山西）處軍士未食肜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肜而亦不能罪也（尤過也）

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萬錢　丁丑京陵元公王渾薨　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太子太師何劭為尚書左僕射戎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案（[illegible]）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illegible]）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illegible]）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程大昌曰[illegible]晉人語[illegible]）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illegible]）是時王衍為尚書令南陽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宅居也）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illegible]）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illegible]）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illegible]）廣性冲約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illegible]）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泰山胡母輔之（[illegible]）陳國謝鯤城陽王尼（[illegible]）新蔡畢卓皆以任放為達（[illegible]）至於醉狂裸體不以為非胡母輔之嘗酣飲

其子謙之闚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畢卓嘗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illegible]）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樂音洛）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illegible]）無往而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蓋有飾爲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陳空無之美形器之累有徵（[illegible]）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習（[illegible]）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蓋掩也）一唱百和（和戶卧切）往而不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經實謂有經世之實用者）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

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贊其旨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illegible]）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illegible]）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illegible]）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褻慢無所不至（[illegible]）士行又虧矣（[illegible]）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爲已分（[illegible]）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illegible]）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illegible]）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illegible]）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然習俗已成頠論亦不能救也

拓跋猗㐌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illegible]）積五歲降附者三十餘國（[illegible]）

八年春三月赦天下　秋九月荊豫徐揚冀五州大水　初張魯在漢中賨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illegible]）

魏武帝克漢中，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爲將軍，遷于略陽，北土號曰巴氐。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略陽、天水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聞者異之。張華、陳準以趙王、梁王相繼在關中，皆雍容驕貴，師老無功，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才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内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實封四百户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五

起著雍敦牂，盡上章涒灘，凡三年。

孝惠皇帝上之下

元康九年春正月，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絶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敍，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御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

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為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御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

其衰敝，避之緩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氐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

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樂音洛）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illegible]）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鳩，（[illegible]）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illegible]）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illegible]）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illegible]）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illegible]）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illegible]）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illegible]）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illegible]）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illegible]）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illegible]）今我遷之，傳食而至，（[illegible]）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illegible]）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illegible]）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illegible]）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illegible]）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illegible]）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illegible]）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illegible]）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illegible]）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illegible]）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illegible]）正始中，毌丘儉討句驪，（[illegible]）徙其餘種於滎陽。（[illegible]）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illegible]）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illegible]）今百姓失職，（[illegible]）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illegible]）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論語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

介之憂，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散騎常侍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成都王穎見而叱之。謐言於賈后，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徵梁王肜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以河間王顒為鎮西將軍，鎮關中。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顒輕財愛士，朝廷以為賢，故用之。

六月，高密文獻王泰薨。

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又以簏箱載道上年少入宮，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賈模恐禍及己，甚憂之。裴頠與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強，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言。然宮中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

頠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為毀己而疏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秋，八月，以裴頠為尚書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頠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為聖朝累。不聽。或謂頠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慨然久之，竟不能從。

帝為人戇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群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

塗之士晉制諸王朱衣絳紗褠[illegible]當塗謂當路秉用者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羣下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獄訟繁滋裴頠上表曰先王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去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事輕責重有違常典五年二月有大風蘭臺主者懲懼前事求索阿棟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蘭臺主者謂御史臺主者也[illegible]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illegible]今年八月陵上荊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說文荊楚木也司徒漢丞相之職[illegible]雖知事小而按劾難測[illegible]搔擾驅馳各競免負負罪也今太常禁止未解夫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illegible]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等皆為過當恐姦吏因緣得為淺深也既而曲議猶不止[illegible]三公尚書劉頌復上疏曰晉志曰三公尚書[illegible]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illegible]事同議異獄犴不平[illegible]

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事見十八卷漢元朔二年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事見十一卷漢高祖五年天下萬事自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illegible]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駁案者隨事以聞[illegible]亦不能革也[illegible]頠遷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用權仕者欲速事竟不行裴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illegible]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欲而無厭[illegible]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內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illegible]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初廣城君

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奢，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廣城君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為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或廢朝侍而縱遊逸；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東宮月俸錢五十萬，太子常探取二月，用之猶不足。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麵等物而收其利。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

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一曰雖有微苦，宜力疾朝侍；二曰宜勤見保傅，咨詢善道；三曰畫室之功，可宜減省，後園刻鏤雜作，一皆罷遣；四曰西園賣葵、藍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聞；五曰繕牆正瓦，不必拘攣小忌。太子皆不從。中舍人杜錫恐太子不得安其位，每盡忠規諫，勸太子修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氈中，刺之流血。錫，預之子也。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時為侍中，至東宮，或捨之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謐，后所親昵，一旦交構，則事危矣。」不從。謐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為有娠，內藁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

欲以代太子。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
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左衛率東平劉卞
以賈后之謀問張華。[illegible] 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昌
[illegible]
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illegible]
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
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illegible]
[illegible] 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
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illegible] 廢賈
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
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illegible] 忽相與行
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且權戚滿朝，威柄
不一，成可必乎。賈后常使親黨微服聽察於外，頗聞
卞言，乃遷卞為雍州刺史。[illegible] 卞知言泄，飲藥而死。
[illegible] 十二月，太
子長子虨病，[illegible] 太子為虨求王爵，不許。
虨疾篤，太子為之禱祀求福。[illegible] 賈后聞之，乃詐稱
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
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以不能
飲三升，舞逼之曰：不孝邪。天賜汝酒而不飲，[illegible]
[illegible] 酒中有惡物邪。太子不得已，強飲 [illegible]
[illegible] 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illegible]
[illegible] 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
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
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
期兩發，勿疑猶豫，以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
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氏為內主。願成，
當以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字半不成，
后補成之，以呈帝。壬戌，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
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示之曰：遹書如此，今
賜死。遍示諸公王，莫有言者。[illegible] 張華曰：
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illegible]
[illegible] 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
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
后乃出太子啟事十餘紙，眾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
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 [illegible]

宜速決，而羣臣各不同，其不從詔者，宜以軍法從事。[illegible]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等持節詣東宮，廢太子為庶人。太子改服出，拜受詔，步出承華門，[illegible]乘粗犢車。東武公澹以兵仗送太子及妃王氏、三子虨、臧、尚同幽于金墉城。[illegible]王衍自表離婚，許之。妃慟哭而歸。[illegible]殺太子母謝淑媛及虨母保林蔣俊。[illegible]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有己亥朔日食，宋志無之。[illegible]]赦天下，改元。西戎校尉司馬閻纘輿棺詣闕上書，[illegible]以為：「漢戾太子稱兵拒命，言者猶曰罪當笞耳。[illegible]今遹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宜重選師傅，[illegible]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illegible]書奏，不省。纘，圃之孫也。[illegible]賈后使黃門自首，[illegible]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遣東武公澹以千兵防衛太子，幽于許昌宮，令持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illegible]

詔宮臣不得辭送。洗馬江統、潘滔、舍人王敦、杜蕤、魯瑤等冒禁至伊水，拜辭涕泣。[illegible]司隸校尉滿奮收縛統等送獄。其繫河南獄者，樂廣悉解遣之；[illegible]繫洛陽縣獄者，猶未釋。[illegible]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其為惡故耳。今宮臣冒罪拜辭，而加以重辟，流聞四方，乃更彰太子之德也，[illegible]不如釋之。」謐乃語洛陽令曹攄使釋之；[illegible]廣亦不坐。敦，覽之孫；攄，肇之孫也。[illegible]

太子至許，遺王妃書，自陳誣枉。妃父衍不敢以聞。丙子，皇孫虨卒。[illegible]三月，尉氏雨血，[illegible]妖星見南方。[illegible]太白晝見，[illegible]中台星拆。[illegible]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illegible]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illegible]太子既

廢衆皆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
東宮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
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與行權右軍將軍趙王
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
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
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
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
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
告通事令史張林

及省事張衡等使為內應事將起
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
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道路皆知之今雖建大功於
太子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
德明公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期
雖含忍宿忿必不能深
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仇亦足以為功豈徒免
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
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

數遣宮婢微服於民間聽察聞之甚懼倫秀因
勸謐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癸未賈后使太醫令
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以毒太子太
子自廢黜恐被毒常自煑食於前慮以告劉振
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人猶竊於牆上過
食與之慮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
之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
葬之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趙王倫孫秀將
討賈后告右衛佽飛督閭和和從之期以癸巳丙夜一
籌以鼓聲為應癸巳秀使司馬雅告
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
使雅以告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在頸猶為是言邪不
顧而出及期倫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
宮汝等皆當從命事畢賜爵關中
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
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
三部司馬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

迎帝幸東堂，以詔召賈謐至殿前，將誅之。謐走入西鐘下，呼曰：「阿后救我！」就斬之。賈后見齊王冏，驚曰：「卿何為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是時梁王肜亦預其謀，后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遂廢后為庶人，幽之於建始殿。收趙粲、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收捕賈氏親黨，召中書監、侍中、

黃門侍郎、八座，皆夜入殿。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斬之以徇。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系、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解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禍起而止。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如此，我何以活為！」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死。

甲午，倫坐端門，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劉振、董猛、孫慮、程據等。司徒王戎及內外官坐張、裴親黨黜免者甚眾。閻纘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於是趙王倫稱詔赦天下，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府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荂領冗從僕射；子馥

為前將軍，封濟陽王；虔為黃門郎，封汝陰王；詡為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己以聽於倫。倫素庸愚，復受制於孫秀。秀為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遹位號，使尚書和郁帥東宮官屬迎太子喪於許昌。追封遹子虨為南陽王，封虨弟臧為臨淮王，尚為襄陽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

終身從之相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前平陽太守李重滎陽太守荀組為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為左右司馬尚書郎陽平束皙為記室[illegible]淮南王文學荀嵩殿中郎陸機為參軍[illegible]組勗之子[illegible]嵩彧之玄孫也[illegible]李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丁巳以梁王肜為太宰左光祿大夫何劭為司徒右光祿大夫劉寔為司空[illegible]

太子遹之廢也將立淮南王允為太弟議者不合[illegible]會趙王倫廢賈后乃以允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

己亥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五月己巳詔立臨海王臧為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illegible]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相國倫行太孫太傅己卯諡故太子曰愍懷六月壬寅葬于顯平陵清河康王遐薨

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沈毅[illegible]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相國倫及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秋八月轉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illegible]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illegible]允視詔乃秀手書也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illegible]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illegible]大呼曰[illegible]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眾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掖門[illegible]允不得入遂圍相府[illegible]允所將兵皆精銳[illegible]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illegible]允結陳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illegible]主書司馬眭祕以身蔽倫[illegible]箭中其背而死[illegible]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中書令陳準[illegible]徽之兄也欲應允言於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鬭[illegible]乃使司馬督護伏胤

将騎四百持幡從宮中出[illegible]侍中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倫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虔乃懷空板出[illegible]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內之下車受詔虔因殺之并殺允子秦王郁漢王迪坐允夷滅者數千人曲赦洛陽[illegible]初孫秀嘗為小吏事黃門郎潘岳岳屢撻之[illegible]衛尉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相國倫有隙[illegible]崇有愛妾曰綠珠[illegible]孫秀使求之崇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為亂收之[illegible]崇歎曰奴輩利吾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荅初潘岳母常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illegible]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illegible]遂與崇建皆族誅籍沒崇家相國倫收淮南王母

弟吳王晏欲殺之光祿大夫傅祗爭之於朝堂[illegible]衆皆諫止倫乃貶晏為賓徒縣王[illegible]齊王冏以功遷游擊將軍[illegible]冏意不滿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出為平東將軍鎮許昌[illegible]以光祿大夫陳準為太尉錄尚書事未幾薨孫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官莫敢異議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illegible]周勃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九錫之命也[illegible]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殺之孫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林乃止[illegible]以頌為光祿大夫[illegible]下詔加倫九錫復加其子荂撫軍將軍[illegible]虔中軍將軍[illegible]詡為侍中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illegible]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并所隱匿之兵數踰三萬九月改司徒為丞相以梁王肜為之肜固辭不受

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嫉。秀子會為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

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赦天下。后，尚書郎泰山羊玄之之女也。外祖平南將軍樂安孫旂，與孫秀合族，故秀立之。拜玄之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封興晉侯。

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中山耿滕為益州刺史。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以收眾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厚遇之，以為爪牙。特等憑恃廞勢，專聚眾為盜，蜀人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懦弱，主不能制客，必為亂階，宜使還本居。若留之險地，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廞聞而惡之。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滕。是時成都郡治少城，益州治太城。

廞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搆怨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氐。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然，退保犍為，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不從。是日，帥眾入州，廞遣兵逆之，戰于西門，滕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廞請滕死，廞義而許之。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總，至江陽，聞廞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總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廞軍。模白總：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曰：

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此（[illegible]）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不聽衆遂自潰總逃草中模著總服格戰廞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總殺之（[illegible]）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王官被召無敢不往（[illegible]）李庠帥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illegible]）氐苻成隗伯等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為威寇將軍（[illegible]）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六（起重光作噩盡玄黓閹茂凡二年）

孝惠皇帝中之上

永寧元年（[illegible]）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為涼州刺史（[illegible]）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為寇軌至以宋配汜瑗為謀主（[illegible]）悉討破之威著西土（[illegible]）

相國倫與孫秀使牙門趙奉詐傳宣帝神語云倫宜早入西宮（[illegible]）散騎常侍義陽王威望之孫也素諂事倫倫以威兼侍中使威逼奪帝璽綬作禪詔又使尚書令滿奮持節奉璽綬（綬音受）

禪位於倫。左衛將軍王輿、前軍將軍司馬雅[illegible]帥甲士入殿，[illegible]曉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無敢違者。張林等屯守諸門。[illegible]乙丑，倫備法駕入宮，即帝位，[illegible]赦天下，改元建始。帝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illegible]倫使張衡將兵守之。[illegible]丙寅，尊帝為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臧為濮陽王。立世子荂為皇太子，[illegible]封子馥為京兆王，虔為廣平王，詡為霸城王，[illegible]皆侍中將兵；以梁王肜為宰衡，[illegible]何劭為太宰，孫秀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illegible]義陽王威為中書令，張林為衞將軍，其餘黨與，皆為卿、將，[illegible]超階越次，不可勝紀；[illegible]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illegible]

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illegible]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illegible]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illegible]郡綱紀並為孝廉，縣綱紀並為廉吏。[illegible]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板封之。初，平南將軍孫旂之子弼、弟子髦、輔、琰皆附會孫秀，與之合族，旬月間致位通顯。及倫稱帝，四子皆為將軍，封郡侯，以旂為車騎將軍、開府。旂以弼等受倫官爵過差，必為家禍，遣幼子回責之；弼等不從。旂不能制，慟哭而已。[illegible]癸酉，殺濮陽哀王臧。孫秀專執朝政，倫所出詔令，秀輒改更與奪，[illegible]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百官轉易如流。張林素與秀不相能，且怨不得開府，潛與太子荂牋，言秀專權，不合眾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悉誅之。荂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收林，殺之，夷其三族。秀以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各擁強兵，據方面，惡之，[illegible]

軍鎮……皆開府儀同三司……為三王參佐……李

庠驍勇得衆心，廞漸忌之而未言。長史

蜀郡杜淑、張粲說廞曰：「將軍起兵始爾，而遽遣李庠

握強兵於外，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之。」會庠勸廞稱尊號，淑

粲因白廞以庠大逆不道，引斬之，并其子姪十餘人。

時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廞遣人慰撫之曰：「庠非

所宜言，罪應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為督將。

特、流怨廞，引兵歸綿竹。廞牙門將涪陵許弇求為

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

執不許，弇怒，手殺淑、粲於廞閤下，淑、粲左右復殺弇，

三人皆廞之腹心也，廞由是遂衰。

廞遣長史犍為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

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屯綿竹之石亭。

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

襲遠等軍，燒之，死者十八九，遂進攻成都。費遠、李苾

及軍祭酒張微夜斬關走，文武盡散。廞獨與妻子乘小

船走至廣都，為從者所殺。特入成都，縱兵大掠，

遣使詣洛陽，陳廞罪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趙廞反，表

廞非雄才，蜀人不附，敗亡可計日而待。詔拜尚平

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蜀郡太守

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

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并獻珍玩。尚悅，以驤為騎

督。特、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王

敦、辛冉說尚曰：「特等專為盜賊，宜因

會斬之；不然，必為後患。」尚不從。冉與特有舊，謂特曰：

「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二月，尚至成都。

汶山羌反，尚遣王敦討之，為羌所殺。

齊王冏謀討趙王倫，未發，會離狐

王盛、潁川處穆

聚衆於濁澤，百姓從之，日以萬數。

倫以其將管襲為齊王軍司，討盛、穆，斬之。冏因收襲，

殺之，與豫州刺史何勖、龍驤將軍董艾等起

兵，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及南中郎

將新野公歆，移檄征鎮州郡國，

稱：「逆臣孫

秀迷誤趙王，當共誅討。有不從命者，誅及三族。」

至鄴成都王穎召……趙王篡逆人神共憤殿下收英俊以從人望……以討之百姓必不召自至攘臂爭進……事必克矣穎從之以志為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志毓之孫也穎以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為前鋒遠近響應至朝歌眾二十餘萬超苞之孫也常山王乂在其國與太原內史劉暾各帥眾為穎後繼新野公歆得冏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強齊疏而弱公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於眾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疏強弱之有歆乃從冏前安西參軍夏侯奭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眾數千人以應冏遣信邀河間王顒顒用長史李含謀遣振武將軍河間張方討擒奭及其黨十數人腰斬之冏檄至顒執冏使送於倫遣張方將兵助倫方至華陰顒聞二王兵盛……召方還更附二王冏檄至揚州州人……其孫也

隆以諸子悉在洛陽疑未決悉召僚佐謀之……前秀才虞潭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疾今義兵四起其敗必矣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上策也……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也隆退密……誘等下策乃上計也治中留寶……西曹留承聞之請見曰不審明使君今當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世祖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久今上取之不平齊王順時舉事成敗可見使君不早發兵應之狐疑遷延變難將生此州豈可保也隆不應停檄六日不下將士憤怨參軍王邃鎮石頭將士爭往歸之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能止將士遂奉邃攻隆隆父子及顧彥皆死傳首於冏安南將軍監沔北諸軍事孟觀以為紫宮帝坐無他變倫必不敗乃為之固

守

詐為冏表曰不知何賊猝見攻圍臣懦弱不能自固乞中軍見救庶得歸死以其表宣示內外遣上軍將軍孫輔折衝將軍李嚴帥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將軍張泓左軍將軍蔡璜前軍將軍閭和帥兵九千自堮阪關出鎮軍將軍司馬雅揚威將軍莫原帥兵八千自成皋關出以拒冏遣孫秀子會督將軍士猗許超帥宿衛兵三萬以拒穎召東平王楙為衛將軍都督諸軍又遣京兆王馥廣平王虔帥兵八千為三軍繼援倫秀日夜禱祈厭勝以求福使巫覡選戰日又使人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

閏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自正月至于是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

張泓等進據陽翟與齊王冏戰屢破之冏軍潁陰夏四月泓乘勝逼之冏出兵逆擊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曰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矣趙王倫大恐祕之而召其子虔及許超還會泓破冏捷至倫乃復遣之泓等悉帥諸軍濟潁攻冏營冏出兵擊其別將孫髦司馬譚等破之泓等乃退孫秀詐稱已破冏營擒得冏令百官皆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為孫會士猗許超所敗殺傷萬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盧志王彥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志有輕我之心我若退縮士氣沮衄不可復用且戰何能無勝負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士猗許超與孫會皆持節由是各不相從軍政不一且恃勝輕穎而不設備穎帥諸軍擊之大戰于溴水會等大敗棄軍南走穎乘勝長驅濟河自冏等起兵百官將士皆

欲……秀懼，不敢出中書。……河北軍敗，憂懣不……以為……孫會、許超、士猗等至，與秀謀，或欲……餘卒出戰，或欲焚宮室，誅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辛酉，左衛將軍王輿與尚書廣陵公漼帥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宮，三部司馬為應於內，攻孫秀……於中書省，皆斬之，遂殺孫奇、孫弼及前將軍謝惔等。……漼，偉之子也。王輿屯雲龍門，召八坐皆入殿中，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皇復位，吾歸老于農……」傳詔以騶虞幡敕將士解兵。……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太子荂皆還汶陽里第。……遣甲士數千迎帝于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詔送倫、荂等赴金墉城。廣平王虔自河北還，……美而……。……癸亥，赦天下，改元，大酺五日。……分遣使者……慰勞三王。梁王肜等表：「趙王倫父子凶逆，宜伏誅。」丁卯，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收其子荂、馥、虔、詡付廷尉，誅之。凡百官為倫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

……己巳，河間王顒……是日……凡……十萬人……和孫髦子東市……太守宗岱承冏檄……求饒……王……孫……皆傳首洛陽，夷三族。立襄陽……六月乙卯，齊王冏帥眾入洛陽，……甲士數十萬，威震京都。……天下。……復封賓徒王晏為吳王。甲戌，詔以齊王冏為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以成都王穎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劍履上殿。以河間王顒為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以常山王乂為撫軍大將軍，領左軍。進廣陵公漼爵為王，領尚書，加侍中……

新野[illegible]齊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人武[illegible]文官備員而已[illegible]之未戢也己卯以梁王肜為太宰領司徒[illegible]光祿大夫劉蕃女為趙世子荂妻故蕃二子散騎侍郎輿冠軍將軍琨皆為趙王倫所委任[illegible]大司馬冏以琨父子有才望特宥之以輿為[illegible]琨為尚書左丞又以前司徒王戎為尚書令劉暾為御史中丞[illegible]王衍為河南尹新野王歆將之鎮[illegible]與冏同乘謁陵[illegible]因說冏曰成都王至親[illegible]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爾當奪其兵權常山王乂與成都王穎俱拜陵乂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聞其言者莫不憂懼[illegible]盧志謂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貳今齊王欲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illegible]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illegible]此計之上也穎從之帝見穎於東堂慰勞之[illegible]穎拜謝曰此大司馬[illegible]之勳臣無豫焉因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自陳母疾請歸藩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illegible]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illegible]穎住車言別流涕滂沱[illegible]惟以太妃疾苦為憂不及時事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冏辟新興劉殷為軍諮祭酒洛陽令曹攄為記室督[illegible]尚書郎江統陽平太守河內苟晞參軍事[illegible]吳國張翰為東曹掾孫惠為戶曹掾前廷尉正顧榮及順陽王豹為主簿[illegible]惠賁之曾孫[illegible]榮雍之孫也[illegible]殷幼孤貧養曾祖母以孝聞[illegible]人以穀帛遺之[illegible]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及長博通經史性倜儻有大志[illegible]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冏以何勖為中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旟路秀衛毅劉真韓泰皆為縣公委以心膂號曰五公

葛旟……公……韓泰封……公……從……王……[illegible]

成都王穎至鄴，詔遣使者就申前命，穎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皆封公侯。（[illegible]）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既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賑陽翟饑民。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為衣服，斂祭黃橋戰士，旌顯其家，加常戰亡二等。（[illegible]）又命溫縣瘞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illegible]）皆盧志之謀也。穎貌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詔復遣使諭穎入輔，并使受九錫。（復，扶又翻。）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嬖，[illegible]翻。）又程太妃愛戀鄴都，故穎終辭不拜。初，大司馬冏疑中書郎陸機為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大將軍穎為之辯理，得免死，（為，于偽翻。）因表為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為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及廣陵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難，乃旦翻。）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illegible]）秋七月，復封常山王乂為長沙王，（[illegible]）遷開府、驃騎將軍。東萊王蕤凶暴使酒，數陵侮大司馬冏，（數，所角翻。）又從冏求開府，不得而怨之，密表冏專權，與左衛將軍王輿謀廢冏。事覺，八月，詔廢蕤為庶人，誅輿三族，徙蕤於上庸；上庸內史陳鍾承冏旨殺之。（[illegible]）赦天下。東武公澹坐不孝徙遼東。（[illegible]）九月，徵其弟東安王繇，復舊爵，拜尚書左僕射。繇舉東平王楙為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illegible]）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illegible]）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屢遣天水閻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馮該，尚、該許之。朝廷論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武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廞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廞為己功，寢朝命，（[illegible]）不以實上；（上，時掌翻。）眾咸怨之。（[illegible]）羅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上，時掌翻。）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遣閻式詣尚，求停至冬；（復，扶又翻。）辛冉及犍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

為陳說逼移利害尚亦欲寬流
民一年尚用冉苾之謀不從乃致
秀才拔出還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
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廞之亂多所剽掠
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尚移書梓潼太守張演
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
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
感特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
民移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牓通逵
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弟驤改
其購云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閻趙上官及氐叟侯王
一首賞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
者愈眾旬月間過二萬人流亦聚眾數千人特又遣
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見營柵
衝要謀掩流民歎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
又知辛冉李苾意不可回乃辭尚還綿竹尚謂式曰
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
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促之不以理
眾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

子子其行矣式至綿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
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強兵一旦為變亦
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從之冬十月
特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
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
令流民得成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所
虜矣宜為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
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
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
特安臥不動待其眾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眾殺田
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
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若之何於是
六郡流民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
流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以相鎮統又以兄輔為
驃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進兵攻冉於
廣漢尚遣李苾費遠帥眾救冉畏特不敢
進冉出戰屢敗潰圍奔德陽特
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

諭閻式式復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
帥之才（[illegible]）式前為節下及杜景文論
留徙之宜（[illegible]）人懷桑梓（[illegible]）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
穀庸賃（[illegible]）一
室五分復值秋潦（[illegible]）乞須冬熟而終不
見聽綱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刃以致
為變即聽式言寬使治嚴（[illegible]）不過去
九月盡集（[illegible]）十月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
也特以兄輔弟驤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
李攀攀弟恭（[illegible]）上官晶任臧楊褒上官惇等為將帥閻式
李遠等為僚佐羅尚素貪殘為百姓患特與蜀民約
法三章施捨賑貸（[illegible]）禮賢拔滯軍政肅然
蜀民大悅尚頻為特所敗（[illegible]）乃阻長圍緣郫水作
營連延七百里（[illegible]）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
校尉（[illegible]）十二月潁昌康公何劭薨 封
大司馬冏子冰為樂安王英為濟陽王超為淮南王
太安元年（[illegible]）春三月沖太
孫尚薨（[illegible]） 夏五月己酉梁孝王肜薨 以右光
祿大夫劉寔為太傅尋以老病罷 河間王顒遣督
護衙博討李特（[illegible]）軍于梓潼（[illegible]）
朝廷復以張微為廣漢太守軍于德陽（[illegible]）
羅尚遣督護張龜軍于繁城（[illegible]）
特使其子鎮軍將軍蕩等襲博而自
將擊龜龜兵敗蕩敗博兵於陽沔（[illegible]）梓潼太守
張演委城走巴西丞毛植以郡降蕩進攻博於葭萌（[illegible]）
博走其眾盡降（[illegible]）河間王顒更以許
雄為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都督梁益二
州諸軍事 大司馬冏欲久專大政以帝子孫俱盡（[illegible]）
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illegible]）
清河王覃遐之子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之癸
卯立覃為皇太子以冏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為司
空領中書監 秋八月李特攻張微微擊破之遂進
攻特營李蕩引兵救之山道險隘（[illegible]）蕩力戰而前
遂破微兵特欲還涪蕩及司馬王幸諫曰微軍已敗
智勇俱竭宜乘銳氣遂禽之特復進攻微殺之生禽
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其將騫碩守德陽（[illegible]）

李驤軍毗橋，羅尚遣軍擊之，屢為驤所敗。驤遂進攻成都，燒其門。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許雄數遣軍攻特，不勝，特勢益盛。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許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冬，十一月，丙戌，復置寧州，以毅為刺史。

齊武閔王冏既得志，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紹又與冏書，以為唐虞茅茨，夏禹卑宮，今大興第舍，及為三王立宅，豈今日之急邪！冏遜辭謝之，然不能從。冏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用不均，嬖寵用事。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加考竟。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冏曰：今大王安不慮危，宴樂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當無纖介，今則不然，二失也；蠻夷不靜，大王謂功業已隆，不以為念，三失也；兵革之後，百姓窮困，不聞賑救，四失也；大王與義兵盟約，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而今猶有功未論者，五失也。冏謝曰：非子，孤不聞過。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崇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

藏不專美於前矣。今乃忘高亢之可危，貪權勢以受疑，雖遨遊高臺之上，逍遙重墉之內，愚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潁翟之時也。冏不能用。冏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冏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長史葛旟以其廢職，白冏徙榮為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袞聞冏期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王豹致牋於冏曰：伏思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乃事勢使然，非皆為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方以方剛強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宜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鄴，明公自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冏優令答之。長沙王乂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乃奏豹讒內間外，坐生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冏以河間王顒本附趙王倫，心常恨之。梁州刺史安定皇甫商與顒長史李含不平，含被徵為翊軍校尉，時商參冏軍事，夏侯奭兄亦在冏府，含心不自安。又與冏右司馬趙驤有隙，遂單馬奔顒，詐稱受密詔，使顒誅冏，因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眾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為齊罪而討之，必可禽也。去齊立成

都〔[illegible]〕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illegible]〕顒從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虓都督豫州諸軍事，〔虓，虛交翻。[illegible]〕顒上表陳冏罪狀，且言：「勒兵十萬，欲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共會洛陽，請長沙王乂廢冏還第，以穎代冏輔政。」顒遂舉兵，以李含為都督，帥張方等趨洛陽；復遣使邀穎，〔[illegible]〕穎將應之，盧志諫，不聽。十二月，丁卯，顒表至，冏大懼，會百官議之，曰：「孤首唱義兵，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讒作難，將若之何？」〔[illegible]〕尚書令王戎曰：「公勳業誠大，然賞不及勞，故人懷貳心。今二王兵盛，

不可當也。若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冏從事中郎葛旟怒曰：〔[illegible]〕「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illegible]〕讒言逆亂，當共誅討，奈何虛承偽書，遽令公就第乎！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悚失色。戎偽藥發墮廁，得免。李含屯陰盤，〔[illegible]〕

〔[illegible]〕張方帥兵二萬軍新安，〔[illegible]〕檄長沙王乂使討冏。冏遣董艾襲乂。乂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董艾陳兵宮西，縱火燒千秋神武門。〔[illegible]〕冏使人執騶虞幡唱云：「長沙王乂矯詔。」乂又稱大司馬謀反。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illegible]〕帝幸上東門，〔[illegible]〕矢集御前，群臣死者相枕。〔[illegible]〕連戰三日，冏

眾大敗，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勗，因執冏以降。〔[illegible]〕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趣牽出，斬於閶闔門外，〔[illegible]〕徇首六軍。同黨皆夷三族，死者二千餘人。囚冏子超、冰、英於金墉城，廢冏弟北海王寔。赦天下，改元。〔[illegible]〕李含等聞冏死，引兵還長安。長沙王乂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大將軍穎。穎以孫惠為參軍，陸雲為右司馬。

是歲，陳留王薨，諡曰魏元

皇帝（晉受魏禪，奉魏帝為陳留王。）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強盛，遣其弟屈雲攻慕容廆，廆擊其別帥素怒延，破之。[illegible] 素怒延恥之，復發兵十萬，圍廆於棘城。[illegible] 廆衆皆懼，廆曰：「素怒延兵雖多而無灋制，已在吾算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illegible] 遂出擊，大破之，追奔百里，俘斬萬計。[illegible] 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家降於廆，[illegible] 廆以為建威將軍。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illegible] 不按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注

晉紀七 [illegible]

孝惠皇帝中之下

太安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illegible] 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illegible] 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illegible] 羅尚保太城，遣使求和於特。蜀民相聚為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撫之。[illegible] 以軍中糧少，[illegible] 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illegible] 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惇書曰：「納降如受敵，不可易也。」[illegible] 前將軍雄亦以為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更逆加疑，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荊州刺

史068-610

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尚。（[illegible]）以阜為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陽太守任臧共拒之。（[illegible]）[illegible]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尚曰：「李特散眾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illegible]）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使叡夜縋出城，（[illegible]）宣旨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詐降。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出省家，特許之，遂還報尚。（[illegible]）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大懼，李蕩、李雄收餘眾還保赤祖。（[illegible]）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阜破德陽，獲蹇碩，（[illegible]）任臧退屯涪陵。（[illegible]）三月，羅尚遣督護何沖、常深攻李流，涪陵民藥紳亦起兵攻流。流與李驤拒深，使李蕩、李雄攻紳。何沖乘虛攻北營，氐苻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擐甲拒戰，（[illegible]）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會流等破深、紳，引兵還，與沖戰，大破之。

成、伯率其黨突出詣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illegible]）蕩馳馬逐北，中矛而死。（[illegible]）朝廷遣侍中劉沈假節統羅尚、許雄等軍，（[illegible]）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顒留沈為軍師，遣席薳代之。（[illegible]）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岱、孫阜將至，甚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李驤、李雄迭諫，不納。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為質於阜軍；（[illegible]）胡兄離為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為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從，奈何？」（[illegible]）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說流民曰：「（[illegible]）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為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眾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阜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illegible]）荊州軍遂退。（[illegible]）流甚慚，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

新野莊王歆，為政嚴急，失蠻夷心，（[illegible]）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為亂。（[illegible]）荊州以壬午詔書發武勇赴益州討李流，號「壬午兵」。（[illegible]）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書督遣嚴急，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縣官長皆親出驅逐；（[illegible]）展轉不遠，輒復屯聚為群盜。（[illegible]）時江

夏，大稔，民就食者數千口。張昌因之誑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眾於安陸石巖山。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從之。太守弓欽遣兵討之，不勝。昌遂攻郡，欽兵敗，與部將朱伺奔武昌。歆遣騎督靳滿討之，滿復敗走。昌遂據江夏，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為民主。」得山都縣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為天子，曰：「此聖人也。」昌自為相國，詐作鳳皇、玉璽之瑞，建元神鳳；郊祀、服色，悉依漢故事。有不應募者，族誅之，士民莫敢不從。又流言：「江淮已南皆當反，官軍大起，當悉誅之。」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所在起兵以應昌，旬月間眾至三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髯。詔遣監軍華宏討之，敗於障山。

歆上言：「妖賊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台敕諸軍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騎校尉劉喬為豫州刺史，寧朔將軍沛國劉弘為荊州刺史。又詔河間王顒遣雍州刺史劉沈將州兵萬人，并征西府五千人，出藍田關以討昌。顒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眾。於是劉喬屯汝南，劉弘及前將軍趙驤、平南將軍羊伊屯宛。昌遣其將黃林帥二萬人向豫州，劉喬擊卻之。

初，歆與齊王冏善；冏敗，歆懼，自結於大將軍穎。及張昌作亂，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已與穎有隙，疑歆與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眾日盛。從事中郎孫洵謂歆曰：「公為岳牧，（古有四岳十二牧。）受閫外之託，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釁不測，豈藩翰王室、鎮靜方夏之義乎！」歆將出兵，王綏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何必違詔命，親矢石也！」昌至樊城，歆乃出拒之，眾潰，為昌所殺。詔以劉弘代歆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六月，弘以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參軍蒯恒為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驤軍，殺羊伊。劉弘退屯梁

（梁州…汶山…）昌進攻犍陽不克。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郫縣…）秋七月，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無煙火，流虜掠無所得，士衆飢乏。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青城山在汶山郡都安縣，今在…）平西參軍涪陵徐轝說羅尚，求爲汶山太守，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轝怒，出降於流。流以轝爲安西將軍。轝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由是復振。

初，李含以長沙王乂微弱，必爲齊王冏所殺，因欲以爲冏罪而討之，遂廢帝，立大將軍穎，以河間王顒爲宰相，己得用事。既而冏爲乂所殺，（事見上卷上年）穎、顒猶守藩，不如所謀。穎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猶嫌乂在內，不得逞其欲，欲去之。（…）時皇甫商復爲乂參軍，商兄重爲秦州刺史，含說顒曰：「商爲乂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早除之。（…）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過長安執之。」重知之，露檄上尚書，發隴上兵以討含。（…以含…秦州）乂以兵方少息，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考異曰：…）含就徵，而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合四郡兵攻之。（…）顒密使含與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謀殺乂。皇甫商以告乂，收含、蓀、粹，殺之。驃騎從事琅邪諸葛玫、前司徒長史武邑牽秀皆出奔鄴。（…）

張昌黨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攻破江州，別將陳貞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冰。（…）於是荊、江、徐、揚、豫五州之境，多爲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爲務。劉弘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劉喬遣其將李揚等向江夏。侃等屢與昌戰，大破之，前後斬首數萬級。昌逃于下儁山，其衆悉降。（…）

初，陶侃少孤貧，爲郡督郵。長沙太

守蔣嗣過盧江，見而異之，令其子結友而去。後舉孝
廉，至洛陽，豫章國郎中令楊晫薦之於顧榮。
侃由是知名。既克張昌，劉弘謂侃曰：吾昔為
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身處，今觀
卿，必繼老夫矣。弘之退屯於梁也，征南將軍范陽王
虓遣前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至，奕不
受代，舉兵拒弘；弘討奕，斬之。時荊部守宰多缺，
弘請補選，詔許之。弘叙功銓德，隨才授任，人
皆服其公當。弘表皮初補襄陽太守，
朝廷以初雖有功而望淺，更以弘壻前東平太守
夏侯陟為襄陽太守。弘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
國為心，必若親姻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
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
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
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河間王顒
聞李含等死，即起兵討長沙王乂。大將軍穎上表請
討張昌，許之。聞昌已平，因欲與顒共攻乂。盧志諫曰：
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若

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主之事也。參
軍魏郡邵續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
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不從。八月，顒
穎共表乂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
商擅斷朝政，殺害忠良，請誅玄之、商，遣
乂還國。詔曰：顒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當親率六軍
以誅姦逆。其以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
顒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自函谷東趨
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為
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中護軍
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羇旅事穎，一旦
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孫惠
彼將謂吾首鼠兩端，
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列軍自朝歌至河橋，鼓聲聞
數百里。乙丑，帝如十三里橋。
太尉乂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

陽。己巳，帝還軍宣武場。([illegible])庚午，舍于石樓。九月，丁丑，屯于河橋。壬子，([illegible])張方襲皇甫商，敗之。([illegible])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帝幸偃師。([illegible])辛卯，舍于豆田。([illegible])大將軍穎進屯河南，阻清水為壘。([illegible])癸巳，羊玄之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申，幸緱氏，擊牽秀，走之。([illegible])大赦。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李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仁明，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illegible])流卒，眾推李雄為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illegible])雄使武都朴泰紿羅尚，([illegible])欲為內應，尚使隗伯將兵攻郫，泰約舉火為應。李驤伏兵於道，泰出長梯於外，隗伯兵見火起，爭緣梯上。([illegible])驤縱兵擊，大破之。追奔，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太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赦不殺。([illegible])李驤攻犍為，斷尚運道，([illegible])獲太守龔恢，殺之。石超進逼緱氏。([illegible])冬，十月，壬寅，帝還宮。丁未，敗牽秀於東陽門外。([illegible])大將軍穎

遣將軍馬咸助陸機。戊申，太尉乂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illegible])乂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於馬，以突咸陳，([illegible])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為之不流。([illegible])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初，宦人孟玖有寵於大將軍穎，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illegible])左長史盧志等皆不敢違，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illegible])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領萬人為小督，([illegible])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主者。([illegible])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illegible])機司馬吳郡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illegible])超宣言於眾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故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譖之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素諂事玖，將軍王闡、郝昌、帳下督陽平公師藩皆玖所引用，([illegible])相與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參軍事王彰

諫曰今日之舉强弱異勢庸人猶知必克況機之明達乎但機吳人殿下用之太過北土舊將皆疾之耳頴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爲牋辭頴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頴又收機弟清河內史雲平東祭酒耽及孫拯皆下獄記室江統陳留蔡克頴川棗嵩等上疏以爲陸機淺謀致敗殺之可也至於反逆則衆共知其不然宜先檢校機反狀若有徵驗誅雲等未晚也統等懇請不已頴遲迴者三日蔡克入至頴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頴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頴入催令殺雲耽夷機三族獄吏考掠孫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今

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獄吏詐爲拯辭頴既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玖等曰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姦遂夷拯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太尉乂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退屯十三里橋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爲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乂既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爲乂頴兄弟可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頴令與乂分陝而居頴不從乂因致書於頴爲陳利害欲與之和解頴復書請斬皇甫商等首則引兵還鄴乂不可頴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堨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

品巳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令出奴助兵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簿范陽祖逖言於乂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啟上為詔與沈使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乂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諸郡多起兵應之沈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乂又使皇甫商閒行齎帝手詔命游楷等罷兵勅皇甫重進軍討顒商閒行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顒顒捕商殺之 十二月議郎周玘前南平內史長沙王矩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太守吳郡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起兵於會稽廬江內史廣陵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祕玘處之子循邵之子卓寧之曾孫也冰遣其將羌毒帥兵數萬拒玘玘擊斬之

冰自臨淮趨壽春征東將軍劉準聞冰至惶懼不知所為廣陵度支廬江陳敏統衆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督運兵為公破之準乃益敏兵使擊之 閏月李雄急攻羅尚尚軍無食留牙門張羅守城夜由牛鞞水東走羅開門降雄入成都軍士飢甚乃帥衆就穀於郪掘野芋而食之許雄坐討賊不進徵即罪 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又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為遼西公浚沈之子也 李毅卒五苓夷帥于陵丞詣李毅為毅請命毅至毅殺之于陵丞怒帥諸夷反攻毅 尚書令樂廣女為成都王穎妃或譖諸

尉以問廣，廣神色不動，徐[illegible]女哉[illegible]乂猶疑之

永興元年[illegible]

春正月丙午，樂廣以憂卒。

長沙厲王乂[illegible]屢與大將軍穎戰，破之，[illegible]前後斬獲六七萬人，而乂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illegible]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illegible]癸亥，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送別省。[illegible]甲子，越啟帝下詔，免乂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illegible]城既開，殿中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乂以拒穎。越懼，欲殺乂以絕眾心。黃門侍郎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乃遣人密告張方。[illegible]方取乂於金墉城，至營，炙而殺之。方軍士亦為之流涕。[illegible]公卿皆詣鄴謝罪。大將軍穎[illegible]

[illegible]復還鎮于鄴。詔以穎為丞相，加東海王越守尚書令。穎遣奮武將軍石超等率兵五萬屯十二城門，[illegible]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悉代去宿衞兵。[illegible]表盧志為中書監，留鄴，參署丞相府事。

河間王顒頓軍於鄭，[illegible]為東軍聲援。聞劉沈兵起，還鎮渭城，[illegible]遣督護虞夔逆戰於好畤。[illegible]夔兵敗，顒懼，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軍中乏食，殺人雜牛馬肉食之。劉沈渡渭而軍，與顒戰，顒屢敗。沈使安定太守衙博、功曹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顒帳下。沈兵來遲，馮翊太守張輔見其無繼，引兵橫擊之，殺博及澹。[illegible]沈兵遂敗，收餘卒而退。張方遣其將敦偉夜擊之，[illegible]沈軍驚潰，沈與麾下南走，追獲之。沈謂顒曰：「知己之恩輕，[illegible]君臣之義重，沈不可以違天子之詔，量強弱以苟全。[illegible]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其甘如薺。」[illegible]顒怒，鞭之而後腰斬。新平太守江夏張光數為

沈晝計[illegible]顒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顒壯之，引與歡宴，表爲右衛司馬。羅尚逃至江陽，[illegible]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illegible]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illegible]且荊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illegible]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李興願留爲弘參軍，弘奪其手版而遣之。[illegible]又遣治中何松領兵屯巴東爲尚後繼。時流民在荊州者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弘大給其田及種糧，[illegible]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流民遂安。

二月乙酉，丞相穎表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廢皇太子覃爲清河王。[illegible]陳敏與石冰戰數十合，冰眾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向皆捷，遂與周玘合攻冰於建康。三月，冰北走，投封雲；[illegible]雲司馬張統斬冰及雲以降，揚、徐二州平。周玘、賀循皆散眾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陳敏爲廣陵相。

河間王顒表請立丞相穎爲太弟。戊申，詔以穎爲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輿服御皆遷于鄴，[illegible]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顒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illegible]前太傅劉寔爲太尉；寔以老固讓不拜。

太弟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眾望。[illegible]司空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眕[illegible]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謀討之。秋，七月，丙申朔，陳眕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及殿中，[illegible]戒嚴討穎。石超奔鄴。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己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爲大都督。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illegible]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illegible]眾十餘萬，鄴中震恐。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眾五萬拒戰。[illegible]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今主上爲羣小所逼，卿柰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陳眕二弟匡、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己未，石超軍奄至[illegible]

與敗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唯侍中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璽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穎遣盧志迎帝庚申入鄴大赦改元曰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眕上官巳等奉太

子覃守洛陽司空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太弟穎以越兄弟宗室之望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前奮威將軍孫惠上書勸越要結藩方同獎王室越以惠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苟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以晞行兗州刺史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倫也王浚擁眾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太弟穎欲討之而未能浚心亦欲圖穎穎以右司馬和演為幽州刺史密使殺浚演

與烏桓單于審登謀與浚游薊城南清泉因而圖之會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審登以為浚得天助乃以演謀告浚浚與審登密嚴兵約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共圍演殺之自領幽州營兵騰越之弟也太弟穎稱詔徵浚浚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朱及東嬴公騰同起兵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及石超擊之太弟穎怨東安王繇前議八月戊辰收繇殺之初繇兄琅邪恭王覲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敦之從

父弟也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丞相從事中郎王澄發孟玖姦利事勸太弟穎誅之穎從之上官巳在洛陽殘暴縱橫守河南尹周馥浚之從父弟也與司隸滿奮等謀誅之事泄奮等死馥走得免司

討太弟穎也。太宰顒遣右將軍馮翊太守張方將兵二萬救之，聞帝已入鄴，因命方鎮洛陽。已與別將向顒拒之，大敗而還。太子覃夜襲己，顒出走，方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下車扶止之，復廢覃及羊后。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為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首就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雜胡，聲言助穎，實欲叛之。

及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果可發否？就能發之，鮮卑、烏桓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內，孰不願為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嬴疏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得而至乎！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殿下撫勉士衆，靖以鎮之，淵請為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為鹿蠡王。遣左於陸王宏帥精騎五千，會穎將王粹拒東嬴

公騰將已爲騰所敗，瓌無援而歸。王浚、東嬴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祁弘爲前鋒，敗石超于平棘，乘勝進軍。候騎至鄴，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盧志勸穎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將發，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狐疑未決。俄而衆潰，穎遂將帳下數十騎與志奉帝御犢車南奔洛陽。倉猝上下無齎，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夜則御

中黃門布被，食以瓦盆。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及濟河，張方自洛陽遣其子羆帥騎三千，以所乘車奉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迎帝。方將拜謁，帝下車自止之。帝還宮，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辛巳，大赦。王浚入鄴，士衆暴掠，死者甚衆。使烏桓羯朱追太弟穎，至朝歌，不及。浚還薊，以鮮卑多掠人婦女，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東嬴公騰乞師於拓拔猗㐌以擊劉淵，猗㐌與

弟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破之，與騰盟于汾東而還。劉淵聞太弟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宏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爲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爲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宏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荊州兵擒斬張昌，同黨皆夷三族。

李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爲蜀人所重，欲迎以爲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即尊位。冬，十月，雄即成都王位，大赦，改元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驤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李離爲太尉，李雲爲司徒，李璜爲司空，李國爲太宰，閻式爲尚書令，楊褒爲僕射。尊母羅氏爲王太后，追尊父特爲成都景王。雄以李國、李離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

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

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請上尊號淵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即漢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為孝懷皇帝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為太尉范隆為大鴻臚朱紀為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人陳元達皆為黃門郎族子曜為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元達不答及淵為漢王或謂元達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過三二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拓落高亮與眾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常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曰永明漢世祖

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帝既還洛陽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宰顒不得復與事豫州都督范陽王虓徐州都督東平王楙等上言顒弗克負荷宜降封一邑特全其命太宰宜委以關右之任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咨張方為國效節而不達變通未即西還宜遣還郡所加方官請悉如舊司徒戎司空越並忠國小心宜幹機事委以朝政王浚有定社稷之勳宜特崇重遂撫幽朔長為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則陛下垂拱四海自正矣張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眾情喧喧無復留意議欲奉帝遷都長安恐帝及公卿不從欲須帝出而劫之乃請帝謁廟帝不許十一月乙未方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帝馳避後園竹中軍人引帝出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方於馬上稽首曰今寇賊縱橫宿衛單

願陛下幸臣壘臣盡死力以備不虞時羣臣皆逃匿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帝遂幸方壘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割流蘇武帳為馬幨魏晉以來之積掃地無遺方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返顧之心盧志曰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帝停方壘三日方擁帝及太弟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

王戎出奔郟太宰顒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霸上顒前拜謁帝下車止之帝入長安以征西府為宮唯尚書僕射荀藩司隸劉暾河南尹周馥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藩勗之子也丙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為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獲李驤妻昝氏及子壽十二月丁亥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質庸

下熾沖素好學故太宰顒立之詔以司空越為太傅與顒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又以光祿大夫衛尉高密王略為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為寧北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鎮鄴百官各還本職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元略模皆越之

弟也王浚既去鄴越使模鎮之顒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少安越辭太傅不受又詔以太宰顒都督中外諸軍事張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東嬴公騰遣將軍聶玄擊漢王淵戰於大陵玄兵大敗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泫氏屯留長子中都

又遣冠軍將軍喬晞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介休縣漢屬太原郡晉屬西河郡唐屬汾州渾古玩翻降戶江翻]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種章勇翻]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illegible]戶食實封[illegible]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八 起旃蒙赤奮若盡著雍執徐凡四年

孝惠皇帝下

永興二年夏四月張方廢羊后 游楷等攻皇甫重累年不能克[游楷等攻重見上卷太安二年]重遣其養子昌求救於外昌詣司空越越以太宰顒新與山東連和[事見上卷永興元年]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illegible]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是年四月張方廢羊后其時方已奉帝入關矣以廢后令逆宜發兵討方特以是起兵非方在洛而討之也]事起倉猝百官初皆從之俄知其詐相與誅昌顒請遣御史宣詔喻重令降[降戶江翻]重不奉詔先是城中不知長沙厲王及皇甫商已死[長沙王死見上卷太安二年皇甫商死見上卷]重獲御史騶人[illegible]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人曰已為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

驍、於是城中知無外救，共殺勖以降。顒以馮翊太守張輔為秦州刺史。[illegible] 六月甲子，安豐元侯王戎薨于郟。[illegible] 張輔至秦州，殺天水太守封尚，欲以立威；又召隴西太守韓稚。[illegible] 稚子朴勒兵擊輔，輔軍敗，死。涼州司馬楊胤言於張軌曰：「韓稚擅殺刺史，明公杖鉞一方，不可不討。」軌從之，遣中督護氾瑗帥眾二萬討稚，[illegible] 稚詣軌降。[illegible] 未幾，[illegible] 鮮卑若羅拔能寇涼州，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振。[illegible] 漢王淵攻東嬴公騰，騰復乞師於拓跋猗㐌，[illegible] 衛操勸猗㐌助之。猗㐌帥輕騎數千救騰，斬漢將綦毋豚。[illegible] 詔假猗㐌大單于，[illegible] 加操右將軍。甲申，猗㐌卒，子普根代立。[illegible]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illegible] 勸司空越起兵討之。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州郡云：「欲糾帥義旅，奉迎天子，還復舊都。」[illegible] 東平王楙聞之懼，長史王脩說楙曰：「東海宗室重望，今興義兵，公宜舉徐州以授之，則免於難，[illegible] 且有克讓之美矣。」楙從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為兗州刺史，詔即遣使者劉虔授之。[illegible] 是時，越兄弟並據方任，[illegible] 於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illegible] 朝士多赴之。[illegible] 成都王穎既廢，[illegible] 河北人多憐之。[illegible] 穎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於趙、魏，眾至數萬。初，上黨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illegible] 并州大饑，建威將軍閻粹說東嬴公騰[illegible] 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illegible] 勒亦被掠，賣為茌平人師懽奴。[illegible] 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為群盜。[illegible] 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illegible] 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illegible] 藩攻陷郡縣，殺二千石長吏，[illegible] 轉前攻鄴。平昌公模甚懼，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救鄴，與廣平太守譙國丁紹共擊藩，走之。[illegible]

辛丑，大赦。司空越以琅邪王睿爲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睿請王導爲司馬，委以軍事。越帥甲士三萬西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屯于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爲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爲司馬，越以劉蕃爲淮北護軍，劉輿爲潁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許，遣長子祐將兵拒越於蕭縣之靈壁，越兵不能進。東平王楙在兗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苟晞還兗州，徙楙都督青州。楙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劉喬合。太宰顒聞山東兵起，甚懼，以公師藩爲成都王穎起兵，壬午，表穎爲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以盧志爲魏郡太守，隨穎鎮鄴，欲以撫安之。又遣建武將軍呂朗屯洛陽。顒發詔，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會得劉喬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詔稱劉輿迫脅范陽王虓，造構凶逆，其

令鎮南大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釋各勒所統，與劉喬并力，以張方爲大都督，統精卒十萬，與呂朗共會許昌，誅輿兄弟。丁丑，顒使成都王穎領將軍樓褒等、前車騎將軍石超、北中郎將王闡等據河橋，爲劉喬繼援。進喬鎮東將軍，假節。劉弘遺喬及司空越書，欲使之解怨釋兵，同奬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今日爲忠，明日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鬬，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

各保分局自今以往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太宰顒方拒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喬衆潰許破之劉琨將兵救許不及遂與兄輿及范陽王虓俱奔河北琨父母為喬所執劉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乃遣參軍劉盤為都護帥諸軍受司空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弘以從橫之事弘怒斬之有星孛于北斗平昌公模遣將軍宋胄趣河橋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立羊后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羊后太宰顒矯詔以羊后屢為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書屢至司隸校尉劉暾等上奏固執以為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

無愚智皆謂其冤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何益於治顒怒遣呂朗收暾暾奔青州依高密王略然羊后亦以是得免十二月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劉琨說冀州刺史太原溫羨使讓位於范陽王虓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突騎資之擊王闡於河上殺之琨遂與虓引兵濟河斬石超於滎陽劉喬自考城引退虓遣琨及督護田徽東擊東平王楙於廩丘楙走還國琨徽引兵東迎越擊劉祐於譙祐敗死喬衆遂潰喬奔平氏

[illegible]司空越進屯陽武[illegible]王浚遣其將祁弘帥突騎鮮卑烏桓為越先驅[illegible]初陳敏既克石冰[illegible]自謂勇略無敵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敏以喪去職司空越起敏為右將軍前鋒都督越為劉祐所敗[illegible]敏請東歸收兵遂據歷陽叛[illegible]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東歸[illegible]至歷陽敏為子景娶卓女[illegible]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illegible]揚州刺史劉機[illegible]丹楊太守王曠皆棄城走[illegible]敏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楊內史周玘為安豐太守[illegible]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為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循詐為狂疾得免乃以榮領丹楊內史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為己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illegible]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illegible]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illegible]若能委信君子使各盡懷散蔕芥之嫌[illegible]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illegible]不然終不濟也敏命僚佐推己為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楚公加九錫列上尚書[illegible]稱被中詔[illegible]自江入沔漢奉迎鑾駕太宰顒以張光為順陽太守[illegible]帥步騎五千詣荊州討敏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illegible]又遣南平太守汝南應詹督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illegible]又同歲舉吏[illegible]隨郡內史扈懷[illegible]言於弘曰侃居大郡統強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illegible]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

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以陳恢爲荊州
刺史使武昌太守王曠加侃前鋒督護以禦之侃以運船爲
戰艦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爲不
可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擊錢璯
於長岐
襄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東海
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
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 是
歲離石大饑漢王淵徙屯黎亭就邸閣穀留太尉宏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
糧以給之
光熙元年春正月戊子朔日有
食之 初太弟中庶子蘭陵繆播有寵
於司空越播從弟右衛率胤太宰顒前妃之弟也越
之起兵遣播胤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
約與顒分陝爲伯顒素信重播兄弟即欲
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爲誅首謂顒
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
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顒乃止及劉喬敗顒懼欲罷
兵與山東和解恐張方不從猶豫未決方素與長安

富人郅輔親善以爲帳下督
顒參軍河閒畢垣嘗爲方所侮因說顒曰張
方久屯霸上聞山東兵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
其謀繆播繆胤復說顒急斬方以謝山東可不勞
而定顒使人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
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
之柰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
必不免禍輔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
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
因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方
火下發函輔斬其頭還報顒以輔爲安定太守送方
頭於越以請和越不許宋胄襲河橋樓褒西走平昌
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會宋胄逼洛陽成都王穎西
奔長安至華陰聞顒
已與山東和親留不敢進呂朗屯滎陽劉琨以張方
首示之遂降司空越遣祁弘宋胄司馬纂帥鮮
卑西迎車駕以周馥爲司隸校尉假節都督諸
軍屯澠池 三月惤令劉伯根反衆以萬數自稱惤公

王彌部家僮從之[illegible]柏根以彌為長史彌從父弟桑為東中郎將[illegible]柏根寇臨淄[illegible]青州都督高密王略使劉暾將兵拒之暾兵敗奔洛陽[illegible]略走保聊城[illegible]王浚遣將討柏根斬之[illegible]王彌亡入長廣山為羣盜[illegible]

寧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强盛州兵屢敗[illegible]圍州城李毅疾病救援路絕乃上疏[illegible]言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斃若不垂矜恤乞降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辟[illegible]若臣已死陳尸為戮朝廷不報積數年子釗自洛往省之[illegible]未至毅卒毅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寧州事秀奬厲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illegible]

范長生詣成都[illegible]成都王雄門迎執板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

夏四月己巳司空越引兵屯温初太宰顒以張方死東方兵必可解既而東方兵聞方死爭入關顒悔之乃斬郅輔遣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默將兵拒祁弘等於湖五月壬辰弘等擊隨默大破之遂西入關又敗顒將馬瞻郭偉於霸水[illegible]顒單馬逃入太白山[illegible]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犇散入山中拾橡實食之[illegible]

己亥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illegible]以太弟太保梁柳為鎮西將軍守關中

六月丙辰朔帝至洛陽復羊后[illegible]辛未大赦改元[illegible]

馬瞻等入長安殺梁柳與始平太守梁邁共迎太宰顒於南山[illegible]弘農太守裴廣[illegible]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兵擊顒斬馬瞻梁邁疋詡之曾孫也[illegible]司空越遣督護麋晃將兵擊顒[illegible]至鄭顒使平北將軍牽秀屯馮翊顒長史楊騰詐稱顒命使秀罷兵騰遂殺秀關中皆服於越顒保

城而已

成都王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

尊父特曰景皇帝廟號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

以范長生爲天地太師

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稅

諸將恃恩互爭班位

尚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八月以司空越爲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爲司空鎮鄴平昌公模爲鎮東大將軍鎮許昌王浚爲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

越以吏部郎庾敳爲軍諮祭酒前太弟中庶子胡母輔之爲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郭象爲主簿鴻臚丞阮脩爲行參軍謝鯤爲掾

輔之等皆尚虛玄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敳殖貨無厭象薄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重於世故辟之

成都王穎自武關奔新野

會新城元公劉弘卒司馬郭勱作亂欲迎穎爲主郎將劉陶收勱斬之

穎北渡河奔朝歌收故將士得數百人欲赴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之送鄴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

公師藩自白馬南渡河

兗州刺史苟晞討斬之

進東嬴公騰爵爲東燕王平昌公模爲南陽王

冬十月范陽王虓薨長史劉輿以穎素爲鄴人所附祕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并殺其二子

穎官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

太傅越召志爲軍諮祭酒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污人

及至越疏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

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

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興說越遣其弟琨鎮并州，以為北面之重。越表琨為并州刺史，以東燕王騰為車騎將軍、都督鄴城諸軍事，鎮鄴。十一月己巳，夜，帝食餅中毒，庚午，崩于顯陽殿。羊后自以於太弟熾為嫂，恐不得為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諫曰：太弟在東宮已久，民望素定，今日寧可易乎。即露板馳召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后已召覃至尚書閣，疑變，託疾而返。癸酉，太弟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群官論眾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十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太傅越以詔書徵河間王顒為司徒。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其將梁臣邀之於新安車上，扼殺之，并殺其三子。辛丑，以中書監溫羨為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尚書左僕射王衍為司空。己酉，葬惠帝于太陽陵。

劉琨至上黨，東燕王騰即自井陘東下。時并州饑饉，數為胡寇所掠，郡縣莫能自保。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惲、薄盛等及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為乞活。所餘之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鬭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孝懷皇帝上

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大赦，改元。吏部郎周穆，太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御史中丞諸葛玫說越曰：主上之為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立之。越不許，重言之，越怒，斬之。二月，王彌寇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太傅越以公車令東萊鞠羨為本郡太守，以討彌，擊殺之。陳敏刑政無章，不為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為患。顧榮、周玘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遺榮等書曰：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露。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更辱身

姦人之朝，降節叛逆之黨，不亦羞乎！吳武烈父子皆以英傑之才，繼承大業；今以陳敏凶狡，七第頑冗，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皇輿東返，俊彥盈朝，將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士邪！榮等素有圖敏之心，及得書，甚慚，密遣使報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己為內應，剪髮為信。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其弟廣武將軍昶將兵數萬屯烏江，歷陽太守宏屯牛渚。敏弟處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司馬錢廣，周玘同郡人也；玘密使廣殺昶，宣言州下已殺敏，敢動者誅三族。廣勒兵朱雀橋南。敏遣甘卓討廣，堅甲精兵悉委之。顧榮慮敏之疑，故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邪！」榮乃出，與周玘共說甘卓曰：

「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茲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坐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與玘、榮及前松滋侯相丹楊紀瞻共攻敏。敏自帥萬餘人討卓，軍人隔水語敏眾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楊、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為！」敏眾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揮之，眾皆潰去。敏單騎北走，追獲之於江乘，歎曰：「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處曰：「我負卿，卿不負我！」遂斬敏於建業，夷三族。於是會稽等郡盡殺敏諸弟。時平東將軍周馥代劉準鎮壽春。三月己未朔，馥傳敏首至京師。詔徵顧榮為侍中，紀瞻為尚書郎。太傅越辟周玘為參軍，陸玩為掾。玩，機之從弟也。榮等至徐州，聞北方愈亂，疑不進；越與徐州刺史裴盾書曰：「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

榮等懼，逃歸。眷，哲之兄子，越妃兄也。西陽夷寇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略，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

詔追復楊太后尊號。丁卯，改葬之，謚曰武悼。

庚午，立清河王覃弟豫章王詮為皇太子。辛未，大赦。

帝觀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藩。庚辰，越出鎮許昌。以高密王略為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鎮長安；東燕王騰為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仍鎮鄴。

公師藩既死，汲桑逃還苑中，更聚眾劫掠郡縣，自稱大將軍，聲言為成都王報仇，以石勒為前驅，所向輒克，署勒討虜將軍，遂進攻鄴。時鄴中府庫空竭，而新蔡武哀王騰資用甚饒。騰性吝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為用。夏，五月，桑大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入鄴，騰輕騎出奔，為桑將李豐所殺。桑出成都王穎棺，載之車中，每事啟而後行。遂燒鄴宮，火旬日不滅；殺士民萬餘人，大掠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太傅越大懼，使苟晞及將軍王讚討之。

秦州流民鄧定、訇氐等據成固，寇掠漢中，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鄧定等飢窘，詐降於燕，且賂之，燕為之緩師。定密遣訇氐求救於成，成主雄遣太尉離、司徒雲、司空璜將兵二萬救定，與燕戰，大破之。張殷及漢中太守杜孟治棄城走。積十餘日，離等引還，盡徙漢中民於蜀。漢中人句方、白落帥吏民還守南鄭。

石勒與苟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秋，七月，己酉朔，太傅越屯官渡，為晞聲援。己未，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

[illegible] 八月，己卯朔，苟晞擊汲桑於東武陽，[illegible] 大破之，桑退保清淵。[illegible] 分荊州、江州八郡為湘州。[illegible]

九月，戊申，琅邪王睿至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illegible] 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illegible] 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illegible] 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illegible]

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illegible] 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卞壼為從事中郎，[illegible] 周玘為倉曹屬，琅邪劉超為舍人，[illegible] 張闓及魯國孔衍為參軍。[illegible] 壼，粹之子；闓，昭之曾孫也。[illegible] 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illegible] 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illegible]

苟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與石勒收餘眾，將奔漢，冀州刺史譙國丁紹邀之於赤橋，又破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illegible] 太傅越還許昌，[illegible] 加苟晞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丁紹寧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皆假節。晞屢破強寇，威名甚盛，善治繁劇，[illegible] 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illegible] 固求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

濟（[illegible]）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illegible]）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illegible]）

胡部大張𪂇督、馮莫突等（胡人一部之長呼為部大。𪂇，[illegible]音括）擁眾數千，壁于上黨，石勒往從之，因說𪂇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晉（劉單于謂淵也 [illegible]），部大拒而不從，自度終能獨立乎（度，徒洛翻）？曰：不能。勒曰：然則安可不早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𪂇督等以為然。冬，十月，𪂇督等隨勒單騎歸漢（[illegible]）。漢王淵署𪂇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烏桓張伏利度亦有眾二千，壁于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偽獲罪於淵，往奔伏利度。伏利度喜，結為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illegible]），所向無前（帥，讀曰率；下同），諸胡畏服。勒知眾心之附己，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誰堪為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帥其眾歸漢。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眾配之（[illegible]）。

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甲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為征北將軍，鎮鄴。

乙亥，以王衍為司徒。衍說太傅越曰（說，輸芮翻；下同）：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刺史（[illegible]），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illegible]）澄至鎮，以郭舒為別駕，委以府事。澄日夜縱酒，不親庶務，雖寇戎交急，不以為懷。舒常切諫，以為宜愛民養兵，保全州境。澄不從。

十二月，戊寅，乞活田甄、田蘭、薄盛等起兵，為新蔡王騰報讎，斬汲桑於樂陵（[illegible]）。棄成都王穎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葬之。

甲午，以前太傅劉寔為太尉。寔以老固辭，不許。庚子，以光祿大夫高光為尚書令。

前北軍中候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illegible]）謀立清河王覃為太子；事覺，太傅越矯詔囚覃於金墉城。

初，太傅越與苟晞親善，引升堂，結為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事見六十卷、六十一卷）。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也，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

衛本朝，此所謂為之於未亂者也。越以為然。癸卯，越自為丞相，領兗州牧，都督兗、豫、司、冀、幽、并諸軍事。以𥡴為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封東平郡公。越、𥡴由是有隙。

𥡴至青州，以嚴刻立威，日行斬戮，州人謂之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流民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𥡴出屯無鹽以討之。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𥡴。𥡴討植，破之。

初，陽平劉靈少貧賤，力制奔牛，走及奔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靈撫膺歎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會王彌為苟純所敗，靈亦為王讚所敗，遂俱遣使降漢。漢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封東萊公；以靈為平北將軍。

李釗至寧州，州人奉釗領州事。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屢上奏，不見省。孟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精誠無感，生不如死，欲自刎。朝廷憐之，以魏興太守王遜為寧州刺史，仍詔交州出兵救李釗。交州刺史吾彥遣其子咨將兵救之。

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拓跋祿官卒，猗盧總攝三部，與廆通好。

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丁未，大赦。

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

二月辛卯，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庚子，石勒寇常山，王浚擊破之。

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州大族，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鎮、祛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移

撫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下教欲避位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言曰晉室多故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當鳴鼓誅之遂出戒嚴會軌長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為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說鎮為陳利害鎮流涕曰人誤我乃詣寔歸罪寔南擊曹祛走之朝廷得鎮祛疏以侍中袁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琠亦上表留軌詔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軌於是命寔帥步騎三萬討祛斬之張越奔鄴涼州乃定

二月太傅越自許昌徙鎮鄄城

王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兗豫四州所過攻陷郡縣多殺守令有眾數萬苟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彌入許昌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入衛京師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衛京師五月彌入自轘轅敗官軍于伊北京師大震宮城門壬戌彌至洛陽屯于津陽門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乙丑彌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于七里澗又敗之彌走渡河與王桑自軹關如平陽

漢王淵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以桑為散騎侍郎

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於河東敗之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秋七月甲辰漢王淵寇平陽太守宋抽棄郡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子上郡鮮卑陸逐延氐酋單徵並降於漢

八月丁亥太傅越自鄄城徙屯濮陽未幾又徙屯滎陽

九月漢王彌石勒寇鄴和郁棄城走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以拒彌車騎將軍王

壘屯東燕以拒勒。漢東郡燕縣，古南燕國，晉屬濮陽國。後魏復置東燕縣，屬東郡。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
以備蒲子。賢曰：大陽縣屬河東郡。杜佑曰：大陽在大河之陽，故名。蒲子縣，屬平陽郡。武，漢魏之舊姓也。
憲指之子也。

冬十月甲戌，漢王淵即皇
帝位，大赦，改元永鳳。十一月，以其子和為大將軍，聰
為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大將軍。壬寅，
并州刺史劉琨使上黨太守劉惇帥鮮卑攻壺關。杜佑
曰：唐潞州治上黨，壺關縣後魏移置。
漢鎮東將
軍綦毋達戰敗亡歸。丙午，漢都督中外諸軍事、領
丞相右賢王宣卒。石勒、劉靈帥眾三萬寇魏郡、汲
郡、頓丘。汲縣，漢屬河內郡。武帝泰始二年，分置汲郡。晉志：衛州，汲郡地。百姓望風降
附者五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綬，音受。
簡其彊壯五萬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己酉，勒執魏
郡太守王粹于三臺，殺之。三臺注見後八十三卷永嘉六年。十二
月辛未朔，大赦。乙亥，漢主淵以大將軍和為大司
馬，封梁王；尚書令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后
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為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
親疏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功伐悉封郡縣公侯。成
尚書令楊褒卒。考異曰：載記云丞相楊褒，今從晉春秋。褒好直言，好，呼到翻。
成主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諸將有以獻金銀得官者，

褒諫曰：陛下設官爵，當網羅天下英豪，何有以官買
金邪！雄謝之。雄嘗醉，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
子穆穆，諸侯皇皇。禮記曲禮之言。安有天子而為酗也！酗，呼具翻，以酒為凶曰酗。雄慚而止。

成平寇將軍李鳳屯晉壽，屢寇漢中，漢中民
東走荊沔。沈約曰：晉壽縣，本屬梓潼郡，漢葭萌縣，蜀改為漢壽，晉改為晉壽。沔，彌兗翻。
詔以張光為梁州刺史。荊
州寇盜不禁，詔起劉璠為順陽內史，江、漢間翕然歸
之。璠，劉弘之子。未終喪而起之，以其父之遺愛在荊州，冀荊人懷弘之德，以服從其子也。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九（起屠維大荒落，盡重光協洽，凡三年。）

孝懷皇帝中

永嘉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熒惑犯紫微。（[illegible]）漢太史令宣于脩之（[illegible]）言於漢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崎，丘奇翻。嶇，[illegible]翻），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大赦，改元河瑞。（[illegible]汾水得玉璽[illegible]改元河瑞。）三月戊申，高密孝王略薨。以尚書左僕射山簡為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鎮襄陽。（[illegible]）簡，濤之子也。嗜酒，不恤政事。表順陽內史劉璠得眾心，恐百姓劫璠為主，詔徵璠為越騎校尉。（[illegible]）南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弘。（[illegible]）丁巳，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illegible]）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帝之為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即位，以播為中書監，繆胤為太僕卿（[illegible]），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越疑朝臣貳於己（[illegible]），劉輿、潘滔勸越悉誅播等。越乃誣播等欲為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illegible]）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illegible]），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illegible]）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illegible]）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illegible]）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已死矣！（[illegible]）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illegible]）

臣光曰：何曾議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慮後患，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illegible]），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illegible]），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

於家非忠臣也。 太傅越以王敦為揚州刺史。
劉寔連年請老，朝廷不許。尚書左丞劉坦上
言：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以吏之為重，
謂宜聽寔所守。丁卯，詔寔以侯就第，以王衍為太傅，
太傅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
乃奏
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
者略盡，皆泣涕而去。更使右衛將軍何倫、左衛將軍
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左積
弩將軍朱誕奔漢，具陳洛
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為前鋒都督，以滅晉
大將軍劉景為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
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 淵聞之，怒
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
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為平虜將軍。
夏，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 漢安
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
物，別為君子營。 以趙郡
張賓為謀主，刁膺為股肱，夔安、孔萇、支雄、桃豹、逯明
為爪牙。

并州諸胡羯多從之。 初，張賓好
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
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
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
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
言。勒由是奇之，署為軍功曹，動靜咨之。 漢主淵以
王彌為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荊揚六州諸軍事、征東
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為前鋒
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西澗，
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
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
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
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數萬
之衆，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為固，以量形埶，
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衆邪！ 融退，曰：彼
善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
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
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
以壺關降漢。 劉琨
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

[illegible]劉瑾死[illegible]
[illegible]新興、鐵弗[illegible]
[illegible]

劉聰還兵[illegible]

晉陽不克。五月，漢主淵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

秋八月，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為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怠不設備。九月，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王浚遣祁弘與鮮卑段務勿塵擊石勒于飛龍山，大破之，勒退屯黎陽。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空雁門剛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

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顥。壬戌，聰南屯洛水。乙丑，呼延翼為其下所殺，其衆自大陽潰歸。淵敕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以翼、顥死故還師，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太傅越嬰城自守。戊寅，聰親祈嵩山，留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將軍呼延朗督攝留軍；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厲赴水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陝，糧食不支數日。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裹糧發卒，更為後舉；下官亦收兵穀，待命於兗、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脩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天水人訇琦等殺成太尉李離、尚書令閻式，以梓潼降羅尚。成主雄遣太傅驤、司徒楊褒攻之，不克。

初，譙周有子居巴西，成巴西太守馬脫殺之，其子登詣劉弘請兵以復讎。弘表登為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

巴郡從羅尚求益兵不得衆進攻宕渠會梓潼降登進據涪城雄自攻之爲登所敗

十一月甲申漢楚王聰始安王曜歸于平陽王彌南出轘轅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爲居民所苦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石勒寇信都殺冀州刺史王斌王浚自領冀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將兵討勒勒引兵還拒之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

十二月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傅楚王聰爲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爲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東屯內黃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初東夷校尉勃海李臻與王浚約共輔晉室浚內有異志臻恨之和演之死也別駕昌黎王誕亡歸李臻說臻舉兵討浚臻遣其子成將兵擊浚遼東太守龐本素與臻有隙乘虛襲殺臻遣人殺成於□誕亡歸慕容廆詔以勃海封釋代臻爲東夷校尉龐本復謀殺之釋子悛勸釋伏兵請本收斬之悉誅其家

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漢主淵立單徵女爲皇后梁王和爲皇太子大赦封子乂爲北海王以長樂王洋爲大司馬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河拔白馬王彌以三萬衆會之共寇徐豫兗州二月勒襲鄄城殺兗州刺史袁孚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冀州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成太尉李國鎮巴西帳下文石殺國以巴西降羅尚太傅越徵建威將軍吳興錢璯及揚州刺史王敦璯謀殺敦以反敦奔建業告琅邪王睿璯遂反進寇陽羨睿遣將軍郭逸等討之周玘糾合鄉里與逸等共討璯斬之玘三定江南睿以玘爲吳興太守□□里置義興郡以旌之

[illegible]漢[illegible]克東平進攻琅邪　夏四月兗[illegible]
將[illegible]敗漢兵於[illegible]殺之
成王雄謂其將張寶曰汝能
得梓潼吾以李離之官賞汝寶乃先殺人而亡奔梓
潼訾信之委以心腹會羅尚遣使至梓潼
璝等出送之寶從後閉門璝等奔巴西雄以寶為太
尉　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馬毛皆盡
秋七月漢楚王聰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
將軍趙固圍河內太守裴整于懷詔征虜將軍宋抽

救懷勒與平北大將軍王桑逆擊抽殺之河內人執
整以降漢主淵以整為尚書左丞河內督將郭
默收整餘眾自為塢主劉琨以默為河內太守　羅尚卒於巴郡
詔以長沙太守下邳皮素代之　庚午
漢主淵寢疾辛未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長樂王洋
為太傅江都王延年為太保楚王聰為大司馬
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　以齊
王裕為大司徒魯王隆為尚書令北海王乂為撫軍
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曜為征討大都督領

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為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
祿大夫劉殷為左僕射王育為右僕射任顗為吏部
尚書朱紀為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衛將
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
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　初盛少時不
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
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熹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
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
臨終委以要任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
詔輔政己卯淵卒

太子和即位和性
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
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銳恥
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
三王總強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眾屯於近
郊陛下便為寄坐耳
宜早為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召
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殯四

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且大業甫爾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銳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鈗既死鈗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于單于臺攸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于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挾乂斬關歸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

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銳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梟首通衢羣臣請聰即帝位聰以北海王乂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乂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乂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即位大赦改元光興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乂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也封其子粲爲河內王

易爲河間王翼爲彭城王悝爲高平王仍以粲爲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勒爲并州刺史封汲郡公略陽臨渭氐酋蒲洪驍勇多權略羣氐畏服之漢主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九月辛未漢主淵葬于永光陵諡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於是馮翊嚴嶷京兆侯脫各聚衆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于漢冬十月漢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彌帥衆四萬寇洛陽石勒帥騎二萬會粲于大陽敗監軍裴邈于澠池遂長驅入洛川粲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勒出成皋關壬寅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津

之東北地頭之東南

劉琨自將討劉虎及白部 白部鮮卑也 以劉虎及白部附漢故討之 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拔猗盧以請兵 說式芮翻 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爲兄弟表猗盧爲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爲代公時代郡屬幽州 [illegible] 浚不許遣兵擊猗盧猗盧拒破之浚由是與琨有隙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陘北之地 陘北石陘關之北也陘音刑 琨不能制且欲倚之以爲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畤崞五縣 [illegible] 民於陘南 [illegible] 以其地與猗盧 [illegible]

[illegible]

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言於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忌苟晞及豫州刺史馮嵩 [illegible] 恐爲後患不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 [illegible] 劉虎收餘衆西度河居朔方肆盧川 [illegible] 漢主聰以虎宗室封樓煩公 壬子以劉琨爲平北大將軍王浚爲司空進鮮卑段務勿塵爲大單于 單音蟬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 爲于僞翻語牛倨翻 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征南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于涅陽 涅陽縣 [illegible] 爲王如所敗 敗補邁翻 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 [illegible] 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沶口 [illegible] 聞簡敗衆散而還 [illegible] 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 難乃旦翻 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山簡爲嚴嶷所逼自襄陽徙屯夏口 夏戶雅翻 石勒引兵濟

河將趣南陽，屯宛城以拒勒。勒擊之，盡俘其衆。進屯宛北。是時侯脫據宛，王如據穰。如素與脫不協，遣使重賂勒，結為兄弟，說勒使攻脫。勒攻宛，克之。嚴嶷引兵救宛，不及而降。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盡并其衆。遂南趣襄陽，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還趣襄城。王如遣弟璃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

太傅越既殺王延等，大失衆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惲、右衛將軍何倫守衛京師，防察宮省；以潘滔為河南尹，總留事。越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衍為軍司，朝賢素望，悉為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饉日甚，殿內死人交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越東屯項，以馮嵩為左司馬，自領豫州牧。竟陵王楙白帝遣兵襲何倫，不克，帝委罪於楙，楙逃竄，得免。

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己，而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令碩帥兵先進。碩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為馥所敗，退保東城。

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飢匱。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

成太傅驤攻譙登於涪城，羅尚子宇及參佐素惡登，不給其糧。益州刺史皮素怒，欲治其罪。十二月，素至巴郡，羅宇使人夜殺素。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巴郡亂。驤知登食盡援絕，攻涪愈急。士民皆熏鼠食之，餓死甚衆，無一人離叛者。驤子壽先在登所，登乃歸之。三府官屬表巴東監軍南陽韓松為益州刺史，治巴東。

初，帝以王彌、石勒侵逼京畿，詔苟晞督帥州郡討之。會曹嶷破琅邪，北收齊地，兵勢甚盛，苟純閉城自守。晞還救青州，與嶷連戰，破之。

是歲，寧州刺

史王遜到官表李釗爲朱提太守時寧州外逼於成內有夷寇城邑丘墟遜惡衣菜食招集離散勞來不倦數年之間州境復安誅豪右不奉法者十餘家以五苓夷昔爲亂首擊滅之內外震服　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間刺而殺之　漢太后單氏卒　漢主聰尊母張氏爲皇太后聰年少美色聰烝焉　太弟乂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　乂寵由是漸衰然以單氏故尚未之廢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　太弟何爲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矣　聰曰然吾當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留變生太弟見粲兄弟浸長必有不安之志萬一有小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禍發于今日也　聰心然之　乂舅光祿大夫單沖泣謂乂曰疏不間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殿下何不避之乂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乂乂以主上　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爲不可粲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疏詎幾主上寧可有此

五年春正月壬申苟晞爲曹嶷所破　棄城奔高平　石勒謀保據江漢參軍都尉張賓以爲不可會軍中饑疫死者太半乃渡沔寇江夏癸酉拔之　乙亥成太傅驤拔涪城　獲譙登　拔巴西殺文石於是成主雄大赦改元玉衡　譙登至成都雄欲宥之登詞氣不屈雄殺之　巴蜀流民布在荊湘間數爲土民所侵苦　蜀人李驤聚衆據樂鄉反　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弢共擊破之　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驤　驤請降　澄僞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　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　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　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　共推爲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　裴碩求救於琅邪王睿睿使揚威將軍甘卓等攻周馥於壽春馥

殺滑奔項[illegible]豫州都督新蔡王確執之，殺[illegible]憂憤而卒。確，騰之子也。揚州刺史劉陶卒，琅邪王睿復以安東軍諮祭酒王敦為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illegible]庚辰，平原王幹薨。二月，石勒攻新蔡，殺新蔡莊王確於南頓，進拔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氐苻成、隗文復叛，[illegible]自宜都趣巴東，[illegible]建平都尉暴重討之。重因殺韓松，自領三府事。東海孝獻王越既與苟晞有隙，[illegible]河南尹潘滔、尚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illegible]晞怒，表求滔等首，揚言：「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illegible]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乃移檄諸州，自稱功伐，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illegible]密賜晞手詔，使討之。晞數與帝文書往來，[illegible]越疑之，使遊騎於成皋間伺之，[illegible]果獲晞使及詔書，[illegible]乃下檄罪狀晞，以從事中郎楊瑁為兗州刺史，[illegible]使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遣騎收潘滔，滔夜遁，得免；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於項。[illegible]

[illegible]私不發喪，眾共推衍為元帥。[illegible]衍不敢當，以讓襄陽王範，範亦不受。範，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李惲等聞越薨，奉裴妃及世子毗自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帝追貶越為縣王，以苟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荊、揚六州諸軍事。益州將吏共殺暴重，表巴郡太守張羅行三府事。羅與隗文等戰死，文等驅掠吏民，西降於成。[illegible]三府文武共表平西司馬蜀郡王異行三府事，[illegible]領巴郡太守。初，梁州刺史張光會諸郡守於魏興，共謀進取。張燕唱言：「漢中荒敗，迫近大賊，[illegible]克復之事，當俟英雄。」光以燕受鄧定賂，致失漢中，[illegible]今復沮眾，[illegible]呵出斬之。治兵進戰，[illegible]累年乃得至漢中，綏撫荒殘，百姓悅服。[illegible]夏，四月，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

及於苦縣寧平城……
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
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王範任城
王濟武陵莊王澹……西河王喜梁懷王
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
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
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
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以自
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
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
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
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
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
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
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濟宣帝弟子景王陵之子
禧澹之子也……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
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何倫李惲……
……遇勒戰敗東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

於勒……何倫奔下邳李惲奔廣
宗……裴妃為人所掠賣久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
鎮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沖繼
越後……漢趙固王桑攻裴盾殺之……杜
弢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奔廣州弢追擒之於是弢
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衆……以
太子太傅傅祗為司徒尚書令荀藩為司空加王浚
大司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南陽王模為太
尉大都督張軌為車騎大將軍琅邪王睿為鎮東大
將軍兼督楊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初太傅越以南
陽王模不能綏撫關中表徵為司空……表模為
司空將軍淳于定說模使不就徵……模從之表遣
世子保為平西中郎將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
模使帳下都尉陳安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納之
……荀晞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
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
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
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卿議將行而衛從不
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傅祗
出詣河陰治舟楫……

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
爲盜
所掠不得進而還 度支校尉東郡
魏浚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時劫掠得穀麥獻之帝以
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 漢主聰使
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
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
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

留輜重於張方故壘 癸未先至洛
陽甲申攻平昌門 丙戌克之遂焚東
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
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
光祿大夫組奔轘轅 辛卯王彌至宣陽門
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
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
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
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曜殺太子
詮吳孝王晏竟陵王楙右僕射曹馥尚書閭丘沖河

南尹劉默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
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
石勒引兵出轘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尚書
盧志奔并州 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
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
以侍中庾珉王儁爲光
祿大夫珉敳之兄也 初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
己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
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白主上自平
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
用彌策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
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
關 前司隸校尉劉暾說彌曰今九州
糜沸群雄競逐將軍於漢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
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徐觀天下
之勢上可以混壹四海下不失鼎峙之業策之上者
也彌心然之 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空荀藩
在陽城 河南尹華薈在成皋汝陰

太守汝陽李矩為之立屋輸穀以給之、藩[illegible]孫
也、[illegible]
藩與弟組族子中護軍崧、[illegible]與弟中領軍恆建行臺
於密、[illegible]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為盟主、
藩承制以崧為襄城太守、矩為滎陽太守、前冠軍將
軍河南褚翜為梁國內史、[illegible]揚威將軍
魏浚屯洛北石梁塢、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浚詣
藩諮謀軍事、藩邀李矩同會、矩夜赴之、矩官屬皆曰、
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遂往、
相與結歡而去、浚族子該聚眾據一泉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藩以為武威將軍、
[illegible]豫章王端、太子詮之弟也、
東奔倉垣、苟晞率羣官奉以為皇太子、置行臺、
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自倉垣徙屯蒙城、[illegible]撫軍將軍秦王鄴、吳孝王
之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illegible]
[illegible]藩等奉之南趣許昌、[illegible]前豫州刺史天水閻
鼎、聚西州流民數千人於密、欲還鄉里、荀藩以鼎有

才而擁眾、用鼎為豫州刺史、以中書令李絙、[illegible]
[illegible]司徒左長史彭城劉疇、鎮軍長史
周顗、[illegible]司馬李述等為之參
佐、顗、浚之子也、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
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
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illegible]
[illegible]
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為軍諮祭
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壼為從事中郎、江寧
令諸葛恢、[illegible]
[illegible]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為行參軍、[illegible]前太傅掾庾
亮為西曹掾、承、渾之弟子、恢、靚之子、[illegible]亮、袞之弟
子也、江州刺史華軼、[illegible]歆之曾孫也、自以
受朝廷之命、[illegible]而為琅邪王睿所督、多不受
其教令、郡縣多諫之、軼曰、吾欲見詔書耳、及睿承荀
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長吏、[illegible]軼與豫州刺史
裴憲皆不從命、睿遣揚州刺史王敦、歷陽內史甘卓
與揚烈將軍廬江周訪合兵擊軼、軼兵敗、奔安成、[illegible]
[illegible]訪追斬之、及其五子、裴憲奔幽州、睿以甘卓為湘州

居訪為尋陽太守，又以揚武將軍陶侃為武昌

太守。[illegible]

秋，七月，王浚設壇告類，[illegible] 立皇太子，布告天

下，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以荀藩

為太尉，琅邪王睿為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以裴憲

及其壻棗嵩為尚書，以田徽為兗州刺史，李惲為青

州刺史。[illegible]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illegible]

[illegible] 染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帥衆降

漢。[illegible] 漢主聰以染為平西將軍。八月，聰遣染

與安西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于長安，河內王粲、

始安王曜帥大衆繼之。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

邽。[illegible] 涼

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其衆降漢。漢兵圍長安，

模遣淳于定出戰而敗。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

於漢。趙染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粲殺模。[illegible]

[illegible] 關西饑饉，

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聰以始安王曜為車

騎大將軍、雍州牧，更封中山王；[illegible] 以王彌

為大將軍，封齊公。苟晞驕奢苛暴，前遼西太守閻

亨，纘之子也，數諫晞，晞殺之。[illegible] 從事中郎明預有

疾，[illegible] 自轝入諫。晞怒曰：我殺閻亨，

何關人事，而轝病罵我！預曰：明公以禮待預，故

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如遠近怒明公何！桀為

天子，猶以驕暴而亡，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是怒，思

預之言。晞不從。由是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石勒

攻王讚於陽夏，擒之。[illegible] 遂襲蒙城，執晞及

豫章王端，鎖晞頸，以為左司馬。漢主聰拜勒幽州牧。

王彌與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劉暾說彌使召曹嶷之

兵以圖勒，[illegible] 彌為書使暾召嶷，且邀勒共向青州。

暾至東阿，[illegible] 為勒游騎所獲。勒潛殺暾，而

彌不知。會彌將徐邈、高梁輒引所部兵去，彌兵漸衰。

[illegible] 彌聞勒擒苟晞，心惡之，[illegible] 以書賀勒曰：公獲

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

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

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illegible] 時勒方與乞

活陳午相攻於蓬關，[illegible] 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

之許張賓曰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授我矣陳午小豎不足憂王公人傑當早除之勒乃引兵擊瑞斬之彌大喜謂勒實親己不復疑也冬十月勒請彌燕于己吾己吾縣後漢屬陳留郡晉省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也雜以陳楚之地故梁國寧陵縣之徙種龍鄉也以成哀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士求置縣永元十一年陳王削地以大棘鄉直陽鄉自陽隸之命以嘉名曰己吾猶有陳楚之俗焉彌將往長史張嵩諫不聽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王讚潛謀叛勒勒殺之并晞弟純勒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屯于葛陂續漢書郡國志汝南郡鮦陽縣有葛陂賢曰葛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初勒之為人所掠賣也事見上卷惠帝永興二年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并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從才用翻遺于季翻下同將軍用兵如神所向無敵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勒書意變雄爽此必張賓為之辭難乃旦翻遺

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為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為無賴師古曰晉說是也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以為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長知兩翻冠古玩翻鮮息淺翻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石虎於此為虎夷勒諸子張本勒攻滎陽太守李矩矩擊却之

初南陽王模以從事中郎索綝為馮翊太守綝靖之子也模死綝與安夷護軍金城麴允頻陽令梁肅俱奔安定索音各翻姓也綝丑林翻頻陽縣屬馮翊郡秦屬內史應劭曰在頻水之陽杜佑曰京兆同官縣讀祋祤縣晉為頻陽縣時綝等自京兆南山奔安定安夷護軍蓋亦置司於長安時安定太守賈疋與諸氐羌皆送任子於漢綝等遇之於陰密擁還臨涇陰密縣屬安定郡商之密國詩所謂密人不恭敢距大邦者也臨涇縣時為安定郡治所與疋謀興復晉室疋從之乃共推疋為平西將軍率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皆不降於漢特與竺恢同守新平雍於用翻聞疋起兵與扶風太守梁綜帥衆十萬會之帥讀曰率綜肅之兄也漢河內王粲在新豐使其將劉雅趙染攻新平不克索綝救新平大小百戰雅等敗走中山王曜與疋等戰於黃丘

黃丘在馮翊雲陽縣黃嶔山下曜兵大敗，疋遂襲漢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蕩仲安定盧水胡也。據後蕩仲子天護，漢以爲涼州刺史，此梁當作涼。麴特等擊破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於是疋等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河陰令傅暢，祗之子也，亦以書勸之，鼎遂行。荀藩、劉疇、周顗、李述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塗逃散。鼎遣兵追之，不及，殺李絙等。絙居登翻鼎與業自宛趣武關，遇盜於上洛，上洛縣，漢屬弘農郡，漢元鼎四年置。晉武帝泰始二年分京兆南部置上洛郡。杜佑曰：上洛，漢長利縣，宛於元翻，趣七喻翻士卒敗散，收其餘衆，進至藍田，使人告賈疋，疋遣兵迎之。

十二月，入于雍城，雍於用翻使梁綜將兵衛之。周顗奔琅邪王睿，睿以顗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以王導比管仲也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金陵覽古曰：新亭在江寧縣十里，近臨江渚，陵新亭壹近勞勞亭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言洛都遊宴多在河濱，而新亭臨江渚也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愀七小翻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戰國時騶衍以爲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序九州是也。孔穎達曰：東地統書括地象云：

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又晉祭地祀崑崙，有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州、咸州、揚州從祀，其崑崙所統之四方九州歟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頵遺王導書曰：頵紆倫翻，又居筠翻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白望猶言名望也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扇式戰翻，爲鬱也，波者水之動也，風起則波生，相扇而動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喪息浪翻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漢董仲舒論政曰：譬猶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事見四十卷。漢光武建武元年顯朱邑於桐鄉，朱邑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漢宣帝擧而用之，官至大司農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內史希合衆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寧之民多歸之，廣寧縣，漢屬上谷郡，晉武帝太康中分立廣寧郡，唐屬嬀州界衆至三萬。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燕於賢翻，相息亮翻與遼西公段疾陸眷共攻希，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疾陸眷，務勿塵之子也。猗盧遣其子六脩將兵助琨戍新興。六脩，晉春秋作利孫，按利孫即六脩也，胡語訛轉耳。余按孔穎達曰：聲相近者聲轉字

翼琨牙門將邢延以碧石獻琨琨以與六脩六脩從
就延求之復扶又翻不得執延妻子延怒以所部兵襲六
脩六脩走延遂以新興附漢請兵以攻并州　李臻
之死也事見上永嘉三年　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託
為臻報仇素喜連木丸津二部也為于偽翻　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
敗郡兵敗補邁翻連年為寇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請與
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稟給遣
還願留者即撫存之廆少子鷹揚將軍翰廆戶罪翻翰侯旰翻
於廆為庶兒廆第二子則翰非少子也少詩照翻言於廆曰自古有為之君
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為

名內實幸災為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以誅龐本見上永嘉三年龐
反工翻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州謂平州之兵東夷校
尉封釋者是也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
之廆自稱鮮卑大單于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二部謂素喜連
及木丸津也忠義彰於本朝朝直遙翻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
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衆東擊連津
帥讀曰率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并二部之衆得所掠民
三千餘家及前歸廆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復扶又翻
封釋疾病屬其孫弈於廆屬之欲翻釋卒廆召弈與語
又翻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主簿悛幽州參

軍擬來奔喪擬與悛同悛丑緣翻又七倫翻廆見之曰此家拓拓千
斤犢也拓託拓翻說文從高而下也犢居言翻犢牛也言千斤之犢以聞不可多得若從天而下
之以道不通皆不得還皆留仕廆廆以抽為長史悛
為參軍史言封氏諸子遂為慕容佐命之臣王誕以妻男崔燾為東夷
校尉崔毖之曾孫也為後與慕容氏構怨張本毖本崔琰事曹公毖音祕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七